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〇册目次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八卷補漏居寓言一卷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啓刻本

國朝武功紀勝序

斯編顏生所著述也上

昭

聖祖　聖宗之令德下顯

名臣名將之忠猷奇謀

必創造艱苦積實諸不

必因艱要之振采洋溢

乎大觀也哉顏生肝腸

如畫意氣如雲胸中如

星辰之羅列筆下如風

雨之遝驟則又不盡乎

肆書未期庚子春讀禮

居家生將其鄉厳受業

師孫翰編學南北大學

伯淇漁年丈書來執經

子門拜甫畢生出巳來

刻窓秘若干首精光射人不可嚮邇予見而異之極加稱賞知生能養養親奉其尊人暨由菴游燕市以予通家好時相過從稱生所選經史子集及手著序記題傳命予删正一展卷間如

河漢而無極也知生博學兼工古文辭戊申秋暨山翁捐館生遍札三茅九華諸名山為亡親修冥福歸舟道白下覩予予以關翁生涕淚動雨嗚咽不能對旁有客備道其待疾時刲臂割

肉羹湯啖父刺血禱神
願以身代種種奇行人
之所難予聞之大爲傷
悼驚歎贈以詩文美焉
知生孝癸丑夏生以外
侮內訌糾喙無已避居
金陵明年喪子遂樂與
黃冠者游盡得中洲彭

道人棲氣棲命之秘楚
中張國手大藥小藥之
傳喜而告予云知生通
玄理庚申辛酉間生與
再至留都顧家宰鄰初
語予曰生神乎太素脉
切壽夭貴賤徵往驗來
纖悉不爽晏給諫懷泉

亦稱生藥可起死回生
術能返老還少奇矣哉
技至此乎予亦謂所知
曰生文章可華國經濟
可匡時命兩有不及而
僅僅以方術救世且乘
舐遍大夫吾望可若何
知生才高智圓大用大

效小用小效無所不可
雖然此尚不足以了生
也生名日噪生跡日歛
歲聿云暮風雨淒其忽
來別余乘閒造故生曰
昔韓伯休逃名藥肆傭
爲兒女子所知輒弃藥
去小子亦同是意今知

者衆矣不去何爲請以
詰朝它往但談道用藥
之餘暇
孔亟轉念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稽遂遍蒐集
我
國朝征討成案彙爲武功
通考一編以乞壽師斥

言弁其首乎讀而歎曰
有是哉我
祖宗東攻西討南征北伐
舉無不克動輒金縢一
覽昭然邑事具在凡兹
文武邊臣胥按成法爾
則倣之書紳銘座以朝
翻暮閱左思右維則亦

何難

市生又可藉手以須

今上之威武無外矣最憐

邊吏意者篇中獨于歷

歷死難忠臣闡揚殆

此又捐生聽報以[illegible][illegible]

國之本謀不獲見之身而

姑先見之集者尋于因

併述素所知生者以爲

序

天啓元年辛酉臘月既望

金陵朱之蕃呵凍手書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

目錄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目錄畢

後附衲漏居寓言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一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巫黨桀

慨自胡元入主中國以夷亂華天下大勢幾于裂冠而毀冕矣人心痛憤似不可一朝居者傳至順帝即位日久荒淫失德災異屢見邊境熾然盜起有司莫可誰何至正辛卯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有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黃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而徐潁蘄黃之兵端自此起是時潁則劉福通蘄則壽輝徐則芝麻李起為戎首而合起方國珍閩之陳友定池之趙普勝川之明玉珍與孟津毛貴道州周伯顏汝南李武童州崔德山東田豐泗州倪文俊應時而起者踵相接然莫有如偽吳張士誠稱最強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羣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初有師巫彭祖以妖術惑人兩淮間俞廷玉左君弼者皆其麾下將彭祖既為元兵所殺妖衆解散君弼結黨廬州以書招廷玉廷玉知不可附拒卻之偕廖永安等各率衆泊州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捍寇盜君弼切齒執兵力攻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急求解圍意欲有所屬會我

太祖從滁陽王郭子興已定和陽就所歸俘生馮國用問計對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師懦弱不任兵請先拔之而定再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之已決策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連廷玉等遣使納款求援願率舟師來附得報甚善遂定渡江之計先是子興生濠之定遠素精積著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太與予興忽心動因大出槖裝椎牛酒結納豪勇歲壬辰聚盜蜎起子興從里中少年孫德崖輩襲濠州據之　上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為門者止以為間諜欲加害子興適遊衍縣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置帳下俾長十夫目拜與謀畫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上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俘生過當子興日益愛敬語其妻張夫人以所撫馬氏女女焉即　高后也已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餘衆來德崖等納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與相善而德崖獨結好均用日事鹵掠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崖根而合謀拴子興乘偶出暴而縛之置苛寨　上適從他部歸或言事叵測宜匿　上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知其為德崖輩綁急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吾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之矣已以元兵

圍濠急乃解營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時起義兵助元
攻濠者繆大亨也攻不克兵皆潰散大亨獨擁二萬衆屯
橫澗山 上以計取定遠張家堡隨至山寨命花雲等夜
襲破之悉收其兵攻下滁州後彭趙爭權而鬨彭中流矢
死趙因併彭故郭曲尊據濠州而銜子興很戾益甚 上
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乘間說曰公昔困彭城南趨濠者
使郭公閉壁不納雖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承
詳且郭公易圖耳其剔郭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
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上所部已三萬餘士卒
而壁子興大悅已悉予魏綽 其兵權使夷于他將而歸
賂張夫人語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均用服事丞是
朱公子而舍之今舍之是託也子興始悟是後 上益務
力每戰輒有功甲午元兵圍六合其帥遣使求援衆是帥
師東救之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
乘陷復去之明且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益衆 上
以計紿之乃飲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
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
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設伏澗
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
滁城得完會滁飢子興聚諸將定策 上曰固守孤城誠

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令計取
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民兵三千皆勇敢可以椎髻左
衽衣青衣佯為元兵腹背懸之以四囊驢載賞物聲言廬
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
衣兵千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為應
絳衣兵即鼓行而趨破之必矣子興稱善命張天祐湯和
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
青衣兵就食他道失期不至絳衣兵見過期不舉火直抵
軍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守將急閉城以飛橋縋兵出戰
再成不利中流矢走追兵越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敗
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追兵遇急擊之大敗走追至小西
門湯和登其橋而上登城大呼守將乘夜遁去遂據城再
成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報至白前衆已陷沒子興大
驚俄又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子興甚恐時兵皆出
城守備單弱 上謀合滁三門兵千南門外使填寨衙市
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
者 上謂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疑我怯故殺之以滅口
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使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子
興從之時猶未知和州已拔命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
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 上乃入城撫定報子

與遂遵命德和陽兵召諸將諭曰諸軍破和陽多殺掠民
間夫婦不相保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擄婦女當
悉遣還于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上既
德大兵謀斷出諸將右因定策渡江爲取金陵計盖金陵
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
據滁和以俟時尚不意巢湖有集舟師結水寨自保之水
軍將肯以舟楫助我乙未夏五月達使間道來納欵遂率
諸將以兵往取之永安等水將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
城閘君弼匀合淝舟賊趙普勝及元將蠻子海牙大集樓
船分兵圍截得湯和等欲蘆束葦縱火焚舟退兵解圍始
脫敵險取道小港而出苦水涸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
將遂得縱舟趨和陽六月朔誓師渡江北風順舳艫齊發
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
三丈餘常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大呼一躍而
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拔采石併乘勝取太平受郡將吳
昇帥衆降用其計籍鄉兵選稅戶令居民蓄積悉輸入城
而太平以安張榜通衢戒輯軍士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
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等獻言方今四
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不在遠
徒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

殺以此應天順人而行乎伐天下不足平矣衆曰金陵宜
取狀　上厚遇之令預密議丙申巳渡江而諸將士家屬
輜重皆在北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使
南北音問絕不通　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
擣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敵舟分而爲二左
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師扼
江之勢衰矣因進取金陵諸軍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
就擒復釋而用之降兵五百人皆驍勇悉置麾下多疑懼
上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寢榻傍盡屏去舊人乎外獨
留馮國用臥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時攻金
陵五百人從國用先登陷陣敗敵兵蔣山直抵城下由公
誠有以感之也諸軍拔柵競進守臣福壽督兵力戰不能
支死之金陵遂定　上稱吳國公謀攻鎮江欲將徐達而
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政使定罪達
等頓首請死乃已已命達率諸將往攻元平章定定遁去
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明肅城中殆不知有兵云是後
先除僞漢次滅僞吳再定方陳巳決討非伐至　上即大
位爲洪武元年賜君弼書并歸其母子所守陳州乃始大
悔悟感泣數行下因納款出降以了巫業一大公案
頫季亨曰自古國于天地無遇揖讓征誅兩局堯[illegible]一讓而

舜舜再讓而禹唐虞繼見可再不可三故湯放桀武王伐
紂不得不以仁易暴救民水火漢高除秦滅項悉去殘苛
約法三章與民更始庶幾近之唐宗宋祖遐哉莫及衡我
聖祖高皇帝生值元季君淫臣橫逆理亂倫人生其間恰
似鳶躍魚飛天下淵上不成世界孔子大聖人也春秋固
有周天王在尚得寄空名為共主且兢兢惟恐被髮左袵
心欽管氏子之功高極口嘖嘖稱誦不置况當夷虜入主
之末流乎其痛憤深惡可勝道哉雖以堯舜生斯時亦來
不能戒戢征誅矣濟之臣弄權擅威稍邪術者倡亂羣盜
如蜩毛而起剽劫公行焚廬舍蕩貲財民失倚望莫禁楚
曉會胡師分下各境臨濠州聲攻城而遙逆不進惟是犂
掠良民得之則以絳幘首稱亂民上獻俘民以故恨刺骨
冀然思亂我　聖祖目擊時艱雖託身皇覺寺已憤然于
貪官汚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兵權既握能自已耶
矧胡虜之運不能百年豪傑之興必多憑藉如滁陽王郭
子興者識眞龍于豫且之綱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爲非子
而子非女而女之　帝有天下繫誰之力然竟亦屢瀕乎危
亭惟是初入濠幾爲門者所害即旣入和陽矣爲孫德崖
軍所執幸德崖亦見執于子興因遣大將軍徐達以身之
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乃始得脫噫嘻

亦險矣哉議者謂子興視　帝如左右手撫育委寄婿也
子者恩德高厚超超尋常萬萬顧物無兩大中道而殂三
子纍然北面其長者與張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昭
于賊死次子昭于賊死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於子興遂絕
帝旣登大位亦念非子興何以有今日雖追封王號建祠
滁州以中牢祀令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我天有謂
帝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
陽鬱鬱不得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威武乃知蛟龍不能
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爲人所制使漢祖不遣入
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子興
雖大有近于帝業而我　聖祖當日即以其所自創之滁
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
始懷王未之有也兩議具在參以愚生臆見滁陽王翼植
我　聖祖恩固厚乃我　聖祖所以自致于滁陽王者報
亦不薄居恒從戰每出死力爲德崖縛子興則趣彭早住
出之又行金賂趙均用親信使釋憾保滁城懷進取和陽
用虛聲卻元兵設策竭謀無纖毫滲漏諸所報効視滁陽
王所卵翼而覆庇之略相當時滁陽王固在　帝絕無意
盡統其兵蓋亦心爲王非自爲也但天命所在已屬意我
聖祖久矣豈待子興旣死然後乃移而之　帝乎[illegible]非

諄諄命之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游定遠則得義旅三千取横澗山破義兵營則得軍二萬欲謀渡江則水軍將歸以舟師又親援采石下姑孰入建康疑疑乎奄有大業實于定鼎金陵始基之此豈人力也耶天也且非獨此也元至正辛卯前劉基遊武林飲西湖縱酒傳呼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諸座客皆大駭以爲狂直至我 聖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吾西湖言驗矣故曰天也設謂人事所兆罔關天命則俞廷

玉左君弼皆巫師彭祖黨也何廷玉水軍以與君弼不相能故先乞降歸附而爲君弼者據地結黨勾引蠻子海牙及趙普勝等很天作仇與我王師爲難兵連禍結日事干戈上下十餘年間左顧右盼朝寬暮奔如漏網魚如傷弓鳥走安豐復走汴梁以託身異域捐丘壟弃桑梓使衰白老親糟糠荆婦獨居寡處天各一方倚門倚座日以爲歲即已亦念流離數載艱苦備嘗得 帝賜書悉中微隱又歸其母感刻銘心君弼獨非人情乎能不以所守陳州納欵請降也哉至是則君弼之較廷玉等降也所爭特分先後耳使不有君弼之頑固則廷玉雖欲歸我不必若此之

速而我 聖祖不得水軍亦何所恃以爲濟江舟楫即進取金陵也金陵爲建都勝地險限長江不失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又何能所向必克以上取荆楚下定三吳吳漢並稱勍敵幸先後鏖戰次第以制其死命始得東平閩粤西抵潼關南下滇黔北收齊魯遂至入沓直抵以極千海使百年胡虜之腥膻蕩滌無餘掃除殆盡不然者左右牽制緩急失着而欲以成功難矣然則君弼之致螳臂爭車爲我以驅廷玉使我王師用兵自此起者不獨南北兼并之基業于此創始抑亦夷夏乘除之氣運一大關頭也故特拈出巫黨一征列居戰功之首以不忘所自焉此亦愚生管窺之獨見從來無人及之未識有當

于 聖武否敢以質之高明

征偽漢案

偽漢從陳友諒擅稱漢帝建都江州故以為號云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自稱平章壬辰春壽輝陷漢陽諸郡又陷安陸守臣丑驢戰歿攻沔陽推官俞祖述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誘之降祖述罵不暇壽輝支解之破江州總管李黼亦戰死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知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迎戰中途遇賊乃奮刀力砍中鎗而歿元遣江浙平章教化援江南搏霄定計謂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掠不暇為備宜急攻若退保湖州賊乘銳

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因拔劍顧諸將令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徽州亦次第以平初壽輝將趙普勝周驢等陷江州時乘勝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元江西行省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復池州賊又圍安慶閉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敵衆死且盡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舟室乃蘇羅拜饋

食星吉斥之踰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丁酉秋我

太祖命常遇春等自銅陵遂取池州舟師抵城下攻破北門遂入城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池以戰艦百餘艘來迎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戊戌正月友諒攻安慶先是守臣余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所用不過民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至是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拒之俄而饒寇攻西

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爭擊敵兵大敗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敵將趙普勝等更換軍東西南三門四面蟻集闕使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嗟乎闕死于君而能使妻死于夫子死于父忠孝貞節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壼似過於戲闕眞人豪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禱以身代闕聞強衣衿而出嘗戰矢石

交下士以盾蔽闖必卻之曰汝輩亦有[illegible]敵我爲故人
爭用命稍暇即詮周易率諸生講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
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故挽闖入朝以
國步危艱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之矣闖既死賊囊
之求尸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同事死臣有韓建爲賊
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四月友諒
遣趙普勝寇陷我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己亥二月友諒攻
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普以被賊自詐敗走其
兵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由是日
夜鏖戰[illegible]竭矢盡[illegible]不支[illegible]
鼠羅雀殺老弱以食尋城破的斤戰死友諒又遣普勝寇
太平陳允同等率兵擊敗之獲其粮萬餘石八月徐達等
攻安慶擊敗守將普勝兵遇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追至
潛山界克之俞廷玉殁于陣時安慶終不下 上謂普勝
雖勇而寡謀友諒徑王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
以離之一夫力耳會普勝有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
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
誤投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果歸于是厚待客
客殊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賞
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

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illegible]普勝[illegible]
我及是憤潛山之敗擁衆欲殺普勝詐以會[illegible]期自至安
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圖己聞其至具燒羊迎于雁汊登
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十二月壽輝以友諒破
隆兵欲徙鄱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己沮之壽輝不聽引兵
發漢陽南下江州文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
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先自稱王置官屬
征伐誅賞皆不稟壽輝[illegible]庚子夏達等攻安慶水寨攻
諒廢兵來援 上諭郁且犯池命遇春以兵來助使使歸
[illegible]
[illegible]
詐別爲精守城選驍[illegible]明日[illegible]盡銳攻城城
中伐鼓大譟伏[illegible]兵且四[illegible]殺首[illegible]
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
上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illegible]遣使止之比而遇春
則以夜阬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釋其三百人歸友諒
而曰此吾不一將之親也自是徐達專爲大將友諒又入
寇圍太平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勢蹙
許瑗部將朱文遜皆死之賊不得入乃引巨舟乘漲泊城
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知勢不能戰城
遂陷賊縛雲雲怒罵因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爾爲膾

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手者刀連殺數入賊亂擊雲仆雲首縛寘舟檣叢射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生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即赴水死孫氏收郜尸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軍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賊敗復脫身竊兒去夜走陸水附江濤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啖哺兒凡七日不死有雷公者引達于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其事異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眞千載奇蹤殊跡也死固不易生者尤難

友諒旣陷太平急謀僭竊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艸次行禮値大雨毫無儀節乃僭大號聲言東下軍勢張甚建康震動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請奔據之或欲背城借一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于是定策破友諒時友諒遣人約僞吳夾攻有議先復太平以圖牽制者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

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我猝難敵也有勸上自將擊之者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康茂才謂曰友諒欲來爲寇吾欲招之速來汝與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約爲內應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諾遂遣老閽舊嘗事友諒者齎書往將行 上謀之李善長善長以寇東爲憂何反誘至上言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久待若果早來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不者二虜相合吾兩面受敵其何能支善長稱善閽者乘小舸逕至友諒軍中友諒得書甚喜問知康公見守江東橋又知是木橋也遣還語康公以呼老康爲號閽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胥治之及旦而橋成即命馮勝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等于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舉幟伏兵皆起各處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

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逕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愕然連呼老康老康無有應者始知闇者之謀隨遣視營中瘠馬敝旗四散落落益大驚駭曰老康紿我即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茸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言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勝遇春伏兵起達兵亦至德勝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士卒多殺溺死生擒七千人其將張志雄等皆降獲巨艦數百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　上得茂才所遺書于其乘舟臥床下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志雄原趙普勝部將以殺普勝故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鬭志既降因獻計取安慶謂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乃遣諸將追及慈湖縱火焚其舟賊大潰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偽漢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友諒傾國入寇　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先遣葛俊帥兵往道過衢州王愷止俊

乘驛急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衂敗非獨廣信不下吾衢先驛騷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信州克之

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其城來附饒濱鄱陽湖友諒數遣舟師攻擾守將鄧愈與光等連營以拒之屢挫其衆辛丑六月偽漢將李明道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父海彼兵至乃引兵出城夾擊擒明道及王漢二　上釋之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建昌守將王溥漢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八月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邊疆殺我名將又聞其弒主兼殺普勝得將士離心不樂為用決意伐之親督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隨命俞通海等潛以精兵搗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乃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傾其巢穴彼必遁江州下此城焉往　上從之遂率師而上長驅遇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師遂抵江州距城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馮勝攻其城基授之方畧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須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

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同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校驗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前言遂奮而破賊取其城旋師攻安慶下之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勇畧蓋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起兵常為軍鋒冠李敗歸明玉珍又不能用及從友諒終忽忽無所展至是王師攻江州遂以衆降友諒之偽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蹴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賜書慰諭之示以降將張志雄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等語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請九江降 上命取撫州鄧愈駐兵臨川守臣鄧克明詐以其地請降欲緩師欵我愈察其非誠捲甲下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偽以其印詣降復逃歸新淦仍收舊部曲大肆劫掠後懼不自安乘小舟至龍興城下覘視可否為去就事覺被執因送建康 上既定洪都經度移城擢鄧愈留守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歿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討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得報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一臂矣況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命朱文正

等鎮之復取吉安癸卯四月 上問基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餌生謂士誠容趨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對曰士誠自守虜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 上亦謂友諒志驕剽而輕士誠器小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援是我疲于二寇也遂決策伐陳氏會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高與城等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傾國而來自將駐南昌為必勝計乘江漲直抵城用雲梯百道進攻宵且無間文正約東將士乘城守而令鄧愈保撫州最為要衝撫城被攻壞三十餘丈愈督諸將殊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趙德勝開門出戰其偽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錚弓一發應弦而倒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所獲守將趙天麟劉齊等徇城下文正等不為動德勝尋城至東門敵發騎張弩中膂著箭深入六七寸即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如何大丈夫死即死恨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德勝性剛直沉鷙敢下嚴肅一號令之如旗幟俱為改色且隨機應變料敵如神臨陣直前奮身不顧動與古名將合既死南昌圍不解援兵亦絕內外阻絕

文正許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敵營約日出降緩其攻及
期不至縛于城下殺之先命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
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告急　上
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
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命歸語
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子明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
徇城紿降于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
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賊怒即攢槊刺死共圍八十五日
上謂諸將曰爲一盧州而失江西非計也命釋圍歸整舟
師以解豫章之難七月丁亥遂與友諒戰于鄱陽湖遂先
[illegible]
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
達舟深入中敵大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
帆檣後先不見際　上謂左右即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
曰得之矣審以兵符授達飛駒還建康友諒驍將張定邊
等出死力奮擊　上屢瀕于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攻甚
急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
愛其死遂服上冠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時大
戰五日諸戰死者三十六人丁普郎被十創死首已隕猶
執刀立船頭若戰鬪狀得遇春射定邊中之正復力戰以
脫後友諒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與

戰苦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　上親往旗四麾右師少
却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侍側以爲非火
攻不可遂命遇春等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
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敵舟數十里烟焰障天湖水盡赤
獲友仁友貴時通海等棹六舟深入敵水寨鏖戰久之不
復見意舟已陷沒頃間飄颻繞出敵舟傷我師見之大喜
躍呼聲前聲振山海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云退保鞋
山我軍先扼涇子口及橫截友諒遏敵歸路相待三日
上以書遣友諒書稱公犯江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將欲
與公爲約角失此計先與我讐我今擧龍兵十一郡奄有
[illegible]
我有又不思悔復起兵端一困洪都兩敗康山殺弟姪殘
兵將損數萬之命竟無尺寸功皆所自致即使僥倖逃還
亦宜修德勿作欺人寇却帝名而待眞主不則喪家滅姓
悔晩矣不報通海計湖有淺舟輙膠勢難迴旋盍移兵入
江據上游彼舟若入即成擒耳基亦密請移軍扼湖口期
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先是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亦
驚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更
之坐未半晌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　上嶶服基殊甚遷
是如其言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別出奇兵
絕餉道江南并岸置火舟火筏中流張威以候敵舟不敢

出糧且盡計並窘冐死突出繞下流欲遁諸軍衡擊之追
奔數十里力戰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子理奔武昌
上喜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役使友諒乘我出京城空
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
今計不出此而圍南昌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
群雄割據惟友諒勢强大號巨敵既死天下不難定矣九
月復親征陳理于武昌立柵圍四門江中聯爲長寨絕其
出入命遇春等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
若來衝突愼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
自還建康甲辰二月復至武昌圍久 上親視師督攻城東南

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
鼓奪之流矢中頰鐵出腦後復中一矢洞脇不爲沮時僞
漢陳同僉驍捷善槊馳入帳中 上方坐胡床疾呼郭四
爲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陳理睨季
啣璧肉袒詣軍門降 上憐之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
庫儲蓄妻子貲裝令理自取封爲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
謁見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引還今
雖克之師老財匱爲力實多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
陳氏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
彼必死鬪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喘息不

暇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
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既多乎簡深歎服它日謂諸將
曰鄱陽之勝當時戰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
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
因念鄱陽死事之臣效忠致死痛苦刻骨爲立廟康郎山
令有司以時致祭冬十月僞漢將熊天瑞尙竊據贛州命
遇春討之遣使謂曰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穽獸豈能逃
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後果以
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自是相國李善長等以 上
功德日隆屢表勸進率大小諸臣擇吉奉即吳王位

顏季亨曰時値元季羣雄鵲起其各據地也兵與我
聖祖高皇帝並驅中原者不可勝數若所稱驍勇絕倫地
偪勢抗爲我腹心肘腋之患友諒而外指不可多屈要之
友諒非我 聖祖敵也姑論其大者拒主徐壽輝之徒都
伏兵迎之先悉斬其左右將士隨即弑之江州則設身處
地何能以自創之滁陽奉立郭子興爲主帥直待天命不
終人心擁戴乃始以身代統其兵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
人有一趙普勝不能容憤其潛山之敗佯示刻期會軍使
迎至舟而執殺之則命將出師何能聽中山開平輩各奏
膚功至以洪都之役康泰復叛鄧愈數績以情來歸而弗

之罪嗚呼度量相越不啻天壤懸絕矣且我　聖祖在金陵豈友諒所能侔圖正宜度德量力請以合從共事乃先自相爲仇攻戰至無虛日若河南形勝要地韓林兒劉福通諸人皆非戡定才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業已失策及欲東下金陵無釁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自取敗至我　聖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又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意有在未可以力爭也善用兵者固如是乎況其器小多驕性躁善動酌之而易竭注之而易盈挍一太平遽稱尊號且以受命大禮亦就草草行之殊無儀節視我　聖祖徵召學正宋升咨訪時政升對曰高

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即大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者又何如哉天之亡漢不待決戰彭蠡時已無愚智皆知之矣雖然友諒勇悍雄略當時稱爲小項羽夫項羽拔山蓋世武未能遽及之而猱迅狡猾出沒飄忽通大囷氣不餒遭屢躓勢復振即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挫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劻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阻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荊楚亦一世之雄也使我　聖祖當日不先攻友諒則漢亦何至于亡即攻友諒矣而士誠不坐守吳會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漢亦何至于驟亡何者　聖祖明知

一攻士誠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伐吳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而又深料鄱陽之戰舉事既早則士誠有虞心且素乏遠圖決不能越吳中一步以爲之援也然我　聖祖熟思審計曷嘗須刻忘備吳哉鄱陽始捷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殪諸將勸之西歷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英雄駕馭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衜輩烏足以知之抑漢之滅亡議者皆謂劉基功最多曰友諒傾國寇金陵基請先斥納款及奔鍾山議然後誘敵深入計以伏兵徼取之師攻友諒皖城不下基請勿以蕞爾地令財匱師老

宜急薄江州以破其膽又授馮勝方畧使之攻城語以青黑雲相接尾而擊之賊自破果如所言計攻吳漢緩急則具言先宜攻漢且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一無失策嗟乎此皆人所共曉也而孰知我　聖祖之無言不納殆不止劉基一人者是時閩有張中號鐵冠道人其於破友諒籌筭動稱神絕王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吾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乎中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亦爲灰燼僅一殿存耳及康泰及言皆奇中友諒圍豫章　帝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是月日官筭曆差一日實

在丙戌解去後我師舉兵伐之召中問焉中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時中亦在師中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將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數萬他所占驗往往類此嗟乎此豈非天生斯輩以贊助我　聖祖使得成滅漢之功者乎漢既滅取天下如反掌耳信天授非人力也

征偽吳案

偽吳緣張士誠據有吳地擅稱吳王故名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也元至正間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因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夏因亂聚衆舉兵謀陷高郵值守臣李齊出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譟乘間入掠城中守將遁走士誠即入據之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遣使詔諭紿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詔使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令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甲午秋又攻揚州官軍屢敗元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自是士誠遣士德渡海攻陷吳浙諸路建都姑蘇地廣兵強遂爲勍敵戰爭始于此我

太祖下鎮江時徇常州之奔牛呂城有黃包軍首陳保二以衆降至丙申復叛降于士誠　上以書遺好不報尋統舟師寇鎮徐達等敗之于龍潭　上諭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年寇犯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于是達率衆追奔以所請益師三萬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士德

勇冠軍且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去城十八里為三
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為奇兵躬親督師
與戰鋒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
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盜士德梟驁有謀助士誠
陷諸郡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稍沮乃進圍常州終不得
下 上乃放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
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
不者三尺不汝貸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為
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閱月而常
州下丁酉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戰敗偽吳將趙打虎
克其城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命張鑑率兵攻泰興
克之命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
會大風雨其兵遁攻奔潰我師遂據其山翌日從城西門
攻入即擢良守其地良嘗夜宿城樓枕戈待旦彼江城與
姑蘇密邇相去僅百餘里控扼長江實當東南要衝士何
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之勠力設備軍容甚張是時偽
吳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
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
喉地得長興則士城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
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為我有耿吳二師

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乃又兵據江陰之馬馱沙
以不忘窺伺因命常遇春等兵船截江攻之遂克戊戌二十
月命廖永安桑世傑等討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欒瑞
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歿永安大怒擊敗之擒
欒瑞又命李文忠兵取嚴州時城新下壁壘未固而士誠
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出奇從
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摽之桂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
遂克諸暨四月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等力戰却之擒
其卒三百人六月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破之福山港又
破其兵于通州狼山獲戰艦而還九月克衢州右丞錫普
者為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
可用遂自河廣招至累破偽吳屢陞至前官然苗性貪殘
好殺所進抄掠屠戮慘不忍言士誠為所窘謀降于元願
就招撫既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亦厭完
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圖之完者兵敗自殺
完者既死士誠益無所憚浙西多為所據 上命徐達率
師攻宜興久不下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
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
乏破之必矣遂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拔之己亥
正月士誠遣呂珍率兵圍我諸暨堰水灌城胡大海來援

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
之都事王愷以賊狡猾難信擊之便大海謂彼果來吾有
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使去
人大服其威信二月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
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
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頃之敵陣于江壖良命弟禎整
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
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遣將馳擊之殺溺死者甚衆敵
大敗宵進亡何寇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遣襲其援兵于無
錫之三山狼狽奪氣倉皇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
[illegible]
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烽燧無警 上東下婺州命胡大
海守之諭以寧越爲浙東重地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
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州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
據數郡與寧越密邇宜共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
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夏四月徐達等擊破趙勝柵江營
進復池州府 上親征浙東方發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八
月僞吳遣李伯昇寇長興水陸十餘萬並進城中兵僅七
千耿炳文嬰城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
遣遇春往援敵棄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人壬寅春金華
苗將劉鎭等作亂守將胡大海中將英鐵錘腦仆地郎中

王愷義不屈併其子寅皆被殺椽史章誠亦死之處州苗
軍李祐之賀仁德刺院判耿再成中頸死孫炎被執脅降
不從罵賊不絕口與知府王進皆死之文忠遣將兩處馳
救賊懼掠子女降于士誠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呂珍圍
諸暨文忠以嚴州兵少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于賊
境詐示邵榮徐達各領軍五萬分出江右徽州合兵尅日
進勦賊兵見榜且以告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
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
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鳴
鼓砲銃聲振天地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
[illegible]
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屍滿野虜甲不還癸卯夏再興以諸
暨叛挾士誠寇東陽文忠率銳卒擊破之再興敗走爲築
新城蓋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强虜接壤而鍊兵
繕甲屹不可屈人服其勇甲辰三月僞漢已平 上與基
密謀取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八月士誠使弟士信奪睢
達識帖睦兒位伴爲江浙丞相逼取符印普花帖木兒封
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脅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
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帖睦兒聞之曰大
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遣僞
丞相士信寇長興盛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合

擊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炳文守
長興凡十年數城血戰卒保無虞乙巳二月僞吳將李伯
昇悉兵二十萬圍諸暨新城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
守將德濟謂賊勢盛盡少將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
城罵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
堅盾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莫若與戰死中求
生正在今日何避爲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驕我寡而
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我亦豈敢
愛生以後三軍戰既合即横槊揉鞍引鐵騎數十乘高馳
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横搏擊所向莫擋賊駭亂相踩
踏衆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震動天地莫不
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委弃輜畜鎧
仗芻粟貲根彌亘山丘數十里衆之數日不盡伯昇僅以
身免士誠自此愧奪勢衰正悉委政士信士信惟快酒色
用諂佞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時有市謠十七
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西風蓋
指金陵在吳之西也　上欲先取兩淮乃親閱試將士諭
以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
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因立賞例有差三月湯和等帥師
擊江西劇盜號大膽斬之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

密寇來輙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
絡屹爲東藩保障十月命達等規取淮東帥馬步舟師並
進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
以疑我師　上諭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觀望令
猶豫不敢泝上流其詐顯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
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達
等又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
節制而以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僞吳舟師數百艘過爲
馭沙泝大江復侵鎭江江陰守將嚴兵以待　上親帥水
陸軍討之至界覺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
相失良等縱兵來擊破之三月達等併力克高郵請以孫
興祖守海安興祖練兵爲備併攻通州僞吳淮安守將梅
思祖獻所部四州降　上覽地形圖見鍾子南爲興化要
地寇兵所出之路令絕其路遂進兵有興化　上以濠州
係家鄉不可以有國無家命韓政攻取之僞吳守將李濟
拒守甚堅政督衆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
乃降八月淮南北悉平　上與諸將相謀討士誠李善長
以士誠兵尚强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
苛其大將李伯昇呂珍董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
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汀奉威德以大兵壓之

當自潰　上大悅遂師師二十萬禡于龍江進達等諭以毋鹵掠毋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克敵者必以成功為致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士誠能以吳歸命必全之吾聞其母葬昌門之外墟毋掘而芻牧也時副將遇春以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欲逕搗平江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並屬強梗相為手足今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驚必併力救之若我頓兵堅城則援兵四合難以取勝是不宜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莫若各分其勢務使疲于奔命羽翼既披根本自拔時先攻吳興便爲[illegible][illegible]舟師出太湖趨薄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飛車戰艦高與城堞齊偽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舊館壘我師之背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壓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舞士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于烏鎮士信既其至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五太子勇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誠倚重之至是皆降大為喪氣遂以珍等徇湖州城下城中大震伯昇天騏舉城降華雲龍[illegible]克嘉興文忠擁水陸師下浙江取桐廬新城富陽[illegible]一夕不[illegible]將謝再

與子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帥潘原明聞之懼遣方奐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降得無以緩師愚我奐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引入臥內與歡飲餘晝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庫籍軍馬騾糧併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營于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又得兵三萬　上以原明昇降民不受鋒鏑仍授以官命懸大海像刺英震心血祭之達等悉兵薄平江營葑門遇將營婁胥閶盤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架木塔與城齊將[illegible]弩等別築臺三層曰敵樓下臨城中箭悉皆是置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忽忽若無所出時軍婁門者指揮茅成也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俞進海分兵取太倉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聞風皆降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創甚進京師以　上悶疾之明日以丁未春大軍圍姑蘇久不下達使使請建康請事　上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過絕亂暴消殄群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焉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

軍便宜行之勿以聞乎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脣齒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計益窘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急達客詣士誠獻計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安不忘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天下可爲何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奢[illegible]安[illegible]更猶未厭足擁兵者自爲韓白畫謀者自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公獨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視無及今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以益國家利子孫死固當不然者徒死何爲陳友諒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兵敗身喪此天亡漢豈戰之罪哉公恃援杭湖今復安在欲獨守寸土誓以死拒竊恐勢極患生變從中起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莫若順天之命急遣一介疾走金陵歸義稱順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豈失爲万戶侯耶且

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猶疑莫決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然城中多作嚴隊以擊我師多所中傷達令軍中縛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無害至是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李眾渡橋遂薄城下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令閣門登樓縱火盡焚士誠獨坐室中距戶自縊又乃蘇檻送建康 上欲全士誠而竟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以子一牌曰蘇[illegible]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至市如故稱相啓曰奈何哉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于戟門即以是年冬從相國李善長等之請頒戊申曆擇吉築春即皇帝位

顏季亨曰功臣傳謂吳不亡于徐常諸將合圍之時而亡于耿吳二臣甚守之日固也乃生則更謂吳不亡于姑蘇獨困之無援而亡于荊楚將亡之不救非心不欲救亦勢不能救耳何以故蓋我 聖祖取天下誠欲躪蹴群雄而顛倒之但西有漢東有吳三國境壤相連設令謀通兵結豈不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兇欲翦漢之羽臂故遣耿

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孫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讐敵孤城血戰于貔貅萬竈之强者數年使軍民安枕邊境帖然吳人一跡不敢西向然後得有事江漢大軍屢出可無東顧之虞不然者東藩稍有擾亂何能以盪偽漢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則唇亡而齒自寒輔失而車誰附于焉披堅執銳併力向吳吳如蒼蕉又如籠鳥何所假息以延旦莫吳之亡也日可跂已是蔽漢者又所以滅吳也此我 聖祖之神筭也雖然今士誠[illegible]自守[illegible]與其弟若臣輩不效燕雀之處堂當我師伐漢時[illegible]欲救之心即處不能救之勢亦庶幾盡[illegible]出金陵之師分諸軍而三一軍守姑蘇一軍擾金陵潛以一軍從間道揚帆直下鄱陽即不必其克有濟也稍稍一爲牽制我師必分軍以禦之則漢必不亡且我師度吳之往援也亦必不遽伐漢若舍漢不伐而先攻士誠則彼又必傾國以救之矣吳亦何至坐困以亡故曰吳不亡于姑蘇獨困之無援而亡于荆楚將亡之不救信然哉信然哉

征方陳案

按台之方國珍與閩中陳友定雖託名元臣寔爲元賊盖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二人者才相埒皆得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

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癬疥疾故能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慓悍即不能縱橫中原豈難爲一尉陀哉至正壬辰元兵屢討國珍不克令泰不花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復刼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抵溫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從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蚤顯要今賊海[illegible]不能制國[illegible]何顏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懼使陳仲達僞降不華吳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埀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縛賊船格殺數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僵立不仆投其尸海中歲癸巳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劉基爲行省都事國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基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國珍賂大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竟授國珍官國珍仍不肯受命擁船千艘

據海道阻絕糧餉遂梗莫能制元遣將率兵討之被執復要詔命元更授爲海道漕運萬戶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仍叛遂據溫台慶元三郡越六載己亥三月我師克金華 上遣使招諭國珍聚衆而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吳東有漢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入質次子關 上曰質所自來爲無信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吾焉用質乃厚賜關而遣之十二月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乏遣使徵張士誠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國珍具舟士誠恐國珍取其糧國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各不奉詔庚子秋 上遣平戶王時賚白金往國珍附搭海舟至燕都察元朝動靜時國珍旣獻三郡不欲奉正朔 上累遣使詰之荅曰初獻郡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實慮吳漢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亦無名罪我況爲元朝首亂元亦惡之 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平江彼雖欲奉正朔遲矣辛丑春 上遣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宜深

思國珍始惶懼遣人謝過且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却之乙巳我師克溫之樂清擒國珍姪送建康命戍常州同時陳友定據福建諸郡數遣兵擾邊我處州守將胡深討之戰敗其將賴元帥于浦城之南進克崇安建陽又擊建寧守將阮德柔之兵于錦江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蹶爲友諒所執不屈被殺先是日中有黑子劉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以馬蹶戰敗死丙午元以友定敗胡深功爲福建行省友定益跋扈遂有全據八閩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風聞者無不稽首獻城邑使至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數曰賊豈人爲乎乃以書責其悖逆友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圍其城良誓死平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門城遂陷良死之友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其氣民始不堪命丁未國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遣湯和督兵討之國珍初降約三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 上深知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屢以書詰責且徵其貢糧不報故有此討兵至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走追擊敗之大獲其戰艦人馬輜重而

還復命朱亮祖討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鬭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城遂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國珍子明善將兵出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民分兵禦瑞安守將俞伯通亦降十一月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併所部將士待罪軍門和等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

卬爲洪武元年和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友定不從遂至境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勢易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遶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携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飲藥飲之黎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　上以賜胡琛子禎禎𢾺其肉以祭父琛云

顏季亨曰嘗考元末諸雄獨國珍舉事最早乃所就業則最微蓋非阻于時勢亦局量自有以限之也其爲人小有才不能長駕遠馭專恃反覆狙詐爲工巧時元失馭釀成其惡遂得阻江海以自固殘逞十年有奇始爲我師俘獲噫事莫不肇于微而成于著方其初作孽時則汝穎蘄黃之兵端尚未起是在元謂之首亂省憲不過舉一劉基爲行省都事便知力不能抗使人浮海至燕阜遽行賄斯時信用基言據天下之全力臨而攻之以山壓卵奚愁不剋辟之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孰不得而制之乃用事者計不出此竟使鎧鉀有靈不令招撫以任其鴟張招之不從再招之從而復叛又招之加高官致殊禮終不受元一調發而自擁兵如故雖[illegible]聖祖招諭其[illegible]成敗者固自了了然以我服而赦之叛而討之遺質數言推心置腹種種待以天覆地載之量乃猶孤疑觀望以其待元者待我復奉至正爲名以拒我又陽示貢獻陰挽虛實更遠結擴廓友諒以犄角我卒不能知幾識微早率義旅歸附以奉正朔無怪乎國滅身虜不得以其名附我開國功臣之驥也同時有閩寇友定者才畧與國珍相伯仲而跋扈過之擾我名城殺我名將驕奢淫佚爲患有年議者謂方陳兩寇分踞閩浙東西交橫屢肆侵陵即不克大建旗鼓以驅馳中土亦可自保其所有退不失爲尉佗推戊　聖祖大振威武所向披靡故命將北伐始得以偏師

哉定之耳不則豈易易也哉蓋漢高滅强秦除暴楚平定中原而尉陀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以視我 聖祖之南征非討並聞捷奏炎海水天同隷職方者罔大相遠也當時後世共推頌我 聖祖爲功高千古有以夫

原缺第四六葉

法又進僧伽㻋眞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以故男女雜狎君臣宣淫風化大壞綱紀不張識者以爲胡亡自是始時江西賊王善旣陷羅源因攻福州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好忠臣）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屍歛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流丐入賊中夜半縱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好孝子）擒善及陳伯祥獻于帥府磔之蓋劉健孝（忠孝兼全）足復讐智足滅賊智勇俱全眞奇士也元末有此等臣可爲中流砥柱乃不使之保障一方而徒授以縣尹甄賞不酬功用違其才何怪乎國之淪亡也哉歲甲午元撤敎脩哈麻忌脫脫出師降孟津賊毛貴遂于梁之韓林兒劉福通走安豐敗徐州之芝麻李奔沔陽又攻殺淮安之妖賊彭祖破撤其黨功爲最大盡匿捷音嗾賽因不花等劾（元臣止一脫脫而不能用亡無日矣）以三月無功師老財匱詔削其官令泰不花等代將詔至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嘗被密旨宜一意進討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頓首曰臣至愚（好丞相）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名馬鎧甲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新將節制副使

哈剌答丞相行我輩必死他人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
拔劍自刎而死脫脫痛哭流涕嗚咽不勝衆將見者泣數
行下莫能仰視乙未元將蠻子海牙等以巨舟截采石江
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萬來攻
我太平　上命徐達等引兵迎戰復遣別將潛師由間道
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湯和擎其水軍流矢中
左臂不爲撓尋與達等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之
擒埜先以獻　上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請何不
遣欲吾軍降耳遂招衆降已復思叛欲脫身去　上知其
謀諭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歸
乃陽若爲合陰實叛我與元福壽合兵乘我師進攻集慶
拒戰秦淮遣襲漢陽爲葛山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誘其
叛服不常遣壯士青衣出迎擊之仆地擒梁刺殺埜先既
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
旌旗相望思爲犄角以圖乘間報復丙申我師攻走海牙
及擒兆先而復釋用之俱詳征巫黨案末取金陵事中丁
酉毛貴復叛元歸福通率兵攻陷元膠州萊陽守臣脫歡
釋嘉納皆死之復陷濟南時元命左丞搏霄守河澗之長
蘆方駐南皮魏家莊營壘未完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
當何如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

血惟白氣衝天是日其弟昂霄亦卒四月我師攻陷寧國
執守將朱亮祖初克太平時亮祖降賜以金幣仍舊官居
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
諸將弗能當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上親督師命造飛車
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其百戶張文貴不能支殺妻子
自刎死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
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七月命
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元守將吳納等自殺萬師楊完者自
杭來攻時徽州新附守禦未備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
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海亦攻婺源聞報旋師夾擊苗軍
進大呼殺入與愈會兵出戰大破其軍戊戌李文忠將兵
破苗獠于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
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
襲破洪元帥營進取淳安文忠兵取浦江縣鄉民鄭氏者
未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
毋侵掠七月元遼陽總管李震以上都宮殿被焚及城陷
死之十二月　上攻元婺州令王宗顯先往探聽知守將
各自爲心因以告遂盡得其虛實克之婺城既定集諸將
諭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
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成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

樂附。庶浙東未下郡縣。可聞風而歸。己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兵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閤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上悅之。留帷幄。參預謀議。十一月。取再成攻元處州城。中士卒怠弛。皆無鬭志。守將石抹宜孫棄城走。即命再成鎮之。無何。宜孫復收士卒。圖恢復。率衆猝至。遇擊敗死。先是。士卒無論太小。微私聚民間。號砦糧。民苦。莫敢誰何。再成自大海盡罷砦糧。庚子。遣使至燕京。探元將察罕帖木兒及辛思齊等軍政。初。劉福通陷汴梁。迎其主韓林兒都之。遣將田豐等

[illegible]

四出攻畧。直逼元都。聲勢大振。然皆無遠圖。兵之紀律。惟事虜掠。所過無不殘滅。北方苦之。後皆爲察罕所破。克復汴梁。凡所屬侵地。次第討平。日練兵積穀。圖謀盡復故地。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往探焉。辛丑正月朔。中書省議設御座。奉韓林兒行慶賀。劉基從後踢。　上所坐胡牀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爲。爲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乃定計征伐。田豐王士誠等亦降元。壬寅。豐等刺殺察罕。初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後其子擴廓襲父官。代領其衆。將兵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以

祭父。毛貴等俱敗亡。福通大窘。擴廓遣使以書來。獻馬。偕送我前遣使者還。　上亦還汪河。以書報之。甲辰。傅友德克衡州。元守將鄧祖勝棄城走。乙巳。友德復攻取襄陽安陸。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　上初命友德出師。隨令鄧愈領兵繼其後。遣使諭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能愛恤黎民。則聲聞被遠。遠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往。遂克其城。丁未。遣使以書遺擴廓。責其拘留汪河等不返。書稱閤下託名興復。提師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

[illegible]

慮者張思道。操柄濫關。李思齊扼衡。奉隴俞寶之兵。蓋變肘腋。王信之衆。生變近郊。恐閤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爲閤下惜。所以數四奉書。瀆聽聊盡一得之愚。須遣能使刻日以汪河等還。庶毋被悔。不者。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觸請審思之。擴廓得書不報。　上命友德守徐州。擴廓遣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逆。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皆臥鎗以待。聞鼓

郎起項之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薄友德鼓之士
騰躍搏賊大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
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李欽米楊希聖携音聲
伎人一部就友德飲欽米等裸而酬　上怒皆黥之而諭
友德曰若擐甲冑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士人何為者吾
不而咎也十月偽吳既滅方氏亦平遂議北伐時常遇春
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元都執其主以臨天下使心
腹既潰則肢節當自解　上慎重不之用也實心服其勇
乃曰壯哉而昔所畫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
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
待[illegible]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
席捲也達稱善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由
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副之由
江南取福建湖廣楊璟為將軍取廣西　上親禡旗于北
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
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
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
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
爭能甚非所望今若臨勍敵還與馮勝分左右翼擊之傅
友德偕薛顯背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又諭達

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諭友
德此行汝當努力昔漢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
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汝以陳氏丞相來歸
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凡號令征戰
一以軍法從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諭畢
達等拜命辭出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
既而叛襲走我使臣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及叛黨數十
人王信遁　上勞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
兵阨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
難踰度其寇將輩金次二星會于[illegible]分後決經途踰[illegible]
以時進取毋失進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普顏
不花死之友德下青州先以輕騎五百與元將也速迎戰
為誘師達麾後軍設伏以待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
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山東所屬州邑皆下達乃籍城邑
地形俘獲軍實之數以上廷瑞攻卲武併至建陽元守將
李宗茂等各以城降兵臨建寧元進里麻等固守以老我
師廷瑞督兵環四門攻益急敵不能支夜詣營納欵詰旦
入其城自是汀泉等州相繼降附入閩悉平戊申正月四
日　上卽
皇帝位為洪武元年命廖永忠為將軍副以朱亮祖由海

道取廣東諭以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
郡可傳檄而定仍與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
舉又命陸仲亨征廣東諭之曰廣西已命楊璟廣東已命
廖永忠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
角之勢衆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
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先是璟等奉命進兵攻永
州久不下乃命于城外築壘造浮橋增兵必攻以示必克
元守將鄧祖勝屢戰屢敗至是食盡力竭仰藥而死遂克
其城璟復引兵攻靖江路即今桂林分兵屯據要害絕其
聲援圍之已六旬璟諭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
閘口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閘口關殺守堤兵
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
監元守臣也兒吉尼勢窮遣驍兵出戰胡海擊敗之獲其
將皮彥高因使彥高陰購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夜漏二
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狀璟
乃給白皮帽百餘并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率
衆遝進守臣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鹵掠復遣兵攻下柳
州招諭兩江溪洞永忠等奉命率舟師自福州航海進取
廣東先遣書招諭元廣州守臣何眞眞少英偉好書劍仕
元末嶺海騷動弃官歸鄉里率衆保障逮邑人王成陳仲

以下原缺

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
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
已遣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薛顯等率驍騎偵邏臨口楊
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
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眞定而馮勝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
潞達師大兵繼之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畧平定州而北
時擴廓兵方取道保安謀襲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
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
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
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擴廓
還軍來救鋒銳甚遇春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
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會擴廓
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啣枚夜襲之
舉火鳴砲伏兵四起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殺戮
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營倉皇不知所爲
亟納靴未竟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
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馬匹各四萬克太原
前來使汪河自陝歸被拘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上
嘉擢之河備陳虜情且上方畧擴廓竟由是取敗達以擴
廓走大同乘勝追之復走甘肅遣顯友德以步騎破賀宗

皆于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山西悉平二年巳酉達等會諸將進取陝西時奉元為都省大軍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泰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遇春兵逼鳳翔初李思齊據鳳翔　上諭以書曰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勁敵足下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為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禮報不則非朕所知思齊見書欲納降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思齊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壓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為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遣馮勝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思齊窮迫遂舉城降得衆十餘萬進攻靖寧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

為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顯率兵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為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布列精騎分四門而軍又恐良臣羽翼相煽為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境使慶陽援路絕內外音問不通城中餉乏至煑人汁尤泥噉之姚暉等知不可為獻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引出斬之慶陽下陝西悉平時元相也速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遇春奉詔以所部馳至故元都諜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數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于錦川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遂大敗進薄開平元主巳前走追北數百里斬其將冉任師還次柳河遇春暴得疾卒李文忠代將詔移兵應援慶陽行次太原聞慶陽則巳平而元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宜吏以為疑文忠按劒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進次白楊門淆四大王前軍巳去五十里而營文忠疑有伏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飢疲乃選精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擒其驍將

脫列伯俘斬及降者以萬計窮追至恭哥倉而返時達已
南還擴廓乘間悉兵自甘肅襲我蘭州不克尋執我援將
于光至城下使呼守將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
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虜怒殺之溫聞光言守
益固虜進攻不利且懼援師至乃引兵去三年庚戌命達
與文忠分道北討達至定西擴廓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
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
下潛刧東南壘軍皆驚擾孫興祖死之胡德濟倉卒不
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大海子
達械送京師而斬其部下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

乃整兵奮濰而戰斬獲甚夥擴廓挈妻子以十餘騎遁沮
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上釋
之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
將軍欲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
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務成克厥愛毋事姑息達既
破擴廓乃使鄧愈因兵威勝降西番而自攻興元復取之
會文忠亦以兵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諜知元順帝殂太子
卽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遂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
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以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
獨孫虎戰死洛馬河與達軍各報捷先後露布聞詔振旅

南還大封功臣先是臨洮旣克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
令馮勝撫鎭之以節制諸路兵馬若與湯和先還京議功
賞達遂還達遲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
不奉詔耶吾命汝外遏虜內鎭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
旦弃毫之何也勝頓首請死至是大功成各封公侯徧賜
金幣有差

顏季亨曰元臣馬翼論元有天下以寬得亦以寬失我
聖祖高皇帝曰不然步急則轡絃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
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失在縱弛
可謂寬乎夫我　聖祖所爲寬者仁也孔子曰寬則得衆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然則
我　聖祖之得衆得天下曷嘗不以寬仁哉嘗論及法律
一則曰壘石之固勢非不峻而卑米粟茂金鐵之溪來非
不淸而魚鱉不生嚴法重斷刑濫吏察則政苛甜制于民
而犯者必衆鈎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再則曰竭澤而漁害
及鯤鯢焚林而畋禍及麛鷇張巧密之法以罔民民其能
免乎更恤海運之苦知一夫航海家人卽懷訣別舟存溺
出已溺之思傷從征將士多在暴露竟宵旰憂勤之不寧
不肯自爲逸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卽乘學士濂貝祥之
對亦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誠

如此類未可悉數況在行軍諸將尤各秉行惟謹入人之
國封府庫籍圖書不曰無事剽掠秋毫莫犯則曰市不易
肆民不知兵攻戰凡數十餘年止求克地攻城並不殘民
虐衆寬仁若此自其天性固非可矯強而至也然遂如元
王之以縱弛為寬乎兢兢業業日夕靡間且不必悉舉其
事即北征一師何如慎重當吳漢既平兵力有餘鼓行中
原宜無不下乃或勸之蕩平秦寇後取元都獨常遇春又
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許可必命將先取山東次及
河洛使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知張李諸將皆百戰之餘
何肯遽降若急之并其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併力一隅猝
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瞻落不戰而奔然後
西征張李望窮勢迫不勞自克惟王保保猶出師拒我殊
死衝突令未定元都而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
聲勢相閒勝負曷可知哉睿謀妙算先後懸斷若神厚澤
深仁遐邇悉從寬政平胡曾幾何時也即又念兵渡大河
齊魯之民欣然來迎餽糧給軍不辭千里謂民當元末疲
于徵斂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旦用悉蠲新附諸郡秋糧以
與民甦息仁義立國愛民惠下自昔開創之君孰有如此
者乎不寧惟是且尤于我死事諸臣褒衆不遺大小將士
無不贈廕有差如元主之待其臣劉濬父子忠孝不蒙上

賞擲齊兄弟殉國未見崇褒一脫脫不使成功元辯辯以
死至若星吉李齊俞祖述等不下數十輩悉如石火電光
螢虫腐艸大可歎慨即以福壽俞闕李黼死難三臣幸遇
我　聖祖得禮葬而祠祀之夫闕則舉家死節黼能臨難
殉義皆屬僞漢事厚報之固當若福壽則固守金陵以抗
我師戰死者也凡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
其敗亦已矣況嘉其能盡力而葬之如禮乎此猶曰爲國
死節臣也時有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中
遇寇斫安頸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
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未死從汝因抱若能焚我夫吾無
憾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
歎而去安以是得全有司以報　詔旌其門嗚呼讓之捐
生救父潘之全節殉夫雖大足稱奇行然不過民閒事耳
于國政何與焉乃乘創國艱難之際亟亟焉優獎之不置
何哉褒死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蓋撥亂救民顯忠勸
義真帝王規模非專以寬得實則未嘗以寬失也其代胡
元以得衆得天下吾無間然矣

征偽夏條

偽夏因明玉珍乘亂僭稱擅立國號曰夏故亦襲以爲名非正也玉珍屬徐壽輝部將同事有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正己亥文俊死珍遂自據成都郡縣皆附延及癸卯稱帝焉以夏爲號改元大統丙午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亡何即遣使來聘因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偕往圖其山川險夷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張本己酉中原南北皆定惟偽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招諭時昇年尚少國事皆決自母氏及偽丞相戴壽璟至境曉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羣下擧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示之備言順逆興亡間不容髮使識機宜早圖歸附昇不能從庚戌大將軍徐達移兵伐蜀遣方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守臣蔡琳遂入沔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餽運不繼還軍西安偽夏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卻之翌日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出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等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請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塡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達在西安得報令友德領兵三千逕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中山砦下使軍中人人持十炬燚列山上敵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宵遁去辛亥 上乃祀告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蜀湯和爲征西將軍楊璟廖永忠等副之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汪興祖等佐之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意恃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拜命疾馳至陝聲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即引兵趨陳倉選銳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敵兵據險阨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時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飛天張等益兵爲固守計仁壽于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縴爲飛橋三于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本竿鐵銃種種諸物傍橋兩岸以拒我師璟遣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又遣將出白鹽山逼奪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泝江之衆戢不利赤甲白鹽兩師亦退還歸州和永忠等自夷陵入峽攻夏值江

水暴漲不得進亦暫駐師友德既克階文遂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聲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濤奔湧乃爲木牌數十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逼漢州敗其將向大亨城下夏丞相戴壽及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我師破階文擣江油壽及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和軍駐大溪口候水退進師 上恐其逗遛緩事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和詔以傳將軍率精銳頓危深入陷諸州今次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和聞詔且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帥所部令永忠等急趨夔州守將鄒興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旁出與兵戰敗因進兵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峽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截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水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

乃率銳師出墨葉渡分兩道夜漏五鼓以一軍攻陸寨一軍攻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攻而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與中火箭死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始得與和分兵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揚帆而上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恐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驅之拒戰終亦不免也不若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乃受降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而友德亦克成都先是友德圍成都詩大亨率衆迎擊以象載士列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其陣兵死甚衆會重慶報捷壽等無鬬志以城降蜀中大定凱還 上大悅曰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永

忠珹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功並最大各賜金綺人猶
以爲薄末厭云是時劉基進平蜀頌　上不自居推勞諸
將臣別爲文首襃揚友德而永忠次之獨和不與焉蓋以
停師逗撓故
頴季亨曰甚矣明玉珍父子之愚也不自揣何如吳漢乃
亦雄據一方擅立國號早自稱帝以安恐猖狂若此哉不
數年閒而天奪其魄弗竟厥志然亦得以壽終幸也及其
子昇立不過一孤雛相若將皆并蛙耳彭氏一婦人何能
爲本亦無意射天發之自恃險固以苟延歲月然當我
聖祖登極陳張輩已授首稍能知微況遠圖宜納款還
以早奉正朔乃至楊璟奉命招諭而猶狐疑不決備璽書
毋氏垂簾臣工弄舍主少國弱得人與瓢璟當作好語解
之委曲曉暢以示無張皇滅可得其萬一之悔悟顧璟并
說客持論雖正似不甚得要領終無成功以致　帝赫斯
怒爰整其旅聲罪致討自天而下偽夏將吳友仁莫天壽
等各出攻力或以戰或以守負險弄兵既擾我漢中復敗我
赤甲白鹽等師則驕扁勢不終下益嚴閉關守寨備橋索
設矢石期欲兵分鎖殊死衝擊以與我師抗我以兩路數
將軍之師各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友德乃始得進綿漢階
文永忠亦以次取瞿塘夔府幸先後分剌之而我軍亦已

疲甚至天兵畢集而彭氏始頑足知懼偕子昇斬辟乞降
噫亦晚矣設我師憤其負固大費征討并負致降之名以
坐制其死命可若何彼蓋孰計之矣知我　聖祖信義素
著凡所遇敵叛則討之不赦服則待之不苛以爲我暫且
保其所有即至事窮勢蹙無過一欵降完局尚終不失我
矦故因循觀望至此噫彭氏雖婦人若此者可不愧女丈
夫吾始以明玉珍父子爲愚也非也彭氏蓋智者也果爾
則天命所歸人不能抗彭氏宜知之何不早爲計乃以蕞
爾一隅自取坐困幾令我爲肉而人爲俎夫亦其國之臣
善自爲謀恐早來歸附則沐免爲我所制勢不得遂其子
女玉帛之私故屢屢諫阻使明氏幾不得存一線亦危矣
哉不然者何太軍已會重慶彼劉仁尚勸奔成都非病狂
喪心恐決不至此噫微彭氏玉珍其無後乎故曰彭氏智
者也可不愧女丈夫

征梁王案

梁在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壬子歲 上以天下一統梁尚負固待遣使臣王禕持詔往諭六月至境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者欲以一隅爲中國抗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故使予遠來告汝曾不聞元綱解紐羣雄割據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爾如魚游釜中不亡何待梁王駭服意欲納款爲改館厚遇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約連兵拒我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殺我使以閑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既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癸丑冬遂被害禕歿之明年 上謂宜與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甲寅九月遣行適雲南使鍊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 雲不從以死自誓竟亦被害自是議征雲南丙辰命使 已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諸土酋皆納款時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累歲不臣辛酉遣友德出師率藍玉沐英等諸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此屬雲南咽喉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一

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先聲已振勢將瓦解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等受命畢旌旗蔽江而上師行二十日至湖廣分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友德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瓚羅鬼犵狫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遣其將達里麻迎戰英策我師倍道趣進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衛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軍揚聲濟師達里麻擁兵陣南岸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

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遶出賊後以捲其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禦之岍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矛蒙府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敵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搗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勁戰自旦至晡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縛達里麻死者不可勝紀僵尸數十里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使歸農讙呼聞遠邇軍聲益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分遣英等趣雲南梁王聞兵敗弃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

焚香拜迎王師共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金印併信符圖籍撫安人民遣曹震等分道徇未下郡邑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逼胡海洋兵循格孫山而南諸蠻皆走遂城烏撒時元臣實卜聞海洋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拒我已海洋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鍤方集蠻復大至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不戰以老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踴躍各奮思致死力友德度可用下令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旦夕可破若使彼據險自固猝未易克乃前為陣蠻麇集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督之趣士騰赴戰極酣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蠻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望風降附壬戌英等率兵略後江臨安諸地次第皆下復進兵攻大理其城倚點倉山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阨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緣下關為犄角勢別遣海洋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倉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凌晨我軍勇奮大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山上軍下攻亦力賊腹背受敵大潰拔其城

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諸部不俟具[illegible]相繼歸雲南大定亡何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友德因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寇戮其酋長使各畏威方可屯兵守禦友德奉詔檄英會兵進討大敗其衆斬首三萬級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渠首霧翠亦降蠻地悉平又亡何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克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未服蠻部城守虛弱諸夷因相煽為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紿其下曰緣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攻逼城

下守將謝能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强弓弩于城上
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英
駐兵烏撒聞能誠告急精簡萬騎馳救至曲靖先遣一健
卒飛報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
駭愕轉相告聞拔營宵遁安寧江州諸路復守險樹寨欲
謀再擧英調兵悉勦殲之雲南復平是年命諸將班師獨
留英鎭雲南英鎭之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又越
三歲戊辰麓川宣慰思倫發擧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
定遠勢甚肆英自將精銳三萬騎拒戰旬餘抵賊營遣馮
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交刃
殺賊數百人獲一象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下令
諸將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彼象
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續發者繼之至再又
繼之至三銃聲不絶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明日賊
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
筒于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英復分軍爲
三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分左右翼更申令曰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伍必重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
于是將士皆鼓勇而前陣旣交彼象在前行我前師火箭
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絶山谷俱爲
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軍
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取其首來左帥退見一人拔刀
驅下即麾衆復前英督戰益力三軍大呼而塵不移時賊
大敗俘斬數萬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
巨師刀斯郎斯等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
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賦誓不
敢復反焉

顔季亨曰梁王恃險遠恣肆不庭以與我中國抗殺信使
納逋臣自以爲無患可旦夕苟安也乃天兵一至措手莫
及遣其將達里麻出師與戰亦殊死衝擊卒無救於滅亡
掌大小蠻狠天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乎獨王禕吳雲兩
天使慷慨赴死骨毁異國爲可恨耳雖然夷夏與華爲氣
數一大乘除諸陣亡死臣各自殉節于　聖世者踵相接
而出使死臣似亦不可無一二以點綴其間則兩使臣又
何足恨哉此論一出吾恐死難王吳兩先生可怡怡含笑
地下矣後五六年而有濮眞出使征高麗事高麗王初執
眞愛其驍勇欲降之眞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
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夷虜爾
害吾吾王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
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眞耳不虞眞之

原缺第七六葉

征沙漠案

元順帝既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居應昌爲李文忠所破遂北走文忠遣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議者疑有後患于是始定計征沙漠歲壬子 上御武樓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似可息肩但前元太子竟不聞音問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徐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與爾十五萬騎達出中路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于野馬川復敗擴廓于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illegible]師于嶺北時師數發銳而易[illegible]虜驟與之戰不利遂圍[illegible]而守之虜亦不敢入塞而湯和分道擊賊戰于斷頭山亦敗績章存道死之文忠師至哈剌莽來虜先遁文忠計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齊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遁力戰虜却逐北至稱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刼虜虜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徧覓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與顧時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士卒復大振後軍爲虜所掩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力戰以死是役也文忠軍獲全雖所失亦多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馮勝師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脉至蘭州遣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前鋒馳趨西涼至永昌各敗其守將進拔肅州手射殺不花降鎖納兒等至瓜沙州取亦集乃路次別篤山口遇元岐王兵奮擊敗之分布戍守阨塞關隘以捷聞是時師出三道友德訶稱全勝師還將勝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諸[illegible]坐是小法併友德亦以故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巡長城外友德爲前茅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將鄧孛羅帖木兒復以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于三岔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于亥剌河大敗其衆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白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並繫衛地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各宜增設兵守之達又遣李玉入奏令文忠統兵分駐山西北平諸路相機招討殘胡 上遣人責讓達等師久無功詔以卿等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累歲出師勞民擾衆誰任其咎昔田單攻敵久之

不下。問計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與士卒同甘苦。身先矢石。所以致勝。今將軍惟娛馳騁。逸矣。忘勞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豈忘昔日艱難。其有如仲連所謂。宜益懋其功。以克終厥事。建等受詔惶悚。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伯顏不花。涼州虜爲邊患。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地。斬也速兒。擒殺甚衆。甲寅。文忠駐代縣。分遣兵出。一至三不剌。一至順寧陽門。一至白登。各有俘斬。又發大寧高州。斬元宗主孫朵朵失理。俘其子女人畜歸。虜益遁迹。邊境無事。師至豐州。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北蒙寶璽及其金印。以上命何文輝代北平守將

雲龍遣元王孫買的里八剌北還。因以書致嗣君曰。君昔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及五年。今聞奧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歸。君試念至正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發通挾兵多者。蘊莽懿溫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糜生民。下者東逃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亡。今而誰何之。與今事已如此。何尚迷留不省。卽所擁衆壯弱不過二萬。漂流塞外。意圖中興。顧自腹謀。略如何。不若悟我所言。暫爾保特以留苗裔。庶免他日加兵。子被禍出不測。君其審之。乙卯。故元將擴廓帖木兒卒。與其妻毛氏自縊死。十一月。元納哈

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將吳立等嚴兵城守。虜來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徑趨金州。城壘未固。守將王寬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禦之。虜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且虜援兵旦夕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旺策虜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爲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沙甲藏以釘板。設陷馬穽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光翦捲旗登兩山間。約以聞砲。卽豎旗。令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虜兵至。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溺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亦從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殘虜人馬及凍死者無算。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上遣使勅勞遼東將士。加雲旺官。丙辰。命湯和帥師往延安。防胡虜接境。恐入爲寇。兵至界。元遣臣伯顏帖木兒。爲請和。因陽遣諸將還。獨留友德屯兵以備之。伯顏果犯邊。友德設伏縱擊。破獲其衆。戊午。元嗣君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庚申。元臣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

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營一擊其背二掩其左右自率精騎衝中堅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虜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遂覆其全部以歸辛酉虜乃兒不花寇邊達率和友德等將兵出塞抵北黃河夜襲其灰山寨沭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襲公主山長寨克蔚詮寧諸部過驢駒河大獲部衆而還越六年丁卯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亦尚擁衆金山數窺伺爲邊患 上命勝友德玉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陳鏞趙庸常茂等皆從軍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齎 璽書諭之降勝等[illegible]至通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遣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illegible]來大獲士馬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時陳鏞所部獨與勝異道相失陷虜死踰兩月勝留兵五萬守城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剌吾述 上恩德且歡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使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措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于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過之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剌吾請降遣使詣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覺遣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

大喜出酒與飲甚相懽納哈出別酌所携酎觴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觴玉玉解衣衣之曰請勝此而后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爭讓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時常茂亦在坐茂者勝于婿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以告茂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尚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併得其各愛馬所部[illegible]百餘畢納[illegible]出有[illegible]二來肯降勝復遣人往諭乃始折弓矢擲于地併就擁勝以禮實待納哈出亦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以捷聞兼上茂驚潰虜衆罪狀遂班師悉以所降將卒妻孥及輜重南行仍令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始納哈出降潰衆皆竄匿及聞勝旋師與其降衆俱甚憾之乃設伏于途迎邀大軍適英等後至伏盡發英猝爲所衆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時勝械茂至京勝自恃爲茂婦翁每挫折茂于衆軍中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啣之及納哈出降而衆驚潰散勝欲自解故歸咎于茂茂既至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筭者兼失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

捭納哈出故且訐勝過　上勑諭勝曰古名將爲國效忠勛名千載近以沙漠未清出師征討何將軍專爲已私捕惡胡中人人切齒及師還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事事失策）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遣戍胡後患律以國法皆在不宥姑念將軍嘗有戰功許即自新以圖保全于是內召勝還諸將士各無封賞戊辰故元四（又出師）大王來降命藍玉等復統大軍征北虜師由大寧進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猶不見虜欲引兵還王弼謂吾等（好論頭）率勁騎十餘萬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勢終[illegible]財何以復命玉頷之乃令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煙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遂直前薄之虜始料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不虞大軍至大驚其將嘗予拒來遂破而戮之衆遂潰皆請降（恭盡完了我太祖一个念頭）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去獲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宮主併傳國璽寶玉金印將相官校男女輜畜車馬牛羊各有差聚其鎧仗而焚之復夜降其太師哈剌章捷聞　上悅甚大宴征北諸將諭以元運既終天命歸朕衙稜胡無知猶立王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今幸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罷轉輸軍勞戰伐實由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時惟主將藍玉自恃功高頗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罪當死）　上雖厚賜金綺然猶面責數之以鐫其過（戊初白此完局）後聞虜主北至也速迭兒之地遂爲所弑部屬皆散后裔自是日微庚午燕王師至迤都故元臣乃兒不花及咬住阿魯帖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等曰（先伐文皇帝一段公案）吾與諸將軍受命總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聖主謀略）天[illegible]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觀童往諭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聞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　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聖德感人如此）觀童引之來見即降辭色待之且賜酒食慰諭遣還營虜驚喜過望遂無還志將至營又復召來（聖主作用）如是者三因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報捷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辛未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友德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遼令班師（中吾計）虜聞之信爲果然遽兩日趣師深入至黑嶺鴉山諸處次洮兒河俘獲士馬甚

夥壬申遣周興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兵至徹徹兒山太
敗之由是胡冠不敢近邊又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藍
玉討之至則俾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走柘與玉遣
毛海以計誘縛其父子檻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
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
民是後邊境宴如四海寧謐　上亦深念民厭兵革且苦
勞費兼納山東監生周敬心疏諫連年遠征爲民積害辭
極慷慨激切以故北征之議遂息　顏季亨曰君之立國
如天之生物然立國之不能無征討攻伐卽生物之不可
無雷霆霜雪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
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
君之立國亦猶是也我
太祖神聖天挺豈不知之乃議征沙漠何竟未嘗頃刻忘
情也哉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凡誓師命將不啻再不啻三
而偏師勦擊不在其中斯時兵厭金革民苦轉輸日望平
息過于望歲卽我　聖祖嘗論國家用兵何異醫之用藥
可蓄藥以治病不可無病而嘗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
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
彌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
亂正如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投之人縱不殘軀亦傷元
氣　天語諄諄豈樂勤兵于遠者特神謀遠略知我國家
后患實在于此以故　聖書屢頒詰責備至有瑣瑣殘胡
不能盡討等語一切懸斷數千里外纖悉中款諸將亦各
奉行不敢爽如射殺不花降鎖納兒擊敗岐王獲鄭字羅
及伯顏二將斬也速兒暨宗主朶朶失理敗走魯王獲妃
蒙哥隨得擴廓死妻毛氏繼納哈出走其部將乃剌吾虜
元嗣君殂脫火赤併乃兒不花敗朶來破殺後納哈出與
四大王乃兒不花咬住阿魯等皆相繼以降虜主走也速
迭兒地爲所弒遂得大定嗚呼此亦可以已矣顧我　聖
祖猶不能頃刻忘情也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
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爲吾世仇不可不嚴爲備禦
則當日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　我成祖善繼厥志威
振虜庭豈不可以垂休萬世李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
陵未足爲腹心肘腋之大患而已巳變生也先敢于犯順
致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開國時所爲深慮而適討者至
是可爲大驗嗟哉國初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興和
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則藩籬固而備禦此虜者非不
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遠東勝失而河套之患殷
興和開平没而京師之屏薄又哈密魯蕃日肆憑陵而匈
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

入潰又岌岌乎剥膚之灾矣雖裵徂瘢日異而月不同雖寇盜禍發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最當介意者莫此爲急杞人之憂誠三復聖謨而有感也巳

征洞蠻寨

洞蠻非一地亦非一時作亂固不相同平治各自有道自古爲然匪由今始縱小有寇曷足慮哉然我
太祖滅吳漢定閩蜀掃靖胡元普天率土奄爲我有猶兢兢安不忘危邇不遺遠凡命將出師討所以征討洞蠻者不一而足按之歷歷可考歲壬子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等蠻爲寇連結相煽侵掠旁郡　上命鄧愈楊璟等討平之復遣吳良率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洪古州諸處蠻寇誅首惡撫餘黨使復業計平洞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猺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惟謹甲寅遣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三郡故兵既而至無賴[illegible]少昳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幾生變亂[illegible]海縣尹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illegible]事辭極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亂本[illegible]息丁巳吐番諸部爲梗刼剽烏思藏貢使鄧愈率沐[illegible]等分兵爲三道深入其巢耀兵追至崑崙山轉戰數千里斬首捕虜以萬計四川松藩等處蠻寇作耗命丁玉帥師攻破之戊午愈討西番降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俘獲無筭平朶甘納降七站地數千里歸于職方築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辛酉湖南五溪

蠻作亂議興師征討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報可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手書使往靖南服師至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德興正搜捕五溪會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亦亂茶毒附近郡縣 上親誓師龍江命德興移兵進討兵至悉平乙丑思州及五開山獠亂湯和以兵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刻師抵其地蠻大驚潰乃于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斬四萬餘師旋 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興兵而和從容爲 上言臣老不敢稱耆舊願得歸故鄉爲容舘之墟以待盡 上大悅賜鈔五萬治第中都居[illegible]處既而謂和曰日本最桀驁屢擾東海數爲侵盜我欲爲我封戍卿雖老强爲朕行于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浙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四取一爲兵戍之戊辰東川蠻叛據烏蠻山遣路傅友德等將兵討平卽移師討叛酋阿資道經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審遷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夷寇遂遷其山民徙居早上村留神策衛裨將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擒斬千餘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部將寧正從友德等擊敗之斬平其黨阿資勢迫偕其母請降初阿資遁揚言曰國家勇有萬軍不知吾地險有萬山何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窮蹙遂降英入朝宴賚黃白金幣鈔各有差陛辭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明年遣使命諸將還軍分駐要地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何以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蝱之毒在在有之以故人入其境多生疾疢不能成功今大軍所至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易變生亂朕恐大兵一撤彼復跳梁聚叢不重勞吾將士乎令各稍與分鎮之營以鎮撫之實爲控制固守使王悉如所諭無何狠洞黃平蠻作亂友德討平之又無何撫臣黃致復征雲南諸蠻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瑛並死之又明年貴州苗叛據賊湖蠻亦叛唐宗勝胡海等分道勦捕各以次討平甲戌阿資復叛英子沐春討之阿資走以次年正月捕斬阿資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歲爲民害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春復討之衆以爲難兵進叢溪山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由其地多險阻且各土酋皆姻婭互相匿之今謂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復多置營

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可翹足而待乃進兵至赤窩果獲
阿資梟其首以徇併誅同惡數百人蠻夷震服是平唐鐸
師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宗壽趙貼堅之姪也　上
初即位貼堅稱藩納款恰葢臣禮及故其妻乃與宗茂結
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　朝廷諭宗壽捕茂延綬慢命
故與使問罪以有是討貴州土官阿王作亂守將顧成討
平之成有勇畧即帥貴州軍馬勦水西不納糧差蠻與及
前後掃平洞寨擒斬蠻賊不筭勝計共鎮守二十餘年蠻
夷悉定告州土婆洞蠻林寬倡亂聚攻龍里守將吳得井
孚娶城固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以符援番賊縱火燒對
門攻城登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
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
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
能守父母決不可保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何用生爲即
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得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
繼戰亦死于陣事聞　上曰立身何先忠孝爲本律之古
人惟能克全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眞烈丈夫
事命各追贈加官令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示不忘報
爲踰年徐凱等亦執本孔寨叛酋買哈剌送京師伏誅初
師克建昌授買哈剌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
木見叛走據木瓦寨其地峻險官軍不得進至一凱用計
執之自後關寨安堵環際全消建萬世不拔之基業實由
此始
顔季亨曰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起黎民皇皇我
聖祖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影附鋒刃所向
戰克攻取初下荊襄再子江浙無何而閩海率從又無何
而全齊席捲已則定周梁取秦晉舉燕趙掃清關陝底定
朔漠以至南蠻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奉贐
拜伏闕庭戰功武畧辟載罕訾之矣獨財附載台溫一寨
更不可得時方氏爲亂屢寇劉慶其北及其既降兵亦數
去乃復欲收其故兵壘中有論人者乘閒生奸挾私憤而
引入平民冀貲財以妄牽富室民大不堪幾乎生變寧海
令王士弘力持不可曰吾寧不得保首領誓不使吾境有
冤民敢言直諫事亦旋已三郡良民賴以全活者無筭海
警亦以故令消同時有方克勤守濟南多善政值朱亮祖
北征統舟數百艘揚帆而上河水涸舟膠茂亮祖師即趣
五千夫浚河不則以軍法從事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
夜大雨數尺舟竟去費震守漢中値大軍平蜀後陝西旱
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
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擴縣之盜與隣境之

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民多籍以不死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帝聞而嘉之後震以他事被逮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如此三臣眞能仰體　帝心恤民愛衆庶不負我　聖祖時時用兵時將禁諭諸將每以不殺爲戒不得已爲言之積念也故附舉而及之以稍寓闡幽之微意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一終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二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靖難上案

嘗讀書至靖難功臣傳詳核姚廣孝事竊嘗我
成祖文皇帝在燕召而見之問曰爾能卜乎對曰能即以三錢授　上密視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　上曰咄和尚勿妄言廣孝竦然而退嗚呼即此一言固知靖難兵大非得已也實由齊黃諸人激成之耳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太常卿黃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illegible]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亡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迫我
太祖崩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　太孫值諸王果各擁兵專制地嫌勢逼詔令哭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軍吏悉聽　朝廷節制　上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以故諸王皆不悅燕日選兵練士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言天命有歸由是靖難之志決矣建文即位燕齊皆有告變者問子澄孰當先討對曰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今又大修武備機已彰露不亟討之後變難圖又問泰計將安出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也若今不爲計其及圖之乎圖之兆其時矣因出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爲守將並受密命伺府中事月急元年正月燕遣長史葛誠京師奏事倂覘所爲及入見問府中事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上覺其有異色深疑之越日來朝馳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以至親故勿問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illegible]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翻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戚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燕又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三月兄弟皆徐輝祖甥也輝祖請收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倚騎射能擊惟叛主且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它尋遣還潮行竊入輝祖廄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燕　上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後靖難師起高煦宜力爲多朝議悔不用輝祖言三月齊黃設策勅宋忠檄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

從忠北平又與武臣陳珙閻童等或以遣或以召悉入京師
練兵將四出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關與忠相犄角約
昺貴等密窺動定應期俱發都御史暴昭刑允採訪使遂
行天下至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備會相
王柏僞造寶鈔兼殘虐殺人降勅切責王怒自焚宮室美
人遂乘馬執弓躍入火以死且先廢周王櫨已廢齊王榑
及削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爲庶人于是廣孝乘進
命卜時再拜曰臣幸居燕亡在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王遺
猜嗣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者隸士伍蔡五王矣太王
先帝所最愛也雖與仁廟非常英武冠世得士衆心王遺
[illegible]
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兩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邊
饒糧粟悉雄劇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披甲可三十萬粟支
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
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即不南
機先發欲高臥得耶且蔡匹夫耳臣竊謂太王才之雄
臣卜無異也　上曰予休矣對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
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上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
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上跪拜　上手止之
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太王太平天子也臣遊
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適燕山百戶倪

諒告燕變六月詔責燕益急　上因託疾佯狂久之大稱
病昺月闍燼輒搖頭言寒宮中亦杖而行三司官入問疾
誠密告昺殿下本無恙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又密疏內
聞偵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逮府
官校又密勅張信手執　上信日夕憂懼不敢言以告母
母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燕王當有天下吾聞
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恚何有勅使趣信信艴
然曰何太急乃往燕邸請見弗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
上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信拜床下　上佯爲風疾不能
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上曰誠疾信曰殿
[illegible]
下不以情語臣今令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它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　上見信稱臣又意甚誠側下拜曰生
我一家者子也疾召廣孝密議或歎息泣下廣孝曰天之
所與誰能廢之因問師期曰獨固未俟吾助者至助者吾
師也今可矣言畢忽簷瓦墜地碎　上不懌廣孝曰無異
是欲易黃瓦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上曰今不亟順天
應人猶安坐何爲　上叱狂夫何來妄說二人曰臣布按
司吏李友直與倅余亨向藩臬諸臣以臣機警可寄心腹
帝令諷府中事今密跪殿下欲大舉得吉逮殿下胝不信
疏草固在請閱之　上以藩臬吏恐故遣來探已怒逐使

去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急
呼張玉朱能等至出號草示曰此何爲者能曰先擒昺貴
餘何所恃　上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
下就令召昺貴付之將必入入則可成擒耳于是盡縛官
校置廷中言俟昺貴來與械去時貴部署北平七衛兵披
甲執杖銃鼓叫呼布城中圍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與昺
商確度　上見兵大集旁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
防守遂弛不深虞伏兵左右果至爲壯士縛　上擲杖起
立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誠昺貴三人皆不屈死
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遂命張玉帥諸將攻九門貴同當
彭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人將入攻遇府中徒卒
罷來與丁勝出格殺二馬宣亦巷戰不勝走薊州靖難師
起玉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玉正色數語立
決首用玉策撫順鋤強三日北平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
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　上親誓師特設祭見被髮
而旌旗者蔽天　上顧廣孝曰何神曰爵周言之吾師北
方之將玄武也　上亦即被髮伏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
上心厭之廣孝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乃大喜師行
馬宣起兵西逆議爲玉所敗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執
殺之罵不絕口曾濬同守州城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

出兵奮擊力不能支被執不屈死城遂克玉是夜急趨遵
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登
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執叛守將餘不傷一人
分兵通州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是時宋忠率兵三萬至
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值余瑱走居庸忠承制即令守
關相爲聲援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上曰
居庸險隘北平之襟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扼
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遣將徐安等擊瑱
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燕前鋒徐祥領驍兵徑抵關門大
呼殺入瑱棄關走懷來依忠　上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
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先擊
可立破也遂率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
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戮委尸積滿道路宜努
力復家讐報國恩　上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衆
遥識之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即無不應皆喜曰我家固
安何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上一麾衆
悉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敗奔入城併余瑱同被執死是
役也惟莊得一軍獨全餘如孫泰並從忠戰先登頗有斬
獲靖難兵擇善射者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與彭
聚力戰各奮呼陷陣死大同守將陳質引西師來援不能

救進師當是時諸將按為靖難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自是懷來既克兵勢大振守隴平龍門上谷雲中諸將相繼降附大寧守將卜萬謀勇自負一心為國效死無恨每戰輒先驅靖難兵畏萬萬部將劉貞性巽不斷陳亨有二心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上用反間計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當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亦蒙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至即發其事貞亨遂執萬萬極辨不能自竟下獄並大寧已自坐黨似不能守矣八月朝命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率李堅等左右副

[illegible]

之同吳傑吳高盛庸楊松潘忠徐凱顧成等分道北征炳文兵次真定分遣將徐凱軍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節届中秋 上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戰歿忠來援松 上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縛張玉進曰兩 扼吾南路今先擒之可喜也但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願請自往覘敵還報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玉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 上善之曰吾倚玉一人足辦吾事師抵真定

王曰炳文不虞我至可由間道破之初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上厚撫之遣歸詐稱被縛脫還又言雄鄚破降燕兵且旦暮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併力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至是遣丘福以奇兵出其背而朱能率敢死士三千騎衝陣炳文大敗奔入城盡力固守李堅中槊與寧忠同被執斬獲無算併敗吳傑援兵炳文夙稱老將善戰滹沱致衂報聞遠邇震恐建文大有憂色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請擧兵五十萬四面並進對壘

[illegible]

且成擒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九月永平馳報言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餘衆併調各道軍馬進營河間大衆鐵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軍興賴以不乏計將大攻北平 上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昏克任事以敵十萬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決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乘吾出必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可立破也諸將曰北兵少奈何 上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

衆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與張玉謀遂東援永平旣至
高等果望風棄輜重遁追斬甚衆玉因言大寧去此不遠
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　上頷之十月議攻大寧諸將曰
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從取道至大寧且景隆必擣北
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上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
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
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
以大寧旣拔之勢趍之其潰不旋踵行亡撓詩貞若陳亨
知靖難兵至急趣援大寧時卜萬被反間下獄亨久已生
心又大寧被敵遂斬關寬附燕謂貞不意襲貞悔曰母長

斷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是時朱鑑獨力戰多所殺旣而
不支被縛罵聲不絕死大寧旣拔　上駐師城外以單騎
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所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
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以漸入城陰結諸胡併恩歸
之上皆許之旣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
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至此
愈盛自後大寧棄與朶顏諸虜其行都司遂于保定而京
師東北遂失一藩籬矣景隆聞　上在大寧遂帥師渡盧
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
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北兵還

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守
臣郭資及將梁銘儲儀顧李讓等日夜防禦輯將兵民輪
給饋餉世子嚴肅部署又夜縋死士下城刼南兵或遣數
十人遶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
兵沓擊敗之使自擾亂退營十里劉璟夜半渡河冰陷馬
斃璟力破冰跳躍岸冒雪走良鄉時裂破行三十里遇子
猶冀上馬奔還獨瞿都督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
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
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齊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
天寒冰結明日南兵雖欲攻城不可得矣是舉挽發拒守

多出廣孝策靖難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illegible]普飛
騎問廣孝條答附去並中機適以故內外應合[illegible]無失者
上至會州立五將軍各置副將分隸大寧兵衆計與景隆
大戰景隆方宵旦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休凡凍死
及墮指者甚衆　上諜知之謂彼虐用軍士人心皆恨刺
骨誰肯出死力以博一勝乃師壯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
救者連破七營張玉等請直擣景隆營列陣而進至城下
北平將郭資等先預設伏截南兵後至是城中兵亦鼓譟
登城大呼伏盡發急開門力戰表裏夾擊景隆軍不能支
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聞景隆

敗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靖難諸將稽首賀曰前臣等請先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筭奇謀料敵制勝無一不酹何其神也　上曰此適中爾嚮臣等所言皆計出萬全我所以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要不可爲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于言自此非平圖解南軍潰敗大勢已可知矣乃我　成祖猶克盡臣禮再上書自陳力辨廷臣所枉論入事且傳檄天下以歷叙不得已起兵之由嗚呼此眞聖王也易嘗有利天下之心哉故曰靖難兵大非得已也實由齊黃諸人激成之耳

顏季亨曰余小子竊矣無知最喜究心古聖人行事每于

[illegible]

問文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竟不能無疑且如身在醉夢間既而瞿然大覺曰得之矣文王意固在發也即體其祖古公亶父傳位季歷以及昌之微意也若我

太祖亦何嘗不屬意　成祖嘗與劉三吾密議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領之事遂寢然意終未釋封之燕夫燕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如南冀州眞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非離沙漠不毛廣斥馬牛其人不耕不織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猾之與榮特以燕府王之者固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也

及將崩或有言密授　太孫一篋封識甚嚴曰後遇大難啟視得脫靖難師既入勢甚急乃始啟之得度牒及髡緇立召僧剃髮出亡免患果爾則後日靖難氣象雖事在未然乃國師劉基必密與　太祖預有成算特在周文則纘行之我　太祖則默聽之爾以故武王亦纘受之而我成祖亦默承之兩者上下千古如出同心一主救民取殘一主除奸靖難總皆出自大不得已設令商季不至大無道安從有東征之師而齊黃不至太激變亦安得有南下之旅哉何以言啟變也初激于不近人情再激于腸骨剝關者情競切于與忠愛孰大于死哉　皇考病[illegible]

[illegible]

諸王[illegible]將至罹復勤使歸國益又甚焉憤懣坐心固其所也獨不念廟全盛之勢海宇未波堂構方晏即奉率尊勢重其必不因父喪以爲利起干戈于苦塊之間明矣何慮之誰也已則示人以猜而能謂人已平況大臣無將則誅周王骨肉至親耳罪止不能兢兢祇愼若叛謀未布聞也胡遽遣李景隆訊問景隆者又不能曲全其間反大索金寶以不遂貪忿故强坐不原逼一王而　諸王心戰矣相繼告變雖欲能爭卒成大故使諱咎哉御史韓郁上書何不聽焉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孝康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若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嘗念之未嘗不流涕也此皆堅偏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辱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擧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　燕擧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使不深察無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　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如此章奏極爲懇惻深切而建文不悟卒致滅亡天耶人耶即不然如高巍所稱　諸王分封星羅棊布比之古制不無逾當故多驕逸不法此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縱恣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察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后令親王告　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巍言果用可無靖難兵矣奈何黃大臣生事禍國躁削諸藩亦有動于漢晁錯計而卒用亡天下抵之廷迫恭古不虛后患盡趨亡之器豈

保定之才也庶幾若曾鳳韶侍班會　上以燕王自北平入覲馳皇道且不拜厲聲言不敬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余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蹇諤之聲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大天府爾妻李氏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嗚呼語有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鳳韶可謂兩有之即于國事無裨亦可一死塞責矣其餘死事大小諸臣肩摩踵接寧惟是鳳韶一人已哉或于城守間殉節或于聞變後自經或于產命日就戮比比實可勝數也悉爲敘列于後

靖難中案

景隆既從北平敗走駐兵德州銳意後舉我
成祖文皇帝諜知之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
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荊關
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時有河北將張倫勇悍負氣常
喜說古忠義事感薊州將馬宣曾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
死大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詣闕報國即命從景
隆軍景隆敗朝黃子澄曲爲隱護內不得盡聞反加景隆
官令高巍從之出師參贊軍務巍後上書言臣願使燕披
忠膽犬陳義禮既以禍福遊說往燕稱周朝處士臣巍謹
書燕屬太王其[illegible][illegible]擾擾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我
國家內有聖明君王外有藩翰聖治可待今大王張
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伐義
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舒解用是得奉明詔置死
度外求見大王如得盡一言即頸血污地所不恤昔周公
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先
戮奏聞或解去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至親猜忌之疑塞
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襟懷遠邈大
興甲兵鞏疆守任事者得籍口謂殿下假誅在班文臣實
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

之恐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
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即今大王據北兵
掩襲郡縣易若建瓴然興兵數月尚不能出蕞爾一區較
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將士卒亦疲矣不知信臣言上
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庶天意順人心安
不者執迷不悟傲倖悖事覬夷齊泰伯諸賢爲何如哉幸
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代悔何及
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誠生死不恩敢竭其愚衷若此
書再上不報攻大同益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荊關 上自
居庸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無算罷齊泰黃子澄仍留
京師二年庚辰夏四月景隆會兵德州夜清李號百萬與
郭英等進兵冀定以圖燕 上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吳傑等自眞定移
營保定期白溝河會集 上進至固安謂丘福等曰李九
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憤而自
用胡觀驕觀不法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
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不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
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不相顧徒多無益也
況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樂馳而分數不明往者
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不利逐之即敗而風行也

假其權敗彼靡失志喪氣至今寬疏魄奪夫將者三軍之
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兵械糧
餉適爲吾資爾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
張玉白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稱善是日即率兵渡王馬河駐營蘇家橋夜大雨平地
水深二尺軍士寢不能寐　上坐交床待旦凌晨渡白溝
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　上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
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落
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北軍屢却安收兵還營時景隆等
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踹馬丹炮碎人
馬遇之輒爛夜與北軍大戰　上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
馬伏地視河流以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後軍
房寬狼狽走平安善鎗刀斬都軍陳亨已得高煦帥精騎
數千合　上接戰兩軍相持南將瞿能引其子及精兵萬
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遂麾諸兵乘敵
後　上見玉等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吾後矣
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吾寡奈何宜退就玉軍
可以併力景隆等叫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上三易馬三被創三服矢都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
却馬瞿能幾及之　上急走隄登高處佯麾鞭若招後繼

者景隆疑有伏怯不敢前　上還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
風忽起折南軍大將旗士卒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俱
命通淵勝聚等殊死戰並殁于陣　上因命乘風縱火燔
諸營踏河者于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
輜重萬萬計斬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北兵又追至月漾
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內遣中
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復四
月復賜之至是又盡爲北軍所奪景隆素專恣紀法不嚴
號令煩數識者以爲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
如莽過者悲焉是役也徐輝祖奉勅帥師來援獨得全軍
以還先是靖難兵起選募諸勇士楊本精騎法在所募中
會吳王撫軍本請登將臺觀兵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皆
不見王駭而問之本曰此水遁也及歸師北向本常持一
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屢取勝景隆
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今日譬之一國
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大
畧謂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
今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子燕地陛下憐其舊臣
宿將不忍加刑徐輝祖往燕亦復虧喪士馬陛下召回仍
命教場操練李景隆進其喪失兵馬無限朝議責問乃歸

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
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當自保舉用仍特命親
王爲監軍疾馳直搗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奠宗社于泰山
議甚恍切不能用本遂齣孤軍獨出無繼被擒擊北平獄
五月靖難兵攻德州景隆復敗餘不支奔濟南遂克德州
併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歸坐明倫
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
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省文靜聞靖難兵入濟陽
量父必節死預遣人求父遺骸竟得之歸葬省子禎判夔
[illegible]學行俱優善建
[illegible]
[illegible]諸生亦素懷忠抱義[illegible]命即詔至思賢堅臥不起迎頊
之召其徒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舊君位哭拜如
禮遂見執死于道論者美二公不過廣文先生無城社寄
託當日自將相而下各繩以大義何暇毛瑣及二公乃從
容論諭乎格生徒一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蓋亦一
時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教化之明効也不然胡以蓄厚而
騰茂若斯夫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不終幾爲後世姍笑
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時標貞千載建文若增
而重焉嗚呼亦既食其報矣景隆既敗奔參軍高巍自拔
南歸遇督餉大參鐵鉉于臨邑相持大慟慟已方對酌端

午復悲歌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趨
入募兵併集潰亡士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　上率衆攻
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益急鉉巍偕盛庸等悉力
防禦大挫北兵　上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
王論荅射請罷兵賢寧即濟陽學生素受業于王省者也
時猶在濟南城致特作論以荅之省之感化如此　上不
報命其下隄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恐鉉因無恐乃詐令軍
民出降　上大喜下令止灌鉉伏勇士急開城門俟
上入隨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上窘甚大怒
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
[illegible]
鉉每出不意縱壯夫襲擊北兵皆破之　此備禦甚得其所
出然圍終不解乃潛等計請和以怠燕卒得[illegible]前行
見　上濟南軍中　上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辭
命下獄尋釋之秋七月平安率二十萬衆次單家橋欲分
兵出御河奪燕餉舟開高燧出軍艮鄉遂不敢進　上圍
濟南日久城極堅百計攻之不下　上不懌姚廣孝進劄
曰師老矣請暫解以圖後舉遂舍之南去鉉庸等奮力合
兵進復德州勢稍振來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
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
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

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
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
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
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
躡之大叅公舘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
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
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
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激之以主待客全
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進賦慶歌激發忠
義以爲後圖 上聞盛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庸兵
[illegible]
爲備乃佯詔征遼東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請問曰
今當遇大敵而勤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卒不堪此行何
意 上屏左右密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德州平安吳傑屯
定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犄角足爲吾梗德州城壁堅牢大
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定急未得下獨滄州新築凍土易敗
我乘其不備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可旦暮得兵貴神密
聲攻遼東者使彼懈不爲防耳玉叩首稱善遂循河而南
渡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皇收築
具出兵拒戰敗績入城守北兵攻破城東北凱等皆被擒
械赴北平時濟南捷報至京師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

軍兼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
軍務召景隆還赦不誅夫景隆怯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
遁召還京即須刻論死尚不足以償數十萬人之命何所
顧恤不以膏斧鉞乎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
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
之不聽憤激痛哭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
先伏誅子澄復拊膺慟哭曰誤處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終不聽冬十月平燕將軍盛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
安叅軍鐵鉉等督兵北進庸駐德州靖難師發直沽之册
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 上自率衆南行庸兵襲
[illegible]
其後不克遂至臨清軍館陶掠大名聞庸軍糧餉轉至汶
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其營東昌道先鋒孫霖營滑口北
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霖走唐禮被執進攻東昌庸誓師勵
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北軍方恃屢
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併以數千騎繞
出陣後庸麾兵圍 上數匝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殊死
戰 上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攻戰是
時督率胡騎擊南軍東北角于是西南抽兵漸薄能潰圍
而入竭力死鬬翼 上易服督羅馬以出張玉不知
上所在突入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北兵爲

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噪擒斬萬餘人非兵遂非庸趣兵追之復多斬殺越日再戰非兵又敗步卒先走庸乘勝追擊僵尸盈野非乎震動始庸鉉聞靖難師至先精練軍伍重懸賞格盛備安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渊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非兵敗走時 上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兵至獲庸部將數人而去靖難兵退駐館陶庸遂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衰氣矣既旋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如失吾左右手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蓋玉嘗語麾下曰爲將當臨戰戰死能流芳汗簡今其言果驗故爲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三年辛巳祭陣亡將士張玉等 上自爲文祭之涕零如雨自號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 上憤恚殊甚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玉戰歿後軍旅之事一以諉能能力勸整軍再進 上慚恧且有憂色廣孝曰前固已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上遂命召募勇敢士謂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兵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駐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 上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效況彼軍相爲聲援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救勝負未可知也今眞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先來擊者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軍分兩陣賊聞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 上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懸于頃刻雖百步敢不能救況遠至二百里耶爾等勿懼試觀吾破之庸出兵德州至單家橋營于夾河結陣甚堅非軍後至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强弩戟盾固而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非軍率衆半薄庸陣終不可動非軍步卒攻左翼騎兵搗中堅庸始揮部將莊得力戰斬非將譚淵非軍小卻 上更以勁騎出庸陣後乘暮掩擊得偕驍將楚智並被執不屈死張皂旗尤僄鷙力挽千斤每與靖難兵接戰輒麾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非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追虜各斂兵入營 上以十餘騎逼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朝廷有旨無使余負殺叔父之名也 上既還營復嚴陣約戰非軍東非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相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間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非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非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相枕 上追奔至滹沱

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未免
輕敵謂此舉必破燕將士咸携金銀錦繡曰破北平張筵
痛飲至是盡爲北軍所獲眞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
橋與北將薛祿大戰祿馬蹶被擒脅脫縛拔刀斬守兵數
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安軍初安又與吳傑約合兵盛庸
協戰比出眞定聞庸敗乃還　上謂諸將曰傑畏怯固守
怯爲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
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
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眞定城中報云北軍各散
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渡
沱河距北軍營七十里　上聞之大喜夜趨兵渡河諸
將以時日不利爲言　上曰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遣騎兵
迅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遂進與南軍遇藁城傑等
列方陣西南　上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縻其三面悉
精銳攻東北隅復自以驍騎衝滹沱河繞出陣後傑發火
弓火弩射　上矢集旗華發于蝟毛竟不及將安于陣間
縛樓高數丈登望見內軍勝殊喜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上望見安樓疾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隨
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大亂追奔抵眞定城下俘斬
六萬餘人南將鄧戩陳鵬俱被執安傑入保眞定南兵來

降者悉得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　上遣人送所建
旗回北平諭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
顏季亨曰余書生觀　國難紛紜殊憤激遂企慕高不危
以處士上書高義願披肝裂膽矣除　得悉被因處而其
心焉以故乘間翻閱史書皆揣摩用兵之道其間出没神
奇轉移變幻如疾風迅雷莫可測識固知了了于心者亦
必不能了了于口與手若夫最要關鍵大都兵貴精不貴
多兵在將用之善不在衆何以故天下無不勝之兵而有
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雖衆庶足恃也取擲文眞定之役
以三十萬[illegible]河之役以五十萬又敗矣
萬不爲不多矣[illegible]果足恃乎
將貴推務集兵不知選將[illegible]豈爲得策是故善將
兵則我　成祖操入百萬士而與不善將兵則敗李盛庸
輩前後以數百萬衆而敗走衆之屢戰屢挫浸里于亡者
豈有他哉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夫盛庸終雖敗績然
亦數有戰功炳文一戰挫衄猶未久在行陣何物景隆以
索金寶糜周藩致起燕釁子澄豈不稔知之乃薦爲大將
罹大誤軍政景隆眞一趙括　成祖方幸其來而子澄正
中敵人之所幸善謀國者固如是乎嘗曰靖難諸將張王
善謀朱能善戰非卑卑景隆可比乃　成祖神謀天縱獨

斷力行欲往援永平諸將白以北兵少則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欲趨攻大寧諸將議旋師則曰弟行亡捷計師進固安則謂諸將爾等但彌兵秣馬聽吾指揮師出眞定則謂諸將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諸如此類未能殫述四載行軍問誰事不出自聖算者乎無有哉建文則日與孝孺輩希古道弄柔翰注思講學恬武競文往往親縉紳而疏介胄一切軍國大務視若等閑悉令方黃决策盡以屬之景隆其以敗衄報者數數矣乎澄秘不上聞反令督兵如故寵錫加官寃竟辱國喪師無過小召兗局致使武臣兼弁憤憤不平寧[illegible]無苗臨陣並必身[illegible]

[illegible]

者可以千計至砥柱潰流增國壯烈自謝責馬宣朱鑑張倫數十輩外又幾何人嗟嗟一時內外文臣懷忠向化非不踴躍致身趨死如鶩凜凜著亢節者無慮彌百數甚振古一創見焉亦奚補于興亡之數也我 太祖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是時左班不得望恩幸且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修誥章兢兢奉明旨而已上下十餘年專意右武而干城爪牙相繼輻輳歸命各爭先出力願效死以集事勛名爛然可親者視此爲何如哉兩朝相反曾不甚遠文武離合感化頃異信哉人主意有所向焉下者環而應之捷于鼓桴神于踴化有然乎然而莫識其所以然者耶此猶平日感召者此及兩軍對壘關係匪輕將士生死懸在須臾家國興亡决之呼吸此何時也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乃亦狃于不忍殺叔父之一言自夾河戰後、成祖直抵京師無退計或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衆皆相望錯愕莫敢以一矢石相加建文啟之也內兵心忌北師膽張此急而彼督此暇而彼堅又何俟接戰覘勝負哉夫不忍叔父蓋自忍也與宋襄之仁義何異若欲勿殺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巳之讀史至此而不啞然笑失聲憤乎其時在廷諸臣獨不出片語相難何與雖然建文之不終、成祖之得難莫非天也即于歷之

[illegible]

爲景隆與景隆之屢敗並稱誤國亦孰非王蔽履霜以繁相靖難之成與如猶曰誤也非天也則白溝夾河齊城三大戰靖難皆有風助之異先敗后勝天意所在不見而章南北成敗之形于兹成矣噫昔漢高以大風而脫睢水之圍武 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之績從古帝王之得天下何者非以得天爲本哉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故子澄景隆輩之誤國人也亦天也

靖難下

建文遜國激變起自齊黃無愚智皆知之第罷黜其官果足以彌靖難耶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即二人亦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而甘心焉可也如漢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乃一聞景隆北平之敗遂罷齊黃官仍留京師此名逐而實留之欺遠損重國體已傷及東昌小捷又召復齊黃官仍預軍國事無何戰敗夾河又敗藁城復竄齊黃諭燕罷兵靖難師掠順德廣平次于大名我

成祖文皇帝　上書請稱臣藩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泰子澄誣臣大惡激上深誅發兵[illegible]以身捍臣[illegible][illegible]號天籲神[illegible]夫小挾賊[illegible]起臣[illegible]父子俱[illegible]辜之戮而今　陛下受權殺親王之名被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推鋒臣亦不敢用爲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　皇考所生養而奸臣一旦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何罪比聞泰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恐其言亦或有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况人乎書至建文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若遣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橋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使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建文稱善立命孝孺草詔令薛嵓賚至北軍又作宣諭數千言刋印萬紙授嵓令散北軍諸將士嵓見　上曰朝廷語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　上叱曰寧匡此尚誰欺嵓惶悚不能對左右請殺嵓嵓戰慄伏地　上曰天子命使也令護嵓南還當是時內外益猜勢不相釋奏論雖來其屬[illegible]出兵撓北平餉道[illegible]遣武勝上書再言南將擅擾餉道與詔書相背馳有以中臣將士所疑孤臣父子所恃幸等語建文覽書歎曰燕王本　皇考母弟何以用兵爲召孝孺諭意對曰今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况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幸無惑其言遂聽之下武勝獄靖難師遣別將李遠等南掠餉道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燒掠隨至沛益甚前後燬舟萬頭糧無數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漕卒盡散去守將袁宇率步騎三萬邀擊中伏大敗脫身獨走京師大震軍興以來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竭大有支吾之苦靖難兵掠彰德守將趙清禦却之非兵日

援城下譙樓清出兵追之輒引去城中乏薪至屋炊 上
遣人招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
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 上悅清言縱其
攻平安率兵攻北平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擾耕牧世子督
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 上召將劉江問策江慷慨
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兩
處顧得徒圍走不定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 上喜
賜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
決圍二次砲響則進攻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願君
入城中既而救至則[illegible]自備宜令單士[illegible]
[illegible]
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爲殿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
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敢走還眞定朝議
遣張安將燕世子書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邸中
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與世子不相能內臣黃儼素奸險
亦惡于世子儼方曲事三郡王佐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
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請曰燕父子兄弟可得
而間也用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 燕王必北歸 王
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建文領之至是乃令孝孺作書
許王世子燕地命安賚至北平世子得書不啟封押安與
致軍中三郡王及儼先已馳使合告世子且反 上疑之

謂高煦對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
幾殺吾子大同守將房昭引入兵紫荊關掠保定駐易州
水西寨約期進攻北平 上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留將
孟善守之即渡滹沱河眞定稗將章諒率兵餉饋援房昭
北兵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時昭兵糧將足兩軍
相持急不能破圍暫解水西圍并力攻定州平安進攻北
平不克還次眞定遣將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
寨 上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北兵潛出英陣後
合戰英琦被執昭蔴脫走遂克水西寨師還北平時靖難
兵已起三載所得不過永平保定數郡縣至此中官出使
[illegible]
以約衆甚嚴往往奪氣有密謀北款約爲內應者說須直
擣京師天下可定 上以爲然既正位內臣多次第擢爲
遷藩鎮守悉以是故四年壬午靖難師復南下廣孝送道
旁言江南有方孝孺學行貫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殺之
恐斷讀書種子 上心頷之師破東阿及東平守將彪墮
被執吏目鄭華死之而華以行人本使川廣有令名元年
詿誤謫是官兵起極謂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必何
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妻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
州長貳知北兵薄城悉棄走華獨率吏民遏城守力不支
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死師攻拔 上執將薛鵬所過

邑皆歸附沛縣令顏伯瑋集兵民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
兵既沙河轉攻沛遣使請徐州告急不報度不能守令其
弟珏與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兵入東
門守將王顯迎降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父子忠孝）
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以從縣丞胡
先悉葬之南關外主簿唐子清得民愛與史黃謙果敢能
戰（皆是忠臣）下並被執不屈死之同時有獻縣令向朴當兵荒後閑
勸撫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獻無城又嘗
兵衛朴直以忠義鼓激民心後力不足復即縊以死（忠臣有素）師攻
徐州復進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遇騎之甚衆逼
[illegible]
淝河安遂至淝河[illegible]乃斷餘餉
道復攻蕭縣鄭恕爲令留心撫字至是死之（又是不忘臣）安出運糧
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北兵合戰斬將陳
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真（聞）上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
每戰衝敵一以當百安騎驍圍其數匝斬之[illegible]
將兵兩却乃力自督戰安操長鎗馳追幾及之忽馬蹶不（王騏大呼）
前北將王騏躍馬入陣援去（何不見機）時安軍營小河南北兵據
小河北徐輝祖率京軍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
北軍以大震恐復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南軍再勝斬其
驍將斬將斬州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斌一死

諸軍益懼會大霧各歛兵還營北將議旋師朱能獨按劍
奮厲曰（壯哉）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
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兩軍對壘
日久　上不解甲者數日矣淮上蒸濕暑雨連作諸將不
敢顯言還北平請退小河東就麥觀釁而動鄭亨亦力言
渡河非計　上出令曰（兵法）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
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祇取敗辱然敵久乏糧士卒飢窘其
心已離截其餉道可以坐困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
緩當日議論不一因有傳語京師言（朱能動進輝祖召還）靖難兵北歸者朝議
京城不可無兵（北兵敗之机果于此夫）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獨
[illegible]
平安營于靈壁會北軍遮其入運餉道高煦伏兵林間安
率馬步六萬護餉來至殺北兵千餘人　上麾步軍橫擊
斷爲二遂亂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北兵復數千卻之
高煦伏起　上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
三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次日北軍三震砲攻營福軍
誤（妙）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俱滿
營遂破是將督餉官王資偕諸將兵敢輜重芻糧委棄狼
藉不能獨完與安等悉被執大理丞彭與明亦在執中衛
憤甚（不知所終）裂冠裳棄去宋瑄先登敢戰斬首數級諸營敗猶格
鬥力屈死福單騎脫走餘縣侯善等縱使南還性善嘗爲

先容備道請見迫切芹曰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
士之風請俟月朔會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
義芹曰此士子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
問今日急務芹出袖中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
皆戰守制勝之策善至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臣訓練
民兵相約勤王爲麾下許千戶等縛獻　上詰曰若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選任寧波府縣峻
靖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瘞羹
太守靖難兵至江上遣多方料理造大船取海道勤王[illegible]
[illegible]吏卒朋謀爲所縛[illegible]開門[illegible]爲尉[illegible]
[illegible]
欽州徵賂耳釋還田里又有校尉同知素忠勇勤王詔至
楊募死士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後磔于市北兵既入
儀眞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至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
兵幸至相與決擊江上北軍不長水戰事未可知乃以
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如靖難師議和請割地分南北　上
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時六月酷暑
也有樂平令張彥方糾衆勤王爲燕游兵執至本邑梟首
暴死譙樓殺旬如生面無蠅集皆以爲忠貞之報靖難師
至浦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　上欲且議和與還會高煦
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按甲伏鞍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

于是高煦殊死戰　上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內遣
將陳瑄率舟師往援庸不戰來降少司馬陳植督師江上
麾下海將謀迎降金督將爲首植責以大義竟爲所殺金
率衆奉迎自陳邀賞　上命並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葬喪
葬之白石山北軍得陳瑄降遂渡江庸率海艘出戰高資
港嚴陣以待　上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
來降初黃鉞言始驗鉞聞姚善死登琴川橋西向再拜泣
善泣數行下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
死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尸不得經
數日尸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衾殮猶不濱竟殮
[illegible]
程英之福文瀠早青鉞與福共學人多稱福有古行義
靖難師至龍潭寥昇與家人慟哭自縊死朝遣李景隆等
至軍中請和分地諸王守城閉景降詣軍但伏地稱臣述
天命推戴辭謝納款　上曰不得奸臣吾必不已歸者言
狀建文集羣臣大泣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
京城待援逐不決輝祖等分兵出師禦戰遣入齊燭書四
出召援兵爲北騎所獲靖難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
覘虛實　上親督兵直至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門谷王
登城望見麾蓋輒開城門迎入守卒葵翊大慟而去建文
子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始溝金川增壽即謀迎降

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含憤例冕及
大理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
不聽至是乃始大根手刃之欲併誅景隆不果冕勁直有
才既廷赦誅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即改節必不為
時用徒自汚耳遽自殺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
不能食亦尤死稱永豐雙烈焉　大內火建文以崩聞皇
后馬氏舉崩城中如沸建文命避不知所出諸內臣譁言
不如遜去亦聽欲自殺一宦捧　太祖遺篋至曰吳受命
與大難則發篋之得楊應能名度牒及冕緇程濟曰數也
何奈何靜推有僧走免雖再[illegible]名王錄[illegible]洛路為建文剃
[illegible]
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年嘗從隨建文至南
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濟初以翰邑人為岳池教諭
岳池去翰邑數十里濟兼食翰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又
嘗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議謂非所宜言繫將殺
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囚臣至期無兵臣以妖
言死未幾燕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為編修充軍師護諸
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封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
夜潛祭碑人莫測所以後上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此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

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亞椎脫處得免濟原與同邑高
翔並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有
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
招濟同見濟曰我願為智士也時　上召翔翔衰服入見
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兵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
令世世罵翔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
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建文既遜位安王楹及文武百官
奉迎燕與勸進　上遣人布告天下各省召募丁壯番侖
解散復業郎御史給舍葉希賢梁田玉等四十餘人相與
絕城通[illegible]朝御史歿聞　上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隱
[illegible]
往有傭販自活歸寂自居者南京故老固言建文已歿廣
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于衢者輒拂其塵土置
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懷忠尚義者雖相
接其鳥舉雲匿如雪庵和尚名暨不留姓走順慶之大竹
善慶里里墟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游往來
白龍諸山山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
景賢豪有力亟為寺以居之和尚晰夕誦經山中人謂且
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
不可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讀楚辭時
時買一冊袖之登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

于水投巳輙哭哭巳又讀終卷乃巳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飲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輙飲客無客即拉樵牧豎共牧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巳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不甚工然意氣溢發能感傷人或曰和尚曾爲御史是時聞變竟秘跡以死

有河西傭當靖難師入金陵披葛衣走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冬極寒傭常衣葛衣過河西依莊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貿羊裘被面覆以故葛衣葛衣破[illegible]竟不肯脫夏裁麥著布布即新故葛衣輙覆其上傭錢稍[illegible]

[illegible]補鍋匠在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謝錢但令負擔從有後至者即令先學者去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索錢錢稍積還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弟買酒食自酣飽一日于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巳復相持哭哭巳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片語但見其語巳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馮翁亦在夔以章句教童子能作詩詩成輙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俟即劃去前後所題詩亦遂去兩人並不知所終東湖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聞　新皇帝登極駭然問曰皇帝安往或語之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上榜收左班官員曰奸臣以方孝孺爲首練子寧次之孝孺即克勤子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洪武時以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越數年又以薦召至曰今非用孝孺時建文即位凡將相大政輙咨孝孺每讀書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王叔英初嘗與孝孺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左右輙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遜位後　上以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召草詔自獄衰絰見悲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過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子固在　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此朕家事耳置之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投筆于地大罵大哭　上怒曰汝不顧身獨不顧九族乎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　上震怒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月罵聲不絕門人廖鏞與其弟銘拾遺

骸葬之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後被獲論死劉
政亦孝孺試畿輔所得士曾喩以鳥中孤鳳志喜比時亦
慟哭不食以死相報魏澤以尚書謫官寧海當捕方氏悉
力保護周旋使得有遺育謝文肅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
之力也劉端王高並坐縱孝孺匿樹陰劓鼻而終　上命
孝孺草詔不得改命樓璉璉惶恐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
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
耳遂縊一夕自經死練子寧名安方靖難師將至京周是
修上書陳說國家大計指斥用事誤國用事者怒共詬挫
之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臣是
[illegible]
縛見上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
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是修常曰忠臣不以
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
不果因是以建言遭挫折屹不[illegible]從大應天府學自經
死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勿問瑛原爲北平按察使以僉事湯宗曾言其密
受燕府金錢有異謀被建謫召還後修怨窮治建文諸臣
多坐夷滅恨宗論死同時余逢辰亦遺書戒其子自分必
死果泣諫死之時齊泰弃王叔英曰泰二心矣急欲燕至
詰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泰被執族誅叔英知

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又題其案曰生
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從自經于
玄妙觀銀杏樹下道士盛希年收葬城西五里地二女赴
井死黃子澄避姚善所約其航海言辭以藏身守土義當
與城存亡公朝臣可四往嘉召國與從子澄遂去被執責
問不服族誅之併戮戶工兵禮刑卓敬郭任鐵鉉陳迪暴
昭等五尚書初建議討諸藩悉不及燕敬獨密奏　燕王
智勇超絕且據𫟪地宜徙封南昌後又不奉迎　上怒欲
殺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諫徙
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猶居下
[illegible]
流金陵加其特[illegible]取物使敬言誠用豈有今日敬遂死
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泰
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上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僅得
一卓敬任曾奏天下事先本而後末今日儲林栗以備軍
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除惡不務其本非上策
也且兵貴神速苟持久忍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　上素
惡之故加誅鉉有濟南大功北師既入京城鉉尚擁殘兵
駐淮南大感憤欲自裁未及已擒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
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磔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迪始
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上召迪詰問

廸慢罵不屈與子鳳山冊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
呼曰殳累我廸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啗肉食
廸唾之益肆斥遂俱凌遲死𤔡頭侯來保拾遺骸歸葬贈
曾爲北平採訪使力請備燕至此以兵入出亡被執見
上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不絕罵至斷頸乃已瑛請追
戮建文貴觀諸臣上不許觀初頼敍受學元貴嘷嘷死
節觀益砥礪 上舉兵索齊黃時觀官侍中在廸文朝與
吞詔極其詆斥已奉詔募兵上游倂督諸郡勤王至安慶
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
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白翁夫人與兩女同被執有象奴
[illegible]
得之翁持釵鋼僞使[illegible]者沽酒殺夫人遂急攜兩女李家屬
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知建文已遜去即
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中籍其家慈幸得免
追戮 聖澤及枯骨矣 上臨朝詰責建文中變亂官制
顚倒太息曰若此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
紛紛爲又謂張統卿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視時政有異
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后堂死同官毛太
亦死陛塞義代統爲尚書命盡改建文諸例并復洪武之
舊義從容諫曰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
聞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從其言先有星者言文曲犯帝

座甚急一日早朝都御史景清獨緋衣入意欲犯駕命
收之得所帶劒清曰方禁諸臣俱已就戮我獨奔走侍朝
不忍即死者爲此耳今事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噀
血御衣 上大怒命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靈迭
見族其家已又時入殿庭爲厲又命藉其鄉轉相攀染謂
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上淸宮三日詰詢建文所在宮人
指后尸應焉 上遽出尸燬燼中伏而哭曰小子無知乃
至此乎用王景議葬如天子禮因大封靖難功臣陞賞有
差
顏季亨曰生死[illegible]武穆丹武臣[illegible]
[illegible]
難也況文臣乎獨建文時殉節諸名臣儼然死爲要義
高其高飛遠舉者又毋論已考之國不能悉記之亦不勝
書然一種凜慨激烈之氣宛竟可磨滅余嘗歎稱竊悲
詳爲叙列云亦豈能遂無滲漏哉若侍郞王艮曾專職翰
曹問燕國人罪從末減以故左遷靖難後詔召艮欲用之
也艮躊躕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
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艮食抱其子
欲赴豎池旁自投池死艮殯妻畢自列薪于戶囑遺幼子
匿它所遂舉火閤室自焚死徐屋全家覆沒京師悟不爲
意義槩侃然杜門終老給諫龔泰聞 上渡江與妻訣曰

事至此我自分死爾若携幼稚歸不則偕溺井無辱也被
執以井舒得釋自投城死修撰王艮憂不食自經死附門
涕泣不已服毒死御史董鏞忠事建文諸同官有志節教
忠若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輒露章劾之遜位後
爲衆所持論死知府黃希范以政令嚴明士民信服北兵
入京素服不治事後籍其家鳳陽守將孫岳嘗北師初起
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戟咸有法列寨淮
西水陸有備北師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剛門不守岳
猶堅守中都被逮宥死戍置海南谷府長史劉璟嘗至燕
與 上奕璟勝 上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
[illegible]
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至靖難敗走還家養
疾後法官希旨論璟逃叛逮至猶稱殿下詔繫獄辮髮自
經死人咸稱劉基有子前此皆有官守者也生員高賢寧
被執 上聞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
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
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然猶讀書知大義如龔翊羅義備
福不過守門戍衛諸卒耳翊聞變大哭後周忱兩薦爲官
謝曰翊仕無官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竟隱終身義以
靖難兵動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 燕王書言
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

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
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福原衛燕山後
調雲南卯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
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福苑有
姿色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
官有問其支欲委禽問所自來剛日此節孝婦安可犯六
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蒲因取以織席售之養
姑相繼以壽終終後蒲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葬其居爲
庵名崇孝焉是三卒猶在建文未遜位時也程濟者精數
其身從君逃難至[illegible]觀其志寔志親志身之忠[illegible]
[illegible]
是當時同事高翔以我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賴考之昔
亦不得免濟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遺迹于物外
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眞心之最忠應之最速所全最大
乎然猶臨難從行不得不然者也事往矣將過矣即存患
心亦且灰冷矣尚書嚴震直奉使安南至滇中見建文悲
愴不食吞金而死太監吳亮爲建文中官後建文歸寓大
興隆寺朝廷使亮審問一見即曰汝吳亮也亮否認曰
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舐之寧
遽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此輩猶等臣
耳非親也徐輝祖係 上妃弟即畧致推戴固宜而堅執

不局恬然趨獄一何決也于建文爲純臣于中山王爲令
子矣故 上曲從寬政使得病死以全輝祖之志而弗奪
其爵以報中山王夫輝祖不負建文人知其忠而且不負
中山王人莫知其孝之大也顧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寧惟
是輝祖一人哉侍讀唐愚士以父肅仕金陵嘗遍游公卿
間得方孝孺薦召爲官迨肅謫死臨濠奉喪歸葬求父遺
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搜錄什襲時時伏讀[illegible]
凄切聞者皆掩涕蜀王教授王紳痛父禕遺骸未返丘隴
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其死所仰天一號幾絕
演之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初上言父死節狀降制贈學士
[illegible]
諡文節國興以來父臣有諡自禕始是後痛念父殁食不
兼味子孫遵教凡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子孫相承數
十年不變若此者孝以濟忠者也更有王達曾爲大同訓
導過北平私自進謁 上大喜禮達後又姚廣孝力薦累
陞侍講 上嘗問過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
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無何達恩服銀屑死嗟乎達亦
非回顧故主曲爲掩護乃建文眞可與爲善者也爲太孫
時有陳理以子弑父逆坐大辟 太祖命太孫處分盍理
父患火症抱病經年庸醫誤認爲寒投以附子服一藥而
斃繼母素惜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詳審其實

爲之平反一日邏者獲七盗已定罪送太孫覆審即疑首
盗非眞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盗也是
夜謀劫商舟遂强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得其情釋
之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建文以見貌
辨色雪兩人之奇冤誠得之矣何獨于詩書所稱繩其祖
武監于先王全不究心今日併州縣衛所明日更官制勳
階不四年間悉取舊章而紛亂之此豈應天變之急務耶
時艱之長謨耶君無益成敗之數而秖自速戾招尤錢塘
靖難之師得執以爲辭又何利而爲之耶咎在慕古之過
也善法者師意太祖經理多年百度貞確何遽不如姑循
[illegible]
驗然變更乎說者曰後世民殘于多牧祿糜于冗員重以
中貴出使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固有足采抑不思當其
時則何時哉南兵屢替北師漸逼干戈倥傯日不暇給國
勢危如累卵矣而猶以改更制度爲事曾不少休揚揚若
無事時昔人燕雀處堂之喩其建文君臣之謂也事迫勢
蹙無可如何則惟有罷謫齊黃諭燕息兵及致書世子間
其骨肉二策夫以 成祖料敵如神明燭萬里豈其爲區
區淺術所眩自弛備禦而使敵人得乘其敝耶必不然矣
且誘子劫父益見計出無聊急而走險先以逆敎天下耳
幸事不成成則貽羞萬世孝孺生平守正動軌聖賢何相

背之戾也顛沛必于是其謂之何顧孝孺成仁取義之死
靡悔有斷然不可泯滅者可以無罪不牘惟是泰奔齊德
子澄奔茹蘇問難曰徒死無益不如它之以為後圖噫嘻
怕死耳何後圖之有泰子澄可無奔也仰天椎心向闕大
慟曰臣不應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佩刀立自決
其庶幾乎被執然後死雖云不屈陋哉晚哉悔何及哉是
故亂其紀綱乃底滅亡非盡君過臣實與有罪焉若我
成祖則誠聖王也既登極後命蹇義悉革建文諸新例義
從容為言遂嘉其忠實或有諸以不忘建文者不聽可謂
公與虛極矣又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徧
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問諸臣曰爾等
宜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貫實未有 上曰爾以
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
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
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
曲自遮蔽也尹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當陛下呼曰臣
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檢有之曰火燒頭鼻從
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
死鐵習禮名在練黨以赤衆建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
告揚榮榮乘間以聞 上祇慈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

用之矧習禮乎時以廣孝將殺之和尚且于孝孺一人亦
深勸 上以勿殺謂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
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因此類推我 成祖故多曲
赦如宥昌隆習禮輩者遂不一而足也我國家二百餘年
以來休養生息以至今日士安于飽煖人忘其戰爭孰非
我 成祖與廣孝之力所貽焉以視建文君臣不大相徑
庭也哉雖然仗節殉義之君子死于其時者亦多矣承顏
則爵賞刻期拂逆則誅夷立至而人各有志往往甘死如
飴富貴若浼我國朝天下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不多見
云

征交阯錄

上既登極爲永樂元年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
所弑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詐稱陳氏嗣絕蒼
爲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其請封爲安南王踰年甲申八
月老撾送伊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季犛及其子蒼
弑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
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廩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告急
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給衣食留之
十二月安南遣使來賀命出天平相見使者識其故王孫
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亦責以大義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初胡蒼言陳氏絕彼以甥權理國政請
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僉曰陳氏以甥得
國今蒼以甥襲之于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王篡
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共憤也臣民悉爲
蒙蔽則一國皆罪人如何可容乙酉正月遣御史李琦等
賚勑往問胡蒼俾悉其篡奪陳氏之故以聞夏五月安南
遣使阮景眞等隨琦入朝上表謝罪迎陳天平歸國　上
未知詐以丙戌三月命廣西僉臣黃中等率兵五千護送
天平還安南時大理卿薛嵒諭廣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
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

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蹈中遣騎前覘之
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望塵相屬于道中以爲實遂從進
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
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寇且十
餘萬衆鼓譟動山谷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
得前天平與嵒皆死中等不得已列兵還事聞　上震怒
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即恪奉明旨尚難輕宥
矧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故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
誅兵則奚用度用師幾何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
之師天下無敵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師之多寡惟命
上遂決意興師命能爲征夷將軍張輔副之統大軍由廣
西從思明府憑祥州入沐晟爲左副將軍調四川都司選
卒七萬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由雲南從臨安府蒙自縣
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戡功併勅合用糧儲須預
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得後期秋七月大發兵誓師能帥二
十五將軍督兵八十萬分道進發師驗慶賞　上謂侍臣
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第
慮氣候非其習耳冬十月朱能果有疾留龍州輔等率師
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界前哨破隘留雞陵三關賊
敗走輔進陀片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並架橋新福

縣駐營時賊恃險東西都及宜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
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
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于富良南岸
緣江置樁悉取國中船艦列置樁內諸江海口每下樁木
以防攻擊使我軍不得傍近水陸拒守賊東都備禦亦嚴
且設象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亡何朱能卒能驍
捷大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鬭以一當百敵皆辟易訃
聞上震悼極其悲愴即命輔代將督兵進討輔等遂自
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會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
林江左副將軍沐晟兵由蒙自
[illegible]
經野蒲斬木通道遂涉大軍鋒鋒猛烈擣華關隘賊潰散遂
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濮湧寺沙异舟夜出洮水步騎夾
之遂渡富良江會合輔兵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
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
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
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名在此
一舉先登者賞不次于是將士皆鼓躍用命期夜襲城欲
然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遣部將黃中蔡枚舁攻具過
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等先登以刀亂砍
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號響城下將士各奮勇繼

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破其堅
壁賊復巷戰列陣相拒驅象當前輔以畫獅蒙馬衝突異
之而前象見之皆股栗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陣
官軍長驅而進覆其巢穴賊衆潰亂追至傘圓山賊死者
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所屬州縣
悉次第詣軍門降丁亥正月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
萬劫江普賴山等處又敗黎賊于木凡江斬獲溺死者各
無算三月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亘十
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
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遁都將黎升等遂以舟師
[illegible]
擊之賊大敗殺戮甚衆江水爲赤乘風長驅至黃江直抵
悶海口大獲賊舟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進去輔等以
捷報聞者數數矣至是奏官軍蒙聖諭安南平定訪求
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敷陳情悃謂
當黎賊篡逆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
安南古本中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掃除殘賊再
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臣
伏討黎賊父子旦夕成擒郡邑既平宜有所統陳氏既絕
無可追尋必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州郡撫輯其民奏上
羣臣亦以爲請上曰俟黎賊父子俘獲而後處置輔因

明土人莫邃等爲嚮導分道窮追師過清化府磊江城賊
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
涉淺瀆晴久水涸賊棄舟遁去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
而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
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又收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
輔乘勝追之又敗之日南州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
生擒季犛併其二子蒼澄交南悉平得郡邑一百三十四
戶三百一十二萬　上議復古郡縣署交趾都布按三司
秋九月輔晟等遣官費露布檻送黎季犛父子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責以弒王篡國僭號紀元之罪竟不誅
[illegible]
肆詔付獄肆貴[illegible]以[illegible]及陳[illegible]
軍[illegible]兄[illegible]將士功罪建授至資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
節適洽陞侍郎福以尚書總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即以安
南歸附臣裴伯耆爲交趾左參政戊子正月福奏交趾初
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適除其
趾守令朕數諭之爲政務寬恤以綏集流民無事苛刻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福以故得
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
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絲畫施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
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後

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福有異志　上曰此君子不容于
小人也不問是年三月輔晟等班師至京上交趾地圖
上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
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
皆班賚八月交趾賊簡定復亂定原陳氏故官先已歸附
將遣赴京私復逃去與其黨鄧悉糾衆作亂悉等推定
爲王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勢日盛官軍屢出無
功奏請益兵遂命沐晟發滇黔蜀三省兵數萬往征之十
二月晟帥師戰定生厥江敗績大司馬劉儁大參劉昱皆
將呂毅等皆死于[illegible]將諸郡縣專閉[illegible]
[illegible]
輔爲大將軍副以王友師師三十萬督兵征討己丑春輔
輔兵至交趾敗賊衆于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溺死
各以千計生擒賊黨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十一月追
至美良獲簡定及其僞將相陳希葛阮晏等檻送京師惟
陳季擴鄧景異逃乂安未獲庚寅二月簡定伏誅輔敗賊
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四千餘級溺死者倍焉生擒
半之勅召輔還輔奏留沐晟陳旭等討餘寇自帥師還京
初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爲交趾布政
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官季擴疑懼不受命至是恣兵劫
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辛卯正月　上以輔爲交人所

僭竊，則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征。會晟等勦捕叛寇。秋七月，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于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蕊兵于禰安，斬之。十一月，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人，以狗餘賊，散走林莽泥淖中，送殺殆盡。自是蕊康、禰安諸州縣皆平。癸巳十二月，輔出師討賊，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輔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我師僞卻之，戒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蹂賊陣，賊大敗，殺死甚衆。季擴走，追縛之，檻送入京。交趾復平。甲午八月，陳季擴伏誅。乙未四月，命留張輔鎮守交趾，盡平會寇。輔前後經營凡十年，至丙申四月召還。十一月，復命李彬鎮守交趾。土官黎利始從季擴反，充僞金吾將軍，後脫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戊戌正月，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僞丞相，聚衆劫掠。彬遣部將朱廣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走。終我成祖之世，凡征交南者三，生擒其王者亦三，可謂大有戰功矣。

顏季亨曰：人情有所不敢忘，尤有所不能忘。不敢忘者，威也；不能忘者，德也。畏威懷德，所自來矣。以余觀交人所畏懷，威孰甚于張定興，德孰加于黃太保。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三定交南，皆與沐晟偕，而發縱指示，輔功爲多。當日交趾既平，即仍命輔永守之，如洪武中故事，沐英既平雲南，即命英鎮守，世世不替。夫然後諸夷屈服，而雲南版圖纔得永隸吾職方耳。今交人之畏張定興，何異僰甸西南夷之畏沐黔寧哉？其各覗宅將茂，如未可易爲彈壓固也。試觀交南三叛，非定興總師弗平，定興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已事可槩見矣。使定興不遣京師，得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而陷沒者哉？且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戴之，不啻真父母。詔以陳洽代福，交老扶携走道，號泣不忍別，則太保之遺愛在交，與交之歌甘棠蔽芾，思太保真有可思。宣德元年，及內官馬騏貪欲暴橫，激寇再叛，急命太保往撫，猶可及止，奈何戰寇至，洽戰寇猖獗，賊甚設伏誘我，洽奮身力擊不支，被執不屈，罵賊死，乃始出福以尚書兼參事，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橋，兵亦敗死，福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餱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還官。時交賊之待太保，雖家人父子不是過乎？然以不克久留哉，終無救于後之淪亡矣。嗚呼！張定興不死于交趾以爲忠，而死于土木以爲不忠；黃太保不使生以撫交南，而使陳少保死以殉交南，兩足悲也。

征北虜案

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文皇帝南定交阯即以其府北清沙漠當日威德所加不超越漢高遠甚哉永樂二年甲申十月山西按臣張翥言該省都司所屬地方偪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與州屯戍恐邊衛軍士避易避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隸邊衛所軍人犯罪止（[illegible]不[illegible]）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是時惟恐北虜生心起釁入寇[illegible]以備禦爲事矣[illegible]

[illegible]

月北虜[illegible]遣人諭以朝廷威德韃靼首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大悅賜首長部屬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京州選其中勇壯數百餘以官軍三倍于塞外俱遷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者如鼂錯策所謂降胡義渠並以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術併賜勅奬宋晟撫懷有功丙戌五月進忽都帖木兒答剌罕賞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爾者丑閭同言爾識天命有歸附之誠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知微見遠去（數人俱大有主見非可易及）楚歸漢則有王陵陳平舍隋歸唐則有尉遲敬德李靖安身事宋則有曹彬潘美此數人者能審時宜識去就故得功成名遂福貽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命危即安在此一舉不則它日進退維谷悔無及矣宜熟計之戊子三月阿魯台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理先是建大末虜王坤帖木兒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戕（以夷攻夷[illegible]）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自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冬十月前右京州韃官子吳答蘭柴別力哥等自陳戴朝廷厚恩久居邊境願率精騎往擊虜北以圖報效[illegible]

[illegible]

月遣科臣郭驥等賫書使北虜諭[illegible]本雅失里爲所殺六月勅甘肅總兵何福曰前郭驥往使本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已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餘衆駢奔臚朐河欲來潰散之衆入寇此虜窮蹙恐戕殺使臣天欲微遣罪不可貰爾且整飭軍士以待命丘福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北伐王聰火真左右副之王忠李遠等皆從征福偕諸將陛辭　上密授方畧令俱行七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illegible]（大敗由此）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問焉言虜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官軍未到諸

將皆曰虜最狡恐故遣此人誘我未可信且駐兵候諸軍
畢集先遣騎往覘虛實然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令所
獲爲嚮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
引去福銳意舉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
至此虜故示弱紿我若深入必不利吾等承命而出 聖
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
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爲
摩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旣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
率五百騎突虜陣悉戰死遠從福及忠眞等並爲虜所執
皆死之全軍悉殁[illegible]遣書[illegible]上[illegible]曰[illegible]兵福輸
[illegible]
兵非詐以其久從征伐示以籌略謂必克任厥事及寘[illegible]
驅使違棄朕言拒拂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輒犯虜營諸將
泣諫不從無奈隨往皆殁于虜損威辱國殊甚若不再圖
殄殲之則虜勢猖獗爲邊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
親征凡國事爾當[illegible]命兩京衛所及漢中齊楚晉
衛所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
隨征十月命大司農夏原吉議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
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
城貯之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至法極便于是原吉等議
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過十日程

築一城每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酌貯糧以俟回軍仍
留軍守之令知虜兇殘遁則躡其從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平胡庚寅二月 上將親征
命原吉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胡廣楊榮
金幼孜金純等扈從敕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三月大閱于
鳴鑾戍[illegible]出塞[illegible]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鹹苦
不可飲人馬皆渴[illegible]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視當之味頗甘[illegible]足賜名神應泉 駕
次[illegible]峯登絕頂[illegible]胡廣等因元盛時此皆民居
[illegible]何所[illegible]因問廣[illegible]因諸將[illegible]
[illegible]
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箕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
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何況君
臣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爾
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對語移時忽已昏黑廣等四人失
道 上令中官二人及傳令者道尋得之中官疾馳復命
四人復迷入窮谷中金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楊榮獨
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
馬讓之而自乘𩧉馬從宵至旦登高涉險將午方詣中軍
上久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四月
駕次玄石坡已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已又次潤濼海其

永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五月 駕至斡難河即元太祖始興地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鎭阿魯台復來襲戰 上率銳騎徑衝虜陣太呼奮擊虜敗走挈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飢渴遂收兵還營 駕次擒胡山已又次清流泉軍粮匱乏 上即召乏食者刻期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併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午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壯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哉故軍已乏七月回北京八月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得實福恩自縊死辛卯十二月阿魯台遣使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壬辰九月瓦剌馬哈木逐本雅失里立荅里巴時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促以其妻孥部落奔鼠而南保息塞外至次年癸巳七月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

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十一月瓦剌三酋叛甲午二月詔親征瓦剌命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清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 駕發北京仍以廣等扈征命 太孫侍行謂諸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進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其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隨訓試 太孫以軍國艱難兵辰疾苦周悉懇誠靡所不至六月臨撒里哈兒之地瓦剌三酋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級衆擒斬虜衆甚多[illegible]魯台遣頭目鎖住來朝[illegible]遣使賜之米及羊驢答以首計別賜其部屬者率之所以慰撫殊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 太孫于九龍口迎戰幾危 上大驚急追回大軍謙懼罪自經死時漢王高煦亦同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至是以 太子所遣使迎率駕稍緩且書奏失辭 上大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遠黃淮楊溥金問等並下獄獨宥楊士奇尋召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無比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往年將時享頭風作

嘗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癒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
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偏體疾遂愈前後毋遣御
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后遣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
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
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怒悉解乙未十
二月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丁酉五月馬哈木死以
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戊戌春正月亦力把力歪思弑
其王納里失只罕而自立來朝[illegible]阿魯台寇[illegible]
又數寇邊　上以羣臣[illegible]親征大得馬衣資白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illegible]
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震怒責
懇自殺下原吉內官監獄得楊榮方保其無它釋勿問壬
寅二月命張輔等同六卿議親征餽運分爲前後兩運隨
大軍行後運稍後凡車運驢運各分領以多官三月阿魯
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衆誓將士諭日
啟行　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宵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
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簡擇初來若不閑習何以禦敵
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策

朕所以愼戰而不敢忽也五月節屆端陽駐蹕獨石賜隨
征文武羣臣宴　駕渡偏嶺命將士飛于邊方山下　上
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
作其驍勇之氣耳因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
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
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
則右前則前後則後[illegible]不[illegible]矣觀士卒射柳小旗三
發皆中賜牛羊各一命錢五錠綵段二因賞賚則人勸矣
親製平胡歌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召各將就營中觀射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往來[illegible]所[illegible]
氏創此將遺我孫以爲狩獵曾對群臣令日書揭常厥德保厥
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今[illegible]可爲殷鑒即下令禁軍
士斬樹伐木　駕次闊灤[illegible]軍中牧放樵採皆有禁
出長圍之外更諭諸將用兵之際智在勇先馭衆固須部
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其同舟共
須叶和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譬之同舟遇風齊力以濟
波濤雖險可以無患六月開平報虜犯萬全　上召諸
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遂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意
我大軍徑擣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

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七月次殺胡原獲
諜者言阿魯台聞 駕親征大懼盡棄馬駝牛羊輜重根
草于潤深海之側携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
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翊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
良哈之寇也此寇向曾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當還（攻東擊西似不可少）
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畢牛馬
車輛先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
十里直抵虜巢盡收人口牲畜十餘萬而還九月 駕還
京師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癸卯（第四次親征）
[illegible]
遣 上諭諸將曰朕舊出兵先擬塞外以待虜不虞吾兵
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分陳懋等為先鋒九月 駕
次沙城虜中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遠人又來矣）
備言阿魯台今夏為兀剌脫歡所敗人畜掠殆盡部落潰散
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趨遠避不遑豈敢復萌南向進
各授阿失等以官十月 駕次莊堡前鋒陳懋振知虜在
飲水河非為兀剌所敗追至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卻是遠人來歸）
子部落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曰遠人歸附宜有異旌乃
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餘部咸數十人皆官之十一月
還京太賚金忠珠玉金綺牛羊廩廄及其家親部伍等給

賞各破格加倍甲辰正月金忠極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
天逆命數敢寇邊請發兵討之願為先驅自效會大同開
平守將報聞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遂勅諸邊將整兵以（第五次親征）
俟四月復出兵親征胡究五月次長樂鎮已次清鎮即元
之應昌路已又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六月復次答蘭納
木兒河彌望惟荒塵莖草虜蹟影不見諸將引兵抵白印
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顏季亨曰兵凶戰危自古記之非不得已不可輕用嚴
成祖自起事以至入金川門凡大小百餘戰未有不身冒
矢石即位之後已定南交猶自命將出師猶非躬親下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閫之物力且大驅兵民于鋒刃[illegible]人所謂乎先而遂
强有不得不然者耳設令可忍則先已之矣奚待茲再舉
夏原吉大司馬方賓力諫不從且加之罪哉然我 成祖
亦非樂為拒諫者也如庶吉士王英從征胡至潤葉兒海
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 成祖
顧英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
勿憚勞英因言虜道幸勿入險窮追 成祖笑曰朕為天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三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漢王案

漢王即高煦後雖廢爲漢庶人以曾有封國故尚得稱王其爲我　成祖文皇帝子獨有戰功最寵愛顧狡悍狙詐自其天性非我　仁宗誠孝格親其能免于被讒亦難而罔幾預乎不得于讒則思篡而逆取之勢所必至奚怪其未嘗一日忘反謀哉永樂丙申　駕方在燕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召楊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illegible]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發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成祖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及　仁宗嗣位未久即崩高煦窺伺生心奸謀之往返京師者已聯絡不絕矣至我　宣宗即位爲宣德元年高煦叛謀益決遂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州守臣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等奸邪亂政爲辭併指夏原吉復徵赦租爲奸臣首大議興師中尉倘懼更遣人潛約張輔等俾爲內應輔母賢令輔縛其人白于　上得早覺　上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等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乃稱顧原吉云何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敵可知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illegible]榮言是　上意遂決明日召諭百官親征輔請得率師自効上曰卿誠足辦此然朕新即位亦小人或懷二心行矣今大索安樂奸諜勅遣神將黃謙從大將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遣將芮勛守居庸毋令北入胡勅法司畫跪軍旗刑從征命功臣徐景昌等守皇城張昇等守京師又命文武臣李賢郭璡等督軍餉時榮已先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候　大駕至八月辛未師發京師師闘郡侯伯臣義原吉士奇榮表容鄭[illegible]山雲從各扈從命薛祿爲先鋒贊令兼程而進　駕過楊村問從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必先取

濟南爲巢窟又有曰彼向留意金陵今必引兵南去[illegible]

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不易兄聞大軍將至又不暇攻護

軍家在樂安亦寃肯棄此走南高煦外多誇詐内實怯懦

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

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

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欲乎至即擒矣偶獲樂安歸正

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斬榮取濟南山東布按兩司

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僞司馬朱𤇆屬

稽應天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

其何能爲 曰爾顧戀家奈何又言高煦初聞薛祿等將兵[illegible]

[illegible]

書曰此易與耳因親征始懼[illegible]欲歸[illegible]

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

淮南失職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

王除過恩禮如初不則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之來

獻悔無及矣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我

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礮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

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勅諭高煦如故再遣勅

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在願

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

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城羣

[illegible]即單十騎死無爲人擒高煦紿城等復入宮遂潛從

間道出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

高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惟命 上令高煦爲書

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執王斌

等下錦衣獄命薛祿鎮撫樂安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爲

武定州及朱𤇆等皆伏誅其免死謫爲民與戍邊者[illegible]

差庶人至京錮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焉左右

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

左右舁扶起 上大怒舉巨缸覆庶人缸重三百

[illegible]

銅缸庶人[illegible]尚書[illegible]

迎見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問

楊榮榮亦力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錄

責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

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

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令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

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

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帝之靈榮拂

汝不草勅吾當以聞被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 上乎是不擇而止禁言者猶喋喋乃聽[illegible]

趙事者曰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　上曰
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士奇曰甚善更得一
璽書諭之尤好　上頷之使至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
獻護衛上表謝恩所言者頻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諭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卿有力焉
蘇季亨曰樂安之役兵不血刃師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
夷大難以致四海承清天下底定即此尤用兵無以過若
楊老力主親征原吉贊從而贊助之兩者可不謂功之首
押三奏此舉寧達家妄議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而
[illegible]
[illegible]
馳電擊係羅迅雷不及掩耳設使羣兇既厥寧無增兵益
餉之費敘賊不難擒盡而集醜類耳設令稍涉猶豫不朝
親師師而專恃命將天下事固未可知也語不云乎爲虺
弗摧爲蛇奈何高煦雖九守孤城使得假數月之期從容
籌畫日久計生果先攻克濟南以爲固雖終無能爲亦覺
滋蔓安能若此之折箠立下哉再不然如朱桓所策選銳
師直抵金陵方而取之浸浸乎有難克之勢矣即不然樂
安固彈丸地耳然戰不足而守有餘兵食素具不乏能精
此以左防右禦亦可久稽天誅而竟欲坐制其死命亦
未可必得之數也惟是決意親征遂使覆不旋踵生說歸

功于楊夏兩君子雖然臣之賢亦君之明也　宣宗御極
十載凡巡邊閱武者四所爲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厲邊
防大有賴焉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無虞端實由此
即其命大司寇魏治光祿當曰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
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遂成霸業所係豈
淺鮮哉噫大哉王言即此可知善用兵矣

騎授蔣貴使為前鋒且與約曰勉旃期即成功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雖遠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蟒巛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聲援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虜尚數寇邊驥曰虜未大衄不畏我不退去我則疲於奔命乃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率兵先驅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分道出塞期諸軍畢集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協力夾攻會虜食盡窮兀魯乃地貴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魚兒海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平章木兒人斬首三百餘級餘眾遁耶吝干駝馬兵甲以千計[illegible]

[illegible]

騎死而任禮兵亦會[illegible]五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苧山斬級三十餘里至赤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嚮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禮其平章阿的平僻部落數千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晉禮爵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卿部理部事餘各陞賞有差

願季亨曰甚哉劉延於西事之難重也嘗有勤兵任貴者欲以安內而攘外顧其闢求忠君為國撫兵恤眾者有幾以故迄無成功邇 天子赫然震怒專勅大臣祈邊賜敕

誅僇凡將帥偏裨乃始人人戰競不衆而累稍稍知有國法咸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天威震動於萬里外矣當日文武諸臣功固不小但王振由此驕恣好事大欲彰威遠南啓麓川之擾北挑瓦刺之釁卒致巳巳之變神器幾搖害關數載則民疲數勝則主驕又聞有小喜者必有大憂此之謂也

征麓川案

沐氏鎮於滇屢有平蠻功厥子晟少有才武爲世將我太祖高皇帝絶憐愛之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即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迨我文宣信愛亦復如是蓋由滇人懾服晟父子威信非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后敢曰此令旨也晟之得君得衆不數年如一日哉獨至正統巳未麓川思任發反侵畧騰衝南甸晟奉命征討師次瀾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才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敗走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乘勝深入政恃勇直前搏賊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頃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衆分也遂策馬突陣衆一軍皆没晟聞敗内慚懼適春暮虛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君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責狀晟退悔無及知必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而卒晟每戰數不利朝議以絶遠且念伊父兄功靳而隱焉晟弟昂代鎮復討麓川亦敗績又明年辛酉命蔣貴爲平蠻將軍總大兵討之以太監吉祥監軍大司馬王驥總督軍務便宜賞罰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俱從征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小敵戕害生靈惟日夕防患於大寇以奠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僻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即叛服奚足爲吾重輕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若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寢何文淵亦謂麓川小寇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張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欲示威四夷遂絀球文淵兩說决意出師大發兩都諸鎮土漢兵合十五萬往征瀕行賜驥貴黄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俞貴等兵畢集大暑衆請且檢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沮軍者斬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侯州欲畧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暑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

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等揔兵金
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
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
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將劉聚裨將官聚兵
亦至爽攻三日不克會天大風驥縱火焚柵乘勢力戰遂
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戞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項斬首五萬
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抵騰
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都督沈洪等以
人為嚮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菴清等以萬[illegible]甚
餘衆乘高據險為七營相[illegible]
[illegible]
翼緣嶺攻之不利自率帳下[illegible]遂[illegible]者心
等乘勝進戞賴龍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衆陣於
泥灘等復敗其衆陣於乘毛庫泥寨進援老而別者冉保
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章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
破烏木弄戞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
縱火焚其門併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
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督
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緬甸擒[illegible]
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孟善亦
逃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illegible]

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縛妻子來獻廣南
富州土守構怨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師還　上遣少
司農王質齎羊酒迎犒數百里外既入見飭勞有加驥封
伯貴進封侯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
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
將猶擐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稱驥
姤能奮發得自見也比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寇
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將冉保毛福
壽等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
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聚衆擁孟[illegible]不能制[illegible]
[illegible]
詔彼遣貴以兵五萬會[illegible]令縛獻思任發緬
人懷詐黨惡竟匿不遣以思機發致譽為解驥[illegible]之
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
十一班師還京仍加祿賜金鈔幣如故久頗以驥老師干
兒積而中貴人振內主共恤也越六載戊辰麓川賊孳思
機發偕弟思上發復竄之孟養跳梁為患孟養與相比匿
不肯捕送于是命驥復總大軍偕宮將軍聚左右副以淇
軏田禮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我師抵金沙江賊立柵
西岸為拒驥作浮梁渡兵一鼓攻破之乘天兵大捷直進
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老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

無籌而黔將洛宣霍亨等亦戰歿於陣二尊竟失所在或未○夘○謂歿於亂兵也我師踰孟養直至孟那孟養在金沙山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亡何苗酋蠢富者猶稱剽平王驥充征蠻將軍討之俘獻京師驥成名故甚盛前後凡三率師而兩動輒以數萬計然竟不能斬獲思任發父子與左殺人孟養酋徒以克捷爲名濫叨封賞則至今不免有遺議云

顏季亨曰麓川僻處極南計地與人不及中國一大縣方其初叛思任發無過一小醜耳若以沐氏據令臨之可坑矣而必[illegible]與[illegible]他而占方寡輕敵暇[illegible]戰坐是[illegible]其如龍之抹祕密而塡乃公事何哉此鏡兵援賊放鳴[illegible]斯時善爲計者督令該地守臣力辦隊集分進張皇惟彌之以靜壓之以漸蕆爾一隅自將坐困政不須勤兵於遠乃值王振擅柄急欲示威即廷議多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牛計悉祖不納獨與大司馬謀會王驥阿其意銳志舉兵就令驥督軍起點滇兵十五萬給餉如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徒以焚寨爲功殺無辜十數萬匿實驕寨不貲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出師如故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斯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思任發父子又俱不可得匿倖賞賫不滅於前夫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驥實主之驥何如才也國家用人惟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能自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當日爲宰相冢宰本兵李贄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誠不免矣預一時平麓虜之功惟蔣貴差可人意彼起自行伍一卒之微爲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任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若士卒如蟻追隨以效向敵用是往往取勝獨以未嘗學問以此短於謀略必得軍師而后成功然其激烈慷慨出自天性[illegible]相倚終身顧品格各別未可以同論而並少之也

征閩寇桊

英宗初登大位雖屬幼冲天下或多生心窺伺顧貽燕方深承平已久有內治自可必其無外憂也乃麓川之役內有王振擅權專政外有王驥好事喜功遂至連兵十年壓秩萬數而夷酋終逋誅將士多死傷大軍未班刻衛若稀苗猺乘間竊發攻圍城壘凡王師所至全無紀律死亡相枕將帥僅以身免城之被圍者歲餘始解餓死幾大半而東南亦因之騷動如福建沙縣鄧茂七亦以反稱且僭號閩王夫以當日席全盛之勢又閩中尚稱內地何物奸民敢爲戎首此真[illegible][illegible]解地再四考之蓋亦有故始巡閩按臣柳華徹名郡縣率鄉村多置隘門望樓編排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即聽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猶召鄉民黨敢違茂七與弟茂八各得編總甲害佃人田側於輸租外佃用主薪米雞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肯訴之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司追攝之拒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殺傷殆盡遂剽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會閩省大參宋彰屬吏贓入與中官多觀舊侵盜得銀以萬計餽送及撥得陞方伯迨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乏不

堪者大爲所害因各聚衆爲盜一聞鄧茂七反無不舉入戶相屬因勢而起竟莫可遏爲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震驚八閩不兩月間天下悉爲騷怖浙寇聞風而作如火燎原未可撲滅人心之易搖固如是甚適處州賊葉宗留勦其黨陳鑑胡陶得二料衆作亂屢敗官兵殺守將紀綱遣周明松等四出剽掠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諤戰敗死將治安日久四境宴如民多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人人惶懼朝廷處與閩寇合大發兵征之且命御史周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窺即摘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illegible]黑面大王領衆至壽寨胡明松等中官夭懼欲走瑛不可即立誅明松等懸屍于市賊聞之遂巡逃去初陳鑑旣敗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陳懋爲征夷大將軍以梁瑤陳豫左右副之先鋒則有范雄董興二將參贊軍務則有大司寇金濂監軍則有太監曹吉祥陳蕪紀功則有御史張海丁瑄大出師征討師未入境茂七又寇建寧守臣張瑛率兵拒戰陷陣身亡無何茂七又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伊兄子伯孫爲主時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張毫不減於茂七懋等乃檄楊通爲招諭大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

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歸降者踵相接有千戶龔遂榮突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建鬭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留孫許其自新使諜佯若誤者傳致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自是賊將無不自危且疑且懼素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州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縛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悉平先是勅令徐討處賊若本司容石璞都督徐恭各奮力攻擊敗績三司官沈麟致定王成皆以戳殺璞等屯師日久賊乘入險阻乘閒時出官軍調第又復遠遁師老財匱計威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發棧赫因五人徑抵賊巢諭之剴寄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涕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十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然自此亦不復爲患矣

顏季亨曰國家安危全係用人正統初[illegible]等至得我楚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illegible]由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爲本朝之極盛乃自張太后崩楊榮殁士奇以子稷罪故堅閉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邁勢孤權登庸者皆委靡不克自振刑賞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持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因之朝政既肴邊釁悉啓思賊蔡難發南也先構禍於北而閩浙諸寇相繼生心揭竿倡亂動輒稱命將出師勤兵遠伐天下始脊脊多事矣可慨爲振者最喜用兵而又不善用兵一時本兵大帥惟恐稍拂其意旨皆且經營專用之先機順逆不用之多方規畫如南兵冗濫而不知減入屯田並衛繁多而不思汰爲精銳種種失策未可枚舉幾何而不至罷靡跳梁請張潰裂也前後凡兩年而茂七伯孫始得相繼成亡宗留亦以是時納款聽命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蓋各以萬萬計噫亦難矣哉且也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啟之揆厥所自極之肉不足食已

征尾剿案

景帝以郕王代摠國政即登大位凡七年最信任忠肅公于謙以故謙得行其志大有武功不寧惟是當宣正閒先以御史扈蹕下樂安州高煦既面縛辟謙承旨數其罪肆口而成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朝論韙之遂超拜少司馬兼治河南山西年僅三十三謙感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價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鈔糴民粟歸夜俗則壓度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濟秦民饑入境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亙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青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諸于吏衛民事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三楊居政本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入朝議事人習即不索金徐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謙笑舉其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巳因賦詩見志會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枉坐擊獄尋得釋而兩省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讓者以千數時與謙先後繼起則有王翱周忱陳鎰楊信民諸君子並爲當日救時名臣翱撫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

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此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翱至諸將庭叅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頓首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翱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濠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皆着走翱益簡練卒伍賑贍窮之配偶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遺軍與糧廣條務立法細大效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出死力爲王都堂一戰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瘴法翱威望已著[illegible]采漢推誠撫諭[illegible]止息酋長信向翱嘗書曰我撫備各有機宜用是川廣免緯騷之患有賛以淡然無欲不識妻顏而死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今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忱撫江南晦有惠政前撫閱[illegible]用法嚴刻忱濟以寬或面詰忱不及翱帥笑應之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耳廷委任自異時吳多逋稅忱閱牒大異諭父老皆伏地哭言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幷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忱劃爲平米官田民田幷加耗又疏減定額什十二舊例不得圖局收糧忱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什一畝

量支撥京通正米其羨餘各存積縣倉識餘米倉名預備
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濤盜奪者國服轉般
至秋抵斗還官若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為農
事故不責償時補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
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能者來歲不復給民間
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悅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
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非京又諸江
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解京折支官
俸蘇有官布定例疋重三觔悅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粗價
賤紗細布輕價高乞勿輕重務在長闊如式俾中馬政
蔽諸應客者復給領糧馬頭馬頭棄者責秤務務需產悅
令田畝收米升尤合與糧俱徵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淮
揚災鹽課虧悅奏令與中撥剩餘米賑濟十五萬石運赴
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税鹽給米時米貴鹽賤
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蘇稽宮殿計用牛膠萬餘
觔遣官勑悅供應會悅議事赴京遇諸途勑使速悅且還
治悅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
市皮還庫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萬悅出餘米造上明
器者須水磨非還歲月不可悅令且來錫衙自早辦每遇
凶荒輒便宜從事積以餘米百九供具一切取給之歲不

下萬計諸所策畫遇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
訪納江南之人無不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念開
尚書文襄公無時去口去心也鎰撫陝西兩驟時若教興
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
程久旱鎰至即雨雨久鎰至必霽人益倚戴之信民撫膺
東宜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初為少參
以建言被逮齊中糧罪未竟萬里請留廣信民各勸疲能
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卒於官積太爭香燈弔哭者萬萬
人其舊民又相率走京誥立祠祀焉著說與背如此其甚
鎮各省者[illegible]
[illegible]大司馬鄺埜以清敏著稱為少司馬佐之殊異聲
部事頗輕稍飭頑倘抗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歲癸亥為
正統八年丑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歿子也先嗣位益自驕
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
邊更爾多事矣越四載丁卯大同撫臣羅亨信疏聞虜盛
也先專侯釁端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為
修各衛土城備之否者恐貽太患不報明年己巳也先大
舉入寇鋒鋭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膚報者踵
接至秋破紫獨石馬營諸鎮益猖獗振遂挾天子帥師
親征護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虜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
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卽行命太監金
英輔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隨侍官軍及私
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不風則
雨人情恂恂輩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音沿至隨駕文臣
連章懇留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
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來行益急趙
勝朱勇藤行聽命許臣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拜貌天監正
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
[illegible]
[illegible]
安危甚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
雲如繖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恐之適前鋒宋瑛朱
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
行振始有回意倉卒議班師守將郭登告張益等駕入宜
從紫荊關庶保無虞振不聽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勇將
兵五萬禦之勇寡謀進軍鷂兒嶺虜于山兩翼邀阻夾攻
殺我兵殆盡埜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
爾腐儒安知兵事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
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
傍無水泉師欲行虜已遏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八月既

埜人馬不飲水已兩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
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內草勅與和遣二通事
隨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許虜復
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
而入奮大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
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無完膚　上與親兵
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張輔鄺埜王佐曹
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匿谷連日
饑餓始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併衣甲器械輜蓄盡爲胡
人所獲滿載以歸自古胡人得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
[illegible]
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望外也車駕至此蒙塵豈偶然哉
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
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等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
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伯顏帖木兒乎賽刊
王乎大同王乎王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
異甚得非大明天子耶也先乃召先遣中國二使問是否
一者見之大駭曰者者納語云者者是也也先曰我嘗觀
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
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
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若爲此人

勵諸將故洪益自奮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illegible]獨石敗
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illegible]百虜
畏之呼揚王故時伎倆何在乃竟前蕩而令怯若此斯與
郭登守大同事殊而時更異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
心危疑有愛登者泣謂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
家必無可慮若胡勢莫遏吾誓與此城相存亡皆不使諸
君獨死也登雖處危困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
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戢亡何虜奉 上至
城下索食幣納賂塞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曰朕與登有
姻何外朕[illegible]以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啟閉竟不出[illegible]殺尉袁彬[illegible]以頭觸門大呼不休劉
安孫輔霍瑄出見獻 上金帛瑄尤効力及尉賄徙虜笑
不應竟擁駕行初虜來索賂登曰虜給我莫若以計伐其
謀令即刻虜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
人餉之食令奮力執弓矢直前因擁駕還召鼎與之盟
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
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自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
欲謀害一夕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彬
出帳房外窺覘但見赤光罩定御帳房謀乃沮又雪夜令
人行覘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以去虜由是益

加敬禮允在也先及伯顏營各設宴令妻妾以次擧酒歌
舞爲歡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送駕還京使歸賜也先金
銀綵段各若干先一日 太后遣瑛傳旨言 皇太子幼
冲未能踐祚遠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撫安天
下衆議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張皇思得長君以彌禍亂于
是文武百官合疏具懇擇以是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位
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頒行赦典改號景泰于是天下及
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大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時
于謙已總兵政內外注視倚爲長城 帝亦特加信任謙
已委寄入對慷慨直然奏曰虜賊不道得志滿意挾我[illegible]
[illegible]
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
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來繕械九門要地宜
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
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
皆徙人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
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
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蓄嚴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
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洪亦以遁遭當
誼謙惜其材勇請赦之令立功贖罪與柳溥爲大帥而身
總其機宜進止不發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帝皆嘉納

之而侍講徐珵后改名有貞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帝使中貴人金英召而詢之則力謂象微中宮有變必反故都而后言諸中貴人之屬寵者懋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寢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帝聞之曰善其上 聽謙處分十月也先彼 上皇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乃躬擐甲胄泣諭六軍[illegible]曰事機一失禍甚至至生不如[illegible]死以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遂立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從子彪又持巨斧率親兵從之突入虜中所向披靡諸軍懽呼躍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禦虜彰義門虜拱彪兵少直逼我軍彪與戰甚酣亨率衆乘其敝虜大潰謙始以 上皇在虜中雖遣兵四出心懷疑懼未敢大創至是[illegible]為寇

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虜死砲下者以千計虜大沮遂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疊我躡其後亨用間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前報者欺我大[illegible]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疏去越數日謙又遣楊洪范廣等統兵擊未去餘虜遂至固安大捷逐出關獲虜阿歸等四十人有奇斬首功四百八十一級還俘掠人萬計畜類弓刀數萬其貢餘虜不過數百騎散掠各郡縣人畜以[illegible]之若萬泉然從此[illegible][illegible]我軍威勢大振虜向後不敢復窺塞深入十一月以虜既退京都解嚴論功進謙少保亨洪等徵伯爵各陞賞有差謙獨固辭不許客有言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城下不盟幸耳今謙不能死函從徽功賞謙則何心能無愧乎復上疏固辭不許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論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大門耳何以護陵寢及郊社壇壝併畿田野生民於倒懸所急宜固[illegible]府居庸諸從之先是土

木初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朝議召宣府兵將赴京入衛
衆益皇皇或欲棄城走衆紛然爭就道撫臣羅亨信仗劍
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以徇衆始定城中
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知
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既而虜以
和為名入犯京師郭登欲率大同兵併糾集義勇從鴈門
入援先以疏奏曰大略謂胡馬南馳三關失險虜賊流
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使京
兵內擊臣兵外攻庶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遁
使詔褒答再[illegible]虜入雖回[illegible]邊不遠傳報有警實何
[illegible]
巳衆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畿事雖未信情亦可疑
至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
曰今日之計可以發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其
涿水易州真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
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此謂不戰而屈人兵攻歲庚
午為景泰元年王正月朔 上皇尚在漠北元旦故事自
朝正出即相率于朝房投揖稱賀右都御史楊善獨流涕
曰此何時也 上皇何地而我曹稱賀耶衆為止未幾報
虜入朔州虜恃常勝出入自由視當我師屢衄邊人無完
地兵士戰沒之餘誰能出一旅以譴何之虜不虞僨晝夜

撫綏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
境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漏下二鼓
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擄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
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
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
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發勇先登諸軍繼
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三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
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無算
是役也登以不百騎[illegible]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
登[illegible]入
[illegible]
寇[illegible]及小田兒[illegible]也下[illegible]室得近
而復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寧[illegible]投計賺僥倖
而磔之復投計王偉誘誅小田兒之為虜間者自寧等既
殄滅虜失其嚮導自是益詘屈亦且厭兵矣四月大同參
將許貴奏虜請和乞遣使賚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討
議謂前者非不遣使但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其
發為侮我何似而可言和且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
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宜誅於走邊將
人人肯戰守虜不虞犯重相偪竊始欲歸 上皇矣登亦

再踈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
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謙因以
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
陳旺等分將之久之皆屹然重鎭俄諜報虜逼朱謙於關
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
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畧
投亨等使皆固守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擧者已
而賊果不至人皆服其謀六月王直等請遣使議和迎
上皇書奏與王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卿等强[illegible]焉而[illegible]
[illegible]
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
言和者緣邊患不測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頷而
改容曰從汝從汝于是議遣楊善往[illegible]莫北之役初遣武
臣李鐸岳謙而虜隨入寇再遣京卿王復王榮而不獲徵
一信三遣給諫李實陞少宗伯以行方得一見 上皇頗
偲而其辭態虜始挾 上皇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
意更綏至是七月虜酋責復等非大臣延議亦以前遣使
皆屬庶僚假卿佐往訖不得要領故復遣善然絕不爲奉
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
畚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鈿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

者來與飲帳中詭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
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上皇幸
故里初不爲戰備况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鋒攻擊何得不
敗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
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
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又所值歸立
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悶
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飮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
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
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命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歳
[illegible]
必拜賜稱予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
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
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歳益增
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
孰多也先曰者者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
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
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
兩矣所磔殺劉掠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
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
奉 上皇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于穹廬而衆庶被此俱

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上皇有重
寳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寳而歸我　上皇天下扁世謂
太師貪重寳也歸我　上皇而不索重寳天下后世以太
師貴信義而毀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
重寳以漸羅也也先大悦曰者者遂以善見　上皇善再
拜進酹稱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曰　上皇上皇謂
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早野寧敢
廢哉也先嚮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如此遂以
輕騎奉　上皇與善歸善初被遣議諱可副之難其人衆
相顧色不能决[illegible]
[illegible]
辭金帛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illegible]
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教所以禮入朝傳示群
公群俱不敢出一言獨王直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
謙林聰疏聞　上怒詰匿名書從何所得教曰得自臣所
遂榮恐累教挺身自歸闕下自白曰逆　上皇禮本當厚遂
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下部獄聰復言　上
皇北狩與　陛下毋黎言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
竟從其議　上皇既歸奉居南宮　上以善之迎奪非初
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鴻臚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訝
之先朝處虜近幾也先入寇多從之[illegible]上會西南方用兵

謙與　上謙毎征行[illegible]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賞有功則
官之已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二年正月　上皇
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上皇不
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三年少司寇耿九疇
出鎮陝西除弊屏貪威望大著故例巡撫多部寺司堂上
官文善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偃蹇不肯受約束疇奏得
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疇議爲言邊城士卒系
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餘氣勵以
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初撫江北
歲凶盜起善爲循撫流民復業者七萬家以勸錄備與鮮
[illegible]
冈宪得釋者二十六人爲兩淮鹽運使童子坐水旁白水
清不如使君清嬉此童謡也豈敢阿所好哉楊洪始自衛
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甚守謙
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孫安許使以精兵東護
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衆
平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
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焚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
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此之時閩浙楚廣諸盜處處蜂起前
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
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震懾

霆擊靡不偕偕效力毋敢偷虛詞以抵者以是天下咸欽
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獨是年五月易　皇太子謙以
非所職不敢爭後遂以此爲謙咎嗚呼　景帝之信任謙
誠專矣顧止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
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揚之
嶮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論歸　上皇功則楊善爲
最論定社稷功則于謙爲首兩者奇勳異績誠千載不可
磨滅乃謙竟以冤死不得與善共膺封賞並以壽終至今
令忠臣義士聞風悲痛不免淚盡而繼之以血矣
顧季亭曰土木之役由奸臣納款[illegible]外侵致我
[illegible]
英宗北狩蒙塵出意想所不及誠曠古一大奇也踰年閒
虜人悔禍齎奉　駕歸以旋乾轉坤撥亂反正尤出意想
所不及更曠古一大奇也斯時調停曲折大費苦心獨于
肅愍公一人主之中懷時刻不忘君之忠悃而佯示以中
國既有君之權宜似若爲不欲急君者以緩虜以故虜擁
駕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及
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語復如是再至京都而京都人登
陴之語亦復如是而謙則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
輕斯言也有爾功以之成爾以之生信然哉要之不居功
不避禍則又其社稷爲重身爲輕之穩思耳論者謂肅愍

得君極尊何不及渡請　景帝以迎車[illegible]不知政惟其以
不請迎駕者結　景帝乃其所爲能以不迎駕者歸駕是
故　太上皇之得返自不待迎而自至蓋虜所以必欲留
駕者豈有他哉不過挾爲奇貨以沐中國如宋徽欽故事
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貽羞千載我惟絕無
迎　太上皇之意則虜思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不若
早歸之以樹恩是舉也即晉人執鄭伯公孫申謀出師以
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以是歸其君之微意亦漢高帝我
翁即若翁幸分我一杯羹以謬敵而致太公歸之設語也
肅愍豈無深思曲慮於其間哉特　景帝知其不請迎駕
[illegible]
以爲忠於我羣朝知其不迎駕以爲忠於　景帝即同心
楊善等亦知其忠　景帝以爲忠於社稷而其一種急君
急虜寓有意于無意以忠我　太上皇之苦衷當時后世
誰則知之即閒有知者亦從來無人剖破嗚呼此亦肅愍
所不欲人知之功也姑舉人所共知者如召募義勇撫練
京營嚴守邊鎮疏止南遷以至運城粟爲預支月糧不待
詔焚倉場草束創設步騎團營統領之制通融軍衛清勾
補伍之條死虜于砲絕虜以和莅諭軍士以恩義奏申將
弁以法律討誅喜寧以永絕通虜虛實之隱奸策遣降胡
以保無西晉陸沉之顛禍收復獨石八城固留黔省藩臬

勲名蓋世忠憤回天運籌决勝料算有神見命將出師戰守無遺謀若羅通守居庸虜以三萬騎逼城甚急通餙將士冐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忝將楊俊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闗夜遣裨將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聊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可破七月虜退趨紫荆通先遇異人得授遁甲諸書習之虜寇時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以是不敢攻通復還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詔旌其功夫通之功于肅愍之功也羅亨信守宣府忠義奮發众嬰城以守會有議棄城者即[illegible]欲爭斬之我[illegible]迫近胡境大事既失止特宣府少為屏蔽已巳變生廷議惟知保神京而付宣府於度外獨不念宣府苟不守則山後皆淪寇壤胡騎且鳴鏑非門矣其謂國何故此舉不但一鎮生聚蒙福而都城實賴以保護功莫大焉夫亨信之功于肅愍之功也郭登守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登設法措置糾募畜養不幾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居常紀律嚴明智勇兼備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巳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塡刹十餘里皆斃壯哉入

京應援之議雖不及行而風聲所暨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震驚韃裘之心寢得若而人者數十輩布列通隅以各立戰功又何虜之足患云夫登之功于肅愍之功也抑而論之古今從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宣府城不得入大同城不得入即居庸通州以至都城下亦俱如無有此其功信億萬斯年所不可誣也當時後世誰不知肅愍有社稷功而乃冤以死天可問乎不可問乎雖然肅愍受景帝之知一日病[illegible]醫者湯藥必需竹瀝至煩天子親[illegible]以死殉景帝[illegible]下[illegible]社[illegible]天[illegible]之至前而獨不可問之身後乎哉

征廣寇案

岳武穆曰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斯兩者自古難之益言武官難在不怕死不必責其要錢文官難在不要錢何暇論其怕死嘗考 國朝名臣武官若山雲為宣德間名將屢征蠻夷深入賊境身先士卒大有戰功不怕死而且不要錢帥府有鄭宰者老隸也鯁直敢言雲呼宰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宰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笑曰人言土奚饋送苟不納彼疑且貽禍何宰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雲[illegible]景泰間

忠臣身無長物家底蕭然兩袖清風終身一日即 王前後所賜 璽書袍鍍冠帶玩物之屬不過置之堂 加封緘歲時一謹視而已不要錢固也而且不怕死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謙首倡之厥後 英宗復辟石亨等假奪門有功誣謙與王文通謀遣人齎金牌符勅取襄王世子嗣位陷以王玄外藩依謀反律凌遲處死法司勘得牌勅寃然實無顯跡徐有貞令廷鞫日加鉛鑽鍛煉如秦檜坐武穆莫須有故智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俯首無辭笑言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遂慷慨赴斬謙作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分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人以其言為讖蓋平日有寧死如歸之志故臨難有義不反顧之勇嗚呼難矣然此猶無過一死完局獨未死以前艱辛萬狀有不堪言者己巳之秋八月既望土木告變人心土崩一時文臣武將魄喪膽落無任張皇謙獨抱淵識卓見鎮之以靜不震不聲屹然如山與中官金英興安等監定以固 帝心相與內外夾持不少為浮議動搖因出其餘力以選將練兵委任戰守各無遺算使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反治不者宋南渡之禍立至矣且匪特此也一虜首難作偏群寇聞風效尤閩則先有鄧震七浙則有葉宗留陶得二而兩廣黔楚之得苗寇盜賊在在蜂起

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郡城殺大將王清僭稱東陽王蕭養者何物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脚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停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郡盜聲勢赫張赴之者如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城官軍禦之輙為所敗城中餓死者不可勝紀賊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被攻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illegible]鹽魚者奔逸者避賊狀官兵問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

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更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正國本疏上詔
獄炮烙煆煉迫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
欲殺之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先有御史鍾同嘗易
儲日每獨坐深思泣下及懷獻太子卒同與禮官論儲位
事慷慨流涕欲疏請復立沂王爲 皇太子因安宗祥大
宗倘胡濙觸首作告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械繫極
苦杖斃獄中越五載得請遺骸出圖土歸葬血漬髑髏
出倍加鮮好嗚呼當時忠臣義士寧死力諍以至內外太
小臣全[illegible]思特知李賢[illegible]後所[illegible]
[illegible]
可奈門不可值無機會可乘耳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
不豫熙朝數日儲嗣未定人心皇皇閣臣王文與奸宦王
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爲東宮于謙實不知也事漸洩內監
興安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文
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未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
異謀矣十一日早百官集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
天下領院事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爲擇奏入
不允且言待十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意各
懷疑慰因會議章奏俱出朝日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
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 帝病且劇必不起乃與掌兵張

軏張輗左副都楊善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通陰結中
官曹吉祥輩白 皇太后及通報南宮各許可十六日既
暮軏等會有貞所曹適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訂宜乘此
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有貞後升
于屋步覽乾象亟下曰昔在今夕不可失矣遂往會亨啟
諸門時閉門入兵納近千人夜已四鼓天色晦冥亨輒驚
惶惑問有貞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
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
合聲請 陛下登位遂共侍 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
昭明星月交輝 [illegible]皇[illegible]等爲辭各對其官[illegible]
[illegible]
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諸臣約晨是日並入候 景帝御
朝所遂前議頃之南城呼噪震地諸臣失色須臾鍾鼓大
鳴 上皇復位矣大小臣工各進班入賀始 車駕蒙塵
鎮守太監裴當問卜者全寅筮得乾之初九寅曰大吉龍
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歲而更
能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駕其還乎還則必
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
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下丑月壬寅日壬午乎
自古歲數更久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御午應
其君位乎至是寅言悉驗寅久在石亨幕下迎復之舉寅

亦從中贊決故亨遂敢詭意與有貞叶謀爲之時亨等則
以不大赦肢肱大臣則威不立不猶成黨逆大獄則權不
專于是爲飛語謂于謙及王文矯取金牌勑符迎襄世子
即速下獄請殺之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亨有貞
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遂並論棄市賜謙家自御賜外
無長物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
揮朶耳者以酒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
如故始抗之西淄淄龜底孫原貞時與其地語人曰哲哉
其婁乎吾其虞于公已而果然是時閣輔大臣流放竄殆
殆盡有貞得爲首相併以人望召李賢賜妃擶唐氏等
[illegible]
帛自盡以殉并兼及汪后賢曰后一立即不得志況之女
皆幼可憫 上憮然乃免亨自此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
入禁廷在 上左右竊弄威福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
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亨從子彪在大同亦益驕
横凌鎮守官有貞初與亨交密已欲立功名自異稍稍相
左賢旁爲助凡用人行政畧持正亨不能堪吉祥亦以奪
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 上事須經內
閣意籠絡有貞等使附己後吉祥廣用私人內閣輙相阻
吉祥因不悅會臺臣楊瑄等聯章劾石曹二家疑出有貞
賢嗾言官銜憤刺訐石曹初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奏

上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
皆出萬死立功今爲閣臣所排主使言官結黨誣陷 上
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同官周斌且
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瑄等及有貞賢詔獄逼瑄
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它即日雷電交作
雨下如注大風拔木壞屋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
雹尤甚京城水深三尺人心震恐明日赦諭有貞等皆系
政又明日特旨復留賢亨吉祥慮有貞復起僞爲匿名書
斥朝政先投入隨横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出爲此遂逮
官校擒有貞于途欲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 衛事門達
[illegible]
承亨意旨極刑搒掠士權抵死不承以是有貞得宥編置
金齒匿名書事終未明吉祥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
三品爵岳正呂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奸宄責
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
人情急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愚愈求愈嗃 上曰正
言是也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甚衆皆梟林
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
皆沙漠孜梟首置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閒爲 上言曹石
勢盛防有變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意曉
成祖之體恤楊榮 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

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
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告亨諷令歛
戢以此二豎怨正日深卒以其故遭讒降謫踵至及賢再
人閣亨亦有力亨益於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之左右
怨亨者伺隙數言其短一日　駕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
偉麗顧問隨侍侯伯吳瑾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
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
此　上不應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
令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陳汝言者亦亨黨
也代謙為本兵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胸廡　止召武臣
[illegible]
入覲已歎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
汝言抑何多耶震怒甚色變亨等皆俛首不敢言謙初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　上備言謙忠于社稷有
功不賞反至論死傷慨累日　上自是悔悟謙冤而深銜
亨等待時而發所自來矣明年戊寅　上留心政務恨亨
吉祥怙功婪賄嘗于便殿屏人謂賢曰彼等好預國政聞
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
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
人自少矣　上稱善因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當時亦有
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臣

愚竊以為　郕王果不起　爭文武群臣表請　陛下復位
名正言順安用如此勞擾　誣叨陞賞詐復攻招權納賂者
何必以奪為功也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
後世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僥其事先覺亨等不足
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且亦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
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
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　上𢪛然
大悟留貝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就職中外肅
然莫非賢忘身殉國不避嫌怨莫敢發者　上由是益薄
亨[illegible]
[illegible]
兒責撫摩其頂曰虎兒也狂[illegible]行與鄉姑婦[illegible]
驗輒對不敢不敢撒謊見無隱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
鎖繫兒頂賜封鎮定侯亨叩首謝有出彪鎮大同肆貪暴
誣劾撫臣年富逮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渠冤
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滅寧海子遂騭詐
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留
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效黨必欲留鎮大同為亨
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待謝事覺下詔
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命[illegible]
拜稱石亭　上聞益疑舉[illegible]

張威賊賄狠籍子姪厮養勢焰熏灼舉朝側目天下寒心
以致上干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蓋群陰闇
蔽太陰之象也又明年己卯亨偶朝退歸私第語其黨羅
旺彥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乎衆不知
所謂皆對曰某等藉公寵靈得此過望三公之位敢妄冀
哉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當即
爾官也衆踧踖莫敢對先是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
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爾天意有在欲亨舉事亨信之
因自計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彪在彼鎮守異
日命彪代李文挂鎮朔將軍印并舉兼制關外出東勝

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師可不戰而處置廢立惟吾等宋妻河
一帶良有深意當復彪延發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勸亨
成前謀亨曰為此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遍得遍為
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再復
得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罷彪
既至京 上廉察其凶暴貪殺包藏禍心果有異謀寘諸
御史按劾即日將彪棄市籍其家罪連亨者 上念亨功
欲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亨恃家人傳訛怨誹
遂露其不軌之謀于是逮亨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
戮亨屍問賢齊論盡法斬首 上不肯寬遲亨都御史寇

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籍亨家財產悉沒入官親黨各坐
斬戍不宥指揮劉敬坐值房邀亨午具用朋黨律那死雍
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
時人爭趨附如蟻聚服即大臣中固有朝夕至其門者會
且累時今一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得不死吉祥與石擁兵共
事初吉祥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韃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澤
收為心膂奪門之舉呼召此輩迎駕俱陞職諭分石亨事
發冒功者悉以裁革去此輩獨為吉祥所庇不動如故亨
伏誅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越
兩年辛巳吉祥從子欽恣橫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詔遣

原之而下部戒諭欽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欲以士謀
不軌欲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會虜寇邊命大司
馬馬昂與大將孫鏜出禦虜期以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
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言欽反謀乘機先誘殺鏜及昂奪
其軍攻皇城既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鏜披衣起
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關人曰與爾奏疾遽 上前告急變
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是晚吴瑾及祥將完者
秃亮知其謀亦詣長安門告亂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且
為備鏜微服至功臣張瑾家議討賊賊已率兄弟鉉鐸鋐
及韃官伯顏也先等合番漢兵五百騎呼噪四出刼殺文

武大臣寇深過杲凡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悉戕害之執王
翊李賢擊賢傷首及耳時萬祺在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
奴上謝則自求多福且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
欽便首揖賢謂曰我等迫于讒閑不得已爲之請入疏申
救我賢曰爾旣殺瑾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出
寄帖隊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
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黨率胡兵直趨東華門發火力攻
朝臣悖散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可爲朕努力殺賊俄又
勅昂鏜盡發各營兵殺賊北號王師畢集詔孫繼宗將之
鏜督諸軍先登瑾及諸將分道邀擊昂以精兵殿之大戰
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鏜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
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鏜子輔
子軏追賊至東市殊死戰軏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兵
幷力圍軏攢搶殺軏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大司空
趙榮亦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
賊子當共勠殺陣前大賊滅賊士氣百倍捨命奮擊欽傷
遁歸家投井中伯顏也先縱城逃追獲之餘黨悉擒 上
即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
賞將士黨屬悉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先見欽聲

勢張甚料其必敗絶不與往來欽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
及欽反凡親戚誅竄無餘三老獲免旌死事文武官深瑾
等倂論滅賊功如繼宗鏜昂等各贈諡陞賞有差賢隨手
疏上言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奏
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
遂其非可以肆行無忌莫敢誰何自石亨輩排黜臺諫言
路閉塞反逆繼起至此已極若不求言前轍可鑒 上悉
報可降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門達初訊有自以亨故
曲加嚴刑得亨書慌權傾中外督陷害人亨敗達寵有袁
彬者隨駕漠北有護蹕功恐其逼己又畏賢得 上恩數
數進毒日懼摘發己罪並摭欲排擊之乃令邏卒先發彬
陰私欲致之死 上意貸彬又恐達不行但諭之曰從汝
拏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
自白時有一藝人楊塤善候漆畫器皿楊候路貴智謀悲
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慎觀論救奏逮塤至
餘事奏入 上令逮達問塤至神色不變伴者無所與者
逮歷詢其事皆曰不知宜曰塤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
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塤以實告因告曰此內
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侯塤投進塤實不知所言
者何達聞甚喜並令邑書吏教至即設酒肉賞之塤又曰

我言于此無人証彼不若請會參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
無得辭逵信之早朝悉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
午門前逵遣二官校要李出午門聽對方引瑄至逵向賢
曰此皆老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瑄即大言曰
然則我然何敢妄指瑄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
邪鑒此實逵以酒肉賜瑄使聽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
指斥所奏逵二十餘條畧無餘蘊逵失色詰沮押官與衆
臣皆曰逵不得辭其罪矣錄辭以進　上會法官正逵罪
謫戍廣西以然瑄得脫撈復寵任如初逆逵以謫戍行彬
巳復職殺逵逵出撈如磨亦以所難矣

顏季亨曰李文達言正統十數年閒舜事減省與民休養
爲天下人心所嚮前數語大中窾會所以最得至心不知
復辟之後殷憂啟聖權瑄羨政比前更相遲矣益初以幼
冲嗣位偏聽中貴人王振而樸翔備嘗險阻洞悉情偽雖
有石曹輩冒功用事不深爲所搖惑耳雖然振在當時固
人人恨欲食其肉乃無過好勝喜功力主親征以委乘輿
于草莽卒之亦以死殉稍可自贖猶未若石曹之身爲戎
首也石亨身握兵權在京瑄勇之將多出其門且討各邊
鎮精兵大同爲最彪又得出鎮之備早從童先容菁如期
大舉其禍可勝言哉非宗社有靈亟除大患天下岌岌乎

幾不保矣不兩年而又有曹吉祥事吉祥黨與遠不及亨
即欽所素結番漢將士亦何足當大同之什一況朝禁肅
清有何可乘之隙竟無故而大發難端此必不可幾之數
也王師捕誅與孤豚腐鼠何異要亦幸其謀之早露鏜瑾
輩得昏暮告變聯章奏入内廷始得預爲之備不則令左
右門啟欽等得入事起倉卒殿陛間吉祥又未經就縛更
奮力爲之内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殄滅計不旋踵而聖
國體所傷不既多乎其得蚤發密防梟藏群逆人也即逐
逆完可恨者門達何物初承亨意構徐有貞得爲士權承
[illegible]
[illegible]
義士遠竄者當懲恐矣且欲致袁彬于死不得[illegible]已爲讞廣
廣西及行彬又餞送出城如禮此時達將置面孔于何地
耶餞送之者正愧死之也

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疏入發衆會議不果行虜不得已乃
益請兵朝命都督趙彪率兵赴之虜與彪協謀破賊斬首八
百所斬首萬級先朝虜降虜幾旬大爲可虞得于謙深計
乘黔楚諸省用兵相繼散遣役陳汝言代總兵政阿順權
宦仍各取回物議沸騰人心痛憤賢爲　上言曰韃人非
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者各散遣方深以爲幸今復取
來貽禍不測　上曰吾亦悔焉曹吉祥反果皆倚用此輩
殷鑒昭然賢言悉驗識後得賢真可爲千古知己他年論
復其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良有以也識者韙之十月
上親御弓矢出遊南苑覽中有數[illegible]
允故址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麋鹿雉兔不可
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獮于此
每獵則海戶合圍縱軍士騎射于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
圍既合羽手畢集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以寓
觀武校藝之意云未幾孛來寇延綏楊信爲守將張欽副
之虜至神木縣欽出兵禦之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
安邊營欽分軍以拒之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
獲馬駝兵仗此柴溝信之孛來者哈剌所部也哈剌殺世
先自立尋復爲孛來所殺諸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日久
始定于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

延寧甘涼西使宣大非撫無寧歲矣明年己卯十月虜寇
宣府又明年庚辰四月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攻
衆南行邊將李文按兵得重不敢當其鋒已虜衆直抵雁
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京師人民驚疑棄
家走避擁入都城勢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之不過在
邊掠牛羊以去不深爲意賢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荊倒馬
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虜知懼
不敢深入次停邊樞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應援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耳駐關之說可行因遣顏彪領
軍赴紫荊[illegible]赴倒馬爲疑兵拒守乃虜既有[illegible]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軍赴雁門人民恃以無恐
虜亦引去九月寧夏守將張泰[illegible]虜于東[illegible]十月　上御
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大小帥弁皆射以三矢爲
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再試御馬監勇士亦如
之有畏避不趨事者黜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矣
虜復寇掠內地勅韓雍撫大同命之曰善爲　朝廷守北
門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士卒固城堡
爲一時北方之重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
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銓部乃請儀王越
名見便殿慰勉褒勞而短其祿　上熟視許久曰非故俟

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超擢以行儀虜稍徙去越乃簡兵簡士繕甲修塞爲經久計大有威名踰年辛巳六月孛來寇西凉等州遣孫鏜帥師禦之議以馬昂親督軍務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參贊甘凉俾與少司馬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頃之凉州守將毛忠爲虜所圍甘肅大將衛潁提兵往救大破虜兵全師而還壬午三月陝西運餉少參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轉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不如退其劃要無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休息之期況關中人民疲于供應若不少寬目前逃竄推得耕牧以給軍餉大軍之不能得暇而久爲羈縻則兵不若早趂衙開班師使得屯種爲便 上命廷議卒從賢言蓋終賢之任所遣邊將究竟未嘗一矢拉虜顧虜亦未嘗長驅直入大敗我師重爲邊患相業若此亦庶幾其可乎

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論曰今庶事頗寧而太者反據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關本也 上曰然賢必傳 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賢扶 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 太子遽泣 上亦泣謂賢若不得卿幾誤根本以安天下尤為社稷大功臣區區禦虜不足道也

顏季亨曰李文達之得君行政不減于忠肅李文達之遣將禦虜則大不逮于忠肅才固不可强也況忠肅禦于難禦之時而文達禦于可禦之日易地則皆然愚不能必之矣但當 景帝易儲時忠肅何無一言及未奪門之先又何不早爲迎立計而文達則以國本動 英宗立 太子隨自爲宗社致賀又即扶 太子以稱謝不知費幾許心思似大勝忠肅一籌且可傚得文貞于 成祖前保護仁宗遺意論相業者三楊後推一李信然信然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三 終

慶州寧州環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戰鬪若選作
土兵練習聽調必能奮勇竭力各護其家有不煩驅使者
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壯健民丁編成行伍號爲土兵
原點民壯亦改此名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就令食之以爲
役恤陝西土兵之設自此始故飼虜一入寇不遠京軍即
出宣府大同兵赴援不知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
反爲鄰兵之功望敵奔潰反爲虜人所侮此宜貿與京師
以壯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致挫衂且延綏邊患未有寧
歲宣大亦邊也去京師既有門庭之禦此無陰蔽猶屋
耳兵制出宣大與京[illegible]
[illegible]
往返不遠人心厭于轉移屬者[illegible]東擊西虜
酋奸態狡虛批吭兵家要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于
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邊近坐困誰爲得
計乎自群等此議出虜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可
做古昔寓兵于農遺意云卜何驚部郎楊琚奏延慶二境
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延袤
兵備稀少以致套虜叠犯邊患近有神將朱長年老十餘
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
陝州等民多出塞外種食正統中有寧夏副將黃鑑與欽
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

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紀鹽池百
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
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寧夏相接惟
隔一黃河耳當時識者以爲地上平漫難據已之後石亨
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往直道是一時軍民不免暫
勞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琚所奏移堡防邊大
有證據該部即會官議處以聞延安守臣王鑑又奏府谷
神木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里而堡撫按
監司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
衣食不給戰馬不服倒斃器械不得修整焉能禦虜從論
[illegible]
各職官精選行邊將帥[illegible]何才賢等上言
虜徒衆不過十大都建等被其侵擾往往得利以去
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毛里孩等居處其
中出入無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
挫之然後可保長策專乞命樞臣會文武百官博議進兵
搜剿務在殲虜殆盡若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須預請
處置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鄜慶環要地宜謹邊
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餘守防庶幾有備無患云是時
兵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謂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
鎮守大同宿將彰武伯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選應

雖務掌不大創必再至勿遽謂無事況今黃河欲凍毛里
孩去邊不遠寧無軒計又常往來宣大其情叵測萬一有
變驚擾畿內不若急爲勦除計以先發制之臣愚意其有
三可敗距我邊方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
主可敗者一虜自恃强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輸必驕
互驅馳亦憊人馬疲勞可敗者二北來避秋凡賊烟火或
一二百里或三五十里散逐水草兵力四分可敗者三爲
今之計宜選京軍精騎命宣大壯鋭各萬餘衆每三千人
爲一軍擇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
[illegible]
[illegible]彼之河討日而[illegible]
[illegible]
以騎兵[illegible]須乘其未動早爲之所欲
數前圖勝算猷守測務兵畫籌帷抵璐文移致聽浓許詔
下樞部會集廷臣議以禦近尚未究邊今無敢與師關策
遠涉沙漠恐非萬全臣請勅兵非洛邊守臣預將戰畫
以備　上可其議處正實虜實糧恆爲支升難探鐵酒
三邊榆林最爲要害其嘉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
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傑板逸惟榆林河套山撐之利足
以資虜又兼入搶抄擄常獲厚利以故數歲我邊曾無寧
歲及我出兵虜輒遠去虛費芻糧且今客兵誠莫有過于
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蘄勳畫部畢歲秋初遣曹郎一官督

軍計辦糧少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
轉輸之勞地方無驚擾之患事下計部覆奏言陝省稅糧
及部運銀布彼處支解折俸通共止用其二尚餘其一可
供軍需乞移文量爲派給不須借撥他省別爲措置從之
夫軍旅之用餉食爲先若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
百頼資給嘗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
西徒步千里或運而與供役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
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
尚何計論將亦定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賜呼冰
[illegible]
[illegible]
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得官爵編糧費移觀徹搖騷出塞
一法立一弊生
勝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
侍豪右專前託者率皆虛名而商賈貴倍獲之利
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
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亭邊
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益而多則穀益賤粟日散而少
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林兵之中寓其業租之習爲以
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耗軍儲故　朝廷
有廩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還衞備友必有兵馬
護送經行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月之數人米一升馬步

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虜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坐于武擒中國復至于大跡失坐勝之機陷覆没之轍必矣二者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廣備是增設營堡之說切實可行于是有方伯余子俊者出撫焉延撫置衛不已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保舉補陝中伍籍之脱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請懇提領設實榆林建學立宮師釋其貧少者為弟子員自是邊有蕃屏軍士得勤効穀樹藝果蔬爾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千餘萬石又相度邊地險要行數寸里畫得形勝[illegible]而前三[illegible]

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今虜失歸河套我軍反到虜射為屯守臣以為其若干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墻以查砦堡其背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劃削或累築或挑壑綿引相接以為邊墻實依報可遂亦起濟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關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絶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備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幾兩月而功畢由此虜寇漸稀榆林始為重鎮雖于諸邊從前如王禎城榆林功固有之若事皆懸心經理與然一新獨子俊之功為最初榆林背治發穗而棄米脂魚

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至是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湮谷逐墩勾壑橫絶河套之路凡千餘里要害既據腹內遂安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中益以墾採開拓之利地方富庶誰之力哉未幾虜寇臨洮鞏昌督臣馬文升遣其逐之至黑水口被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折水朔文貴撤為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五過伏營道斬首稚級千首有奇獲馬畜輜重不可勝計因敗其精日得勝獲勒石以紀虜又入河套兵出少司農陳後督餉壯便[illegible]遊擊[illegible]飛龍寧與不乏榆林武

捷[illegible]又設伏復虜復志保斬首級獲馬牛羊駱伏構是越俊謀知虜酋滿都魯孛羅忽解愚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大將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里至鹽池五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翼攻擊營遂破之俘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輜算笑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竟與前埒畜所虜男婦馬騾甲仗倍之賊既以失利失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為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啟地捷聞賜璽書褒諭欲召還

京久之詔邊軍如曾遇虜率衆對敵值衆寡不支者雖失
利勿罪其關門坐視見賊先退者坐以失機律甚矣我
朝難賊所以敢深入縱橫肆然無忌正以奮勇先驅偶厥
損軍者法無赦而坐視先退之輩則反從末減此之故
軍伍短氣若此令一出令而後喜可知也奈何識玩愒成
習後竟沮格不行以是虜寇屢為邊患有加無已時刑曾
那張澗陝西北邊事宜大畧謂臣生長陝中比見邊務日
廢水旱頻仍諸傷疲其畧以備採擇一曰陝省八府三邊腹
裏俱有鎮守撫總諸臣多不相統久持一見遇事不相爲
謀[illegible]一大邊[illegible]
[illegible]
將而下[illegible]三日增[illegible]
着縱賊者[illegible]由後有[illegible]宜從肆例料斷三曰令
官軍臨陣[illegible]諸軍[illegible]惟土兵號
勁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付御極郎（此與最可恨）
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勁勇而鄉導可得四曰近者邊將
上下相蒙互為欺罔遇虜入寇閉戶高坐或有挫失委咎
下僚邊備懈弛日甚一日且古以與士卒同甘苦稱名將
而今以供億勞入手數千里外圍保官更可切齒痛恨大
宜禁絕及禁子侵漁從[illegible]鎮城于榆林更築邊牆千二（言天下事　天下事）
百里會邊境實荒軍民僕死者萬計嘗亦旋築旋傾虜竟

入套徙以遠飾目前非經久計是時言邊事者不少獨此
奏其切懷直大裨軍政士論韙之三年丙申朵顏三衛
夷人以請關馬市不許與北虜交通鎮守薊州譬馬宗奏
朵顏等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今與虜通大為可
慮宜整飭兵事以戒不虞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三萬
今逃者踰十之一乞行法司問擬請戍囚徒量充部補且（清勾之策）
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樓林口等關俱係
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橋有司合餘民壯
編戶發練遇冬協守部下樞部酌處行之又越二年乙亥
命從[illegible]定邊營等[illegible]先是予發[illegible]
[illegible]
營乎[illegible]宜選守中山[illegible]下用復以[illegible]
為便而按臣李鉞亦言此封疆百里城池三崖豈可輕棄（李九少發矣）
若曰地曠難駐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
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用今至失于後為本兵固
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蹟安邊及新興永濟等
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承樂間棄采勝不
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詔可夫以朵顏等衛忽與
虜搆合因遂有欲大發兵以建奇功者謂必除朶顏之徒（大迂遠）
剪建州之衆乘勝而西疾平河套顧　祖宗之于朵顏諸
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者是舉使戎狄生心潜蘇

頃壞邊墻難蓋勢恐益多趣東何如議為集衆甚者設泥
子從從營中出塔之議至欲併延綏而棄之謂皆以東勝
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
民可以息肩關陜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于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陜
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陜而京師震驚賊遂
近而其覬覦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爲大謬嗚呼一倡
百和牢不可破此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
焉若以邊牆難守則今關陜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
方之凋瘵極甚黄河其間雖有嵒門析津龍門之險然皆漢
唐糧餉由此而運則今興販亦得往來無滯且以余曾部
所籌山西米豆若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諸倉河南米豆
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陜州諸倉其蒲州衛地皆瀕河可通
舟楫蹤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斯利之利寔當
萬萬也別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千里接連渭河有通陝
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
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
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儻加修濬亦可行舟
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甚若宋跡
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舟運某處可造船
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專憚督府之務
可收永久之利越歲庚子中貴人汪直用事最得寵專喜
事開邊用總撫朱永陳鉞破建州夷陞賞優渥王越心艷
之乃諜于直以虜西犯邊直薦越爲總督仍命永爲平虜
將軍統兵而西未至界虜大掠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
獲何以輙班師遂與直密議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
將輕騎由宣大俱會榆林既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
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
破虜斬首四百餘級鹵子女馬畜旗甲各有差以大捷報
聞封賞踰格當是時永師至榆林甫三月無勦殺寸功越
歲辛丑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縣入境剽
掠越縱兵擊之檎生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
役也斬級少于法僅下賞而封拜亦復橫濫則直以宦
在事欲貴重之故併及越尋復命越駐宣府調度擊虜虜
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逃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
等處越使部將劉寧敗之塔兒內支王璇之大敗虜延綏
守將許寧敗之三里塔十二人斬首三百餘虜功最多
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據擁郡貫寂薄寧改越鎮大同巳
復移越節延綏已卒以汪直事敗部劾越官爵褫削安陸
州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事亦有嫉其罰太重疑平者

翹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薦拔御史居濂仰鍾等皆爲大
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関貲時時稱翹才翹居常喜
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麾下
豪傑不如所從入皆願爲之死北代時常親視諸軍食飲
數賜酒炙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戰令出獨計
矢中會之多寡于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奸受金者詐出
死力不與者士無不感泣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
鬼軍行翹獨中秦王歸宴奏伎翹語王下官爲王吹笛久
矣寧有以相娛者因畫乞其伎女賜一日大雪方坐地爐
使伎女執琵琶拂鶴侍而一千戸劉濟選御[illegible]歌舞
[illegible]
[illegible]大喜曰寒兵手金卮飲之從[illegible]琵琶
而倩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謏劇又喜指其中婆娑麗者
目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戸所至爲效死力一夜襲虜帳
將至風暴起鬼併目衆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
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翹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
風也翹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戸翹之在安陸
與遜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又有云翹始與朱承節
千迎邊虜猝至至客不當承欲走翹止之即揮兵上山
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今騎皆下馬嚙枚魚貫行
逆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虜不覺行五十里抵城不

失一人翹徐曰幾乎落賊算明日乃謂承曰我一動虜瞭
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
無軍聲故虜不覺也翹倉卒應變之機從來克濟而紅崖
池威寧海劫虜取勝未兵家奇術當翹時天下鳳貴其才
西北邊所稱良將孰有翹翹而上者嵗其舉進士在景泰
朝少善騎射爲人多力好談說經濟大畧卿兒願所有天
下志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
皆怪異之及秋而劉濟貢使附翹策來而曰其巫[illegible]觀贊
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敢以聞景帝闕姓名謂
金榜曰識之此蒼往風憲王此以文臣濟貊[illegible]
[illegible]
圖其所也迫至丕賣鬼虜復據衆寇夫同朝議以子俊奉
邊日久熟知虜情及賜校勇往地里險易塞道虜所出入
故凡邊臣奏請向者從中御度輒中機宜今邊將與戰失
利仍遣子俊以大司農總餉諸軍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奉
命入境分兵戍守關要虜遂引去子俊又言禦虜利用戰
車條式奏上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詔可之子俊又
以本兵敗討部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爲縮軍用覺使諸吏
少年敝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大抵非虜自子俊城榆林不
大入寇邊者幾數載茲因威寧海子之怨復連歲大寇憤
深入邊張横遭荼毒野有暴骨矣趣功殿衆蔣閣汪直之

罪其又奚逭時何喬新巡撫山西奏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於溝旁斬虜大敗去次年癸卯虜又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畿內震駭勅喬新巡邊遣諜覘虜營右邊守者皆老弱聲言選精兵遣從間道襲其巢虜恩不戰遁去因上書閣臣劉珝曰竊聞之戰不可數數精則民疲正統至今北虜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怯懦不肯橫身以禦虜每虜寇小入輒張大以聞 朝廷遂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冒受賞賚敗事則有所推諉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盡肆[illegible] 朝廷置邊將[illegible]何為乎使京軍[illegible]慮乎茲陽蔡度雖然珝圖君又肯闢同官惟篤專國虔珝素鄙薄安嘗對客罵安負國無狀而己終不克一展所為喬新即書及之何益可慨哉是後虜寇犯州鎮守副將周璽分兵三千守懷仁蹕還夏米莊中伏大潰璽退兵內援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敵乘吾怯不將片甲匪歸矣如是衆爭奮死戰銃弩齊發呼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副將將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遁喪師者皆坐罪獨璽得免且

陞職不次來歲北虜又大入邊寇大同命文武大臣余子俊蔣琬帥京營及各邊諸路兵禦之琬等至鎮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頃之子俊又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與會同宣大山西諸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亘一千三百餘里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封九易月可竣事詔允其奏勅所司預備器物刻期舉行會臺省交章奏稱子俊報[illegible]墾遂致■備空虛羣情嗟怨因有是論其築墻延綏時鎮城舊在綏德子俊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荒資虜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號哭于軍門者摩肩接踵填街塞途向使其鎮河套遍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不貲綏德藩籬免大鎮鎖鑰虜騎長驅直關內地其貽謀益不審矣又有論子俊修築邊墻先後相隨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剷削設險之法則或者行之邊臣屢以築墻為請 朝廷屢發金聲載相繼並無一人發言邊墻虛費若此誠不知何謂也夫秦築長

商文毅輅議興十萬之師搗勦之說即令馬項諸公任若
事虜在吾目中矣乃竟爲本兵程襄毅沮格不行又再則
嘉靖中按臣陳棐首言套虜極爲邊患宜亟議討復以固
邊防撫臣曾銑亦疏請驅虜出套並河爲塞　詔可其奏
且曰逐虜復套厥猷甚壯本兵何無定見夫以　世宗之
嚴明英斷而首輔夏言又從中主之復套有幾矣云何次
輔嵩因山崩之異起私隙之圖疏銑開邊起釁言偏徇誤
國浮湛傳奏而中丞逮矣銑竟挾譽承旨許銑[illegible]
[illegible]罪兼法輕奉復套[illegible]臣測朗虎言屢更而西寇遂
[illegible]
定議悉帝置兵定請舉穴之虎至矣然則套終不可復乎
曰可復事變之來聖無常也秦處胡而徐銖非譽漢防胡
而後歹敦順又甚則自相攻擊如狗彘之南北爲遭疾疫
如先零之殄滅復有隙而我乘其敝復之此其時矣要之
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亦爲其所可爲者曰重將權以一
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崇斥堠以保眾而疑賊曰募民
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
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爲是數者
以待之而已矣

征廣蠻案

憲宗初即位收用名賢任王竑爲本兵無何骨快之太
稱得人竑性剛毅少豪儁尚氣節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
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illegible]自廷
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焉曰此撾馬順者
竑名自是滿天下眞一世之人豪也乙酉歲爲成化元年
兩廣蠻寇侯大狗作亂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
憲副毛吉[illegible]縣令王瓛驛宦[illegible]隨軍經賊奮不顧身皆
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諡以褒其忠　上遂銳意南討集廷
臣會議竑言峽賊稱亂[illegible]猖獗爲禍
[illegible]
安長其桀驁[illegible]諸將[illegible]借寇[illegible]非痛加撻之寇不止爲
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韓雍文武兼濟才氣慷慨屢
以討勦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勇畧可任惟趙輔爲最竑
雖知雍少以御史按江西振刷積弊經措宏久會瘟疫飢
盜大起雍從撫臣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擧以次
伏誅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于吏是聰明百寧
何可當竑以故極力薦雍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　天
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耶議僉定
于是使使就浙江拜雍以參贊起遂趨撫贊理諸軍務拜
輔爲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以行閫外之事一以

爲雍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速取或請分軍療賊入廣西可
破雍曰不然古伏越臨戎割闢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
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淵本
也諸軍不先薄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外兵勢弱趨末難盡
反令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傷殘所謂救火而嘘之也我
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衆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
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
分而拒我聚而攻冝以擊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
息游蒐耳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
戰勝自戢叔敖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擒
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遂趣師諸軍兼程而進兵至全
州會陽峒西延苗爲梗擊殲之斬失律都指揮李英等四人
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
藤峽之羽翼也不先除此藤峽勢不孤進用土兵爲前鋒
大兵分道進擊窮速至力山賊大敗遁至潯州延父老問
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巖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爲毒不可
深入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可不戰自斃
雍曰不然山峽迤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
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防哉今我軍新破府江士
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乘此破之可計日以待因督衆

疾趨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
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賊先三軍鋒雍大
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袖
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林中纍纍相
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大破之覆其巢穴夷其險
寨焚其積聚四面夾攻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洞阻塞有崖
名九層樓尤爲陡絶官軍直抵其上前後斬俘四萬一千
有奇餘黨悉降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
控賊出入刻石紀功復遣將四出雷集高摩諸寇以次剗
滅雖少司農督糧調兵食簿蓋能破賊者即有其[illegible]
入奮勇至界賊平自此蠻夷畏懼雍威棲處先是雍至廣
東檄新會丞陶魯隸麾下雍嚴峻蒞事軍門議劉疑戮
于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假縮如小吏常畏懼
若不自勝一日顧問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議熒魯時直勝
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
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號甚天阻險自衛
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
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擾薄邑不能理
乃言擊賊若妄當答魯不拜揖曰夫賊雖攻者非賊難
也我雖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衆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

諉雍。上爲遣使馳諭雍引疾乞歸後二年朱英爲督撫代之專意安輯民得休息疏稱廣西猺獞叛服無常然亦人類可化臣與鎮守官會議招撫方揭榜諭有去順效遵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有荔浦縣賊首李扶貴率衆四十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象州之立山縣請復其故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行三司究勘分守柳慶諸處叅副等官表儀謝綏茺鎮共招出馬平洛容陽朔等縣猺獞陸續開報三千餘赤漸再招撫俟編戶具籍奏處既入賜勅嘉奬英編雍復僅兵荒之餘民多横死鋒鏑及走徼岩谷至遷城數[illegible]大[illegible]賊帥[illegible]功[illegible]遇小寇輙張大賊勢覬用兵得賊其[illegible]情覺豈反前政竭力勞撫猺獞有倡亂者擒誅首惡其脅從者釋之悉令歸還之衆化爲編民一切征需供饋餉皆其半數年間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增戶口四十萬覩彼勞師彈費僅成擾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矣

顏季亨曰兵凶戰危自古記之王者命將出師動輒縣生民于鋒刃豈得已哉不得已而用之則如猺賊流劫廣無完都故韓襄毅不得不奮揚威武勦蕩懲創之非黷武也恩縱寇以毒吾民也惟不得已而用之則如天威已震諸猺既慴大衆之後必有陽春故朱恭簡不得不加意勞來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欲撫寇以安吾民也兩者立功二廣並稱名臣此外如陶公魯亦先後贊理其間兵成偉伐豈可多得哉是役也更有一死事臣毛吉可異焉吉初出軍官給千金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什三文憫吉死無以賜出餘銀密授僕婢爲喪貝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其從者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告近居洗經歷者洗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項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厚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遺憾但余文所存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誠須[illegible]亟取還官毋汙我官[illegible][illegible]少頃歸甦此其清節死猶不忘真自不可多得故併附及之以爲世勸

征流逋案

嘗考流逋從古爲患自東晉時廬陵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並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流民若甚得其道我成化初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衆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至蜂起蚊聚而甘自絕于盛世以倡爲亂也當時有錦衣千戶楊英奉使河南見北方流民聚襄鄧山[illegible]中不下數十萬漸盧以爲若不早制必亂矣遂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交通使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詳切未報後憲副鄧本端遍諭英之先見稱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誠哉是言也元年乙酉朝議以襄南多山泰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方伯王恕首得之勅令巡撫南陽襄荊諸府隨會兵擒襄盜平其巢二年丙戌劉千斤反荊襄拜右和尚爲謀主結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朱永爲平虜將軍大司馬白圭提督軍務總師西京及諸路兵討之先是大兵未發荊襄守將王信進撫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信王帥進退不援信多張旗幟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上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從圭等帥大軍至南漳楚將李震亦率土兵來會道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併苗龍等劉長子匿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已永病痊領兵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裨將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諸軍前賊遂潰散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懸旣而諸將爭功忌英僭于大將謂[illegible]英多獲賊賄挾殺之班師論功各封賞有差總兵楊璿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來家繪恕像以[illegible]難歸四年戊子敗少司農楊璿出爲楚撫代恕安輯流民七年辛卯値大荒之餘荊襄流民咸逋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衆復亂勅協理院事項忠總督軍務帥兵往討忠至境遣人持檄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加兵捕勦不赦凡遣通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加官進級第時當盛夏民以渴疫死者未免隨地有之因値星孛天田時論遂歸咎荊襄妄殺八年壬辰忠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忠處

豎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賊干天和
怨誇勝起交章論奏科臣梁璟等言項者荆襄盜起命憲
往撫軍政論令周及并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
令附籍之衆就近撫綏不省酌量驅遣今偏聽李宾等貪
利要功下令有司一槩遂之又縱兵驅逼暴無紀律以致
寃聲震天屍骸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惨酷過之不聽忠亦
隨有弾疏其暴言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媢疾流
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之所指兵科之所料兵部之所奏
駁大宰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俘
從賊論[illegible]
[illegible]
甚于夷狄皆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數數不
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猖
和尚王彪就楊而後有李鬍子王撰燃熾猖禍千百成羣
遠近荼毒今臣率命總兵與李震等督兵搜捕俘斬首餘
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豈
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耶其餘
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
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
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鬭劫殺無日無之尚
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延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來

皆遷也臣始因嘖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illegible]數千叠
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詰殺傷因繫死
者實不過千較罪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
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
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
雖擒李鬍子王彪輩以將士爭邀言功臣皆革去不錄如
功少報多敢日[illegible]奬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矣
以服人且本兵自主亦嘗親莅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
舉乃圭往日之遺慮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從擒
劉千斤尚遺從患而得高擢厚賞豈亦少恕乎本臣已
[illegible]
遣回流民一萬五千餘萬論撥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遣居
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
襄禍急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
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推功
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授閑
賜臣致仕奏入陞降溫　旨所辭不允十二年丙申諸省
流民復集如前命撫臣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馳至徧歷
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
籍爲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
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開墾

以供賦役建立州縣號治設楚中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關中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中州桐柏南召伊陽三縣又置撫治行臺併立衛于鄖陽以為保障經畫已定乃疏稱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其勝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增置郡邑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雖土入貢于版籍之間反側者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于此詔可其奏十七年辛丑王信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勦捕其患自息荊襄流通本高選府徭役長吏老孫已處驕鄭加誅殺恐傷和氣南彰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暫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蠲除官員無厭千百無寸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荊襄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嘉納之下其章甚勵衆職信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宣世相讐信曉以威福尋亦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未靖守臣謀勦之信遂遣面諭蠻不煩兵而下君諸酋俯首納且詰其歸順故皆積積國暴歲苦屢使徵發故徭役條稱單待我如此我方願

為屬役尚致反耶因請為信執肩輿以示敬信所部稱將劉紘張全智勇過人為之力薦于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牢育抑心低首奔走鑽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任用何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常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終其身不營私產自謂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傷累子孫者我所遺耳論者比之山襄毅並稱廉將豈阿私所好哉亦非以其大有造荊襄流通故曲意頌美之也

顏季亨曰流民貽患何代蔑有禍毒處置失當遂致李胡擁有巴蜀首亂天下我 朝劉李籍故流寇首稱始禍西晉者毫髮所恃痛祚無疆天心厭亂白司馬朱撫字勤平之于前項襄毅又調護之于後得揚于摠向若不早制反形已兆一跳覯影知形具有曲突徙薪之遠謀而原子英民性好德勝從非盜及王君實我軍奸黠利其竊發兩疏曲撫戒殺大為元年機牢之至計故能保護寧輯休息無為嗟鴻哀鴻而安集之豈其使周宣王機得專美乎按地志荊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饒異者楊以為不飢者易以為食此失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爭趨之往歲流民潰聚去而復來固其所也竊聚者奈何

捐利還天地而拂民之性乎原公增設郡縣撫集流移亦
順性以導因其利而利之耳聯至今日山澗屯聚新附土
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長久無事以為國家萬世利者問
誰之功忍忘所自

征建夷策

遼人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女直各部畧有三種而獨
建州為最強 國初遣使招諭即歸順來朝因悉境附下
何遣中使治巨艦勅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賜
勅印又云何許從開原入朝貢併立馬市歲時賜予甚厚
諸酋亦奉職惟謹征調輙赴久之開原降虜楊木答兀率
數百騎奔建州寖為遼患嗣是數寇掠後自相讎殺三其
印部更簽及得故印部上更給者匿不出乃分其地為二
剖兩印令左右各鎮之土木之難建州酋董山與李滿住
等並附也先為耳目鈔掠遼東撫臣程旺翮諭歸所掠稍寧
[illegible]
戰而中冶實以入貢[illegible]假垂手是董山潛結
朝鮮受偽制為中樞[illegible]其地糜得偽制疏請先
發伐其謀遂遣科臣使朝鮮[illegible]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
承出偽制示之皆俯息成化三年設丙戌領院事李秉言
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各部來貢邊臣索驗貂皮取純黑馬
取膘壯否即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
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啟釁下兵部議如
秉言而董卓來朝語不遜科諸部落頻盗邊三年丁亥命
趙輔充靖虜將軍兼督軍務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
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尋伏誅隨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

泉深入雲陽滴河等堡勢極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
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
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陳鉞以功賞在即乃隱匿虜情
不報恐沮其賞由此遂地騷然屯堡屏跡弗克耕耨矣至
是按臣張珍奏劾陳鉞意在陞賞故將夷虜入寇慘殺情
事匿不以聞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十報一二欺
君罔上罪不容誅疏入鉞等被詰罰俸怨至鉞銜珍而汪
直尋還京鉞出迎五十里而還訴珍舉王越風旨以此
令劾直大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迓達不容見詰旦即
遣其心腹官往同王宗彝審勘俱阿直意誣珍械赴京執
入內酷刑嚴栲逼招爰越職使珍搖死不承下錦衣獄
會多官廷勘莫敢與辯乃謫戍遼東時安南黎灝破侵占
城地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直欲乘間討之陸容言安南
臣服已久叛形未見今怨加之以兵恐師出無名適禍不
淺直意猶未已傳旨索張輔下安南牘劉大夏匿弗予大
司馬為傍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兵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大
司馬悟乃已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俱直至
之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苟直復得逞
志天下安南未可知幸樞部力沮其謀軍民大幸朝廷忠
為本兵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容與大夏為郎備之都定

右手至此果各得其大力時論服兩人之有主持以道美
項忠能知人善任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又時
為建州邀劫訴請由鴨綠江便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議
將從之大夏執不可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
今日殆有微意乃弗許十八年壬寅京營官馬儀奏陳鉞
撫遼東時冒貪欺罔玩法弄權起侵邊釁嘗求陞職馬文
升先發兵激變夷情張珍隨劾其失機狀匿王崇之不從
其濫報功級越賑賂直各加誣陷滿戍降官舉朝側目天
下寒心上児越勤勞勒令致仕又有臺臣徐鏞等交章
論直欺罔專權先結王越吳綬戴縉等為牙爪太肆羅織
使臣民知有西廠不知有朝廷知有汪直不知有陛
下續又偏聽陳鉞誑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
次傾竭糧餉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讐軍民被
其屠害陳鉞等冒陞數百人獨王越不得與此乃為別着
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其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
暗地發兵星夜出境至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沐處所殺
虜老幼婦女虛張勝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壓寨致
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兵民横
罹鋒刃糧少隨處缺乏致煩 九重宵旰之憂而直等若
罔聞知恣肆猶故阿媚者立蒙顯擢違忤者即遭禍譴權

勢傾人罰豈容貸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垂
懲奸臣結黨擅開邊釁 上納其言命法司鞫擬逐直北
黨如兩越輩竄斥殆盡中外莫不快之十九年癸卯復項
忠官尋起文升復爲遼撫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
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皆樹奇績故東人無不思之會
其時夷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至
今談遼事者尤多頌文升之功不忘
顏季亨曰建夷近邊非不爲患第自李秉趙輔至虎城一
挫之又得彭誼崔勝出遼塞再創之已稍稍挈戢夷無奈
汪直好事喜功陳越前後希趣直旨以掩殺貢使襲掃夷
[illegible]
巢兩淺釁構禍無已直之作俑召亂越之從臾咸奸黨
宜服上刑者也不寧惟是直初坐廠士大夫無與往是惟
王越日往侯之滋久相得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爲
介私問越曉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懼竟
之越跪直叩頭出旻等入見旻先跪諸見者皆跪直大悅
既出直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夫以宮保何
其重銓宰何其尊竟丑心奴顏婢膝媚事閹豎而不較安
問其他及直巡邊所至脅撫皆鎧甲戎裝迎迓至二三百
里望塵跪伏馬過乃興迨駐館則易小帽一撒趨走唯諾
叩首半跪時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illegible]

宮勢儆士風潰倒至此已極當時獨項馬二公正氣直節
磊磊堂堂卒以忤直故一除名一謫戍夫越素奉延代處
極力譖毀與旻以忠劾直疏尹先遣報直腹弁韋瑛坐是
落職固也若林聰則所稱邊卒守義殺不可撓易儲杭言
直聲大振者何晚年亦憚直之橫而不能爲文升白究傳
謂聰再起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遂疑其趣涉浮
沉所自來矣嗚呼項馬今日去矣謫矣他日氷山見睍而
越旻輩之含羞忍恥持祿固位者獨不去乎謫乎而此膝
一屈不可復伸百世之羞不可復贖觀二公之傳列名臣
[illegible]
暴風乐載者爲何如哉[illegible]
不肯以彼易此[illegible]

征掌發案

大學稱一人定國千載至言始勿論其遠者即我
憲宗御極之始緣天順初以迎駕奪門爲功遂至武弁各
肆志以逞樞閣遂彙比比虛報功級冒濫陞賞閣臣李賢
熟慮及此方石曹事敗已乘間力言不避嫌怨凡濫職者
四千人有奇至是時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嚻訴　上賢
復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幾
幸有事早治之一　上亟是賢言命樞部按以迎　駕奪門
陞者自侯伯張瑾楊宗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息于未萌
救乖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皆至今敬
[illegible]
[illegible]此元年乙酉事也改歲兩廣猺賊奔突兵部起復遣雍
官林與韓行甿抵家襄事興即日從賢上道至京未半歲
賢甚疾卒後有爲賢傳云蠻卻起復到京即病故果如[illegible]
巳年矣然此人不青非國之福此誠有然者賢之死幾
兩載何非哉天下自此春春多事矣葢廣西廣東夷賊侵
發寇兵大狗作備大發難端于兩廣流通劉千斤效尤聚
福系鞭于楚漢而黔蜀諸苗蠻亦接踵以起雖先後出師
[illegible]獷獗顧無地不用兵無歲不遲餉亦豈盛世所宜有
哉再越歲丁亥四川貴州山林掌蠻叛遣李瑾爲將軍陞
都信以太司馬提督蔡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初兩鎮

守將不相下興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暨兵科道官在
軍中者飭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寶險破合
江主允縣乃以遣信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
池蜀軍由戎縣黔軍由芒部滇軍由烏蒙市入期會大壩
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礌石如雨
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遂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
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黔軍已斷其後滇蜀軍角其左
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黨
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窈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
饑蓋九姓土蠻兩賊集衆圍攻勦大捷請設[illegible]
[illegible]
瀘航衞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illegible]
平川立長官司轄蠻衆是年浙杭賊亦起家賜都御史高
明敕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撫倚險不服高
兵擣其巢大破賊俘四百有誅其渠魁十一餘黨悉輕坐新
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曰兵從今慕下命誅不赦
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加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先是揚州
鹽寇起恃其矢利船信勦備信造巨艦樹壽亭往來江南
非督軍又授方畧御史戴珫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置江
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關悉靖後
兩年己丑鹽賊錢厚輩紏衆作亂江上侮稱江海上分儲

便督僉董寬討擒之刻期平定又兩年辛卯程信賊兵事
哥更張者四兵弊可弭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邊鎮
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
聚荊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
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鄧廷瓚亦撫貴
州逾黑苗久叛勅令往視兼提督軍番初撫不從始合衆
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
洪等獲二千餘首惡俘京奏官都勻清平皆設二衞所屬
光張官司其人世襲驕縱殘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
劉升縣存那護宁以舒民瀾時輪冷等黨惡消除併去
[illegible]
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
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請無不允由
廷瓚曾知本省程番府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廷
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
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
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廷論以其夙有政績嘖嘖膾炙人口
故至是悉從其言不寧惟是後出鎭梧州群蠻以劫掠爲
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
江西一省付之使三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
于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憑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瀧水

原缺第五十葉

開城納鍾虜益張人心益危趨鍾戰必效死力此何等擔
當哉及後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近班師不兼賞殺
一人曰刑賞　天平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來攝
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若斯者眞不愧名臣此外指
何可多屈

征土達案

憲宗御宇其任用輔臣雖不及 祖宗之于楊李顧以彭
甘商輅當國亦何嘗拂其所請哉大者如並尊兩宮之義
將為政輅佐之早建儲貳之疏輅為政將佐之而土達滿
四倡亂則兩人協力主持堅執已見不為本兵程信所搖
惑而能默助項忠以成功何以知其然也 國初殘元平
京府戶把丹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
獵為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
黨李俊輩有非從意乘時劫掠藏庫逋逃事覺所司捕之
守將劉清焉傑等復逼索各達達賄物各土達怨之固原
[illegible]
滿四遂糾眾以叛據石城石城四面皆山斷壁高數十仞
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清領軍與戰不利陝撫遣將邢端
中丞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遂死之端遂歸官軍大潰
遠近震駭事聞 上命陝寧延綏撫官陳介任壽與琮
王鉞等各統所部會討之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
往勅劉玉為將軍以項忠提督軍務忠方行未入界寧陝
二鎮官軍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集麾兵直
趨石城軍士勞困飢渴為賊所襲王師大敗死者不可勝
紀軍聲悉為賊得賊勢遂益猖獗詔遣喪師褫撫諸臣下
獄而又即家起拜馬文升代為巡撫佐督臣項忠討賊文
升急馳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
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賊諜知 朝廷遣將出師大舉
征討亦甚驚懼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七路圍之
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亦不
須大軍畢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山勢險固賊據險力拒
忠不能支復致敗衂身殞賊巢我軍遂退項忠即陣斬一
指揮以狥陣乃定京師士夫聞毛忠軍敗益危駭科臣程
萬里疏言陝中重鎮 我朝安置土達于軍夏甘涼等處
種類蕃衍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飢饉有司失于撫恤
以故滿四輩恃險聚衆劫掠抗拒我師討之累累致覆
[illegible]
[illegible]宜勅有
司存省賑貸仍選一二大臣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
達中年高有識者宣 上恩威曉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
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歛動衆心潛消其患不聽
大司馬程信與侯伯朱永郭登等惟議滿四驍勇恐與北
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
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將
天今仰仗皇威與兵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
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
至即移兵據賊水道于其傍近地為賊所嘗夜汲者設

伏搶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朝議尚慮師淹歲月恐賊
來乘詔問忠當濟師否忠不請濟師即上疏謂京軍怯不
諳戰益之無補程信恩賊乘屢勝恐劉王等不足任請遣
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永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
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賞亦然
閣臣彭時知賊固可平也見永張大其事心實厭之又難
于遽止第擬 旨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項忠知之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擲兵星馳赴援僞不日破賊
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恩等召本兵至閣計議信謂
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因糧散勢賊不可緩今入山箐
[illegible]
保我軍圍守甚嚴不一二兩月賊必糧困可擒恐出京軍何
用再行商略亦曰觀項忠奏賊不足憂矣時因問信曰
京軍若往何日始到信曰來春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
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請大監皆曰然因問
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略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
邊軍行留京軍而任營將不遣信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
人去看動靜時亦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信以其
言不行殊怱怱出危言同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
發兵去廷臣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時
賊勢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料敵決可平保無虞也衆

猶不信嘗項忠方在軍初以官兵屢敗後又延[illegible]紛不
免憂形于色文升慰解之曰勝敗兵家常事況賊死亦多
勢已不振此時黃河雖凍冰尚未堅賊不能北徙勿深憂
可徐徐圖之忠日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相持百日有奇
賊稍急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少若絕其
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于是盡焚城傍草斷汲路
會余子俊知西安從征督餉賊惟恃一泉爲飲子俊帥徒
士三百往探其源而揜塞之賊遂蹋蹐且令官軍掩捕樵
汲者多被擒詰之言圍城衆坐困不得俱之人馬死者過
半我軍圍[illegible]賊衆宗以制寨將
[illegible]
從賊日相率來降[illegible]智滿四倚
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illegible]出詣軍門降滿四猶豫未
決適爲我師所擒忠欲[illegible]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
忠即假以辭色厚慰勞爲許令立功解金鈎束賜之令其
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賊出戰擒之遂遣虎狸
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爲虎狸所誘
挺身出戰遂被官軍擒獲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
千餘級俘獲男婦老弱三千賊寨悉平捷聞諸臣皆欽服
時之遠見羣言始息檻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懷
聞之併遣究激變之故吳某等被劉清及舊[illegible]糾劾不過

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賊既伏誅因下清
傑于獄鞫問得實斬之遠近稱快 上大喜論平滿四功
各文武官陞賞有差忠因陳軍務爲經久計大畧稱固原
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
出没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用是滿四陸梁桀無
宗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于
此添設一衛所以振其要衛從之是時兵事急訛言沸騰
忠督軍矢石雨下無[illegible]數曰未命討賊久無功耳心
敎死矣文升服忠勇獻[illegible]每語人曰土達驍猛關中根
本[illegible]四未平關[illegible]何如地頃公舉
[illegible]
將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年餘身冒矢石者二十餘戰
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illegible]一時較諸趙輔劉聚王
越封拜如奇者寧無功懸賞籌之疑哉劉大夏亦曰項公
平土達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
矣雖然忠即不克大膺封賞願其功得有緒且效厥終者
亦幸有彭商兩輔臣代爲擔當以底于成耳不然者剔趙
他將互爲掣肘又甚則以財匱師老曲加譴責朝斯召還
令不得竟其所爲使從前勞費反以資忌者之口實方且
負罪不遑即欲成功得乎愚因知彭商所以默助之者多
也此其事在成化四年彭商眞可不愧古大臣寧但此耶

先是 上初嗣統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只尊
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
法時曰李賢是也若遺所當尊豈不乖是夏既入少頃出
傳 旨如初言宣德自有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
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讓表時曰正
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illegible]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
不可而不敢發言夏[illegible]諸公[illegible]言乃作色曰你每偏[illegible]二
心恐追究來不好 拱手對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
靈在上誰敢二心[illegible]後猶斷利便而爲之時
[illegible]
所以不敢不極言者[illegible]君推大孝之
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稱善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
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 周娘娘已蒙俞允矣時
執筆將草詔又曰須照[illegible]加二字不則無分別乃
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乘惟賢開端而時極力贊之頼
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萬全以成大禮及 慈懿錢
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
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
仁宗合葬劉后故事大宗伯姚夔亦疏言 先帝治命
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

與變率在廷文武群臣跪伏文華殿哭諫三請啼號不起
屏閒于內上爲感動母后亦悟乃始勉允諾如所議行
後悼恭太子薨　上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
但畏忌無敢語悠𡨥從轉操引　東宮乃立後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固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
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
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
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感遂其母子之情懽衆人公
論云何而　東宮母　紀貴妃竟斃輅舉宋李宸妃故事[illegible]
歆悉如禮[illegible]西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羿併[illegible]
下安危　上[illegible]命太監懷
恩傳旨詰責輅正[illegible]者敢爾
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illegible]京師盜門守備
日不可缺某一日而[illegible]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
乎危乎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由是見
忤于直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横諸大臣皆羅事
直矣輅之能爲有無如此至𡨥廿㧖年被疑斬繫　汪顏
有易樹意而保而未發會欽天監奏泰山震動應在

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　孝宗以是得處大位與民休息
培植元氣內外宴如幾致刑措天下共稱聖主焉揆厥所
自故于今頌商輅之功德不衰噫彭商兩輔臣大有裨于
國體國本厥功堪垂不朽區區王平土達確有定力又其
剩業耳
顏季亨曰趙充國坐困西羌禾齒後爲奇績項襄毅亦坐
困叛四度幾足以當之而王越孫毅如彭文憲商文毅者
于魏相吳黍焉　朝廷賴以寧社稷也使當日叛國不
殄而與套虜連兵朝議罰恩藍宗單難㚁徒增偏撓人心
耳奚益哉[illegible]輔臣堅持識力行國中
[illegible]
天下后世謹不知[illegible]項之功數所憶侯者文毅備言
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左　上亦泣位
遂復文憲捧　英宗遺詔謂此嬪御殉葬一事尤高出千
古不須潤色遂永爲定制此兩者功德豈淺鮮耶襄毅從
土木之難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乃獨能出一生于萬
死得不爲無定河邊朽骨斯已奇矣及爲本兵知劉忠宣
可當要樞調爲職方郎而信任之會　朝廷好寶玩中貴
言宣德中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乃即令
至部查三保至西洋昔水程襄毅令都吏檢故牘忠宣先
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它吏檢襄毅詰都吏曰署中

牘。焉得失。忠宣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
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瑤于國家。得不償失。此一時弊政。
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褒穀聳然
降位。再拜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大體。此不久屬公矣。嗚呼。
只此一舉忠宣陰德無量夫又孰非褒穀之所貽也哉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五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

征土魯番

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而遥。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羈縻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因寵異之。（[illegible]）予金印。化率其民城哈密以居。爲西域咽襟。以通諸要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會之嗣王毋當國。成化初。哈密爲北虜癿加思蘭侵掠。王毋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後虜既退。詔從撫綏所求。勅王毋及還哈密故地。收其衆。以衛邊塞。乍何。（一夫）哈密復爲土魯番領羅阿力所侵。搶殺虜入寨。併奪金印去。（遣原設立部命保○不肯不救）其衆避居肅州及嘉峪城。累求救援。本兵議哈密乃西域諸夷咽喉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濟以河套之虜不退。關中[illegible]危難禦矣。　勅命集廷臣會議。昔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往勅諸衛。諭以大義。俾知存亡齒寒之勢。且鎮撫阿力。令亦遣人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冀解散其奸謀。羅哈密不能自存。亦不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隨推文武大臣劉文李文等。譬知夷情。堪委使事。令並往甘肅。規復哈密。自是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毋金印竟不可返。尋亦復鑄哈密衛印。已領攝阿力死。子阿黑麻立。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毋甥都督罕慎襲封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于是遣兵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與復哈密受賞。逆我

孝宗嗣統。歲庚申爲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脫脫貴族。安得王哈密。哈密舊官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辭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家兼外傳。罕慎喜。因許焉。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盟。遂假結婚而殺之。（[illegible]）隨擁[illegible]哈密。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因[illegible]王陝巴。族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歸我。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者。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壬子。馬文升爲本兵。議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非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籠羅強虜。皆據哈密。基由罕慎委非肅王後。故衆不服。令非得元遺裔。不足以懾服諸番。與復哈密。因訪聞三種頭目舉保。（與會肅亦有此議）言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遂立其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會卒。遣使送陝巴。併令奄克孛剌阿木郎輔至哈密。識者謂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種。則部强合爲一家。

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憤憤怨歸
印璽我賞賜且言陝巴職種也亦安得王哈密六年癸丑
復以兵入寇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寫亦
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少司馬張海武
靖侯謙率同貢使往撫處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
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七年甲寅海等疏稱急不
可恃兵來則復退叛則招徠之而已遂得 旨修嘉峪關
捕通聞黑麻謀詐詞貢敕令反覆為辭者二十人有聲聚
成廣西海等竟以無成功下獄尋各降任文升白此虜既
違使黨貢復夥陝巴金印亞勅使往又宜奉承稽謹必當
程中國不失制不我討觀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閉
閉嘉峪關絕不與通絕諸番貢使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携
其黨從之阿黑麻緣是益驕橫詐稱領夷兵萬人用雲梯
攻肅州城併縣甘州報聞京師震驚議文升討土魯番至哈
密十數程哈密至吾路又數程道之水草聞夷使來貢多
載水行今遠涉吾境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
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然八年乙卯阿黑麻遣頭目牙
木蘭率番夷三百騎入哈密據守文升曰事迫矣用兵不
可已也願方朝謝詢廣州樣其將官家人輩訪實虜聲息
乃令甘肅巡撫諸臣悉以本營兵及哈密之族

遣罕東衛至哈密道險難捷者謂宜襲牙蘭兵三千為先鋒
以漢兵三千為後勁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
文升大喜薦許進撫甘肅偕大將劉寧帥師經畧哈密而
奏請勑如議疾速至鎮陰結赤斤諸夷為援又結小列禿
議土魯番復誓言虛征不恤浮議自師嘉峪關射虜罕東
兵久之不至乃與副將彭清冒險晨夜衝風雪夜行出嘉
峪二千里許直薄哈密城牙木蘭預知之率衆遁去惟餘
番夷八百人登城拒守進督諸將盡屠之可得封侯進不可
曰吾將勝從容逸入朝我軍衆而止事忍以多殺為功且
上天好生逆夷殘寇亦望赦逆冷衛漸赴遂以諭致
使下八百人竟得不死獲斬首六十餘級獲牛馬駝數千
而還因遣諸種解罕東諸夷相援以離土魯番黨與而孤
其勢自是西域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
木蘭首未足為功進寧等不遵節領徒取空城無益邊事
領軍士遠征勞苦宜厚給賞 上念邊臣出塞久遠量示
慰勞各加俸陞職有差時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
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
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徼殺以是不得逞
九年丙辰土魯番與赤斤衛用兵稍息復乘間出師據哈
密十年丁巳召王越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哈密越恭

有戍望。天下咸貢其方。當時西北邊將多如懋者。通
宥起釁。詹勵勅令諸鎭守巡撫悉聽約束。仍許以便宜行
事。懋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剿者發之。斬首百餘級。牽
還所掠人畜甚衆。阿黑麻計窘。令人送陝巴于哈密。其兄
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罪乞許與
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狡詐。俟
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子闊廣。懋二年巳未
阿黑麻果遣使將陝巴。沒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
兒等。復通貢如舊。先是懋在鎭。聯奏哈密爲土魯番所殘。
以弗羅近番酋。別罷還。新撫地稍頭哈密對。以兵接其王
[illegible]
還國。至是文升因懋奏。乃請乞陝巴妹衣冠服。令甘肅鎭
巡官護入哈密。併奏還其貢使爵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再
懋五年甲子。陝巴嗜酒。家赴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
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
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
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
凡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
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逆
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王。奄克孛
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是服。守臣令部將朱

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上魯番。時阿黑
麻死。諸兒譬殺。眞帖木兒懼不肯。懋曰。奄克孛剌我外祖。
願依之。瑄處陝巴疑貳。攜眞帖木兒居甘州。哈密遂定。大
顏季亨曰。西戎爲患。所從來遠矣。始于三代。盛于漢。熾于
唐。稍願于宋。而馴服于明。非向背異情。實勢有強弱使然。
考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
唐始併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郡縣
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佩金玉印。明
興。洪武初。遣使持詔諭之。鎭邊番。洮守將韋正。衆之。時河
水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可滅。令河冰凍之。有冰
[illegible]
如巨室。自上流而下。風寒之。來合。卽渡河擣其營。賊上驚
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尋令諸首舉故官授職。以撫帝
師置司府官。以韋正爲河州使統之。封番僧凡七王。各賜
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已川藏族殺我遣使。
命鄧愈偕沐英討之。師分三。送進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
俘獲男女馬畜無算。已洮州十八族番酋及三副使等叛。
擄納隣七站。英復受命討之。其至界賊遁去。斬叛逃土官
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籠山南川。留兵戍守。蹤開詔謂洮
州爲西番門戶。築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後勅令番
人。討戶出馬。充賦名爲差發。又禁番使闌出麻鐵。久之大

將藍玉略西番罕東地兵方入徼大掠番衆皆遠遁而俞
蜀故叛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禪雜羅能
等已大破其衆賊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伏
誅而盡降其餘黨因疏蜀中地曠山險控扼番夷連歲蠻
夷梗化盖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便宜請增設屯衛且請
籍民人為兵報可設衛而不許籍民云何製金牌信符遣
使頒給諸番諭以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未
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濫徵爾夷今後遇有蓋
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應至茶馬司于洮河西
州既番人以馬易茶獲厚利市雜者死雖茶[illegible]
市馬獲馬甚衆有詰茶便者曰是當番族稍首奉敕納馬修
貢茶法決行盖羌夷嗜我[illegible]有血氣君親之要其徒以
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
代所畧而我明獨得之者也邇自茶政稍弛私販盛行雖
有巡茶官卒莫能禁故番馬多不至以坐失重利乃論者
追咎于金牌制廢不知番人納馬欲得茶故誠嚴關出之
禁雖無金牌馬將日集不然者縱何益哉顧成化以前即
叛服不常尚入貢以借上貢使多人前後絡繹所至騷動
賞賚不貲然猶未敢生心抗命至後則有出備番者日益
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領種內力摩黥特甚領種華言王也

攻破哈密執王母金印去命將李文等討之至則無策而
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肆侵掠傳子阿黑麻數掠哈
密為邊患若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魯
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和闐倚市馬
為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嗟而歸怨皆吾閒
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又以絕貢失互市窘方自保求服
為能行於哈密哉後雖稍用其策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
不能支蓋焚其廬舍內徙肅州是始欲立哈密為外藩而
后反為哈密所勞矣甚哉諸臣議處此舉大為失策也蓋
徼功誤國其受戎醜之欺紛紛不[illegible]也夫哈密西北
徼外去關中五千里其存亡絕續甚不足為重輕乃數廿
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為奇貨土魯番挾之以邀我侮
玩我邊臣藉之以倖功取賞罕慎既已今秋方入哈密而
來春已為彼几上肉矣與復哈密之賞方頒而奪城池金
印之報又踵至矣納幣之使未旋而乘釁之師已抵于郊
外矣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許乃竟不得哈密絲毫籓籬之
力而反為西陲邊寇禍胎此其視回初為何如耶噫若
宗時且然它日又可知已如必欲制其死命則有　聖祖
之神謨具在幸毋泄泄然忽之

征火篩案

北虜自毛里孩諸酋屢寇而後則又有人篩者出火篩本
小王子部落而蔡悍我
孝宗御極大爲邊患侵掠財畜日甚盛跋扈與小王子爭
雄長入寇近邊者數數矣元年戊申馬文升以南大司馬
召還領院事侍　上躬耕耤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
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弟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
穡艱難而巳褻語何爲　上以此嘉重之適虜小王子以
數萬騎駐大同邊外洶洶會文升有小疾　上使中貴
人挾醫視疾賜餚醴因問計文升籌此虜防禦釬芘部務
[illegible]
巳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遏之虜果徙去命許
進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營治晉小王子言道貢
之利小王子死制二種闌進衆多遣其首長哈桶察察少
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不下二三千人由猫兒庄入此
王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
亦皆與酒食犒賞華人盗虜馬請斬以徇雲中上谷河曲
諸塞皆無虜患八年乙卯虜復擁衆入河套住牧堉虜衛
天鼓鳴十年丁巳虜入寨行師乏軍興遣少師晨劉大夏
出治邊餉須行大司馬周經謂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
若今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

下事在近不在進侯至扶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
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務官銀若干凡封圻
内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芻自百束上聽即
中貴子弟不禁也葢往皆糶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
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攬運牟利此
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
言自劉侍郎牧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利國便
民錢以加此項之宜大議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
軍以待出少司馬李介提督軍務介至邊虜巳引去夫京
兵壯宜屯駐近甸以爲邊軍聲援不宜出征若今輕出塞
[illegible]
倍給費糧糗沿途擒掠且安使日久必經戎陣臨難不覺
人馬辟易挫衂則首先逃避以種大心小勝則強奪首功
以爲巳利況邊聚有限餽餉不繼虞生他變近則潛役私
門顧倩代操益不可用終不若弘治三年選取民兵以做
古寓兵于農遺意庶幾爲吏化善治可久而可繼也冬十
月火篩又寇大同督臣許進率師禦之十三年庚申虜殘
翀木堡入寇宣大諸塞進總軍務偕大將陳銳禦虜跋過
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時火篩既屢寇邊益驕橫不
可制京師以是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各鎮守關隘要地修
城繕器集糧練兵以備之未幾虜果寇偏頭關火篩入河

套。明年辛酉。火篩又擁衆入寇榆林。殺掠吏民。上憂之
召文升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訌竟
不能深入。會陝西地震如雷。文升疏奏陝中四勝晉虜而
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偪近。朔日地震未已。而月之既望。胡
虜擁衆入寇。夷狄內侵。兆已見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
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文篩者。梟
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覩厥所行。志不在小。今海
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若不早爲修
德弭災。安內攘外。更復何待。伏乞施仁以紓民艱。納諫以
悉利弊。節財以備軍需。[illegible]
[illegible]
來至鎮。火篩侵犯。劇甚。邊[illegible]失事。鎮城晝閉。[illegible]擇[illegible]任。
先郵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
有備。遂渡河。非邊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采渠揉收。不
數月。省費二十七萬。同事者譏奮庭子弟姓名。職籍中當
有功賞。黃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執不可。時論多其賢。救
八月。火篩復寇。固原守將失機。罷還京。以鄭英代之。又明
年壬戌。召文升爲本兵。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暖殿
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
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故
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往歲俱有常制。今

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也。于是一
切徵歛悉從蠲革。勅大司農奏絃兼寬職掄制陝西三邊
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議。塋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
修城堡關窖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威望大著。初絃
以御史左遷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
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後撫秦中。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
不少貸。王訐公。凌親王。逮下獄。令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
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貧狀。憲宗親閱其背。嘉歎
良久。立釋之。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再撫中州。會汪直至。挫
撫率屬遶謁。獨與抗禮。[illegible]
[illegible]
總康能因[illegible]蒞。疏不直。直類[illegible]伏罪。[illegible]以[illegible]朝。野[illegible]
漾敬服。至是得爲命官。埜方奢。虜來犯。平涼固原。固原舊爲
內地。得以休息。所備止靖虜一面。自大同入掠後。遂爲虜
衝。始改開城爲固原。建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擁焉
設撫制參遊等官。屹然爲一巨鎮。乃竟得絃首蒞之。可不
負開設此總府矣。是時虜數犯邊。守將告急。而太監苗逵
者在延綏。嘗擣虜營。妻子有斬獲。乃以捷聞。上怒之。召
謀。令帥師擣虜。而問于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
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聞之從征將士。所
俘獲對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羸無噍類

也上曰卽亂 大宗何以屢得志于虜大夏對曰陛
下神武固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肯丘
孺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虜今
上焚惟有守耳領院事戴珊亦從旁替决 上遽口微二
人吾幾爲所誤偶語及大司寇閔珪持法忤旨事大夏對
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 上 上似未足深怒一日問
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
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
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屯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
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illegible]知衛卒爲狀
[illegible]
至居數日今允卿[illegible]
其肅副將求大將求得侍其部將遂竟歸[illegible]以予勿請
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
大夏對曰彼貪虐不善用其衆且其權已去何能爲然未
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號奬其先世之
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幸快快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
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臺臣議請以保定操卒
萬人還之鎭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
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示
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于失兵耳

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對曰臣無暇及他鎭臣在廣廣
之會城撫按鎭巡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
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
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則姑闕焉可也後二年甲子虜小
王子求貢甚急旣而不求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
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示朶顏衛頭目可兒乞督
領三百人擅非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
寇之跡于是遣撫臣閻仲宇京卿熊偉往參遼陽撫整操
步以待出師有日虜果寇大同勢甚張鎭巡官奏虜掠殺
數軍[illegible]
[illegible]
震怒謂[illegible]吾赤子乃敢殺傷[illegible]苗逵欲親征輔臣
李東陽曰近非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大爲可虞今
聞虜在大同稍遠欲從東行正不知向誰侵犯若彼聲西
擊東而我軍輕出則不免顧彼失此須待其有定向可徐
徐圖之謝遷亦繼奏邊事固急神京尤重居重馭輕未宜
輕動劉健尤備言大同險遠本鎭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
師僅一日耳最爲密邇敢請先慮及此 上意未釋尚欲
出軍召問大夏大夏力言不可 上曰我 太宗頻出兵
逐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糧餉
充裕兵馬精强戰將謀臣如雲如雨視今兵將疲敝法令

廢弛。相去爲何如哉。上納其言。師遂不出。已虜爲沿邊諸將所拒。尋亦引去。又寇宣大。選將失利。命督臣史琳。提總軍務。大將朱暉。帥師禦之。虜隨遁。斬首百級。尋統兵巨萬。入寇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昔臺憲長戴珊。出爲陜撫。乎宗聞報。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尾亭驛。會守將曹鑑雄。議方畧。嚴守備。虜圍各爲管。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戰之務侵撞。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兵衆至。遂散去。

頼李亨曰。非虜太爲邊患。誠無足皆議者紛紛不自調邊兵剿[illegible]鼓如風雨之塞戰軍以馬當之往往辟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鎭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多挑以自衛。刻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强虜。何異驅羊而抗虎哉。即揀選京營軍出征。多虛伍。不能滿數。且什三少器械。什七少戰馬。將不習軍。軍不識將。搶掠則貪財如虎。臨陣則竄避如鼠。徒張虛聲。枉耗資費。是又不及邊兵遠矣。度惟是即就沿邊境地。選取民兵。如成周制兵良法。可以前日之農。即爲今日之兵。士不待遷習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頻族黨比。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役老而呼。罹無糈糗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制兵之善。信無踰此。第當事者。以此舉爲驚世怍俗。多畏而不言。言而不行。行而不終。大爲可惜。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軍國大事。豈必謀于衆而后可爲哉。董仲舒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丘文莊曰。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兩者誠切喻也。奈何哉。不早變而選之。雖然以用人納諫。大足有爲。如我

孝宗者。何事不可獨斷而力行之。而猶且沮格不果。又何望于他耶矣。

征翠冦案

孝宗在位尚德緩刑不勤遠畧即如西番北虜不得已而用兵亦僅以薄伐爲威從未有大衆深入老師匱財殘民屛國之覆轍一時外安內寧與民休息間有盜起發不旋踵且多向化自新不挫甪哉眞可以駕三而並五寧惟是天懋厥德哉當日勵精勤政從善納言于閣臣之劉健謝遷李東陽部院之馬文升劉大夏戴珊諫行言聽殊禮優詔即以三楊當國暨于謙李賢之遇時遇主亦無以過之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三公入同議政凡進用大臣至政事臧否反覆偲偲竭忠留常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數稱善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會二國各入貢文升即請函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撫臣欲討之文升不可奏令弟滕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欵請死益所言無一不嘉納也上念大夏珊精慎每延宜接勝面咨至務畧謝引疾求退必溫旨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一日各手

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也人或生觖望偶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珊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太平未光何恐捨朕先歸已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其君臣相得如此以故人心各奮名臣並起三年己酉孔鏞知田州府峒獠倉卒犯城鏞莅任纔三日郡兵遠屯謂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祗聽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鏞曰然則束手待盡耶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啟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文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政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邀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骨磔人于樹者纍望見鏞吁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及夾稱如

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廳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恭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事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近寢侍衛詰旦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款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衿裾諸生奔竸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懇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起終任不復出六年癸

丑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廣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黔中合鎮兵皆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黔將尤禮等書本將士姓名千一卷題曰南非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嘗乎苟不協心同力以殄寇圖報者有如此日衆志既肅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遇奮厥謀勇無不一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干俘馘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羅烟竈廣居民安堵奏捷于朝各加祿陞賞有差八年乙卯汀漳多盜奸民聚合爲寇其始甚微守令無遠略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閩浙之盜起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婦女殺官軍閩爲東南郡縣患有司歲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剿其南則竄于北都布按三司議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隣境守官不肯協力宜設巡臣節制而割附近屬地以隸之則盜自息詔可其事遂擢府于南贛總制江廣湖廣軍務撫捕羣盜盜亦尋戢時庚數華撫陝西有妖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假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妖僧者即張金峯也金峯初遊陝中朝邑縣以禁師符水惑衆縣令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爲旗幟以畏見

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喫以狂藥今自起
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柏川者不肯飲藥乘
宵遁歸亦不敢首官（書先首字又見狀言丁）皆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
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前後被殺者若而人民居被燬者
若而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峰與行與等拒捕死守臣以聞
法司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從依律處
決以柏川知情不首併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各官役捕賊
有功下勅以次勞賞十年丁巳楚方伯（兵正字誤作用）蕭粵中憲副陶魯
卒魯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
年調兵發或先數月遲違誠多凝兵多屯衆戕有兵調發
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預為之備或遁兵則不
進賊恃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
不及亦不能戰而殪魯行兵兵撤稗將不先知惟撤而署
曰某封某日某昔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
不及備而待殪故魯征賊賊無能遁嘗與客樽俎未撤賊
賊已報捷坐客驚愕誇且賀曰陶公神算魯歿兩廣賊復
熾焚民室廬汚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守令不
以昔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乃議征司府上撫
按撫按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又數月乃集兵迨
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獲功乃戮遁賊之良民或

萬及千。以認功級括其妻女為汚孥撫按官幸幸功亦苟
僥無戮罰甚則縱狠猾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凡兩廣兵
與賊未聞兵期里門已驟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賞
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此乃益著為不可磨滅
云十五年壬戌王哲按江西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
鎮守官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報人莫敢誰何之
哲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
限所司逐擒盜魁賜勅獎諭會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
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日大雨是歲有秋且善斷疑
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讐指為故殺訟于官獄[illegible][illegible]哲種訊
之見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
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徵置諸法哲察其誣出之
鎮守怨衆亦以為疑頃聞真盜得始皆慨服以為不可及
民為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
無休歇至今論按臣之賢必稱為首十六年癸亥少司寇
樊瑩出撫滇黔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人跡罕
到者悉履其地修城池厲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
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翌之瑩曰汝茅歸彼今歸汝
牛矣已而果然且詰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攀
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然耶不去

當直擣其巢穴擧其族覆之聲聞即徵兵進其為蠻夷長
服乃爾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大司農王軾出為督撫
帥師討之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
世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鎮
守內臣狀殺文武藩臬官兵勢張甚事聞命軾統楚蜀五
省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往攻斬首五千餘級詔加軾
官各省平定此之封疆寧戢海宇晏如斯足見我　孝宗
內修外攘任人得當確有明徵大可以光前而裕後矣不
寧惟是一時大小臣工應運繼起凡有言責官守者各舉
厥職若大司寇陳壽為言官皆直諭時政得失不避勢人
[illegible]
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
言文襄公曰朱玉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各事之皆當為
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
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壽得之矣至其廉名
最著老無所歸殁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諸子
旅遇飄泊種種困苦是又其剩飾耳賀欽以給諫為關中
少參備陳中貴諸弊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
內官係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
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
韋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

不軌脅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
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以彼
陷君誤國蠹政殃民耶耶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轍內
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其
權則國家幸甚宦官亦幸甚辭極痛切上諭遲之南冢宰
張悅改本兵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設為至
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
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悅
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南少司空黃孔昭為文選時汲汲
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
[illegible]
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項竊激治否以
開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每遇客至輙見詢訪
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為用各當
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輙力辭不可人言孔昭為
銓部郎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
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童軒撫督松潘
軍務會蜀歲侵為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饉給糧以歸流
移平訟以安久禁有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要政復
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歲軍粮備犒賞非計奏
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又慮其地險遠蠻夷雜

居疏稱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
衛令一稱將守之四處要路各設倉以便轉輸出兩司二
官督其事役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
共有管而無利宜損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保倉廒
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豈有坐困之機事下
所司議行周經為大司農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及中官出
湖直織造者請鹽引竹木稅悉執不與 上從其言併停
織造力阻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曰國用不足宜愈于
國不宜浚于民務醲土木賞賚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
財盡歸京師給事中曾再請非[illegible]
[illegible]
萬兩為燈費併內鹽臺寨堤酒橋等當給[illegible]
發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以山東荒歉民貧不可擾
動為請即出計部羨銀顧役外歲有河間賜田乞征加稅
履疏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
淫雨遂成蕭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
力執不可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 東宮莊者 上念
經言擲其奏抵罪噫嘻有臣如斯豈可多得乃或不難于
多得是不可以彰一代之盛乎雖然設非 天王聖明能
諒其忠亦孰使之各竭心力以得行其所志也哉
顏季亨曰容賦窮務何代蔑有求夫隨定隨減如戢

孝宗朝不為大患者蓋其難哉乃當日論者猶以為無亂
之形有亂之機謂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
官奉職僅能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
又無方百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
婦女日相聞也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乏以安民心
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
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
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此忠臣為國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知者深慮見在未然不在已然之極思也愚
竊以盜之起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illegible]甘為暴
[illegible]
飧窘矣今盜而得之即死猶愈于凍餓也往往相調官[illegible]
之難矣今盜而得自由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也夫天下無
智愚強弱皆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耳
今既死而愈于凍餒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欲不為盜得
乎而民之窮在兵連禍結供應無已如邊境用兵以將則
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垂首供
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譟以自解是倉廒不足不
曰兵者糜之也而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己
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于是始請內帑之餽請帑而
不足于是始有加編之議夫至請帑則太倉庫銀消耗無

餘而且加派則閭閻膏血剝削殆盡民雖不欲不窮不可得已蓋疆土不蹙于前也又鮮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則匱乏爲發盜賊漸熾有莫知所從禦者觀　孝宗時兵不大舉餉不多費不內取以竭帑不外因以斂民盜竊乘何隙而發即間有之亦滅不驗時或納款恐後總賴諸君干聯翩繼起相與矢心協謀共佐昇平至今按蹟考之何能悉數即或舉此未免漏彼如張吉以寇剛備兵府江教士習射懸金爲的中者與之所屬地山川盤結草木蒙翳多扼要害縱斧斤以奪其藪伏之所賊恃藥箭中者必死爲厚募藥解之賊遂潰

陳壽當閩叢逆寇出入且以該地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雍泰爲浙江右方伯時勢家圍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泰乃先收勢家人抵罪盜竊稍息撫宜府參將李瑁不法部下狀其惡即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泰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罪股慄此兩公者即舉之不能盡者也因併載之以志一代人物之盛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六

延陵後學草莽臣顔季亨輯著

征流賊案

武宗朝政在宦官多苛暴飢民乘間為盜四方聞風蜂起大費征勦蘇紳寧刻舊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屯軍雜居其中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號為響馬賊至正德四年己巳歲聚黨猖獗尚未誅威敵方張輒不勝憤欲亟除之詢用人言遣臺臣甯杲之真定殷毅之天津薛鳳鳴之徐淮專捕盜故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獨是役許杲等令攜家眷橫拟賊[illegible]盜為辦鳳鳴在歸德與[illegible]會飲令人歌舞為樂逢邏卒猶知之傳旨除鳳鳴為徐州弓手發在天津稍牧欽惟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竟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劇盜巢穴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集眾為亂號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毅皆為御史中丞仍專督捕盜有瑱四川保寧流賊劉烈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倡亂烈結黨聚眾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廷瑞等僭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五年庚午陳鎬以江

右大叅晉楚中方伯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頼者藉附其間徒黨日眾鎬設方畧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命即擢為撫臣鎬曰良民可驅而為賊顧不能還賊為良民乎于是移檄諸郡脅從若不治湖湘素服鎬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甚有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當是時四川告急勅大司寇洪鍾出為督臣總制軍務督川湖陝三省兵征勦流賊六年辛未川中江津賊曹甫又作亂僭稱順秦王攻圍縣治殺僉臣吳景廵撫林俊調兵討誅之亡何江西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illegible]

[illegible]

州姚源洞等賊亦共為亂總制陝金督撫俞諫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狼兵共征之鍾在蜀與俊議論多不合[illegible]牽制每不得刻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聲勢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臣王源鍾會俊督四川兵陝撫藍章督陝西及撫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兵先追及于陝中石泉縣尉斗坝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麥至川中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併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旬日始至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同營監

延瑞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劫虜民家許
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逗遛甚密不得間賊勢窘
漸潰散廷瑞計無所出以所掠女子假為己女許嫁與領
兵土舍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
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帥諸賊
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所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
潰四出奔軼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
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捷聞鐘復章等各陞職
有差既而江津仁壽遁賊方四任覇子及麻六兒等復殘
破蜀土民益罷困初蜀盜藍鄢叛侵掠蜀令因省共討之
時尚未効銓部言馬昊才可禦蜀寇僉從治兵昊至閱所部
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
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
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
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
陣左而伏兵于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
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
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又方何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
劫掠畿內州縣六等即皆霸州文安響馬賊也太監谷大
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

入禁內至豹房狎暱上遊幸之所及為寧杲所逼遂聚
衆拒捕瑾誅杲亦罷廢大司馬王敞行所司擒捕已復赦
名收安肅縣七等率衆劫獄奪去數月間聚至數百所在
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郡縣屢敗官軍馴
至山東河南江淮皆擾然矣六等且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少司馬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
逼甚　上召輔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
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今樞部趣完還令東出東陽
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
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
諸將效力必有成功邇後撫剿監宦者用事每諸邊征勦
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後一切稱捷幸惡之會
輿總制洪鐘忤瑾乞歸忌者謂益衰易與無所事後可其
奏俊平生輕官爵貌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抗犯顏敢
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撫綏為上
策隨所蒞吏民皆畏若神明愛之不啻其父母始撫江西
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王德汰官弊問民疾苦察風俗教化為先賑荒飭戲褒表
賢孝一王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
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畢車深入平之一

省以安民逞頗無已至是命下朝論大駭以爲蜀賊餘黨猶未平臺省交章保留不得蜀人號哭道送者數千人後去蜀曾幾何時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王皦坐流賊日熾束手無策改降道使調大司寇何鑑爲本兵遷馬昊爲憲副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撫臣高崇熙謀于監司張恩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佳樹臨清市坐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僉傍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與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犯成都昊以五千騎[illegible]賊遂與督臣彭澤合擊敗破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顴肟犖如也平居解笑容即與爲偶語吒吒聲若雷雖出自文辦乎其崴名光甚于名將會蜀寇復發蠢蠢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節師統昊悉兵討賊殺廖麻子賊黨尚數萬避窟東鄉山寨推喻老人爲帥王虙我兵窮追多伏弩箐棘中昊請于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王彧反失便願發步精三萬據其險要分兵搜出入奪水道賊當自餓死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行且盡澤如昊言賊果危困遂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獨流賊劉六撒趙風子等分擾寇掠河南山東風子名璲霸州文安庠士有勇力好任俠

六七彥名督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璲術家居避賊立水中賊刧其妻將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六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六等日集衆爲寇于是六七與彥名風子虎等各爲一股分掠郡縣勢極昌熾詔命撫臣馬中錫偕大將張偉督軍討之二臣所領京營人俱未經箭閱中錫書生儒弱好名欲效龔遂化渤海盜寧下教招撫以圖解散偉紈袴子亦不知兵既出師中錫送檄諭道劉屬劉六等經行所在官司不得捕捉許供應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尚疑信相半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六等來詣抃錫謁誠撫之六遂撒兵[illegible]欲降七日今內臣王國事馬提督豈能自踐其言哉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絕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餽權幸求赦不得益是時識何群盜勢甚熾大王師屯德州偉促縮不敢出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故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邑拒敵官兵赤子噬其荼毒者數千萬國家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軍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楊一淸爲大冢宰亦執不可言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六等探知之

自料決不獲宥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益縱馳突中錫故
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督撫家房宇財物由是
遠邇騰謗謂中錫懼賊害已私家故爾玩寇殃民遣官校
補逮及偉下獄庾死乃命少司馬陸完出爲督臣偕大將
毛銳中官谷大用帥師往討許調領諸邊鎮兵將入征內
地凡部將許泰郤永等悉聽節制調遣擢山東樂陵令許
逵爲本省僉臣備兵武定州逵令樂陵朞月令行禁止偵
賊勢猖獗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
造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宋令二壯者
執刃伏于竇內餘衆各以隊伍給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
[illegible]
者軍法從事更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有頃賊果至旗舉伏
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
城撫按交薦其才故得不次超遷已劉七楊寡婦以千騎
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
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完等乘傳驅至臨清遣泰敗賊景
州永敗賊阜城風子奔蒙山副將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
兵器甲仗及蟒衣風子及楊虎衣蟒衣至沂州楊頸嘗四
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蒙山衛及日照諸縣攻
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郡守劉祥率兵遁賊不戰自潰溺
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illegible]河[illegible]高郵守將陳鵬攻靈

璧邑令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
伯安不從劉三欲殺之風子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
盡焚居民執虞城縣令釋之攻破歸德州守與萬都司率
衆追至亳州武平衛守將石堅率兵千人偕兵三百人邀
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扼兵管河
上虎大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上石擊殺
其舟虎死風子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更
姓名爲惠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
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
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兵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豎大旗
[illegible]
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
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鉤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樑備
糧酒餼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尋再攻
徐州[illegible]淮西等又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爲稱
唐府宮人子因留之至葉執邑令唐天恩及學官釋之餓
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傀儡馬不攻攻破寶豐縣
僉事孫磐齎黃榜撫賊風子復書曰群奸在國舞弄朝政
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群奸之
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
賊有掠縣令妻子者風子殺之攻破裕州殺守將鄭濟等

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語鳳子曰僞靜非吾子任若
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又攻
執上蔡縣令霍恩與前執裕州州丞郁采俱不屈而死眞
定棗強縣縣令侯冕與賊力戰死朝議憫之各贈官褒蔭
大都鳳子自與六七分衆爲寇增至數萬漸引而南所破
州邑不下數十閣官軍追討拒戰雖亦互有勝負惟以金
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焉然河南北山東兩淮
諸地並遭其毒中原大爲震動矣時稱賊帥劉三趙鳳子
出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有十三萬五千騎尤狠暴
而奮臣彭澤偕大將仇鉞奉勅帥秦兵擣之鳳子剽至鈞
[illegible]
州以故冢宰馬文升家在焉怒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
芳已逃匿燬其家掘其先世冢墓無遺骸發芳舊服摘衣
冠縛葦若人者傷之庭樹歷數罪惡而屠裂之曰恨不爲
天下殺此賊海內聞而快焉七年壬申陸完與毛銳谷大
用受命久駐臨清代中錫偉等征討六七完固夙有威望
少爲諸生倜儻敢括奇貨江南賊張甚過蘇常延見儒生
完倡同儕疏擊之後舉進士王恕爲大冢宰監選見完曰
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巳又累遷其官至是爲總督
朝論共爲推重咸望其早勦中錫之敗局立制六七之死
命朝奉令而夕奏功也乃其所領京營兵如故京兵之未

經操練又如故濟以大用驕貴縱恣擁衆自衛高坐堅城
銳又衰老怯懦逡巡畏縮帥師至眞定遇七等與戰大敗
損折官軍喪失輜重不可勝紀幸宜府守將許泰率兵救
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罷還京時六七彦名
于分寇山東者雖亦號稱十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
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
民相與對敵衝棄所掠財帛誘我奔逆而去官軍爭取財
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陞勅獎勵論功陞賞完大
用各得勅獎升級渙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
至賊逃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閹倖將[illegible]
[illegible]
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完置不問大用等
復帶權勢子弟傔從數多盈冒功級月費廩餼自出師夠
費犒賞至費太倉二百萬金而漢府庫爲之一空有太監
陸闇者傾慕大用掌握兵政安享尊榮藉口完等討賊無
功乃創立監鎗名色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
中貴觀望依違不敢決大宗伯傅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
賊日熾直以冒功者冗償事者漏罰致失士心賊今在郊
圻肺腑間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係死不償責諸
公尚首鼠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閹監鎗傳旨令珪致仕是
時李承勛爲南昌守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承勛

千餘還朝完澤等各加官賚子陞賞有差初賊至京口一
淸賜普于完顏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蕪希西北勅
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
督倪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
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場之防又恐此賊出沒無常或
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
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顧彝守關對王道
盜起燕薊流切中土所在驛騷澤衛兵壓境上簡彝爲撫
彝練兵轉餉取其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澤之平賊河
南不可謂非彝有以啟之也先是青州賊李琪[illegible]
[illegible]
山王副使艮臣分部擊之弗克威將軍景道微得琪等與
奸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踪琪夜至伏奸民舍旁逆擒琪
王後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道撤守鄒以七百人徑入
門告務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吾寡盍避
諸景道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威師以出義不避難
陣以待賊擊郤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
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陣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
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偃屍枕籍衆皆掩鼻
不欲近景道曰僞識國士名與吾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
原無憾矣爾曹顧嫌之耶觸過沮澤中率先下得林其餘

力遇賊敵有功以故卒不爲賊所挫當成化間劉千斤石
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
石敗李挾重資遁去裁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地
坐臥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
天下某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盂
令各自照果見各様官服于是人皆信之不疑凡照者置
益籍籍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邇
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輸傾
家蕩產亦所甘心武予女藏畢物箧運而至所積輜重隆
[illegible]
[illegible]
遁走凡年癸酉胡世寧爲廣西[illegible]
官苗猺性輕亂而黥好夷其畀先守多難之世寧馭以威
信屠去文法李濟太平首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
誘擒中表兄趙元璧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
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
暘更服事之至是畏寧世寧欲來歸守將康泰因遂執其
兄弟三入文昌懼反來奪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
嘗被其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于是文昌
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老爲世寧棄子矣土官世遊歡展
尋稱勘索賂出夷乘衆故態叛盜蜂起朝入士世寧令

土官生于卯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朝聖或有事詞
集皆得携見太宗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
請土官大悅尋擢江西寇副治兵撫州爭泣留弗得也値
華林瑪瑙姚源盜王浩八等復叛詔俞諫仍督近地兵討
之世寧以備兵使者從賊氣勢相連絡衆數十萬江西兵
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
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徒置麾
下兵始強乃大鑿槓輿大黍吳廷舉欲設奇取捷平賊爺
使解散廷舉反爲賊得賊刼之求撫詞色不撓每日賊叢
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故起刺將賊中要領因繖賊
左右之有謀而勁者説且賄之使其黨自首魁死者遂大
入擊賊凡十餘戰乘兵威攘乾大破之所殺擒追復業無
慮數萬人而餘衆棄巢寨奔突四出者輸徒越信衢嚴徽
衢諸縣江浙間多被其害諫請遵兵勦賊李承勳白賊之
食必掠裴源積粟請發兵自德興前堵兵自番源分兩翼
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江賊復平
十一年丙子青平衛車杭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耆阿革
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窟穴糾合諸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
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鎭道阻不通撫臣曹祥同鎭巡
諸臣徼諸路兵以禪將周恭部領步衆禁溯盡視且勦且

撫會祥遷秩去代以鄒文盛諸苗覓固不聽撫事詔文盛
勦賊別勅楚撫秦金大將楊英以兵來會擄楚蜀兵未至
先集黔兵令部將潘勳會大倫監統大參胡濂等監督率
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討擒賊首阿革進擣羅禮寨擒賊
阿義阿黎蓋黔地扼應險阻林菁叢密易藏匿爲寇諸苗
生長山谷性驚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並爐爲姦
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至是討平之嗟乎前後無慮七八
年間賊何地不起兵何日不用不知費餉幾百萬殺戮軍
民士女幾十萬雖田覆不廢運務所損于國體多矣
顧季寧由山東群盜特狗鼠之雄逆身無賴而無辟焉合
而起志豈在大哉乃婁蹶相尋蹈成大患至使漸兩畿蹂
躪數省從前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雖漢黃巾何加
焉始未嘗不滋蔓而后乃盪平者祖宗之慶澤長天命之
眷祐篤耳當日諸臣所爲控馭方畧有持必勝而得萬全
者乎無有哉初馬中錫張偉固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各
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曾何彼此卒費朝廷鑿凶門命將
出師散中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究竟借邊徼之兵然而
山東西兩川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屍成山
流血成川使天不悔禍大有隱憂者矣然則成敗運也遲
速數也及中錫輩下獄論死而完等各封拜崇顯是足爲

賞罰定評否聊娶以多邊卒摧敗賊鋒諸守臣勦捕盡定
彭蠡物澤則馳鶩中土身當其難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貴
務所役也幸哉賊無豪傑遠圖耳使各據形勝抜紀律相
爲犄角國家亦何所恃以制其死命哉討中原盜用邊兵
討蜀盜用苗兵討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各省官兵舉無
一可伏肉食公卿柰何哉不熟計之也更不可解者南中
操江之備所從來遠矣 太祖自淮西渡江以定鼎金陵
江防比前代倍嚴操之舊艑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備姦
宄眞南服者恭璽自 成祖徙都于北而南操稍弛日玩
月忽致戰具悉取[illegible]

六輩奔敗幾寇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
我軍稍有戰備圍而殲之不啻如犇孤豚然乃縱寇往來
如入無人之境設非天欲絕之令颶毋敖靈齊魯命淮之
民其不又遭荼毒者幾希雖然盜賊竊發自民各爲亂始
顧與其亂而討之不若消之于未亂此其責在有司與父
老之有智勇爲鄉里所取信者吳履爲南康丞里豪羅玉
成玉汝倪恚民王瓊輝集少年千餘人圍其家縛出道箠
之瀕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不共生
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召語曰辱汝者數人而累
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

雖有法汝悔當何及因其悟曲爲之解有民苦轉輸走入
山爲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捕六七人下
獄嚴錮之又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恐獄叱獄
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
者一匹夫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
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正不變者也事得已
陳灌守寧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成籍其數以上灌
廉得之念此直踵宿獘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
某月日得祝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
盡華有盜數十人以劫囚舟獄當死灌覡其詞曰此愚民

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
比乃獨坐首者餘減死金華汪慶能急人難守善之歲惡
饑民群起爲攘寇以掠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
爲也此直丐升斗活命下片符可致脫兵出則挺而搏矣
守即遣灌以數輩持符還至時畢集吏覬功悉論死灌請
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
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
死也請不具論即此之所全者多矣不則幾何不激變致
亂又費公家幾許兵餉乎

征鐇瑾案

慶府宗室安化王。名寘鐇。固曾集兵誅叛然與劉瑾事不相涉。何以並列一案中要其起兵伊始竟以誅瑾為名則寘鐇之反實瑾有以召之是亦瑾激之使反也況瑾又自為戎首者乎其克暴悖逆可勝道哉我

武宗初即位輔臣劉健謝遷等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第青宮舊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昕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游謀議其稱為八黨惟導　上大馬鷹兎舞唱角觝。廢萬幾。如是者數月內劉瑾通文墨黠慧故而性剛狠尤甚[illegible]擅竊威柄。肆無忌憚。結黨盤據國事日非至丙寅歲為正德元年從羣僚同官李東陽自劾止奏大畧謂　陛下登極天下延頸想望太平乃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要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言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臣等職叨輔導咎將誰歸用是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因循玩愒竊祿苟容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臺省各官亦交章論列備極痛切諸姦閹怙寵如故大司農韓文深憂之每朝退輒泣下郎吏李夢陽[illegible]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者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昔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也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毅然改色曰善事若濟國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況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草疏稿文讀而芟之曰疏宜簡而簡多則覽弗竟因合九卿上言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更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尊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illegible]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illegible]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虀臨何補于事昔我　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畏忌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若輩明正典刑少回天變以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議持言官

章不肯下。諸閣業已密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于是遣司禮監八人詣閣會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頗剛直。深惡其儕所為。獨是閣議。明日召文等入。健語少冢宰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入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堅持。猶不肯下。會日暮。候詣且捕下獄。瑾等無奈何。乘夜趨繞上前。環跪伏哭。頭觸地。訴岳同范亨徐智等交通外臣。欲害瑾等。共為兩廠撤。微上恩。奴儕且磔餧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頃。惟上所欲為。諸敢言者。上震怒。立詔瑾入司禮監。傳旨捕岳等繫獄。諸大臣連章時。九卿中獨太冢宰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又聞瑾等先嘗奏閣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于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健遷自陳致仕。止留東陽。蓋前閣中集議。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輩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旨固留。既而岳等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遣人縊殺岳于途。由是大權悉歸瑾。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依附自此始。芳舉劉與攻璣等欲誅之。閣議堅持在必克。本兵許進曰。此屬得罪斥足矣。果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已果如所言。卒貽縉紳數年之禍。議者恨之。健遷既罷政歸。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健厲聲曰。使當日亦肯一啟齒。則與我輩同去矣。何用今日哭為。東陽得不去。人皆以其門生故舊最盛。且素有文名。故獨彼眷留。及後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眞觀。東陽為著碑文。極其稱頌。乃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是或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然。豈其然乎。是時瑾與焦芳相善。數引為相。以遷皆薦王鏊自代。趣俱召入閣。瑾恃芳表裏為奸。乃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黠虐軍民。甚挾讎之滋。此各省境地太監數數更換。天下鎮守內臣紛紛。皆因給諫劉蒨有用新人不若用舊人。養飢虎不若養飽虎等語。疏斥權奸。極其剴切。瑾捏旨詔獄。人共悲憤。又降勅南司馬林瀚為浙江大參致仕。會逆瑾側目方正士。適南都臺省官建言被逮。瀚獨往送。餽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臺省招辭。逮瀚為黨。恨猶未已。復矯詔指瀚與閣臣健遷部臣韓文等相倚為奸。榜示天下。指為朋黨。悉奪其官。嗚呼。傳稱瀚云。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與謚議稱文愍同甯

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北戶南兵各礪氣
節眞如雁行翩翩不相上下乃竟各以忤瑾降謫詩云昃
今方殆視天夢夢此之謂矣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
姚祥王政張偉爲邏卒誣執瑾奏荷校長安門幸閣部院
大臣東陽等上疏力救乃得免死戍邊南科戴銑以劾瑾
逮繫拘囚武選郎王守仁疏救觸瑾怒杖之闕下絕而復
甦謫黔中龍場驛丞後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至錢
塘恐不免遂乘昏黑佯投江中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
臣子悲何極夜夜海聲泣子胥句浙司守官皆信之命爲
人索尸祭江上家人俱衰絰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
武夷山遠遁或告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詹
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闕失及諷
時政久之傳 旨俱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
瑾否廷和曰不可人知之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
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
而疎忠時劉宇爲本兵託瑾所寵朱瀛者交通無日不至
部廷和弟廷儀爲本部郎每侯瀛出邀入同署曲留款洽
遂藉瀛得通瑾因罷南大司農秦民悅代以廷和嗣是不
再越歲以通瑾故即召入閣起人之疑昔人謂舉共驩者
必非正朋踞蹻者必非脩廷和以周旋瑾輩位高誚與傷

哉廷和少蔭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子俊威重
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公當楷天下爲我熟此
以助他日謀斷後同東陽辦閣事當華瑞之媚壽蒸褒宗
數年內駁奔未息南平非討攻府叢欲而長沙亦倦念去
欲令廷和代已嘗語人曰吾于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
事須歸廷和夫予俊識之年歲東陽察之同官非楊氏之
飽叔哉乃竟以歷官太縣憎滋多口長耶非耶大宰南官
爲閑秩居官者自名吏隱忠自進宗伯再改冢宰毅然持
風裁越閣胥人華役者貨縣胥鬻名吏藉中上部往往肩
官去忠命四司稽厥籍年經月緯寬意接代兇華罷千人
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十御史恃
勢驕橫忠署下考一郎中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
已乖于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
忠嘗語所親厚者曰古薦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
義取財況居位祿食者乎人亦嘗相謂曰翰林惟劉忠一
人耳其相期廉介及見重名流如此故事六部奏准差官
請勅多備事由送進內閣撰寫未有不由該部徑自內閣
出勅者至是瑾遂令東陽撰勅增人鎮守太監千預刑名
詞政以此中官挾勢剝害憲臣始不能禁其最爲害者廖
堂畢眞堂竭中州財貨徧錦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寵初

差天津，取海鮮，後詐勅自齊吳越閩，所至括盡民財，凌辱
官府，莫敢言者。艾璞撫南直，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
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瑾，復詔使者再勘，承瑾風旨，乃悉
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
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褫職，發海南為民。
晉府鎮國將軍表槺賂瑾，求封為郡王。大宗伯李傑持正
不與，瑾銜之，罷去，復起前宗伯張昇代之，事亦以忤瑾罷。
是時邊患方熾，兵權大分，朝命督撫楊一清總制全陝三
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虜數由以入寇，官屬沿
邊巡視險處，方畧上疏備陳戰守之策，乞修濬垣塹，以固
[illegible]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屬，繫餉韋州，
以遏外侵，極有謀猷。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牆，剋期完
功，朝野翕然稱之。瑾惡不先白己，構批罷役，一清遂引疾
去位，工即停罷，僅築四十餘里，識者每以為恨。欽天監五
官監侯楊源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旋
天機大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逛，擻罷弓馬，嚴號令，
毋輕出入，閑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
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占候之言深切，時與
源復疏言：連日霾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
君，小人擅權，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旨杖三十。源至

此又疏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
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又杖
三十，謫戍肅州，死于河陽。妻度氏斬蘆荻覆尸，葬之驛後。
源即故御史瑄子，瑄以論曹石事，謫戍外，猶幸生還。源畢
竟之忠不愧厥父，而身遂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罷戶大司農雍泰，以與瑾同鄉不肯相親，故取回各省撫
臣。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除留邊防及漕運餘，
悉召還。又有與管糧郎官同逮下獄者，瑾素知邊境召商
納糧少情弊，因有奏糧粗粃少浥爛者，故有此逮，且押臣
所任雖知稽賠[illegible]商人納糧[illegible]短少價值皆毀[illegible]不
[illegible]
給。由是商賈困疲，邊儲匱乏。瑾後日益恣橫，不但於毒文
紳，兼且逆抑閹黨。谷大用欲于臨清開設皇店，璞急捕其
獻計者罪之。馬永成欲陞武弁邵琪官，瑾力為峻拒，劾丘
聚交通外臣，謫南京。柳王綉所奏名攬納戶數人，下吏部
門外，不許包納京庫糧少。給諫徐昂以論救韓文罷歸，或
問以瑾役來事，昂曰：予見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不三五
稔，必互爭機，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所言。三年戊辰，瑾以舊
者韓文疏草實出李夢陽手筆，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念，羅
以它事，械至京，遂下獄，意不使復生矣。有修撰康海者，與
夢陽才名頡頏，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海不往，瑾恒先施。

以必得見爲幸海每鬪千眷之竟不一入其門夢陽所覩
有左姓者聞之特詣獄視夢陽徐語曰子生路已絶惟康
子可解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將死乃始託之獨
無愧于心乎吾寧死耳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
强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惟
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左持書詣海海
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眷戴
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席海不少遜瑾曰狀元何
幸得見先生先生何以幸教瑾而賜之來也海曰吾有害
[illegible]訟如杯鄒奐而[illegible]之當爲訟獄不者辭出去瑾[illegible][illegible]
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
之未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夢陽高白數
倍海固萬不及一今在獄公不爲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
也即奮衣起瑾罔措而止之曰此朝廷事既聞命即當爲
旋以報海遂解帶與痛飲爲長夜之懽夢陽得釋歸海自
是與瑾往遂罹清議蓋瑾之厚海實雅重其文名海于書
覽而不誦其論書義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寬焉吾得其
寬焉已矣其論讀書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
佔僤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尊夫博之人
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其論文曰古人言以見志

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之
王也故晉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
或不能自立倣人門戶效嚬而學步略無見焉無乃類諸
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鶩雞言陋矣莊海文章固佳氣
節亦勝其交瑾伊始特以解夢陽之圍後遂至不可拒絶
雅非其好也究且以故蒙詬大爲可惜乃瑾之惡日甚一
日三給事許天錫周鑰郗夔或自經死或自刎死死等耳
卯其故則以瑾不得賂也谷大用思賂瑾遣邏卒陰出刺
訪江右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于端午競渡以擅造龍
舟捕之籍其家半以獻瑾自此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
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齎賂之冀免禍於人人不帖
席矣天下官入覲瑾索每布按銀三萬兩皆稱貸京師富
室及回任斂民哄償之劉宇欲代許進爲冢宰曲事瑾素
託朱瀛爲紹介第進不媚瑾亦不與抗事多調停其間無
隙可伺瀛百計傾之乘間爲言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
外示抗直如雍泰平谷剛暴屢遭貶謫獨復欺公舉用都
又揚言曰公與泰同桑梓故累遷其官何遽奪之速也喜
怒不常如此哉瑾尚憤泰未釋更聞此逆耳之語遂遷怒
于進勒歸罷職御史徐禎巡長蘆鹽課瑾欲令剗遺餘鹽
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禎復命伺朝門適遇瑾又不爲屈

勝捏吉下獄廷杖三十謫戍邊未行死于獄憲長臺省官
劉孟安奎張彧等偶忤瑾荷校得東陽力救乃解瑾又修
前怨于一清怒未平責以紵者築邊太費逮繫至王鏊言
于瑾曰一清才高望重爲國修邊未可爲罪東陽亦力援
之始得釋是時瑾行事益務嚴刻文武百僚垂首喪氣斤
斤惟恐獲罪忽一日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是
專錄瑾等過惡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
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飢久跪隨有仆地僵
死者數人亟命攙出中官黃偉忿曰你帖子說的都是爲
國爲民事挺身出認雖死不失爲好男子枉累他人瑾怒
[illegible]
偉項之衆內使見酷蒸日烈憐諸臣跪伏熱[illegible]中擲下氷
瓜甚多又一中官李榮曰何不取食之瑾又怒榮後以是
各閒住申刻勅命三百餘人俱往赴獄途遇賣飯者皆舉
以飯遺送各官不索價是夜進士陸伸昏迷身死都人洶
洶皆痛泣罷市語曰東陽上疏極力辨救乃獲釋放各供
職辦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盗七十人乞陞土官巡
檢都察院覆奏瑾令查曾盗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
籍沒發遣東陽旨挺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歛因
而窘迫文臣逮前司農韓文追論以廣東司失金幣冊械
繫下獄罰米千石納大同遂用以爲例凡大小臣工有公

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
虐苟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
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
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
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
遂大輸邊之勞東陽隱事應變潜消默奪不可謂天下不
陰受其賜也初劉大夏爲司馬議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光
祿無名供饋歲省府庫數百萬近幸者玆不悅大夏既歸
有激怒于 上者將禍及中貴人寗瑾素重大夏叩頭諫
曰此 先帝青非關本兵焦泊乃竟瑾泪誅求臣錄劉宇
[illegible]
修大夏郄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
二于是以廣西上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
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朝遺老岑氏未叛何名變
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獨鏊創言之
甚力屬三法司議領院事屠滽言檢律大夏無死法瑾慢
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東陽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
夏家實貧始謫戍肅衛大夏即穫帽布袍買驢僱車以
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悕涕談其事者無
不嗚咽士女携筐饁進果食各焚香密禱願公生還噫嘻
此可以知大夏矣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

以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荀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服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旹。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始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媕阿。鏊阻之不能得。居常戚戚不樂。遂懇疏三上。乃得許。南臺憲長張泰。成化中為御史。建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累遷今官。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止以土葛布遺瑾。瑾明知其清介。然猶銜之。乘推陞南司農。勒令致仕。衛直督學臣陳琳論瑾陰排卿臣。顯挫臺諫。備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極其切至。疏入。矯旨謫縣丞。學士張芮修撰何瑭並以風性料憤莊精與進見瑾長揖不拜。出為郡丞。

舊例有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後改納銀運司。分解各邊。遂有年例銀兩。然送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總不若令商人就本邊納本色之為得策也。令瑾查責計部悉從罷革。邊餉日消月乏。竟不知所底止矣。且令當瑾查問昔答曰。管鹽課在各邊輸納。故無每年送銀例。迨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介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怨邊方撫臣而鹽法反正。邊儲得實。二言之關係匪輕。甚可以忽乎哉。四年。已巳瓊州憲副吳廷舉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者。齎解京者。非正貢曰貢。是內也。曰司禮打點錢。瑾怒。又嫌便宜事為亦許廷舉。瑾遂矯詔坐廷舉枉道。荷枷不死。戍雁門。廷舉者。即為順德縣令時。有中丞召見甚溫。廷舉請事中丞曰。該縣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故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留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尊抗上官。市已能。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督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磚屑計斤兩。廷舉因服犢手日詣訟所。士大夫聚泣訴其戶。私簽狀御史大慚。釋之。至瑾專政。廷舉歷官二十餘年矣。猶侃侃直言。氣節始終不變。尤其難也。邵寶為督漕臣在江淮。不事赫赫。而大小稱精核嚴悉事。居官矣。顧為真士夫。不顯為假道學。大有清譽。以故瑾擢權所遣深以為恨。數令人示危言撼之。不為動。乃矯旨勒致仕。錢越撫河南。下從民便。改粟為梗。以給崇府祿米。焦芳嫉瑾。謂越交通王府。改成法。遂被逮。籍其家。六子俱戍邊。衣冠莫不傷之。方伯李瓚流涕不忍旋。劉麟守郡與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不數日。郡聲大和。瑾銜麟出守不修謁。猶擬為比部瑣細。麟為編氓。郡人爭致餽。麟曰。勤若諸君。吾治不遠前劉。敢蒙一錢惠耶。先是廖堂鎮守陝中。暴虐吏民。陳壽為陝撫。鏜畏歛戢。以抗疏特救。劾瑾被逮。

諸言官。瑾怒。奪職去陝人涕哭擁壽不得行。天理雖尚在人心。國政若擅爲家事矣。蓋瑾權日益重。身居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輙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旨。獨東陽善爲婉曲彌縫。其言稍稍見聽。有呈○將○蜀中鎭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大○學○謨○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漢去處則置鎭守揔兵官。後[illegible]

差內臣一同鎭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尉。眾○恭○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今既革去撫臣。若併付鎭守衙門。任其進止。寧惟是事體不便。恐鎭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設。乃止。便宜陳俊得罪。瑾因波及漕運揔兵官平江伯陳熊。坐多買田宅。侵民利。遂致大獄。必欲寘以死法。東陽力爭。瑾言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是誠姑息。但非姑息陳

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斷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日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理○勝○是○以○服○之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財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初瑾既止各邊送銀側。又禁商人報納邊儲。太監[illegible]獻議者。罰[illegible][illegible]

軍食饋給已爲勢家所占。軍不能支。瑾遂慨然修擧屯政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駐各邊丈量屯田。以摟出畝數多寡。及追完積逋遲速者爲殿最。于是紛紛爭耕右乱民田多增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督臣安由此惟學征斂屯糧倍加嚴刻。人心共憤。無不驚疑思亂。裨將何錦等遂恩與安化王寘鐇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理禍自此始矣。義州値守臣貪横。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猶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賀黃門者名欽。即居常論學自歎言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後任少叅備疏諸奸關情弊者也。欽正家食聞變往諭之

日。乘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等宜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尊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几勒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漫語。又趣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輩弟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報聞。瑾今不悔悟。惡大冢宰梁儲不附己。指摘會典紕繆。更爲掊擿。嫌學隨詞南冢部人爲不平。又以朝陽關外描行厰地。給付支明宮。是地久已爲民廬墓。不下千家。自此民皆他徙。其所葬骸骨力[illegible][illegible]葬者纔幾。餘皆發毀暴露。哀號之聲沸于郭外。瑾皆[illegible][illegible]逆謀。不欲天橫直屬在册版閒。遂與冢宰張綵謀逐[illegible]之譽留京邸者就國。常使綵前爲文選郎。焦芳黠之。屬于瑾。故得驟歷顯官。會芳以老病乞歸。召劉宇代芳入閣。[illegible]即以綵代宇爲大冢宰。綵嘗規瑾禁絶餽遺。言天下諸司所取足于此者。不官則民。侵官不辭。斂民多怨。瑾納其言。得知山東按臣胡節等奉差還京。斂銀餽送者。瑾奏各杖。其銀于承運庫。重則捕獄。輕亦降黜。一槩治罪。剝削積獘爲之少息。綵又爲言瑾公左右用事。皆黄財壞法章。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冠紳之禍少減。然綵掌銓事。止奉瑾惟謹。諸宦者謂瑾踈斥吾儕。皆綵所救。厥後同黨相戕之毒。此實始基之矣。五年庚午。瑾欲盡除執己者。與張永有小郤。偶伺閒言于　上。謫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出就道。榜諸禁門。不得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　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憤拳毆之。谷大用等力爲分解。令諸近臣皆置酒和釋。永不果謫。然以此恨瑾刺骨云。何寘鐇果集衆反。封拜何錦爲僞將軍。周昂、丁廣等副之。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稱口誅瑾。傳檄境外。因遣人招寧夏守將仇鉞。令以兵來會。鉞佯許之。師衆還鎮。錦令稱兵仗而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福將保勳者。又與賊聯姻爲外應。東陽曰。鉞有機權。必不從賊。勳以賊故姻。遂疑勳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　上用勳爲恭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勳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楊英等百餘人。布中外候保勳。楊英謝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泅水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啖人紿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且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畢集。遂奪城門。擒寘鐇。乃遣人詐傳寘鐇令。召錦引兵回城。錦

竟狡流毒海內人心愁怨大亂將起今因激變寧夏愈不
自安陰謀反叛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出懷中疏奏瑾大
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陛
下安所之乎 上乃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
不軌遂須足即命牌子頭往召瑾永請 上親至瑾宅近
地觀變適漏下三鼓瑾方酣睡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
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即執之
下內獄隨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然尚未甚信及登城閱
所抄兵器絡繹不絕始咋舌次早令太監溫祥持永疏至
[illegible]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亟宜勅勒瑾于午門外大戮寇劉
瑾其瑾殊甚噤不能出一言諸公卿旁列俱各退却獨駙
馬蔡震折斥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
何賴汝呼官校前榜掠之具得反狀降旨凌遲三日諸被
害者爭摘其肉嚼之不啻如市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
是時籍瑾家金寶無算檢書籍中得秦府永壽王爲瑾祝
壽詩序中間稱謂過乎卑諂 上震怒欲降勅切責東陽
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
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
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美事當瑾擅權專政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
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干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
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
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懷思終身
或遂致失所今瑾已正典刑伏乞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
之不問一應文書併行燒毀以滅其跡使人各安帖詔可
之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有威將軍景通長幹修髯
智勇絕倫瑾先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
難着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道去辭華大郡具家子
赴不測瑾敗乃還同胥追擒瑾黨張綵補死獄中劉宇曾
[illegible]
元有罪倖免前輔臣焦芳始媚瑾求得土官岑濬沒入家
口大有姝色厥子侍讀黃中性尤狂恣無耻乘父臥病逢
蒸焉聚麀之醜遠邇喧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各褫職
東陽奏言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獲底定皆永等大功
上覽疏極其褒嘉賜璽書諭意論者謂瑾竊柄臣民受其
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大可快心一洗凌轢公卿
剝削軍民之慘不知幾何歷動社稷幾搖微永此舉即天
下事竟未可知也瑾有兄劉景祥卒以瑾故賜葬祭加等
百官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逮瑾之夊
齎詔封瑾門曳出景祥棺棄于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尸

原缺第四十葉

聞者快之始京師里巷私語藉藉言瑾與二三同惡密計
至八月十五傾朝送葬乘機為變肯夜禁甚嚴犯者死星
出後寂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繼至瑾
繫獄則十三也先景祥葬期二日云又曹雄附瑾為陝中
守將與摠制才寬不協會虜寇寧夏雄擁兵不救寬被殺
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謐復以姪之女妻
之父子皆席崇爵凡雄所請瑾無不從彼此契結益深密
計內外協應人殆莫測其謀也如是則須永功者多溢美
之辭宜哉顧永非能自設謀乃一清授之一清善為謀而
不自用乃藉永成之一清蓋幾幾之侯此策出自永故行
[illegible]
不踰旹而出自一清則仍前奪職詔獄如故為無一濟者
也蜀撫林俊之疏曰昔風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
目書之以為功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
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
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信永也信文武臣如
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數語激切侃直深中窾
緊可為正德朝一大公案
顏季亨曰瑾非習而為不善者也鷙悍陰狡自其天性有
口辨嘗慕王振所為切抑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思幾何
時得徼寵靈以揚眉吐氣恣騁一逞而快所憤久矣迨

武宗登極瑾結黨設奸乘衆共攻擊危在頃刻之際叩首
泣求謀入司禮即揣知 上意厭苦言者巧為迎合日變
置大臣苛求官僚瑣細深文刻責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
奇禍散遣官校遠邇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如
劉菃戴銑等凡數十人皆以言事下詔獄得錦衣牢獄輕
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揣諸僚上奏時罷其名彼
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瑾令復
獄訊去銑職首權閹宇斌不從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乎
臣節自他日當宋都道鄉以先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
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此言官嗜杖斌[illegible]哉乘
[illegible]
公抑[illegible]出自文御也[illegible]武臣
不怕死止謂不怕于封疆對敵之皆而今併不惜于朝堂
罰獄之日奇之中抑又奇矣一時鉗口結舌間有一二肯
言者猶之空谷足音日漸稀少 上喜謂瑾可任悉以機
務委之奏章出入盡屬其手瑾亦以故益驕橫日尋讐修
郄怨無小大必報人無新故必斥即以劉大夏係先朝耆
舊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
之風所恨迫髂之語少有傳者偶閱 孝廟每欲以別部
事召大夏議以各有專司中止諭曰後有當行罷者卿揭
帖啟朕大夏對不敢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

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遵法帝王近法 列宗事
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契 孝
廟嘖嘖稱善李夢陽指斥咸曉且辭語過激 孝廟明知
其忠不得已下之獄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挫而釋
之 孝廟竟釋之因日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朕知
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怨使朕受殺直臣名
不忠如此朕以是釋復職夫大夏 先帝之所尊寵者也
夢陽 先帝之所恩宥者也瑾尚欲各枉坐以法置死獄
王文恪康對山幾不免矣其他尚堪屢數哉嗟乎瑾亡闔
豎耳其流毒冠家貽禍宗社當日如變石瀨大禍之者殊
犯之者焦芳李文正陽忍于劉謝[illegible]
規予諫藏直示幾凡朋友行致開人為之當解事為之謀
移純行以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遺意一切救臣工荷枝
之辱免罰米輸邊之勞止鎮守便宜之請革官校行事之
差種種便民利國其可枚舉若所稱陳平江瑄開濟寧河
運以通南北漕運為萬世功則誠有然者永樂初北京建
京軍儲不足瑄充總兵都督宜信為副帥舟師海運歲米
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
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勢沙門
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年

舟師備倭閩海海盜江北岸崩瑄起堤自海門歷過泰北
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為海運表
識名寶山 成祖為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瑄
建議造淺船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
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
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壩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
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
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府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
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
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堤鑿井樹木便人行蓋所謂務
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淮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
水白蓮頭水諸太洋險又有伏礁淺以此糧多漂至歲數
萬石挽卒比比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邦
濟通江淮于是漕大利便併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
者陳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為多瑄久漕清江浦漕渠
蕩歷歷有陳祠焉繼是役者又數十年而有徐武功有貞
景泰間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朝議推有貞以諭德
擢為御史中丞出治河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
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疏言臣聞平水土要
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

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濟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長而后有成制曰可有貞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堆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暨濮又止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計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有貞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瀆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

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罷瀕河民馬秋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水部請加有貞言以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鋌二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平日元武之詩役于是役也白渠溉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鉅子不溉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動萬夫獻璧馬禱時觀張秋輕重難易何如哉夫以有貞比石亨曹于忠肅以死朝野共爲腐心及後與亨忤逮繫極刑拷治論斬尋念其治水異績宥戍金齒有貞何如人而罪不掩功如此況瑄爲靖難一大功臣生平分毫無犯傳其子能瑾以憤索金錢不得乃竟沒其先世治渠之功奪誥券而竄海島乎即得戍猶賴文正極力救解不然者久已爲黃壤中白骨縱使永卑得濟瑾誅矣欲起能于九原而復之尚能乎哉永是舉誠善揆厥所自則以承命往討寘鐇故

得受箅于楊文襄乃未至陝佽將單鉞已不動聲色而能得虎子于虎穴眞偉丈夫也雖然寘鐇腹心爪距悉遣之出而獨留一周昻又復無備其輕銳寡謀貪天奪之魄使鉞得以匹夫而建奇勛耳異哉寘鐇以誅瑾爲由而首亂佽鉞爲寘鐇所獲而成功張永以督師討寘鐇之叛而反歸以誅瑾然則永雖不及手縛寘鐇而歸得置瑾于死尤勝于誅寘鐇也寘鐇雖不獲手刃瑾而因其亂以遣永因遣永以乘閒請誅瑾則若寘鐇以已之死易瑾之死也寘鐇于反叛爲罪魁于誅瑾爲功首矣永于討寘鐇不得爲焦頭爛額于誅瑾是當曲突徙薪者矣猶未也楊文襄明[illegible]于知人神于料事拔佽越官于列校而寘鐇伏誅擢張永箅于途次而劉瑾就戮將變亂安國家不謂之社稷臣而何

征江盜案

王新建守仁勦滅宸濠有大功乃忌者肇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卤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焚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夫道高毀來功多謗興比比而是寧止守仁懷固不服辨亦不足辨獨初通宸濠謀之議識者寃之云果爾則方荼寮賊起時宸濠正與賊交通守仁又無兵柄亦袖手旁觀任其所爲已耳何故兢兢以勦殄爲念討之不遺餘力似必滅此而后朝食哉此其事殆歷歷可徵也正德十一年守仁以南卿擢撫南贛汀漳至任置三匣行臺前揭曰樂避居[illegible]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山谷中劇盜出肆刼掠焚官府篡獄囚楚粵江右諸撫臣相觀望莫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暱與諸賊搆曲庇賊明年守仁欲討賊請提督軍務本兵王瓊素奇守仁請……止即報可隨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秋荼寮大盜竊發江襄湖郴騷動上命三省會征守仁已先練兵教射宵旦籌畫不遑寢處未數月得精兵數萬厥具糧草粗備遂大發憤首誅通賊監生吳讓葬徽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與諸將議曰桶岡地險破賊爲難且恃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寘楚兵合若進兵兩寇

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楚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也乃遣偏裨許清邢珣王天與各率兵千餘自南康上猶入令皆會橫水又遣郟文唐淳季斅舒富各率兵千餘自大庾之義安聶都穩下上猶之金坑入令皆會左溪而命伍文定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即刻日分道並進橫水賊諸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倉遽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礧石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潛伏各巢[illegible]一旗幟銃砲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近巢左右高山之顛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上奪險盡發其滾木礧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要堅拒迎戰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若雷煙焰蔽天起似神兵從壁而下守仁急麾兵逼之賊大潰走愕然相視以自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官軍乘勝直前協力奮擊遂破橫水大巢志山貴模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是我師四集重圍密布亦棄險跳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唐淳等又破左溪大巢是日俘斬甚衆遂屯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假諜報諸潰賊收集于崖險立寨栅然皆倉卒無措窘守仁乃下令各營分兵為奇正二哨并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嚮導分捕諸賊復破二十餘巢是時已約湖廣兵督師夾攻桶岡矣守仁集議以桶岡尤險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為守益力移師臨之踰重險之鬥驟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之威遣使諭以禍福招之降附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惴惴自恐方懼不保旦暮忽得招撫之令今而後喜可知也使人請命或有不觀必反覆籌議進退或有他虞退又慮拂吾意二者交戰未能自決乃乘其猶豫懈之驟以得志乎是遣業[illegible]賊官民李正巖劉福泰[illegible]夜[illegible]

[illegible]

壁入賊巢諭之賊方懸甚見使至果大喜皆欲俟服[illegible]因集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持不可遲疑不服為備守仁自遣使于鎖匙龍保隘而別遣邢珣伍文定唐淳張戩帥兵分馳冒雨而入賊首藍廷鳳方于鎖匙龍候命衆報諸兵已入險皆震駭狂奔亟入內隘遏水為陣盛難破具大拒官軍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懸崖下攻賊脅賊三面受敵力不能支因大敗遂攻破桶岡大巢而湖廣土兵亦至賊衆遁入山谷者守仁復遣將分兵捕之先後擒斬俘獲及飢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紀自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僅兩月餘凡破

巢八十四斬首二千餘級俘囚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
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寬其險阻雍
閉塞書褒諭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浰頭賊尤悍黠
擬官僭號勢極鴟張必乘虛出擾乃使人諭之賞以緞布
各爲招降賊頗聽命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
所陽應而陰覘之守仁度兵力未暇反示羈縻令勿出爲
亂及官兵破橫水仲容懼遣其弟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
守仁求撫即願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欲乘間內應也守
仁厚遇之令從別哨以遏其歸路陰使人分召進剿諸
州邑被害者至前者得其積略授方略遣使歸[illegible]
[illegible]
俟平桶岡後報師期迨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賜賊
牛酒見賊嚴爲備益增機險阱毒廣五斷乃詭語使者曰
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敢有他也守
仁佯信之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擒二人擅兵狀且
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
人來謝無勞官兵當自爲防禦益諸縣民皆爲仲容所脅
而二人獨抗賊賊仇忌之守仁還兵二人來告變言仲容
反狀時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起其疑乃陽怒二人
仇誣收縛將斬之云彼方遣弟領兵報效烏得有此仲安
伏弟訴辨列二十人罪惡守仁陽示聽信令仲容具狀訴欲

併拘其屬悉聽處分械珂等實之獄而密使至獄中諭意
珂等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俟守仁至贛歲聿云暮
張樂大饗將士置酒高會無間晝夜共爲懽賞下令橫水
桶岡業已掃平浰頭又復歸順境內無虞兵事可撤民久
勞苦宜及今解甲頓戈乘時爲樂遂休士卒散兵民使盡
歸農若不復用兵者乃遣仲安歸仲安久客外甫抵家仲
容迫欲得守仁真意向乃仲安報其兄以珂等被繫且具
悉守仁宴會休兵狀以是仲容意大安絕不爲介介守仁
又別購賊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言官府勞來意良厚
何可不親往一謝卽此則珂等所言益無自入矣仲容頗
[illegible]
之謂其衆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覘之遂率數輩
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珂等勒兵候
報至是偵知仲容就道亟發諸路兵刻期會剿頭然道經
賊巢始達則使別齎一檄爲捕盧珂鄭志高黨與著佯示
賊賊果問使何往因見檄遂不爲意仲容至贛詣守仁觀
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在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
謂事無他守仁乃密釋珂志高使乘昏夜從間道歸發兵
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候其歸又明年守
仁度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乃設犒于庭先置伏
甲士俟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狀鞫其謀逆罪惡如

列眉一訊皆服遂收繫獄中而趣諸路兵直抵賊巢皆會
於三淛初賊過信招撫已大弛備不虞官兵擊其懈兵各
散處至是偵聞諸屬地遣兵畢集皆大駭愕以為必蹈横
水桶岡之覆轍絕無鬪志遂大敗走聚九連山山四面險
絕惟一道通賊設滾木礧石拒之官軍不敢近守仁乃選
勁兵數百人皆衣賊衣佯日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
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為官
兵欲拒之則大衆繼入矣賊不能禦乃退走潰出我師連
破三淛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
千餘衆事竣旋師闢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為治
境虔吉人皆為守仁立生祠歲時祠焉
顧季亨曰王新建功名昭揭莫可蓋覆至夫不踰旬朔力
縛寧王人尤多其功僉謂千古不可磨滅不知新建變亂
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有成筭況寧王以烏
合之衆昏儒之才易足以當之蓋新建社稷之功固在討
寧王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耳知新建者則稱其
兵敏天成機權莫測智計超絕用兵神秘嘗對客笑談髙
衆端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者蓋籌决若斯
之奇妙也而或有罪新建者則不免如前所云且更議其
學術未正指斥為異端陸子静老流夫子静非異端當自

有辨之者矣文成何如人哉少任武選主政抗疏觸璫謫
龍場驛時稱太傅書以愚副督學黔中輙事龍場為師當
是時公之尊信朱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雖
陽明之學乃眞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
充膽不足則亦何敢遽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
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事竒亦甚矣紹
不眞理賊之虐其後乎愚于太傅師事龍場已知其才識
足蓋當世及平新建能令太傅師事蓋知其學術足蓋千
古矣寧獨新建功業萬萬不朽哉即功業亦非尋常所其
倫也先賢[illegible]者[illegible]狀臣持獨斧[illegible]
隅固欲共成望素萃然必有恩信焉非夠已稱人處士
同甘苦與農畊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聲實蓋金璧[illegible]
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剏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
之若此輩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覃
乎不可及矣愚于王新建亦云然同時有劉都督璽亦値
江盜横起時督運江西廠河凍舟阻報愆于期璽以兩葛
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若父母
然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過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
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璽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
刃左手招權奸狠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即自殺耳

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璽談者迄今作氣不謂璽而嘵削無涯頻聳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爾嗟嗟武弁中有此氣節人物尤人情所難且與新建同官江西故併附及之松栢遭霜露而後凋柱石遇風濤而不變雖不盡于此兩公然大槩足觀矣

征寧王案

寧王即寧康王覲庶子曰宸濠其母爲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歲乙卯宸濠封上高王越四載己未覲鍚卒宸濠嗣封寧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學自飾且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猶色褻宗室瀆亂無禮我武宗初御極宸濠乘群賊之起者如蝟毛而起亦多養死士爲盜江河間及刦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快之時淘中朝事聞識言覘喜聞言　上明聖朝廷大治即怒不應淩虐有不軌之謀矣寧府原有南昌護衛及屯田天順間以事革去後

于時劉瑾擅政宸濠賂瑾復得之瑾伏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最莫逆至正德九年歲甲戌完爲本兵宸濠私相慶曰全卿爲大司馬復護衛如取諸寄耳全卿完字也遂遣完書寄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同衛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親詣賢飲稱爲良之昇友賢字良之故云及是乞復護衛[illegible]藏于賢家分餽諸權要輔臣費宏知之大言于[illegible]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完

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之寧乘廷試進士闕部院臣俱在東閣讀卷遂投覆寧王請復護衛疏時寧等入宸濠賄力爲規復首輔楊廷和阿附寧稟旨可其奏宏至讀卷完始知之出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疑必宏嗾之因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乃忽傳旨詰責宏即引咎力請退遂令致仕宸濠既得護衛益恣橫虐害軍民右方伯鄭岳每事執法相左大致怨恨顧宸濠最傾慕文人學士多欲招致幕下會李夢陽以憲副督學江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既材高又大享時名宸濠每折節下之且欲求托詩文交懽焉後蓋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扣訐奏蓋夢陽素負意氣雙瞳烱烱如電議論是已非人傲睨一世忌者咸嫉之如讐以故多左袒岳議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辱亦閑住當是時宸濠已大蓄異謀貪猾爲忮害取祿米過倍宮校豪奪民利僉林俊爲巡撫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與王几杖之賜濠深恨之然濠雖暴横乃逆萌未彰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十年乙亥宸濠愈益驕恣日甚一日外誘聚天下亡命内交結寧雄輦晝夜謀

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雖屢啓疏言宸濠必反乃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 上所又爲諸權倖益致宸濠所索金璧謝疏凡七上不得通燧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鬚髮盡白會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首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出没鄱陽湖肆行刦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侍寧等金墳廠爲巢穴官府莫敢問燧與南昌備兵憲副許逵議調民勦之兵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刦獄奪去三賊悉遁沙井逵出不意乘宵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逵曾合樂陵趙流賊賜張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逵募死士千八人持大挺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累遷至今官遇宸濠蓄逆逵每繫其黨引法批纙翦其羽翼又密勸燧先發后聞燧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逵凡規防機宜悉與逵議宸濠素威脅方面守宰獨疑忌逵知多協計于燧深銜之日謀去燧以息罪明年己卯宸濠以逆形稍著恐暫掩飾乃復令南昌師生頌己孝行申燧及按臣王金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固寵脅進使仍齎金寶頻置賢家營賂權門且囑之曰事在司禮監可致懇蕭敬若事得濟即爲言銓部陞完急去孫

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內官王宏及按臣
王金并公差討部主政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
於獄令大叅李教僉臣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士實養
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爲提督軍務偽元帥大司
馬用閔念四等三賊偽稱正副左右將軍首遣婁伯招誘
賊黨至進賢劉源清爲令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
黨賊黨有官司在不得發矣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
兵器皆持挺竿宸濠于是大修戰具據庫募兵悉奪糧艘
期順流直下建業遠近震駭會朝廷擬福州軍亂命督臣
王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illegible]

識內官喻才率邀之豐城令顧泌奔報守仁遂指心誓天
誓不與濠俱生乃棄所乘巨艇急走小舸返吉安與守伍
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郡官軍共征之又審遣
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
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屬繆
託心腹云吾直應勑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
可知吾安得遽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又喜守
仁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始遣賊首吳十三等先出南昌攻
掠自南康始府守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城亦破諸
屬縣皆陷巳馬思聰與少參黃宏俱憤悒不食死瑞州守

朱以方爲賊衆械至舟中罵賊不屈赴水死十三等旣赴
兩郡住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遂延因得爲備
而守仁之兵亦巳大集矣先是費宏在內閣以力爭宸濠
護衛事忤寧告歸居鄉後群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郡會
城宸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据撫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
又下都察院值大司馬彭澤兼掌院事洞燭其奸旣報罷
又欲加罪宸濠知計不行乃嗾群覓嘯聚奸細焚掠其宗
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鉛山縣城宸濠稱謝
宴殺撫道孫燧許逵發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宏爲
[illegible]

令林民表等皆率兵從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守
仁矢助滅賊吉安兵巳先集袁州府守徐璉臨江府守戴
德孺贛州府守邢珣各率兵至南狄司農巫鷗儒正督餉
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以與
守仁爲聲援中丞林俊聞勑再撫江西恐爲宸濠所斷乃
力辭不赴至是家食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
抄火藥方手書致守仁勉令竭忠討賊守仁檄調旣足部
署甫定即傳檄屬宸濠賊黨入寇書與賊必順者實養正
及念四十三等若有約內應者書旣發故令人洩之賊黨
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

賓等士賓等勸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不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悉置不聽已决志進攻安慶乃始出兵議僭大號改年順德命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留其近臣宜春王拱條中官高銳等居守自以妃媵世子登舟盡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金陵道經安慶守將楊銳與府守張文錦衛將崔文集衆矢死固守銳初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羸且摠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後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孽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盥司壽以事 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亡嚴置戍于湖口縣之高領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都機務司馬重臣及南院司江防者又請避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更與臺院密議兵金繕皖城周城中多濬井至比宸濠變作即簽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測禁勿泄賊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纔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令軍士鼓譟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壍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有賊

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前降賊僉臣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待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為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手斬之支解其屍投棄城下以殉鵬乃遁去賊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析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亡何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發憤本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銳製方布羃紙褁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illegible]光閃[illegible]不絕賊艦所避又作衝賊于非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賊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賊衆解體且募其淨力憊夜斬[illegible]去銳募善泅者數人于船中聞鼾聲取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燄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治欵出游又知守仁兵攻南昌舉帆順風而返奏捷 上賜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加官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銳疏舉鄭岳胡世寧嘗大用養岳常為大伯世寧嘗為憲副以拒濠讒者又舉

御史楊必進言其亦嘗與謀于未變時以故廷臣多賢之
初守仁兵至豐城衆議所向或謂寧王經晝半月日始出
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卒拔今賊攻安慶久不下兵疲
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大敗寧王敗南
昌不攻自服耳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
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之兵
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
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
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
慶之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
尾牽制此成擒矣遂督各郡兵分十三哨而進大克南昌
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遁潰我兵薄城下城門或閉或
閉蓬衙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
爭取金帛贛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首乃稍定擒留
守二賊春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會宸濠攻安慶聞而
解圍回援根本守仁獲報乃集衆議有言寧王兵威衆盛
彼憑其憤怒悉甲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
自守以待四方援至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敗在可
待守仁曰固也但寧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
以威未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殊死鏖戰彼所驕惑其

下不過啟以事成得封爵富貴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
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
遂趣各哨兵併力迎戰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
為後繼贛兵奮斬賊首呉十三賊衆敗走宸濠大恐退保
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
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
世子諸子及士實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散溺死者萬五百
人有奇方宸濠將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
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
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追悔何及時閣臣楊一清家居鎮
江以京口為江南首地北控有備則三呉無虞乃親閱城
設險出粟賑軍即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援設中軍營為
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太傅席書時為閩方伯亦募軍
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河南鎮守太監劉璟者宸濠黨
也省試期至璟以宸濠叛乃倡議罷試按臣王以旂言江
西去汴遠且宸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當是時
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不犯南京必走靳黃守仁
既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
擒宸濠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中貴張忠奸將許泰等
見錢寧臧賢輩忿以交通宸濠詔下獄籍其家臺省王紀

楊必進等又疏宸濠恃奸閹畢眞爲應從故眞代寧王擠
言官以快仇忿衆孝行以釋王疑賞軍士以行私惠又令
都史發官軍具器械期三鼓入候三司官期四鼓入揖且
欲收各城之鑰遂至城中士女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
擁兵自衞若非按臣張繡破其奸謀于按察使梁材材卽
就案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卽往規眞令撤兵
衞以內沮奸謀宼竟不知何爲且假名賫金帛賀壽送孑
匠十二人詣寧府今雖調浙江其嘗從親信仍皆江西奸
宄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縱僕從毒虐軍民況眞乃璭
餘黨漏網已久宜暴正典刑詔取回京候勘忠等因此璭
[illegible]
事敗欲藉是舉邀功　上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詔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初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
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
致宗室黠者謀動于戈冀竊大寳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
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
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晩節奠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
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絀奸諛以回
天下豪傑之心絶跡巡遊以杜天下奸邪之望則太平尚
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
能難也至是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總督軍務

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忠等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
昌守仁乃因宸濠將取內道以獻俘闕下忠等謂當縱之
鄱湖且俟　車駕親與遇戰而從奏凱論功使人要之廣
信者踵相接守仁不從乘宵過玉山直抵錢塘遇張永武
林永時稱提督以中貴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
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賢守仁夜見永頌其巧永大
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又旱灾繼之供京邊軍餉民
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
必逃聚山谷爲亂萬一奸黨群起天下勢成土崩再欲興
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群小在側欲左
[illegible]
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掩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先生功
吾自知之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
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
等前已駐師南昌羅織平民捜求微隱妄濫誅戮沒入資
財軍民遭毒不減寇盜且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
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
于守仁而蹤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于
是守仁請賑郵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是役也宸濠旣擒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數擾守仁
功深忌巧詆百方欲去之況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

杖而死者至今且有餘痛也逮宸濠果反王守仁已奏首
捷矣無奈彬等之欲貪天功為己力何也必欲導 上南
征遂命廷和居守儲晃皆從自是彬日益橫故縱旗牌官
拷掠郡縣長吏通州守胡琮不堪其擾懼而自縊將入南
京守禦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
即窘辱之又遣官校恣索民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
前後經行去所擒 上肯制處子嫠婦因取其金無金者
悉縶在道至數十輩日有死者其敢以聞自在途至南都
儲晃凡七請回 鑾不報踰年庚辰會南壇且郊儲晃疏
稱南都郊祀祖奈亂位不同乃不果郊彬皆統領邊軍數

萬特恩既危潛懷異志喬宇為南兵獨任留守機務諸司
皆倚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為裁抑彬亦敬憚
守不敢恣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鎖鑰城中愕然督府謀
之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誰敢取與雖天
子詔奈何督府即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藉口內旨有所
求為宇必請面奏而行彬計以故多沮時河南鎮守太監
劉璟外黨濠內阿彬乘濠之敗欲厚結彬以賄矯傳 上
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具所司莫能應按
臣王以旂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勑至圖之未
晚今預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鑾蹕不可歸誰執其咎璟為

之悚然事遂已是年秋 上復欲南下儲晃手執章奏跪
請于行宮西階自卯至酉汗浹背中使傳諭且起對曰臣
未奉俞旨不敢起 上諭曰不南行矣儲晃乃起遂以冬
十月班師次年辛巳正月還京自 上南廷人心皇皇倖
臣竊國柄有征生上書廷和數其過廷和延禮征生泣下
曰久當不負良規至是 駕崩于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
悉屬彬廷和密與張永謀啟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
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初彬統宣府兵
練西內千總馬永自爾疾篤不肯隸彬竟以此得免彬禍既
熾自窺乘亂能有藏器包藏禍心者何盡防禦以必潛
濟大勢將傾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景隆廷和血誠隻影周旋其間竟能遏無端綱潰之漸
安于且泰侯 駕之回及至通州事勢愈急四家皆卒環
布蕭牆梟獍在側磨牙鼓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之
將及可忍言耶廷和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乃
殲厥心始以一刺紿彬入賀生擒獸吻縛之按伊虎之機
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
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枝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
倒矣信擒而鄙橋之府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廷和之功
乎而何獨嘖嘖稱梁儲也哉

征江彬奔

嘗考江彬雖恣横無過一奸邪小人耳何以亦列之誅叛逆華附于錫璉流賊宸濠之後哉蓋建曰正德閒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之黨亂政無異于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及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于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宸濠之變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于何進召董卓之禍也武宗之弊幸盈朝或在臣下起遊宴樂荒棄幾無異于隋煬唐之季也嗚呼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嘗偶然是救者而國家安然磐石蓋非天意默運中興以幸國家皇明非不損異耶然矣嗚呼天曰自奸閹谷大用張永恩寵君側權甚欲而燕遊起人又進劉瑾使稱英論而去兩條自論稱欲司馬之爲幸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健而梢權失自杖斥言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鼻衆卑進而宦官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壓而頻民窮而盜起天恩亂驕潢侯隙而生心宸濠叛矣胡世寧之章疏之狀法孫燧許逵之死義惜哉君人政奚有底于壞哉合而言之實釁之叛以誅瑾爲名宸濠之變何巡幸而悉然則瑾權政兌暴于前彬倡導淫游于後所不弊在一律而况備外案以生心擁内兵以自衛

入禁中莫敢言者十年乙亥浙中方伯方良永疏奏朱寧蹟貨無厭以鈔一萬發兩浙十一府易銀三萬兩令四方羣盜雖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失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昔也堪加科斂民惟邦本抱恨刺骨大爲可虞伏乞割偏私之愛下寧詔獄明正典刑急令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其不然日復一日尾大不掉蚕食天下變生意外追悔何及疏入寧頗懼乃委過從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值還民萋寧方帶寵恣横奉朝籍卩結諸衛良承攻之甚力寧懼不量良永莫疏乞休以避其鋒士論共稱此疏足落權奸之膽信哉越二年丁丑科臣毛憲疏言奉命往湖廣遂府冊封余始入境見滿途老幼士女掘食野草偃臥呻吟死者枕藉由連遭洪水田多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繹絡不絕鞭撻日加重以採木艱辛爲害非小乞勅所司速行議處賑濟餘悉量從寬減更斷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竟爲彬等諸權幸所阻不報當本兵王瓊以彬寧輩得幸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事每藉之以成功臺宪長彭澤好因酒使氣時時由瓊上瓊切齒不能平嗾大宗伯戚公卿咸俛首折節澤意獨傲挫之嘗與言官論及寧即怒曰吾儕不手刃此奴有白于

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來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
後澤過瓊瓊留與飲漸以言激其怒澤醉嫚罵朱寧奴才
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沓不復可止寧深銜之會
澤以經略哈密事失計寧大修郄于澤內批褫職為民後
復追論死罪得閣部大臣力救乃免初輔臣楊廷和以父
艱去位至是服闋同官梁儲請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
家督促赴道復入內閣而已遽居其下朝議多之適陝中
親藩恭王者薨請邊境民田為牧地彬寧及宦幸張忠等
皆受賂請旨許之樞部暨臺省交章執奏謂太祖高
皇帝[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曰朕念親親與之汝等
[illegible]
閒言起和職當草制恐念藩遂與制界地恭藩恐貽後患
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懸辱在測遂與次輔蔣冕皆引疾
不出儲曰公等皆託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
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
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
念親親其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
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
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懷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
可慮其寢與事遂寢斯舉也廷臣交疏力諫終不能回儲

不顧言直諫而託辭悟聖回天之力決于草制數語善哉
諫乎以不諫為諫乃深于諫者乎匪直納約自牖真妙轉
移之機于不言而喻者乎是真不可及也云何 上將出
居庸關欲至懷來宣府諸鎮遊獵廷和冕皆在告中外洶
洶莫敢先發儲偕大學士毛紀泣諫于左順門內既而紀
亦[illegible]儲獨廷諍累日不得命 車駕竟出廷和等聞之
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一出居庸非虜不甘出沒
英宗于正統末年誤為奸僞所欺妄言親征遂陷于虜廷
事未遠可為明鑒詞極懇激略若罔聞夫彬等始止導
上出宮遊戲至是遊遠出關外者何哉以彬原籍宣府欲
[illegible]
挾 上自恣誇耀閭里故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
建鎮國府第不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
于是富家巨室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
民室廬以供爨焉又云何幸大同陽和衛挾乃九月二十
七日也方颷天即大雨冰雹深秋不啻如嚴冬軍士凍死
無算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又明日韃賊以
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亟命諸邊將擊之虜始引去天
若以此二異示儆天心之仁愛從可識矣南科孫懋遂疏
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貪之志自被進用蠱惑聖心去年
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諸地游樂無節

彬之不可測寧有減于瑾者乎夫彬屬大同裨將奚以遂
得入京自近幸有獻寵計調各邊軍入衛京師始獻計者
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大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
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谷
大用至閣議李東陽力以為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
為自有先入之説東陽曰共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者勉
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
再四略陳其故不聽復遣官至閣迫令擬票去 上坐乾
清宮門必欲令發批出東陽極言其十不便狀翼日乃以
內降傳旨行之而彬自是得以與甯寵矣彬與邊將許泰
[illegible]
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遂各求媚于 上
以是 上亦寵愛之彬先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若
其侵暴無已 上乃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皆率兵入習營
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
絕于宮禁彬等日相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
起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
賜姓朱與中貴人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及優人臧賢表
裡為奸擅權市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
彬下彬等又導 上出關出宮外游獵近郊常日時事益岌
岌乎殆哉不寧惟是且導 上崇佛事創梵宇引番僧出

輕發至草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復導出關既臨宣府
又過大同以致虜寇深入使鎮兵不集狂虜沓來其不蹈
土木之往轍者幾希是彬在一日召禍一日國之安危未
可知也疏上不省又閣部院寺大小臣工俱至居庸請
駕有禁不得出關怏怏而還明年戊寅 駕還京尋復議
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
國公巡邊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詔宰臣草
勑廷和殊死諫止不從促愈急又偕冕各引疾 上御左
順門召儲面督草勑儲奏曰臣不敢草勑 上震怒手劍
逆曰不草勑將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涕泣曰臣避命
[illegible]
有罪今日願就死但[illegible]陛下猶憫臣若逆此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上乃察
其誠欵擲劍起不復促草勑矣顧猶數數念宣府不置以
彬曾勸 上治宣府行宮越歲乃得竣事靡費不可勝計
復營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
快之每稱曰家裏還宮後無昔去口去心彬亦欲專寵寬
上厭大內始以豹房為家後又以宣府為家故導之再往
使諸幸臣不得近焉再尋幸大同至綏德又至榆林復至
太原凡所納女以充幸御者纍纍相繼不一而足又明年
己卯 駕發太原復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

風雪以行。有司為具輦，郊外即還京。未幾，彬又導

上幸通州，遂歷觀岱宗諸名山，歷徐揚，抵建業，下姑蘇，復

溯江泝漢，登太嶽，具遍中土繁麗，而江西寧藩久蓄異圖，

俟釁而動，中外岌岌，以為憂。皆正謀以侍子入朝，恃彬寧陛

完，為內應。此甫將韜，亦彬幸得便，窺伺恩中，四乃為危言

撼彬。彬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諫言媚彬，彬愈

愈盛。完亦智術，倖高位，官至太冢宰，利于 至上速出，則

已得以肆志，成濠之謀，倖遂，則己又有非望之願，故遂為

惡語沮抑諫者。[illegible]存性閣直疏，便舉力為剿狀，且曰：今徵

藉與初知修撰舒芬[illegible]陛[illegible]理[illegible]

脈，曉[illegible]伏故以[illegible]復以此遲諸[illegible]諫者，[illegible]

嗌指史疏太暑謂有痛哭泣血，邪忍為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吳濞之計，大臣懷竊道之心，陸完以蘇位為故物，

以朝署為市廛，以 陛下為奕棋，以草除年間事為故事。

復痛剝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皆言以救而聽。 五上。

之自裁言詞激烈特甚。疏先入，復遂考功郎夏良勝、儀制

郎萬潮、大常博士陳九川，至寓舍，酌以酒且贊之曰：匹夫

不可奪志。又連疏入，職方黃鞏疏尤詳切。言 上遊遊本

起彬誘惑，彬方肆寵挾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含彬為支

黨。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共激集云：陛下臨御以來，祖

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幸，又再壞于邊帥

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

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

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其六：一崇正學。嘗

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

慎乎？故惟聖人為能慎動。伏望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

華，遠佞人。二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者

奏牘留中，及時政或事關權臣，則俱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由是雖有忠亂之事不軌之臣，何由而知？伏望廣開

言路，庶亂臣賊子懼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陛下近日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竊歎以為怪事。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伏望早自削去，以正體統。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

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深恐焉。四戒游幸。嘗

聞大禹開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

于遊，于田。 陛下始皆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

者猶謂不可。已幸宣大，幸太原、榆林，所至費財動衆，郡邑

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虧損盛德，貽譏萬世。近者

又欲南幸，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致怨而不敢言。

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儻 車駕既出，奸雄竊發，變

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斯豈悔噬矣
彼居位重臣用事中宮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后
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再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
人休戚不相涉也不然者何獨忍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
之救止也伏望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再出發內帑
以賑飢散邊軍以歸伍遣不御之女以完其室家雪旣往
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嘗聞
開國家承小人勿用今錢弄咸復首開邊釁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力竭財紛紛未已則彬之爲也彬本行伍流兌狠
傲誕今旣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illegible]
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
起伏望大奮乾剛不惜旱誅一彬以謝天下六建儲貳漢
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
尚不免于震況無本乎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
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伏望早出建儲竟疏宣付皇
親勳舊文武百官共國大議遴選宗室親賢一人養于宮
中使攝體有託以繫四海之望待後誕生皇子仍令出就
封藩如此則國本以固休耻無疆惟　聖明留意草駕郎
陸震見草疏即碎也蕺少曰願同署名進是疏入諸曹稍
稍蹬之　上怒罷等彬復揚言罷且旦暮死冀以脅衆嘗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七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哈密案

黃河清。聖人出。自古記之。夫豈虛語哉。我世宗受命之祥。正兆于此。蓋帝星明江漢。所從來矣。不然者正德七年正月。值閹幸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清。自平陸二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數。而我　太祖龍興于江淮。今茲正德壬申。黃河清至柳家浦九十里。凡五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後先繼美。作述重光。顏[illegible]

豈非徵驗不爽。殆天授非人力也。故禍亂之作。天毋無以之開聖明于時。鐇瑾作偈倡亂。寇盜乘間。效尤而宸濠江彬者又復踵其轍以相繼。蠢爾若土魯番之據有哈密。猶誘為成弘兩朝貽患。顧當此十數年間。在彼時款時叛。在我議和議絕。夷情固屬叵測。廷論漫無主持。非我　世宗蹈勵再四。卒從中丞御史唐澤劉濂之請。反以妥置得策。誰則能令欽輯不復為患哉。先是弘治己未。朝廷遣使護送陝巴還歸哈密。越五年甲子。哈密屬夷阿李剌等怨陝巴掊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甘肅守臣遣將朱瑄領兵送陝巴回哈密。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尋亦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仍取金印去。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寇甘肅狀。廷推彭澤為督臣經理之。時總制則鄧璋。巡撫則趙鑑。督餉則又屬少司農馮清。各無虛位。以是臺省王江、張麟等。疏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弈棋者局無二師。該地撫撫既有璋等。不宜復調遣澤。使官多則民擾。才羊難尤敬不報。澤于是檄調寧夏兵。帥師使諭澤[illegible]速兒。强未易兵定。乃[illegible]等[illegible]幣二千銀[illegible]孟六及白金[illegible]物以[illegible]

及印。滿速兒喜。隨許之。澤遂[illegible]以利啗。賑奏事畢乞骸骨。適按臣馮時雍奏稱土魯番[illegible]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次開塞堅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會澤完已為冢宰。寢其奏。科臣周金亦言西邊虛耗。而土魯番遂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非計。已澤又言滿速兒畏威悔禍。將城池金印南還。乞加官軍陞賞。乃召澤還京。而土魯番變矣。拜牙郎尚為所留。我益幣[illegible]益騎斯多謀入犯。縱騎蹂躪。北凌諸峪。諸城堡將[illegible]與戰死之。全軍陷沒。夫番夷貪狡。嗜詐自其天性。而澤乃輕

信倖功欲以厚幣啗之賄取城印以致啟釁召禍不旋踵金緇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復賄大貽四夷之笑以爲百世羞固也即使得幸成功亦已失中國體統褻天朝威重甚矣春秋傳謂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緇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況賊日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内應憲副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且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顧遣使約和詭不得要領使積夏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壁嚴城固守而遣使搆罕剌達兵掠其巢帳速兒狼走我衆走頗有[illegible]之瓜州瀛速兒復請和貢無厭和又竟不歸拜牙即九疇計夷兄弟方讐殺爲亂滿速兒者即能定國亂而自立然内鏡正熾安能加我且倚無積聚餉行則徵發衍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内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撫臣李昆與議謂不宜絕大司馬王瓊右李昆議從之出瓊素欲修郄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孼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天子多疑臣可以斯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訐九疇激變邊先後誑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論恭政議殺九疇部院大臣石珤毛澄輩持不可乃削籍後　潛剡房傳論　遣皆奉金符至與邱迎我　世宗登極爲

嘉靖改元乃逮王瓊戍之起澤爲本兵九疇撫甘肅三年甲申滿速兒因寫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殺將爲詞攻破堡砦所殺人民甚衆九疇率兵先登殊死拒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除路番別部内外夾擊敗番兵殺大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司馬金獻民大將杭雄帥師西討獻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嘉峪關傳聞滿速兒死遂以捷聞獻民因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啟列兵還初哈密爲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城並僦屋投居耕田以耕邊臣因撫留之[illegible]延寒賞量給督臣王憲言土魯番獻款來和啗密與貢許日可待而酋長忘其故國妄有所求且夷性無厭將來何極從之乃哈密終弗得續當日獻民等實不見賊滿速兒故亡恙事頗上聞議禮新貴臣張璁會上以興世子承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乃上書大畧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且有衣衰無父戰後復以書爭請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桂萼亦上疏具

曉諭殺機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悉。凡三日。而世寧歸附
大興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
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
失三繼英十不失一也有是父必有是子然哉八年巳丑
李承勛繼世寧爲本兵不喜土魯番奪我哈密擾動西邊
諸如田州沙保芒部小王子寇叛踵接皆報有乎承勛盡
閣夜禁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虛冗食爲蠹奏革各衛鎭
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五百人內府諸匠
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係城社生耗國儲朘民膏血尤瘵
衆束手閉目莫敢向問者承勛特上疏[illegible]
[illegible]
從中主持得悉剪剔去。今時爲[illegible]四衛者[illegible]
係附奸欺不可詰承勛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
如旗手等衛制曰可中貴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
彰義門破虜東市勳曹賊皆四衛功以在內故得號召易
集。下樞部覆議承勛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
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悉從其議十一年壬辰科臣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
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今土魯番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
木蘭爲辭要賞不貲宜勅該撫趙載查酌定數勿貪納款
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允之。明年癸巳遂滿兒奏請三事

一城治九衛罪。二欲還人和馬。三欲歸彼降人牙木蘭。樞
部言黠夷貪求漸不可長請傳諭宜修職貢毋得招雜。又
三年丙申甘肅撫臣趙載條上邊事內言土魯番素恃毛
剌爲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
制滿速兒使不敢叛且滿速兒[illegible]之太[illegible]信之太[illegible]反
令彼志益驕恣今宜俟彼犯順之日即戮伊使人奸黠者
餘悉遷之兩廣即彼悔罪甚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兄諸
屬番人皆我屬番宜加援賞盡從寬典。應襲者係送承襲
長服者量授一官使終撫恤向化爲我藩籬都督所舉撫
[illegible]
辰甘肅近邊各種番夷雜處其間非察殺掠人畜。據險抗
敵無己居常欲乘時追勦以禦寬悍除民害督臣張珩則
欲宜布恩威待時戡定大司馬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實切
腹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具陳兵守固地方一
面選人陳示威德曉以禍福若各番悔罪許令獻出首惡
追還原搶財物以贖前罪如怙終召固務悉勦捕不得自
相異同以致失誤軍機　上從部議是後滿速兒亦悔悟
修省以哈密歸而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丙午復爲土
魯番女子馬黑麻所據是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土魯番
世濟其惡日以金印爲市邊歸邊奪而我重棄之遺將召

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雖世寧殫愼力諍終不能格
也再三年已酉肅州邊外哈密屬番撦牙日羔剌等舊爲
土魯番所迫欵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城北威虜等地于時
秉築城堡保虜侵掠乃相率環附鎭城雜居至是監生李
時暘疏言不便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畧其事自是督臣
王以旂偕撫臣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夯可田可庭撒副使
楊儀守將劉勳召諭諸番爲結家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
之生計也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
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當是時師師濟濟朝廷內[illegible]
[illegible]
曰乏人獨所爲處土魯番事議者旣無定見任者亦無定
定力用兵不休轉餉無已恩賚封植哈密使得剌諸夷以
爲吾外蔽而茲且勞我中國無窮期矣會唐澤劉濂上
疏云今之馭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
然撫之以恩則驕恣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
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措
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開
陳利害甚爲明悉當事者亦心知其難遂藉手請從澤等
議迨隆慶後反不復言哈密事而土魯番亦歛束戢兵竟
不復爲中國患然則禦夷之道豈必日尋干戈以示威哉

陝而不歛外而不內明其順逆審其去就如是而已矣
顧學事曰哈密一段公案愚前論之詳矣此皆出成弘兩
朝備邊臣貽禍於西陲藉哈密爲奇貨常恃之以求貢邀
賞我守臣又欲藉復哈密倖奇功多假之以紀錄遷官至
無歲不入寇無歲不出師卒之勦撫兩屈了無結束廷彥
正嘉猶踵其獘而仍之先從任議諸君子聚訟盈庭詎則
能侃侃矯矯爲哈密事出一謀定一畫獨胡端敏[illegible]
以棄哈密大爲禦夷勝算烈之緣論差可人意若所言余
朝不惜棄交趾于哈密乎何有者竊謂不寧惟是殆有甚
焉交趾亦在宙夷其存[illegible]
[illegible]
密等如河套[illegible]
今皆淪于夷境爲虜巢穴至討者含此勢固而願汲汲乎
與復哈密計之左也當究宜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貢者
以爲長策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識者
之而君者爲國家應議遠猶莫如斯之勢中國以事外夷
國吾民以爭本毛之地乎哉議開封樹哈密誠欲以
邊夷耳使今者自賓勞費以圖荒壤招夷患果得似始
初意亦奚足悔乃哈密累敗之餘僅一線然何與乘
之人身不自持立之何益其在所當棄也彰彰矣奈何
欲懲將棄之肋燼餘燼之灰反爲哉爾小夷日肆欺玩不

曰索金帛則曰求進貢不曰歸我印則曰還城池譬之以
果啗兒舞弄在手抑何解于稍厚貲以市空城刻根本而
補枝葉之謂也哉假令當日不言哈密與復則彼亦無所
挾以為奸利矣且即欲復之亦宜大奮乾剛刻日誅勦非
僅僅以餌為據以侍為戰遂可因循歲月苟且塞責為也
況彼所恃者不過罵亦虎仙火者他只丁後皆斃而牙木
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精死刺以挫之
拊新附賞有功內治既修何憂外患計不出此而徒事虛
文無得實用迨後土魯番以哈密城印歸而我終不能有
豈觀衆議稍乎無策又何如早自為謀委而棄之以休息
[illegible]
兵民稍安無事之為得矣

征諸虜案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為中國害固相為終
始而不息亦屢經變易而不一矣雖以我
世宗之神聖亦嘗有虜患蓋由正德間邊防大弛我心遂
啟以此久不得休息輔臣楊一清初總制三邊軍務時曾
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四隔賊雖
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
踈兵力单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
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王[illegible]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
本搖動誠非細故前者北虜在套未有邊墻恣肆出入犯
[illegible]
得撫臣徐廷章余子俊築邊墻稍稍整理先朝虜首知不能
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日久備踈墻漸壞虜果屢由
花馬池拆墻而入戕殺郡邑上厪宸慮勅臣經理竊念
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聚
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
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
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謂閉防邊
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但陝中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
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
不足計遠物可圖則近怨不足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突厥遂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受降建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
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我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茲須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
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
萬用省內運不然則西鄙用其殆無虛日世之論邊事者
或專主戰伐臣以築牆挑塹為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
深重不得不布竭[illegible]
[illegible]
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又上疏謂漢與虜賊未平調去沿
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亦河西建賊屢肆猖獗
況河東復建賊入套各鎮兵馬正備蓄銳養鋒以俟今乃
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程
冏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
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
極論其事竟寢不行一清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
日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才人或嘗已顧揚為之
一時俊彥喜功名者爭趨其門會與權閹劉瑾忤遂罷去
止築墻塹四十里功方伊始竟不克就繼後遂無敢言及

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戍曰進幾里扞虜武又曰退
幾里固我武日退虜日進因循寧夏拋擲才究死之未幾
突入白羊口尋擁衆入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諸地大
恣殺掠而去夫北虜自永樂犁庭以東百餘年間生聚既
繁侵噬漸迫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至也先
火篩而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牧徑深入風雨飄忽動輒
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備能不亂即為
萬全況彼侵掠其敢摧何虜忘恃驕我氣愈奪絕無堂堂
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所謂寡之辭
勇怯之形[illegible]
[illegible]
持久策亦未嘗內據[illegible]即得失相當亦近趨
無已用是邊境得苟免爵至避虜勢轉横既遇得利心益
欲驕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衆稱雄黠桀鷙茲之士餘二十
萬益以中國逋逃之衆稱知內地虛實若山西故虎不為
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禦供億之繁哉而內藏誠
不知邊事所終矣不寧惟是遼東亦時有虜警遼地并薦
朔漠南枕滄濱東臨鳥綠與朝鮮界而朝原承遼[illegible]
通奴兒干黑龍毳同禿魯吐蕃東西並連諸夷繞荷著衆
得李家勛為撫臣奏請設巡撫鎮陸沐時撫我難就要是
使別將馬康與清鎮楊鋭兵開拓嘗險劉男康福分位領

鎮守內官王琥。及督撫諸臣。令立功贖罪。七年戊子。科臣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控扼之。自後棄入虜巢。其寧夏邊地。最為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恣入。前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為忌者所中。事未竟。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因十里。訖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之謬妄了然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仍勅守臣劉天和等身親督課。務底成績。八年己丑。虜犯寧夏。守將杭雄率兵禦之而失利。悉罷不以聞。遂謂如法。冬十月。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得利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頃之。虜又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臺長王憲。提兵出討。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上怒削籍。羌戎寇鞏昌。命瓊督軍勦平之。初烏思藏。朵甘諸羌受官入貢。世為藩籬。後稍稍為邊患 上曾遣將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右。騷然。瓊議欲候彼入境即以大兵擣其巢。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瓊計欲撫四千戶必勦先零。乃遣將彭械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地。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一百七十有奇。西邊以寧。九年庚寅。虜入大寧塞。瓊偕大將張鳳。上裨將王効功。言効于神木境。殲斬首虜三十級。虜退去。會神木人薛添祿。詣闕奏効。擅挑胡虜。匿所喪失不報。而掩殺非罪。朦朧上功 上令撫按官覆實奏聞。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海亦不刺。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按臣范安以聞。且及守將陳廉隱匿邊情罪狀 上令勘處。後廉竟倖免。當日諸將帥。皆贖貨詰克。掩敗冒功。如大同撫臣蔡天佑。科罰商銀巨萬。為商人遍訐。迺明以餽遺賞賚自解。而上下相蒙。覬望畏縮。諸邊比比有之。寧獨陝撫為然。十年辛卯。虜犯沃周。守將彭楧稱疾不出。部將張鉞陷虜。亡卒六十六人。虜又犯甘州。鎮巡諸臣。報斬虜二十級。事下所司。樞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處。勝不償敗。請官會勘。已科臣張潤身言舉虜侵掠時。有溺死者。有潰歸者。有因失印顧獻賊首。以自贖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全勝。乃諸將曹勳等。殺降虜于應州。彭楧。瞿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觀塞責。若復令按臣會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遣御史以往勘日可十一年壬辰。虜小王子。以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 上命督臣張瓚齎銀犒餉。趨往調度。瓚京營兵三千及保定兵三千。參將副將趙鎮。魏以應援。已能

疏至為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為目前計。虜尋以厚得賞引去。十二年癸巳督軍大將張鳳奉勑統兵赴薊鎭防寇。奏言薊州一鎭分為四派。雖俱根本藩蔽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鎭渤海所大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衝本鎭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藉稱道路益開萬一勾媾北虜擁兵直入卽徵調人馬奔馳恐緩不及事。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務從之。虜又犯寧夏守將王効副將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餘級是年虜酋吉囊擁衆數萬虜酋卜兒孩俱擁北地部落勢益强時時于河西騷擾邊患乃在延寧肘腋間矣。十三年甲午虜入榆林塞大掠唐龍發兵尾之弗敢前吉囊率衆出花馬池乃遣其老弱誘我入書斬首四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撫臣以冒功劾不問十四年乙未寧夏鎭總兵張文魁誘吉囊俺荅等糾衆于花馬池等住牧意圖入寇所有邊墻俱應修築第該鎭官軍勞憊不堪興作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役吉囊復入榆林塞。轉掠內郡裨將魏祥死之部旌其忠十五年丙申吉囊擁衆敗賀蘭山後分寇涼州副將王輔統兵邀之塞外賀山敗殺酋長未及斬首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花浪境大將姜奭馳丘再戰再勝。虜騎大集與伏兵分土伴北虜追之遂陷伏中斬首獲馬加倍捷聞陞劉天和為總制賜璽書褒加餘各加陞賞天和因疏陳戰守要務以圖禦虜實效大畧言中國長技輕車强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墻據水路是已用兵步不勝騎騎不勝車我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臣秦紘改造隻輪小車最為巧便合法故取名全勝車今幸存入輛雖不無損壞然畧備規制宜依倣製造可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扼險要以邀虜歸諸邊佛郎機流星炮二高峰砲黑字號銅鐵銃現貯甚少尚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放漢耿恭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挑挖壕塹以禦虜入興武宮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反歸必至此飲馬數日其泉舊有小堡請增築為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奏從之甘肅撫臣趙載亦陳邊事急要謂奈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心宜勑本兵會議戰守防禦善策且凡將官遇賊敢戰必有傷損輒坐論戍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須申明定例以敢戰為功不戰為罪即有損失亦照殺虜多寡分別論

降至君邊寨堡塌宜行修濬原無壕塹宜行創築壅入危行十六年丁酉虜犯大馬大將梁震擊敗之震初率兵出王朴川斬虜首一百四十又出黑山門猫兒莊各斬首八十虜尋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溺傷無算事聞撫臣張文魁等各以次降級十七年戊戌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級陞天和以大司馬總制如初山西按臣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為中國門庭之險近為吉囊所據併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禦遏宜亟勦除疏中載有兩策一曰討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游兵奇兵分為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之分救不暇備其非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各陝則宜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諜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輜重强弩烽火相接不斗相聞耀兵牧馬不恭不前示之以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以督勵將領量頒愾賞以振作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乎幾舍彌務令隻輪不返然云要又在久任督撫以責成效與復屯法以務邊儲如此有言石畫疏下本兵竟坐沮格不行是冬虜又犯宣府守將周見偕部將韓錦死之十八年己亥虜青台吉消林台吉

屯牧塞外入掠宣府諸路守將賈英麾兵而前伏發殺掠士馬不可勝計梁震竭卒給餉修復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亦尋卒震殁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庚子大同叛卒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為酋月餘皆僞作僧道流丐狀為虜偵詗窺我情形甚悉至是虜入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次阻嚙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岢嵐與縣交城汾州至平虜衛殺掠殊多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苟幸無事而宣府亦延望不為應援山西撫臣陳講告變殊遲言狀旁擁以十日不返觴且不剿而本兵張瓚乃曰虜且趨與將率張經三邊督臣劉天和虜將入晉請將以矢劍病既而守陴者酒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勝帥並斬之三軍股慄寧精兵九千躡虜而擻延綏寧夏固源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覽覽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夾擊强弩大噪如雨虜奔北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為攻虜一大攻捷　上聞報告廟策勳蔭子陞賞二十年辛丑虜俺答遣夷使石天爵款大同塞求貢撫按史道請學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請拵設威望重臣臨邊防勒　上乃命樊繼祖以大司馬往督軍數而天勝仍趨撫撫宮馳奏

道得報。遂遣天爵歸。又陰賂虜。勿令蹂躪巳所部。于是虜遂由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囊由平虜衛入。馳蹊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諸處。漸逼眞定。守將丁璋部將周宇死之。宗室儀賓被虜者五人。軍民被殺虜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稱是。繼祖弟與諸將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乃五百餘級。臺省龍遂傳鎭等言繼祖累疏奏捷。盛張功伐。而按臣王逵則曰虜從容出關。談學則曰虜回兵未戰。繼祖事涉虛誑。 上命紀功科道勘如遂等所言。令褫繼祖職。各官分等黜降。仍遣官賑山西被虜郡縣。撫輯流亡。時北虜孔棘。張瓚恐執兵出禦。乃于會推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所司。文選郎曰。往邊事急。報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寇本兵當自出乎。曾王瓊金獻民之出。將皆本兵也。于謙亦屢屢自請行邊。此獨非故事耶。遂首推瓚。內批起用翟鵬。冬十二月。胡守中以少司馬總督薊遼。至鎭。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于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illegible]富商宿將金錢。按臣洪源劾之。不報。後臺諫連疏入。逮訊論斬。二十一年壬寅。命築大同邊垣。議者恐虜蹂躪。不能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

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竊據。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并州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坌河棄而遼東慄。乃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 上命整兵愼守。修垣姑巳之。虜擁衆欲萬至廣武。天屹屹攻墻。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雁門沙溝墩越關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裨將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驚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發營南走。科臣劉繪劾山西撫臣劉臬納賄侵帑。且掩敗冒功。宣府撫臣楚書沈酣高卧。致將士離心。部覆分別華謫。得旨如擬。二十三年甲辰。宜大督臣翟鵬以虜報方午。請調各鎭援兵聽用。樞部謂盡調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宜大山西。不知各鎭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大同順聖川卒劉伏兆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冬十二月。大將佐鏚奏虜大入寇。督兵出禦。追至豕顏及之。一日五戰五捷。獲馘百餘。併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王功。本兵劾其欺罔多虛攜。伴冬日短方及午時。質明鬪警。逼及于沙河直至豕顏。單行既遠。而加以五戰。豈雄捷若是。且往年黑山巳誠吉囊子大不孩。而令又謂斬狼台吉。濫引擒王功。妄意封侯。賞宜罷之。 上以斬獲既多。厥功可嘉。加

官蔭子逾格嗟乎若梁震之功異不可沒耶嘗御營天壤
自震死俺答阿卜剌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寬平陽
震不死五堡不再警虜亦不敢輒輕入自後雁門河東雲
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震復卹贈謚然久而後知之其不
及震遠矣震在邊專練家丁非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
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
以故益畏震或請震出邊起聚者起聚律有之謂承平時
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
深入驛帳塞上官堡民壁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二十
四年乙巳山西撫臣陳燿言非虜巨寇者殺掠百萬計

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論者動稱兜守而虜之
內侵者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更濟以二命
糊導譯語和同錯卒挾虜爲重多橐鐵刀賄虜自媚虜既
深入漫一舉烽以塞責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
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直隸河南山東督臣張漢
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奏曰防邊之務選將爲要
宜令各邊撫臣以實事覈之其行軍肅臨陣勇法制嚴明
士馬精健者即行薦拔不則亟加汰斥則真才見而將可
得且廣招延之術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
名者皆得以自顯小則充入行伍大則授以將校以收所

馳之用兼開使過之條凡罪廢將帥才勇可任者悉務除
豢瑕責令自效以首功數目爲贖罪差等果著奇勳必加
異擢如是而不人各思奮者非將也夫卒不精與無卒同
以今所稱練卒則躁宜結芻像虜置百步外爲鵠以習士
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
長分藝以訓如是而不人百其勇者非卒也夫士非賞不
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人知獲利于上者非
習藝則其道無繇者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各兵可免調
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費而養此武暨計其
便焉夫戰危道也既無必死之法則孰肯赴敵今法弛甚

矣宜申嚴禁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得斬偏裨而下不
用命者悉得立斬以殉而督撫許斬副參將使人人知戰
步必死則趨敵者必爭先焉詔悉議行秋七月虜入延綏
殺掠頗衆督臣張珩習于撫誑猶以撫奏按臣曾邦補言
其狀科臣鮑道往勘實遂逮珩及大將吳瑛等悉置重典
大成伏之西海虜酋整克者其初北虜小王子部落也因
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
內地而居之守臣奏整克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
所吞與精寇兵何異不如俯納以羈縻之又借其力以捍
禦套虜使上命相機酌處仍整飭邊備嚴加防守勿墮

奸計。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裹關。參將[illegible]達率衆力戰。邦之又犯鵓鴿峪。補將張鳳率所部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餘盡沒。報效生員王邦直以戰死。邦直滋州人。力舉千觔。是時諸邊多警。詔求天下武力異士。巡中撫按臣以邦直應詔。籍爲之彼。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從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虜乘勝欲再入。督臣翁萬達大將周尚文各遣騎間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illegible]事聞。[illegible]萬達等功。[illegible]

[illegible]

贈賞鳳邦直。各[illegible]年內[illegible]實則督臣翁萬達。勑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勘試有跡。令自經。殺所餘[illegible]斬以示。三邊總制曾銑請破常格。務[illegible]以築邊墻復套。邊墻不過數十年計。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部議[illegible]上曰。逐虜復套。特議甚壯。該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悉議以聞。二十六年丁未。虜率十萬衆入犯延慶。銑遣將李珍夜刼其營帳。斬首百十級。虜遁去。上以銑有擣巢奇功。命賞銀幣。銑因劾鎮將仇鸞士卒阻撓軍機。又稱邊務于入事已。復上營陣八圖。上嘉獎之。令議行。二十七年戊申。兵部奏虜俺答等與套虜謀寇。[illegible]奸相嚴嵩。

已先論曾銑開邊起釁。見言附會誤國。于時陸炳傅奇而中丞建矣。至是仇鸞者念已先爲銑所論劾。即挾此修隙。承風望旨許銑謀國不忠。馭軍無法。輕舉復套。灑機臣淵則危言屢中。而西市授首。死之日。家無餘貲。妻子撥徙。天下冤之。又逮言訊問。坐與銑交通律斬。蓋言與嵩同輔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所黜如之。然嵩柔佞心險內嗜。言而貌爲敬謹。言益以氣凌之。初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且因山鼎之異。起私隙之圖。疏引漢誅翟方故事。遂激致成大獄。嗚呼冤哉。議者謂言豪邁難持。[illegible]任事不避[illegible]

[illegible]

邊協濟。復套有機矣。[illegible]哉。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奇策。誠振古奇畧也。獨不念閨婢內困。鷹犬外刻。側目伸喙而忌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膽。自任直前。特[illegible]知己。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無惑乎壯圖之不終也。二十八年己酉。虜犯宣府。牙將江瀚董暘禦之。全軍皆歿。遂犯永寧。督臣翁萬達親督大將周尚文追斬其級。後虜遁。捷聞。各加官。虜犯大同。攻毀堡寨。科臣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該鎮築墻甚固。今虜得衝入。請治其罪。令撫臣勘聞。有項諜報虜將大舉入寇。萬達疏請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以備邊。上令廉

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綏計之　上曰何謂綏階曰
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既脫
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
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　上稱善因請　上視朝會廷
臣議授劄令各書所見日中羣臣相顧莫敢發少司丞趙
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春秋耻
之且虜太舉入寇侵宮闕乃許之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
已即內外夾攻何以禦之檢討毛起囁嚅言謂時事孔棘
宜暫許俟出塞而后拒之貞吉叱起謬語階語貞吉曰足
下必有奇畫時西宮禁嚴悉閉　上與議辭入時已暮
上患醜騎召起至西苑賜酒饌令修表貞吉復抗曰　陛
下宜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功臣釋沈
束之獄以辟言者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傷文武百司
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士卒力戰夫士卒所以不
力者以主將多冒首功故令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
虜且立盡其他無可爲者　上已銜知貞吉言手詔嘉其
壯猷加官坊諭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領敕宣諭所給
銀惟所措然敕未有督戰語可銳攝諸將以行也貞吉以
請于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之某相齮齕而共
心焉故不與爭權即兵曹一卒不可得值虜騎充斥貞
吉單騎出城先詣鸞營次遍諸將宣　上旨激勸付賞功
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
諭而貞吉以詰朝入城復命會虜出發華城犯諸陵轉掠
山西良鄉保定皆震　上御奉天殿勅責逮縶王儀王汝
孝大將羅希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儀在通州屯兵城
外而閉城固守適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鮑諸獄鸞
兵大譁爲臺臣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戰削籍超遷王忬撫
通州當上下恬熙忽遭變本兵丁汝夔束手無措即偵報
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即返報復遣一
卒亦復如是迫數十報郡城外數十騎行是大同軍故驕
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擒之輒自號曰遼東軍鸞方蒙寵
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　上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即掠食
足發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柰何輒令曰勿
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誚汝夔藉
山東以曲庇其鄉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于嵩令諸將勿
輕戰虜飽自去諸將固怯不敢戰乃護曰汝夔禁勿戰語
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坰虜薄城楊守謙屯城
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
繫虜部戰不能同薄城也乃虜多殘中貴人莊墅中貴人
遂詬汝夔守謙並于虜　上遂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

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權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掩漠丘蘼不足平也故凡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京城　上用薦召爲職方郎彼素志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后世以長治永安此時雖尚不獲身試之顧所爲推用將帥不可卜其得人哉頃鬬實請選柚各邊銳卒衛京師樞部議邊鎮乃京師門戶藩屏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奧可乎　上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番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

諸將分詣各營訓練士卒以備北伐虜請誓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時少司馬史道願整士馬大司農孫應奎願備軍餘大司空胡松願利器械　上大悅分括各省府積逋宿逋以佐軍興三十年辛亥虜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虜酋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督臣蘇佑佑以聞本兵趙錦會議等議暫爲許允　上以一年四市賞費多乃定一年二市爲準因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郎楊繼盛諫止馬市備言十不可五謬情辭激烈不聽坐以阻撓邊務詔杖謫除尋開馬市于大同鎮虜發馬萬二千七百餘疋臺臣喻時

言開市將薄逐雀鼠之欲以饜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微意實非平胡長策令史道往適旬凡各邊城形勢如故兵餉器具尚一無就緒宜嚴勑戒備不容暫弛部覆如議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衆百數致虜以火食屋居道寄踪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多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虜請爲賞格擒縛允之徐階言虜調邊兵分布關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天下勇敢武士有自備戰馬願懸從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

陞賞得旨允行虜請討朶顏諸夷[illegible]來犯未必反側謀叛間一有之宜以方略招徠不宜復啓[illegible]何棟疏朶顏犬羊也往被其驅雖有反覆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乃使據此爲將無藩籬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窺擾勢且憑爲巢穴長驅直搗屏蔽遂隳殆自近也詔從棟議俺答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之于市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諸芹輩以自解其實芹在虜不足爲有亡而戎首喬源正當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爲之奈何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而虜衆狂勳稱互市將

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供撫虜入無復藩籬邊備令虜以牛
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撫臣許論遣書本兵
力阻得寢虜又以市利薄三寇大同按臣李逢時乞速備
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餘不許
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
策 上命守臣偵探防禦嚴通虜禁踰年壬子虜侵大同
益數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虜又寇薊州甚急
鸞病疽請輿疾出錦奏强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
起臣請親往代鸞督戰 上詔本兵不當輒出命少司馬
蔣應奎暫掌戎政稱特[illegible]命憲極死階因密
[illegible]
疏鸞通虜賣國狀與前[illegible]京城防守官軍分
謂任割包藏禍心語合 上大驚命陸炳會法司按罪奏
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
斬沒其貲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 上思楊
繼盛馬市疏皆驗不一歲四遷其官授武選郎御史王宗
茂劾嵩負國入大罪併選郎萬寀附權納賄坐誣謫歷
喻時亦奏嵩數君誤國致貽虜患再踰年癸丑楊繼盛以
屢遷感恩亟思爲國報地遂論嵩專權誤國十罪五奸
上震怒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以疏內引二王附詐傳
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背杖衛前生者欣之

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
哉遂談笑赴杖血肉盆起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
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
已益脫然有吏應生顛爲用且欲具少申救不果時刑曹
郎皆憚嵩緊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臏血甚楚而泰然
安之比部王世貞爲奔走求救少司丞王材請嵩爲力解
輔臣陽出疏許諾而嵩子世蕃及門家所持竟不上材遂
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斬先後論嵩者科部厲汝進徐學詩
周冕等劾其貪污未及邊事獨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力言
自嵩輔政來督府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就不論其功但
[illegible]
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求諭其功但衡問安者乃得
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
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
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
日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困併言將師既以賄賂爲
事必至尅減軍餉潛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且及人才敗
壞無有底至嵩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亦
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蝕穢或
在內也則圖爲賍官終日干謁于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
邊秩終歲打點京師乞哀黃昏公行白日靡然成風喪心

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聞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
固知之即以屬按臣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忌
解散其黨矣鳳毛遷京卿而代之者路楷又嵩客也世蕃
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夫者侯小者
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社匈虜者窟錄名籍中以謀
叛聞而前大帥論併理兵部無異辭取中貴儍錄藉其家
蔭順子楷候遷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
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錄二子囊橐杖殺之而移檄藏
錄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俺答平卒發兵
[illegible]
[illegible]
發索甚急順懸者督撫趣縣之獨襄間從道歸服入直
富易之于是進還辛愛孫諸婦環觀襄之而富乎不能墉
科臣吳時來尚未論嵩藕戎先劾順請斬六市鳳苞玉顧
委無兵桃松寨一適去淫婦耳失策納之反自誇縱總滋
首來索又張皇惆悵為虜所困而按臣路楷受賄隱匿
本兵許論阿比為奸罪在不貸上大怒嵩不及為之地
急下緹騎捕治順楷及與論各削籍而襄得釋夫錄為國
擊嵩而不勝則錄從順楷為嵩擊錄而勝則錄延傷哉錄
斬首宣市矣二子僵尸杖下矣所存者僅僅發郭之長子
襄忠臣骨血止此一線尚急急移檄趣逮將不盡屠夷欲

之必至無噍類而後已慘矣哉忍矣哉明年戊午朝議以
還楊博科臣張李類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
乃命博留鎮視事虜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擊之不得入虜
乃潛犯里各墩諸處牙將馮時雍死之虜復還奔界嶺口
芳從大將歐陽安力戰敗之博兼三鎮一歲中招降至六
六百有奇乞錄諸將佐功許之又明年己未降虜叛者丘
富趙全李自馨等歸大同右衛邊外由玉城舊城西北經
[illegible]黑河一黃河歷王哥疊其地曰豐州居之崇山環合水
草豐美築城建墩構宮殿甚閎麗開良田數千頃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寇擊鈞打攻城與邊將答引衆西掠關三年敕千騎守之
其老弱夏從大青山東避暑惟富等不惟大將劉漢與
撫臣李文進謀統部將王孟夏麻祿等五十三人率銳卒
三千馳入漠與趙岢敢重兵分三哨營于王林監為後繼
孟夏等果糧疾馳昧爽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
十六人焚其宮餘衆奔匿丘富鷙虜北徙趙全匿敬上虜
騎大至我兵引退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部分哨迭戰
還與大兵會翼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督臣為稱報聞上
大悅重加陞賞漢又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擣虜帳于灰河
大有斬獲比時虜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

以牽制之。虜果狼背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
並塞。無一敢問之者。漢乃始倡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
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營壘。漢亦可為大有邊功。後
辛以小挫褫職。士論惜之。四十年辛酉。虜渡河掠五花營。
又犯延綏。省臣鄭茂言以虜患猖獗。而軍實日窳。內帑出
給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漁。以供賄遺。充私橐。遂備論各
邊侵冒之獘。謂宜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
求。司計得有定數。從之。始宣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
黃台吉以威逼屬。因用為導。內訌永寧、龍門間。頗被其害。
然黃台吉淫虐。凡史大史二妻孥及所部夷婦有色者。盡
為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璧案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徵信。
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以次給
賞。越歲壬戌。楊博言宣薊三鎮。逼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
不給。請發給馬價。以資方春播種。許之。廣東邊外屬夷王
果等。導虜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梓桃山入。副將黑春、
裨將俞繼忠、劉萬等。各統兵分禦之。各有斬獲。虜遁去。捷
聞論賞。又越歲癸亥。虜寇遼東。該鎮邊垣久圮。士卒物故。
楊照在鎮。以智勇廉潔稱。虜不敢犯。後為邊儲郎所傾。
上用撫臣吉澄薦。命為大將。照涅盡忠報國于背。誓以死
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虜

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直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
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殊急。少
司寇孫植以博習邊事。而 上方劇虜。切責當事者。遽入。
必愈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語呼者曰。兵即至矣。
爾無恐。抹其疏不納。亟調薊發以應之。大將馬芳等躡繼
兵至。逐虜通州。偏將孫擴乘勢逐斬三百級。虜遁去。事竣
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勅芳等回宣大備虜。勅諸勤王功。冬
十月。兵科李瑜言虜在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守臣擁
兵逗撓。畏怯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當令不亡
大創。俟虜自出。豈所宜哉。伏請嚴諭。剋期勦賊。五日不[illegible]。
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逋寇
可追。詔令如議。歲加敕責。而虜阻白水河。退掠香河。輔臣
徐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
不能出古北口。又敗。改歲甲子。京中有呂姓者。以白蓮教
惑眾。陰結亡賴。偽授告身。約連丘富。糾虜衆入寇。河南有
李應龍者。妙一日兩手涅日月。置太白旗。懷衛間不逞者。
推以為王。亦相約擇日舉事。官校逮捕。偽告身二帙。略以
其事聞。衛呂伏誅。應龍逃之山西。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
顏夷曾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督臣楊選誘執通罕二子。繫
薊獄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勾虜為寇

偶虜騎挾詐東行撫臣徐紳各請選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伺乘我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東而還時選紳倉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本兵楊博諭以京都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守將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虜犯山西裨將梁平祁謀等戰死再越西歲丙寅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掏窰窖畧盡又犯大同威遠諸處守將崔倫等力戰死之虜黃台吉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散掠牙將江汝棟以鋭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墜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爲我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

顏季亨曰自古禦虜者皆拒之境外勿使近邊以是內地晏然乃爲萬全要策今九邊之守逐還內地則我之險不惟與虜共而虜且得乘之凡虜一舉足即在我腹心虜患之熾所從來遠矣顧在嘉靖間特甚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我　世宗肅居西內加意防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修邊修堡勅司農司馬司空集議而分給之惟恐後期乃諸臣在邊者固廉靡寵捨充用事在左右者招權納賄功罪混者習以成風互相爲奸遷延歲月恬不爲怪問以各鎮主兵則糧餉尅減倉廩不繼致令逃亡提解老弱行乞無有得其實用者不得已而調用邊兵則一鎮如是它鎮復然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節房其半將焉用之無以則募乎募兵所以捐妻子棄隴墓輕去其鄉以應募者不過希安家行糧之厚貲耳乃餒領日久餒和數多室家仍若凍餒身不免空腹徒志抑鼻而將荷戈而行惟有內顧逃僨爾念甚者愁歎怨恨不逞就肯出死力以圖報效耶夫安家行糧猶可曰兵既出矣邊恤其家兵入伍矣寔計兵往若月糧則旂夕所藉以舉火者以月給數斗之定額加糧批沙土之補和土者者勤瘁終歲不獲一飽調募者闖關千里莫保旦暮閭之心痛尚寔忍言如是而兵尚有肯就譏棟者手無有哉凡練習士卒必兵衣食足器械備賞罰嚴明然後人自爲鍊伍自爲習比長較藝樂乎爭先若今懸鶉楞腹手持敝器兼之久戍疲勞貧窶艱苦司兵者即煦煦慰拊猶恐逃散其不能申法令以教演之明矣望其臨陣有法制虜死命必不得之數也又有謂兵不足恃藉只

自固者修墩濬濠設敵樂堡星羅棊布遍滿川原然虜一
入塞風瓦解村落空虛堡壞濠塡墻亘下誰其遏虜更有謂
守無可恃倡爲血戰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亡卒爲罪不
度機宜輕易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孑遺凡此之計日見其
困宜乎庚戌而後纍纍內侵此款彼叛朝市暮寇如循環
然已時也然則如何而可曰料理兵食振揚威武使虜知
我有備陰弭其志不敢竊窺計之上耳

征軍變察

國家西北虜番虜東南防倭夷而中原流連賊寇之患亦
所時有顧從未有各邊省軍敢自爲亂若至我
世宗朝兵驕卒悍傚效成風頻以月糧不時藉口動輒揭
竿鼓譟群起稱亂者在在而是可謂濫觴極矣開釁作俑
則自正德時之閩南軍始己卯四月福建福州軍亂誅其
首惡進貴等夫閩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
又無征戍之役平居則朘民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反籍民
子弟而爲之圖有司豢養若驕子稍不如意呼叱嘯聚而
起焚掠居民鄉晢官吏氣燄所加惟其所欲而後已始發
於延平繼發于邵武再又發于建寧驕于漳汀發于沿海
諸衛所其間驚譟大小不一然人心洶洶惶怖未定即省
城罪魁旋已授首而全軍作耗奸宄之倖免者夕夕矣一方
倡亂後難嚮弭尤而效之禍將何極越三載而有陝中之
變嘉靖元年壬午歲陝西甘州五衛軍大亂殺撫臣許銘
焚其屍銘之死責守將李隆以私憾族部卒殺之及揭報
本兵則稱銘酷刻激變非按臣喻茂隆劾其挾讎指使不
幾于廢閣不問哉未幾大同軍以糧餉弗給聚衆發憤譁
欲爲亂督臣臧鳳按臣張欽捕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更
之法樞部言宜大夥糧久缺近計部會奏遣運銀米到有

遲速。給發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定罪。終當從撫。上
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令不懲創。恐
煽亂之風日熾。鳳欽言是。詔戮戎首五人。餘調極邊哨守。
似已稍正典刑矣。甫二載而大同又有殺參將之大變。甲
申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撫
臣張文錦嚴令趣之。參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
鑑、柳忠等遂作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于焦山坡。文
錦慮其勾虜。使副將時陳、裨將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督
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衆焚大
同府。決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
室博陽王所。叛卒擁衆圍王宗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
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公署。出故大將朱振于獄。逼
令為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
膈時陳為奏乞宥。按臣王官以事聞。詔咎文錦撫馭失宜。
激衆致變。令闔部院會議。具覆。朝議多欲出師以討之。輔
臣費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
不勝則彼抗城拒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少司馬李
昆往諭。以觀其變。而以蔡天祐為撫臣。命桂勇、靳英為正
副將。代江桓、時陳。各趣令速往。公忠協濟。收拾人心。稍稍
安定。亡何。會虜犯井嶺。方遣大司馬金獻民西征。叛卒聞

之。益自疑。復相煽聚。殺大同令王文昌。城門晝閉。擁兵噉
呼。威脅代王。奔走宣府。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迺
叛卒稱亂狀。疏不敢盡言也。部議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
誅元惡。禍且日滋。若仍前專意招撫。則聲威損于九邊。紀
綱難以復振。因舉少司農胡瓚為總制。以督綱為大將。領
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併發宣府銳卒。遲營近地。相機
撫勦。宜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
者捕斬無赦。瓚等奉命。擇日啓行。王官奏曰。重兵壓境。人
心動搖。乞且留瓚。姑聽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大
同令事。宜亟昭雪。毋貸其衆。事雖延緩。瓚亦難遽前
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猶豫觀望。已。部議發故將江桓
時陳等家屬叛軍首惡姓名。請勅瓚往勦。蘇宥以桓陳身
在行間。所見必確。是宜據名擒捕。梟示正法。適桂勇率牙
將第登、王紳等奉瓚密檄。計擒郭鑑等并十一人。揭示衆斬。
隨撫定五堡軍士。又亡何。堡軍郭巴子等。以首惡故
伏誅。肆憤恬終不悛。復起拒城。殘勇家屬、[illegible]登、紳等家。瓚
前率兵臨境。設法擒難。 上勅責天祐等叛亂頻興。撫治
無策。反請緩兵以安衆士。而軍士愈譁。大為失算。勅令戴
罪擒賊自贖。令瓚仍暫駐宣府。召勇還。以朱振代之。明年
乙酉歲。天祐等擒叛卒徐璽等四人。尋又購獲首逆郭巴

子等四人助逆焦陞雲等三十四人節令分別磔斬有功
之役俱賞賚陞賞越四級而有洪中之小變己丑歲雲
南撫臣歐陽重計誅軍多異姓月伍以襲餉若令嚴之諸
月者悉聚衆擁兔磔毀門重皇遣給餉如初按臣劉𦨰劾
重等馭軍無術勒令致仕皐亦以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科
臣夏言因攟按䘏命萬里之財擾縱舒徐人莫之詰者所
以爲朝廷重名分也畢卒十一譁而撫按皆罷謫紀律益嚴
何上切責之再越四載而大同又有殺主將之變癸巳
歲虜自秋識河鬼大同塞外守將李瑾議于城左浚濠四
十里以遏虜騎而督視督役將楚殊急殺帝王保等殺瑾
衆思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瑾撫臣潘倣就鎮官苛刻以
激兵變請置勿問督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
魁寬脅從降璽書責總撫協力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
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太寬今復戕主
帥天討必誅自是五堡遺孽皆懼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
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人捕而
所捕乃皆橫賊者因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諸
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臣孫允中諭令釋兵以
迎城中訛傳兵來屠城更擾攘狀允中又擒二十人餘稍
解散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頃之副將郤永

兵至亂兵迎敵殺符一人倣馳往論應曰城外屍恭道
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征討乃請樊繼祖爲撫臣故
帥江桓爲大將出師勦之既至鎮繼祖請假金牌入城撫
諭誠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
兵議通攻之源清令曹郎李文芝主政楚書穴城水灌之
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卻永禦之不利諸
卒鼓譟應虜引酋入城指代府爲酬虜留精騎犄角我師
而外掠應朔等州諸路戒嚴上納夏言議曰叛卒謀殺
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源清永貪功皆殺專傳屠城
以致勾引外虜大同北門要害祖宗所遺必欲城破大壞
縱使成功何由興復今罪魁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審擒亂
首餘黨及于寬政是爲上策夫源清永以議禮新貴輔臣
張璁薦用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煩不任師賊挾
虜以重僅賺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自夏言以撫之
說進而源清永已大屈併璁亦稍屈矣源清乃始乞休命
以張瓚代之瓚甫至即下令曰勿攻城城中卒登陴望曰
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瓚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
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三十級獻軍門繼祖
乃入駐鎮撫諭賑濟瓚駝王退兵三舍外將士以次上謁
惟明按臣蘇佑亦至城中大定虜聞之亦引去事聞瓚等

賞賚有差蓋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權調後益恣肆繼以
五堡之役殺撫臣文錦狎將鑑又以後漆故殺撞鎮巡每
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叉刃睨目或飛章詭言以相捏摭
宿將梁震爲大同帥旣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
明約束曰我無爾讎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
紀綱誤國其家丁驍騎同鎮兵語曰爾敢度主將者恃衆
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自是鎮
兵稍稍斂縮梁震之功居多焉先是文錦被稍適用金撫
延綏宣府報至金悍然鄉嗣爻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
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詰之曰若輩知大同殺撫臣乎衆
[illegible]
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
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苦甚矣而又督使之是趣
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殺授之死
使殺焉其誰恐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辭
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督臣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督
臣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
甚怨會諸軍請數餉挫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譟禁兩罵
四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金自若在也毋
恐即便服出生院門召諸將官陽罵曰是若輩刻削之過
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

若也氣已平乃擁毹而前爲諸將官請曰非若輩罪也是
總督者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慰諭以利害衆讙曰公
生我始慰解去而督臣自是亦心恨金延宣皆虜衝金內
撫諸軍外策強敵開城晏閉邊吏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
人益以爲才至是金去宣府已八年大同復殺主帥據城
亂金時起撫保定矣遂徙撫荊撫大同諜者數人送京
師會眞定按臣爭新芳者有疑疾入其邑卒發礙閘之驚
悸以邑令周謙謀已欲[illegible]之死廣平守李騰霄爭之又以
守交謀已先被經歷吳尚質擄掠備至令吐騰霄叛狀不
從擄至死且遣吏發卒捕守一城囂空金聞變星馳撫定
[illegible]
之上章露按臣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冤金復上章
力辯廷論竟直金而黜新芳金不但大有造于延宣即眞
保亦厚被其福蔭矣更越二載乙未歲而又有遼東之變
夫遼軍何以又稱亂也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
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所從來久矣撫臣呂經檄行淸
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
是衆怨之會經巡視廣陽檄將吏並城築闈墻及臺將吏
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群擁詣經丞罷土及免馬
田租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
怒詈者將笞之衆益閧爭起毆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苑

及也詔行庭掛併勸孫撕廷尉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復肆而起其勢固然夫御史中丞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困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殊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詔責希元妄言奏換官校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官王佐等亦歸言之遂懲希元狂率欺罔遼陽叛卒趙劓兒等聞庭將王乃詣廣寧與劓兒合謀結死罪四王杲劉向上疏獄爲羅言劉勸蔵城坐人爲覓謀益急勞塞刺羅賊及繼廟所首惡名潛投方畧於李鑑幕承恩等尅期擒捕于是劓兒等國人發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𢧐以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首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中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惡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姦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事檄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相應參奏將領

等官悉從重究訊庶能以正罔法肅人心詔首惡毋捨不必再勘劓兒蠻兒王經等坐斬激變召亂及勸撫有功官役分等戍革陞賞有差越四載己亥而遼軍又殺大將馬永以家丁捕斬軍逃定永奪卒于途途人爲罷市咨嗟過漁陽漁陽人亦爲罷市而鎮皆祠祀焉永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從武者從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嘗正德間漁陽一軍稱狗雄不獨此府爲然矣久之越十載己未歲而有山西之變山西將高鵬有所發卒八佰人馭之無術諸卒遂謀叛殺鵬焚府縣廬解劫囚掠稱一郡大亂福將鄭印督兵討之鄭冠乃散越一載庚申歲而又有南京之變少司農黃懋官督儲南都嘗嘆曰四十八衛卒不敵二千兆僞惡用是冗食者爲故舁爲裁抑及各衛送月支冊必詰其逃亡者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祲月既望而關符未平值振武營操期遂鼓譟揭督府懋官急走諸軍遂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都城震動少司馬李遂揚言曰黃總督自踰墻死各軍將不得戕辱之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叱曰今若求復糧額則可奈何求賞乃議人賑一金禱叛折櫂飾翊散叛關鄭曉以大司寇兼掌兵政議留都卒亂法不可縱請擒治爲首者斬之更越六載丙寅歲而又

有楚軍之變。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目擅捶辱入府毆擊
背吏府守鄭文茂僅得其首倡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念
益憤。因大呼罵辱文茂良久得解。事聞。詔以軍士玩法辱
及守臣漸不可長。速令嚴捕究治如律。前後叅考凡途陝
宜大幾句閩漬軍亂之變無地無之。然不久旋息無損盛
治。蓋亦一時氣運所致有不得不然者與
願季享曰。國之有軍以戡亂也。而反以作亂何耶。不則機
飭丁田爲解。則以造伐供役爲名。閩南倡禍西北效尤。若
將曰不知其後。視其前從來軍亂朝廷即大振威武。要未
嘗盡吾輩而殺之。蜜羗無遺一[illegible]撫完局若何畏焉。隱忍莽
[illegible]
不禅質生憂之。防微杜漸。草許爲得。以故艾鋤。甚寝爲禁
軍永力言不可撫。俺日尤遂肯欒將有河北藩鎮之禍。信
也。弟縱而不問。將來爾不可測。悉之致變。只爾處直立基
即首中丞銓具大方畧。觀始未嘗不撫。而后乃獨著其
法。然則周泉敏金之馭。宜李片言解鋒。陽爲將領與李而
馬蓬之戰。南兵寇以叛名給金楊儕。不可謂非亂淵變之
大權宜乎哉。

征土猺案

世宗自興邸入正大統。將至京。輔臣楊廷和請由東安門
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
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啟。上謂長史
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
聖天子作用。已于此窺見一班矣。以故終其世。西番東倭
南蠻北虜。未平之亂。悉以次底定。而田州思恩並得安戢。
則洗希儀之功最多。天下罕知之。即有知者亦未悉其種
種委曲苦心也。希儀自襲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
賊。征永安猺陷[illegible]
[illegible]
頸以邊鏢排右足。詭者顧射斃者中[illegible]項死。叉擊力者斫
首于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首。竟却其進兵而窺義寧
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
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嶺。希儀知之。斬
閉隘而入。巢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
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希儀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
巢。大破之。藤滿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希儀。倉卒
部五百人往扼之。待于江岸。駐白而寨去。賊覘滑石兩灘
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希儀曰。滑石灘俠。行
引繼乃濟。雖衆可薄也。賊能灘淵。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奉

其濟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任伏岸竹捫竿岸上編
後以爲緣頃刻成數百旗樹之魰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
之燃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魰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
而潛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之中賊濟且半希儀以艦乘
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擠墜淵盡俘
之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希儀用奇往往如是嘉
靖六年丁亥岑猛叛督臣姚鏌奏行誅一日召希儀與計
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嘗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
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親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
乎鏌復曰猛乘上讒之勢擁兵下如建瓴則邕梧諸郡危
[illegible]
矣柰何曰此不足憂上官大索[illegible]兵所爲恨者
懼誅耳非有遠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
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鏌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
閉不能歸矣猛又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希儀所料而岑璋
雅敬希儀希儀潛使人于璋于是鏌進兵分五哨入猛勁
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當隘者希儀獨將中哨當之去工
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而糧盡乃潛渡江諸左哨將乞
糗請併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
足試君心耳遂還夜以奇兵千餘騎令從間道繞出工堯
背立幟爲號而養餘糧爲稀糜食士黎明合戰賊殊死鬬

我軍却麾而返又却希儀親斬却者一人懸其首以令軍
彼麾而進乃先所遣間道卒則皆已至登工堯山頂立幟
矣初璋既與希儀約使圖猛以故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
守工堯遣精卒千人名護女居猛左右實爲間璋兵在陳
後望見山上幟大譟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
陳却亦譟而却我軍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遂入工
堯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甚欲出走交而璋卒楯猛
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
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陽逆而迎之奉之別館以子女歌
舞飲食恣留之而陰遣使報希儀於田州時璋使報猛所
[illegible]
在者事頗洩而諸將嫉[illegible]樹破隘擬功欲萬人搗歸順
急索猛璋先覺之以牛酒犒軍而告諸將曰猛誠有之公
無急也於是醉猛斬其首報逆希儀斬他首首貫猛屍以
與諸將諸將喜於得猛而撤軍纔繞軍門則希儀已獻猛
馘先梟一日矣猛死田州羣酋置猛子邦相於關中而擁
說流官希儀曰思恩說流官反側至今未戢田州彼然爾
賊行合從且復起鏌不聽卒何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
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
今若返岑邦相自闔而置之前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處
受縛矣鏌復不聽而徵兵于諸征之輕卑寡謀撫夷無策

以此失利竟坐罪黜命王守仁代之其所以撫定兩廣者
儀為謀居多因薦擢右江守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
中城外五里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
焚刼前守劉璉瘡于賊自是諸軍民皆必甲而後敢出城
城兵又疲不足恃希儀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不數里非
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
年希儀乃以五百兵付牙將將紹宗使擣其巢賊聳出裹
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出欲坐斃之紹宗告
急希儀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砲者
三因奮擊賊紹宗與鬭砲聲聞出者擊賊賊分與鬭[illegible]

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遂守隘先是賊素怯柳州兵
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犯吾巢希儀紿之曰是新守將
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希儀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
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懾因熟猺
為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
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于是熟猺閒說於希
儀曰請為兩家解鬭希儀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
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且空隘以還紹宗兵
希儀兵與紹宗兵魚貫入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
戰賊也希儀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乃請以二千戍

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希儀始初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
中黠吏民多為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
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輙知凡議大征或鵰剿戶語咨咨未
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嚴藪伺官兵
殘之或先徙妻子畜聚隣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
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
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
實與民積聚多少乘虛刼掠所入無不利而所噬無不飽
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剌穴守鼠而賊沾脫不可蹤
跡希儀自討鬬勝策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

官府人為諜則賊先疑予是念熟猺出入嬉遊城中且
陰求得素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欲厚撫之使為詗遂假
以買物召至廳寢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
與若金為販資若試為我詗賊衆感諾乃人給五金使益
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
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
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聲息販者輙先知即奔走報
希儀無不為我所先得希儀厚賞販者而秘其事每出勦
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立集聽第
令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

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從往
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須臾劉
營說伏賊果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
他所希儀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
而潛寇則希軍又未嘗不在賊始驚以爲神即我軍亦不
知主帥何自得之也希儀自至柳令諸獞得入城貿易無
禁諸獞時進府見希儀希儀見女撫之故得擇其巧者結
以厚賞常使詷賊後賊發其黨伍中輒報希儀希儀又厚
賞之又復問語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獞曰
不敢希儀曰試令來已獞婦至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
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首更命妾婢灌以酒人數
大觥祭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勞之他所勞
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加賞之包帕銀簪諸
物倍於他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實其袖中又陰戒
之勿令人知也獞婦既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獞
夫坐見之歡喜爭前擁而歸巢自是諸獞婦來者至數百
人夫人傾筐篋予之猶不能給而諸獞婦相戒以勿令人
知者獞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獞婦以爲夫
人獨愛我諸獞婦心豔之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亦多
得珍果美物而希儀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

養諸獞婦自是賊中消息或有獞不肯言則獞婦嫉之使
言或諸獞竟不肯言者則諸獞婦自予使人至巢賜物時
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夫語也希儀用其風雨來去既得
賊時率輕騎剿其元剿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營爲徽識記
剿賊家示諸軍所捕縛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危者繩
之外者弱婦及牛畜無一及者即繩內所得果屬聯巢者
悉還之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襲斬不爲賊
者以充獨希儀軍至人人色喜惟有陰助賊者既還軍輒
集獞婦之曰若奈何助賊賊吾則若無救須之禱其巢盡
殲之或力拏而問賊者自罰若千五若奈何刀拏而戮殺
賊皆爲驚服自是有所聞輒歷數至巢竟無一人敢隱匿
賊及門聞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劇兩廣所獲聞其貧數金而
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遠兵而聞劇目者輒而
一人牽以歸賊使微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
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劇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
之希儀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劇目者每一入巢輒利
益多而爲賊者所獲無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劇
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希儀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韋萬星
一人而已竟以計擒殺之凡識吾兵故剿欲發兵必請督
府督府後下乃發希儀讓吾治文書吾惟吏知之文書上

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檄去督府千里
待報諭時坐失機會而青檄往來水陸諸巢給驛能保不
爲賊得自後遇率兵入巢未嘗先觧既勝則上首虜督府
而以邀迎追賊至巢爲解督府亦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
得無洩希儀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臥病所部入
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
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
也希儀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
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所[illegible]似死
或餓槁崖谷希儀募出密先謀其老賊猾善戰者[illegible]
[illegible]
西憑城門見者股慄嘗以甚[illegible]實夜懸諸賊
所止宿設遣人齎火炮以時火衣氈衣襪與草同
色潛巢賊中夜砲巢賊盡驚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裸竄瀧
伏上山頂見啼女號往往凍死或觸崖石死不會且
虎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何利至此變晨下山詞之
則寂無人陰使人至城詞之時希儀所遣衣氈者四散諸
巢同夜舉砲明日諸巢所使爲詞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
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亦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
固已更相怪駭既而詞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縣府不
出也益怪駭曰昨聲砲者誰耶鬼耶自此賊益膽落或易

面爲好猺僮而鄉城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詞者矣希
儀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羣扶諫者馬平四
都猺賊也兇猾殊甚嘗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匿
巢三層巢者乃潛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
往刼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燒
時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
室中善飲食之又陰使狼兵怒而提刀掙撐入室恐諸婦
女作欲搶狀希儀佯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
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既使熟猺聞諸
猺之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
[illegible]
四五人來投希儀希儀[illegible]其妻夫婦相持哭其
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擄久矣已而
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妻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
刮而刲復見希儀希儀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遁
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猺兵也吾且
爲公緩圖之希儀曰諾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
往吞以言餌之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
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之曰今
官府虜我妻子而穿山巢與守堡百戶及巡司俱在山中
今往刼之三印如[illegible]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

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旣離巢則黨益孤諸猺爭
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希儀曰得扶諫矣然見妻
可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俯見希儀以爲吾不疑諸猺且
謂吾怯於是銷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
諸猺曰爾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曰吾獻
扶諫懼礬公可遣去千人至巖洞自取之希儀慮諸猺有
變乃選徒卒十五人爲黨從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
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矣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犒其
妻子曰十五人者須汝入汝妻子羣盼矣至巖洞中聚猺
扶諫以出[illegible]扶諫往而妻子[illegible]
[illegible]
曰必猺易[illegible]不[illegible]且謂吾怯乃先遣
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匹舌懼殺
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剝肩截耳刳心手足斬
之而懸其首于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寒慄諸猺
旣熟希儀威信希儀嘗調十巢往征他巢雖猺無不敢
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猺首膺生曰吾被兵爲少希儀亦盡
以所俘牛畜賞之自此諸猺互相攻剿不復爲患矣十六
年而有岑金之變初思恩土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
酋徐五韋賢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兩聽于流官然夷民猶
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亂數叛則數舉兵誅之終反側不

靖嘗破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illegible]思生口以歸久之中一
人長大而婈因託言濬子而名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
潛召其酋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因要之
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奉金
將攻城郭復故地夷人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
旣誅其酋楊留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請賓州應募爲權
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欲往投金時希儀與猺與
寨副皆在賓州留入言曰留小主人在謝往希儀方處寨
金之危恩願來暇處留之在肘腋也留西方言獨心駭然
金云賓州數萬[illegible]賓州危與[illegible]
[illegible]
則咽喉[illegible]而有于思恩此事大不
可急圖[illegible]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寨征
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濬第九子也留聞是
言固已剌心希儀復低聲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
呼至寨所曰爲我誘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金能聽我
言可以投誠我及諸上司留唯唯遂予留十金而以花紵
納留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復給
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彼方
倥傯安能辦此希儀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券爲
信耳自是益信希儀無他賜矣留出又呼反謂之曰我巢

忘之。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思素倖汝。亦倖金。可善備之。留
請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之寮因留以見。門
者懼。急入報請無納金。希儀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納。閱
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因與留及其親信二
十人皆囊甲。見希儀希儀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稽
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
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希儀戲曰。
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日忘我矣况子孫乎。金唯唯不
敢希儀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無
一出征。乞金功與彼顯之復爲金謀曰汝賂我備其憲副
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希儀曰兼爲帖子吾爲汝致之希
儀以兩帖子示憲副笑而焚之于是始遣金詣道門。明日
希儀逕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憲副犒之如希
儀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我殺金刺客殺金
是貴五殺金今以付汝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希儀復
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于希儀矣希
儀欲縛金。而憚其衆。時按臣在南寧。將誘金至彼始執之
乃請憲副先詣按院。密語之故始謂金曰。吾挈汝詣巡公。
吾代詞因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于金復謂金
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于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

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
希儀言路中飲食希儀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
吾庖使毒汝則奈何。今而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
亦勿食。金如所言且益以希儀巧變巳行七十里。至思龍
驛。希儀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犁甚
惡。以五千人往則人亦疑汝不若散遣三千而選心腹健
卒二千以往是汝不欲衛而坐息人言也金從之選二千
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又謂金曰。汝至南寧久矣而
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管千此而以千人從爲儀
金又從之尾而至南寧者皆[illegible]衆。金入見按臣按臣[illegible]
慰曰。吾當爲汝奏請。並目遣人至金營犒其衆因留金以
待命。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盡彼語之曰。思恩去
南寧遠。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可復
遣其半行。金所遣千人。營百至外者。久之亦以乏糧稍稍
散去而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而又計五百人
者迫死而狼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詐。而金所遣取衣糧
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希儀請于按臣曰。令且去南
寧而以金從可于路圖之。至思龍驛。忽報蕭徐將萬人至
陽以迎按臺而陰襲金金驚而跪。希儀闘曰。禍矣亟呼徐
蕭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

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尙駐近地覘伺而帝徐部中亦有
爲金耳目者金聞希儀言乃復還希儀行三十里金道伏
候希儀希儀曰吾金耶汝尙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
賓州匿吾府則貴五且柰汝何金馳入賓希儀復白按臣
曰金入賓州矣院道至是始有人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
飮食起居無不隨希儀居數日帝徐復私希儀曰請其心
於金希儀又怒罵帝徐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
於按臣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尙千人與楊
留所將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内外希儀遣留殺手百人護
按院往柳州而獨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按院往柳州

矣汝盡將百人護送至五十里以自標乎至五十里金欲
返希儀又枝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希儀曰汝獨返勢弱
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
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
會金于路躍馬而墜希儀以械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
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病創臥然尙以希儀愛金故
被扶不敢恚希儀金至柳入恭府希儀命夫人見之曰金
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
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旣病扶臥
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皆營于城外柳城故

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希儀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
護按院三百人護憲副而以三百人入府待事謀旣定因
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嘗不
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飮金與諸酋皆飮至醉見伏起狼兵
縛之詰旦使人召留于城外狼兵夾堞左右立留與其黨
三十人見希儀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十
金勞留留拜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
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擒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命
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離衆乎希儀意又欲以疑留
于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戰栗希儀復具狀

其爲留奏功矣因見留于按臣按臣勞賞之如希儀見憲
副憲副勞賞之亦如希儀勞然外二百人并酒而令帥之
還賓州遂令留捧檄散遣金共亥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
一人他無所及留旣慚見給又慮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
殺之途日夜驅蹄爲備奔歸賓之遂發病死金兵聞之皆
散去乃以金械送按院撲殺之思恩復叛希儀嘗見督府
於梧時鹽船八十餘但峽賊不能前左江孫秦將千人送
之不能上督府以命希儀先時希儀沂峽峽中大酋侯公
丁嘗出謁希儀寄六羊令公丁牧之至是遣人取羊公丁
奉羊至寨希儀命諸鹽船并寨縛公丁而殺之護船上峽

公丁身居希儀舟尾命其徒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
于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希儀因遣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
護船時左江憲臣聞公丁在官舟欲掩捕之而密言于希
儀希儀曰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
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憲臣猶豫未決希儀陰摘公丁告
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泣去而裹所遺班首護鹽船上峽
者亦至不失升斗督府聞之喜曰孫蔡蔣千人乃不如蕭
參將一班首希儀膽勇機警善撫士其財與所得俸祿賞
賜皆以給諸為耳目者其衆兵多齎私財以行先登與
斬首者就陳給賞不俟頃刻故人人盡死力希儀嘗笑謂
[illegible]
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得官吾以貨財積首級而得官豈為
非計哉識者謂世宗朝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而南
則希儀永魁壘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頻首下視寡言笑
希儀短而精悍目焰焰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
子也希儀嘗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縛縛不能展噫
嘻若希儀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嶺季亨曰論者謂自廣西為將鎮觀山雲之倫能使獞不
為賊比希儀則能使獞人攻獞前此未有也愚則謂自為
將者不忌貪故岳武穆止厚望以不怕死而薄責以不要
錢蜀山雲者感于鄭宰所言白袍點墨終不可涴居官數

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等前後數語遂舉手
禮牢曰教我教我終身不改其操然止于不納廣西珍貨
土夷餽送耳若希儀則多齎私財以出兵就陣犒賚死士
其夫人又嘗脫簪珥傾筐篋給賞諸猺婦以佐希儀所不
逮尤曠古所未有也傳聞希儀在滇中入銅平巢甚奇然
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之即所可知如計取韋扶諫護鹽船
上峽已大為人所不可及矣況縛岑金于桑府而奠思恩
以永安誰有能出幾許深計如斯者哉當是時使希儀不
先欵留則金必不至且攻城殺人貽禍無已即不然使希
儀在南寧病金寬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又不然
[illegible]
使希儀聽宗徐井心手金則兩客相鬬而主亦不免受其
累惟希儀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手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
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希儀之算而高徐諸
土酋亦益謂希儀不可測也乃其所最得力者更在大得
士心希儀常乘危病所部卒至自祝于神前以禱穿手刺
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呼希儀何以
得此于士卒哉驅之臨陣死敵不難矣

征安南案

安南即交趾乃秦皇所併桂林象郡地桂林爲廣西象郡則交趾者是彼其地自秦漢以來嘗爲郡縣矣五代時爲劉隱所據趙宋雖未能收復而章奏文移猶稱安南道至孝宗始封爲王遂稱國矣沿習已久人不知爲自古郡縣之地遂以高麗緬甸等視之何其舛也　國初嘉安南王陳日煃不俟征討首先納款卽以其國與之假以王號使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不伐不言垂之祖訓柔遠能邇德莫尚焉厥後陳氏微黎氏叛以臣弑君抗殺天使王師屢加不久殄滅詳具[illegible]當是時[illegible]

[illegible]

戮而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爲之宰割疆界設官建龍編爲襄再覩官儀赫乎振古無前之績也雖與咻精躁微求太驟爲夷醜所弗堪而薰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弘遠矣柰何復古郡縣之功甫竣而棄守交南之議隨興迄我　世宗御極復有出師征討之舉蓋由宣德初黎利猖肆舉兵煽亂南征累敗殞我元戎出掌交趾布按大司馬陳洽以被執不屈罵賊死大將柳升以渡橋伏發被創死副將崔聚及史安陳鏞以招降不辱死李慶憤病死諒江府守劉子輔以城陷力屈自誓義不汚賊手遂自經死先後文武官吏死于黎利之難似此數君子而外其百千湮沒不傳者何可勝紀斯時內外洶洶中國厭兵甚矣會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左右班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等皆言此黎利之譎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俯示弱而輔臣楊榮則言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錫士奇卽云榮言良是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元帝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請決計允從于是冊封陳暠爲王罷征南兵旣封暠[illegible]

[illegible]

又表暠卒乞守國俟命[illegible]而自立也因遣使來貢謝罪請封廷臣又請興師討之詔不許遣官封利爲安南國王自是朝貢弗絕夫士奇以求立陳後者祖宗之初心乃今而後知求立陳後者黎利之託辭耳實則利專國已久輔等謂此出于譎斯言驗矣其如朝議之志在息民[illegible]置弗問何乃天厭凶德利亦尋卒[illegible]子狂稚奸臣擅權搆黨簒弒良民享國豈能永久延及正德末年不數十載其孫黎𫞞又爲臣子陳杲所殺國人共推立其從子黎譓治國事杲出據諒山諸郡僭號稱王至嘉靖十六年安南有莫登庸者始以漁人事譓見歸黎譓屢立戰功封武功伯

鎮海陽。以計賂譓左右。得典兵柄。妻譓母。生子懬。乃除譓
左右。漸專橫。譓攻之。不克。敗走華清。登庸遂立其子懬。已
而酖懬。自立爲帝。改元明德。復傳位子方瀛。自稱太上皇。
乃奪據清華。譓走化州。又迫走老撾。死。故臣黎嗣等。立其
子寧。甫七歲。居木州。遣陪臣鄭維僚來奏貢不通。由莫登
庸不軌。道路阻截。備列篡逆狀。請天兵討之。 上遂命
大司馬毛伯溫總戎務。與大將仇鸞帥師征勦。兵至廣西
伯溫檄兩廣閩楚發土兵。及檄雲南進兵。又檄隣邊郡縣
各備儲餉。分道兵爲三哨。六萬人千。奇兵三哨四萬二千。
雲南兵至。哨出[illegible]萬。[illegible]廿三萬一千。以大參贊
[illegible]
萬建等。登庸[illegible]若[illegible]目軍前會期撫臣文徵
與黔國公沐朝輔奏莫氏爲[illegible]。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
僞印二十方。太常寺正通奏聞之。遂以登庸篡爲作大計法
在不赦。趣伯溫等速擇兵討罪。伯溫乃馳檄安南。諭以朝
廷與絕繼滅德意。安南吏民能以郡縣歸者。即畀以郡縣
衛獄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其登庸父子能奉籍
來歸。亦待以不死。登庸懼。遣其與其酋目阮如桂等。尺帛繫
頸詣軍門降。獻土軍民土地圖籍。請奉正朔及故印。以守
國報聞。上乃授登庸都統使。給印世襲。安務往返關道
登庸已死。遂授其孫福海[illegible]爲都統。遂居海上。至其子宏

爲復逐黎氏。而有其國。傳子及孫。一切謝恩脩貢如初。廷
議務使仍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體。究竟安
南疆土則固已淪于夷矣
穎季亨曰。交南之役。追悔已事。一誤于張定輿輔之召還。
再誤于黃太保福之待代。使交人懷畏懷德兩失之。以委
棄封疆前已反覆置辯。詳哉其言之矣。茲不具論。獨安南
棄守之議。二楊意在息兵養民。則誠善也。然是時安南設
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所有奇。官吏將士俯首數萬。
安南一棄。數萬生命皆斷送爲南荒旅[illegible]。獨非[illegible]之民乎。
其忍也。[illegible]郡縣安南[illegible]而中國[illegible]淪則遠
[illegible]
棄中國之人物以爲蠻夷之臣僕。數萬生命固足惜。而損
天朝威重則尤可惜也。當日南蠻之所望而震焉者定興
耳。定興固善敵無恙。何不使佯爲出師。以與黎利約。使必
盡歸中國之種類。然後從其請而封之。以保全此數萬生
命。斯不爲仁昭而義著乎。乃峻拒無名。示弱之至。言而過
懲往轍。掩面撫夷。使我數萬生命委爲異鄉枯骨。千載而
下猶令英雄墮淚無已時也。而説者乃以我 宣宗之過
信黎利。併疑我 世宗之寬貸登庸。則非其倫矣。夫莫氏
不道。弑其主而奪之位。罪誠有之。顧其西之臣民帖然比
輔。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遭遇于[illegible]以攀結其私者非一

日矣怯義懼討惴惴不敢通名入貢者二十餘年迨我以
大義詰之則又君臣咸服稽顙請死自比纍臣此又何以
窮兵黷武爲哉況在黎氏必惱淫敗度故致衆叛親離在
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
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于其間者乎桓叔之入晉
也晉人脉之于是乎咏椒聊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于
是乎歌采芑莫氏之于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
衛固矣且更有説焉黎利纂陳暠以作偏登庸纂黎譓而
叙尤則若相當也黎利不祿其纂陳暠之身而絕于爲登
庸所纂之子孫則猶報施也[illegible]天乎亦任其以夷狄攻
[illegible]
夷狄自興自滅于大治之內而已矣又何以窮兵黷武爲
哉雖然以蠻夷爲不足攻則可以中國爲不能攻則不可
席四海全盛之勢而謂不能纖一隅損王稜而貶國體其
見爲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勸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
快边忿而忽遠猷其勝爲不武昔者王文恪之諫伐南越
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珠厓也楊子
雲頌之曰不以觖介易我冠裳庶幾近之矣然則我 宣
宗不忍黎民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
寧謐無斥堠之警亦不可謂無大造于南土也

以下原缺

弭盜大略止于安之勝之而已安之之策無過擇守令勝
之之策有六曰離閒賊黨收用豪傑扼塞險要關告奸宄
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禦
夷之法逐之境外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
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刧
則兩地鎮撫而下俱坐罪報可福建泉漳盜起肆刼安溪
勢甚張按臣王以旂檄守將率兵勦之月餘平三年甲申
歲遼東妖賊李寅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
主政王晁守臣以聞命各鎮選官逐捕晁加優恤五年丙
戌歲修撰楊愼以諫爾土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被謫
[illegible]
復趨謫戍雲南適值尋甸府土舍安銓舉亂據尋甸攻武定坐會城
舍鳳朝文亦起攻掠城僅爲患愼曰此吾效國之時也
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與賊大戰
副張峨謀固守翼日賊來攻城率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
城下愼促城中兵鼓譟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愼復歸會城
會僉憲邵濟偕少參趙淵任勦武定土官約敎甚嚴云至
胥吏與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七年戊子歲新建伯王守
仁以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寄與卑賊盧蘇王受等約期皆
去又先因禾樂保靖出兵自嶺南還寄與領兵官約過八
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襲擊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斷

盜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悉平八年己丑歲鄖
清改左江備兵副憲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清不動一
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九年庚寅歲願彝爲浙中方伯若
賦發科滴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悉拼
根絕曼振剔不少縱文牒料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先是
守台州故事台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恆
歲一築築輒壞彝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眾人經
故所隸三城特完郡湖海盜賊不時出沒貧民業鹽自贍
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彝爲弛禁俾得貿販出郡下而
籍其數以稽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與僧得肆侵牟彝
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奸民無所牟利矣鄖南瀕江多水
患舊有中津橋且壞彝修復之因築石堤而縣其上凡數十
極人莫喻其指已夏潦水驟至居民得依穰以避所活以
千計乃服其先見云越十載庚子歲江上大盜黃艮泰猾
等聚眾馬駛沙爲寇偪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艮劫
舟眾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甚捕官繫橋竿
射殺之遠邇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濬渠以致冒險遇寇
乞置之法 上以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罪何委各奪
俸置理有差再越三載癸卯歲湖貴苗久結曲藉以叛寇
臣不能討以聞特起萬鏜爲督撫開府辰州檄諸路主兵

攻之不克至明年甲辰歲鏜遣人諭苗帥龍來以一千應
爲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檄諸土官
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強如
故鏜遂酬平班師功賞遷叙有加又明年乙巳歲楚撫以
淮楚間郡盜蜂起嘯聚漢江攻剽州縣請設憲臣專理朝
議推刑曹郎卜大同爲蘄黃江防僉臣握符往覈形勝險
經防甚具盜屏跡焉越五載庚戌歲撫臣張岳至屬兵集
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應撫必
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縣
令徐文伯去 上廖部責岳翻知無益次戍府亦悉
乃大集漢官兵以進時守將石邦憲以印江失機故被論
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遂屢破
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二千人賊首有名者五十
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弟未逮
至餘賊遁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
藏米穀焚掘無遺兵以捷聞次年辛亥歲龍許保吳黑苗
等糾合湖貴叛苗出刼思州府殺吏民掠擄藏龍去允簡
諸官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僅挾允簡等
逸歸由小徑各逃入林箐岳檄諸將追捕之未幾各兵擒
斬湖苗渠魁數十級再越一載壬子歲岳委邦憲擒龍

許保吳黑苗二賊首邦憲密遣使入紫縣苗寨得賊黨兵憤
知許保至姻家會葬紿至別所醉縛以獻岳誅之黑苗匿
深山乃故緩偵獲之令弄釋諸繫者使偵知匿所命劉甫
等入紫囊斬持其首出諸苗攘去爍爲乾脯索價捐百金
得之以自毋乃奏聞其指揮田應朝受委偵捕貪婪詐虐
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諸苗多方阻撓此徒恃其叔田勉
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寔匿苗砦遣使自稱毋
令自效以贖不從既而土目共讐之乃皇遽求贖伍佯釋
之令從毋迨諸苗破併戮以殉湖貴苗悉平又越二載甲
寅歲歸德守尹梲仁以師尚詔爲洞市老人任以捕盜遂

橫謀逆叛結衆號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爲
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諭矣開闢納之
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
匿學宮以免而尚詔家多金豋娼姬尚詔既出攻城而柘
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擄其姬姬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
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剮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
索所怨者二人縣令執其人縋城與之各斬首撫臣楊宜
徵兵勦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後
以次誅滅時胡松撫江西值流賊豕突殺長吏松受命即
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始廣西賊帥張璉

者黠慧獷猂爲諸首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盜時出寇
掠邊郡苦之諸路共攻討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松之
功居多云越十二年丙寅歲南贛督臣吳百朋言江南賊
首謝允樟賴清規等聚黨構亂攻掠城邑衆且數萬請任
臣誅勦不效則治臣罪從之果不久討滅
顏季亨曰善哉汪給諫應軫之言曰弭盜大畧止于安之
勝之而已竊以爲勝之又不若安之而其所言安之之策
無過擇守令此千古至言也盜所自起迫于饑寒者過半
若守令賢能爲愛養撫育則所消之于未然者多矣我
世宗歷年最久聖化所感賢守令何可勝數以所聞徐九

經者初令句容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
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
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凡征賦運解費自不
同黠豪趨輕而貧重久不相當九經密得其槩要諸豪詛
之神而密劑之既定爲鬮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平居謂
即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苐在我曹酌緩急
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
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絓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
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邊歲大祲穀價踊貴民至屑榆而
食御史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于官九

經曰今流亭載道數百爲幾何而徙以食糴者彼糴者皆豪也于是從時價糴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挾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穀而取償于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嚴嘗有十七人傑貨而還穀者捕得立坐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剽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于羅亦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視諸傳士弟子歲時課藝論文健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鈕耻者懲之又方于事上幾用此得罪會偶與京兆忤史中丞傅然乎庭木之不平價以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乘間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吏猶曰令不宜若等故且務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務令請死于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莢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京兆終不釋謂此强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嗾中丞報命入所糾中事下銓部大冢宰熊浹厲色曰吾故聞旬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糾耶乃諭諭中丞于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積九載擢遷工曹主政將治行而民泣留

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令台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孝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恐耳儉則不費勤則不窮恐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惟啖菜傚脫粟嘗圖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九經所言菜而書勤儉恐于上曰徐公三字經又如襄陽守徐咸值妖民惑衆稱亘測咸計擒渠魁脅從不問黨解散武定州守唐佩居官未嘗一日攜妻孥餐粗衣數會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儀州諸內閹罪殺擾此諸大吏相與推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

死欲以恐嚇饑同事者並逃去佩獨不去昇一穴棺祭舍中急乃諸之曰吾與若請錢所受錢乃指棺示之曰[illegible]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于是諸閹懾服稍稍視其能[illegible]事辦廣東方伯梁材爲政一以便民爲務須歲載遣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户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皆算噫守令而下使官盡若此劇盜且轉而爲良民矣此以知終世宗之朝由守令多賢潛消賊盜即間有起者亦復不旋踵剷不甚爲民患也

征海倭案

倭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巳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貿易不滿所欲輒嬌燄城郭抄掠居民為害最大世祖乃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范文虎將兵十萬往征之至五龍山颶風大作舟盡覆焉于是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國初洪武二年倭素出沒海島中侵掠吳地殺掠過當守將翁德率官軍出海捕勦及其未陣揮衆衝擊斬首生擒無筭盡得其海舟兵器詔加陞賞自是倭衆皆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至四年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恩害吾邊不能則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紿我襲以兵今使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刃之秩為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未幾復入寇侵掠自如瀕海迄無寧歲命廖永忠吳禎等先後往捕大有俘獲巳又以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匿兵貢艘中以為助逆計 高帝知之大怒示後世永勿與倭通著為訓永樂四年對馬岐臺諸島海寇刼掠居民詔勅倭王源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成祖嘉其忠勤璽書褒諭仍賜金幣器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立碑製文恩

寵殊渥倭性貪婪不悛又寇內地至沙門島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遇倭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鎮守遼鎮大將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初江至遼時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川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煙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數千餘乘海艫直遇堝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裨師秣馬暴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約曰旗舉伏兵礮鳴奮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舉旗鳴礮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艫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甘馬及臨陣作氣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制敵之道賊始[illegible]貫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

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賊
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諸君未察耳當是時我方招來
諸夷島絡繹海上倭寇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寇害
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即入貢亦
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發憤有議卻其貢者竟格不行正
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實鄞人朱縞
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人相爲耳
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輔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
賂中闈劉瑾賜飛魚服還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
王源義植孱甚諸道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先素
卿至俱留寧波故事貢使以先後爲序市舶中官賴恩暨
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讐殺執指揮袁璡劉錦大掠
寧波絕輿過令獻城關師陷馬宗臣嘉掠餘賊焚切囚掠
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滄酉
宵日揚帆而去撫臣以聞廷臣仍右素卿以奄省言乃罪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嘉靖十八年巳玄其
王源義晴復貢乞賜勘合服素卿貲不許乃申約貢使如
期冊三百人不者卻勿受番貝兩倭使爭坐相攻殺而亦
賴聞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得王番貨而不償其直夷不得
巳輒投貴官家及又不償蓋貪戾甚於賊番人衆遂盤
踞不去間爲盜乃貴官家輒以危言嚇官府以縱寇爲
辭急令官兵逐之陰番人迫與出則又陰洩之番人還其
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番人恨刺骨遂不歸久頓各島
中而我亡命無賴與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相率從之
得借橫海上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紈以撫臣蒞治之嚴
日夜飭兵嚴斜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且督兵出大洋勦
之擒獲通番者九十餘人奸謀稍解而閩地豪右以失利
大譁遣與賊比蜚書訕紈擅殺紈遂仰藥死自是華夷肆
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而官員畏船主豪右莫禁矣二十
六年丁未朝鮮國王李峘解送賊人馬鄉等貨物于遼東總
本福清人販綢綺諸物售倭爲大風飄入伊國撫臣奏聞
上以通海玩法反爲外夷所執何以肅紀其嚴以報聞宜
大叅王愼中書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倉
卒遍遊蜂集是爲大患泉固瀕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延
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倭亂
患作一如所料三十一年壬子倭駕百餘艘率萬人自寧
之象山登岸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撫臣朝
李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不利後以南
大司馬張經爲督臣總督兩廣有威惠朝議調廣南狼
土兵勦倭遂特命爲太師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

府具中而經故臨事踈緩如平時且稍自貴重會少司空趙文華來督視文華素貪祿輔臣嚴嵩貴幸乃頗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各調兵尚未集且狼兵先至狼兵中曰田州瓦氏兵者雖最悍然當其初至時衆新集沮澤險阻多未閑於府雅不輕以一掖金涯而郡邑大夫父老實苦倭殘酷不能忍須臾輒嗟嘆奈何安坐武帳中置萬里來驕捷卒糜餉槳不令發云矢也而狼兵故貪利覩倭貲鉅萬可攫而有摩拳思奮戰是時爽情故譎大牴設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忽馳出兵後躡勁卒衝突得麋其我擊督府姑令先當國朝武功[illegible]殲顧敗績羣倭圍瓦氏兵數匝殺其家丁數人及頭目鍾富瓦氏披髮舞刀往來突陣中所乘馬尾鬃爲倭拔幾盡浴血奮鬭而出馬上大呼曰好將官好將官羞憤當日諸將擁甲不前救也夫集鄉兵爲嚮導合浙兵爲應援主客相錯而后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鬭力哉誠恐勇進而易潰一挫何可支也必欲其畢集而圖之政須有待耳殆文華疏經縱寇糜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其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塞責併及天寵部趣訊時經已督各路兵及狼土兵擊賊于王江涇大捷斬首二千餘級命大猷又奉經檄乘賊屯于陸經塌殄伏船與河中候賊渡塌將

盡渰斬首千級焚其貲三十餘艘而賊之知懼自此始文華盡匿其捷書不上疏至京生疏自理及科臣爭救不能得竟置經于戮大猷亦以嘗論柘林用兵十難聞于次輔徐階階松人也宜諳松戰事而嵩以不白己爲恨遂摘其初守金山經檄之出戰有某可殺決不可使擊不勝之語以爲按兵玩寇併逮繫落職方王江涇之捷或謂胡宗憲劾顧經遲馳及詰蘇分遣諸將卒用所調永保諸狼土兵將角而戮之斬首甚衆掛雖力也果若文華徼倖[illegible]集以新集之兵嘗試東南事也再誤哉文華貪驕固不足論[illegible]瑗田[illegible]而狼土兵散歸統御之人又曰是實惡暴而敗我盧室也夫是餘賊無攻而去然權貴人罵罪狀于經首瓦氏情不出兵自官千里時機鐘來而袖手無尺寸勳何以歸見鄉里故上特諭瓦氏劾勞被澀厚犒銀幣以旌其勳抑狼兵何以獨驍勇能戰哉其部署法七人爲伍伍相爲命六人擊刺一人割級所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六人赴敵六伍爭救若殁一人必斬一伍其伍之于六隊亦然戰殁止賞絹陣摧敵亦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寇與猶貲輒以其人領之其兵可死而不可敗故兵出而洗除終故鄉廣狼

兵實服其威名。故撤而來。經既縲絏去。而後有代者。周琉
揚宜章卒莫能用也。三十二年癸丑。海賊王直等糾漳廣
群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
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倭又犯松楊縣。縣令羅
拱辰禦却之。尋攻上海。燒縣市。縣令喻顯科遁。匿捕丞宋
鰲。及將武尚文戰死。時我兵皆烏合。又江南人柔軟望風
潰散。沿海東西相望。新舊倭絡繹無虛日。武弁隊長之受
刃者不可勝紀。自殺者無敢言禦賊。而任其縱橫海上。嘗
賊。益炙。王直歙人。任俠多略。常出禁物市西洋諸國。夷人
信之。直既習知海上。以兵縱賊。性狂大。稱徽王。遍部領其衆。

據薩摩州之松浦津。而爲閩浙逋逃藪。是時徐海者少爲
杭州虎跑寺僧。代署共叔徐碧之衆。雄海上。潛稱天差平
海大將軍。而其黨陳東輔之。又倭奴惟薩摩人最喜寇。遂
引之入雙嶼港。吞食瀕海村聚。顧直不欲負叛逆名。多託
言吳寇倫而陰主其事。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吳越之禍
日亟。遂復大猷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
急于陸兵。彼倭奴長陸戰。今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
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
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
以多勝寡耳。故嘗用舟師戰得利。任環以蘇郡丞還備兵

使者。爲練民兵。躬介冑策馬與倭力戰。嘗徧身書姓名曰
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之。環治兵。日
夜暴露草野中。與士卒同寢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
之死。嘗與賊戰敗。追幾及。公中之劍。庖者徐珮手擊賊。以
免。環珮竟死。既守太倉。勞于兵。發疽。聞賊至。裹瘡出海。彼
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一日追逐殘寇。値暴雨。歸
師。撫避乘城。督兵禦。聲寇矢如雨。我衆速呼戰者三日。今
日我任父對敵所不捐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
倍。奮勇攻擊。得收全功。賊每望環旗鼓。輒駭曰。廣官來矣。
浙兵又破倭巢于跡。盡賊無所藏匿。奔走吳並海諸鄉

落。據爲巢。四出行刦。傷人命如草菅。而備倭官軍閉城縮
首不敢出一息。南匯嘗一帶地方。溝壑縱橫。茈蒲蔽塞。賊
恣爲主。而我爲客。又輕捷善鬬。飛譎百出。勢莫相當。督撫
委都司韓璽率各路兵及少林僧兵百人。視賊出沒以圖
便宜。遂進兵破其三艦。焚之。璽部署自沙灣與賊遇。賊爲
長蛇陣。前耀百腳旗。魚貫而進。有紅衣巨人爲先鋒。舞刀
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偏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囊
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
衣倭左。隨一棍落其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
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號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

巢遂空中有四僧乘勝追斬其級爲賊所乘被殺是日坐
大勝而四僧兵不免則以貪級不設備故也鄉老請兵事
者言賊之技跳躍飛舞尤長于陸故陸戰之兵以此爲第
一捷云斯時調遣諸將無不用命而守土之官未有肯出
死力與城相爲存亡者皆因上疏言將校主戰而守令主
守令將校非輒用軍與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
校死而貸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觀
守令不親將帥令其一而民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
校履肝腦以死而文吏特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
令勤飢飽將兵守令柔則[illegible]嚴守令警則閒不容將令
仍輒兵必爲陛服[illegible]守令務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倭犯上海會邑城新築賊首蕭顯驅七巨舟遂東門外攻
樓壁以瞰城中城不覆者一髮矣僉臣董邦政用神鎗手
應賊賊稍退去邦政復補丞劉東陽兵賜之兵故屢見賊
輙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輯兵而
枵之兵且過歸寇忌也故至今言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不
置矣詔革湯克寬職令戴罪立功而以盧鏜代之鏜以大
將守金山倭數百人猝薄城下作進攻狀城上人乘堞熟
視不能下矢石皇皇顧則敵矣賊有帥率兵從東南來鏜
也隊伍整肅進退薄賊陣陣以長蛇陣待之兵既接一云倭

躍而前鏜撫其旁一健卒曰吾兒當向前報國徒卒應曰
諾遂擁藤牌舞刀而入立斬二倭巳又連斫二倭群倭蔟
前鏜徒卒死矣而鏜兵乘勢衝擊群倭大敗當是時城上
伐鼓讙譟動天地兩陣塵沙蔽天不辨咫尺惟聞刀鎗相
磨聲良久塵始定而賊救死扶傷遁追奔數十里乃凱旋
入城父老持牛酒迎勞謝再造恩也故牒稱鏜爲將與士
卒同甘苦得行陣心晨夕軍士未蓐食鏜勿飯營于野軍
士舍火然汲未具鏜勿就帳中息也蓋大將方畧多類此
倭犯嘉興守將劉應爵李天律等死之倭薄通州揚州倭
將洪武率兵來援殲殘倭夜襲崇明縣縣令唐一岑死之
倭又突至太倉操臣蔡克廉走跳蘇州知城無備星馳入
州躬乘堞冒矢刃督將士固守飛礮擊殺賊三十餘人賊
乃去時海堧儲蓄掠盡老幼尸枕藉原村居百里絕烟火
幸克廉悱惻趣難調度有方徵集得人蘇遂振相半也至
一四年乙卯徐海偕麻葉覘知嘉杭兵調松江將巢率衆
數千人水陸並進將杭城無兵可恃人情洶懼宗憲方巡
浙東台溫諸郡得報趣日夜馳至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
驅薄城外衆懼甚宗憲曰兵法攻謀爲上用力爲下乃取
酒百餘罌投以毒載之兩舟趣卒慧而猛者假冠服坐舟
上佯作餉軍狀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

爭取之諸酋長欲之多欣然徒黨尚衆我兵寡且怯怯遁
保靖宣慰彭藎臣所領土兵數千至可使宗憲策其恃勇
犯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令我兵嘗爲所誘宜
奇正左右翼擊之藎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䧟賊計挫
于城南之石塘灣宗憲聞之曰如是我技窮矣親詣軍營
拊而勉之苗兵皆感激思奮宗憲察其可用乃指畫石塘
地形曲折曰汝宜分道而伏俟賊至前鋒迎敵佯敗走俟
其過伏伏盡起三面夾擊蔑不勝矣藎臣如其策賊果貪
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也宗憲厲激之
四面合圍賊遂大潰不支斬千餘級後復犯杭州至塘棲
二宣慰之兵小挫賊掠北關去欲入海道浙直御兵合擊
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宗憲邀擊之斬首七
百是戰也皆不藉客兵之援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賊犯
乍浦復攻德清殺牙將梁鶚六人倭及寇常熟鄉紳錢泮
率民兵從縣令王鈇禦之爲賊所掩擊死倭擾江陰蔡瀍
關吾縣令錢父毋讓錞率兵禦之賊伏四起兵悉奔潰錞
及民快楊成單騎入圍奮擊力屈死倭寇鳳陽梗南北運
道撫臣少司馬鄭曉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
禦之遏泰襲之如皐擊之海門搗之呂泗圍之狼山斬首
九百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京師無復

期者倭又突至南京犯安定門營兵出禦之望風而潰賊
追殺二偏師及卒數百人都御史曹邦輔引兵馳獲[illegible]孝
陵既而賊走無錫而南追及于蘇州之滸墅賊氣益驕邦
輔謂賊師深矣地形兵力爲彼所窺小人而得志大衆之
謂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而
來金陵亦海上之危邑矣柰何其可縱哉乃分授信地以
崇古邦政宇率將張大綱武生車梁羈賊所向又度賊不
走太湖必分踪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
離伍毋拾遺士皆股栗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斬二
十七人餘走楊山遂至靈巖奪民船欲走洞庭見我兵截
幟不敢援遂登舟[illegible]
攻之賊潰出遁伏田家巷中參能得車梁羈等所殺餘由
未寒又[illegible]露未動乃分兵攻所賊奔此賊[illegible]斬
之無一來得脫者而大綱乘刃數太力盡死志始賊欲自
無錫奪舟徑舍柘林巢劫土人前導常熟在無錫北
三人給而南且道辟行人曰賊至矣報官兵賊已陷絕地
速來可盡擒也賊比敗恨三人齧而割之惜三人之姓字
不傳倭入徽縣流劫積溪又犯江寧鎮裨將朱襄戰死倭
犯福建又犯平陽殺將[illegible]東謝浦殺將閔澤犯興化
府平海衛殺牙將韋璲等掠福清殺將童龍震彼闔地近

倭被寇宜最先凡要害之地宜增兵札守爲戍備而政
弛兵設而餉絀[illegible]破軍殺將沿海邊事大略可知矣賊
入船與宗憲親提容美兵往戰之遇賊汪橋僅隔一河宗
憲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
可圖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麾狀賊果聚觀宗憲笑
曰此易與耳乃令土酋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護其
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前走至後陸民家宗憲復大笑曰
賊若果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雖能
爲也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殆半三千盡[illegible]辰
倭寇經刑部[illegible]
明朝[illegible]
兵九百[illegible]
其舍橋陷軍潰瘟等俱死論者謂其身以來稱血戰第一
功顧其時浙中倭報日急朝議提督臣楊宜以宗憲代之
即以阮鶚代宗憲先是海賊[illegible]爲宗又益衆于是
之柘林自刃橫嶼城鄉邑陵屋廬燒蕩平田蕪廢民不堪
命者五六載而殺河朔將宗禮及霍貫道于皂林至是賊
圍新撫督即故御史所嘗提兵助戰于王江而覆之者氣
稍沮然鶚初膺新命亦會挾兵馳赴皂林令善射者且躡
且射賊怒甚鼓噪而前鶚勢急祇騎走保桐鄉賊乘勝即
圍鶚于桐鄉宗憲甚聰救也會有詔諭日本王宗憲知盜

權在直與海而直與海皆可以路遣說利餌因使使潛誠
直與海直遣養子毛臣款定海關謝罪宗憲厚待酋許以
事成爲海上市舶主而陰令營中盛單客私諜者故縱酋
瞰之酋師且感海亦遣使至宗憲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
明日復來言海願爲恭府死而宗憲待如初且飾美妓二
人黃金千兩綺繒千疋月下昇送海而不及其黨麻葉
數往復而海遂受命矣是時東爲擾竿百計攻桐鄉城而
海罷圍道崇德而西業知之疑有異志遂[illegible]解歸而阮鶚
圍解宗憲又遣人說海擊衆於江賊以自[illegible]而海應不熟
沮海以脅附路重而言[illegible]宗憲[illegible]
明朝[illegible]
海詐縛葉麻獻恭府而部曲多離心于海又以督府遺海
兩侍女綠珠翠翹兩侍女日夜勸海縛陳東而宗憲又出
葉麻囚中令詐爲書于東約圖海言故陰洩于海而海遂
厚賂薩摩王弟請東爲書記縛以獻自葉麻陳東縛而海
勢孤矣而海自念數有功又頗前罪持兩端而宗憲又遣
人促之欲海來一見以報天子海聽其計約以八月二日
入謁而先期帥其黨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時宗憲與督
視提督直指三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
款宗憲而未之識諜目示之則又面宗憲稽首呼死罪宗
憲下堂摩海頂慰諭之而出然四臣恐其役不除恐爲後

滅之初徐海受命諭其所忌陳東麻葉輩而盡其所犧以歸倭島五郎與焉宗憲密令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受檄時方對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客莫測其意鏜自乘兩船令諸將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其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游泝少頃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趙鏜知其為五郎也令哨船蔽射之繼以銃砲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颺言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拊掌示無而呼[illegible]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故用者也哨兵曰有[illegible]爭曰有鏜[illegible]東賊至[illegible]之館[illegible]五郎因決[illegible]所[illegible]請至縣欵給而拿送之遂逆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顧禮貌五郎不疑宴至夜深堂坐兩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並櫓而哨船蟈集鏜問之曰如何衆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宋梯而下甚蓬戶望外惟海不見五郎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臥榻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臥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後獻俘告廟春自貢既覓王滶毛臣情甚遂殺夏正焚舟殊死戰且率餘党據舟山復為侵掠三十七年戊午倭大犯浙閩濱海郡邑陷福清執縣令葉宗文攻惠安殺縣令林咸浙西倭分掠樂清僉臣王德等死之當是時海上備兵愈衰弱而士終不習戰率倭縱掠得志出海去而沿海恬若無事偷安且久不修戰備甲乘以故屢屢挫陷宗憲恩思為卸肩計又以大猷曾爭王直不當招海市不宜許大相忤遂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論死逮于獄掌錦衣使陸炳素俠烈急大猷之難欲千金援而出之以丑數而與嚴府中兒相嵩父子于睚衣太仲聞告侍郎曰吾齋而來謂卑應侍郎然得所請之語以解命帥故侍郎初不許既乃許之[illegible]侍郎詰跌脚[illegible]曰吾齋而七請[illegible]太師[illegible]為帥請太師亦不得已許之而炳出亟呼大猷叩謁侍郎已謁太師庭中數十叩頭而起嵩父子色嘻之而大猷活矣有云相嵩借大猷村文諭其勞于吳也蓋借力于炳乃炳與俠烈[illegible]識三十八年己未倭寇江北分數道入淮撫李遂號至如皋與賊遇于白浦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鋭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振矣約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皋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即皇陵震驚最要自貴橋逼瓜儀捉南都而極濟次之若從富舟而東海濱荒凉擄掠

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于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而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劉賊困甚欲遁崇副彭景韶肯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級江北倭悉平始順之以職方郎視師浙直沓然請曰一月賊不平請擊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擊部中深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日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刪甚相符合迨遷淮揚撫臣值歲歉以仁心不忍見民之餓死又念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平居視民有瘡痍困頓不啻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於崖之晏然舉天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益自况也議者以順之晚節爲嵩所薦不免以爲疵詬不知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富貴者流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出也初烏夷瞷姑蘇戍嬰兒爲戲順之一見痛心疾首恨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乎即宗憲當年過嵩父子恬

權文華挾寵出督江南師而賄德大彰將不得不醉酒媚焉而揮之四千金謂不予則無以飽其望而生得失予之則無名而已有所弗甘也然而猶之賄矣其于嵩父子參之今爲我用亦賄也嗟乎大將立功于外而借賄賂以結權貴之援豈正法哉然而宗憲功高亦以權貴不免焉不賄則身■而功不成賄則幸成功而受惡名以死軀勞之臣難言哉益千古蹈斯弊也五十九年庚申饒平民張璉反借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宗憲尚未以縻軍與金錢論死逮獄則固已奉勑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懲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巳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刼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麾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遂引兵萬人疾走柏嵩嶺戰賊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千餘凶潛使說璉黨執獻璉四十年辛酉倭破寧德縣殺守將王夢祺縣令李堯卿是歲閩之興泉漳三郡患倭殊甚城外皆爲賊藪倉庫懸磬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竄入賊中爲

謀導甚且掠行人登塚墓量其家貲索贖持臏往來恬不
為怪諸將冒功餙敗賊擄載歸者指為逐遁阻風旋者指
為邀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備兵官以尅復為功上下相
蒙遂成故事先后撫臣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會
縱欺誕科臣馬出圖等連章論詆僅得以風上不便調外
則由賂相嵩父子云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為營路險
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大將戚繼光奉命往援上練兵
舉曰無兵而議戰亦猶入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
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請以素所操練浙兵往繼
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枲草填渠前進大破

大破之擒斬二千六百餘人焚溺死者倍之師旋乘勝勦
破福清牛田諸倭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
光曰吾兵疲且休兵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其夜
督兵行三十里令鷄鳴蓐食晨壓賊壘而徹之賊倉卒大
亂自相蹂踐遁竄捕之無遺者至破其巢穴邑人尚未知
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壬戌攻陷興化討都諸
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師入閩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
入寇遂圍興化府城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而軍按兵
不進至欲擒退留之罪遣五卒齋文蒿府約欲率兵越城
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

分率■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覺乃擇奸細五
人詐為劉卒齎入北守將奚高大樂翁時器存城信之至
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縱殺人城中驚
亂高時器及衛掌印官徐將等皆皇遽縋城走城遂陷賊
據城三閱月往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顯乘亂擄掠在城
逃出婦女會有閑住參臣王鳳靈繼室少艾竟為顯擄匿
以行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泉州將
歐陽深討賊戰于東蕭力屈死大獻自■聞報晝夜馳赴
之馳秀山顯移駐明山而繼光提浙兵亦至　上怒督撫
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欣汶胸胸甚劾失獻合賊且舊人

能戰入死地宜憤發作相當若逼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勢
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
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
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逃此
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怯困敝以戰
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壁布兵營畫地壘溝今東西通而
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前病之已竟城賊諸
將各加秩而大獻止賜金幣蒞閩士夫業已為旒官聞之
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患詔移鎮潮
廣群盜憚大獻名競出降吳平跡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

有效遂與倭人絕大猷請于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巢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闘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逃去則遷曠日久為勞費無已也乃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為大猷罪坐免官都御史為抗言于朝乃得留[illegible]源山袤千里賊據嶼如犂房水寨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老也遣王豪猶都盛賜從寇餅將為死賊得驚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赤下諸以餽之諸巢果尋驟雲溪猶緩討乃陽語許降[illegible]雲溪巢賊出平海臨兵獨與兵[illegible]擊破之自是賞先登酬死閒而東嶼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為將有容善忍遇部將以寬被逮請保任不效甘同罪妻子為輒周其急偶有遺以數百金者即立與之平生滋宦聽眾陳師鞠旅一決于理職支于瓶盧雲物氣祲堪輿許遁兵家以為務若未嘗一訊務前後平吳越閩[illegible]殺賊萬計而樓船為多然猷真宿將也哉然而世以決鼓老稱乎閩浙功最者唯俞繼光[illegible]倜儻繼光毅然甚闕矣未幾廣東亦為官軍所敗

迸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閒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爲不返焉

顏季亨曰國家自賊瑾流禍天下眷眷多事者垂數十載東西番夷南北蠻虜中原寇盜何歲蔑有耶我　世宗繼統尚不免有遺患焉直待大奮威武過費金錢而后乃始得次第掃平之爲力難矣顧我吳獨幸無事以安享承平據[illegible]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始而吾吳自癸兵興并癸丑之三月閩爲盜藪浙閩禍先狡夷與豪民市于內地而劫掠不有制吳屬猶之浙角之窮寇漂蕩無歸而流劫之禍中于吳白日在原白骨在野戰則無卒乘守則無杆櫓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倭變一起而飄飄焉講海防者謂防于海安防于陸危而防海有二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是爲禦海洋沿塘距守毋使登陸是謂固海岸兩者防漸近禍漸逼矣徼入不戒而冷賊蹈瑕以登覘于源勢且壓于城謀而守何暇將而角我暇其藩故坐自困也語曰天下危在懸將顧將道難言哉壯往者寡慮而失情形卑勇者婿功

而忍坐視倭將無法律僨將無恩紀賊東而兵西馳衆左
而我右衢毋必同其覆敗而后已夫民望師如望雨焉忍
一蹴以重塗其肝腦哉嗟乎武夫力而戰諸原非忠勇識
量具者不能有成事允矣爲疆埸之勞臣也盧鏜計誘王
直爲功多俞大猷幾殲王直于烈港湯克寬以驍將稱通
練有戰功可核車朶浮游未知名耿一目以賣虛爲業旅
食于吳市市人從觶之後以平闔功掇橫金繼諸印曹克
新雪夜襲賊楊尚英闔達驍智而溺于水將于吳越者已
歷歷可數矣又有萬表以海上倭亂起遂散家財募死士
蒼狼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兩浙中[illegible]蘇與倭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閉[illegible]也以周
御史如手援蘇松親冒賊鋒督戰敗賊後念民苦兵火不
聊生特疏全蠲一歲田租民歡天祝之與尚御史雅持乘
運車行海上築城設壕有法不以累民間選兵儲粟招義
洮務令海瑞屹然爲巨鎮知倭亂後野無完土屬嚴督急
奏留漕米萬石賑之而民不苦飢其惠政與周公並不朽
方郡守克廉設計行毒賊中賊死毒者千人故老追道遺
事猶同微方公幾半無吳也吳飭推時來以倭逼郡城時
城下士女擁而呼門者鑰弗啓與公坐城上令木開門男
女分隊而入入盡寇乃至或曰不虞奸諜乎與公曰吾寧

以[illegible]保之且無民城誰與守也于是擇城中隙地令支
而啓水關便輸新教因歸舟出其糞穢以洗疫氣益所全
活者千萬人至今尸祝不忘韓郡倅崇福力能挽强命中
奉檄登埤守城賊魚貫擁盾進一賊跳躍城下即彎堞持
滿射之一發而賊踣再進再發中賊股三發又中賊面賊
輟鬥竟引去一時詫韓公起官章縱師而三矢解圍城乃
從以義兵顯名最可頌者胡督府宗憲誘賊用離反間用
[illegible]陳賊妾子而招共來餌賊女色而蠱其聽散賊爪牙以
[illegible]勢至賊黨內亂而從中滅之縱橫顛倒妙算出奇東
南數百里免倭患非其再造力哉抑可謂社稷臣矣而[illegible]
[illegible]
橫賞賜竟受乾沒名下獄仰藥死嗚呼功不成而爲尉滿
危何如功成而享太平貢朽寧可勝校耶豪傑與事而以
文法形迹苛求之誤也乃洛中丞克廉以操[illegible]兵中先
欲用陳可願爲募客計欲行間離賊黨而不果後卒用其
謀以成功若蔡公者可稱臨事當人先居功在人後者矣
蓋自島夷熾而海上鄉無完堡居無益藏數公出萬死一
生運謀于搶攘之中畢力于危城困壘之下得非天生其
人救此世方百萬坻者耶然當時 聖天子靈爽顯赫賞
罰明決檻車不貸于重臣金幣不稽于偏裨死事之郵朝
聞夕下單政之核洞于視火其造勝客謀計從言聽或別

自以存公道或洗濁以全器使鼓舞勝氣則徐文貞相公階之力居多功歸宗社澤及孫梓所謂吳人能成吳事也獨多遺一趙文華祭告海神令大會文武將吏戎服踏碣三軍鎧甲執戈戟樓船旗幟蔽日耀天以爲相嵩放債而來夫國家軍興之際當省事而省官遣一使而郡邑兵革不暇治顧且力疲于供帳廩餉不暇給又且財盡于逢迎官評倒置是非將士莫必其命此際寧堪再擾耶其聲勢頗懾東南吏而惟所德是聞東南昔祀海使者不戒海夷所云以亂止亂其去能幾何矣愍尤悲覆軍殺將以忠憤稱兵事如吾邑令錢父畧錄譚再勝書且有身齎沙野而各戚無敢信更烈士所深痛也又如丁千斤馬八百諸勇士之死豈皆慷慨赴義情不及謀者乎然此輩多出齊秦蜀關號勇者騎射馳突今御以善將審勢料敵而用其長寧至以七尺蹈死地者此由統領無紀駕馭無術爽應無備第令忠勇數輩慨然以身嘗而委肉餓虎之蹊傷哉且當日大帥奉簡書專征伐而失事見報噤不敢發一敗將潰卒使潰者生而忠者死是不免于吊忠寃而太息也已至若民之死更不可勝紀噫嘻倭躪入海濱而海濱民不知鬪望風先潰而長驅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孰知鄉立擁聚而亦未必死則御我之策固莫若團聚鄉保人

自爲兵以伍從其所親技習其所便豈不可直前搏鬪而取首功哉兵家成敗之故千古有若斯矣故曰慮周于微則竹頭木屑皆可以佐參軍謀定于豫則乞兒屠夫皆可以備行陣特在善用之何如耳用兵者其知之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八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胡虜恭

穆宗在藩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奸人謀欲更樹輔臣徐階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伊誰力哉此其功與前輔楊士奇之保護 仁宗李賢之保護 憲宗可謂足而為三並稱社稷臣不朽矣迨至即位階推 先帝遺寵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華華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階明習典制密勿倚重 上欲幸故邸階言故典[illegible]非郊祀幸學耕耤[illegible]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 上嚴階雖不報幸而以頃刻歸亡何 駕謁陵甫至齋宮使中貴以意階宿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后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祀畢出觀階嘗戒其孫進士元春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與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即此可卜其所以自持者矣階矢心匡國竭忠事主計悉鉅細慮周常變以故 穆宗在御雖歷年未久而狼烟急熄鯨海停波奏靈屏氣斂寇飲踪聞有虜警究且納款恐後當世頌其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翦虜大漠之表嘉義來王峭峒懸林之韋俛頸稽首即史稱鳴鍾清渭懸首非關未足喻其烈者誠哉是言也此亦由嘉靖末年朝廷大創虜文武諸臣日夕講求禦虜方略多得要領若大將萬表策料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壞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illegible]與歸[illegible]子[illegible]以牛馬[illegible]息[illegible][illegible]無發[illegible]而后[illegible]凡[illegible]馬進退[illegible]亦[illegible]彼人心離困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所謂邊氓被勒寡之辛開先叛亡者華少須臾無死也儲相蓄[illegible]而不云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寢食不遑以日前為事何暇為籌邊固本計乎此所謂決[illegible]以取急圖一朝之利者也嘉靖松督學山西會虜首入南境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松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君何弗納弗納其塞用宋為守將懇遠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于是松進主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備[illegible]于先機故也賞罰

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虜地爲引導而莫之察帥臣
隱挫匈胃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
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亹亹數千言皆切
中邊計要害至隆慶改元歲丁卯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
幾陷引而西將窺灤河樞部議調兵入援久無定畫虜厭
飽自退黃台吉踞伺近邊擁兵不動而令零騎四掠 上
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鎭外即虜
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峰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
口奈何輕試于危險乃止虜黃台吉又庭駐涼埔虜諸處
它何健答入邊駐牧攻破石州城州守王亮采死之撒大
五萬餘人火焚廬舍殺掠不絕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殺
稛藏徐晞官兵屯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斃虜及殺
土民避寇者報捷以聞尋用建臣議召總戎戚繼光入典
備邊繼光上書備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恐積威劫邊
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栗秦外合兒視虜飽歸尾
而賜勒捲老羸以爲攻級既賞而賞有差封積首以當雄
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噬之且不練何以議兵
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故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
人分出三輔州縣部集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
立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

簡練調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
塞務令咋指而避荒徼逆其非時則大興討罪之師匪非
而塵沙漠然後屯田足餉能戌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之
利也遂命督練四王將兵節制視督撫已同笑者謂太阿
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尋虜寇薊州殺守將吳昴則又
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衡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又言
薊當厝族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
里一瑕則百瑕近年通紀邇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爲
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脾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
層臺宿百人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衝以守連則書林
第九屆未能舉請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不通傳之軍正
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三軍以倡勇狀督府上其議許
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
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兵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
既相形勝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精堅軍則以南兵
爲渠長黔皙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且軍政畢張
無不以律西酋屢謀入犯得薊狀恐亟十不祥遂謝東撫
欵關入貢益內備既修不戰而伐虜謀非繼光誰能之哉
先是本兵楊博預上邊議大畧謂狂胡匪茹分道叛陵東
犯薊鎭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被各邊地

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雖
高據險匪騎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
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
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宜府山南東路居庸昌平四
海邊至道入邊俱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
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雖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
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
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頗稱天險
鎮以宣大爲犄角虜南藏兼府然藏聚墻柜守大同外與虜
貽患早決勢難羈銅虜入寇亦各猶兵據巢[illegible]
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隣東中通[illegible]迹跡兵會戍
仰本鎮地腴收稔惟恐荒豐稍足以稱雄耳薊遼保定督
臣謹論亦先條禦虜長策臣言今之禦虜者皆曰乘障固
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三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
而老弱且半又各分隸散布乃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
衆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衆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
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
之有四難彼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軍不可頓虜今
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軍戰不過三萬又非有見伍勢不得
亦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之兵與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强

弱偏廩豊給優恤備至召募之兵非强壯不選既無素養
之恩及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
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
一難也且燕趙之兵雖多榆慨自備胡以來銳氣耗矣非
募吳越卒萬二千人襍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
不可非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光爲不可信也尚能任
之專哉二難也又燕趙之士素驕縣見軍法不無太嚴更
去京師殊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輩掣肘勝功且難他
患三難也況我兵素不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誰耳勝
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illegible]
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illegible]
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三千共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
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繼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職每春秋
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預擋
以戰遏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衆寡潰入亦願少寬罪誅
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
禦後亦不能戰撥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
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爲衝鋒而
時加肄習非遲之二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以
濟一時之急詔從其奏然則薊鎮之得寘如無警不可謂

非諸建議之力也越歲戊辰大宗伯趙貞吉原以南禮官得南畿省擧用中李惟觀等交章薦居沃之任可以帑心贊治不宜置之遠地遂召還京適文武邊臣會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貞吉執不可曰晝南京建貞武營致大變今乃營建十振武營于都城側哉況燕地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竊遂議如綸繼光所請惟練兵千餘鎮及裨南兵三千教爲銃議者韙爲得算初大同有丘富者入虜中教爲城堡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者命之東每入寇輒使前驅爲旗頭或爲銃鋒邊民苦之　上登極之始歸款貢馬招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所奉親兵相田次兇號趙奉稱部落高達號富至是開風鼓舞各率衆來降隨表授將各爵賞有差仍懸格以示九邊悉如例邊臣又報俺答大擧西行潛蹤會插寇剌諸部撫臣王輪令尖哨至嘉峪赤斤求得其聲息省臣請嚴兵以待之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爲曠云越兩歲庚午貞吉入輔大政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毋前代權臣握兵之害　文皇帝因聚府兵非代變師復遂稱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類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皆變爲十團營弘治朝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稱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覈萬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而統于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咸鸞曉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本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于閫外事畢則納印歸本府營中如是則太阿倒持而擧轂下有樂爲精兵隨所用而可矣竊觀臺臣有守禮亦疏　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鎭蓋然天府之固也自太學內從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紫荊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開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昔畀戍守無寧刻始以倉猝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客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兵皆不可用矣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發爲也章下所司宜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時把漢阿吉者昔婦所鍾愛以鄒我俺酋授其妻闌入邊崇古留之邊吏諍曰此孤

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
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
之愛而斛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
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
然後以居者谷蠡扶立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
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樽與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
力廷臣皆然以為不可負吉語同轄李春芳曰此邊疆幸
事既本兵猶止春芳果有懼曰是貞吉曰大約浮言謂群
開邊釁然自俺答猖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illegible]
無[illegible]在[illegible]雖[illegible]諸番與降人[illegible]載獻來者凡祺
[illegible]
制虜機宜平付之督撫乃同敗果如貞吉言時俺酋婦恐
我兵其孫日夜涕虜俺酋亦憐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
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孫即處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
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嘗背盟耶服屬無貳矣有于叛
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乃執
塞縛叛人獻闕下伏誅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
封比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庭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强
盛恥與俺答會盟上谷諭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自是
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老酋益驕時有所
挾以蕃財貨無算老酋死其子故誣為中國所殺索賂乃

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邊寨
為患將帥竭力咬之匿不以聞黃台吉等又犯遼東大勝
堡大將王治玉及褊將郎得功死之春芳面奏北虜封貢
事雖外示羈縻宜內修守備未幾俺答與黃台吉把都阿
吉等各具表稱貢悉加賞賚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
市無擾加官蔭子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格
自俺答等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幣以賄虜間以餽
遺京貴近邊卒饑疲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盛强梗無
賴深計者大以為憂然然穆宗之朝醜虜歸款塞境帖
息亦前此所罕觀矣

[illegible]

[illegible]季亨曰國家自永樂出塞逐虜以後至隆慶間垂三百
餘年絕策窮征耀兵保境以守為得計矣而胡虜之生養
愈繁塞口之荼毒滋甚俺答把都台吉五大每一入寇動
稱十餘萬騎揚塵亘野犖犖鳴雷恣意南馳非無休息何
嘗一日不為中國患哉藉計我邊陲東則起自遼陽西則
至自臨洮所守之地廣也笑我備禦歲則自春至冬人則
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地既廣安得有千里之堅城日
既長安得有千日之銳志夠虜以馬為家與我軍之欲戰
而后索馬者異虜以射為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為技
者亦異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

不精夫烹飪溫煖之細辟逃風林之鳥走擴之獸然勢猛
厲自其天性而彼聚我散彼逸我勞窺我之隙伺我之懈
衝突而至風雨而來彼截其前我守其首首尾不能相應
內外不及爲援檄召來至而關門已破聚論未定而虜已
厭足去矣先後籌邊者何啻什百其家百千其議卒無如
萬將軍表謂夷狄之敢突入中國必中國人爲之謀者之
最得肯綮也果如大將之論然尚有思彼鄉貨掠口忍隱
養日原絕念首丘是驗其拳拳求質斜虜犯邊者利比酒
截飛肉畫錦乎是留錦以肥蝕承虜以輕便而虜一甘老
嗜[illegible]然其奇貨[illegible]數年前數年稍保入[illegible]
深入[illegible]則投[illegible]爲[illegible]不能戰
扉門爲不思險中翻爲常遊者淵塞之節次矣不知其始
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illegible]而觀而我邊人出
境盜馬者有焉其始也稍擾以冤老弱不挑空幕宿野[illegible]
華偵邏而邊帥出塞劫營者有焉不得惟是又有出塞之
[illegible]與劫營不同窮搜[illegible]入[illegible]或它方肇殺空幕近塞邊將
以兵樸之謂之劫營虜冬夏盧居散出掌牧不虞我至哉
節分道剿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不過老稚駝馬虜
不大損出塞稍還道塞所殺皆其精銳虜最患之又劫營
較舉夾邊者設伏嘗覆我師田塞久不舉矣惟當之下不

[illegible]掩耳則出塞之必有戰功又自與劫營不同何以故積
非苦寒冰少所饑虜貲畜牧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少馬
皆野宿一遇雪深死者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
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少
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嚙少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翻
新少未生舊少已枯馬嚙雪嚼甚僅活之時分數駛將士
道並出無道不至乘其時特五日之粮約出不二百里
[illegible]請自歸之路而後縱兵井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維之騎
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遷即犄塞下處我馬之不
[illegible]初春以備[illegible]
或遠也則平且易通貫爲略奇道[illegible]謀而觀其起止靈旗
所止各有地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啗遊畜牧逸
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來共不得覓馬焉之束手就戮可
以立盡且千邊並發虜救援不能爲謀車營在後虜追擊
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乎一旦寐之于累
歲而籍之于中宵也大[illegible]之後虜勢斯虧數營之餘王庭
遂遠漢所謂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八百
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於虜則警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
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恩而奔示之以怯則
驕而至爺呼韓之朝不在於金繒和親之日而在於衛霍

分道之餘璦崖之迫不在於韓岳恢復之時而在於史貫
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
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
人不少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啟釁 罔制
所禁也而今以啟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啟釁
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恒釁今人不以起釁求已釁而以
不起釁求以釁啟釁卒不可已也或曰劫營盜馬何如曰
此出塞之末技也有毒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
幕空幕必自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恐其臨誘中也有毒
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關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illegible]
國[illegible]
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雖然非所論于今也將以則非
債帥即銑袴耳以兵則非富賴即空籍耳且使之[illegible]服
而張空拳懸結鵝以乘驪馬即寄選備備無生氣安望其
有盜馬劫營之事乃稱出塞哉

征哱初案 吾字

神宗皇帝在御邊境清寧而用兵自哱氏父子始哱拜胡
人最驍勇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功隆慶初擊虜山後大
青山斬其酋叙 賜金襠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
丁丑以遊擊授一軍壬午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當
是府寧鎮于虜並通貢市着力兔打正等入市夷二十八
枝丙戌撫夷遊擊鄭賜戏撫臣 指揮土文秀陞守備
協撫己丑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標悍沿邊[illegible]
伏義子哱雲亦授千總辛卯洮河告急趣令司寺並舉之
預[illegible]黨爲[illegible]撫拜雖萌跋扈居恒移書[illegible]頭軍[illegible]
[illegible]
國承恩自嗣起青海[illegible]心輕邊率虜[illegible]益驕其自負而磬
每加裁抑且欲聚青海虛權以此怨飾清雲亦怨磬許答
守備渝約而文秀又怨以遷遊擊弗優體磬御將嚴刻餘
鋼之奸纏以軍法衆亦不附壬辰二月饟戍請冬布月糧
未給拜遂乘間激亂推軍鋒劉東暘爲會長東暘靖虜衛
人狂易有異志抑總兵張維忠向鮮成望爲叛師十八
日遂糾衆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
執副使石繼芳摧英軍門大索磬于水洞劫至書院共僇
之盜合許朝何應時等收符印釋因略城中聽拜主謀劫
維忠以印餉激變報二十日總督魏學曾聞做遣標下張

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
至心疑之族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秦維
忠勒印與之繼東賜遂薦總兵任聽拜主謀僞授承恩許
朝左右副文秀雲各參將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
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招諭不從承恩徇玉泉營中衛廣武
各守將武被執就繫或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
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王虎等隨略鳴沙州將趨河東
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撫劉總兵李昫進勦乃于三月四日
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劉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
河拒賊南渡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illegible]逆約是月九日陷
[illegible]
州參將來保[illegible]死守賊[illegible]青詐門拒擲之李昫聞急與
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翼日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illegible]
賊八人及舳艦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
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
金帛勾着牢等酋以拒我師當是時着力兎哈賊金帛與
打正先引衆盜邊獨切盡姚吉止勿往而我調延綏蘭靖
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十五日靖虜參將
吳繼祖禱中衛勒擒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僞守備何
安二十日[illegible]剛堡遇虜千騎千總汪汝漢王矢殪三虜
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illegible]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惟鎮

城爲賊據後三日拜聞虜且至屬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
武迎虜二十五日虜馳金貴堡隨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
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虜言已與哱
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越兩日
雲引虜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
射雲死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四
月三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吉諭虜無助逆急
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
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以激忠義僉事
釜鴞士設招降一營解體[illegible]麻貴勇且多蒼頭軍起自
[illegible]
謫戍代李贊爲副總兵昫等既抵鎮城賊各出梟驍三千
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初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
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明日許朝文秀勝　慶王及原任
鎮被劫通政移來輸僉事隨府至求城土總乞暫罷兵願
縛獻首惡承恩于南城遙謂我軍曰吾父出萬死爲　國
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朘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于勤
部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
罪戢亂吾寧保此完城結毋奴自全耳因投誥勅城下賊
既甘言求欵會軍中糗粻乏遂假此休士近堡
顧季亨曰哱拜胡人也又甚驍勇最難制駁任遊擊時循

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紬之此可謂知幾遠見有曲突徙薪之慮矣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爲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看其舉事主意全是倚虜爲重不從張雲等之諭降欲與虜馳潼關正此見也後果以全帛勾着力兎打正等虜乃虜亦果數來犯邊拜問虜至分兵馳迎且媚以城中子女奉河東西地圖與文秀並辮髮胡服至雲被射死虜俱遁走大兵抵鎮奪賊火車百輛追奔賊入湖溺死甚衆承恩已乞請招撫極迫猶曰吾寧保此完城結御奴自全一腔心事至此畢露矣使非扼虜于平虜堡傷鋭賊吳敖墻使之遁走及撫切盡姚吉慰其止勿往之初心以離其交何以絶勾虜之路爲後來擒勦地哉惜也總督魏學曾任運籌之勞費幾許遣調苦心總兵李昫著决勝之績出幾許捍禦死力乃以軍乏現糧乘承恩之甘辭求款不爲刻日攻取稍稍休士近堡遂啓御史孫琉給事許子偉異日惑志招撫上功非實之議相繼罷秩被逮身幾不免以須臾立就之功委而成之他人之手大可痛悼然叅將蕭如薰之堅守平虜來保之死守鹽州並爲奇功論者至今猶壯其事以爲非僅大廈之一木可稱中流之一柱向微二勇之矢心竭力兩者失守西事去十七矣欲奏戡亂敵愾之大烈不愈難乎

總督魏學曾當哱承恩事急請撫雖因糧竭士疲暫聽綏
師乃日夜促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兎千四月十四
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會順義
王方會史皆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報
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
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禎監軍國禎上書請戎服督戰
先同宿將哱哉拜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矣乃甘
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
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冊役徉

難辨乃壁花馬池侯軍至郎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
鳴沙洲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
也時從大司馬石星之奏應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賊
或由中衛據廣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令陝西撫臣移
下馬關督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頃之各
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
堅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東擾橫城焚翁
契浮河掠泰堫等堡劉東暘偵延綏榆林兵調還盜窃賄
酋婦黃台吉妻縱男任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
七日貴等選士結營一攻西北一攻東北賊亦以步兵輓

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輒獲級十六而承恩與
東暘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圍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
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稍援至得解越兩月中夜
貴等奉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泊滾木壘石待
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五月七日我師見西
關可擊徽採柳梢蒲草及土俻墊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
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董一奎營以火藥燒柴
草我師還休魏信壘而哱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
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渡河督
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說請降以甘州調至總兵
張傑嘗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單騎往竟就縶賊亦先
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總督檄參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
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奸謂着力兎曰幸爲我主招撫
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衞洺迄無
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馬疏
請宜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
縛獻賊首從以次賞封發金驄宣大督臣蕭大亨魋麟御
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縻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
立破也　詔賜總督劍一申令違者斬御史奏總兵李昫

上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 詔遠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虜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草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稞糧自辦 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爲五軍四面分攻而麻貴率遊兵專待敵叅將董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遏城下拜自出戰忠親往勾虜背等先登郤敵迯拜入城我師以砲箭燒城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監軍督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畜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廿一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砲石擊郤後三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肆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攀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纔下奪梯捍益難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戸姚欽約爲內應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番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發賊欽使遐齡縋城名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鄉鏞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不欲殲賊近賊逃修同事殷卿等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邀見兵警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能招安望虜

敉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朝等至南關請款總督等決東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警先是拜使養子克力益往調着力兔如松詗知狀使裨將斬賊二十九級獲印符令蕭東暘承恩竟與着酋奉黃金蟒緇致卜失兔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餉道也居有頃虜合部落三萬果先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一元合仈何一元搗土昧巢斬虜百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拒虜爲虜圍十餘匝大潰子敬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是夜賊遣小艇挖堤洩水我師多斬獲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翼日城東西堤崩總督以賜劍斬所治堤吳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遏補堤不得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撫賊開關迎大兵入賑饑不應虜亦數闌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依給事劾總督學曾惑招撫罷秩以夢熊

代　賜劄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中令益甯時諜知賊
重兩勾虜承恩東暘方從城上鳴砲候虜衝突越四日着
酋果分部渡河如松乃大勒兵遣將馳赴擊虜身往策應
虜甚銳翼日貴如梓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裨將李寧手
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
餘級鹵獲駝馬無算及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三日
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
刻日攻城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賜鋼
舟筏擊北關承恩果趨北關鏖戰而蕭如薰等潛以銳卒
襲南關雲梯縣繩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
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
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開民李登執原
給劄潛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劉愈迎東暘頓足而
數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承恩走南關殺許朝及子萬鐘畢
邪氣走北關殺東暘皆懸首城上于是如松等先登貴等
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如梓馳往搜獲學夏延撫關防
併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
令且日不滅哱氏以賜劄從事翼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
御史出叅將楊文執之如松等急圍哱拜家拜方與牛秉
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倉皇縊闔室自焚如樟部卒

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出衙拜中子承寵義子洪大文秀
弟士文德等總督等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承恩寵極刑承寵等
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慰　慶藩復寧夏今
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甍逝土窖中卹　詔褒異從大司
馬議各文武官如總督葉夢熊總兵李如松等與延事蜚
子孫各遷蔭有差魏學曾初得免爲民已以原官致仕而
如松以方征倭特加宮保示酬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
贊□制劾旌獎尤俱異數云久之虜着力兔宰僧亦縛送
叛卒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郎打亞也

顏季亨曰塞上每多厚養夷丁論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
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哱氏爲鑒哱家父子移甚初
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三千夷丁亦
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肆久
黠哱帝劉王迭各相殘滅劉許已就誅哱氏乃揚揚謂上
賞我將士誤信懽飲其家不已疎乎若非督臣且日不滅
哱氏以賜劄從事之令未必可刻日奏功且曰寧負殺降
名以絕剿本兼有主持大力者哉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
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西北最下水
攻一決哱氏遂無噍類而得算乃在絕勾虜夫勾虜之絕

亦恭難矣一絶之于逐拜入城不得出從行帳中調度再
絶之于乘虛過虜搗土昧巢斬首百級使虜驚引去三絶
之于追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且移斬級示賊而後乃短
氣裕絶望于虜之援也其間以治堤堤崩斬世顯以肯死
靈州兒來保及因居民內變襲南關以紙書用間誅劉許
新舊督臣各與有力焉又如監軍御史梅國楨之上書請
戎服督戰浙江都御史常居敬之恭兵皆自辦糧糗二三
忠義諸臣並時而集以成厥功其大有足嘉者葉夢熊朱
正色等之以次陞蔭固宜獨惜魏學曾一人功虧一簣委
棄前勞不得叨分毫之　恩寵而僅僅以原官終然固命
也豈戰之罪哉

征倭前案

倭于島夷最為黠自唐更號日本初于百濟國得中國文
字併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寇瀕海諸郡潛
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
上著訓世勿與通　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為之備
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
山碑而銘之爭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
十九年從遼東都督劉江于金線島西北望海堝設伏殲
其衆遁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海上好豪
猾與穀市約為籠絡倭不堪逐深入浙直閩廣巨酋[illegible]
[illegible]
徐海寇斯勢張[illegible]胡宗憲撫誘殺之猖獗
後嗣內地垂十餘歲東南亦騷亂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
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
謹與地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備不肅
闘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攘竊篡
梟傑雄之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
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四月分
遣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艦數百艘
徑陷慶尚道逼王京由鳥嶺渡臨津掠開城朝鮮望風潰
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

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
盡没王子就俘倭且暮渡鴨綠則蠻且中于遼請援之使
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
薛藩諭其王臣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撽海外琉球
暹羅諸國擣倭穴遼鎮分遣將士先防義州已渡鴨綠七
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
奔逸不可止爲倭擊盡殪游擊史儒死之副總兵祖
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
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大司馬石星度拔
在事倭且罷吾命察非以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
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探形歸報稱大盛恣以款緩
急遂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侍郎經略宋應昌以十月
終抵山海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
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十二月初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
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時李
將軍已至軍中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
標營二十五日督師渡江開歲癸巳四日抵肅寧館倭
曾遣人來迎旋擊之雖縱殺虛實李將軍檄將生縛之六
日抵平壤度地形東臨大江西枕山陡峻而迤北牡丹

臺高聳壕塹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
是夜倭襲李如栢左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
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
以倭易覝兵令祖承訓等僞効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
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
聲震天僅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
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中軍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如
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惟忠
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炮易
馬馳墮塹躍出麾兵愈進戰師無一不當百前隊賀着
後勁已踵寔舞十堞倭遂氣奪宵遁斬千餘級獲酋宗逸
等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醒閒十里眞奇捷也參
將李寧等乘勝追襲十九日如栢奪開城復各得級有差
朝鮮郡縣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清正拒守
聞開城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頗據有天險而
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李將軍前往踏勘至碧
蹄館猝遇倭圍數重督將士殊死戰一金甲倭前搏李將
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鉤墜爲倭支解
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
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鮮泥深騎不

得䮐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諜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李將軍分遣李寧駐開城命楊元屯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如栢軍寶山爲聲援查大受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略盡倭乏食三月三日于沿江得箭書乃與惟敬申前款議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輕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瘴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

[illegible]

議始用而倭怨權並燼衆生厭殆聞我益發虎蹲等砲及戟車列江上聲日張具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侖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書乃益令遊擊沈弘謨令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翼日經略與李將軍入所餘米芻豆各四萬包因以大兵渡漢江尾倭後討衆尚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綎趨鳥嶺倭尚拒險而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駐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綎承

訓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戰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疲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酬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責前功且暴露與圖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從西海盖全羅地界直[illegible]進兩與[illegible]對峙而[illegible]

[illegible]

斷遠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惟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為隣國比今日撤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責倭倭盡歸僅留防戍部撥南兵暫留餘盡撤六月二十日惟敬歸自釜山向倭小西通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遂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分兵移阨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都給事張輔之謂倭采釜山原佯退誘我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與遼鎮撫臣趙燿報合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戍暴露糧餉勢難久羈從此

不能先議封貢而後撤兵竟不失先後着矣
顏季亨曰歲丁酉愚生年十七甫入膠庠以父命即赴選
才考時邊太府有猷守吾常恭以邵司理輔忠拔爲首策
題即問征關白救朝鮮之策如何愚臆而對過蒙奬可先
是倭于海上勢甚熾駸駸乎隣矣插羽請纓童而有之即
留心遍稽日本顛末及防倭奏議知倭之封馬地並山岡
不產五穀何資食米朝鮮欲奄而有之久矣况該國釜山
與馬島相對素爲倭屍往篤往還採聽備弛遂有興師掠
陷之禍然自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鷙鳥匿形因
德求款是遵何見與[illegible]自忌清正挫臣猶兵事出之
[illegible]
全慶爵姑冀以弄臣衍[illegible]成聊且尚爲遙揣未必不
然未必然但一時據理擬議有因倭初因糧朝鮮故輕入
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地斛所出様
輪猝難取給且航海運糧風不利倏渠支一年有進無退
或有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以割地朝鮮王親往謝小入
辱　國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朝可無戰或又有曰倭
懲平壤挫鋭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
馬北通全慶東西有東萊安骨等處爲左右臂聯絡犄角
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始借從朝鮮負
約秋篝立定凡此皆倭得策若專意以併朝鮮者也顧朝

鮮若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
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
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而我
瀕海奸民闌出日衆勾通之漸識者虞焉以爲燕魯閩浙
必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即愚時口尚乳臭度倭非有
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略所憂眞不獨在朝鮮也當事乃
卽夾志主勦猶懼不克剿且奏功以竊留　天討恭順
否司馬墨偏惑沈惟敬[illegible]賴談中其游説借款息兵
雖爲　國而墮于持議[illegible]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戍
兵欲倚亦人舌端成功[illegible]早如遵[illegible]言罷遣而[illegible]
[illegible]
織矣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壽張潰裂也大臣謀國
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玠奏殲倭海
上然經略許允乞不得要領不然者又何至師老財匱直
待關白死而後貪天功爲已力以靦然受上賞爲後來效
尤張本也

征倭後案

倭自釜山再移大司馬石星專意撤兵乃經略尚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由之路爲該國門戶以蔽王京平壤則堂奥也釜山遙控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吳惟忠川南兵合薊遼共萬六千人分布仍咨國王募武健赴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鍛演火砲塹及脩築壘濬壕扼險其世子琿英發諭令居全慶開督師討兵餉月五萬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徒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議留綎部川兵五千俻該國訓練責自供餉量益惟忠南北兵待行長歸議撤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散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䣜搖因務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以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癸巳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　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惟忠兵止留綎茲肘掣遂與李如松並取回甲午正月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撤前請款倭小西飛適留寬寧叩謁爲言請封已石司馬因朝鮮餉不給併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篤寄卽經略應昌嘗有終始講貢之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illegible]有和親之說云和好親書儀制郎中何喬遠奏恐請罷封遣撫臣韓取善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言十二月二十日乃定封議命臨淮勳爵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惟敬往乙未正月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不從已總督傳諭行長語複猶嫌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潛河[illegible]小西飛[illegible]國王遇信長所弑語撰遼撫臣李化[illegible]龍疏謂倭不藏漢字恐中間有相[illegible]給請[illegible]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淸正兵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督撫諭戢將士特封使已發又不從石司馬信封事必可成乃封使久羈觀望十一月始抵釜山丙申正月惟敬同行長先渡海與倭合宗城統稗子詰親從言倭回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棄印勑遁逃撫臣馳奏　詔逮問議戰守會方亨受惟敬誑稱倭情無變改　命方亨充使惟敬爲副因得肆智揣摩以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丁酉二月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拆用

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其罰兵馬猶殺清正
業構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行本
兵前後手書進呈
御覽始不得不復議用兵而我防戍並罷平壤南兵撤回
以攻牡丹臺賞不給鼓噪石門寨總兵王保藉忿誘殺之
徵兵備使項德楨撤止幾無孑遺後朝鮮懸者關白發兵
聲百萬清正語狂誖不可聞時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
貴從延綏改大將軍而經略朝鮮特勅僉都楊鎬天津亦
申警備麻將軍以五月晦日抵[illegible]十八日登鴨綠頂發
所統兵少請濟師經略疏請[illegible]兵州浙[illegible]宣大山
陝兵朝鮮催閑山水兵[illegible]水兵
而劉綎督川漢兵聽防勦與麻貴[illegible]兼候宣大
兵至乘倭未備先攻釜山經略謂若攻釜山則行長搶清
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孤[illegible]至王京
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慶州並相去甚遠勢難迴搶并行
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必由梁山由西
此有倭橫止[illegible]馬路險絕南有[illegible]限大江[illegible]通全州竹
島皆咽喉撫倭並伏勁兵水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亦咽喉
三處有倭船[illegible]巨濟尚[illegible]屯此應先[illegible]三路梁山
三浪江倭不住[illegible]在[illegible]東西[illegible]後[illegible]應援再

益以機張兵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自西而東由東
萊機張自北而南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
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鬐甘浦開雲長鬐
水兵極單弱倭所倚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
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搗全羅一軍扼
慶尚一軍為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
四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疏聞上諭與經理
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傳示朝
鮮其王疏稱小邦形勢全慶為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
無慶尚則無全羅雖有他道無所資為根本斯乃倭所必
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
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
平壤不足為固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其
巢穴對馬釜山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
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勦從陸地以壓其勢而
又以利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
地土嶢确終不如南方議遂寢六月倭數千艘渡海分泊
放丸如雨初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援事不諧漸移
南原經略素切齒謬為慰藉至是屬楊元走假吏擒撤其
營兵後聞罪石司馬乃為赴宜寧會行長暗欲走倭元聞

卽襲執之惟敬執而倭篘導始絕倭巳奪梁山遂使閑山竟爲所破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既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倭隨于八月十六日夜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驚起帳中跣足遁全州相去百里勢相犄角陳愚衷初至無斗糧及勸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益朝鮮苦我兵甚千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暗襲朝鮮亦謂將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經略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恭至福廣浙直兵直搗日本倭聞遂不敢進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勦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貴督左右協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兩扼全羅援倭又同朝鮮合營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狃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旣大聚兵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

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扼梁山左協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先以輕騎誘倭入伏已破倭奔島山共獲千餘級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聯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充饑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疊雙敢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東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是時戊戌正月三日經理聞報卽分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詔罷鎬以大學士張位密揭薦鎬勤閫任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別將陳璘劉綎等以川廣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撫臣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略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各守信地相機行動倭亦分三窟東路據蔚山以恃釜山爲根本西路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據泗川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

剿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畨休濟衛往來如駛尤倭緊重
經略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九
月二十日分道進兵綎逼行長營挑戰爭橋斬級璘入大
城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賁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
險剿其糧稍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扳望晉乗勝渡
江南燬二寨倭退泗川老營壘戰下之游擊盧得功陣歿
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退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
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十一日一
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三營前攻城騎兵四營後應又步
兵一營攻東北水門二營殿破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

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將入忽營
中礮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圍賊援倭亦至我師
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略查參諸斬猶華降有差許
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會福建撫臣金
學曾報平秀吉七月六日死各倭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
乘勢夾擊捷音日至十一月清正發舟先遁賁入島山西
浦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石曼子引舟師
救行長遇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逸焚死石曼子水爲
赤副將鄧子龍朝鮮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摥平倭遁
錦山藏焉東征始結局捷聞發金帑賞十應泰再疏賂倭

責　國情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優敘應泰回籍聽勘來征勘功改
給事楊應文是歲已亥播州復用兵綎督川兵先發餘三
帥檄回以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傳九
邊因題敘四帥首璘次綎又次賁而一元始破三寨終掃
諸巢功亦難泯
上同邢玠萬世德諸文武官各以次陞蔭敘擢再敘穆蔚
功各將　賜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敘用兼師楊元通倭
辱　國沈惟敬先後棄市彌縫誤　國石星久勘問如律
久之留戍朝鮮[illegible]

行二酋貳倭未能糾衆再來惟對馬州倭苦難資生必肆
掠況昔年釜山爲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
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
庚子三月朝鮮王請止留水兵三千認餉八月遂盡撤
顔季亨曰以生靚倭相持釜山前後用兵大類持重我出
師之初一挫于平壤再敗于碧蹄三失于閑山南原及島
山之役追奔圍守動輒合宜功垂成矣乃經理楊鎬倉皇
撤兵竟以其故復成敗局直以樓船横海之師四將軍二
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尚幾不免于槓破失着覓結局
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爲一時文武大吏且以

恍倖收功矣差强人意惟平壤一捷而享以封貢謀豈所
謂進銳退速者耶聞關白將死令家康輝元各領州協輔
七歲孤秀賴有首景勝叛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
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以孫女妻秀賴丙午役爲王丁未
傳位巳于秀忠移秀賴于大坂其國向資朝鮮食米自侵
掠後絕關市生理蕭百計脅款是歲朝鮮報倭諸島築城
對馬島以主和事獨斷役言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
往戕朝鮮朝鮮王以聞　諭令加意偵防而對馬遂私款
不絕巳酉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
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是歲倭併琉球虜其王聲
[illegible]
取雞籠淡水侵閩廣壬子胃琉球貢海上癸丑請貢路武
言倭急貢　刀扇小物覬大利惟中海禁嚴遵　祖訓絕勿
與通令海上之禁懈弛巳極可寒心哉可寒心哉

征播始末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經僰爲牂牁郡唐貞觀初改
爲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冠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
出奇兵擊定之授武略將軍値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
屬稱外臣大觀三年以獨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
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　國初
極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隷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
湖貴竹間西北塹酉爲關東南俯江爲池崇茸巉削居然
奥區領黃平草塘二安相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
官司統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宋[illegible]
[illegible]
相[illegible]相走水西客
死烈即應龍父也應龍生而雄猜尤悍兵嗜殺隆慶六年
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剿叛苗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
乃部敵捕虜松䕃從征楊柳㘵部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
後　賜金幣播楊意得萬曆乙酉進大木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
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
用閹侍發小妻田雌鳳疑嫡妻飛奸淫出之已欽田氏兄
所乘醉封刃取張併母首曆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
有小嫌輒即戕害人人惴恐初或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

司久而覺其弊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嗾應龍[illegible]梟不附益
結關外生苗爲羣肆行劫掠己丑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叛
張氏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請大
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羈縻夷以十（從守黔蜀兩省事多異同）
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剪除未
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
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壬辰逮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
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徵
徵天下兵應龍因奏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　詔可釋回
播將行[illegible]龍[illegible]死至最[illegible]勦結遂抗不復出
[illegible]應龍居恒自[illegible]
重宗金錢上下輕重萬端殆不可堪[illegible]前後願有功
于漢緊七姓實隸我姓族郎君妻獨將並殺其漏亦何望
爲漢法急持助若願與我爲難也[illegible]殺是[illegible]脫雖輕也去不
欲就吏而被時[illegible]得復詣獄乃繼光[illegible]意在勦罪得[illegible]會
戒以貪功妄殺甲午春王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
承嗣議分軍一軍川南一軍川北一軍川東並道並進前（改千白石）
指婁山至關屯白石口應龍佯約降因戰苗兵擁關衝殺
萬夢齊發都司王之翰軍覆餘多殺傷會撫[illegible]卽撤
兵委棄錙重略盡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劾乃罷

主撫　詔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承嗣同黔撫
鎭相機征勦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　詔
遣少司馬邢玠總督乘傳至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皆與
龍通姻婭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
微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哱劉王杲事宜國威移龍來當待
而不死不者　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楊酋之反率由好亂者構成之）
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閃匿其間
又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
所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
水西宣慰安疆臣請文鄉與永司馬石星示手札趙應龍

就吏得貰罪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微之疆
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
守且至太守士琦多大略總督特檄詣綦江趣應龍安穩
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令其弟兆龍等至安
穩治郵傳儲待郊迎叩頭致餼資犒如禮曰應龍久縛
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綦民也使君（應龍所最忌在綦民）
幸枉車騎臨睨松坎敷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
松坎亦綦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應龍果面縛
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
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上太守爲請總督委各官以七月

二十四日詔安疆臣龍囚服郊迎簡伏縛獻費元等十二
人案驗抵應龍斬以連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
職予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賠元等梟斬奏
聞是時倭氣未靖石司馬欲殺應龍文閣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　賜總督以下金士琦即陞
川東兵備使彈治之
應季子曰應考標首察其終始信恣毒于人爲甚也酋始
囚繫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實激之使然耳即
白石得志猶然雌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遽請罪時即
按之以法以絕禍本何至如後之鴟張以入路五將軍之
[illegible]
師相持數目殺人如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嗟
乎天下事莫不辭于微而成于濁大率類此

一征播末案

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忿五司七姓奴輩宥我
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鞫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尖
目置關據險借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投獄奏民劫
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般厚
者罔不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諸苗人願爲出死力丙申秋
劫餘慶土吏毛承雲縊殺其屍丁酉秋臨合江索其讐袁
子升縊城下臠割之冬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
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
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籍册所從堡案戊戌兵擄擁五
[illegible]
士琦調征倭應龍鈞苗兵五千擄點諸鐙色又侵楚興塞
驛站調原秦警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
衛城蒐執指揮陳天寵等夫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俘
戮以徇令諸苗對父姦女面失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
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
黔撫江東之等疏請防禦蜀撫譚希思等請于合江綦江
各置將募兵旣岡門安穩部覆如議而經歷潘汝賢好談
兵黔撫奇其意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等部兵三千
往勦應龍遣子弟迎敵于飛練堡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
殲之國柱罷賊不屈竟脅跪斬與汝賢等俱死于是黔撫

一由烏江一由沙溪一由興隆而偏橋又分兩翼由白泥
由龍泉督餉紀功亦各以文官分任部署已定乃大集于
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
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希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
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會未再浹旬而綦
江捷至綦江屬劉將軍綎進兵連戰破三洞三月朔躡楠
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餘鋭甚我師夾攻數陷陣賊大驚
潰圍走幾為我獲始綦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冀賊
忌綎威名輦皆挫其鋒屠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厮殺
綦江驗南川[illegible]获積案[illegible]能為[illegible]及朝棟僅以身免
[illegible]
膽破[illegible]稱[illegible]計[illegible]而[illegible]舊青[illegible]南川並桑木關烏
江魁洞渡關陳將軍璘軍四牌賊各披靡賊連敗乃乘隙
出奇兵前突為江詐本西龍澄會哈盤[illegible]兵斷橋淹
死戰卻無算烏江屬童元鎮統兵糾部連關或飛語水西
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賊
託田氏修好賊澄澄斬其死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
（水西支[illegible]澄[illegible]其勢）
十人明不肯謁自是二氏交絕綎戰九盤入婁山關是為
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進攀藤魚貫毀柵
入四月朔抵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
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綎親勒騎衝堅

以副將分兩翼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
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撫臣江
鐸已抵任璘急攻破青蛇囤疆臣亦奪落濛關焚從溪庄
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無路遞降文誘我師總督檄（并絕斬賊之路也）
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所虜從其應龍舊檄無通賊
綎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入崖門關與賊力戰三日賊
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
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也覘知田氏詐降終攻而所
云應龍死乃片兵攻囤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
戰既死賊勢如失[illegible]
[illegible]
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太集囤下六月中入日始築長圍更
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守兵在頸突會總督聞訃既而
草檄愈治軍念賊囤前號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
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囤營中或言水西遣救因移令
退劉水西懼曰吾不為它播續也（發苗何益）與鎮雄引嫌先拔營去
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抵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
起拔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
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進登囤
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閶室縊且自
焚廣獲朝棟及妻田氏急覓食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

絕項而殛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討賊去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析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譽不容口十二月獻俘議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爲言弁服並[illegible]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illegible]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地䟽[illegible]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後三年甲辰正月叙播功總督李化龍等總兵劉綎陳璘等各文武官以次陞蔭賞擢安疆臣襲母鳳氏各賜金前建治總兵童元鎮已論戍得關伍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恩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闢要荒爲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績非我

神宗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或謂應龍終以智免其然豈其然乎

顏季亨曰應龍井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兵屬爲難徂於中朝宣諭故轍將擊時釋時勦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綦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益至天兵四集而酋頓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免而我亦已疲甚若賊破綦江後聽僞軍師孫時泰之說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蜀王入覺爲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覇蕭三巴且幾不守䓁賊自[illegible]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illegible]失策歛兵一處殊死衝突亦何救于危亡掌大彈崖很天作伎覆不旋踵豈非天哉雖然固天命也亦人事有足多焉斷招苗以絕其援劫水西以剪其翼且同劉將軍綎故驕恣往與應龍交懽甚昵及抵師卽斜參載罪督其後効凡若此類大得勝畫獨是役調兵最廣疲　中國空　內帑以至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豈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侈言開疆斥土以播爲說抑獨何與

補漏問答

補漏居士在京師。心如水門如市光大從里巷車馬後往
觀之居士神遊六虛氣周百節深矣規中翛然物外光大
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自補其漏者也居士唯唯越兩
日光大又執野人芹曝禮往候之居士藥光一床坐客四
壁送迎如流應接不暇光大又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
補人之漏者也居士亦唯唯光大家世儒業身廁青衿志
探玄理神馳白鶴至是益不覺脉脉浡動矣又越三日[illegible]
次月之朔先期與居士約相與討[illegible]　前聖神前以問[illegible]
光大欲[illegible]
[illegible]
師生之分居士必欲大拜以[illegible]所選採輯
六奇考卷合發以示光大捧誦間選集既工品評更確[illegible]
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補舉業之漏者也居士答曰然因
與其同行伴侶陳元復高足弟子畢大行並轡晝馳聯床
夜話以前瞻後顧左提右挈不遠三千里共詣居士之金
閶客館更見所選經史子集已刻若文宗刪補刻本並若
國朝名世文宗未刻若鑑要說備百世萬年諸書令人如
入萬花谷種種可愛又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將欲補典
籍之漏者也居士又曰然未幾居士下烏程之榻光大登
會稽之舟歸謁母氏併撫婦子旦則烹茶待客夕則燃燭

觀書依依忽忽。不覺已踰百日矣居士信來光大以身往
一聽渺止而居士所著復還應變先機之書成論若干策
若干語語語玉[illegible]字字金針光大問曰居士用此一段苦心
殆欲以其言補邊塞之漏乎居士哭光大訝何以哭居士
曰何　髮冠上指心膽下裂予視吾頭鬚
盡白矣視吾背且發疽矣時居士哭光大笑居士問曰子
何以不哭而反笑毋乃鄙笑吾之哭乎答曰豈敢吾非笑居
士之哭也笑吾向者稱憤者三今有欣欣者亦三[illegible]
[illegible]自向何以憤今何以不憤而欣答曰向者　王師[illegible]
[illegible]以忠魂渺渺無伸憤一
[illegible]
憤二。孺子忠肝如銅義膽如鐵獨自苦無術請纓憤三。今
武書出死帥知之忠魂慰矣欣一　當事者見之中國庶
不至無備叛將聞而戰慄矣欣二孺子[illegible]有以請纓
不負生平之銅肝鐵膽矣欣三言畢居士曰固也光大乘
間請曰居士抱此一腔熱血何不求為世用實以其身補
國之漏乎居士笑光大曰吾非敢笑居士之哭今居士實
笑吾之笑矣吾向之欣三而今且四矣居士曰非也吾之
笑與子之笑異吾笑子之知吾深而終不知吾之心也子
有稱憤者三欣欣者三吾皆有可以補國漏者三而卒不
斯以身補者三而又卒未能若子之以身補者亦三光大

訪而起曰何謂也居士曰坐毋急吾妄言之而子妄聽之今天下人人談將將不可得吾所言將敢言人之所不肯言此可以補將之漏矣人人談兵兵不可用吾所言兵又言人之所從未及言此可以補兵之漏矣人人談餉餉不可聚吾所言餉又皆言人之所不能言此可以補餉之漏矣是謂可以補國漏者三子不聞公甫文伯母乎其于死不肯哭相室問之毋曰孔子賢人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者是其於長者薄而于婦人厚論者以爲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今吾不愚于進單以其言獻則出于公者欲因官以求用

併所言者又爲妬婦之口矣子不聞墨子之諫楚王乎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粃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今以吾玄修秘旨較之冠帶儀衛猶文軒之與敝輿也以吾治病神術較之玉帛羅綺猶錦繡之與短褐也以吾丹丸靈藥較之烹鮮刺肥猶粱肉之與糠粃也子欲吾舍此而就彼豈以吾爲有竊疾人哉又不聞譚拾子之告孟嘗者乎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今吾素以救人見護爲心之此則訪道者肩摩於此之彼則索藥者又踵接於彼爲所求者存也今子欲吾應　皇榜之招效死邊境來者不幾以亡故去乎是謂不可以身補者三且吾年已四十而髮蒼蒼非若子年未踰立正少壯効王之時也吾手不能挽半檐弓身不能仗五尺劒目雖習兵書而不知所用非若子韜略素諳弓馬素閑有可以禦賊之技也吾父母之骸骨未埋嗣娶之貞節未舉山妻之糟糠不飽弱子之乳哺不乞非若子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可以效用之身也是謂不能若子之以身補者亦三既而又曰譬有之船到江心補漏遲今國之漏其憂憂乎以補之者如雨如林豈曰乏人又安所用么麼卦子爲若輩家急自晦其漏以補人之漏則已遲矣光太拜居士亦拜光太拜曰命之矣居士拜曰而後乃今知之乎光太退而退退而飄臥而不寐不寐而復起曰此一番光景不可忘也遂詳叙其問答之始末以附刻于後

同邑布衣壽光太記

擬奏聞
聖主疏
草莽臣顏季亨具
奏爲急追闡閑驚悍敢竭愚忱以效邊計事伏思
自古麥丘邑人可有惟人爲寶之祝舍人孺子亦有
露沾其衣之諫不揣下賤引此爲義况我
太祖高皇帝藝制許諸人直言無隱敢不瀝血輸誠以獻
之
皇帝至聖陛下竊惟之事日甚一日初以空虛無備
而
王師剿則舉
朝爲之動色而追後則已怡然先年又以輕由寡謀而
開鐵破兩帥死則復爲動色而事稍緩則又已怡然
今春竟以關門迎敵而遼左沒拔將降則無不爲之
動色而今者見之偃甲休戈按兵未舉則似又不
免于怡然矣夫動色者三則已宜知所備怡然者又
三則亦宜知所戒而莫爲之備莫爲之戒者如寢厝
火之上而不去其薪載漏舟之中而不塞其隙又甚
則均救焚之役而私然攘臂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
唇萬一更或有變其尚能止于動色而且復得怡然

也乎臣念宗祖連叨甲第世受
國恩已身幼濫青衿曾在士列今幸喘息尚存能忘消
淚圖
報用是杞憂倍切憤怒滋深著爲鼓士氣蒐英雄固人
心尊閫寄公任議急招勸籌勝算　求將取
兵聚餉豫備處本防海防江分練　俱摘陳
復急切時務什之二三恩獻之司
國計者以轉奏聞
皇上爾未可必得也又舉其寓于論策之中更不盡于論
議爲今泪所不可須刻緩不可因循廢者列爲三款
以獻
采擇伏惟
皇上斧斷而亟行之如日月之布雨露之施雷霆之震使
山谷應時普照草木應時向榮百物應時生動未必
非　一資矣一曰議兵餉子貢問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以孔子大聖之言尚值平居
論治之日猶必以此兩者爲急務而況
今之勢更值中國喪敗之餘庸可以此兩者爲緩圖
但今何日不談兵然不過曰調士卒募民兵亦何日
不談餉然不過曰請

內帑議加派額調如牽瓜易以滋變募似搏沙未必濟
用而且供應溢餉遣調芻牛金錢耗費郡邑繹騷則
伏戎之慘不在外而反在內又皆非淺鮮
國何能繼派非長策民必不堪而況里老追呼戶丁逃
竄雞犬不保鄉井蕭條則空虛之患不在上而即在
下惟臣所對策中于士卒民兵之外別有取兵之一
奇以無礙于調之與募于
內帑議派之外別有聚餉之人便以無待乎調之與加
與有便乎國而于民不爲然亦甚便乎民而乎國
不爲厲階此誠可以拔實而試之有救刻日而討之
有濟者也蓋[illegible]實[illegible]寡兵[illegible]假[illegible]遁
天下問餉責在司農而[illegible]兵[illegible]亦有實匱餉
餉者兵御兵者將而將之在鎮者可[illegible]在邊者可調
若山林草澤之將不可以無異而又無歷而走以自
叩乎
朝闕以效死乎邊疆是必有求將之官而後將可聚用
必有取兵之官而後兵可充籍必有聚餉之官而後
餉可裕邊此將任之在
筆御之下者乎則各有職掌而不能抑將任之專過方
之寄者乎則各有官司而不暇甚及自有說焉乎一曰

舉廢官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孟子曰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以今
皇上任賢如不及推無不用用無不宜相臣如斗部寺臺
省諸臣如星賢聖在位才智充
庭不啻舜之五臣不啻武之九人可謂千載一時人文
極盛凡我國人鮮不傾心注仰交口稱揚矣而猶有
不惬適者則獨以請節和衷安坐鎮飭者禮部尚書
臣孫愼行而不得同爲寅相以忠肝義膽怵古遺芳
之劉都[illegible]
世膽略過人之南太理卿臣周應秋而不得使任戎
政以執法不阿鐵[illegible]南京舊禮部侍郎臣朱
之蕃而不得主持大體以危言不隨危行不屈老成
僕少卿臣何士晉光祿少卿臣劉元珍而不[illegible]任道
以要地巡撫以在朝如矢在野如矢之御史[illegible]
辦吳亮主事臣岳元聲而不得即起之爲添設經略
以一天雨露措置得宜之工部尚書臣丁賓藏之留
籍而
陪京遂爲桂薪玉粒之金陵則何不仍任之爲南都之
舊尚書以終一方之蔭庇以滿身[illegible]不[illegible]之

祭酒臣湯賓尹陵之家光甫丙寅夏有葉家新烏之
沈同知謝何不特拔之爲選將之大總裁以新天下
之耳目夫以大臣如丁如湯臺臣如凌如吳雖未免
多口滋憎不能如尚書孫之白璧無瑕侍郎鄒之赤
忠無間顧獨不思今何時也今之用人宜何如也尚
得拯溺而必拘規矩也倒佐鼎而先設染指之疑哉
家特此飛臣精選中實人遊學于越故遠不及知番
吳越發官之精用得其自舉者則略知之敢敢勿表
無人深宜之叢而養其舉而需除之如常州叛致謝徒
[illegible]
臣鄒之麟許約臣鄒振先安希范行人臣高攀龍太
僕臣葉茂才鎮江府郎中臣事臣賀烺寺臣立周廷侍
蘇州諭德臣論徐臣顧天埈奉化副使僉事臣姚琬
王遇賓臣王志堅郎中臣事臣沈正宗周光祖松江參
政副使臣董其昌鄭棟黃體仁知府郎中臣王善繼
吳爾成揚州員外臣王納諫嘉興御史臣顧際明郎
中員外臣朱大啓莊則孝湖州祭酒臣朱國禎巡撫
臣錢士完參政臣施浚明主事臣茅瑞徵侍郎操令
行人臣韓敬杭州參政參議副使臣陳與相翁汝進
黃汝亨葛寅亮楊廷筠主事臣許令典給事中全

行人臣洪瞻祖知縣臣余思冲紹興推官臣王思任
衢州參政臣葉秉敬或以言責致歸或以官守告病
或以小失槩其生平或以前愆阻其後效所知如此
則所不知者可知浙直如此則兩京十三省盡可知
彼素受
國家之恩原自矢心報効况久居草野之下益且熟練
機宜隨地擇才因能授任有鑑空衡平之識者即使
之求將有察淵燭微之智者即使之取兵有持籌握
算之能者即使之聚餉得兵將多者最之得兵將少
者殿之得餉備有餘者甲之得餉備不足者乙之稽
功于各部而
皇上自考成焉人人竭致身致命之忠心在在獲足食足
兵之實效此誠可以使過爲功轉敗爲勝者也第今
日用人之不效固多起于議論之不一而今日議論
之太煩近覺甚于宥罪之太寬則又自有說焉一曰
請刑誅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以先年
王師之敗與杜松渡渾河遇伏而竭力窮矢盡而死劉
綎轉戰　　援不至而與劉招

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爲偏帥而死潘宗顏董爾
礪以監督文臣而死當將馬上督戰之罪固自有主
之者一時雖可遮掩萬古難逃定論而喪師辱
國之經略楊鎬袖手失地之總兵李如楨損我
國家數百萬錢糧殺我邊塞數百萬性命即今春有賀
世賢之叛以踵李永芳之轍者總于此時釀其禍使
不誅此兩人則何以謝劉杜諸死將之魂于地下使
朝廷尚
皇上[illegible]近者都察院之疏不過請[illegible]
[illegible]
皇上自裁非必不殺楊鎬李如楨也即近者科臣之疏亦
非與都察院有隙不過欲
皇上必殺楊鎬李如楨也又近者臺臣之疏亦以明都察
院之無所意必于其間亦非欲
皇上必不殺楊鎬李如楨也天下之人皆曰舉
朝皆徇私忿而不顧公義臣則曰正爲公義而因以成
私忿天下之人皆曰舉
朝皆爭小嫌而不顧大體臣則曰正爲大體而因以生
小嫌惟
皇上急賜行誅則臣工之忿且爭者息而[illegible]可爲成功

小釁悉合大釁矣乃
皇上不即行誅者不過念李如楨之父、今殺
其子、暫從寬處此誠
皇上好生之聖德釋罪之仁心國人之知其事者無不仰
天子之仁聖矣但謂此可以寬李如楨而決不可以寬楊
鎬也然又謂此若可以寬李如楨而益以見如楨之
不容寬也
皇上尚念其父以及其子彼何心哉當日尚蹈伊兄李如
柏逗留不進之故智獨不念父之遺訓以念其
君乎[illegible]不得爲[illegible]
國不得爲忠臣既已爲誤
國之賊臣即已爲逆父之賊子設令其父復生必且請
上方之劍以誅之不則亦以家法捶笞殺之矣其父不
以爲子而
皇上尚以爲臣乎其父必欲殺之而
皇上尚不誅之且併與楊鎬同寬之乎竊願
皇上之早計之也臣聞
皇考大行皇帝憑几遺音嘱諸輔臣曰卿等盡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夫
皇考以堯舜自期故用人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彌留之際

以此爲望
皇上伏願
皇上體行、
皇考未酬之心未竟之事思昔舜何以大用禹而又殺鯀
子且不得以庇父今則何以因如楨之父而不殺楨
乃竟因父以庇其子臣願
皇上之爲舜故以請刑誅之說進又願
皇上如堯之舉八元舉八愷故以舉廢官之說進而更願
皇上之調將相足兵食[illegible]兇之殺獠揄如舜
之殺三苗故以誅兵餉之說進惟冀
皇上急行所司
諭以破例舉事勿以拔節塗疑
諭以廣寬格外之奇才勿以偏狥局中之成見又下幸甚
萬世幸甚

擬稟
閣下兩京六部法司臺省各撫巡撫按布按監司郡縣揭
草莽庶人顏季亨具
稟爲東隅既失桑榆可收懇乞寅恭同心恢復事伏思
握髮吐哺千古爲待士之宗法設棋開蹇至今傳結
客之高風季亨志切報
主人屬非才不能以其身冒死馬之骨實願以其言效九
九之能先民詢芻蕘聖人擇狂言自古記之敢出其
愚衷以
獻竊惟鯔魚命在盆瀧不能待西江之分漑江女貧苦
無燭專以冀東鄰之餘明今邊事不啻枯魚之肆鬼
邊事之待握父不啻掃室布席之急矣見食之與足
兵正在今日選兵之與選將更待何時恭惟
相公釣座閣下治國如治家務使主伯亞旅之得人愛身
以愛國勿狥彼我是非之執見籌兵略定禍亂魏蕭
之芳轍尚存善謀斷協師濟房杜之和衷可法遠人
不犯邊疆天下共追盛美乖司馬唐介不終既斥人
心已歎絕德于文公王文正極薦短臣之準自古稱
賢呂文穆不問非臣之人于茲爲烈適今幸逢
聖主亟可共濟時艱何不出經文緯武之猷期以建旋乾

渡瀘水而孟獲擒安石起東山而苻秦潰坐談韜略
霏霏幽崇飛耀敵畏威名凜凜心驚雷震北門鎖鑰
崩衆納款于邊沙右地金湯鞮譯承風于內服務以
虎帳蒐書寒破犬戎之膽必須霓旌雪刃坐消鯨鯢
之環鐃歌詠功纔美麟閣紀蹟重光恭惟
刑部大司寇台下承舜德好生特隆救恤之典良臣弼教爰
敷明允之作去年寄雲若無冤主允州虛望秋臺之
多暇清以冊獄匪平特矜四海空囊
天赦之重爲玉節高標炎滿囹圄衰露蒸倫貫止誰鼓土六
谷盈風恭者仲尼司寇益敷吾道之有真如同尚紋
治與可壯
王師于無敵起山林而物罰明落複益趨
朝闕以祥刑在同解網擎前驅雉桑中驗後鳴鳩
都下鞏過肉生白骨網開衣脫赭衣清獄典刑而三川之
琴有韻滌溪行部而五嶺之獄無冤春風扉影草臥
析楊夜雨灑盤雲銷貫索雪冤平讞目開幽蟄銜恩
活鮒歐鵑可必瘡痍受煦澤流望外仰覩驛馬宵流
恩出更生奚俟金雞日樹反常變榮枯鶯語早中得
雨揮毫空縲紲歡呼雪裏回陽愚昧安陳八叢取兵
聊效一歡若肯殷勤五奏三覆之請圖石即是兵山

傑能出入九死一生之間困圖可爲將府數奴輾浦
輝餘陰德暫淹聽棘行看趾麟恭惟
工部大司空台下夏禹烈著成平亘古獨隆士安勳成轉
運久矣未見李貞一相望之推旹獨擅于當年張忠
簡御書之須行可覩于今日
都城當堂奥之區任式隆乎保障舳艫關軍國之計才特
簡乎濟川小東大東莊拜辰力巴悉輝于供役經之
營之在目
國儲可暫移以克塞湧挽金錢每出于關津之萬艘擊天
注杜祠疏固
畿輔之百城用致安瀾至治能忘補石奇勳職掌鳩司解
薛宜杜漏卮淫巧之端階晉玄武冬卿應奏成風揮
霍之效通海道以聚兵可貞戊巳雲屯造戰艦以運
餉保無癸庚鼎沸勢擊莊水三千笑運范兵百萬恭
惟
都察院掌院法司卿寺暨各直省操撫大中丞臺下地降
棘府秩冠栢臺恩分弄印以獨榮貴戚泥樓而相避
班絕專席以特峻奸回失著而自驚生平笑比黃河
骨鯁霜寒青瑣遺直當踰鄭叔禹班暫列于兩丞偉
度須如九齡高秩應隆乎三獨

金鑾芝檢坐詹華蓋于天樞玉帳矛旌有播雄風于運鎮
丰采明三千組練草木知兵精神壯百二金湯山川
增色必揮太阿而斷朽須鼓洪爐以燎毛鰲海萬頃
莫不欣覩臨淮之幟鱷堂千里相期再覩保釐之勳
更新拔草澤眞賢起棲近水先得月惟願存採訪實
意積山以土待輿雲運經綸于掌上出兵甲于胷中
顧除隨地之豺狼可安吾民于枕席抽毫當有斑豫
燕然之石可裁壽兼豈無栢着淮蔡之氛自熄恭惟
六科大諫垣臺下青髡奮跡皂囊次待昌言黃麻傳吉弁
匭各知諷諫今玆考選得人濟濟犀雄大數辯之雅
陛無阻誦謗泉塵盈
廷旣聯玉筍之班應進金冠逐疏珥筆虎門頭正氣可排
山嶽峩冠螭陛廷英聲宜吐琅玕青蒲獻奮霜飛簡
上之花白馬繩愆春掛庭前之柳衣授兀時肇務變
管當陳加派之利害恒防剜肉以醫瘡備言兵將之
得失務使滋苗而去莠藹堂風采闡著仁言利溥青
瑣霜明軔輪直節名香戟架已滿栖烏佩佩乎正論
同天丰披暫留迴馬夔夔乎諍聲動地
紫閣開所求將須進以眞才白簡待旦兵食務籌其至便
必令江海異類隨波各徹龍門近見山巖芳能乘風

益飄蟾窟庶成以人事君之忠不負勿欺後犯之諫
恭惟
十三道大柱史臺下 瑞氣神珠共羨雞香之客貴聯仙侶
舊稱鯁骨之臣鳴陽威鳳擧首皆蘭臺霧擁應數群
麟列班悉黼斧風嚴彩筆驚雷驟雨飛搖境上豺狐
青驄烈日秋霜望隱在山虎豹慷慨彈文袖出奸謀
之骨已寒肝膽徑尺鋒批𬙊直之聲尤著人驚片片
錦心自許稜稜鐵面立
朝俱關謇諤之忠棲烏吐氣奉
使各願激揚之命列栢含霜行行且止見法誰戚懾而
騂騂廉及驚墨吏望風而去柱務理 輪三尺威高霹
靂擎帷擥隼六察望震威雷草疏多方見將銅肝兎
毫秋冷除獄獨斬蔽賢石心龍劒冬寒庶以殿虎護
國可卜冠豸擎天恭惟
各布按藩臬暨直省巡守監司大方伯大廉臺大總憲諸
臺下萬斛壯猷拜楓宸之玉簡五兵司命奠邦國于
金城盾者飛羽報警量以村課與恩鳳命遙須岳牧
與藩侯具備龍韜試展旌旗兵壁壘宜新擁節詢風
急振方猷于封內披裳問疾各霑惠于藩中寇君
河內之撫綏人人渴仰亞夫細柳之刁斗在在常嚴

耀日乎旄須求義勇于窮谷洗天風雨多布感德于
遐陬遴良歷塊車過能空凡馬發硎結綠刃下豈有
全牛勞竭乎秋月寒潭之鑑別庶幾于甘霖暍谷之
德施軍民荷挾纊之澤咸歎有脚陽春纓弁洽投醪
之惠丕灑不私湛露更期漕引給軍不獨劉晏焦心
于一粒各令討司得使繼見富弼極口以萬家玄國
積玉坐致波恬海宇武庫陳兵行看鑪毙淇潮恭惟
各府州縣堂主丞佐太邦伯太州牧大邑侯諸臺下魚丘
政譽方潔兩處起行春蠶續任風忽與五袴之謠蘇
辨鼠雀于求角[illegible]忠蔥野堯山出湯火以濟京忝選
召父杜母[illegible]時事勞費必愛民若
保赤子儉[illegible]須求將若選青錢以自辦
水鼎之燈省耕省斂視民饑猶己饑議兵處于
國事如家事撫衆[illegible]宋以倚勝見童知召政趨金臺籌
知杖鳩父老歡呼花榮滿地自盡息駿與之馬麥秀
兩岐豈復有遊釜之魚必且襃崇三異行見舉起雙
鳧香引清風袖不須琴鶴相隨帷褰皆雨車安事祭
淵爲智襲錦廷稱神袞扮社自有雞豚之醉[illegible]鮮可
試調羹訴壓保無蛇虎之嘑仁風飄拂庶幾呂氏寬
刑玉露激飛再見于公陰德矣李亨兒假夏蟲枝窮

鼯鼠誅慚窺管智媿挈瓶輒進逆耳之言詎忘慎刑
之懼惟恃堯舜之
天子在上稷契之臣工在下教養方隆好生伊始舉首化
日滿眼寬政不覺激忠肝而怒亂胥思飢處殄斛鼓
義膽以除兇但欲渴時飲赤愧之半擔之能不克射
賊于虜中恨無五尺之劍弗獲獻首于
大内故敢以愚謀代勇力聊自以義憤發忠言而且屬邇
坟壤歷遍艱辛父母之暴骸未埋游魂莫措發嗣之
嬪節未旌倚閭無已百事灰心絕無于進求用之歷
一腔熱血徒切勤
王滅虜之志伏望
召公碩輔達尊鉅卿諫臺分使諸大人君子僉夫賢師所
不容憐孺子非武可敵不求爲死骨之藉貴但期免
屑石之趨廝乎所爲哉士氣蕙莫[illegible]係兼嫩
兵聚餉等[illegible]擇其有合時宜可裨邊計者措施
擬奏疏一通以轉聞
聖上急賜准行庶不[illegible]矣謹札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明〕茅瑞徵撰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三大征考敘

昔在聖門亟稱仲由治賦而文學則以屬之游夏然二子抑惟是讀書禮樂之斤斤發明而春秋歸田墮城之事曾一辭之莫贊彼謂破齊存魯者皆寓言也固知文武具體聖門猶然難之而況随陸絳灌乎余友茅伯符以循良異等

詔入中樞與謀軍國事伯符亦留意阨塞险要條諸指掌諸所肇畫動中機宜會有浮言侵之竟拂衣苕水上闔户著書居恒

伏思

顯皇帝臨御久而武烈揭其最鉅者在東西三大征固曜熙其事蹟業如貫珠間出以視余抑今屬史抽毫班掾搦管抑亦未

能或先夫班掾增損遷書而龍門則采世本國策上下其手今正史放失什不得九而伯符正據幕府之上功輿膂旨之報可者次第其語不訛不冗以成一家言此又難之難者至豫策東事若燭照數計不可謂非文武兼材也夫以

顯皇帝枝伐四夷赫然無敵而令小醜填梁侵入內地若蹈無人之境彼雖桀驁不當漢一大郡矣屢東顧之憂連年不解此何以故語云凡此蔡功惟折乃成

顯皇帝神武不殺而猶遣一督府一大司馬竟用成功則亦前事之效也上樹牌思頗牧而伯符復用老方功待多此書行且

進御　上益明習事旋見施行當必有係酋奴之頸獻之　闕

下者抑余聞之漢賈生久歷外廷及宣室前席帝數爲不及夫其上車壹之量固與絳灌英風不同使生消融其氣以運格心之術而潛翁其謙讓之志則帝方爲生用而又何絳灌不然爲吾炪乎是余所望於伯符也遂弁其語於首

昔

天啟改元中秋日東園老人書於武林舟中

三大征考序

在昔銓次武功惟韓退之淮西一碑最稱嚴簡其叙事畫功罪本
末既槩如列眉而下語亦具有鑒裁千古定為椽筆乃以歸美
晉公失貴戚意至經磨泐蓋揚榷若斯之難也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載武功惟競而寧播朝鮮三大役特
著覺激電燿於今為烈矣余嘗閱兩朝平攘錄頗類稗乘小說
摭拾多不雅馴已得瞿侍御武功錄讀之所述寧播情事似為
詳盡而鋪張間涉危夸不無近今朝鮮一案直縮手袒裼遺鏃
鉄馬不備仕歲歸舟偶得有本兵稿略因彙次第參訂僭為刪
削授已久置篋簏頃
龍馭上賓方開史局編纂因念證據武功適余舊業而以屏居
荒野不獲從諸大夫鼓吹休明聊復點竄前帙奉揚
先帝鴻猷萬一所施材猶芳無能與韓退之為役而摛藻全
石又敢妄希段文昌唯是勉效纂畫布昭
聖武庶令窮陬不逞心寒膽落而借鑒正功罪稍鼓行間之氣
其亦揚榷微意也夫者
天啟辛酉初夏清遠居士題

萬曆三大征考目

苕上愚公撰次

李氏

始

神廟在御久邊遼暑知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儆以播州海
內騷然頃費猶苦兵矣而兵瑞自李氏父子呼拜胡人也嘉靖
中七拔用方號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折
其首總督侍郎王崇古敘　賜金明年擒虜花馬池陞居都指
揮使萬歷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累丁千餘請得專枝於東
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蕭鳳翔以聞報可於是拜始標
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於清水
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著力兔打正各台吉并
松虜賓兔多吉等入市莫二十八枝會撫夷遊擊鄭鳩提巡撫
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文本降胡疏蠍邊寧夏陞守備
協撫特十四年丙戌十月乞從三年乙丑巡撫梁問孟皆加拜
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益驕悍巡邊皆懾伏之後二年辛卯洮
河告急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遣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寶丞周
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士文秀並拜義子千總哮雲等頃
之党馨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平居恆多蓄蒼頭軍聲報
國承恩自倒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屢弱並勉善自負而撫臣馨
每加裁抑且欲裁青海至糧以此怨刺寧會哮雲文秀亦怨馨

以常抑哮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遊擊事優禮改也馨御將卒
嚴剝妹兩之新繩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
衣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衆周激衆作亂推軍鋒劉東暘
為會長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拜
戚從為衆積數十八日東暘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
能彈壓衆逆震力哭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出軍門都御史馨
急匿水洞大衆竟劫至書院同繼芳隙之並合拜朝何應時等
逆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於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
扣納激變報其時河東兵事道府通政傳東暘遂并拔鎮清知
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警遣
標下張雲部羅諭降二十三日哮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
衛至市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成先並至心疑之執雲文秀
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救印維忠與之縊東暘遂於
翌日推總兵任總拜主謀遂城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
副總兵土文秀哮雲左右參將周授　慶王代請肯稟承恩朝
勤兵分遣王虎何應等據城笑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
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漫閭也承恩
狗玉泉營遊擊傅恆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戮已向中衛狗
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並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狗平虜參
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暮鳴沙州將起河東全陝

震動先是總督檄副總兵李昫屬總兵進勦乃於三月四日統
遊擊吳顯觀寰州別遣遊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抵賊
南渡總督駐下馬關檄調以副史楊府辛監軍攝兩河道務參
政顧其志督鉤將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狗是月九日陷州
參將羅保孝死守賊齋書詐門拒卻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奠程
馳至逆謀始折磨今寰州失守兩事去十七英翌日進兵橫城
獲棄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鳴沙州擒賊護賊于天等
八人及袖籃十八艘賊歸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武
爲以修杀乘奔意賊不既狀方遣賊人馬世標奉金書切有軍
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賊用安出走屠切首屋有卜夫光
將調東西台去看力免羅光糧等議暫封賊鈎問郡鹽不令出
邊捐俟五六月馬肥大舉鉤問者物六地似鼠取不奇之義也
獨功盡拋去止少往看力免二心賊金帛與打王光引衆退還而
我調遣綏簡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赴援各營堡廣武偽
遊擊張大純大壩偽守備高天爵棄遁十五日復東園堡靖虜
參將吳魁祖偕中衛都捕王虎縻賊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
安二十日於鉏刷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濟漢三矢殪三虜乃
掛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
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地拜闕虜具王扇大丈者許朝分馳
玉泉廣武逆虜二十五日著力免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
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廣武據賊並拈城中子女婦虜至
參河東西地圖虜舉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丈者至料鞍明
服料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著力免攻平虜堡參將蕭
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傳偽號賊吳教播虜遁
走塞因掠橫道磨兒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圍總
督於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閽撫切盡拋去諭虜無助逆急檄
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雖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於翌日
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懸死事梁琦馬承光陳懸圖
臣以激忠義併發間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
總兵將已罷董一奎李黃爲副至是以我所恃廷議動宿五十
牛秉忠老不任戰著非衝邊才乃起麻貴自蔚戍代董以首易
且多奮願軍也李昫等既抵鎮城號於東北二門各出哀騎三
千搏戰步卒列大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殺奪大車百餘兩
逆兵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走殺到總兵王通偽頭蠻領軍
高基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遊擊俞尚德逼迎被殺已
上有貂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王丈者胥　慶王及樹通
政隨僉事至東城上樓乞哲罷兵願縛獻首惡求恩於南城逆
謂我軍中都司李銳曰吾父出萬死爲　國捍虜家思至上將
換臣職則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奇路不察反
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禍亂罪我亂吾寧保北完城將羽

奴自全耳固收拾枕城下賊既甘言求款會軍中換糧乏遂假
此休士近吳總督以日夜從葛鉤迴迭發蘇泌兵而首功先於
十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守定堡援我以事東渡大司馬
上疏請懸令能擒哱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哱雲土文秀劉
東暘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
劄百會順義王方擒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酋虜出邊厚加給
賞

妙有

上並報可令軍五日一奏聞發內金五萬兩佐軍資而以總兵
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而官大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
楨上書請戒服督戒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未正己　一六一
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
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撤蘭靖榆林兵道回逆所治舟筏
薪雜辦乃壁花馬池從軍至邸招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
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
馬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撤關窺固原或
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固稍保
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遊擊吾爾葉都司蕭如蕙甘州原任總
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撫
鎮城下整濤堂雲梯兵攻賊迎戰多殺傷又句虜二千餘騎東

兩人上書不負所許大奇

二次攻賊

援橫城失弱焚拜河掠泰瑞等堡東陽偵延綏榆林兵調征蓋
容峪酋婦黃台吉妻蟒男捨達大倭大落赤鐵雷掠葛安邊鎮
井吳以固寧制二十七日麻貴率東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
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十四百人從東
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楯禦避騎兵來之馳突從未至
中擭級十六而我思與東勝勤精騎所虜潛伏漢延渠因我往
鉤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願援至府解
二十九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以先治
滾水灌石待獅火照燒我兵千數蓋士賊截鉤道時巡撫朱正
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決策援　一六七
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攀緣撥柳捎蕭草及土作壘為道直至東
忠右股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壘營以火藥燒
柴草我師遂休戰悅從壘而哱拜亦率虜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
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卯之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我
以
上命須將士覺一軍聘躡賊關遶請降以張勝雲總寧夏兵退
入城於安保於二十四日單騎往見說賊亦先後歸延常遣
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督檄恭攻於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
許朝恐賞賜與日落好謂着乃免因率為我主於撫後往受賞乃
是時頓兵數月賊陰請撫陰句虜擾遲遲無成功而日本酋平

寫中從史有力先為最

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馬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登
前回巢重懸賞格如果而今部能擒斬哮拜父子賞二萬金封
龍虎將軍時欲劉東暘許別土丈尤當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四
金十萬兩犒吳大哲巨薪大有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毋令
當察虜決黃河大渠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劍一中令逮者立斬以徇御史蔣瑞疏奏
總兵李煦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　詔逮問已雖
報免無罪中參將劉鑑殲賊兵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
統甘州兵神器大器四百乘至更約法並苗兵會浙江都御史
帶虜款募浙兵千人隸標自辦　詔嘉虜款忠義調赴軍前於
是分為五營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
嗣攻其北而麻貴李遊兵專待敵恭將孟孝臣護糧草於二十
日並通城下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句虜麻貴楊恭將馬
孔英麻承詔等先登邱敬迎拜入城擒斬百十七級我師以城
前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望着
前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
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禎提督李如松既遼東宣大山西兵
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塹登城為賊石擊卻二
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增上南城城上哱拜梯登望
甲遊擊龔子敬挾苗兵攻南關如松來勢欲擁上城城上箭鏃
多擊傷已而我兵會食飽下李梯牌並燃火炙夜指揮龐承先
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趣
上而樓火過發南火帛起城中黑鼓噪大呼擒賊欽使遐齡
縋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遐齡錯承先去欽與遐下
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擒問事賊哮等許朝因欲開小
南門逃見門外兵甚嚴復退匿青之發並嬰城守多以矢石狙
擊更號拐安兒虜救然城中糧久罄號亂亦消耗矣七月二日
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恐令事消府乘間擒卻門參
頭從城躍下此後追兵有緊狀望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
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
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虜于克力盖往調著力兔如松
詢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盖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來
賜承恩竟與著酋奉黃金蟒繡致卜失兔因事急幸佐我句畫
州先以壁下馬關四衝道也虜有兩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
落三萬先使土昧料鈇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
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領擊以肇打酋別遣董一元
乘虛搗虜巢麻貴擊虜石溝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
督周令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擣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
元合七何董一元報搗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
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阻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

奪撥改北
跪

毀燬虜竟以揭粟解散賊既絶援我師益決大堤水八月朔城
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暘還小舟挖堤洩水如松承嗣
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兵百貧民
食樹皮致斃死相屬翌日城東南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
來保所治墩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
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邀補墩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擁
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報爲治錢穀檄列
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賊竟不應虜亦數闌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於招撫　詔
逮之以葉夢熊代　賜劍如之是月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
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暘方從城上鳴燄候虜衝突二
十一日着力兔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人李剛
堡分部渡河李將軍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峽
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
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衄二人督麻貴李如樟等皆
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虜盡
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函馘駝馬無算乃撥虜級示
賊賊爲奪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已留兵及莊浪兵
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
子萬金從五日水沒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

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屢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
卒襲南關雲梯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撫安百姓承恩見
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許益治
攻具先遣王繼宗以蠟書行間已閒氏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哱
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暘頓足嘆曰逆至是耶佯爲
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顱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承邦走南
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鐘已舉邦氣走北關殺東暘背懸首城
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
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李夏還撫闔坊並征西將軍
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令下旦日不滅哱氏
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詣梅御史出參將楊文
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飲聞承恩
擒秉忠起出拜衆欲拒戰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
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得拜子承寵義子哱洪
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等總督夢熊遂撫
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還入城問慰宗室士庶李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與致承恩等
獻俘冬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布
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　慶藩復李夏令平祖王妃方氏不
受污蒙逝土窖中特　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進夢熊右都御史

故李不宜
深慮

蔭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
各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宮保示酬蕭如薰
署都督同知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
李如樟楊文中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
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特
妻楊力贊　制敕旌獎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殺逆議
不一　詔免行僕從有戡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時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尚大成等劾務求軸随府
依違縱騎逮問竟遣逮赠死事蔡子敬都督僉事蔭一子世正千
戶令朔方奉祀勿絶久之房署力見群僧亦斬逆叛人馬世勝
一七六
張叔霸等棄鐺市軍僧即打正也如臺上以義丁敢戰厚稽收
養爭鎮爲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
不掉卒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
分處以哱氏爲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
竟以降夷黜之比可謂有徙薪之慮也
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
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桃鉞之功
此實其本謀方賊恣肆久稱哱帝劉王迨劉許已就誅哱氏乃
揚揚翊上賞我將士誤信懽飲其家抑已殊矣督臣曰寧負殺
降之名以絶禍本美夫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

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基北面最下水攻一决哱氏逆黨
類而得算乃在絶句虜以余聞張亮基之議與守靈州平虜功
豈不並偉哉

倭於島夷稱最強黠自唐更號日本附屬百餘按宋史其國有
五畿七道三島稱天曰尊其後以天皇為號一姓傳繼初於百
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奉　璽書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
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
上著訓世勿與通　命信國公湯和築城瀕海上為之備永樂
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予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亡
貢冠無常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於金線島西北望海堝殲

伏殲其眾遼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始鄞人宋
縞充倭使來貢號宋素卿大激剿去尋與它使宗設仇殺藉死
絕貢者十七年其後海上奸氓潛與倭市巧為籠賂倭不堪逞
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徐海寇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
以計剪覆之并誅奸商王直江北閩廣以次蕩平然倭俞後彌
內地垂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兵而倭大
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輿地延袤六
千里三郡八道饒富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鬥其王李昖湎
於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雄擁六十六州善用
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

婚姻因關朝鮮弛備壬辰四月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伏妖
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月潛
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令
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入屬倭遂渡大同江犯
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亦俘倭且募渡鴨
綠則警且中於遼請援之使駱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
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臣復揚言天兵十萬已踩
中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撫先發遊擊史儒等以
偏師往義州已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七
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命逸

入淖不可出為倭擊盡殲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
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海募設防時西夏殺卒尚
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棘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
者於是游說沈惟敬往宣諭以覘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
大惑之會　中朝簡將郎宋應昌經畧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
袁黃贊畫大司馬以惟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
間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
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恭惜惟敬靡倭西向前所羽檄徵
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府左張世爵將右
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趨遼陽十二月初李將軍已至軍中

上惆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內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惟
敬諭自倭猶行長願以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
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於二十五日誓師渡
江開歲癸巳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郞餘倭
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驛迎沈惟敬覘虛實李將軍
檄遊擊李寧生擒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
中分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
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害倭列拒馬地險以待遣南兵試其
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却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
割級攻圍止缺東南面虜遊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陸取西南以

一九三

倭高麗兵令祖承訓等僞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
瞰矢如雨兩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
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
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
藥並發毒煙蔽空方戰督將兵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
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於礮易馬馳墮塹身躍出火麾兵愈進
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賀首後勁已躍突舞於堞倭遂氣奪賊
遁乙得級千二百八十五職首宗逸平秀忠平鎭信餘死毒火
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脫闘十里真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
率精騎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來

勝逸數十九日李如栢遂拔開城斬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
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
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
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爲之外周相掾倚天險而我
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輕騎
二千前往蹈勘至碧蹄驛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
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將李將軍急楊栢拔李有昇以死救
刃歿倭死中鈎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進擁大擊李
如梅箭中金甲倭墮馬督楊元援兵至重圍入倭逆潰而我將
騎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倭

一九六

背岳山面漢水建球有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將
驚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十八日諜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
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內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
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阨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
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屯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
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千萬家命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
縱火焚蕩略盡倭乏食三月三日於沿江得箭書乃與沈惟敬
申前款議初我師援平壤鋒銳甚厲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
兵亦報獲級不復開款及碧蹄敗挫氣大索久頓師疲疫海氣

倭奔王京

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始居於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驁狠益熾衆生恐懼聞我益發虎將等暨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懼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翁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畧既得請於 朝敕不爲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退王子如約蝦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畧以翌日入城餘衆尚四萬餘已萬又擬是因以大兵渡漢江尾倭後計東岡步情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遮別將劉綎以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廣五七十餘里懸崖峭削中通一道如線旌衣裝離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

四九五

倭保釜山

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駐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威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繳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擊而都投之存亡興滅義聲播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留議撤兵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畧疏稱釜山雖瀕海猶朝鮮境有如倭瞯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狀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是全羅地界直北正南延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絶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德鄰國所以朝鮮固則東保薊遼并無虞 京師鞏於太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且宜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廿日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適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猶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咸陽劉綎移陜州已倭果

小西飛原千[illegible]原加[illegible]十八[illegible]小西飛[illegible]
[illegible]

五〇〇

又議留一省

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 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拔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戍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經畧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尚猶東全羅猶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由之路爲該國門戶以衛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畢安釜山逞接對馬倭可乘升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惟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峯諸路仍

咨國王募武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處處伏宜教演大戰併及
時築禦濟濤阨險其世子光海君琿頻奏發諭令居全慶間督
師劉綎時加黎倭總兵劉兵惟忠等並聽調度本兵計餉月五
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轉期
數月延至春汛撥留戍以定現進止而本兵請留兵萬六千復
韓餉非策劉綎以備倭副總兵量加府銜部川兵五千備該
國訓練各餉猶取給費以供餉武應行行而未聯渠量及兵惟
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路議撤遼鎮領兵三千統以遊擊二員
於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劉綎調取應援便兵待石司馬一
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煩恐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地搪
因塘依違其間黑業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搪款
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是歲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
得
上諭本兵省許封不許貢紅器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伏謝表
國元句及部再議併撤兵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盡肘制逆與孝
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其甲午正月九日養謙代
於寧遠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大器
於朝鮮而南北將領異惟忠等已先將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
飛還留唐事如揭為言請封及抵遼陽撒閣閣有表文且至於
主遣　有撤兵止草謝文賦所得倭多兵歸諭行長許遣遊擊

周弘謨往旅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謀略已石司馬自朝鮮歸不給盡議撤
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云沈惟敬初入倭即言封貢倭
以是遣天京還王子屏跡聽命後因　中朝無意許貢遂就以
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略應昌嘗有欺君議貢
之說貢處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
以惟敬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說云
和好親家儀制郎中何喬遠等亦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恭
暫臣朋欺御史唐一鵬恭李如松關封嘗為遼鎮都御史韓取
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盡想關白不能就爵
麋是歲七月宣平壤捷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就御史郭實等諸
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吞件抗京石司
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
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
意以聞
上復諭於左關群定勞加周複大界主請封如右司馬有時甲
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使以都指揮楊方

亨同沈惟敬往明年乙未正月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諳存亡
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
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與傳諭行
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
稱國王爲信行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
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
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書不服關白與行長不
相能可用魯仲連諭燕將計特封使已發竟不從傾倭坐營陳
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
必可成及封使久羈觀望詭侍不一十一月始抵釜山延至丙
申正月沈惟敬說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
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可三百甫戈崖騎從陰賊秀吉娶
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然矜于妹規從言倭亘刪四月三日乘
夜易服棄印枝遁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說謗
上建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倭情無變改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沈惟敬
神機營衛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已楊方亨報封發稱六月十五日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於大

獨是

深中肯綮

此看不用可惜

公封豐臣平秀吉小白居不用豐臣行長豐臣秀康等字亦許也

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猶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
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　朝明年丁酉二月沈惟敬
續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
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
顛末委罪惟敬並本兵前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隋隳罪狀奉　旨勘如律云初惟
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误中其遊說倚款息兵竟舉爲　國而堅
於持議遂與通國之言疇口省鉤畫撤戍兵欲倚小人者端成
功雖矣封使久羈亦猶稍覈遽心腹便採提飾封達褒自甘
欺罔矣欲媚
上以珍珠綱蟒防東藏官枝海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
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遼會撫言罷遣而别娶奚惟忠等防戍不
盡撤亦何至竭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虚難矣哉蓋前後
凡七年而邢司馬奏議倭海上

倭下

倭去王京也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鷙鳥之匿形潛之者曰倭初閉糧朝鮮故駐入不反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會止反　中國一大省拋輸輓難取給且航海逆挫風不利倭東支一年有退無進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辱　國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衄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羅東有東萊機張西生林卿五浦爲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爲之右臂厮將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

四七〇

借覆朝鮮負約枝蔓立定凡此皆倭得策也封事既壞丁酉二月復議用兵而我防戍並罷平壤南兵撤回以攻杜丹墨曾不給鼓嘬石門暴總兵王保輪忿狠殺之繳兵備使項德禎撤止幾爲亂遺後募鮮應者閔白登兵十三運聲百萬清正向朝鮮僧松雲大言日本有天下以朝鮮先驅借路語狂悖不可聞時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撫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爲經理朝鮮特敕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嚴備麻將軍以五月九日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一萬七千人增海師整募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劲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總防勦與麻貴各建才麻將軍亟報候置大兵兵來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銷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揭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北盡棋勢不能慶尚一道半爲賊據孤軍難入乃撤揭元提督楚理南原吳惟忠沉忠州入夏兩泇法麻將軍七月初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渡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加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岐嶺止容双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并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

四八〇

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也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援在梁山東西沉險吾無後應援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獨田止可用步騎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屯南原扼全羅一軍屯大丘院慶尚一軍屯金慶中加番中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路陸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此兵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甑關
上論與經理國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於開城平壤開府屯田

西援鴨綠報順之師東為王京鳥嶺之援閑山設鎮以資單興
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將傳示朝鮮其王書　中朝允許乃既
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荊
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
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然無所資以為根本斯乃倭
所必爭我所必守倭欲據全羅則遶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
州皆為巢穴縱橫無所不適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平壤
不足為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號出西海幸
舟師阨於閑山島令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金山西生浦為其巢
穴對馬釜山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得於慶尚要害設險屯

閑一一策 倭都屢竊 失

實情

積兵饋時以輕兵相擾致勤殺陸地以濫其勢而又以利艦銳
卒出没海上遮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磽确然不知
南方議送寇六月以來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
骨等處救凡和而識朝鮮郎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淅逆梁
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探事不
諧便擧足入倭經略向知齒斥為然繕惟敬漸趨南原去釜山
七百里經略卽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復惟敬關
上罪石司馬而倭前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赴宜寧會行長之
說精欲去倭調信果於六月以倭五百乘迎楊元關卽襲執之
惟敬執而倭嚮道出乾倭已奪梁山三浪則逆入慶州侵閑

七日於本 可行

可況惟敬 實

崔發來此

山七月十五夜襲　閑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倭
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
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淅三千甫抵
旅順經略檄且前且行赴閑山阨倭西下兼防運道而倭遂於
八月十二日圍南原南原守將楊元李積師無固志十六日夜
倭斧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
忠各阨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和星州無所
糧及勤十萬外山寨中呂野未且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於倭
不欲在州遠野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
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
赴援與愚衷合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
之中東隘為鳥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
西皆倭我兵單弱僅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遏
我師防倭睛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
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
定副是九月副將解生遊擊牛伯英顔貴於稷山水源設伏合
有斬獲麻將軍封文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益
振經略乃移鎮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
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且至福淅直水兵直搗日本倭
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雖王京六百里清正斷竹嶺屯慶

初攻蔚山

而離王京亦四百里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與
議進勦而行錮留大雄淅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
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將監軍為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略尚方劍重事權經略計令麻貴軍同經理督左右
協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而來援
令中協兵爲近宜城東援兩協而扼全羅援倭又於三協中摘
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
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撒不至既聚
大兵經略與麻將軍於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
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背依山險中一江達釜寨其陸路

四八五

則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
中協高策吳惟忠等屯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
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於二十三日攻蔚山
進攻進擊鼎營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屏島山於
前建築三營翌日遊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
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
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鈎難縫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
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充飢餒先用暖者倭從
深用緩發命中譯皆碎鐵爲之中多斃以緩我師稍怠俘約降
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遣既倭三千虛張幟

蔽江上是時戊戌正月三日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
棄糧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
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勘大學士張位閣臣
以位嘗揭薦鎬聲情破倭今乃朋欺僨事故也經略以前役致
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別將陳璘
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藍方威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
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理隔越山水險
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予經略然其
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

四八三

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蟠據朝鮮七年沿海
千餘里亦分三寨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增築西生
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
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險要中路
則石曼子據四川北恃晉江南通大海如東西聲援薩摩州兵
劉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屬休滸駒往來如駛凡倭繫重輕甚
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
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
營挑戰誘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亦師協堵擊燬倭
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對其種種挨渴善多貴

一元進取晋州抜望晋東勝渡江而連燒永春昆陽二寨倭連
保泗川老營濠戰之下游擊盧得功歿於陣得級九十二前連
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
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
馬步協攻步兵遊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
遊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從應步兵遊擊藍芳
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設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
擊寨門碎城保數處步兵齊至濠破柵城寨湧入忽營中槓破
火藥發煙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連
奔還晋州經略查恭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拘彭信古等充
為事官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
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皋請令總督邢玠劉以東
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部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
等疏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六
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路乘勢奚擊從督日至十一
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董逕入島山西浦劉將
軍艘固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
引舟師救行長遼陳將軍璘率洋逆戰行長乘小艘逃倭泊露
梁南數百艘亂甚恚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并焚死石曼子

又大北奇

再議撤兵

四八九

得大營

得級三百二十四水爲赤刹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衛
殉陣亡南海瀛平倭逋錦山殘島而董將軍一元到報將浙兵
遊擊茅國器稱恭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郵
國安內應石曼子道諭先撤各寨渡東征始終局云接閱
上發司金十萬兩犒賞竹應春再疏勦倭酋 國上念將士
衝冒矢石特諭優敘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政給事中
吳戌己亥播州楊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登麻陳董三帥並獻回
以李承勛光罪倭總兵肖戌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以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倭九邊七月給事中
楊應文勘東征攻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宜投恭
告郊 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
一元始破三寨終棄諸柴功亦難泯
上晋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 賜金幣萬世
德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
都督蔭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差給
金幣都司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齎 賜兵部尚書
田樂金幣蔭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
聘並優擢再叙獲蔚功 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而經理
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汪可受命他域蔭一子錦衣而
棄師楊元遁倭沈惟敬先後棄市久之經略疏稱留戍狀兩戶

一六七

部尚書陳渠議　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
萬朝鮮殘破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白死渚行二酋
戢倭未能剿滅再來惟對馬島倭苦難資生必肆掠況昔年釜
山為倭戶往種似應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
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鎮撤十七庚子三月朝鮮王請留
水兵三千止支本色口糧是歲八月遂　旨盡撤駐理飭善後
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采一練兵麗人驚悍耐寒苦
而長於火砲非甲冑利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機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巫所必經
我登釜山賒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

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二嶺
羊腸曉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
劉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
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
壤西北鴨淥二江俱兩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
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
不利攻擊今准福建造千百艘為奇兵而添造神機百子大箭
一訪異材朝鮮俗貴世官戰世祿如錚錚自負不宜一切錮之
一修內治　國家東南臨海登萊門戶鎮江咽喉應援宜添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橘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義智

對馬島市易非本可留

意時刷還所擄請和且對馬地無山田不產五穀向資倉米朝
鮮旬侵掠後絕開市生理蕭百計曾款朝鮮王請哉　天朝且
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丙午冬家康復奉朝鮮書契尋盟并縛
送據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
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遣人報回倭諸
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福禍投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
半築城半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遂私款不絕後三年己酉朝議允於釜
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巖飭舟師
以待是歲倭并琉球虜其王尋取雞籠淡水侵閩廣又三年壬

丁行來年　童

子冒琉球貢海上明年癸丑平義智遣釜山市倭齎書索添船
並請貢路　詔申飭海防又三年丙辰倭犯南麁外洋閩浙告
急已而寂然初平秀吉將死令源家康贖東北三十三州輝元
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奇家勝叛據關東家康
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欲揮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
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擒與頡頑及家康老而
酋戮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崎島外盡與其子為難勢且
中變往丙午朝鮮復報家康已代秀吉為王盡反前撤退丁未
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於大坂上駿厚食嗄
歲援以兩酋各遣使來報然意未審其情大抵關白如漢大將軍

以上論寇
邊之形勢

既得主其國而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此倭俗反來遠矣琉球亦
我屬國在海外與朝鮮形犄琉球自併琉球復倭於海上騷擾震
鄰矣而我海瀕奸民闌出日衆勾通之漸識者慮焉或言倭意
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唯申海禁遒
祖訓絶勿與通倭入犯祈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
北自犯廣東高麗風自東北則犯福建台灣風自正東則犯浙
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
折而入於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隰之大
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
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咫尺往昔董劉黃袁既曰遼

四六九

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以余觀倭相
持全山前後用兵大類持重我以樓船横海之師四將軍二十
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
能為一時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差强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卒
以封貢致豈所謂進鋭退俗者耶
外史氏曰今稱倭强大與虜埒然倭以海為穴棄險爭衡上國
於勢不順而習多出於纂奪往嘗朝鮮　中朝經略數載能不
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若翼以弄
臣行長生灵殺戮互異不具然數琉球受脅而閩浙為震動將
毋豈在朝鮮也余嘗策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　略唯窮
島夷甡我子女玉帛而奸浣人滑為之引鋭而夫陰憂方大耳
海禁萬不可弛人亦有言息之道以生變饑急操縱酒賞未形
在當事者自為謀矣

播州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爨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
北界置夜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
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擊走之授武略將軍值唐亂留
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外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
軍九世祖楊粲置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
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境廣袤千里介
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土爲關東南俯江爲池叢箐巉削居然奧
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
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西係思州宣 四十五
慰齎永樂改土爲流族人多入播張亦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
婭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逆相走
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春索水煙天旺地聽還葬烈卽
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劉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
之應龍生而雄猜尤狃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精勞從征
剿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卻敵捕虜七尋從征楊
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 賜金幣楊楊意得萬曆十
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賜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冤蜀兵弱每征討土司
而屬將或從偕級漸驕恣壇漢法所居潛飾龍鳳擅用閹侍婴
小妻田雌鳳鼓嫡妻張氏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辭封及
取張並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應龍在川專黠殺樹
威有小眶眦卽戕害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
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逆反望應龍疑畏不附益移閣外
生苗爲爪牙肆行劫掠十七年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張氏叔張
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迎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
三司臨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
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剪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
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逮繫重慶對簿擬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 五十二
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疏辯願自將
五千兵報効 詔可釋回播啟行矣 報罷迎撫四川都御史
王繼光至嚴提勘黠逆抗不復出蓋應龍居恆自圖驕塞如天
帝已擬繫一獄吏得挫辱之重索金錢上下輕重萬端始不可
堪應龍自謂前從頗有功於漢繫七姓爲隸我往夜郎君長例
得生殺其屬亦何至爲漢法急持如吾若屬與我難也以是一
脫紲輒颺去不欲就吏而張時照等復猜忌 關下迎撫王繼
光乃一意主勦奏得 旨戒以會功垂殺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軍
軍川南由黃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軍川北由永寧綦

一軟坎白石口

洛黔思與味無定句

原文無龍字作總督貴州侯

麻入綦將郭成一軍軍川東四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婁
山寨閉屯白石口應龍伴令黨穆炤等約降因賊苗兵據閉衡
殺萬竹磨發之翰軍覆餘敕傷大半會巡撫維光論彩邱撤兵
妻彙翰重纂書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疏主撫應
龍因上書自白乞而蜀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喪律
上謂本商初是原無言必誅大兵一至應自歸軍門請死今御
史報與本商參辨順逆照妹行嚴查參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
功務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
征勦項之承嗣以疾乞骸骨而首議無毀決　詔遣兵部侍郎
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楊蕢

五二六

明文作乾原奏何恩詣綦江靡侯

務有之成未曲母亂者轉成之

白金入蜀行間為原奏何恩執詣綦江解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慎
德上書因稱督畫可罷既總督秉儀至綦永寧酉陽跽為千斛
嘗與龍通姻故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翦其枝黨以
撤賊勢應龍大畧稱引學劉王某事宜　國戚茂龍界當持以
不死不者　國家費萬金購而願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雷莫
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羽盛其門又幸龍反因
以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問狀檄撤綦江
烏江兵衛秦氏勿援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文
國亨卿與兵部尚書石星手劄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時
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姻心疑之疆臣益自居奉劄至播

忍辰春文亦所欽惟

招應龍伭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
畧總督特檄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
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
治郵傳繕侍郎迎叩頭致餉資饋章如禮曰應龍久縛兼尅待
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妻民也使君幸枉單騎臨
睨松坎敢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最吾土地
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
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最亦被訐懼罪不出界
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
中太守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

四八七

写前二萬

穩應龍囚服叔迎薄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
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
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矣
時倭亂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尊事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
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併故事黃平併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
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
備與播州破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舊使總督請桐梓婁
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漢與司移置松坎並先狀論功
賞　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等王士

琦即陞川東兵備使獎治之應龍再反寬赦乃益怙終不悛每
啓五司七姓以皐君我必盡力粗釋怨而次子可棟　死重慶
則益心痛分遣兵目置關據險稱立埋誓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攙戮峯氏殺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攔鋒名硬手州人
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諸苗人願為出死力而中
狀磨除慶土吏毛來雲稽碟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劫餘
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
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綦及
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縛城下臠割之十一月石砫
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　四九二
謀奪長子千乘覺於是驍應龍次女為聲援因緣朋奸所欲來
久矣明年戊戌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凌應龍益貌苗兵大掠貴
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掘原
奏興民宋世臣父羅及羅承恩等挈家詣偏橋衛城擊執[illegible]
竦天寵等大索城中得羅承恩及子女悉戮以徇令諸苗對父
姦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蠟蛇從陰入腹人地
俱斃又掘墳墓焚屍屍飛藏天迎撫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等疏
請防禦　詔令撫獄愿目王法遲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
趙標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六百名沅用
門綦江募兵千二百名施安稳都覆如議而覬屆潘汝資好裝

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
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
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
不屈竟遭跪斬與汝資等俱死於是黔撫臣也很戰鬭以郭子
章代而蜀延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
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而同移劉綎督兵還蜀
綎大征總督於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標兵並調募浙閩滇粵
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水寧各漢土
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捉水猫
兒囤遣吳國等以偏師一犯兩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　五〇二
觧麻山防水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蕩東溪
楠有新獲廿一日黎明應龍將苗兵圍綦江數匝遊擊房嘉寵
張戮大敗反戍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崇
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綎同焚掠綦
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
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摩携師衣食就食盡取資財子女
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為赤退屯之溪以綦江之三溪
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
皆播故土既兵清理遮回累日總督乃將日夜檄調漢土各兵
守渝城擒奸細十六人沉於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遂漸張賊

所得千級成兵皆苗頭馬

亦遣吏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使以當出猖狂既復我師飛蝶
則騎虎勢不然下益黠九股惡苗及江黑腳等苗負險并出然
猶恃莫我如往局面教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矜令其兼索奸
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嘗出門即欲
投錦江不肯東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略意計以縱賊賊果
要支求撫不得而向總督亦謀作好語羈之止駐會城調度示
賊與張皇已上聞破綦江逼犯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
民與騎逮兵備使王點德　賜劍懸賞嚴旨逮勦縣督兵調沿
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橋貴州
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其後大舉已劉將軍綎以十月入蜀總兵

四六二

數其寇刑為吾首

避不兵宗刑諸不敢出戰

亦就近移重慶而賊擬閫
上無意肄赦益黠出苗大治阨塞以黔兵弱時頻擄黃平平越
閭縣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有折將苗路十一月應龍乃毛
官墻簷荒蜀已逆其東坡爛橋其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興隆
鎮遠諸衛持兩九股生苗平越所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兒
於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要三處實其黔滇要害一
為賊據則其不得入黔滇不待出其將與黔且無滇議置勦兵
萬餘通道因疏恭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改總兵沈尚文且嚴旨逮
治之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充為事官報劾

上以其地逼過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駐節是推江
鑠往是時徵兵廣集總督大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招脅賊黨
頗攜明年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
守備楊維中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言議事往鵝鵝渠止
大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擒吏目劉王璽要子並死於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蕳蜀
全竹官墻擊檄回不果全竹官墻為川侵地也二月二日石硅
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於三更時衝我軍壁至黎明
喬擊退破全竹香國黃虎跳關七寨十四日酉陽宣撫冉御龍
進攻官壩斬關直上獲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蓋二被奪

四九七

以聿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患及龍反承恩
得請而憂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耗子營至是
應龍遣楊珠等糾師逼襲胡當周中將二月七日乙酉直奉至
二月所調從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等相
屬土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
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高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
分為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將恭遊麻鎮等
隸之皆以恭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恭遊周國柱
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皆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將
遊擊余世威等隸之皆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

為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皇撫者世爵等隸之督以參
議史啟賢為中軍率標下銳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
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
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
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
分而異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
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
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兼烏江則參議梅國
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統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兀
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蒲啟東兼功以副

四八一

使一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兼功以副將路雲龍監以
按察使胡桂芳參議姚養豪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夷可
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於重慶與神作事李登壇
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誡近所
希有先是蜀土婁山忽裂蚕錯百年平九縣地數動殆播亂平
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崩茂
箐楠木山羊簡臺等峒奇險為賊目穆照等盤據劉將軍艇於
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
迎敵鋒甚銳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為我獲始
綦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殺威急糞首桂其錄屬

親子惠劲兵閉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州盡焚積聚渠無能
為也及朝棟從以身免賊膽破盡為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
繼南川則囤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璘陽永
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
將　　督四牌賊各披靡遂拏天都三百落諸囤教連敗乃乘
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新橋海死
我師無算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戎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
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晤澄
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

水西夷也使人私乎熟吻矣

四八一

二氏交絕劉將軍艇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為賊前
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
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
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迭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水寨路協攻連破
龍爪海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勝
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　　陳將軍
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等落濛關至
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進降文諸
我師總督檄賊綁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紿虞疑與應龍寫檄

無逼賊娘城其人軍門旬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
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繳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於園
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龐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
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縱攻而所云龐龍死乃川兵攻圍以
大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
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艳賊棋逸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
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蹙知兵在頸矣會總
督聞訃跣而草檄愈治軍令賊困前洪紀勢難飛越令馬孔英
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周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困裕
令遏劉水西櫂回吾不爲七擒將乞與鎮碓引撫尤以五月二
十八日拔營去將久而士苦馳講彈六月四日應龍刻五日劉
將軍駐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宮長夜徵數十金募先
士拒戰諸苗皆驚散無應者起拔刀自巡其要見四圍營火塲
天傍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
凌晨戚師遂登司城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
闖室縊卽焚吳將軍廣護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欲
中廣中火毒失聲長號頃而槩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
八路兵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
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
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道建劉將軍綖功冠軍而司李高

折枝以雷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兩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
不羣擧不容口是歲冬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射應龍
屍揚朝棟兆龍等市裊各夷並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
絕姻釋勿誅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
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
改真安州卽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設縣桐梓舊爲夫郎縣
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爲川者尋屬縣二
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甕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尋
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爲言弃服並洽華
風矣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使播州
水煙天旺及它諸覬覦垂爲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複三年甲
辰正月敘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
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
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
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綖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
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賞西貢織二疋世襲吳
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
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守
禦臣龍澄母馬氏各賜金紵綵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
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蕖趙世卿等各賜會審新總督王象乾

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兼大寺政兵部尚書於原廕
加級世襲錦衣衛職方郎中申用懋候畏撫臣推用前遼沿邊
兵羣元鎮已稱戎將開伍號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將
志者也　國初傅友德挽二十四將軍正言防守正統間麓川
之役用兵十五萬靡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
以勤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實矣楊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
前後未曰計三省征勤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闔黔苗爲
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撫實力當不至此或曰應龍井蛙耳何能爲獨不
睹匹夫之怨與其所爲難狃於中朝宣諭技窮時黔將持勤

四六〇

時撫一逞於白石再逞於飛練三逞於綦江以爲漢終不能我
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蓋至天兵四集而酋纔足
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全力環而攻之以
山壓卵其勢不難而我已瘁甚事莫不際於微而成於激　方
酋離伏以一太守單騎奉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
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克之雖生屬備將不償夫蓋
考楊酋察其終始信怨毒於人爲甚也酋始因繫重慶瀚耳珥
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哉
天子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且征會功妄殺自始用兵已奉
奉中旨剿兵初賊已破綦江偽軍師孫時泰說賊欲圖大事先取

重慶直搗成都席　蜀王入學爲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
巳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原奉王師及
川兵四路入關賊悔始失策顧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於滅
亡雪大變崖根天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哉　國家十餘年間
更三大征千里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將七百
萬楚役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最廣遠　中國空　內帑以事
鳥夷獸夷白骨山集海內騷動討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兮兮
闢疆斥土以揚驚虓抑獨何與
外史氏曰初楊酋賊時余以計借　閣下目擊其事已更從大
司馬長垣李公游讀所著平播全書詳哉言之也應龍反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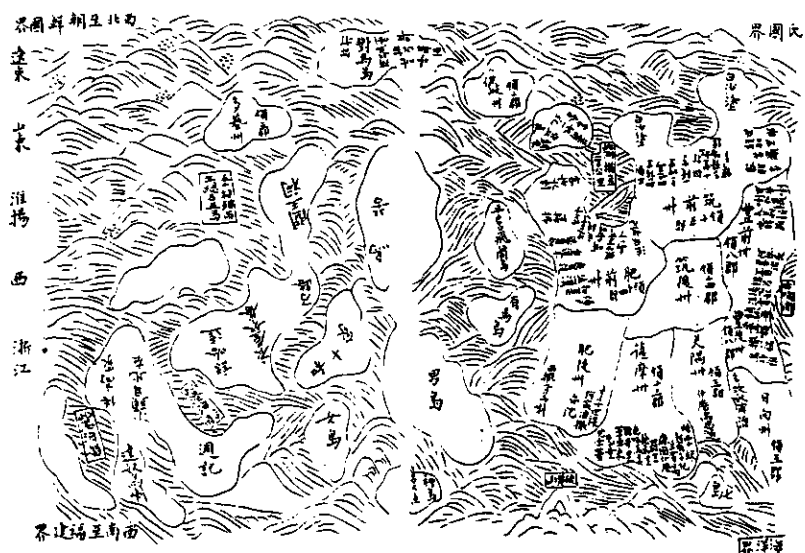
三四〇

激使然而我以招安爲多方之誤潛濟師以逞之師未出而勝
書備矣况邠水西以翦其翼外援既變不亡何待劉將軍頗
故驕恣往與應龍交權甚暱及振師即糾恭戡亂督其後勁蓋
亦得將將微權焉兵者臨敵制變未可懸斷苦從以某當焉爲
功差異或謂應龍終以智免其然豈其然乎

寧夏古雍州域秦屬北地漢爲朔方郡東起鹽場西盡中衛東南距河爲險北倚賀蘭爲固稱四塞焉成化以前虜常犯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敵衝嚴冬踏冰直犯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且取道賀蘭山後徑犯莊京矣本鎮所轄八路河西五路北平虜洪廣南玉泉西中衛廣武河東三路中靈州東花馬池興武營並稱要害云

寧夏鎮圖

陝西三邊東延綏西甘肅獨寧夏最峙甘延之間為固原河東
通套中諸虜河西通山後諸虜
正德間有外邊嘉靖以來增築內邊
長城西起靖虜東迤北接賀蘭山循大河而南又東至定邊界
凡周千一百七十里
黃河為中國害而寧夏獨受灌溉之利本鎮西南一百四十里
有峽口兩山相夾河經其中自賀蘭山東北經東勝復入中國
由綏德而南注焉

倭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九州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
日向大隅薩摩居西為首博多居東為尾山城居中乃彼國都
西北至高麗西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其貢船必由博多開
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凡西經此長門等入寇則隨風所之大抵
其來恒在清明後利東北風故防倭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
月為小汛

日本總圖

東北至毛人國界

日本國君所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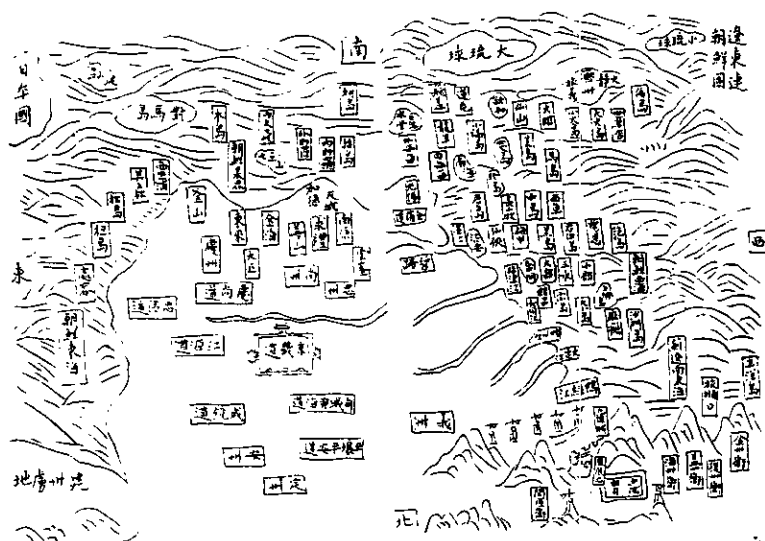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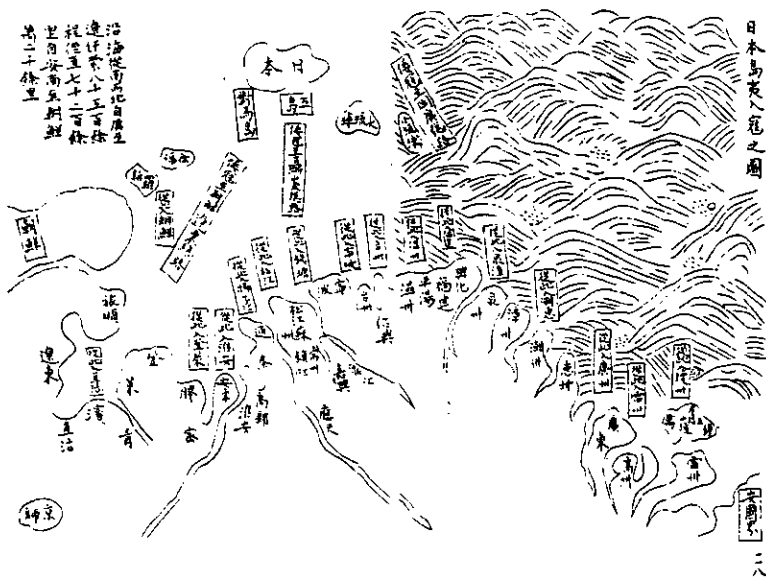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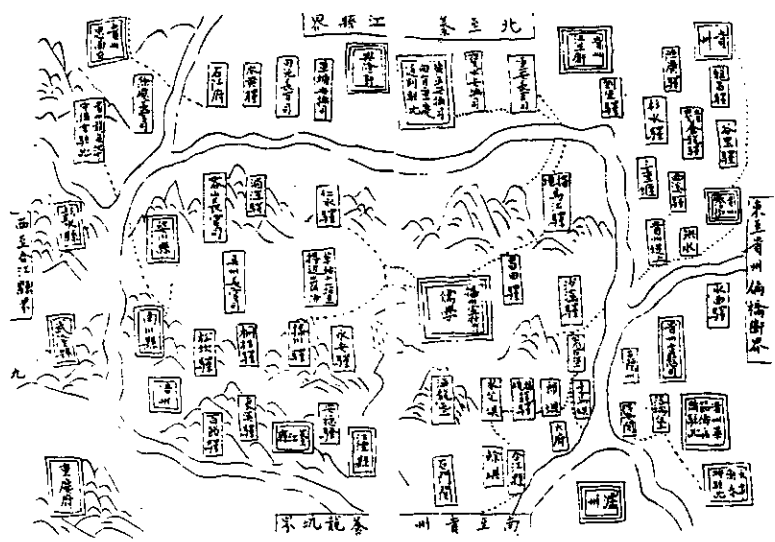
東南至東女國界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沿海從南北自廣至
遼計界八十五百餘
程徑直七千二百餘
里自遼而至朝鮮
萬二千餘里
日本
大琉球
朝鮮
遼東
京師
大琉球
日本國
對馬島
遼東連朝鮮國

日本四面瀕海去遼東去閩浙近而入還唯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居多俗好綵綉織器之屬尤重醫及茶亦好書畫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

播州西連夔遵南極牂牁古山獠為西南夷溪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其俗敦龐崇耕種射獵信鬼尚詛婚姻以銅器氈刀弩矢為禮燕樂以銅鑼鼓橫笛歌舞為樂多服南漢服出入背刀弩自衛土產斑竹文竹斑石丹砂犀角梔黃茶蜜靛楠杉綵氈

播州總圖

初成化間楊輝疏保小千戶以宣撫管凱里司嘉靖時降
安撫司屬貴州及播州改流而凱里安撫司楊縋之就疆界查縋
係應龍從叔再降長官司
楊鑑一作楊鑒今以一統志全蜀土司考爲據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總畧一卷

〔明〕王在晉撰

清鈔本

平臺
召對欽奉
御劄
聖諭二道
內閣傳奉

御劄朕昨平臺召對內閣府部科道等官輔臣鴻訓面薦本兵王在晉清譽素著熟諳韜鈐况曾經略遼東久練邊務一切軍務可堪何任朕思果能居中運籌調度殄滅奴虜恢復舊疆封拜爵賞朕決無吝惜又給事中薛國觀奏差山海事竣具奏彼處情形及軍中弊竇種種數陳剴切朕已面諭仍着從實指名奏來以憑裁奪遼東如此他處可知言官不徇情面克盡糾彈之職庶積習可破軍餉不致虛冒兵至如宣大插酋警報已及半載有餘未見彼處督撫鎮道等官設法防禦相機堵截一遇傳報動輒請帑為辭希圖塞責平日職守謂何部發軍餉何在顯是該鎮文武將吏不行精核以致軍馬單匱糧餉虛冒徒飽貪官谿壑使軍士枵腹何以折衝禦侮見今內帑空虛非昔年之帑豈得頻請卿等

還傳示戶兵二部着多方設處務使足兵足食
毋致臨渴掘井有悞軍機節等擬諭來行故諭

崇禎元年六月　日

六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司馬掌握六師九塞之安危所繫督撫經
營各鎮四夷之叛服攸關僨兵實擣討不精則
軍興緩急何賴邊防漸壞敵愾奚張朕昨平臺
召對內閣府部科道等官輔臣鴻訓面薦本兵
王在晉清操素著復諸豁鈐況曾經略遼東久
練邊務匈奴部落歷歷指掌一切軍機要堪倚
任若果能居中調度悉力運籌殄滅奴虜恢復
舊疆封拜爵賞朕決無吝惜入給事中薛國觀
奏差山海事竣具奏彼處情形及軍中弊竇種
種數陳剴切朕已面諭仍着從實指名奏來以
憑裁奪夫遼東如此他鎮可知若言官不徇情
面克盡糾彈之職則營伍虛冒可指托儘立剔
兵至於插酋市賞久在遼東一旦拔帳而西騷
動宣雲已逾半載不知啟疆之故的是何因又
未見彼處督撫鎮道等官作何設法羈縻作何
相機堵截一有警報動輒請帑為辭希圖塞責
平日職守何在部發額餉何在顯是該鎮文武
將吏不肯清核以致糧餉虛靡士馬單弱徒飽
貪官之橐罔恤戍卒之饑脫有不虞何以禦侮

見今內帑空虛更非昔比何得任意頻請着戶兵二部從長計議多方設處務使兵食兩足戰守有資又覽輔臣道登疏內所言三款曰守曰秉虛心曰責實効確於軍國有裨足見經濟遠略諸輔始終擔當朕自主持獨斷必使情面破而欺罔清兵餉足而醜虜滅使天下後世知朕君臣令共倡應之効也即着中外諸臣一體遵奉力行敢有視詔旨如空文而怠玩泄緩仍前漫不經心臨期捉襟露肘此推彼卸坐誤軍機科道官即時指名劾奏國憲凛然朕決不輕貸爾等內外文武各官俱要體朕精兵足餉至意力破積習丕振新猷仍馬上傳與各邊特吏知道

崇禎元年六月十三日

在晉恭誦
聖諭史
知甚深為
本朝所未有矢忠殫慮仰圖報稱祇因
平臺激諫極陳時事史臣注記語至數千百言觸諱
招尤為時局所忌又緣南恒糾彈樞輔濫用金
錢
旨下兵部覆核水石相搏風波遂起於是吳已合謀
借惠安伯張慶臻提督
京營增
勑一事與晉為難夫投揭請增自慶臻
呈揭
批紅自內閣執筆增寫自中書兵部未之知也閣
臣自認罪矣旋奉
聖旨兵部不具勑稿不必牽連
聖鑒朗如日星部臣可幸無罪執意債師叛臣厚囑
言官吳玉甄因
召對值晉杜門註籍謾肆糾纏必欲逐本兵而後已
馬世龍以九月起辭直至晉二月離
京而蒙臣始赴訊馬張春一招奉

旨張春提勘已六月餘何得遷延至今且王在晉在
任何乃不奏就中顯有情弊該部還嚴實從公
確議具奏此係黨謀驅逐為賊臣遁地之明徵
矣晉素無奥援起任南銓守正忤璫八推不用
其始也眾人舉之當邊事極壞之時而特膺嚴
閫之重其既也一人激之以
聖明昭鑒之晰而猶掛神武之冠
恩重如山身輕似葉戊辰晉任中樞黠虜十數萬
攻圍大同沿邊州縣衛所城堡共五百九十八
處並無失陷比年患虜岌岌乎不能支矣老臣
衰暮犬馬無報
主之時而獨抱杞憂驚心宵旦痛念十餘年邊事壞
於門戶之分岐用人一脉胚胎不可轉移肺腸
自是各別
廟戰戈矛機鋒武戟塗毒生靈禍移於
國讀是編者不能不掩卷而三嘆矣
在晉謹識

三朝遼事實錄序

襄江大司馬王公自壯歲登朝歷中外其完名大業載在國史見諸文章者朝野咸得知之獨其經畧四鎮也未聚山川著籌石畫所當名王點虜前後俘馘不可數計其降附諸戎合幾千部九塞稱元臣名將業無與均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康與公惟康故士卒樂為之死惟公故上下樂為之用蓋自公擐甲而出以至解印而歸無或以玆意明珠謗者則康與公之微也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臥江上者十餘載而東事日改烽羽旁午虜且闖入代上谷矣公生平古正不阿靖白自守無觎心無懟色一腔忠赤東志不渝闖警以來以昔時鎮邊實事彙而為錄示余謂老臣所服之衣先帝賜也今服之矣敢愛身哉惟是矜矜赤心媿無以報塞一生微畧盡在此錄以志不敢忘醜虜也蓋公之為大臣其官自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不周歷其地自畿輔河洛齊魯楚越幾萬里無所不馳驅其官蹟自籌領錢穀河渠法律藝文軍旅之事幾百試無所不騰舉彼其夙夜奉公優游布政既為歷代名臣所難而至受事樞府為之省浮羨佐軍與嚴斥堠畫郊圻備儲偫嘗充刀斗不絕視彼蒙安襲故者何啻是壤至若邊與九邊等邊耳而孤懸千里地勢積弱軍不宿飽債帥為政公又為之簡汰訓練按堵幾十年皆公之力也余自公謝政後待罪樞府悉公方畧凡羽林期門無不道王司馬者媿余拙劣無似不能若平陽繼鄴侯之政規隨弗忘臨淮入令公之軍旌旗一變然其精心卦策可為萬世計者未嘗斯夕忘之今試一閱其實錄而星緯周回輿圖阨塞恍若指掌令公待邊至今日奚至眷眷多事哉余於此又有望於公焉漢代大司馬稱將軍位在諸侯王上羣公不得與抗禮有大事下大司馬府任重無與均若趙營平八九十善用兵羌人畏之兵事固重老成哉今公雖引年謝事

天子方登延舊臣公行以元臣柄樞建不世之蹟懷通侯之印則此實錄者持公之緒餘耳功載盟府業著旂常方世世倚公威信為金城又何藉余老臣之稱述哉

崇禎戊寅秋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

史管兵部左侍郎事整飭薊州等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太僕寺少卿三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政兵部職方司郎中吳郡中用懋謹撰

玄渚氏 中用懋印 大司馬章

三朝邊事實錄序

昔班孟堅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一百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虞下至武帝三千餘年僅七十萬言春秋三萬言而已夫紀事貴詳詳則漶漫而莫尋其要省覽尚簡簡或脫略而莫溯其原今邊事十餘年羽書之旁午封事之充盈還雜浩繁至不可勝紀流觀泛濫如舟行巨浸靡測涘涯余從奴酋初起躬歷艱難宵旦拮据遇事援毫循年彙實言言有據字字匪誣解組以來如芃棨登車多年偃息間嘗思小醜披猖憂勞

至尊驚惕海內邊事不可不傳非親見則疑於道聽民間杜纂新編久之竄入正史而虞有魯魚之淵也燕居之暇一一叙述如手緝紛絲錯綜參伍廣控羣議衷以管窺纂就一家之冗編謬擬

三朝之實錄俾將來爰采仰佐史宬用資謀野有判如璋而合如珪者矣自東隅告急泛海飛芻曳輪冥塞戍馬憊於疆場金錢殫乎帑藏設戮遍於遐荒謀議棼如調遣四出搜括殆盡轉運如流一蹶而清撫再蹶而開鐵三蹶而遼瀋四蹶而廣寧追鋒撼掆關隘緹騎纍逮弁臣杇甲攻戈澤量山積流

民潰卒嘆歎烽屯
廷議經遼拳
朝跋踣罟獲在後白办當前人避我趨拚生賈勇藉
尚方之赫濯震通國之頹靡招集散亡整修廢堞收
復關前之棄地聯屬海外之孤軍採負固之氓以
保前屯置吏畜之卒以守甯遠運海島之儲糈餉
我士伍市遼西之審粟濟我邊民傳鐵勸川湖之
叛冦移師靖山左之蓮妖聲靈旣播虜部輸誠朶
顏三十六家虎墩兔八大營取次受欵俾關東城
堡復歸版籍物力軍需大從省約

中外晏若
朝署清甯訂盟講學識者占恢復之有機昇平之可
望也詎圍黨局分門憸壬鼓舋時人樹趨炎之幟
傍觀髮妾成之功愆憑紛更亟圖進取此時狼煙
且熄胡然勞黃閣之壓虎旅方張猝爾似金牌之
召封疆重任
軒爵委一旦傳宣整還
朝之劒履余甫幸其息肩已矣而事出無因舋非已
作時乎時乎自茲以後誰能躡遼陽之纖塵寸壞
乎人經幾換薪火猶傳功竟無我陽河仍舊累挫

轉深斂氣大諱肴釜非常九家監臨諸鎮掣肘矣
究罪皆寡謀潛通介紹達弔唁生降志驟軀奴使
潛窺單弱決策東侵壞我藩籬禍移屬國諸虜兼
夤通官甘心從逆于是長昂先叛插部西奔大甯
一帶皆爲奴地素囊滅而卜石兔迸三岔可以無
守而薊宣爲直捷之途矣三輔傷殘肉林骨阜功
驟興築大將幾成釜魚禍起調後叛賊久爲逸獸
五年奠滅奴之約三韓緩克復之期大都遼事之
失起于同儕之擠軋壞于大猾之鑽營東垂羅劫
殺之運地遍干戈西壁關傀儡之場手提線索貨

郎入幕債帥當權國人皆知不可彼卿獨曰優容
陰益國而陽盜名巧取官而貪取利攀緣附黨且
至操戈力薦同心竟成按劒明知尾大之不掉猶
然百足之不僵用人每入牢籠虛伍習成故套弊
實一開九邊效尤法弛兵弱長鯨未馘孰清登海
之波濤破甑難完屢竊盧龍之鑽鑰釀患至此藉
非身在箇中鑒觀獨晰誰秉董狐之筆而定千秋
之公案哉慨惟遼土沉淪英雄喪氣或長算偶昧
乎幾先或履錯竟罹于僨事或否臧而死法或捐
軀而死敵浩劫所臨什不存一而秉忠殉

國文臣武士正副以及偏裨勳至千百當事者掩罪
叢怨
廟廊之上又諱言失律名姓未彰草木同朽白沙黃
壤怨鬼長號青燐遊魂莫返夷陵之土成灰
萇弘之血化碧而簡史不知其人浩氣消磨鬱結
爲厲且巳午以後邸報不傳多識多聞統歸聾瞶
集諸
廷則多偏諱筆之史亦至掛遺世道所以常存者獨
此公是公非揭日月行之若始而混混終而泯泯
乾坤不幾乎息耶以龍門之撰述而是非顛謬乎

十五

聖人經仁義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古
之良史其寡幾見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
一家之學班馬之徒傳及其世至唐用衆手人持
枘鑿紛嗔異同莫之能一說者謂三代紀綱至于
八書十志幾于絕續余之爲是編也急公死義之
士必存其名錦非矯枉之談力闢其謬博採奏章
無我寵我仇之恨祇持
國是詎生瑜生亮之嗟不以
國典而失褒貶之平不以衆斥而靳獨裁之義刑如
燦皆刪余復

命之章曾識其輕進罪若叛臣則余
平臺之對兩刺其奸貪當事實爲腹心公論寡辭斧
鉞孔子之說夏殷也而憂杞宋之無徵區區蒐羅
惟集諸邸鈔以爲當年兵書疆事之徵徵信在我
知罪繇人聊以存三代之紀綱而已兵崇禎戊寅
季冬之吉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加陞一級原任兵部
尚書前
兩京吏兵刑部尚書侍
經筵參贊機務以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聯絡朝鮮

十六

賜蟒玉 尚方劍提宜行事總理戶兵工三部總督
河道巡撫山東提督湖廣通省學政黎陽王在晉
撰

贊言

韓昌黎撰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李愬妻訴於憲宗碑不實詔斵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以晉公之勳望昌黎之文字當時有異議焉愬名位素微能忍恥辱屈自損抑蔡平度至以櫜鞬見度逡巡以牢相禮受愬謁相臨以分義或有所自居若夫天予重臣尚方隆委四鎮屬其掌握三邊聽其指揮即欲妬功害成亦須因事轉移以飾中外之聞聽乃有意以引其所親遂無端以奪其所重謂為上指予其出而行邊也自請也非專命也以為輿論予其以撫易經而廷議非之顧代督師也自薦也非公舉也視君命如弁髦而弄大臣於股掌不以疆事為兒戲乎蔡之功愬之功也功成封涼國平章僕射節度旬日而踐父兄之兩鎮度未嘗掩其功朝廷之報功匪薄矣不薄於朝而薄於危石猶不能平婦人之忿控奏自鳴若夫關東關土周環橫亘數百里連屯帶衛不啻淮西之小州而孽奴之尋食不啻吳元濟之跋扈自拒輔出而前功并疲矣沿邊設帳之虜潛移山站負固之民盡殖覺華陷而卒來塘鎮之紛紜抑河敗而錢致新疆之大清比再出而踐築凌之議遂召寇而罷數月之圍大將計降萬骨枯而幸三人之得脫東帥調便登城破而墮七邑以摧殘後事如其初心大悖身雖退而用人必逗其機關罪已彰而遮護悉縣其線索竊念裴晉公之立朝李逢吉之黨以其意排之然愬之見用也用而成功也則逢吉力為汲引也汲引以佐其成功唐之黨妬人而非以妬國今但知有黨不知有國矣顯晦之關於一人者小安危之關於國事者大人臣受知主上不自量疲不自主裁始以聲氣應求而擁冀終以坑塹墮落而沉冥大猾藏身業神恣胆根株互結經實潛通荊棘叢生藩籬肇固膂公肥己餉蝕兵虛九塞效尤威靈不振禍延於國莫可挽回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寧無赫赫天道容人以貧老而不容人以富全任人以拙成而不任人以巧攫踽踽獨行者戒默鑒矣幽而魍魎自飾者當亦褫其魄余之貧也拙也獨行而寡援也燕居深念亦自信其昭昭不昧之

天道而已

明初老人自述於百芸軒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一國史有專成而今自為纂述者何也漢命儒臣編史于東觀而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之史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劉昭復補為漢志史非一手所能成諸家之書正以助東觀儒臣所不及也非諸史後來何從攷正乎

一國史非書生所能述仕未登朝總為塗說躬未親閱類多耳食今時之雜編無當宵糵有假此索賄市恩求容于津要者且多倚傍門戶毀譽失真非信史之必傳直付漁樵之論可也

一詞館編纂不過採部科之奏疏六垣架閣數椽原本按時繳進而兵部之不存堂簿已三十餘年矣昨年之纂今歲無可覓者即詞林有尋覓章奏之官恐亦不能書錄也

一近事莫大于遼十載間功罪得失議論是非俱當備載今新編所註述者皆浮蔓之條陳及罣爭之筆舌不知揄閱何以得守棄地何以得復至于喪師敗績不復深言護彼之短正以揜他人之長此皆山人流棍占風望氣逐臭附膻用

二十

意之深為將來澤報正史之地適閱諸刻雖無
一言之詆及于予而其所愛護者顯然見于言
表矣此編一出必為邪誠偏黨者之所忌然而
原疏具在
明旨昭然與諸大夫國人共質之可也
一山海之距 神京所謂一重門限若無寧前關
門必不能守余為總理時抗疏爭之而黨人譏
為齒芬之談旋責予為經畧不收復關前地面
則與要臣同罪也比余果踐其言而黨人之氣
塞矣既無可指摘以加之罪乃陰謀更換以使
之歸時局如此而欲望邊臣之樹功書伐其可
得乎
一海運最難始事者止十萬而頻加六十萬不知
幾費心籌事乃得濟而新編並無點墨所謂闇
齒決而經飯歠也余雖紀其事述其艱然亦僅
存節畧耳
一史書專為獎勸忠義若死事不專無為貴史矣
此編必窮搜博載有官者書其官以旌其殉國
之節至于立祠賜謚加官子廕祭葬從祀闡揚
朝典流傳萬載永慰忠魂

一史以微顯闡幽質疑辨難是以從井之妄必書
其氏殉主之僕務列其名當死不死而苑圃旦
夕之生殺不當殺而立染 尚方之劍死敵而
埋滅黃沙偷生而粉塗青史務求其實質之鬼
神而無疑
一虎酋為虜王奴強而挿衆款挿則西虜盡歸約
束我可以專力拒奴奴之所寒心也至丁卯而
挿部西遷遂不能紀綱各部皆籌邊者之失策
五次入犯奴耶虜耶不能辨之矣
一辛酉失遼陽 廷議以東征兵馬錢糧軍需兵
仗設總理三部侍郎此從來未有之官也海運
米粟山積盔甲等件萬千朽爛虛耗物力新編
盡為隱諱併新設之官矣述焉一人創筆捕影
者皆然草野之間附黨劇于 廟戰矣
一遼事起言路封章多為熊王爭戰守及廣寧失
後為經撫爭罪案自今觀之孰戰孰守至其罪
狀己正于西曹贅談不必盡述
一庚申已後多紀余之奏疏似覺其煩然所紀皆
切要事也先儒胡致堂有云義不當隱者聖人
猶自序其績知我罪我其亦聽之然余畧節有

一百五疏百存其一撫東總理經邊亦存什中之三四家貧乏剞劂之資摘畧而非全疏也

遼東為

本朝疆域其山川關隘險阻及外夷住牧聊紀崖畧以備開卷叅閱

一叙事必遡原所始奴孽之先播毒于前代其後自相戕滅佟盛佟衰易為興歇余著其始事于篇端

一叙事必首編年奴寨發戊午以暨丁卯十年間邊事明註年月歷歷可按其或以後事証前則為旁註另註某年月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次目錄

壬戌以後遼警已急奏疏漸繁非詳于前而略于後也

目錄終

三朝遼事實錄總畧

婺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莣擇葛父較閱

遼東

中國之通遼東止山海關一路遼地盇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毉無閭之地為幽州郎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郎廣寧以東之地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武帝拓朝鮮地幷轄遼東屬邑置四郡隋初為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盖遼二州五代曰東京金曰遼陽國初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七十一永樂七年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開屬郎遼黃龍府戰國為濊貊地漢為夫餘國屬玄莵郡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郎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今則河東西皆陷僅存一隅此一隅之地又係朶𩪈受款之後在晉當關時收復發兵分守為嚴關之障蔽繼之者侈遼功驁捷代而未有一矢之加遺日事興築而大夌之役釀禍無已追思往事可勝長喟耶

遼東諸夷

遼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起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有朶顏福餘泰寧三衛自泰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洼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三衛俱立市通貢虜中酋首以百計予姐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也者為賴蟒等直寧遠者為㺚兒拱兎等直廣寧者為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兎憨為虜王西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鎮安廣寧之間為西虜歹青虎墩兎憨炒花黃台吉拱兎等營錦義之間為小歹青營此河西三面虜也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等打大成等直瀋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兎宰賽等直開原西北則恍惚太等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關鐵之間為煖兎宰賽等營撫順至寬奠一帶東南俱近海此河東三面虜也今虎墩虎憨西徙宣雲邊外則虎酋舊地為諸虜之營窟而遼境諸夷皆為奴酋

斯聯屬矣、
建州等衛分處女直諸餘孽、而奴酋所居建州老
營地、即中國歲取參松處、其地北屏長白、南隣朝
鮮、東濱烏龍、西附我撫清寬靉等處、以寫公塔寨
為巢、以五嶺、喜昌、石門、駡多兇木、其夾山兀鷄等
關為要害、頗稱險阻、然屢叛屢平、鴟張為邊患、不
旋踵而滅、其地袤廣不過千里、僅抵我 中國一
大郡、奈之何邊臣失算、竟至西虜合併、各邊被其
蹂擾、不止為一隅之冤矣、
虜之在西北者、又撩罕兒即老王子、土蠻哈係元
後、大部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等處住牧、離遼陽
邊外三百餘里、撩罕兒小部落在山前廣寧邊外
青山住牧、離邊一百餘里、河東市口、于南北兩關
開原慶雲等處、河西市口、千廣寧團山義州大康
堡等處

三岔河

按三岔河、當全遼適中之所、為東西咽喉、其上流為
遼河、分為三水、俱出建州界內、逶迤瀋洄、歷黄泥窪
合而為一、南行百餘里、爲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
而歸于大海、當洪武辛亥、以渡海定遼之故、附山東、
而山東之餉運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
達廣寧之二十里舖、此河為全鎮要害、原不從今日
始、境外一帶、向係扒花諸部住牧之所、搶掠不一、最
為衝繁、自河東沒而盈盈一衣帶水、且為今日華夷
之界限矣、河距廣寧百八十里而遙、中間為西寧西
平西興、鎮武、平洋等堡、地勢卑窪、陰雨積潦、每成泥
淖、黄泥窪一帶、入夏水淺易涉、向以虎憨兇諸酋為
在昔所撫款、朝効力協守、與奴阻隔、今虎酋遠徙、奴
合西虜為一家、既滅之虜、豈易再合、悠悠此河、浮馬
可渡、三岔失其天險矣、

南北關

海西建東處遼之東、名為東夷、海西者、南關北關也、
建東者、建州、即奴酋今地也、嘉隆間有王忠者為塔
山前衛夷酋部衆強盛、凡建州海西毛憐等、一百八
十二衛、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于是悉得
國初所賜東夷一千四百九十八勅、因創寨于關原
靖安堡廣順關外住牧、以便互市入貢、即開原所謂
南關也、當是時、東夷酋首之黠者隸其部下、無一人
敢為內地患、自忠死、無子、其姪王台不能輯和部衆、
遂各自為強 勅書亦皆分散、建州三衛四百九十

九道、為建州夷勒勒把晉王杲鵝頭等分領、今併歸奴酋矣、塔魯木衛夷酋捏哈、得勅三百道、建寨于開原東北、鎮北關外住牧、即所謂北關、益今金台失白羊骨之祖也、後兩關搆怨、南關為建州所據、而北關實為之驅、北關不得南關之勅、因而仇建州、不可解、楊鎬三路出師、奴使人誘金白約講和、勿助中國、二酋云、我金白屢受 國恩、若有別心、天地不容、金白又與虎酋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藉其聲勢、為奴所忌、奴以卑詞厚賄、聯絡諸夷、垂涎遼瀋、然未敢即發難者、以北關東隣奴地、西接炒花宰

賽諸酋、隔斷夷虜之路、畏金白之襲其後也、奴攻開原、北關先期密報、推官鄭之范不惟不信、且鞭笞之、御史陳王庭 請宣諭獎賞二酋、令多集兵馬、札營開原境上、倘奴入犯、或徑擣奴寨、或共力禦防、兵部通置不省、疏云、北關始欲從征、何乃臨敵喪約、又疏云、北關蒙我保護、而臨敵違約、與御史題疏絕不相蒙、失屬夷之心、而寡多助之勢、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奴酋佯緩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北關、北關原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賊攻寨、蒙以牛皮、用敵矢石、自寅訖午、金台失寨陷自焚、隨攻白羊骨寨、降之、北關並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分隸部下八將、剪平日之忌、遂蠶食之謀、遼瀋之亡、于是決矣、

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 中國之藩籬壞矣北關雖夷種乎、而篤志殉義、効死勿去、紀此以表其忠

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鬩墻引冠、北關忍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剗、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今撫夷剳總兵三世忠、為南關裔、 朝廷用之以勸四夷、又給事中姚宗文奏 命閱邊、因訪金白部落、關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竄奴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適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兎憨、會虎酋挾賞、宗文建諜虜營、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縻其意、因所遣非人、設許啓釁、給諫緣此掛議、虜賞鬩端便成往例、漸生要索、經略王在晉力持、革其前賞、于是給諫之議論始息矣、

山海關

山海古幽燕地、星分尾箕、在析木之次、東三十里、至

遼廣寧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海、北八十里至義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此延袤之大槩也、東踰關七里為關前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溪沙灘、其一市一壓、多為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落僅十之一耳、去關城六里為角山、嬰峯崢向、宛如肩立、脉自居庸古北喜峰諸山東迤逶迤亘千餘里、俱繕次設關隘、障朶顏諸夷部、聳峙面海、而長城枕之控 畿甸、界遼藩、角山之北、直抵沙漢、層巒獨望、邈不可窮矣、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

扼而塞之、為功匪易、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擯為荒遐有宋中葉、委諸胡部、凌夷之甚、無復界限、我　朝掃逐胡元、兩都定鼎、即設衛建關、以立中外之防、關即衛城之東門、為　國朝徐武甯所建、為朝鮮女直諸夷入貢、及通遼商賈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禁邊卒逋逃、并商貨非法者、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築磚包其外、承平日久、土石剝落、山海之人、第知防朶顏諸部、不知防建酋也、至是而　京東鎖鑰、以為第一重門限、城單薄而非可守、人不能疊列、馬不能並馳、在晉抵關、正值潰兵離披之後、三水門衝成坑塹、各堵堞多至欹斜、於是築土加幫、悉墁磚石、整排兵仗、疊置戎行、居之以舖、嚴之以柵、百雉增高、四隅崇峙、流民集而結城外之蓮廬、商路通而東日中之貿易、夷人載米以市布、虜部列帳而守關、歎聲既戍、人心已固、山海屹然有金湯之勢焉、關外卜築長垣、丸泥可封函谷、祇緣樞輔行邊、議築寧遠、窒窿山而止、今窒窿之新邊安在哉、

遼海

國初盈遼故屬山東、其航海自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

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有年揭島石碣舊鐫可考、先年由登萊轉運濟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為患、設禁始嚴、遼遂坐困、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順復設防海遊擊、以控挑之難、則為運資以為防、戊午奴陷清撫、復開海運、剏始者登州道陶朗先也、歲運十萬石者、東撫李長庚也、比長庚轉督餉、而在晉代長庚以撫山東、則歲加六十萬、其數轉加難、轉甚至廣寧沒而獨急天津之轉餉、餉關寧軍民之命待食子一線之海道、餉不繼則關寧之守立隳

危哉箸國者之疎也

建夷

女真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部落在南者籍契丹為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為生女真初靺鞨强盛號渤海後寝弱臣于遼遼避興宗諱更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江水微黑亦名黑龍江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也宋為完顏氏金歸元設開元路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 國初分為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曰建州女直卽今 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直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寢匄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為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帝大帽其後王台益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屬南關其逵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屬北關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 中國而

東方諸夷之為衛所者甚衆而建州頗其名并毛憐

台介東西二夷閒扞蔽令不得合台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為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 國初女直悉衆來附選其酋長授官爵征調惟命已建夷與毛憐相攻殺 宣宗遣使招降遂以建州老營地居之名為東建州嘉靖間王杲為建州右衛都指揮使黠慧剽悍數犯邊殺僇甚衆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數行而前爽勝直擣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萬歷初元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跽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兀堂制之頗遵漢法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諜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勒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奔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溱宣諭台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扶賦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是時王台所轄

東盡灰扒兀剌等江、南盡淸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王杲旣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强盛、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杲子阿台亦怨王台父子、轉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 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恍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日伺隙修怨台子虎罕兒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罕搆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剌及建州夷、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衰、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 賜諭祭采幣、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兎、次康古睦、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兎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目攜亡抵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兵萬歷十一年、阿台糾衆大

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用火攻、射阿台死、連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級、論功陞蔭、杲子孫靡遺、東夷震懾、時逞仰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兎、恍惚太等騎萬餘、聞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干關、總督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勅彈壓、逞仰二奴東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密與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關原四十里、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子兀孫孛羅、仰子哈兒哈麻、殲馬捉闌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讋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逞遺孽卜寨、仰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讎、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歹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誖、挾索貢勅如二奴時、萬歷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惚太等攻把太寨、我兵往援、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卽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歹商鼎立、至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歹商、爲北關內應、因約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共攻歹商、擄貲畜、而猛骨孛羅以母

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
備王缄、乃擬恭將李宗召等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
念戮溫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因康古陸需 命、而猛
骨孛羅竟為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因自焚其
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奏革猛骨孛
羅勲爵、劾缄玩寇釀亂、遼問科臣彭國光為缄不平、
以失事推諉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疏曰、先年
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為患、賴海西王台、台擒獲王杲、
獻俘 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
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
杲之子、復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讐害、李
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
即當勦、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進咎主勦之非、
以血戰之功為妄、以報 國之忠為欺、則邊將懸心
解體、為害豈淺淺哉、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寬王缄
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裁奪、次年李成梁從威遠
堡出塞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成梁縱兵直搗、
砲擊城裂、二酋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
不誅、班師還開原、釋康古陸使和歹商、王台子孫皆
全、歹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 中國、而外以姻

重寢北國謀、令歹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
牲盟、遂為均兩關 勅、益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
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
關酋領之、視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
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以四百
一、令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
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
古陸死、威不敢恩、將服屬溫姐猛骨孛羅無貳 國、
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成遜因令北關卜寨
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十七年、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歹商、先入貢、且以
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加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
奴終姓建州枝部也、先是李寧遠擣阿台、夷其巢、
祖叫場父 失、並從征為嚮導、塔失阿台婿
也、城場擣央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奴方十五六歲、
請死成梁妻之、且虜各家 勅、事無所屬、悉以屬奴、
奴難得王杲 勅、人多不服、乃結婚北關以資其勢、
勢漸強、事 中國順恭謹、役稍饑食張海色與諸酋、
及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越二年、歹商死、先是
卜寨亦以女許歹商、那林孛羅妻則歹商姊也、歹商

酗酒好殺，衆稍貳，歹商往卜寨受室，因過視姊，中塗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今虜寨降夷指揮王盡忠即歹商弟吾把太，當特逃奔內地，正為避北關之難，事在十九年正月。時　妻明安姐方歸哭兄歹，亦為卜寨所擄，耶索之，再三不與，轉閙劇為代索，亦不與，於是奴與北關絕。二十二年，那林孛羅卜寨又糾西虜宰賽煖兔恍惚太及東夷灰扒兀堂與猛骨孛羅等十餘營，兵七八萬，同擣奴酋，以兵邀之于隘，卜寨馬蹶被殺，奴勢大振，北關請卜寨尸，奴兒哈赤剖其半歸之，北關建州遂為不可解之

十五

仇，而東夷諸酋亦稍稍背北關向建州矣，乃北關那林孛羅雄心不已，乃欲謀南關遺　勅。二十六七年間，屢以兵侵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迫，乃結婚建州，以求援，于是奴兒哈赤乘機擄猛骨孛羅殺之，而收其勅三百六十三道，是擄南關者建州，而驅南關者北關。自建州擄南關來，奴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中國徵兵，奴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軍，秩視王台時矣。奴勢猖獗，閣臣葉向高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

遼左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乞下廷臣作何計較，再行區處。奴與海西夷忽剌溫約婚，侵朝鮮，陷潼關堡，又結西虜嚐灰扒黑龍江上諸夷，寬奠新疆居民六萬口，逼奴穴住，種參貂市易漸狎。李成梁再出鎮，徙還故土，棄新疆為甌脫。二十四年八月，奴沿清河邊疆裁參索價，復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而朝鮮亦報奴貢席卷江上，并圖其塔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此關，金白二酋匿之，修怨仇殺，兵科宋一韓乃以棄地陷虜參成梁及撫臣趙楫矣。尋奴兒哈赤日治兵，聲詈北關，遣

十六

子莽骨大以萬騎修南關寨，已又闌入請安堡，闌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又勒騎往撫順閙脅蟒段牛酒，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倉皇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兌寺馬急撫北關，且收宰煖以攜其交，頃之奴酋遵諭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剌佃子，歸前成梁棄地也，廷弼疏稱，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奈何以一甌了棄地之局，科議請釋建州為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以寧東方。三十九年，部覆如科臣言，報可。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兵強，計殺之，復擢兵侵兀剌諸酋。四十一年三月，益

墾南關曠地、併糾西虜宰㥦卜兒亥瓜兒兎、二十四
營盡衆甲馳淸河、聞以好語給都御史張濤、謂撫安
等區、畊牧日久、請奉約新墾縣罷、濤揣情形上言、北
關近且開二寨、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
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塔卜台吉來奔北酋、即
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為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實歷伊
連塔、其一金台失有女、為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
反目、頃金酋故殺那酋妻、即宰賽之外母、宰賽乘隙
挾求老女贖罪、老女失以死、安宰酋忿相攻、北酋恐
奴酋賄結、請釋二憾、無養癰東建也、奴酋遣使千骨
里𢪋不背漢、願往畊牧新添者、壹掀請賀子聽 朝
議進止、其北關歷奴塔卜台吉、勒發究發、當永紓遼
患、時濤甚侈甚功、未幾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
金白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往事失策、若北關再
析入奴、東方憂滋大、四十二年、奴益勾西虜圖北關
而煖兎乘機挾老女、北關顧與煖兎子締姻、奴狙詐
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已復墾前罷畊
地、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
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大書番字碑陰、明年永不敢越
種、都夷盜毀陽馬、即戮碑下、以示恭謹、四十三年、北
關白羊骨竟以老女與煖兎子蟒谷兒大婚、開原遺
諭不聽、奴酋發兵三萬屯南關、亂甚惡、在事率為寒
心、而都御史濤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為奴所惑、釀
成大患、奴遂駸駸不可制矣、

遼事實錄總畧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輯葛父較閱

明

神宗顯皇帝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遼事起

四月十五日、奴兒哈赤計襲撫順、徉令部夷赴市、潛以精兵踵後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永芳降奴、去髮爲夷、與奴締姻。百惟調庭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賚併北關遼撫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應援、二十一日、奴見我師暫退、誘之前、副總兵頗廷相馬中矢易騎追逐、墮伏中、承胤俱受困、令發火炮、火從後焚、我軍辟易、賊乘勢衝突、承胤、廷相、遊擊梁汝貴與一軍皆歿。○賊謀犯清河、調邊兵七千、以大同總兵劉孔胤統之、胤兵在路搶掠、烽火達長安、城門晝閉、亂兵徐定先分發遊擊張旆領兵赴援、寧堠各營甫集、河西虎墩數衆哃喝、粉花亦屯鎮靜邊外。○上特起遼東舊巡撫楊鎬爲兵部侍郎、往經卷。○詔總督侍郎汪可受先出關、李維翰駐遼陽、保定撫臣駐易州、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巡按遼東、以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聽用、遼報不至者三晝夜。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血。○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嫌、　朝議懸發帑金凑餉百萬、僅以十萬與之、諜報奴酋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首級予千金職世襲○汪可受稱夷虜更番疲我、徵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諸生暫停試、各倡義議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兵部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請　帑、不允發。

閏四月、奴兒歸漢人張儒紳等、齎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七宗惱恨、呈按院陳王庭、內云、先年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無故殺我祖父教塲、奪我土地、一恨、又差部韃圍獵界上、殺我人、搶馬匹、二恨、私自過界盜斫粮草、三恨、求增北關、賴我親事、四恨、又將大兵五百名助北關交戰、五恨、縱放遼民越地盜去參種、六恨、我與北關朝鮮、同爲藩臣、他辱我薄、七恨、故因動發兵馬叛搶是實。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酋藉以行閒、言官糾盧受通夷、事中格。○滿酋寇馬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郤之。○御史李徵儀請遼治李維翰。

五月、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留杜松

劉綎出關、給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十九日、奴酋燒衆杜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西虜乃蠻粆花等犯長勇堡、

六月、發馬價六萬付照磨萬有孚往宣大買馬、○經略楊鎬兼程受事、抵山海、請就近徵調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以四萬徵兵萬人、延寧甘固以八萬徵兵六千、并摘調薊鎮臺兵、○時奴兵日盛、每與八子登山密謀、計定、猝發、疾如風雨、兼與宰賽合、衆近十萬、且縣木辦料于烏龍江、督匠造船、水陸告警、○上命借　大工馬價各五十萬濟遼餉、嚴飭各將防禦、○西虜乃蠻粆花等處又糾衆侵犯、乘勢交訌、分兵應援、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無抄絕、昔蘆朐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堅其敵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銓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贖、梁汝貴頗廷相突圍而出、見天主將陷陣而死、宜加優恤、若李維翰總不遠洛、亦當褫職、以為失事之戒、○賜死

清河陷

事張承胤諡、加祭二壇、祠名旌忠、頗廷相梁汝貴併恤、　張銓又論承胤不宜予恤、○李維翰革職為民、○賜楊鎬劍、飭諭諸邊、時議謂鎬工于媚虜、撫款、朱堪任事、○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朝鮮義州鎮制使以奴入犯遼東諜來告○二十二日、奴從[illegible]鴉鶻關入、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以火器殺賊千餘、賊退而復合、援遼遊擊張旆戰死、賊冒板挖墻、城東北角墮、疊尸上城、儲賢見李永芳招降、大罵、盡焚衙宇及妻孥、領兵戰于城上、力屈死之、遼陽應調營兵五百併盡、止打柴軍二十餘名、從北門遁出、清河三里之城高山四擁、北控寬奠、南枕遼陽、左近瀋陽、右近靉陽、皆相去百里、中有小路抵撫順、清河既陷、我失險隘、城中僅五百餘家、奴將丁壯盡驅北行、老幼慘僇、毀其城、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寬奠靉陽望風驚遁矣、○楊鎬聞清河已失、單騎赴河東、斬千總陳大道等、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奴分兵寇靉陽、參將賀世賢率衆奮擊、斬首百五十四、追至清河、奴兵方擬進攻遼陽、聞世賢勝、遂整兵北遁、世賢回援陽、居民盡被守城兵趕出、人烟四寂、世賢子樹青中縛一二遁者斬首號令、回至空城、惟馬兵護持、步兵皆散、○李如

栢固清河告急、自遼陽領兵採蘋、闔城陰、不進、遊擊吳立鄉自瀋陽江萬仞自寬奠俱來援〇奴酋後從撫順入、李如栢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七十六級〇乃璽受欵、虜漸解散〇以麻承恩為援遼副總兵、專管東夷事、李光榮為廣寧總兵、專管西虜事、

九月、麻承恩逗留不進、遣緹騎逮之、以副將麻岩代領其事、李如栢戴罪立功〇奴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撫順遊擊胡嘏寗劉死尸報功、經畧鑰至遼陽斬之、〇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甚及蚩尤旗、象主兵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遼見白氣罩城上、白虹貫日並出者三、

五

催劉綎星馳赴關、先是綎以軍將無措、江西左布政使王在晉曲處行糧廪費、給家丁兵將一千八百三十八員名馬八十六匹、兵仗犀利、驍勇絕倫、師行禡祭、大將荷刀屠牛三割而始斷、綎憂其不利、劉招孫于教場馳馬試槊墮地、綎云、若出關、必待川兵二三萬、自可當奴、不須傍助、疏請候川兵至出關、不允、促之行、將不習兵、以致敗沒〇户部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厘五毫、

十月、閣臣方從哲言、一陽初始、慧芒蝪甚、天怒未已、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卒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參之規盡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差無釋負之期、兵于人情何如也、

十二月、北關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賜金幣、時御史陳王庭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密說艷以千金、金酋稱之、遂有是捷、〇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正多可憂耳〇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捏報胡嘏寗附和扶同、有 旨、姑著策勵、

六

紀萬歷四十七年、(己未)

正月從遼遊擊佟國祚降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本月有催兵進勦之 旨大學士方從哲不能執奏經畧楊鎬遂決策于二月出師兵分四路、原任總兵馬林率副參遊都佐擊守備等官麻岩鄭國良丁碧葛世鳳趙啟禎李世遇江萬春等從靖安堡出趙閑鐵又令寳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監督者開原兵備僉事潘宗顏贊理岫岩通判董爾礪也、山海總兵杜松率參遊都備槊等官劉遇節柴國棟王詔張大紀備欽汪海龍楊汝達等從撫順關出趙瀋陽攻其

西佐之者分巡兵備副使張銓也遼東總兵李如栢
率副將參遊都備禦等官賀世賢張應昌李懷忠戴
光裕馮應魁尤世功佘成名李克泰吳貢卿于守志
張昌胤等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其南監督者分守
參議閻鳴泰贊理者推官鄭之范也總兵劉綎率副
遊都守備等官祖天定姚國輔周義江萬化徐九思
周翼明等從涼馬佃出趨寬奠攻其東監督者海蓋
兵備副使康應乾贊理者同知黃宗周也又朝鮮國
王李琿願親到受州提兵會我師進勦以都元帥姜
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統領砲殺弓箭手共兵一萬聽

七

調隨劉綎馬兵復安營令鎮江都司喬一琦督之四
路陳師可勝兵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
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松協助遼陽根本重地以
原任總兵官秉忠遼東都司張承基領兵駐守又以
管屯都司王紹勳總管運各路糧草分派既定擬二
月二十一日先後出師將師期題　奏逓遍共聞而
奴中調度安排機構周密二十八日杜公從瀋陽起
行翌午抵撫順星夜統兵出日馳百餘里進紮二寨
前鋒半渡渾河車營五百阻水松乘醉呼內丁亂搏
原任參將龔念遂同諸軍填委壑中水為之不流河

平松與衆渡賊以全塞設伏松營開十餘陣自午至
酉被創陷圍中欲周聚山頭衝殺賊從河畔林莽中
起復對壘鏖戰良久抵昏松落馬彼此混殺王宣趙
夢麟皆力戰而死師大潰賊乘勝合力北迎開鐵兵
馬林于三月朔從鐵路城進東三岔兒堡出口分為
四營突與賊遇備禦不及被賊掩襲部伍遂亂竇永
澄麻岩戰沒潘宗顏董爾礪死之林帶軍萬餘奔據
張家樓經略聞撫失利亟檄清河寬奠二路撤師李
如栢如令退舍左次而旋獨寬奠一路去奚寨極遠
重岡疊嶺懸崖峭徑車騎難行劉將軍綎于二十九

八

日點發領兵守備劉招孫劉應祥劉吉龍劉思勝馬
進忠等至深河下營連攻牛毛馬家寨口深入三百
餘里紮十餘寨斬獲甚衆殺死奴酋火胡狸金白二
酋亦報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韋都男俱被殺奈偏
師深入撥探不通救援且絶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
墮重圍綎臉中刃胸中矢劉招孫見主將墮馬突入
圍中殺賊數十尋尸身被多創並沒于戰場矣是役
也原任副將黃鉞參將江萬仞甯鎮參將李永芳留
守李希泌延綏遊擊李鳴鳳宋得龍王諾楊欽姚國
輔都司吳光先李走培潘龍鱗暨江萬化鄭國良祖

天史皆死馬而奮不顧身以至戰歿者江清龍麻岩
柴國棟張大紀其人也一杜松所統陣亡者千總劉
文中謝大臣羅四維王官把總松美王家相紅旗官
趙文保李芳馨一趙夢麟所統陣亡者中軍杭卿旗
鼓梁通原任守備番鎮彊千總趙夢相傅元說趙世
胤趙禮臧體元趙升趙熊趙彪把總趙勇趙堂杜同
加趙虎田秀實趙大化一王宣所統陣亡者中軍張
聯輝千總洪印旗鼓宋良卿把總劉維祖內丁千總
馮建佐鎮國臣賈釗把總方實高文潤紅旗官張文
定郝秀禮靳國臣郭尚仁王尚須旗牌官張耀魏應

九

科劉登科劉邦漢一楊欽所統陣亡者千總楊英把
總王汝舟柴志高孫夢多王應科紅旗官李正陳虎
趙得英白宗益王樂劉聚良廖尚賢一王詰所統陣
亡者中軍金復初千總劉弼齊進忠王象熊李錦董
升一江萬仞所統陣亡者千總張虎把總劉秋紅旗
把總王月王棟陳國旺江亮一李希泌所領陣亡者
千總李國良徐應文王卿把總王國光樊志道李標
李應魁劉全洪良機葛呈章金予清周武德一天津
都司李為棟所統陣亡者中軍施鳳翔千總王加英
朱忠智陣把總馬永壽一援遼總兵官秉忠播隨杜

鎮守出征官陣亡者把總張萬教談順德一遼陽強
勝兵原撥隨杜鎮守陣亡者千總彭守祖把總陳萬
善佟守成何一魁百總紅旗王友功等八名一瀋陽
遊擊楊世爵所領陣亡者千總高如斗一分巡道義
兵千總熊錦所領陣亡者督陣旗牌官高顯祖劉合
功郭承宗鎮遠張有名黃加武劉夢麟李先實百
總王維李一石營遊擊劉遇節所統陣亡者中軍王
建用千總劉恩澤把總蔣守道李良棟王庭柱一車
營婁僉遂所統陣亡者千總張天祚顏天祐王弘化
把總雷應龍丘起鳳劉友才于景柱楊朝武任運旺

十

一李永芳所統陣亡者中軍陳盡忠把總梁忠氏一
柴國棟所統陣亡者中軍崔成千總孫大江把總陳
忠孝馬曉一張大紀所統陣亡者千總高科把總臧
繼科一貫紅棟官劉天熊一汪海龍所統陣亡者中
軍趙周賢千總王旗贊把總張大化朱國輔汪宗弘
一馬林所統陣亡者守備馬熱千總楊一科李鶴祁
婢婿李日篁張桂把總江應聘陳國王天台啞汗兒
李承恩姪馬炳子馬熠且力大海代喇人什物楊登
科李毓藥王懷智劉尚胤王效忠守備管坐營朱邦
孝詹國繹千總杜福王國印把總齊和猛克虎魏思

賢庫承恩尚志雄王應乾畢東德又據林男生員馬
炤奏報林長子百户燃及祁煌等十一人皆死于戰
一跟隨開原道陣亡者中軍董引招降官管鳴宮伊
湯聘執旗官康民望丁繼盛荅應官能惟英應襲李
漸茂王納薦經畧督陣紅旗原任守備郭之翰監軍
寀院督陣指揮劉興周一麻岩所統陣亡者中軍周
大盛千總程康王仲賢冷載裳麻賓麻進忠魏相把
總打代趙仲舉聰介哈監代李尚仁督陣應襲曹秉
忠萬人英胡國弼周大受李天復孫冲良伯言兎𥟖
流官褚道宗王溥梁世勳李應朮一鄭國良所統陣

十二

亡者中軍趙廷蘭把總姚守冠曹文烈趙奎丁碧所
統陣亡者中軍祝世泰千總蓋祿丁堂紅旗官魏國
勲原任守備江萬泰黄璦千總陳王王學雄把總常
國泰何印王琯陳一元一賓永澄所統陣亡者中軍
李維楨千總刁國瑞把總康世泰一趙啟禎所統陣
亡者中軍胡邦奇千總閻有功鄭國忠高良王把總
趙鎮李之中朱萬興陸進忠一陸應選所統陣亡者
中軍趙祚一劉興所統陣亡者守備劉元劉招孫劉
應祥李士王千總馬進忠劉吉龍吳志文把總劉中
二劉思勝王光遠劉尚易廷諫指國泰百户胡卿總

旗田見龍曾朝卿一姚國輔所統陣亡者中軍龔子
明千總張應韵徐國田楊遷張成把總張登雲凌應
舉楼得勝宗憲張得皐程東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
貞哨官吳大憲等一十四員掌號官陳孝一浙兵守
備周翌明與中軍周三賜鄧繼千總洪大亮沈祚明
上甫詹汝賢葉文通楊國渭王玉金俱陣亡一祖天
定所統陣亡者中軍裔一熊千總趙秉忠劉魁夏時
王捕盜劉鎮遷把總丘惟屏百户張明遠一鍾陽守
備徐九思同把總李茂先俱陣亡一江萬化所統陣
亡者男千總江應聘中軍董孟奉千總王尚忠姜良

十三

相把總史一元劉熿劉朝貴金國棟一喬一琦所統
陣亡者中軍金文麒千把總侯惟屏龐養德馬應瑞
以上各路除麗兵外主客出塞官軍共八萬八千五
百五千餘員名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
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名、并印信一顆
陣亡軍下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陣良馬驛駝
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頭隻、今陣回見在并招集官
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名、
朝鮮國王李琿奏稱小邦挑選軍兵一萬三千餘名
擺渡鴨綠江分作三營會同喬遊擊從劉都督大營

兵馬當先虜敵驟至劉喬兩軍抵敵不住本國兩元帥登山札營賊鋒甚盛乘勢掩逼左營將金應河奮勇對賊依傍柳樹踞胡床取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當有一賊從後悶入鎗刺應河腰脇猶發矢不絕斃後投弓乃已賊悉衆合圍喬遊擊自縊林間我兵排解投危厓而死本國左右兩營盡覆姜弘立金景瑞身為元帥被賊牢監小邦二百年來奬飾名節一朝汚衊殆無倫理除令有司將其甚孥監囚待加探訪從實科處外為念賊充益熾小邦危急懇乞
聖明亟圖守禦以保藩籬等因

十三

按三路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死難者若中軍千把總旗牌等官余查即報悉書職書名以志死事然姓名不存者多矣此一時也監軍猶敢以陣亡職名報故得報抄錄嗣後 功令益嚴敗多隱諱沙場之鬼甯無夜號余為經畧秋祭從前陣沒文武官員分廠設位排列不可勝紀慘不忍視嗚呼遼禍之烈一至是哉

先是劉綎出師日五星鬬于東方杜松纛發牙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災夷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知為敗徵

山東巡撫李長庚陞戶部侍郎督遼餉○十八日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風霾晝晦黃塵四塞赤光射天西長安坊樓為折其占四夷來侵○命總督江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兔撫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為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御史楊鶴薦前御史熊廷弼諳練遼事以所刋疏稿粘揭進呈 上遂召廷弼以大理丞亟馳渡遼宣慰軍兵○本兵黃嘉善同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帑充發四十萬募戰士○廷議謂李如栢納奴姪女為妾生子逗遛獨全不堪大將遼撫周永春請李如楨代之給事中李奇珍謂李氏跋扈土人擁戴恐為唐季藩鎮之漸御史楊鶴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而後可用 上竟遣如楨往如栢候勘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統道出關應援○給事中姚宗文疏稱保定山東擁護家國集兵轉餉此為咽喉鎮撫圍難經營不易宜亟推才望撫臣才識教練者剋期赴任以保金湯時江西布政王在晉兩經 廷舉卓異擢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主事夏嘉遇条方從哲受賄寬李維翰兵兵科

十四

趙興邦為之不報吳亮嗣張延登房壯麗劾嘉遇馬
○奴遣奸細探三岔破聯紅陰圖金酋寨以零騎窺
瀋陽清河等堡又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為內應寧暖
諸酋並甘奴賄煖兎伺釁沿河駐故○上命中使薦
陣亡將士鄒故帥劉綎家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
師

四月望後宣武門外響閘至東王河水盡赤正陽門
尤甚○御史唐世濟劾方從哲尸位誤國○戎政尚
書薛三才卒○虎墩擁衆數萬臨廣甯邊○宣鎮營
兵鼓譟不赴調逮治總兵劉孔胤

十五

五月開原兵備韓原善領銀七萬四千兩招募兵馬
○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部衆萬餘于撫順
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濠二十九日深入撫
順以偏師躪鐵嶺撫安堡李如楨方與經督講禮爭
抗未暇籌兵○朝鮮咨報奴酋僭號後金國汗建元
天命指　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詞甚侮嫚○遼東
贊畫劉國縉稱李如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
樹威望而印文無破格語當以知楨為鎮虜將軍賀
世賢為征夷將軍

六月十五日奴酋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才引衆出防孤城立下西虜適市
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
瀋陽鐵嶺奔潰
先是備禦羅萬言高價易市馬東援赴署開原兵
備事推官鄭之范處領草豆並無升束馬食蒭秆
一日而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把總朱夢祥到開原
領錢糧一月不給各軍衣物盡變馬倒人逃離城
草茂之處趣青餧養馬匹賊至猝不及收鄭之范
登城擺守賊箭飛集梯高數丈自卯至巳攻衝三
陣丁壯奔避之范被傷下城乘馬帶五十餘人走

十六

出西門同備禦何懋宫往南行道應二印遁失賊
遂乘城馬林與遊擊于守志于化龍參將高貞佐
擊葛世鳳招兵遊擊任國忠安樂州知州張文炳
經歷張奇策三萬衛訓導陳嘉謨中軍孫勇千總
部萬壽把總王友功郭啟明楊承祖遼海衛指揮
俞承胤李為梁屬中寬等皆死難西兵無統大半
奔竄賊四下焚掠士民男婦不下十萬餘口生迸
者僅約千餘人遼撫馳書鎬欲將牛車數十輛載
死尸于城外分別男女埋之無敢往者沿邊各堡
居民迸避一空

經畧行至虎皮驛遇平夷營遊擊陳維翰馱載行李
衣服氊褐等件又有大銀錁一百五十兩將維翰革
處示衆○監軍御史陳王庭參如楨賀世賢均應戴
罪聽勘分別議擬開原禦備何懋官三萬衛指揮徐
大受當重究正罪擢官鄭之范當在任候勘經撫總
督恭候　聖裁分別酌議以重疆場
開原乃黃龍府舊地東隣奴酋西接炒花宰㺞諸
酋巢穴迤北則金白二酋在馬遼陽所恃以斷隔
夷虜之路聯絡北關至為聲援開原失而鐵嶺遼
瀋岌岌乎殆矣

按三路之敗開鐵之失監軍參疏俱以周永春汪
可受為有罪永春逮矣遣矣可受死于家而贈官
加恩朝議何嘗有公道哉
楊鎬疏參開原失事起于鄭之范貪婪已據多人告
發乞勘問以洩公憤後之范逮死獄中
上超擢熊廷弼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賜尚方
劒代鎬經畧○從本兵議遣司屬魏成忠往浙江尹
嘉賓往山東魏運開往陝西張時雍往河南招兵
起恭甯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
協理戎政○御史張銓按遼○黃嘉善以人言引疾

○二十七日西北白氣冲斗天河占云胡人暗兵來
侵○簡討丁紹軾言建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
畧而必取之田間豈舉朝皆巾幗乎閒原道補韓原
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閒原已矣舊者胡為與之去
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即親喪不守制文官戴
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某將養病明日
准某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
而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路敗
績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拏外迸者御史楊
鶴極言仲正義聲催戰之失有摭拾他事欲逐鶴者

御史年志變救之○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
逗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閒欵令郡
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左贊善徐光啓使朝鮮
宣諭應援○遣給事中姚宗文查擾遼兵馬、能廷
弼馳至廣甯
時遼城嚴拘李佟二賊親戚發李永芳墓永芳仇
我愈深與奴益加親信蓋田單借以激即墨之怒
而我反用以速李賊之攻人謀不藏甯獨氣運使
然哉

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天下之大患有四隱憂有六
內言白蓮蠱惑愚民古來隱憂卒發每乘人之所忽
一發便不可收拾為今時之最可患
按在晉任內防範消弭靡所不至東人獲免于患
一陞任而蓮妖即發山左騷然先已燭其幾矣
戶科官應震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密報宜賜　敕
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
長為奴所忌奴酋以卑詞厚賄啣屬諸酋而虎酋猶
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能用虎酋奴必用之矣
虎酋受晉款而關外靖虎酋為奴用而西邊擾科
臣已預慮之矣
奴酋奸細在兩河者鎬連斬二十餘人
東撫王在晉題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
是　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
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鳥
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
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虜南直閩浙等處止于
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止于
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東海蓮矣今天下最稱緊矣
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山東養山東之全力
北可以衛　神京東可以捍東舟入犯之寇而今竟
如何耶臣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水
營僅存一千八百名近來　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
存止三百耳日今議補六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省
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今又奉　旨
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股肱肘腋之近武衛
單弱神氣不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符之嘯聚譬
之人身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臣甚懼焉當事者
以遼陽被兵亟如救焚救焚緩如近水明知東省兵
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時遼急而山東
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
危于旦夕其去蓋州不遠矣蓮船盡集于蓋州我之
海運尚覔船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鳥龍
江新造之船東風入犯片帆直達即司馬穰苴而在
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殘之卒六百新集之徒與强寇
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有摧枯拉朽之勢
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轍哉即不然而彼以一旅
之師乘船絕我餉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
時不戰自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　京師也臣謹
觀時勢正圖補續而臺臣張至發建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上于舟舵者
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
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
者是臣所欲言者臺臣已更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
稱運鎮萬有餘危楊鰫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
是臣所欲言者科臣亦更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賊
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是臺
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萬彌登青萊三郡亢旱
十旬萊陽水雹三尺黃縣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
身八足之異竊恐封豨薦食、羸豕蹢躅、碣蹷於奔蹌
之苦支離於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儆焉可不先
時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
從處說者以為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為禦奴酋而
設也臣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
融以濟海運未有羸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
别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糧及紅
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無已
又有解部泰安香稅向因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充額
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之本省以充餉兵之費
至于解部助工銀兩皆屬可捐當此非常可懼之時

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
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涓執年例以求舖墊者哉臣又
念水兵與陸兵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舲渡
海衝鋒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議伏祈速賜　允行事
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勢危迫而後行臣之
言臣能為于可為之日、不能為于不可為之日、是以
東省為孤注、由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
運之憂、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
王在晉盤獲奸細疏云奴酋之攻撫順清河以及開
原等處俱平原大陸騎兵其長技也烏用造船為哉
造船則明思渡海將問路于水濱其情形易測也我
發兵以援遼而又運餉于海以贍援遼之兵餉集則
兵不餒兵不餒則防守固而奴不能卒得志于遼右
之用兵者師行先謀餉遂其機關又易測也金蓋之
粟積矣只須奸細一星之火便可了丘山之積登萊
之餉集矣只須海中一旅之師便可絕三軍之命
中國之人怯而無勇緩而寡謀奴直弄之于股掌之
上聞原未破而奸細先潛伏于城中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成推城陷陣之功奴益鬬智而非徒鬬力也我

之群力既絀而群策又置之不用事急惟有調兵之一著夫兵可易調耶兵一調而登萊之防守虛兵再調而濟南之武備空矣今又三調以及青州而東省險要之地聞其無人矣我之運官姓名防守倉厫官兵車騾數目奴悉令人偵探然則登萊等處之虛弱聲聞必入奴之耳甯不啓戎心以速挑其入犯哉今毛兒馬汗等二十人臣不敢值信其為奴酋之奸細萬一有華人之降虜者與之同來則我不能識辨不能識辨則不能擒獲內地之情形彼中無不悉知故防夷丁之偵探易而防華人之偵探難奴酋之攺元建國孰非華人之教猱升木令之隱然為我敵國者豈獨女直之遺孽哉故　中國之防夷莫先於間諜我以間諜疎而有開原之陷覆轍在前何可泄泄不為早計今以異言異服之人二十成羣且得泛棹南歸如入無人之境則華人之往來孰禁之孰察之而能使之不遁乎謂宜申嚴　明旨　敕遼東部院凡沿海地方船隻下海無容夾帶一人糧船客船回到登萊等處仍嚴行盤詰如有私帶人口本船從重究罪既可以防奸細又可以杜私逃其于海防有裨兵

○山東發標兵二千援遼

鐵嶺陷

周永春東人也、晉䂓書囑之、凡東省所發兵、收募下得保全、經畧檄取東兵三百往遼陽、俱為沙場之骨矣、

先是楊鎬遣遼撫周永春書云鐵嶺處極北城已空虛李如楨必不能守再有差池瀋陽當不攻自潰遼陽愈難保守竊意賊之所利者財物婦女耳如移鐵嶺人戶盡歸瀋陽瀋陽愈見充實移守鐵嶺兵將盡守瀋陽自可保全鐵嶺但守留兵以供啟閉傳探賊知之必不攻是不守之守古之人有行之者李光弼是也奴酋有旦夕犯遼陽之信不得不與賀副將族次南移以便應援蓋開原失陷之易以有裏迎外合之人傳言遼陽城中亦有大猾己面語守道急捉此人于是調賀世賢劉虎皮驛李如楨回瀋陽人民四散戍兵見賊即走我兵已弃鐵嶺

七月二十五日、奴酋從三坌堡入攻鐵嶺、從寅至辰城陷、奴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踈、一帶堅城、相次淪沒矣、

賊攻鐵嶺參將丁碧開門迎敵戰沒遊擊吳貢卿諭成名史鳳鳴李克泰備禦何懋官中軍張世祿千總熊鏑劉愼王用中李如楠馬遇施恩陣亡千

總虜孔時手執鐵棍打死十數賊被殺指揮沈時
行撫安守堡蘇國觀指揮蕭進忠趙世勳楚尚儒
生員孟道重王之屏潘柱鄭之良鄭紹焚李培原
督防判官徐必達俱在城遺害千總陳所聞李天
培與賊戰重傷突圍而出當被殺戮擄官生老幼
男婦并開原及各屯避虜人口二萬餘初謂如楨
兄弟鐵嶺人以遼之巨族保遼之巨姓必効死勿
去乃如栢回京而如梴如楨如梓等一百七十六
名皆其弟姪子男或同族姻黨與如栢偕行如栢
所領兵有身家者盡行賣放鐵嶺之亡已卜于如
栢回京之日矣

時李如楨設防瀋陽距鐵嶺一百二十餘里賀世
賢在虎皮驛距鐵嶺一百八十餘里世賢同卜向
績等領部兵二千往採路遇奴所借西虜兵千餘
賢奮勇頗有斬級奴兵之在鐵嶺者多宿酒未醒
宰賽與奴酋爭鐵嶺財物人口相仇殺李如楨劉
取奴酋殺死西夷首級一百六十餘顆報功御史
陳王庭叅李如楨勒馬不進罪在逗遛掩敗為功
罪在欺罔當依律擬辟以為巽懦蒙蔽之戒

王在晉報東省大旱疏云東省昔罹大祲人民逃竄
田土拋荒至今萊盡復業舊額新賜業成里甲賠補
苦不勝言然猶望年豐歲稔借天道之贏補民力之
詘孰意叅夏亢暘田間無來民情皇皇尚冀秋苗刈
割可需一飽也乃自五月迄今久晴不雨夏日之煎
熬萬眾憔悴秋陽之暵烈品彙焦枯間或微晝風狂
括飛塵而眯目抑且通宵炎燥燮微露以加乾素衣
角帶之官僚被勞搶地驚而額顏之蒼亦一任呼天
目今旱極蟲生幹枯葉萎或報飛蝗食稼或報異颶
摧城花戶背井思逃里長泥門遠竄四十三四年之
災復見閭閻億萬姓之命難存小民擁門赴告者蜂

湧磨至本省今歲之災所關不獨在本省而在全遼
登萊青濟之間無收則海運從何得餉海運無餉則
遼師何以得存所係安危良非細故又念往歲遇荒
議蠲議緩議折今議蠲而新餉且加編兵議緩而軍
興且至急矣議折而海運立需本色本色不繼雖輦
金以赴遼陽而饑時不可以為食遼之患轉深矣含
議蠲議緩議折以外別無救民之術誰司牧而忍
牛羊之立斃耶當是時也兵經三調北海之武備全
虛天無二餔東省之人情騷動且帑如懸磬而欲搜
括以招兵地戒甌脫而思加編以益稅括船則遠通

淮海徧歷戱宮轉餉則久涉波濤時填魚腹籍柔民
而遠戍直同斧鑕之在前驅羸馬以從征不啻輓鹽
之在後以遠方所未及者而齊首及馬以海內所不
能兼者而齊獨兼有馬蓋以山左視遼陽原為唇齒
今急唇而先令齒之受病於唇之亡奚揉以三齊視
輦轂近在腹心今剜肉而不顧心之受痛恐心之
疾愈深以如水如火之施有轉熱轉深之苦乃蒼蒼
之不憫而且降之割益之疚也恐憂不在強前而在
蕭墻之內有非臣之所忍言者矣
山東撫院王咨查得山東除水驛外有馬驛站僅及

二十七

三十而大半當衝支撑未易十取其二已覺蕭索且
於額派猶然未充合無于州縣民馬相兼揀擇但有
馬則有草料有控馬之人則有盤費馬匹草料每匹
日給三分計日通算約用銀三百六十兩有奇馬夫
盤費每馬三匹用夫一名每夫一名給銀三分計日
通算約該銀二百兩有奇已將前項馬四百八匹兌
買完備印烙造冊逐一親自查驗俱各膘壯堪以騎
用責令委官白鯤等押解于七月十五日起行前赴
薊遼總督衙門查驗轉發施行
八月二日熊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逃將劉

遇節生營王捷鐵嶺參將王文鼎文鼎抵任一日城
陷非其罪也遂設壇躬祭清撫開鐵死事軍民拜賀
世賢以勵敢戰○廷弼舉高出胡嘉棟佟卜年等為
監軍調各邊勇將勁兵以實遼陽○十三日逮楊鎬
○北關報奴酋計搶遼陽盡徙朝鮮降卒以防內變
○宰賽因鐵嶺陷引兵與奴爭鬭被執○廷弼參
李如楨十不堪顧急調李懷信代將
王在晉題奴謀截餉疏臣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
攻其所忽強酋跡蹦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遼左之
命繫於金蓋救倉之積而金蓋救倉之積懸於一線

二十八

之海道然則有登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
蓋側目以窺登萊久矣今登萊之兵甚寡且以援遼
往船隻甚稀且以海運行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
海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上之
汛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猶為緩不及事矧疏
入未即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覆而後招兵兵畏援
遼未肯即就恐遼塞情形急於風雨金州至登風帆
半日秋冬或色係彼順北逆之時倘賊兵至而後借
援于遼或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即御晨風以飛度
可幾而及乎今為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兵

長技也詎知為龍江造船彼豈至之不用亦豈無人
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宵為効命我中華亡命
寔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
為引導今南人之被擄者豈勝數計哉臣又查問技
中道路清河既破之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
其長技以攻遼而問發偏師以擾我我之力既分則
彼之攻益銳登萊二郡為全齊咽喉之地為天津總
會之區為遼左命脈之源登萊少有疎虞則全齊擾
亂而金蓋之聚必虛金蓋倘有蹉跌則三軍枵腹尚
全遼之地不守臣願　陛下毋以金蓋為可忽以登

萊為稍可緩也抑臣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
責同珠玉金蓋之區收糧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
船運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六十八隻船歸既緩則發
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第責登萊之發
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胸胃之痞塞也萬一
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船且為寇籍矣　國家
欲飽金遼必當嚴督車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為
萬全之策如以為陸行費鉅不求多於陸而求多於
海今歲山東大祲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於一勝之
供僾耶海汎之當增兵海運之當酌議械乞將臣募
兵處餉前疏一併　勅部酌議其　覆仍　嚴勅遼
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固金
蓋積貯之區則餉遼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矣奉
旨兵部知道前募兵措餉疏一併議覆
在晉題臣受　命以撫一方民有疾痛而不　上聞
臣之罪也海內盡苦加編而二東殆有甚焉自四十
三年大饉以後荒阜極目白骨盈郊　皇上惻然動
念大發　帑金截留漕米多方拯濟今日僅存殘喘
之民皆　皇上再生之民也活命雖及三年元氣甫
能平復流徙空存版籍田畝未盡開荒責里甲以徵

額賦通里不勝賠賦人從而按數以加新餉馬靡草
經霜益之氷雪其能有起色耶且加編以為遼也而
齊之受困于遼則無所不至兵行伍為遼而空帑藏
為遼而空郵傳之馬匹民間之丁壯為遼而空今幷
里杜採鐵保赤之倉穀亦欲為遼而空虜豈而登萊
之防禦與遼陽同患虜返而登萊之轉運不得與海
內同休天下所共苦之征調東省全受之而不遺天
下所未經之海運東省偏受之而獨苦臣竊謂勞難
獨任苦亦當均東省既為海內撐轆運之勞則各省
當代山萊任加編之稅此亦　王道無陂之言經

國至平之論東民所不能控訴而臣代為之控者也
王在晉題臣奉　上命委以東方東方安危臣任甚
重臣憂慮甚殷　皇上既委臣以土地必與之以守
土之人必與之以守土衆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
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轂陽斜對登萊旅順
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緣遼以及登萊則東省
為隔壤之號賊如越遼以窺海道則登萊為釁趙之
井陘當遼左之敓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閭
鐵之既陷門庭之寇益懷厦燕之危臣是以封章屢
瀆而按臣陳于廷亦兩疏繼馮臣以為東藩重地

五十一

右揭　神京必朝奏　聞而夕　報可也孰意彌月
尚成築舍耶兵法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
城遼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且不能守是為最
下賊之廣布奸細窺我餉道也謀著矣東西虜之合
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著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計
事之疎也昔鶴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
吳有備而楚無功兵之貴於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覆軍殺
將勢不踰息故有患難　君臣旰食而謀之今之所
云旰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祀盧聲使我之無不

備則虛而為實實而為虛在一轉念間哉何所容其
把握哉臣按登萊之形勢據道臣陶朗先聞報登萊
各口周環緣統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遥在海中者
約三十里而遙登屬極衝不下五千餘處萊屬極衝
不下三十餘處每處不能派船二隻每船兵不及二
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焉能禦大敵乎今遼東
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七萬尚望風奔潰寇
至不能為片晷之相持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
二而乃與各邊同調遣也單而益單弱而又弱如層
火將焚乃先撤水比至燎原不可救而後望水於西

五十二

江不亦晚乎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
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東如織揣彼之
意益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登萊而逼青濟
也宋建炎四年張公裕引大舶擊金人於海此後今
人截江蹈海如履平地誰為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
事耶夫奴酋之强較倭遠甚昔年患倭此中隄防百
倍兵陣嚴密劍戟森羅設將添兵算無遺策今以汰
存之兵赴調故之今遣下癈軍懦丁無裨於用東省
之危如一髮之懸九鼎可徵望奴酋之終不犯哉
都城有緩急將待援於山東今以東省之孤弱進無

入援之兵退無自完之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聽人之加侮而已 皇上不付山東於一擲容臣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戰水兵打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參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闌之必消聊睨北代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臣見遼事張皇臨一城則思調一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於何方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救於事臣請與當事者約女臣之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臣任兵責儻不行臣之言置海防於不講撇重地於不顧異日有不可知之事

臣不敢任其辜臣之所以為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 朝廷之地方聽 朝廷之自為計臣力無如之何矣

在晉乞減海運疏云遼師待食於海運海運待給於登萊登萊二郡產穀幾何於是又議及沿海州縣乃州縣之沿海者青止四縣濟南一州四縣耳此九州縣產穀又幾何當海運之初開正值年時之豐稔登萊積粟急於易價民間蓄藏盡發此時但憂無船不憂無粟然而初議歲輸十萬前撫臣李長庚猶蹙額憂之今船之難致如初而海澨之餅櫐幾盡矣沿海州縣行令應納錢糧俱改本色起運人情囂然益新舊運餉各屬多不過數千鍾一人挈之而趨掣批即可了事今責以千萬鍾之汎海抵海則多方以募舟登舟又守風以泊岸船戶既多侵折糧戶又苦賠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間之粟須藉天生地長天地不能生長人力其如之何今歲登州及青濟沿海州縣多苦旱無禾則輸粟之難不獨窘於人力亦窘方天時矣以枵萊之軍控方張之虜餉臣急餉臣亦急餉餉臣顧加倍臣亦顧加倍斷無秋毫之抵牾致議論之枘鑿但據目前事勢如准船不可多得而造船

於遼遼人驚竄不可得船又轉造於天津往來跋涉每成畫餅則括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餉船開洋海颶不常驚湍靡測深則虞汩淺則虞礁守伺動經旬月生死立判須臾近且慮成心胛睨運途中梗駕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開鐵既陷閩風破胆北人每思南遁南人不敢北渡淮商惟恐留船如脫網之魚遼商惟恐被兵如驚弓之鳥商途阻塞招之不至則通商濟運不亦難乎運糧速涉不能朝至而夕收返棹歸來或敢此回而彼逗姦弁動索折乾以欠作收其或舊之不得以收作欠甚而攙水和糠經風曝日欲掣批

北關陷

交卸不亦難乎有此四難人思退縮且田間無米市糴難招昔以米豆多而憂腐爛今以年歉歉而需徵收即仍前以充十萬猶或難之欲加倍望糧於東省恐不獨臣以為難即餉臣亦自知其難耳然臣不敢自諉其難督率群屬勉期及額且與道臣多方區畫以圖不孤　皇上之任使第顧主計者毋局臣以二十萬之數臣亦不敢自限於原議十萬之數銖積寸累儘臣力量之所能為儻或庶幾以如前議臣不敢自居以為功如力不可勉數不能充亦望截今歲之贏補將來之乏蓋臣督群屬不得不嚴嚴則期於集事調小民不得不寬寬則可以奏功通融於彼此盈縮之間劑量於人情甘苦之際庶臨期可免捉襟而遇事無虞掣肘矣臣又思餉遼長策陸運取必於人海運待命於天人可必而天不可必以可必者為經以不可必者為權勿因陸運多費而遺其所安勿因海運偶利而行其所不測水陸並輸亦經權互用久暫可行之法也伏祈　敕部酌議施行

三十五

二十一日奴酋佯緩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收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分隸部下八將

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命李懷信剋期赴遼○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朝議瀋陽不可棄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遇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為質其速煖兔諸營持諭帖激炒花虎墩兔以利及皷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　帑金二百萬

奴酋退破開鐵兵益强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視遼瀋直几上肉耳

三十六

部議罪并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諸將多扣餉自肥遼左為甚經畧持斬遊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為防○戶部李汝華請發內帑○周永春題鎮江為朝鮮入貢必繇之路又登萊之咽喉金復四衛之門戶也臣前疏有云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奇兵由寬奠超巘岫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伏乞　勑部將應添兵將即刻議覆不然鎮江不守而朝鮮決難自存開鐵失而北關亡非殷鑒乎○閱科姚宗文訪金台失有男得力革屬奴酋寨得力革有二女以四千金恤之起事

義州西門貿相續見當巷市北關下

九月戶部先奉 旨張燁馬堂胡濱丘乘雲潘相徵
收分進內帑及解上部助大工稅銀暫解戶部一年
以充軍餉募兵之用東撫王在晉請留解部稅銀以
充調募兵餉凡解監之稅係進內錢糧外省不敢請
久之報可
東撫王在晉請罷臨淸及六郡包稅云邇來遼事告
急 皇上准留稅銀一年并已徵在官未經解監之
稅解部應用詎獨司農稍釋攢眉抑亦中外共欽
明聖臣方幸留稅以接濟軍興如飢者得食而忘其
嗟敢因嗟而思廢食哉無奈天降之割久旱泉枯商
塗盡絕漕艘數千沮塞於臨德之間外水篙師柁工
動集數萬人皆矯健猛鷙慣集江湖揉生亡命旗船
久泊上食必虧釀成竊劫勢所不免月來河漕二臣
暨監司府縣人人胼胝河濱倉庫獄囚屬之厮役看
守臣爲是憂心惶惶旣虞蹈海之夷乘虛直搗又虞
乘船之冦嘯聚成羣晝則籌及調兵轉餉之艱夜則
慮及新關平城之易如坐針氈寢食靡甯夫漕河
一線之水舳艫櫛梗帆檣如織卽游鱗不能潛躍安
所得商船來往以問臨淸之稅哉行商屛跡而徵坐

賈坐賈日稀而徵行戶彼行戶者藉行商以爲轉運
者也辟之澤涸無魚而取償於網罟其爲不得之數
可知矧鈔關旣抽一倍有司又抽一倍有十羊九牧
之繁一免二皮之苦利歸則商自散商散而利益窮
以此抽稅如服底追風空中捉影徒托之想像而已
至於陸郡虛包代納之稅言之眞有不勝流涕者濟
南爲山左首會繁華宜爲六郡之冠臣一入省城但
見蓬門慶閭烟火晝稀敗屋垣頹風雨不蔽鷄豚不
入市安問珍奇藜藿未充腸孰餘布粟入懷雲漢之
歎半入流亡家有采薇之風盡悲調遣出郊一望百
昌萎頓滿目枯焦地徧沙黃野無草色據所屬開報
斗麥一錢一釐斗豆一錢二分蕎秫稌粟之類比常
價增二倍近河布鎭因水原淺涸而賈販不通沿海
州縣恐海運留船而商舸久絕貧民食其土之所產
土已無毛官司徵及田之所出田俱板瘠本方原無
百貨何從得稅所謂包稅者稅之貿擔及稅之酒肆
飯店草履木杓一切瑣屑之物向雖議減總未蠲除
夫畜馬乘不察鷄豚豈以萬乘而侵當壚荷蕢之利
哉往如癸巳等年海氛甚熾東方所憂者兵耳而米
及荒兵猶可支也乙卯等年人類利食東方所憂者

荒耳而未及兵荒猶可拯也今兵荒並集為百年未
有之睛而搜括與如編並行又百蠹難支之際照田
以懲額賦逐戶以課人丁如吹骨熬脂不勝痛楚尚
可責以無根生業無皮生毛以蔑殘民于扶下哉不
請 命而停征臣有所不敢不罷征而強索臣有所
不能若瑣瑣于草履木杓之無遺是以王臣而行稅
監之事臣有所不屑自榷事興而東屑撫按諸臣言
之至懇唇吻之幾敝然言稅之有害也而未言稅之
無利也言稅之害民也而未言稅之害官也言稅之
害政也而未言稅之害 國也何謂無利山東十歲

三九

九荒屢經具 題蒙 恩蠲免或小民逋欠除解部
解監外貼司幾何處名徒存有司或借此而科徵實
害匪淺窮民皆因此而失業稅之有害而無利也明
矣何謂害官府佐輪委管稅如避湯火欲取盈則叢
商民之怨而終不能以及額欲短少則來上官之察
而卒不免于譏評通判柯時遇以遣戍行張體嵩以
叅論處萬言策以降謫去任諫辰以考察罷王藿朱
朝臣以掛議黜州判高擢以問罪斥通判崔一龍且
因而畢命焉夫人之受官未必輕于愛利一經管稅
什無一全亦以商少稅稀求全無計非多官盡為染

指也即欲染指而臨清鈔關之底簿可查此北過照
集重抽何能尅減人難至急何至以官殉利甚且以
身殉剝削稅之害官也甚其所謂害及于 國者臣
請得而竟其說臣嘗讀養生家言元氣足則諸邪不
入元氣耗而後疾病乘之耗 國之元氣者抽稅之
一事也榷事興而天下之財貨半歸于 大內半歸
于稅璫稅棍民間膏血陰蝕無餘如人之一身四肢
枯槁其閼血壅積處遂釀結腹心之疾於是王居有
無盡之藏司農無應急之笑海甸極困憊之餉邊塞
示凋索之形盜賊生窺伺之心夷虜肆憑陵之思

四十

國勢之不支全受病于民窮二字而民力之告竭全
受病于聚財二字外者悉入則禍胎隱隱務批其入
之根內者不出則錢神洶洶自尋其出之竇蓋泉滿
必溢水壅必潰活物而死錮之錢將玫其靈怒恥而
權享之神亦售其巧聚無不散之理窮有必通之時
乘兵欲散欲通而我啟其鑰散之以為思任其久閼
久壅而益嚴其扃積之乃成禍何者天之生財止有
此數自愛其有餘而又求人之不足則有餘益見其
有餘而不足愈憂其不足得乎丘民而為 足乎丘
民肯自安於不足哉至於丘民不司其權而歎四爽

操其權悖入之禍愈烈悖出之患更甚所謂衆昉之
為　國害者如此　聖心誠能悔悟拔去二十餘年
之病根可保二百五十年之大業滅奴制勝保國安
民必以此為急着矣
疏入久閣忽于除夕得　旨稅留東省餉兵此不
罷之罷　廟號所以稱　神也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為鎮
陽南為清河西為撫順北為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
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
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
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兵設兵二萬裨將七八
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北聯絡之大
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
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甸林箐險阻可專用川
出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
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
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擾
之此坐困而轉戰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
必立營盤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
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

杜南使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　以故南關畜指揮
王世忠為遊擊風示四夷（世名居薊鎮士人不能容北在番經畧撫衆安之）
十月奴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仍約日截運
餉　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
垣縋城遁衆兵大索守備竇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
之譁始定　經畧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匱
撤回就食　奴酋遣其壻好里於斗議和于朝鮮
在晉上巽風修省疏內云北夷之氣如霍畜穹閭南
夷之氣如舟船旌旗颭風揚沙北夷之氣也今東年
赤地空嗟浮海之槎北海空營更切防夷之警天以
巽徵譴告明暘臣等之修備而無兵無餉又慴無民
觸藩之羝不如所自遂矣
發貴州兵援遼巡撫王在晉題青兵畫調僅存四百
彼處如安東海口濤洛兩城石舊海口北海塘頭寨
海口幅員寥廓處處皆當險要之津而行伍極虛在
在盡暘烽堠之警臣於東兵三調之後悉照戶部近
日題　覆登營標營俱以舊糧召補原缺然虜患陸
梁須照往歲防倭兵額稍足支撐即青州一處往歲
軍兵七千有奇今星一千四百人所能分布者臣等
查宋時兵制有沿海水軍馬軍騎射威邊安東水軍

壯武東而道巡海水軍密布如星然自天會王年十二月金右副元帥宗輔狗地青淄敗宋將李成於淄州六年正月丙戌宗弼破宋鄭宗孟軍於青州癸巳克之癸卯闍母克濰州甲寅宋將馬括兵次樂安宗輔擊敗之十二月撻懶執劉豫東土陷於腥羶勢如破竹僞齊衛命冠履倒置諸宋史悯乎有餘悲焉今豈能如宋室之兵制哉矧宋未嘗通海道而今且開門以揖盜也夫虜非不能行海者也金人時獵於海島為以漁以畋之區完顏亮自將三十二總管兵由海道徑襲臨安海國其坦途耳虜亦非但能從陸者也金人分道八寇史不勝書兼習騎習舟之勇東西牽制兵再渡河而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扼吭而死然則併力以因一隅抽兵以弱諸路豈稱萬全之完策哉臣等添兵之疏再奏 明旨無畝多言然臣不言而或以不言竟置之即有觸山之力倒日之誠亦不能驅風逐影以制强酋之死命何不分遼陽之一旅以固遼陽接壤之區而付海岱雄區於一擲也

朝鮮國王奏東賊既陷開鐵旋吞金白專窺遼陽而或慮小邦之掣其後必欲先事蹂躪賊之桀順最為兇慘況 天朝之寬靉鎮江等處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孤邊甚危所在要害險阻賊必洞知若從靉陽進鴉骨關取路逺出鳳凰城裡其間既無關隘之阸一旦長驅或犯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義等處則各地方無暇援墨而遼左八站外江東一城彼此隔斷無復唇齒之勢盡為豺豕之場言念及此待冦至而策應則遠水無救于近火漏巵難沃于焦釜此小邦不遑嫠婦之恤緯而惟以誤邊境敝國為憂者也伏乞請發大兵來住寬鎮等地仍與小邦迭成犄角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絶狡虜之窺伺如或賊徑侵小邦更請遼鎮發兵來援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該部作速議覆

遼事實錄卷之一 終

三朝遼事實録卷之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箴稱葛父閱

己未十一月御史彭鯤化言救遼之策有三一日速充國之疏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日實宣和之詒掛之牆壁而人不覩以其文也一日斷宋難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斷疏入不報　漕運都御史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入户每造一船費可數百而官府顧價不及百金輙稱僱募又非平價人難樂從　贊畫劉國縉所募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逃散殆盡　遼左大雷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

時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有奇糧一百萬石馬九萬疋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人糧牛料等費共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兩

奴擁衆入龍潭口結煖炒虎兔諸酋且往開鐵馱運窖粟　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　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本令黃把兎等謀入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炒虎憨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

東撫王在晉題齊遼接壤戍於遼者待食於東省官於遼者帶銜於東省休戚相關安危相倚遼之事即臣之事也運官傳來遼報更寄於　京邸臣有概於衷久矣謹摘陳十要一日嚴海禁臣見經畧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日以百計五六萬兵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逃夫遼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為咽喉守關而逃者安能飛度然則軍民之逃將安之也逃於海耳自海禁弛而遼人無固守之志土兵不肯守而募客兵客兵又不能守而調各路之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相搏以瀋陽為死路以海為生門開此徑實足以亡遼矣然海禁所由開者以通糴也今齊淮諸商望遼則魂揺神蕩而遼人之望齊淮不脛而思走矣然則弛海禁祇便遼人之遯何濟於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實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耳南宋嚴禁閩廣淮浙海船商販慮為金

人嚮導在昔已然及今禁戢猶云晚矣二曰嚴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臣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空回一一查覈然與其盤於抵岸之時莫若盤於下盤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閩浙直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遞何必登萊之運船藏於島則為盜入於內地則為奸細散於江淮等處則為逋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於海外心腹布於域中可往可來孰禁孰止八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敓可於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銷而奴亦不得縱奸以窺內地矣三曰守金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覩項王之守雍塞乎雍塞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為可高枕卧矣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司馬欣董翳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之為紆經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蓋則遼陽必不能顧矣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擊於途遼兵畏奴如群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亦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遼陽非我有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識道將何時可道兵馬何時可集賊來如風雨寅不待辰似應嚴　勑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樹兵以為犄角添備以為應援全金蓋即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為獨重而視金蓋為緩圖也四曰固山東遼待食於東省東省固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為江浙浙直之襟喉而清德為水陸舟車之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髓以益新編東海內諸艱斛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陽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敌之綱目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泛海至登舟賣馬漢人馬植馬政高藥師呼慶自登州由海道通金金人遣使

入宗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約宋攻遼故道甚
習蓋由登近而由山海遠也今以八萬兵守遼陽之
一城而以新招九千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著
面之黑子浮為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矣船器於何
辦盔甲於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如乞
食貧兒猶恃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臣安得有點
金之術耶再照旅順添兵一萬無非為保障登萊護
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係一小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
截糧道則直抵海州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遶鎮
旅順虜如乘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救援且虜

五

之犯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接應旅順汎地
止及皇城島五百百之內未能護持運道登萊形勢
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禦今水兵調發遼
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
分其半以泊登萊與旅順兵互相會哨則長鯨不敢
跳躍聲勢遙連金蓋而山遼可恃以無恐矣五曰餌
西虜以　中國攻夷則我弱兵强偶詘而我當其害
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其益故或激之
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
人之利今見夷滅北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

冤讐之憤東激粆巴西結虎憨使之攻殺策之最上
不待智者而後辨之也邇聞黃台吉差通事代叩顧
將精兵七萬再起虜兵十三萬與　中國出力誓盟
擒賊我不能犒勞而聽其與建酋相通奴與虜和而
遼之患滋甚矣夫開鐵破瀋陽虛而賊不即攻非真
惕我之威也北關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
不能結西虜之懽恐難胡之議其後也今以開鐵擄
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　中國者還結黨以
攻　中國彼無亡矢遺旋之費而有引類呼朋之勢
始投我而我不收棄之以資敵欲殺彼而彼反納逼

六

之以操戈坐失事機害將益熾竊恐河東之棄地盡
為群胡秣馬之場前門之虎方來後門之狼復進興
言及此真堪太息　國家雖空乏何有於數十萬金
之費如有夷虜交訌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時
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六曰保朝鮮
朝鮮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蘇常相對欲犯登萊天
津由朝鮮為最便天護　神京亘此一國于汪洋大
海之間其在建夷則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為
先結高麗高宗即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廸功郎胡
蠡使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管楊應誠諭高麗王

楷楷不受詒歲朝賀于金全史每至必書其爲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三千人死敵而我僅以萬金恤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懐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爲心腹之患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恐金白既亡之後即及朝鮮我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之藩籬而江淮浙直添三面之敵國此其所關　中國之安危者甚鉅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菟可備王京不時之寇患保朝鮮即保我封疆既不失同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内顧矣七曰先激勸自奴勢披猖而遼左摧城棄地損將捐師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有此勁敵乎彼東倭西播有此屠戮敗亡之慘乎曩議恢復朝鮮者封伯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通倭之賞而僅僅拘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臣任江西布政力爲趣行家丁無糧括帑以贍之在遼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行僅一二孤蹇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

革之何存血染黄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破奴數寨見　中國之有人及其身没也川兵二萬獨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勤如斯尚靳半通之　綸未聞萬户之賚無信賞信罰之成規醜可逃可降之敗局何以慰九原拭三軍之涕淚乎臣屬都司周義原非海上練兵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登州水兵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周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似非畏縮者寛奠喪師以原奉將令劉營搜山護糧不即應援致被查叅未聞部　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矣俸廪既難重給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遼之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烏繞三匝而無托夫廢官尚圖起官見任忽爲原任臣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其他非臣所知者臣無敢言臣不忍負綎負義而已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士兵不同客兵者撇妻孥離鄉井非應募則調選而來者也計歲月而懐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心今也靡室靡家載饑載渴朔風凜烈九月誰爲授衣異域凄涼兩歲不關家計進則强奴之

暴畏犯其鋒退則　尚方之劍必加于頸開鐵成關
髏之塚遼陽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
兵抵通尚聞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風餐且新兵之餉
儉于本地之糧誰肯辭本鄉之有餘就他鄉之不足
餓則思逃恐東方之狗鼠滋繁極則思變若涇原之
菜餧可鑒臣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夷虜之兵當事
者弗以臣言爲孟浪也九曰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
肆惡一州堅距海龍囤　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
八路督撫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廣費止

九

二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費省耶上之有
督撫按監臨次之有司道稽覈下之有府州縣經管
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所營私人聚則各獻其奇而
可以奏捷遼陽用兵支餉紀罪核功四院不得不委
之司道司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
官又多科貢出身限於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材不
省者或因之以爲利緣是錢糧積而收納不能以知
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以偵詧委多金於泥沙滄海
有尾閭之洩暴白骨於原野沙塲有夜泣之魂向使
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

雖成缺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於天
津爲　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　神京
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
相聯絡矣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
冬者何也因南人之畏寒知北人之喜煖今氷雪將
凝人以爲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鄣
卯可封也兵防可寬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夷
入犯無時先臣馬文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
兵分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
甯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

十

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甯遣兵據此已有明
驗未聞氷結之時虜兵不犯也再查宣和七年十二
月斡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靖康元
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冲
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閤門祇候侯章
齎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
三年十一月兀求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狗青淄粘
沒渴取濮州陷德州撻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寫黑
陷濰陷青皆以正月總之强寇方張須切震來之懼
四時叵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洶洶手足便見張

十一

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躭燕逸洞觀往事可不念清河
撫順開鐵之危而忘卧薪嘗膽之恨哉茲十欵者言
出傷時論多觸忌一矢口而尤悔隨之然臣爲　國
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臣罪臣者之爲介介也至
於閣臣叩　關天聽轉遥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
落落蹇諤無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
營衛向俱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　國事如弁髦視
邊警如兒戲倘明知其要莫之果行時事安知所底
止哉伏惟　聖明爰采設誠而致行之疆隅幸甚

王在晉題留新餉疏云東省議留新兵九千較之防
遼什之一較之防倭四之一地面廣而兵卒稀何能
布置然臣極知地方堉經費艱繁得此稍慰其無聊
暫安於姑與擬將州縣新集之兵方多簡練海上無
能之將漸次更移庶幾整頓容軍旋修武備不謂
餉兵之費乃結尾於香稅也夫香稅如有十餘萬之
多前此置之何用至今日乃充兵餉耶自遼事興利
孔百方搜括前此何置之不談至今日乃驟然充長
耶臣等固知計臣之無己非計臣獨精於策遼而忽
於策齊也然而兵與餉相爲有無者也有餉則有兵
無餉則無兵此不可以虛語相加亦不可以奇策相

十二

難泰山之有稅經手者非一官稽查者非一處委官
報州州報府報司道司道報院委官之作弊臣等不
能保其必無如以極多爲少極有爲無臣等亦諒
其不敢一經閣報俱有文冊爲憑孰得而故減之凡
百支銷俱有卷案可據孰得而故匿之香稅多不過
三萬而支額乃四萬有奇出浮於入收儉於支本省
徒有香稅之名年來反稱貸以補額支之數倘不以
臣言爲信司冊具存臣一面送部查覈夫安得有贏
餘以充兵餉哉又安得有十萬以足九千兵之歲餉
哉山左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人亦知其所處
之艱然孰察其難言之若與之以石田不可耕授之
以餒僕可使安得不呼號　君父以希一體之恩
萬一呼號不應事至危迫安知不轉爲求無不得之
時臣等不能爲檀道濟之量沙甯不效申包胥之隨
涕耶本省兵餉無煩再筴只得分新餉之半以濟遼
航海爲兩顧之計存新餉之半以養兵守土爲自固
之謀蓋州縣招選之兵原　題於加編地畝銀給餉
而今日留用之兵固山東即所以衛　京地也山遼
一體並重畢天下之力以全遼遼尚不能以自立留
齊之餉以存齊齊尚出其餘以爲人以連歲不登之

齊民不堪命之齊人已兼顧其所以為 國家效力
者至矣盡矣倘舍此不從而徒托空言以餉士臣等
即能以添兵之 令還之 朝廷而不能以既集之
兵還之閭里兵不可弄内患且虞其決裂詎遑計外
冦之加侮哉伏乞 勅部酌議將新加山東遼餉二
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扣留一半於本省養
兵餘濟海運施行 再丁兎兒馬漢等二十名逃匿
黄骨島居人島善友家催覓漁船送至天津誤送登
州被獲巡撫王在晉題請行經撫二臣嚴加防範諭
禁覺察

十二月王在晉題減免牛隻疏云人身之有指臂也
受指者必不傷其臂衣之有表裏也襯表者必先健
其裏遼左之於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
疆隅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丸泥之可
封有一葦之可渡今之幾視齊者猶之抱火厝之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故謂之安而不知火之
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
不與遼同患者乎無兵而以為有兵兵之赴調者數
無餉而以為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為有財
財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科而

田之賦齊事之難若此籌 國者亦宜憐而少寬矣
柰之何而有一萬二千牛隻之加派於東兖也夫東
省從四十三年大饉入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
烹頭畜頭畜盡而剥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咲及於人
人相食而父子夫婦忍供嚼嚥饑民國猶在 御前
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舍人之肉耶四十四年
又荒臣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召佃而牛種已盡乃
動官銀於他處買牛給散而領犢甚稀兩年來牧養
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
者未得歸東省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

而無牛之可耕也今歲之荒東兖幾成赤土牛無草
料半歸餓死民間正苦無牛 朝廷忽有括牛之令
此處之牛既稀他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方而欲買
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買省省之有餘給
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畜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
苛取必將盡化為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
荒而 國餉遼餉併浮海轉輪之餉益付之不可問
矣青齊登萊四府疲於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兖州即
無海運之煩而今歲運河淺澁職官露宿河壖丁夫
胼胝疏瀹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艘得灌輸於

京皆竭兖東二府之民力目前田賦無償人民思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莩窮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責子買犢以應　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焉代步必不責之代耕雖司晨必不責之司旦今東省旣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不司旦之雞代耕之馬也恐併代步司晨而併廢之矣夫牛犢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爲殉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之甚也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即有價而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立辦限以二月三月取之如寄遼臣索牛　經臣即如數與之經臣索牛餉臣即如數派之臣等即如數以責成司道司道即如數以督責府州縣而空拳搏虎終屬虛聲壓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呼牛無牛無論任俾查參即褫斥臣等亦何救于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臣等甯冒控以受抗　今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　國之禍伏念六合之內孰非　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疊受艱難貧土不勝紛擾當存一綫之生脈以救萬姓之顛危有援山東之例　請寬請減者只問彼處曾否有人相食之饑荒曾否有歲不停之海運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轉輸舟車泛駕併煩一省之理　朝廷以公道使民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臣等爲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即海運添至二十萬餘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兵召買三十萬當粒米狼戾不能取盈至冀田不足反至加倍强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者亦惟計窮勢廹出於無聊臣等非不禮亮慨欲驅孑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臣等之計窮勢廹又不得不望於當世之體亮也奉　旨下部覆准減十

分之一　先儘其六照前限月日出關餘三分陸續解禍牛不足以騾驢代之

庚申（萬歷四十八年九月爲泰昌元年）

正月奴酋多遣奸細潛伺内境市夷數報伯要兒杪花等與奴歃血約虜從三岔河迤東截漕船　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地方　朝鮮國王李琿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酋鎮江地方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兵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

訑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
何能齊
二月兵部奏援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甯夏
一千祁魯二家各一千起升廢將焦垣韓完卜達奇
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
御史馮三元題遼東水陸兼輸召募並用一歲之中
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纔
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使期年而
守鐵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奠靉
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秋滌易盡此立罄之術耳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
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乞
簡素望可任遼事者四五人一旦有急取之左右不
致張皇而失措矣
王在晉題免召買疏遼左失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
危之勢餉臣有萬難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
不得不體　國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涘其甯愛夫
狗馬惟是規為出于銜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
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為動色而郤顧者昔
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止十餘萬耳三
復餉臣撫東疏咨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人者至矣
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兒慈母豈其異視未幾而有
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
忽加召買豆三十萬共足六十萬之數源源而來視
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于十萬者今顧易于六十萬
乎豈難于豐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　國
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質
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日前後之時勢不同
耳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
易則非有易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

待食于東省也舊撫臣所不能為者臣等何以獨能
為臣固知餉臣之萬分無已而姑條派此兵餉之數
耳顧紙上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
也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誤也臣不
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臣陶朗先極
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先雖才亦人耳豈真
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真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
之衆咻而罪揚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無
所逃罪餉臣以此責備于道臣將重違其奬借之初
心而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餉

臣尚可區畫以分屬于他方今日不言至誤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　請罷斥於　國事奚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繇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難汔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某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魂泛于波濤天風起于倉忽性命懸于刹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

石嶮峭勢同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一入之後水退擱礁每處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船蕩漾于巨浸之中或仍退歸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于蛟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餘至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可以程計矣茫茫何有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臣等方有望洋之嘆不知其近也今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罍罄矣因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饑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筆舌六十萬糧須船六十隻每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之桅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詎海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故今

日以造船為第一義以車運為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臣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為設法召買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既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臣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臣等之搜粟能行于受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淮商乎淮商懼東省之留船無出登之想矣更懼遼左之阽危無海海之思矣將曰召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

而且虜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遁逃而來匿硝黄而往是也臣等於召商一事悉心以問屬官謂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不得已而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竊恐淮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為畫餅乎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臣道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臣等必不能餙雷同之謾語以誤餉臣而重誤軍國也至于山東添運三十萬擔力殊不能承然事關

二十一

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負戴于途牛馬轉輸於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倘有米無船以至誤運則其責又不在臣等也當事大臣虛心觀理共期匡濟仍 勅工部速為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既任煩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編愫之以恩而後可攝之法鼓舞人心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救時之急著也

熊廷弼揭稱自鐵開失後九十月以來煖兎炒花伯要兒等營往我内地絕虜糧食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東入清河二百餘里之遠三總設防虎皮驛一帶去掠甚近若罔聞知趣之前進始各挑兵堵截于丁字泊地方斬獲四十六級 朝議以為挑釁不知日來為西虜擔愁費想如長甯堡報虜以萬騎南搶星夜調李懷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遁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勦東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開釁之疑尋思五六月開馬林守開原宰煖諸酋哄林助兵殺賊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復講折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時即遣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擄壻之故

二十二

激煖炒報復而兩酋以煖炒畏賊激之無益又求虎酋救援而兩酋以虎墩無情求之無益繼遣萬里侯往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馮時楠往竟與北關之難此又西虜之情也開鐵既陷關路已斷通使殺盡僅存兩三人開鐵兩道初遣祁科挑激炒酋不動再遣張戶長往竟没于虜至于虎酋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即王世忠遣家人齎禮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論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覩看此又西虜之情也况查鎮靜堡各報西虜遣送奴酋皮物馬騾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宰馬歃血同盟奴兵搶遼我

兵犯廣其一一情節並日月皆在丁字泊斬獲之前
錄是觀之西虜之有二心于我久矣豈以今爲釁始
耶 廷弼揭本兵黃嘉善報出關兵七萬僅少二千
請開除闌鐵失亡併募兵汰逃之數目今半個殘遼
見在旦夕死生中而悠悠然似極緩極太平而不必
過快者至語之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出兵庇各處
失陷之罪沉匿清河開原勘案致監院屢催不發惟
勘功則發之安視經畧下詔獄而竟縱兩帥于私第
不忍重言以聲其罪遼事已失誤至此請此後勿更
支吾猶自以爲勞也 御史鼓鯤化言樞臣萬千誤

國留用再三非宜給事中官應震言樞臣蒙面見
朝樞務承肩宜力合詞以攻嘉善嘉善不去
巡按陳王庭疏稱熊錦楊于渭卞爲鵬領贊畫新募
兵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石翼營趙率教
所領部兵皆籍于廣甯者俱遼兵也無幾而熊錦報
逃者一千九百餘名揚于渭沙汰及逃回者一千五
百餘名卞爲鵬沙汰及逃回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
栢原遺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朝從戎伍暮逐故廬自往自來隨心
隨意何憚而不逃哉

兵科薛鳳翔疏云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據備禦
熊錦節次稟報猶云兵以往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
繼則以差役煩苦哭聲震天即赶回覆去無復存留
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於此而
爲亡羊補牢之計必速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潰亟
謀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劉國縉素負才名衆皆
推轂胡爾碌碌無奇今旣不能盡拘逃兵合無重處
一二百倡者責其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以作四
衛之防或可帖然無譁也 熊廷弼亦報新兵全伍
脫逃乞 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臣因是而嘆

以遼守遼之說誤矣誤 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
初爲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
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征不如近募也圖存不
必遠求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
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
戶科李奇珍疏言以遼守遼之說樞臣黃嘉善謂人
有丘隴廬室各延血氣心知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
顧海蓋清數家舍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
氷慘烈未有强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
果堪爲兵否兵旣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

調乃該省鎮兵之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調之
以出關乃應募之兵有先意不出關之衆身而後行
者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捍而徧能內
衛者也今宜速　勅練兵徐光啟就中揀其驍健者
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爲農與其以逃爲散而
廢法于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
遼人習甘言而怯强敵又生平習懶不能任勞晉
在關修築邊墻募遼人做雜工曰吾不能勝拮据
也用之爲兵非逃即降是以任遼事者調募皆難
戰守匪易用遼人誤遼事近事何徵矣

泰山青龍神于正月初九日口中吐火并各屬風霾
災異撫臣王在晉奏報天人之際感應不誣　人主
有淑慝　上天有災祥　上天有喜怒　人主有昭
塞漢重天官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
數其禍福轉相規切蓋　人主所畏惟天天不言垂
象見吉凶以代之言敬　天而災轉爲祥禍轉爲福
天心仁愛視　人言之轉移何似耳　祖宗朝凡遇
風霾之變輙申嚴邊備自奴酋作難以來風霾示異
匪一東土近遼數月間兩見矣煙埃蔽天隕土爲
君臣道乖之象天發黃塵四塞爲兵革亂離之徵變
異召然步占易測然臣等不論占驗何如第以民饑
歲饉之後雨稀雪少之時晚麥初芽遽遭土掩混濁
之氣成乇生息之機漸否三農春事無望麥色之油
油矣臣等正欲具　題忽聞　泰山青龍神像口出
火焰通查志乘爲從來未有之異夫神高二丈則非
人力可攀躋法像莊嚴則非人情敢戲豫邏羅嚴密
則非人跡可潛匿火從何來乃炎炎忽從口出可怪
孰甚焉青齊之墟以　泰山爲鎮詩曰泰山巖巖魯
邦所瞻以山川宣洩之秘靈爲海岱休咎之先見凡
物情所格政治所通有響輙應以今觀齊事之艱難

如火之益熱矣衛棚在野而傳烽守堞之無人彫服
從戎而鳴鏑流礵之未息是焚林之災也餱糧在裏
望蜃市以鳴槳箕斗空懸渡蛟宮而輸粒是沸鼎之
煎也閭閻括窮土之毛加編至再笞杖流凶年之血
疊比無休是砍骨之征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畯罷耕
截流以繫行舟長年屏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幕
而不知其危爇且加薪而不虞其燎是厝火之危也
被髮以救鄉鄰不辭昏夜閉戶以疎同室未見纓冠
是焦頭爛額之情形也且西方昆盧之殿金碧輝煌
而東方青地之宮錙銖抽索針頭銷鐵誅求及衆施

之金錢佛面刮金鏤兵籍十方之香火官僚之供應
于斯軍民之衣食于斯凡典禮工費項項靡不取給
于斯而又科餉以為地方之衛也神不能分身以應
不難捨其身付之烈焰以息無已之求意者 祥明
有怫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情燥急心熱乃披露
于口以令人之悟乎雖然 泰山非一方之首望而
天之東柱也羣靈畢集氣化攸先 天子四望懷柔
百神而岱則首稱焉其災祥關繫天下 國家之大
而古來災異徵驗臣等不暇枚舉簧鼓聽聞聊舉其
祥如雲成宮闕兆炎祚之中興石然八日識石虎之
殄滅至靈至異非諸山可摹擬其萬一者今青龍為
鎮方之神神火為離明之焰山曰 岱宗門曰 配
天所關詎尠小哉火主鬱鬱而不宣洩則醞釀以至
于焚今朝政之鬱何如 欽點之閣員遷延數月
行取之科道淹滯八年九卿六垣之印信半置塵封
連章累牘之 奏聞益高 天聽泉石多深淪之侶
廟廊懸虛曠之銜在 內之人情鬱甚矣九邊之兵
馬半抽而折衝上下之魚書踵至四海之芻糧再倍
而中澤哀鳴之鴻雁無歸轅蹄盡而無可望之菑畬
丁壯空而無可徵之庸調官民總屬難支人畜與之

俱困在外之人情鬱甚矣肅殺屬庚辛之氣荒蕪拋
戊己之屯珠犀充甲乙之帳介冑為癸庚之呼於是
少舒其鬱于丙丁乳虎潛伏於深山長蛇吐氣于巨
澤燕雀怡愉于處堂羽林之佽飛不練而勾陳之備
虛北門之鎖鑰猶懸而玄武之權失於是先示其變
于青龍 天子者 天地神明之主也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今 郊廟不親幽遠難于感格山川失職
水旱見其頻仍自古 國不用賢則火焚庠序歲有
饑荒則火焚庫廪師衆莫捄則火焚軍壘然則 君
不躬親祭享可望百神之垂鑒哉神之吐火其必有
以感之矣 人主雖至貴倨動之以切身之利害惕
之以剝麻之聲勢靡不慓然悟翻然改圖今以一介
之蠢夷恢張樹敵國之勢暴厲成跳梁之形鬼哭神
愁而如白日不驚乎魍魎獸奔犬突而欲安居以却
乎豺狼天下者 二祖沐雨櫛風百戰經營之天下
聖子 神宗盤龍距虎萬世相傳之天下 國勢如
磐雖似 泰山之難拔然 聖心匪石何難一念之
轉移今東遼正值用兵兵猶火也青龍吐火其應當
在東方 朝廷泄泄以忘 天戒則夷虜虐焰方張
為東事燎原之象我 皇上能惶惶以修厥德則強

酋不戢自焚為東夷殄滅之徵禍福為一念之轉樞
而善惡乃隨人之遷變今日　聖躬修省之急務莫
先於　敬天以勤民用人以圖治散財以得民以此
告之　泰山之靈定脉脉為之昭格焉昔神降于莘
而虢公奉社稷以聽命社妖于睢而宋襄用鄫子以
釁成是以怪益怪而以異成異　神明之所以警悟
陛下者必不其然赫赫　天威萬無以無尋常之災
而第責臣工青衣角帶之修省也除臣等待罪東土
率屬嚴飭兵防度修補過外伏祈　聖明省鑒幸甚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工部發
細藥五萬斤又續運硝黃五十萬京師戒嚴分兵列
營防守　奴收江夷為用窺海道經略以兵力稍集
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未敢深入佯誘虜覘河西徐
圖乘敝奴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
引輕騎出沒至發偽牓招降誨詬無狀
　先鐵嶺被圍有蒙古酋宰賽率領二子副將四名
　併萬餘騎戰敗衄二子被擄其副將一即奴妻兄
　蓋奴曾娶蒙古女為妻至是奴酋因其兄妻誘脅
　宰賽部落驅牛馬相從本酋諸部悉為服屬
薊遼總督文球言滿旦阿暈前雖助逆今悔罪請復

二十九

舊賞　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
人貧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奴可坐困
四月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
攻遼陽粆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攻賛畫為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刻期赴遼
部文倉穀各糶一半將銀解部東省穀共積九萬四
千三百八十八石有奇撫臣王在晉奏東省地土多
荒歲時洊饉年穀順成未見篝車之滿眚災偶值即
嗟溝壑之盈有穀食穀無穀食人天下未有人相食
之事而獨東省有之是穀者民之命也留穀者即所
以留民之命也海運屢累遞增登萊青濟之產粟勢
必果遼軍之腹而東兗二府又括牛以廢耕廢耕而
賦無所出青黃不接之際年年發食賑濟救饑惟恐
不贍安有餘粟可糶銀解部乎他省無海運或可割
其半以饟邊東省有海運自當存其餘以備用若概
從一半糶銀之例非所以備齊之飢亦非所以備遼
之急也奉　旨免糶　兵科薛鳳翔參登萊副總兵
熊大經一味恇怯人地實不相宜巡撫王在晉疏請
調漳南副將沈有容駐登州防守有容在福建所收
降寇袁八老等數百人出沒廣洋如履平地賚銀三

三十

千兩檄有容挈帶隨任越歲抵登一可兼十奴不敢
興渡海之謀矣　御史周萬鎰疏稱登州抵旅順原
無大洋順風揚帆頃刻可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
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
從登萊入犯乎頃山東撫臣王在晉按臣陳于庭疏
請增兵增餉皆忠藎之極思老成之長慮非但爲東
方計也　御史劉蔚疏稱熊廷弼雖忠義勇敢而無
米難炊脫巾可慮萬一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圖薊
鎮則薊門驚而　陵京危東走登萊則山左驚而中
原震卽有黃牛千萬將安之耶

三十二

戶科官應震疏云金復海蓋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
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倘賊以一兵綴遼而以肐師
襲去四衛則糧去勢蹙雖欲不棄遼陽不可得矣
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將屯重兵守此四衛
交四衛之士與此一臣聽其自爲設法防守訓士屯
田必必一一經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說一
則防奴酋以兵綴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衛須此四
衛自爲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衛之兵可牽
奴酋之后不敢直趣梁道攻廣甯一則護我糧草不
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海爲后門可以障
登萊一路但令東巡王在晉早早招習水兵以爲援
濟他日有無限用處今尚未可盡言耳
戶部覆餉臣派運淮上則截漕三十萬山東則本色
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三十六萬兼以協運薊
永二十萬共五十六萬總派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
派之陸者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派可謂曲劑又如遮
洋總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道從淮抵膠州起陸
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協運趨夷
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爲　國苦心至矣盡矣乞
勑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派運數目作速預辦如

三十三

議遵行　經畧熊弼弼因錢糧竭盡差官恭捧　令
旗令牌到部催取如錢糧委果難處希責部亟疏停
罷此後退守山海天津登萊一帶免外困內訌陷人
于死地亦便計也兵科薛鳳翔疏叅危遼兵逃當問
馬死有因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如閻鳴泰之
飢死過半隳軍容而損　國威惰職業而恣暴戾莫
此爲甚乞下　嚴旨　爲後來者警
戶部等衙門齊集中府會議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
萬而兩次加編每畝七厘不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議
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八萬而浙江而南直而山東

陝西等處凡有調募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
兵若干安家衣甲又議動地畝六十餘萬即使地畝
加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乃四分五裂各分支
取其餘有幾今議每畝再加二厘約將一百二十萬
內分二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爲兵部安
家馬價之用總計前後通加五厘亦時勢之不得已
耳奉　旨通行
巡撫王象恒疏云近日畿內募兵赴遼如就死地今
又取之州縣里閭之驛騷震驚又不知何如聞山陝
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夫子哭父仳傀之狀至不忍
聞除正額給銀之外里甲幫貼一人不下數十金况
畿民習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查部中原題北
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省共兵二萬皆赴內地訓
練每省秖該募兵四千今　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
二萬與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原覆又不
相照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更朝夕改如此也職不
得不慮其所終矣
五月王在晉題東省海運之艱臣等纍纍千百言具
陳前疏即餉臣前歲撫齊疏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
者不信臣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言臣等具題
下部之疏該部不自主而仍聽餉臣之主議是臣等
可以不題而　明旨可不必下部矣夫山東海運六
十萬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即三尺童子皆知其
不能登萊道極力招商終歲竟無商至天下軍民皆
有籍惟商無籍本方之土著有定在惟四至之商販
無定在商亦人也雖愛財亦愛命視遼如刀山劍林
視浮海渡遼如揚湯焇毛彼遼中新募之兵挑選于
鄉籍名于册且驚惶潰散不知所適况以僥來偶至
之商安能勢驅術使法縻利誘使之方舟結艅運粟
以輸塞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行而臣不敢終持
不可行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　旨之後臣即親至
登萊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之餉遼不得不可聚
兵兵不聚不可存遼危而危及于　宗社此何等大
事何容推諉部議委曲以完其數所謂委曲者或
于窒處以闢支岐或于絕處以求轉徑今不得不舍
商以責成民運矣于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勢
必發糶今商道絕矣加之以糴於民間已奉　旨
矣加值糴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
四籌之自遼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强民之
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糴運責成于官矣于是登萊

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以登萊近海而濟青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一人之私議也然臣雖强督諸臣分任其事而虧額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換銀錢此以穰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赤壤乞得 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憂在米矣部議淮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百石大者數百石此爲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擬天津而非盡發登萊亦奚當于東之全運耶臣檄各屬分行僱募而船戶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船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憂在船矣每船用水手大約二千餘人四郡起運大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兵無處召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未產木大木必買于瓜儀蓬柁鐵猫篷纜等具必買于南直水不能通則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續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脛而走皆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

四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島至北套猶爲淺溢時或鯨鯢爲厄魚龍作難頃刻而蒼莽爲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在旦不能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颱之颱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舡停泊于利津起剝于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棋牛地各三千餘里沙歷礁磯問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甚遠青濟縣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窮而時有限或不能爲兩運青濟之二船僅當登萊之一船青濟之一萬難于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套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俟前幫之出港倘多船併至無可停泊即使陸續開洋風候不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汨浪之無休海無繫纜抛猫之處時有蛟蜃鱟颶之驚且起糧交納弊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爲徐徐坐守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州縣多谿河入海或距河三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灌輸之地向無疏瀹之功逢灘則淺閣遇涸則搬移斑白負戴牛馬輓芻重趼蘭足黧黑憔悴孰爲憐憫其出海之

艱如此米豆下船既防船隻之滲漏又慮榜人之偷盜且官造之船版枋未必厚丁灰未必堅工程急則造作必屬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糧係于船二十餘人之命寄于船一有損壞則黃泉不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運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憂而其究有不可知者四東省洊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產安能民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桴則風后司順逆之權輸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必滄海所不收而後可供我軍之嚼啖此 天意之

不可知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海甯等處之民視此磽确荒皋直同敝屣棄田不耕撇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撫恤挽既散之民心藉令民竄田荒賦逋額詘將何起運此人心之不可知者也建酋得江夷為用履海如夷走死如鶩萬一駕烏龍之棹泛橫海之舟阻截不必多人震撼皆能奪氣海波一揚運道自絕此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徼則滄海無盡藏之粟猶可養面黃無人色之兵苟漠漠之途難測則底事付于東流而浩嘆同于西柄海運豈可恃而浮海濟遼則為戰守經久之長策哉 皇上為

目前十數萬遼兵計不得不急餉為急餉計不行不先恤東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恤其性命軫其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餐之而又加額外之賦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六畝折一畝徵糧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厘此甯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竄也臣以為登萊二府既多往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厘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次加編之二厘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免稍寬其物力甘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于趨命此

減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遼兵養贍家口銀其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即合通省舊遼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遼糴價腳價約費盈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十萬金而今歲額徵未及糴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充糴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為麥秋熟為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為

甘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充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餘備饑歲之不足臣以為一遇年豐即當預糴以為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因荒而廢遼兵不遇荒而餒預糴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遼陽必先屯四衛今彼中地土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為險而難犯而臣寄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間道深入則棄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遼陽之勢勢中間

立若無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以重師固守大將營屯春秋息耕農隙講武似為經久之圖可戰可守此屯種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業者必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局面以天下之大何有于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若當事者報拘攣而責成效臣無計以使窮民之不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兼以誤遼臣滋懼矣至于兼用麥以廣儲多發銀以預糴又事理之固然而無俟于周諮博詢者其海運船隻已奉 明旨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早則糧不能早運此則非臣之責矣

附上閣部科乞減海運買糴公書

晉惟 國之大事在遼遼之大事在餉當抹焚之時詎顧焦頭爛額故海運自十萬石以加至三十萬而晉未敢爭也去歲秋收畝無升合民間括粟如金然不得不多方轉糴以輸于海其有不足則出州縣積穀以濟之所以督成于羣有司者倍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闘者不搏撠其留樂于多言者惟是三齊之境民和陸而不知水萬難

覓船蓬桅皆無所出而操舟渡海者絕無其人青濟一聞運事如投之陷阱其艱苦有不可勝言者邇餉院差官往淮揚催船以濟天津之運大約每船及催水手歲計數百金官為拘繫船戶以銀無所出差官踉蹌奔走覓船之難如此運豈易言哉為召買之說者起于永平宋正郎其畧曰淮船赴海口取麥豆者不下二百隻道府募其船運米于遼今經一載殊無一商肯應募而出他他官募則人有所疑畏而不敢惟有本地鄉官或富室大姓招商募運不用官票催督只作平常交易使販遼

之利稍浮于販淮于利揚帆擊楫者不可勝計矣
餉院信其言傳諭登萊道出示招徠數月並無一
至世無世害而不知避之猩猩亦無愛珠而不愛
身之貫胡遼勢如此商其可致乎矧本地鄉紳可
能强之使招不用官票可能約之使集乎今曰召
商遼左則其勢權遼左諸公握之奈何以召買三
十萬豆併入山東總數聲影俱無何從捉摸頗聞
遼中米豆不乏則就近招買極為省費是可以濟
轉運之窮者也東省為海運一事筋骨無餘買牛
之役勢難兼辦從往歲大荒之後如沂州等處里

社半消有田無種有種無牛括何可得假令牛盡
田荒則海運之粟益無所辦倘彼中騾車既足則
牛隻可減以此嘉惠東方庶憔悴稍蘇亦以為協
供海運之地耳至於蓋州套難以泊船查訪甚悉
語具疏中敬百叩以聞
四川石柱司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援遼所過無犯
至通州偶與浙江相觸格鬬地方官諭解旋上　大
同援遼遊擊焦垣統兵四千行至懷安因家人搶騎
馬匹各軍控弦露刃將領兵官被圍搜搶衣物　兵
科薛鳳翔奏延綏之日之日哭聲震天通昌已到之

兵不俟終日皆逃　經畧奏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
人馬一無銀給有餓死且逃者保定援兵不肯出關
畏奴如虎又聞援遼甯夏總兵張萬邦師行無律併
參將莊茲民下馮縱成柴祿袁文壽趙旗鼓等在薊
門路上搶擄財物姦淫婦女市集一空井陘道報定
襄兵搶掠傷人幾釀大變嵩嵐之兵與冀南之兵經
過直定忽起相殺領兵官逃遁無跡獲鹿已殺傷人
命直定北關屋瓦皆無是時援兵逃者湖廣領兵都
司劉廷藩知州田萬年原領四千人到關止七百六
名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逃七八百名李愈茂

兵逃二百八十名保靖司兵逃二千餘名副將劉光
祚所領毛兵逃六百名援兵之逃援兵之擾此其大
畧云
廷弼疏稱遼陽城中獨一經畧臥理軍務請問　皇
上要遼東否再問朝臣要遼東否如要遼東奈何屢
屢推補各道漠然罔聞也兩月以來賊屯大衆數萬
于關上不動惟日以二三千騎時出時沒擾我疲我
項見遼陽有備漸掠而南沿邊擾夜及一二子遺材
屯往往被掠亟圖防守奉集而清鎮寬鎮又紛紛以
零掠見報蓋賊欲誘我往南遠救而渠得併力于北

圖我遼瀋也
巡按陳王庭題廷弼初至厚集力兵團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陣築堤塽濠併力防守由秋至春來聞虜騎入犯首夏草青馬壯恐賊圖瀋之謀躭躭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領駐瀋陽留監軍邢慎言固守其地相機築守旬日之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遺步兵二萬馬兵數千兵力已竭又謂奉集為賊入要路復以柴國柱領兵萬衆屯劄其間而以閫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為監軍道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閣部大臣竟不推不補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自奴犯順以來我將吏自總兵而下副將遊都備守中軍千把總等死于清死于開與鐵者凡五六百員而降賊者又不啻以百數計今無主殘兵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收拾一處無將領統率勢不得不調之各鎮今據道將各舉所知及職再加挑選訪得神樞營右副將江應詔等并各鎮各省共九十三人列名上請乞　勑部調取來遼聽職分配兵馬隨才委任仍各帶家丁前來應用不勝感激

兵部奏總計調募水陸土漢兵丁一十八萬未到者勒限督催調取將領一百一員內陳九思沈繼業託病規避革去職銜永不敘用

五月王在晉題淮船免起運云　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之議撥近地漕糧海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之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十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為者獨令山東為之覔船則桂蘭其桅糴買則珠玉其粒役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徼海若之靈肝腦塗地不遑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徒東人之搬運勞逸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人替死如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急故齊自為齊淮自為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陸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既由海抵遼則海道通行無礙矣此一半者又何舍通行無礙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由

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艤舟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何途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虛舟之風搖不如滿載之安穩臣曾徧歷膠萊沿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煙三十里無民居者間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食設使起米于膠膠必多造食廒沿途腰站必多設安頓之所計費甚鉅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至海口尚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既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石瀨之間水輸陸運前臨無地且二三百里之程必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僱車未竣而膠昌之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臣一一咨訪徧詢海運程途膠為南海萊為北海膠州即墨之運船必歷成山去歲揚帆無恙矣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由成山日照夾食口抵成山頭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巉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即諸日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乃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

運淮船仍復回淮不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甚膠萊之擾山東運事必因此耽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道就難行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為無益之經費置緊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臣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 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之懸斷必嘗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 國之所恃為安危者也漕事關係甚大臣等不惜為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雇造往膠羅販之船多招募淮膠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渡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梢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徑抵愈于遮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乞 勅部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幇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疏入前議遂寢

遼事實錄卷之二終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惢釋蓟父較閲

幀六月奴酋乘經畧閲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川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　發內金二十萬闢陜永保逃兵嚴檄招撫　時大將李懐信引疾歸周永春聞艱移駐前屯薦袁應泰巡撫　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　上聳言逆奴以徽欽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内閣兵部同心發憤毋為逆奴所侮　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　恩　上命户工二部發銀三十萬兩犒之　廷弼奏劉國縉報費之數既與餉司不同閣臣復　命之疏又與國縉揭不同多寡重復乞行查算改正薛鳳翔言國縉兵逃失伍不見引罪之章輙稱單騎之赴作非主非客之官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勘從之　保靖土官彭象乾兵至涿州一夕逃散　周永春告病不允　廷弼以病告休不許　御史張銓奏　國家之禍皆起于民窮財盡履畝加賦七厘未已而九原窮民何以堪此大内積金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閽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為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　邊臣

傳言朝鮮私通建酋朝鮮王遣陪臣春辨言不能焚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　詔慰諭之　王在晉題東人一飽未能三征併急人心渙散亂萌已徵勢不成則曰奉募充兵勢一成則即聚衆為寇觀城縣被刧倏忽聚散廣緝無跡召兵即召亂之先聲聚兵釀聚寇之實禍東省距北直一壓進之則為北直應募之兵退之則為山東思逞之盜㓥歲時相廹若驅之使然故舉　朝憂遼左之饑卒而臣則先憂東省之饑民也

撫臣不可不軫先憂預為消弭晉在任而蓮妖不敢發無幾何時而山東大亂矣

七月山東巡撫王在晉題請糴價云東省派運米豆糴價脚價大約需銀六十萬兩年時豐歉無恒豐年當發銀預糴以為凶歲之備臣疏已明言之矣今本年海運見存新舊遼餉止十分之四耳尚餘三十餘萬兩無從措處該部不發銀而且催司帑挪解濟邊豈以東省為金穴耶不惟不發銀預糴而且發磤積穀三十八萬石豈以東省為敖倉耶夫東省自四十三四年洊荒逃竄死亡人類相噬骨肉相殘生齒已虚大半所剩者逃荒之白土耳彼時庫藏罄懸所以

請及　上方賑貸年來按括殆盡其無長物可知是那借之說未可問及山東以山東無銀可借也州縣稍有積穀未嘗不借充海運然須留穀本爲將來借動隨出隨補流轉無情追憶昔年截漕捄荒發銀遠糴顆粒待輸於隔境生活寄命于他方積粟如積金留臺石之穀即活三四人之命以百十城之生靈詎剩存芬少之穀所能拯濟是發穀之說未可行於山東以山東荒多熟少穀未敢發也然而山東之穀不啻備東省之饑亦可以備遼左之饑臣爲將來之慮且請銀以預糴矣豈可將見存之穀反碾米以輸邊乎萬一歲穀不登六十萬海運米豆何方糴買何方裝運截漕則漕粟有限遠糴則脚價無窮且三十八萬之穀碾爲十八萬之米此米可不脛而走以歸蓋套乎抵遼脚價須得十一萬兩倉穀非盡貯沿海地方多由窵遠般運迂迴道路以至海濱内地車脚又須一二萬兩碾穀用米之費幾與糴買相當此銀從何措辦東土與危遼相接外有不時之警民無終日之儲全藉倉穀以防緩急故他省之穀止備荒而東省則兼以備兵他省之穀止留濟本地而東省則兼可濟遼碾穀濟運非長策也再查東省錢糧例於隔歲閏徵今所徵者四十七年之額編也若將四十八年提起併徵則登萊之八厘爲一分六厘濟青東兗之九厘爲一分八厘一歲而徵五次之加編民力能堪此乎通查闔省糧額有一畝額徵三厘八絲及二厘九毫者今以原額三厘而加九厘則三倍矣二厘而加九厘則四倍半矣合四十七八年併徵則六倍而九倍之矣此令一行必無遺民即忍心以行苛政徒斃民於挺必無完賦頃據登州府推官孫昌齡揭報沿海之民全里全甲盡人逃竄臨岐痛哭沉子于池雉經於林即有未逃非退地於責主而不耕即推地於典主而不受民情既渙官法難施恐啞人之㣲近即在目前揭竿之禍遠不在日後齊其有甯所乎而三韓併受餒矣且以齊之窮年來義切同仇心厘國恤丁壯抽矣帑藏括矣稅銀首先起解矣各官如數捐助矣新兵集而歲餉猶虛其四牛隻買而價値尚虧其全軍器盔甲整辦新新而件件皆由措處城池堡堞修飾舉墜而般般勉有支持居平之用度每從搏恤任内之資俸悉用扣存利孔已自無餘經費萬分周措奈何六十萬石之運偏任其煩勞而一畝九厘之編不損乎毫末今又責拙婦以無米之炊窘

荒土以用三之法夫此餉非齊之餉也即經畧所急之遼餉也遼即銀如疾風暴雨望而驚為遼急米乃以泥飯塗羹綫而應之只恐遠左有銀山東無米十數萬之兵不能望海以呼庚亦不能削金以充腹誰實誤遼而東人亦將有口矣再念海内皆有加編而無海運即有海運而無東省六十萬之多所謂加編者未生于本子生于母未有原額二厘三厘而加至九厘者今欲移于上地而上地已無可加欲存此下地而下地總入全額墝土多而腴田少山陂海磧磽确汙邪之地皆一概加編地不能責其生金產銀而民乃代其椎肌剝髓于是他州外縣有逃竄之流民林下池中有慘亡之怨鬼斯民也即吾耕田給粟之民即吾浮海領運之民民逃民死而可占運事之不終矣　廟廊之上必欲東人認六十萬之運必不能認一畝九厘之編必欲與天下同認一畝九厘之編則請兩　京十三省盡效東方之海運然後東人萬死不辭而臣亦有辭于二東之百姓不則混勞逸于不分置甘苦于無辨　雨露有不到之鄉而病痛有獨偏之處　朝廷尚未棄遼而先棄齊齊敝而遼不能存其為遼計亦左矣至于海運應用銀兩伏乞

勑下該部速查本省應解京邊銀兩儘數扣存或另發別省銀兩充用仍照原題每歲發銀二三十萬凡遇秋成有穀即先期收買預備將來荒歉運完之日總冊開銷其濟青登萊倉穀聽海運隨便借用仍留穀本糴補輪流接運以戒非常倘以臣言為然　俯念東人之苦亟議減編其糴運未敷銀數容臣等徑自截留應解錢糧支用蓋今日千急萬急無如遼急為遼原以為　國題明之後臣不為專擅計臣當亦諒臣不得已之心矣　兵部黃嘉奏報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十八年七月陸續出關通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來報發者四萬八千

王在晉再請運價云今歲春暵無麥兼之海運括粟甚急民間實不得點臣備述民艱疏入不報藉有天幸濟南東昌兗州三郡秋穀已升少補春收之歉間有被災若滿臺鄒平萊蕪邾城沂費嶧等州縣臣諭所屬曰歲無全稔惟多方恤民民苟足存軍興孔亟勿以災聞也孰意登萊青三郡春麥無收夏災更甚初已苦旱已復苦霖積雨衝垣破堤平田立變陂塘山水激石流沙窒地頓成谿壑高窊紅葉之蝗種雖

藉兩師以殄滅而沿海尺餘冰雹又因風伯以括傷
甚而烏雲黑颶震吼地之雷聲因之白棃黃稗成蛩
空之波浪大樹拔根局問遺颺之殘粒生害例斃何
有汜濫之浮苴民方度海以運軍糈歸而視其田里
則板蕩矣廬墓則成沼矣養生送死之需一無所憑
依矣如是而民安得不逃民逃而　國賦何從出乎
勿新編又倍昔而為三也民逃而海運何從辦乎勿
海運又倍昔而為六也括瘠鹵之膏以充餉而天又
靳其所生驅波濤之民以瞻邊而　國又窮其所有
東作西成之失望而南箕北斗之空懸彼天下之至

七

苦者莫如遼人然遼人賊來則戰賊去則休而東人
之牛馬負芻無休息也遼人暴骨沙場遊魂有棲止
而東人之納命大壑無棲止也加編則一例科派而
與海內之樂土同輸抽括調募買犢則一律誅求而
比各省之紛紜更甚六十萬石之糧不知銀於何出
而欲責無米之炊六七八年之賦不度民之不堪而
概行東顯之令今日之煢煢無告莫甚于東民所為
如戴天之　惟　皇上之垂憐耳再查青登萊三郡
原無漕糧無可改折而海運濟遼又以地鄰壤接義
難推諉惟望　皇上暫免災地之新編量減海運之

糧數至于本省民間積穀原以備荒非為遼餉而設
今沿海既因海運借動而內地又轉運煩難該郡有
碾穀三十六萬石抵海運米十八萬石之議奪吾民
口中之食救他人眼下之饑竊念遼左自有新編合
天下以供遼奈何括荒地之儲益甚窮民之窘臣斷
斷不能奉行伏乞分別災傷輕重災重者將新編遼
餉暫從停免仍于海運數量行酌減倉穀存留發賑
免碾米濟運其海運錢糧不足令該速速　覆臣前
疏亟發價值俾運船立刻開洋運至蓋州交割則臣
得藉手以救危遼而不負　朝廷之委任矣

八

海運艱煩人不習海既無舟楫又乏錢糧所以屢
疏瀆請此屬創行之事紀述宜詳以備東征之查
攷云

七月二十一日酉時
神
宗顯皇帝晏駕
皇太子令旨賜經畧熊廷弼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總督文球銀一百兩紵絲二表裏巡撫閻永春銀六
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按王陳庭銀四十兩紵絲一表
裏鎮守總兵兵備監軍餉司副參遊都守備把坐營
援遼等官各賞賚有差　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

千三百七十七員名今調撥官軍約計一十八萬共
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除先發銀三十萬
次發銀一百萬今發銀三十萬兩六分充餉四分充
賞
庚申八月初一日
光宗貞皇帝登極　聖諭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
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馬堂胡賓
潘相丘雲俱撤回應用
王在晉奏災異傷船云海道之險海運之難臣等累
疏言之不啻詳矣此非臣私憂過計也攷之元史至
元二十八年海運漕米二十四萬九千六百有奇至
大二年漕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無暇遠引即萬
歷二十五六年東征海運飄風泊浪之報幾無虛日
臣檢查原卷大約什損其貳海之不可嘗試明矣
今馬頭嘴等一帶海口為眾船灣泊之處原非極天
浩渺無涯無際之中而烏雲黑氣之冲霄異火閃光
之照夜擊馮夷之鼓則海聲驚灌耳之雷揚風后之
威則腥氣動潛鱗之鬪波浪壓帆檣之上而舟杭投
海窖之間取之則粒粒如珠而棄之則飄飄似葉浮
游逐浪誰從海上招魂變化為魚信是人間劫煞彼
艤灣泊岸之舟尚不禁風狂浪惡藉遇颶于汪洋大
海舟檝其甯有片板榜人其甯有噍類哉臣一聞報
循墻悚愰負罪倉皇轉念遼人果腹而東填填海果
腹者尚以為勞而填海者孰憐其苦歸而耕田則三
編立併流血于公庭出而浮海則一夕沉淪委命于
大壑海若已收之鼎俎而長年共泣乎鶴夷嗟乎由
海餉遼是以死藥而瘵生人者也其幸而得瘵也是
取蛟龍澹瀝之餘分來以秣士馬者也先臣于湛有
言厭河運之勞欲舉丘文莊之策但計漕溺之米不
計漕溺之人一失俱失從茲而各路之運官運卒俗
然喪其魂魄矣且是日之風蕩搖海角合抱之樹木
立見傾摧在野之牛羊半歸壓死原田枯于久暵已
多不秀之苗而枝幹倒于隨風希有剩存之粒文登
甯海蓬萊福山四州縣皆然至于青萊之被災業已
具疏報聞于　皇上矣夫登萊青三郡海運出粟之
地也今三郡並報災傷粟于何括即用價于何召買
目下有萬分難處者蓋起運本色必徵本地之所生
給價召買必買本地之所產本地豐歉無常然歲旱
則傷高田猶望窪地之稍收歲潦則傷汙田猶望高
田之偶穫今登苦旱矣青萊苦澇矣並高下之田盡

為海颶所損傷矣土人無食何以濟遼人本方無米何以供糴買今歲東兗濟秋穀頗登然濟南去登陸九百里海路一千八百里僅僅五州縣通海而餘去海遠矣登郡糴米于西則價值甚貴西郡轉米于登則車力其繁此搜粟之難也至于黄黑荳損于秋旱處處乾秕通省無收今遼陽甚苦缺荳檄令東省所輸米豆相半以亡年所易糴者而今歲獨難以亡方所有餘者而東省獨啬人之所急天故靳之豐歉各隨其時貴賤必因其地此處缺豆不得不通融以加派于産豆之方故或多截漕糧以省東方脚價之繁重或派豆于永平淮津等處以補東方轉運之不足是一策也或量減明年起運之數俟豐年徵觧輓運遼陽以補凶歲缺額又一策也不然天不雨粟地不生毛别無强括之術六十萬石之糧談何容易今日不言而俟日後言之以誤遼軍之待食則臣罪益無所逭而臣滋懼矣再查漂没船糧當海運之初原議意外損失准數開算即二十五六年海運失風糧米題過另冊開銷彼駕船之人水濱不可問矣非官為銷算誰為代補乎

十二

巡漕易應昌題稱淮南之海運三十萬不苦于糧而苦于舡山東之六十萬苦于舡而并苦于糧以數千里之生靈試于風濤礁磧之中 國固有虞人誰無恐謂天下之食足恃矣山東報稱七月初七等日亥時羣龍争鬪颶風大作傷舡一百十隻淹死水手五十四名不知下落者一百七十五名失去糧四萬四千九百二十六石督餉侍郎李長庚報稱天津糧舡北岸于八月初三等遭風漂失二十一舡南岸于七月初五等日漂損十舡又于八月二十等日發舡三幫甫發而狂風大起由蓋套回空淮沙等舡漂損一十六隻由天津裝糧重舡漂損七隻又據甯前道禀稱漂來船户報登州運舡遭風者俱漂至甯前地方又據甯前舡户尹思等報芝蔴灣運舡遭風三隻漂至天津止一隻見在隨接督臣書稱初九日南海口裝完糧舡亦損四隻颶風異變海上舡隻一任縱横臣措躬無地何天之不助順若此耶又總漕王紀題稱改造河舡四十隻新造千斛大舡五十隻及應天山東運舡二十七隻于七八月間次第由海發行卒然颶風聚起舟楫四起漂蕩七十六舡相繼化為烏有且無論數萬軍儲虚擲海底而數百無辜赤子頃刻間尸填巨港此江淮間一大變也

十二

光宗貞皇帝崩于本年九月初一日賓天

泰昌元年以八月起十二月止

本月遼餉御史萬崇德題遼東一歲約用本米二百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買米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已多今勢急燃眉無可為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乘今漕米到津便于截留是在該部之速覆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舡隻并祈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也

是時遼東石米四兩石粟二兩一石不及山東之四斗

諭熊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勦暴露良苦特賜銀幣用彰恩施　戶部查九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五千合犒銀一百萬兩　先是黃克纘建議調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初差司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以便歸省所過驛遞騷動縉紳喜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賂輒形薦牘將多兵少遊食之徒附會索詐顧募市井壯丁僉點孱弱代更沿路脫

逃以丐兒充頂究竟邊塞無兵而內地徒滋紛擾本兵黃嘉善奏准各州縣招兵四十名里甲招兵一名費銀三十兩獨東撫王在晉令州縣緩招其部臣尹嘉賓所招新兵俱請留本省防禦已發在途者撤回山東免解兵之費亦免招兵之擾　遼東按臣陳王庭劾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廷弼言各官功過不揜于是廷弼遂思謝事矣　御史舒崇都言遼事初興起楊鎬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彌縫眾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寀處縣令夤緣入遼虜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于贊畫廢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逃宜乘此時一大創以洗從來積完　黃嘉善叅頗兵都司袁大有兵逃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責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

王大人等屯失事經畧與按臣奏報殺掠數目多寡互異兵部請行再勘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疏云六月十二日之失事村屯一空焚掠甚慘丁壯死于鋒鏑童稚盡于燔燼主兵者不勝虜借敵山城之寨以成此番叙功之舉則慷慨任事者不宜出此職往者出

關東閱見其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戢
不大入而大創小入而小創累疏已明言之至工作
之無時而已刑威之有時而窮廢羣策羣力不足以
圖大功惟獨智獨賢不足以成大事蓋職所耿耿隱
憂正言順言而不見入者閱差之不行舉薦誠不敢
以見聞真確者上欺　君父下誤天下蒼生耳豈舉
筆艱難而愛數行之墨哉如經臣能因此而憬然悟
番然改圖以不負　皇上大賚之恩不虛海內征輸
之苦則桑榆可收矣
閱科之疏出而臺省之參經畧者紛紛矣閱科以

此罷官且見排于輿論謂此疏發覺之遲耳第經臣
、之剛愎負氣當易多用兵馬錢糧虛耗內內當易
彼時虜勢甚強大臣督兵在外安能盡保村屯之
無失以村屯之失而遽易經臣亦議人議事者之
苛耳
九月初六日
熹宗悊皇帝登極
御史顧慥疏曰奴酋發難以來始則諱言于守而以
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為定局今日經臣
之所從事戰耶守耶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
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臣前閱姚宗
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爀村屯一空專制閫外
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斬一級獲一盔
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
百萬明年八百萬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
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　奴酋入
撫順大掠　袁應泰巡撫遼東　御史舒榮都劾原
任巡撫周永春奉　旨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御史馮三元疏參廷弼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
角內才能不足勝敵而推扯用以覆短以殺為威以

愎拒諫人心不附方畧全無天下事已壞乃欲卸担
而去之此可謂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
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內言其無謀
者八欺　君者三乞亟會議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
勘速簡才望之臣往代保不為地方憂奉　旨着九
卿科道會議具奏　兵科楊漣疏云奴酋不長驅遂
以為素無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刼
也僅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赶也我招獲
之數不如喪敗之數樹無皮而不能生邊塞無屯堡
人民馬畜而能存乎議經畧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

者亦難掩飾其咎職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　御史張修德言經臣大誤疆事重負　國恩詭言謝病無人臣禮　兵科薛鳳翔御史張至發言合中俱有疏參經畧于是廷弼稱病乞歸

戶科王繼曾謂謂廷弼掛衆議有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跡蹦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過驛騷擾刼而北平山東最被苦楚人謠詠詠不能成功三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能知之不知輔臣留之何故乞簡方畧大臣事尚可支也　刑

科魏應嘉疏稱中府會議詢及經畧應代否衆皆曰應代無疑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九萬有奇而皆不足供其用以餉言之除先帝所發三百萬外已用過八百餘萬猶曰餉不足也如再遷延必爲數幾八百萬而後成功耶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而兵部委一萬有手捐數十萬金錢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用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火藥付之一炬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鎭共痛舉　朝共知以村屯言之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陳王庭纔一指實即欲剸刃其胸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不知清撫開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以道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名將又爲廷弼所取用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于大將罵之如奴人人忿懣氣滿腔腔懷信不勝其挫辱决意求歸聞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爲有病乎抑萬不得已而然乎監軍御史勒令走角門如吏奉差遣如有司左御史固爲自失其體在廷弼何以悍然寔行至此也

先是給事中祝耀祖論本兵黃嘉善攷闇當機見搖首鼠猶預病中膏盲李若珪論嘉善中實憒憒外復外復優優原無擔當識力但道勿事張皇原有畏避之私情惟曰事難推手屢失而屢不知懲愈危而愈不知懼楊漣論嘉善爲本兵一籌莫展不知主領何事募兵跋扈行刦而逃總付之不問御史楊春茂論樞臣蒙面視事猶然葫蘆舊樣不見帷幄新猷左光斗言有東事以來樞臣誤國已非一日閱科姚宗文論嘉善爲本兵議紛而愈不能決事急而愈不能斷熒惑兩岐遷延時日至是楊漣再論嘉善併前論經

畧疏及碼三元張修德本俱奉 旨會議
楊連奏接總兵李光榮報奴酋從會安堡連刀灣進
入深至瀋陽城北遊擊碼大棐報東夷自蒲河北深
至大鶴等臺將原設撥夜趕散至城北三里橋方止
榆林鋪等處精兵先數兵分兩路深入瀋陽旦夕存
亡莫必經畧廷弼或能力抗强虜保全孤城亦未可
知萬一瀋陽失守則遼陽危廣甯山海以西皆震驚
矣乞 勑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畧一二
人面諭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
方畧無得仍前悠泛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 連諭

本兵黄嘉善十大罪比之為象謂其昂然大然日但
食廪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增也 發帑銀一百萬
兩與户部充餉别部不得分用星夜解赴遼陽交與
熊廷弼酌量犒賞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
給價價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
熊廷弼疏云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
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
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
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道開原道韓
原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
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洲三岔河戍為廣甯門户
也閻西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
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
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私
也中外謂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
州為遼陽退步戍金復為山東搪牌也即奴則謂遼
必亡而日日報遼陽生殿以建都也其倉皇之狀不
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地舉朝帖
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
尚刑威者所以能致也職到任西北兵馬付柴國柱

賀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陳策防守虎皮驛
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
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
與賛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甸凡援兵隨到
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
曾一處一兵不調停各道新陞職僅與高出邢慎言
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催海
蓋道班軍一二事敵甯前道遼陽城池珊塌人皆知
其難守紛紛私逃自挑濠築墻從十里外引水以護
其外幫修理外城自築垜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内向

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藩夅之間向無
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
不絶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鼎後復拏問鎮江
遊擊戴光裕細打送獄隨以病斃舊開原道募兵皆
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十三餘人近海蓋道
獲其逃于南衛刦盜人財者十二人亦駢斬之又一
起十六人逃出邊爲長勇堡李國臣追獲十四人而
逸其二職令俱斬之該道意不無少望前于京中忽
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
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央

按臣虛報堵截以爲天理人心安在世道如此大臣
立功于外其可幾乎　又云凡用兵將官得力方能
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畧短取長敢于戰陣倏世
世祿精早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
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爲軍白眉餘多
庸庸碌碌求大將如前日劉綎輩諸將梁貴徐九思
輩已不可得各鎮兵馬四五等選之餘無一非敗羣
下駟者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
爲經畧罪而抑之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
熊廷弼乞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

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
君庸才誤國一事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
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
遼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
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
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嗔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
鐵委弁糧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割如
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
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
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石碾研起火星延燒
火藥六月陷開元七月陷鐵嶺八月陷屯關蘢以是
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彈壓屢央按院
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宮軍一呼而散即道分
守道閻鳴泰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是時止此
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
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況職以初三日到遼二
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
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而俟言援北關
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
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

如崇賀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貼修瀋奉亦其步
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
云不惟敵是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催馬上之催
亦爲敵是求矣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
斬獲功証爲擬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
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
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
撿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
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
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

三十三

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贊晝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
而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晝疏稱練
成一枝勁兵爲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
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
國臣步兵二千札營閭江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微三
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
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
裕給與遊都備中千把札付張紹募一番往返三月
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微三
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

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十餘萬人今
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
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
職請征盖套催糧獨職一人臥病遼人屢催合救遼
人命否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
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
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盖
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甯前道以一人而辦造舡
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
各部大臣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豈可哉伏

三十四

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
代職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
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
臾者也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
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
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嘉嘉等前往遼鎮會
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楊漣疏云遼東之事
即勘以言遼事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
政體力請收回成命　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
遣勘之而實罪屬欺隱　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

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科道之中饒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矣

戶科張國祥上言熊廷弼經畧遼左修築闌瀋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爲非借使調無用之兵靡難處之餉不至疲敝閭左以爲根本憂遲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勤亦可取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疏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無剩義奉 旨行勘無庸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畧更易之時乃敵人乘釁之際三臣並出冠蓋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翼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懈軍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喫緊惟敵是求即藉 九廟威靈剷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妨末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誤 國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之舉也

議論持平且得大體

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會同九卿科道會議得經畧遼東熊廷弼當三路敗衂以聽勘御史起今官授之尚方錫之金幣其沐 國家之寵遇不可謂不隆矣單騎辭家不避艱險至于躬親督鍊形神俱瘁其拮据于遼左者不可謂不苦矣撐持一年瀋遼幸而無恙其守亦幾固而力亦既竭矣惟是人言嘖嘖率謂氣岸高而沉思寡隘集思而好自用經年工作未聞簡練之精中原驛騷無救城堡之陷科臣相繼論列豈盡無據而云然第事在彼中非得于勘議之確何以定功罪之案故謂廷弼爲有功于遼者功難倖獵臣等不敢懸料也即謂廷弼爲有罪于遼者罪須實據臣等亦不敢懸料也今 廷臣會集俱謂封疆事重烽火勢急且廷弼之以病告者屢矣據稱衂血嘔血大瀉大痢肌肉消脫熱燥如火跌在公座昏暈不省僮僕門書環守大哭則其病狀之狼狽亦可想見即人或議其借病卸担而其計無復之之光景又可想見况强敵壓境聲報狎至此何等時也尚聽其悠悠卧理以遼爲孤注耶急議議代以重危疆其有無功罪總聽兵部轉行巡按從公勘議具奏定奪至于堪任經畧重担之仔肩不易殘局之收拾尤難必有異才濟濟以識必有沉思而運以機必諳練精熟神思周到而又虛心下士使人各得盡其情畢其策而又就近轉移方無遠水近火之慮且人情矢口易着身

便難人才探望易課實則難楊鎬既已僨轅廷弼復
無成效天下事尚堪再誤耶該臣先期發單各舉所
知是日會議又互相謷難互相扣問業有成議此則
候另日會推者也若夫添設兵部左右侍郎各一員
平時可備帷中之運籌有事可為經督之後勁先臣
高拱建議委屬老成長慮今值多事之秋更宜預畜
會議答同無煩再計候臣部另行會推請　旨遵行
又會議得逆奴匪茹東事方棘所藉居中帷幄之算
正殷當此而議樞臣之去誠不宜輕第樞臣屢疏乞
身情詞懇切所不即去者或以遼左未平尚欲效借
箸之籌亦以　山陵未畢未忍離執紼之役抑或
明旨切責不敢乖賜玦之義然而樞臣之當去此樞
臣之久自決也謂樞臣之當去又輿情之久為樞臣
決也矧邊事益急非中樞卧病之日人言紛至無復
出就列之理似應　予告以全晚節但大臣去留應
候自行陳乞取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也
十月初二日巽風揚沙登州晝晦三日水怪晝行海
上又招遠鄉民家生豬一首八足是日會推經畧
以袁應泰經畧遼東　薛國用陞巡撫
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錢糧

杖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粉花不入
犯自長勇臺撫而幾兔不復支通去秋九月奴言欲
犯遼陽自瀋奉修一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新寨
合力拒守其大畧也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賛畫用
閱科議督護何莫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致地方此
後文墨不省議論不寬則經畧必所所措手足臣為
國家慮矣　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廷弼功罪
南道李希孔論姚宗文閱視奸狀以夷攻夷之策並
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劉國縉事事決裂而挺
身護之周永春紛紛冐破而危言褒詡荷戈士二十
萬一日而閱畢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閱款禁不
言前此所閱何事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抱頭鼠
竄之汪可受不削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誰為
國家任勞怨哉
王在晉題全遼性命關于一線之海道故防遼者以
保全運道為第一着以奴之強久不敢東向而窺登
海者豈以慮不習舟乎烏龍江之造船見于遼報非
臣之浪說也豈以地險不能進兵乎臣已令巡海道
差官偵其地里繪其山川非真不可直達也當東兵
三調之後處處存一空營民間一日數驚思避兵遠

寘臣不得已屢疏瀆　請留得新兵九千分散各路
然皆田野荷畚之民也不能蹈海臣又不得已屢乞
水兵該部三議調而三易其地不能得一水師臣計
無所措檄道兵安家行糧自往浙直召募水兵一千
六十六名精銳慣出入海洋捕舵目兵共五百四十
七名到營操練造舟檝製火器葺墩臺整戎械列陣
有衝鋒之甲冑揚旌有出海之艨艟登州二百年來
未嘗有此軍容氣色藉令如防倭時再添兵二萬四
布犄角橫截島嶼奴如犯海定使之納命海中斬奴
首之頭臨李永芳之內以雪　國恥此臣安排措置
之大畧也奴中間諜無地不有其不敢興渡海之謀
為絕糧之計亦此間聊有兵革預設以銷其萌然則
東省之養兵豈真為山東保封域乃為遼東守倉廩
而保其養命之原也敖倉之粟不據則成皐之險不
固事之不煩再計者臣固新兵無餉具疏懇　請
神
宗皇帝于四十七年歲除之夜傳　旨允留臨清六
郡稅銀五萬兩香稅二萬兩以充兵餉夫臨清等稅
係進ㅣ內錢糧此二十年來所不易得之　旨而臣
幸得之微臣何能感格　天心亦　聖明知東省不
可無兵兵不可無餉又知東省隣遼留兵以固齊可
以護持遼餉耳　先皇帝登極　詔罷各路抽稅凡
鄉閭市井一聞　詔音靡不泣下喜出向隅臣即廣
播　皇仁令臨清六郡盡行罷榷矣此五萬兵餉既
無所出臣不獲不請　留新餉乃戶部謂新餉之不
可留也議扣民壯工食以充之夫九千兵之餉所費
不貲皇民壯所能分食以使之無餒者矧本省國課
民壯即為民兵此外聽差民壯幾何工食幾何而可
當九千兵之餉哉半饑半飽之民壯既不可以緝盜
賊無衣無食之新兵又不能以守地方此兩廢之道
也又云如抽不足則以無礙搜括等項佐之夫糧非
額編焉能復有存剩東省年來洊饉額編之數什
虧其三無額之銀百無其一矧扣除民壯工食及搜
括無礙等項見准部文充東兗買牛之費抽扣不足
而搜括繼之搜括不足而設處繼之設處不足而勸
助于民蠲助于官者又繼之今且虛二千九百餘兩
來補牛盡而財與之俱盡臣疏在　御前可查也四
十七八兩年已經押扣搜括辦遼左之車牛安復復
有工食無礙等項佐本省養兵之費哉兵以防寇也
兵無食即為寇而其害甚于寇寇尚有兵以禦之兵
為寇而地方無可禦矣兵易聚而難散散則有獸奔

之患又易散而難即聚聚則有烏合之形遼兵無食虜其脫中豈齊地之兵不能為脫巾之事乎遼兵脫巾固可為慮豈齊兵脫巾不足慮乎戶部不肯留新編臣豈不諒其無已之心然齊之蓄兵總為防遼而設與他省自是不同臣以無錢空手左揮欲發無價之米豆以濟遼左之急右揮欲索不編兵兵餉以充營伍之腹即朝習點石為金之法夜習神輸鬼運之方亦不能取必此責臣以所難而臣必不敢緣旦夕之卸肩因循以釀變從來兵餉起于田畝乃為長久之計今齊地三編民命殆盡額外必無可加齊地之

稅未有不先養齊地之兵而獨急遼人之餉者也倘戶部必不容臣扣留臣請將完全無缺陷之三齊交還 陛下勢必削齊地招養之兵停登萊海運之粟如既欲餉遼又欲固齊則此九千兵之外臣尚思請益而此九千兵之餉可不為地方一區處乎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戶部議 覆 准留事例贓罰折蠟抽扣等項仍清查工食以應扣五分之數抵餉如不足酌議量留加派

兵部尚書黃嘉善罷

王在晉陞兵部左侍郎張經世右侍郎著作速前來協贊部務 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兵部併協理戎政 經略袁應泰奏薦原任吏部雷前道寀處不謹叅政張國儒可當撫順一路原任吏部為民郎中趙邦清堪為遼東監軍以崔景榮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熊經略與閱科姚宗文書去秋八月初到每奏報必送書揭回札或有商量者查來書多言訪問全白子姓稍力意急欲取 旨而愚不能會用夷一事地方屢求虎酋不理及差取別鎮往戀營講事竊恐遊擊命官一有他虞動關 國體不敢不忠言商確何意遂逆尊指致以擅遣屑屑是辨雖日後無從

下手乎白送四千金與虜結訪問局而徒卷夷使一塲之侮辱必思當日言為不謬而出關乘興之初不宜直遠以阻其趨此不接之罪也 熊廷弼揭開原道韓原善新募兵馬多賭博棍徒响馬猾賊成群脫逃全不開報是時兵已逃過二三百名馬已死過五六百匹而疏中混云招過兵馬一萬九千員名匹混在一處劉贊畫兵雖逃猶逃歸種田而該道兵不逃出邊外則逃入南衛刼截財物其安家銀自招自算不肯自求其清楚蓋該道心術險深操行骯髒職不能復存厚道矣 兵科葦蕃奏遼右喪師首罪未議

叅李維翰　御史王夢蛟奏撫臣失事之勘難緩叅
李維翰周永春　賀世賢歛望稱功揭云入秋以來
無日不傳烽無時不介馬奔馳戰陣斬獲前後六百
餘級賞猶有待黄河之清可竣職之苦海難脱援遼
總强半以病去矣猶職以不明不白之身居不進不
退之地職力竭矣遍身病矣功罪何居惟大昭公道
道幸甚　巡按御史申廷諤題自奴酋發難以來殘
破北關　朝廷以興滅繼絶之仁寓聯絡羈縻之意
是以有優恤北關女姓四千兩之賞以恤虎憨兎之
婦不過恩意感激以結其心乃犬羊之性惟利是視

忽四四千兩長賞三千人進貢之望王猷以細人浪
子利于餌而輕于許致彼中以虚詞爲口血去歲桃
林口有講說至再之事附近諸虜效而尤之其又何
弭焉　御史李應薦疏云西虜聚衆挾賞情形叵測
收彼降夷因致藉口恤其女姓更啟釁端三千人入
貢是爲何心許三千人入貢是爲何策王猷之首必
不可恤虎酋之欲必不可狗桃林之路必不可通也
兵科蕭基疏西虜生心屢年之欵市結之而不足王
猷之詐許挑之而益閧張汝覲等四人之拘留作何
結束四千兩利金三千人入貢之約作何彌縫今日

索降夷則黄把都兒犯搶之詞再至矣明日問殺命
則乃蠻台吉等慢褻之語紛來矣蠢動之思覲釁而
發斬王猷首懸之藁竿以斷其藉口之萌此保薊之
全著也　基又叅宗文失筞者三冒罪者五　刑科
毛士龍疏薊門之禍自姚宗文用王猷之詐以歳幣
餌狼貪以入貢開邊釁致桃林引路西都爲騷則薊
門一帶岌岌不減遼東矣　南道王允成疏西平入
犯王猷出使功不足以贖罪虎酋浪索諸虜紛講新
賞是則專管西虜之明效大驗也又何言哉
宗文與虜四千金虜不以爲恩反索賞挑釁直至

在昔爲經畧力拒之威惕之講欵多將嚴爲杜絶蘇
門之禍乃已事載欵虜疏中
十二月經畧袁應泰題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
撫順爲奴酋出入經由之處是必爭之地奴首以撫
順教塲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所陷清河開鐵延袤
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
養性等日夜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
威脇朝鮮兩時圍獵于開鐵孔懿之境矣職會督臣
丸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
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皆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甸一員職以為說皆是議于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賀李秉誠張良策又以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奇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甸用金復道胡嘉棟副總兵光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

二十五

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若蒲河為撫順後應為三岔兒要衝且兼西虜況已殘破提兵應援非良將不可查得甘肅總兵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健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汰之列者故不免衿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甸出銳師以擣其舊寨奴若此出三岔兒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烏

其新寨奴若南赴清河寬甸我撫順之師直擣新寨而蒲河隨為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資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利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必久住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

二十六

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 國家為徼幸也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成一年之局 國家之憂之援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復能戰惟祈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士良云經臣袁應泰誓不生還欲逼奴寨城

撫順而軍也豈非慷慨任事之壯志哉第議城則我必守我守則奴必爭奴爭則勢必戰據經臣所定之局是戰局也而度經臣所處之勢非處能戰之勢也年來水陸二運問舟楫于水濱覓馬牛于道路不啻三十鍾而致一石矣向第運至遼陽而止今議增撫順又增三百里之遥矣餉臣稱經畧資取小車八千五百餘輛推車夫一萬七千一百五十餘名每歲用銀三十餘萬兩欲加派于前派牛騾地方民生之困憊極矣故城撫順要着也凡要害必屯重兵但地太曠則難分守兵太遠則難在援腹背受敵兵家所忌况奴酋最狡善用奸細我之動靜無不悉知安肯專意退守聽我修築乎

勘科朱童蒙疏臣入遼便欲城撫順然撫順當城亦必不能即城撫順去奴　新寨約二十里瀋奉約九十里我兵城此倘奴出鐵騎截斷來路無論糧草不通即應援亦絕是斷送若干人也須亦漸而進乃有成績一鼓而收全功矣

禮科王志道疏云奴酋掠金帛則有餘掠鹽粟則不足貂參無所市則貨絕投降無所處則人飢山地磽确則耕種荒干戈屢興則士馬倦數年之後可不戰

而服也乃其要尤在于勿責近功勿圖一逞苟非虜騎蹋入相機截殺願十年勿言戰可矣職嘗言　國家受病止為八個字論文才則門別戶論邊事則務庭掃穴張虛聲則聳耳聽之語實事則談而厭之邊禍幾于不可救藥皆不問兵馬輕于言戰之易也然則進城撫順豈非石畫職切以為未可耳

辛酉天啟元年

正月發內帑五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

二月初三日日暈甚異

經畧袁應泰奏昨奴酋以數萬騎圍奉集自以為敵無不克乃監軍道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睨視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援提慶大起奴遂引去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一班矣

兵科朱童蒙勘遼東竣據實回奏一某處被賊殺擄為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為有功勘得熊廷弼自萬歷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為失事

至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
雖不可以言求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
匝二十里年久頹塌當開鉄初陷遼陽之人束裝思
徙者以城不足為憑也廷弼葺其外築其內鐃掘兩
河引水建閘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
閘譏絶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所不能到
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
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一某事為從實奏聞
一某事為欺隱未報勘得疆埸之事凡有查核經臣
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

塘報即入疏中者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
其所報殺擄名口間與撫臣所奏稍有異同耳一城
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勘得瀋奉之外凡有村
落因山為居壘石為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民
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為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
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
金剛屯金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色屯王大
人屯石廟兒屯劉普屯蘆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
目夭溝子屯終弓二屯新屯趙官人壯沈寨雙樹屯
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一士民殺擄幾何器械損

失幾何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
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民去馬五十四名
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燬房屋八十五間山
口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
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搶袍一十四領一兵馬折傷若
干現存若干勘得前後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
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六
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
二員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一錢糧實用
若干虛冒若干勘得自萬歷四十七年八月起至泰

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
二千九百兩五錢九分八厘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
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
廷弼原不經手故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
弊亦嚴為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叅勘得經畧熊廷
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
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
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之頹城如新喪胆之人復定
至奉集瀋陽二城城今且儼然重鎮矣迄于今而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逐而後之人因之以
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遁
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壹城之所留是精
力悉經于此而其得謗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辯殺擄
一節嘵嘵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遼
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
所禍雖未必都中所傳為萬為千而即其所報亦非
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為隱匿是欺誑也不知而為
人所蒙蔽是聾瞶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
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臣與

四十一

諸臣不同尚方之援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
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
不足答萬分之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
策馬而驅以救北門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衝不欲
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
已料後事無可威始灰心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
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　君恩于何地乎
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
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急
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為守況非

常之原黎民驗馬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
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
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細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騰
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
臚傳入告而陳于　君父也然皆激于上為　國家
慮周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
屢疏致辯既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
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
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無所逃
此則　勑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奉

四十二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
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
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經畧袁應泰兵馬錢糧器械將吏應援太緩急則
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翻陰覆陽且顧後
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喙三足徒嘆曲高靡和獨拍无
聲也　廟廊之上勿先立一膠柱之見而謂怒不可
與爭臣前所請可以遲應一差差池噬臍何及這遼
三年如金冠王表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
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奉

耳
吳金祖的名劉光先又名吳太真以叛卒倡妖言惑
衆揭竿而聚者不下千人掠子女燒民房奪牛羊車
輛岫巖一帶大遭荼毒且十營土口自稱真命執紅
白標旗爲亂殺蓋州備禦營中軍秦顯忠把總胡靜
岫巖備禦營把總張懋誠陣失軍士馬匹議者以海
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旣當絶賊奔
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時鎭守李光
榮與麻承宣賚承武黃璽同知張文達會議于二十
七日分營圍山次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鎭守
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坐營童簇
秀迎擊被賊斫傷衆皆郤走賊追趕過河遊擊高中
選叅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鎭
守急率叅將黃璽帶領兵丁合戰于是本鎭內丁守
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
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寨大兵遂入峪內
實麻同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焚其頂而賊平矣
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
十之七八吳太真羅守忠俱死兵中
遼撫薛國用劾諸將疏曰奴之深入瀋奉肆然無忌

四十三

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
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
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
覦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敢去則不追
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
而曾不能一創也奉集失事李秉誠匿不以聞朱萬
良聞警赴援引賊深入賀世賢尤世功爭質虎皮擁
衆自衛以大將之臣譬反善爲奴描寫而張其勢可
不嚴爲處分以爲退縮之戒耶
薛國用題遼陽主客軍兵踰十六萬馬踰六萬所需
糧料芻豢爲數不貲其海運者由蓋套上岸其陸運
者由高嶺發載俱輓而之遼陽且至奉集達陽陽及
威甯等處近者五六百里遠者千餘里皆用牛服載
需人牽輓原派牛車三萬餘兩用夫六萬餘名額軍
不足拨及民間牛騾牛騾不足又計戶抽丁以佐之
名曰糧差夫銀差夫夫役不足復僉舍餘併伸紳供
丁以益之初不過借役一時乃一經派運釋肩無期
祁寒暑雨不得偷一時之安又所領之牛率多倒死
一面雇工一面罪賠至再至三賣兒鬻婦凶年飢歲
芻桂豆株每人每牛月計糧料割身之肉啖牛之腹

四十四

中人不免破產貧者鬻身以償以故擬及合户累及親族計無復之惟有逃與緇耳近日妖民吳金祖倡亂遂以此挑激而號召之無知小民困于運役為其所愚惑而向應者不少則因運差之若而思逸逃者尚慮實煩有徒矣

表應泰題職甫待罪遼撫日夜思制夷之方無如招降為最隨牌行河東各道以招撫降夷而河西不與焉在遼如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李秉誠侯世禄行總兵事朱萬良姜弼此六人者各將兵萬人而又素善撫夷丁能得其死力故令各收壯夷丁一千名分

配各隊是每漢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内有形迹可疑不便入營者則又持委原任總兵麻承恩加賢遊擊王世忠備禦朱梅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方始發各營此職安插之法也查降夷内東夷纔三百餘人西夷則五千四百餘人矣職讀漢書霍去病降匈奴渾邪王數萬自是匈奴遂斬右臂後趙亮國擊先零亦以招降卒使先零瓦解遼自開鐵淪没之後虜自十方寺等處投入奴寨至則納之今虜過遼瀋者則投遼瀋而近開鐵者猶投奴寨若遼瀋不收能保其不盡由開鐵歸奴乎至養夷錢糧亦有可得而言之據遼初議十八萬今措餉如此之艱何敢堅執成言因與各道議但以十六萬為準見調家丁及現收夷丁總在十六萬援兵餉銀内通融支領是養降夷之外尚減舊議二萬人之餉也今援兵至遼者計每名之費不下二十五金至遼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若夷虜弓馬原其本分一為揀配即是選鋒而無安家行糧之費其利其害了然如列眉伏乞
天語申飭各鎮將前調家丁如數速發萬勿執留庶軍聲益壯夷黨可攜矣

兵科郭允原云據經臣揭開總兵賀世賢招納夷人

共男婦三千八百五十餘名問以其强壯者補逃故軍丁之數李光榮收真夷一千一百四十餘名歸心主于孰食則歸除難以計多寡將却之乎則招之者何心將受之乎則養之者何術有如强壯補至萬餘則營軍大半胡虜聚之一營誰能範其馳驅散之各營遂處皆其醜類倘饑烏暫爾向人飽鷹終當颺去是凶歲我為逆旅之主人豐年彼作還鄉之父老于時我可遽其歸而留其用否也

禮科汪慶伯云日者西虜降至六千餘源源未艾憂索降者謂啟郭藥師之釁憂受降者謂犯來歙之戒

邊之恐羅悉恒謀之叅安之復煩江饒之論已而降者在門犯者在閭如東西合謀可不爲之寒心哉况經畧所招者東夷諸部所收者西虜無損于東而樹敵于西從此謝絶豈爲矛盾耶

延撫薛國用題奴酋奸狡每伺我之舉動反所行而就中取事今日用夷必須頭目傾心方保無虞此蠢蠢來者不過沿邊零星之窮夷耳無論饑則就人飽則颺去見今巴領黄把都等頭目差夷㑹賞長安堡已微啟其端矣將來一不與而頭目皆與我爲難甚則東西交合爲患更大其可慮者一奴執宰酋日挾

四十七

其旅黨代伊肆螫而卜兒亥之子又係奴壻今之降者安知其中無宰卜部落而藉名别種乎其可慮者二昔有開鐵北關東西間隔而金白又時偵交通之情以輸我今皆失陷矣東西只直任其往來又安知非夷狄暫竄西部而詭以報我者乎且賀鎮夙負勇名我倚之爲左右手奴視之爲眼中丁近蒲河回鄉生員唐元吉稱在奴寨時聞李永芳等日夜潛謀以圖賀鎮而賀鎮以數千降夷圍聚瀋陽一有不測其禍甯止一帥乎其可慮者三乞 勅諸臣亟早議妥俾邊臣知所遵守不致異日噬臍之無及也 時科臣蕭基蔡思充毛士龍曾汝紹趙時用御史王業浩馮逢皋徐揚先各有疏奏 旨下部議覆

兵部覆奏奴降一事關係遼左安危科道諸臣憂之者深故其言之者切向撫臣之慮尤非事外遥度之詞臣部亦恐西慮因而構釁或奸細潛伏其中已覆令分散安插以後勿復再收矣今經臣疏一切揀配即是選降而無安家行粮之費每次收一千不獨屬之賀世賢又將形迹可疑者委麻承恩王世忠東梅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始發各營又恐我若不收慮必投入奴寨前後所收至五千四百不爲不

三十八

多以後東夷投降者經臣密察機宜無論多寡俱當收納只宜防其奸細勿墮賊謀而西虜則在所緩盖自有遼事以來内外建議皆欲撫安西虜此等着數終當照管兵機原不中制一見勝于千聞科道數緩言之正欲與經撫悉心商確事求其妥功求其安甯有一毫成心作阻撓計耶

先時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心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歲節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插已而諸將有寄啟世賢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爲此諸君自

愼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寛收人譽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即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强阻爲監軍高出亦諫曰來附者必從有所不堪也今奴酋方强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不敢曰我固欲空其窠耳今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啟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率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始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清河聞與麾下四人攀崖度鴉鶻關行叢箐中遇一人自奴酋老寨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開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得南人置焉老寨去關僅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楚兵爲導願率所將川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患應泰以爲險不應亡何而奴已增高關隘置守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莫測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也

聖諭遂左告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匪輕該部尚書等官請告杜門堂屬空署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著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著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任侍郎兵部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奴酋謀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除夷于城外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降夷内應開門入賊尤世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　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扎横河南賀世賀突至策開營納之遂爲所殺賊衆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戒勿輕敵仲揆遂之大戰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爲何石柱司秦邦屏先進渡渾河諸營畢進留戚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鐵騎五萬四面蹙攻之諸將殊死戰斬賊墮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衆仲揆奮勇潰圍出遺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强决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按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駡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名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

援死馬賊圍浙營浙兵以火器擊之賊死甚衆火器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俱殲初援臣張銓檄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為奉集聲援及川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州兵既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卽披靡四散賊是以得萃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

遼事實錄卷之三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四

黎陽王晉明初父編　男會芝稱芻父較閱

辛酉三月十一日奴賊數萬載鉤梯傾巢而來夜半潛渾河深入至十二日攻犯瀋陽被砲打退十三日平明賊復來攻連衝百十陣城猶未陷已時以後賊全刀攻東門打死賊雖多賊俱不避火砲有數隨裝隨放砲熱藥燃賊遂填壕擁至城下城不能守賊從東門進入瀋陽遂破

巡按張銓疏云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石柱司秦邦屛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大將戚金張名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攻諸將奮勇撕殺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冲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屛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將哉賊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一舉足則遼非 國家有矣

張銓又疏遼之戰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見今遼城兵不滿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胄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與經畧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守但士卒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逃矣今賊克瀋陽無數鎗砲火藥皆入其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憂也

戶部王繼曾題云去歲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多官無益應裁革照舊奉

聖旨佐樞添設屢經條議奉旨簡用未見何人豈生同異朝廷政令朝更夕改軍國大計豈容輕率其經世仍着署掌戎務不得藉以為辭王在晉着催來任事○兵科尹同皐題邊事需人甚急事奉

聖旨封疆多事樞務需人已超令即出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都着他刻期前來到任○兵部添設左侍郎王在晉奏為　王恩當報臣病難支乞俯容調理以延微喘事奉

聖旨中外多事廷議增置樞臣王在晉以才望簡任何乃托病陳奏着遵屢旨速奉到任不得再辭○吏

部題覆東事方在燃眉部務正需籌運合令張經世
照舊供職王在晉勒限前來到任以圖共濟○湖廣
道方震孺奏大司馬既調攝杜門從中調度決不可
無人幸未任協臣皆負一時赫赫之望宜馬上急催
赴任戶科趙時用奏兵部左右侍郎俱非閑曠之員
張鶴鳴膽畧過人王在晉幹材迅發皆當速催其來
以佐兵戎以備緩急浙江道蘇述奏張鶴鳴王在晉
祁伯裕等皆負幹濟之弘才係中外之大望謀其一
腔忠愛不後于人責以不俟駕之義諸臣其何說焉
兵科蔡思充奏推用大僚如郭元標王在晉祁伯裕
等與論無間今夷虜合謀本兵偶厌宜即相令來裝
戶科阮大鋮奏涂宗濬王在晉等皆夙抱經濟所當
再一行趣共濟時艱山西道畢佐周奏惟喔重臣任
得其人長材不為短馭王象乾而後猶有王在晉張
鶴鳴涂宗濬之偉抱堪任封疆之急南道曹谷奏大
臣之任無過政府與樞臣與經畧試問崔景榮自視
與王在晉張鶴鳴何如在晉樞機周密鶴鳴膽力過
雄定當決勝千里中國相司馬宋以是懾遼人矣其
能任者斷然任之此用人之宜斷也○兵部題稱
主憂臣辱兵事倥偬豈臣子從容過家可以便安而

置 君父于不顧耶須 嚴旨切責并限王在晉速
來過則重罰無謂 國法可藐也○吏部題稱 國
家日日用人不得人用遼陽羽書狎至深怪大臣張
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王紀許弘綱孫慎行包見捷等
尚滯家園未聞就道懇 旨嚴諭切責諸大臣自無
不仰體 聖懷竭蹶以趨者矣○科臣郭鞏奏樞曹
例有四協有事而蓄可用之人不為私愛過則馬上
行催以備緩急尹同臯奏中外冗員應裁者多惟兵
部侍郎不必議減九列應增者少兵部侍郎似當議
增王在晉已奉 明旨旦夕即到不必再贅郭允厚
奏添設兵部侍郎恐亦撤棄之計未必都門有當比
馭而來馬上差人催取共理部務李春燁奏添設樞
貳原以備緩急之用若忽忽悠悠首尾躊躕則添設
誠贅銜而慷慨任事亦虛名耳今馬上之催宜勒期
速至以濟時艱劉弘化奏張鶴鳴王在晉之屢奉催
趣而里居優游陳所志奏佐樞何官張鶴鳴王在晉
祁伯裕何以却步不前又疏云臣職曠廢可虞亟諭
簡用諸臣速來供職朱欽相奏許弘綱王在晉併祁
伯裕等屢奉 明旨俱宜速言風駕史孔吉奏建官
置屬原有定員惟督餉部院添設侍郎相爭以為不

可動祁伯裕王在晉急宜趣之還 朝以需共濟蔡
思充奏許弘綱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諸臣皆當馬
上嚴催併行撫按促裝勒限就道以赴同國恤又云
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
等屢荷 温綸百凡累足果畏奴患之剝膚抑蔑
君命于草莽一併差人督催令一一回話毋使長安
街上有調兵難調大臣更難之誚倪思輝奏張鶴鳴
王在晉等皆當 嚴旨以促其來庶帷幄之共籌有
人即猝然有警重地雄關之分鎮有托也明時舉奏
今日所重者才耳急簡人望所歸以置要地在籍者
近催之出未任者當趨其來 皇上宜特出 嚴旨
差官守催令諸臣刻期就道後至者以故違論奎臣
張泌奏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嚴限之兼程就道共
爲披髮纓冠方震孺疏王在晉張鶴鳴之當速來屢
奉 明旨即三尺童子亦知當有馬上之催何勞再
議張論奏樞臣每日番報類閉門之誦經樞貳趄趄
家園忘越人之肥瘠鄭宗周奏用人一節更屬欒臾
急著乃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
王在晉此膺軍國重寄猶然高臥家園于不宿家不
俟駕之義謂何潘雲翼奏侍郎王在晉何以屢催不

到豈赫赫之 簡書不足爲二臣畏也又云王在晉
未閑單車之信有謂張鶴鳴等宏才遠畧亟宜馬上
催來贊本兵而分猷令此誠有識之言急公之議也
浙江等道吳應琦等公疏云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
正臣子卧薪嘗胆之日如王紀王在晉祁伯裕等久
奉 簡命必且星言夙駕仰紓 君父之憂若猶棲
遲里門忍以虜遺 君父諸臣致身之謂何尚可若
此泄泄也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
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痛馳視事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尅奉集既
孫遼鎮益危防禦應急長策著廷臣作速會議具奏
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
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
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
侍郎且到推諉悞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悞
急需封彊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
時艱故諭又
聖諭朕見日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儆惕
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

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
備禦疏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營坐視陷城威令
何在姑都著策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
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馬各昧方畧相機拒堵
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
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
頗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
成何國體輔臣劉一燝尚書李汝華都著即出視事
無以浮言介意尚書侍郎許弘綱張鶴鳴王在晉暨
推用未任各官俱著嚴催刻期到任不得稽延故諭

七

御史侯恂言遼兵十三萬以三百萬之餉餉之原自
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三二
十萬乎客歲未完三二百八十萬乎裁漕三十萬石
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
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請嚴其考課重其叅罰俾
督催刻期起解𣪺實用之二三閒當可支持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題遼糧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
色三百餘萬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
腳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
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
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通發六十萬遼人藉以
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以病告矣倘至後期
三軍立稿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陸運原議值催至
遼陽而又責運瀋奉以為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
人情短運易于弛担長運疲于奔命動有趦趄須以
短雇更番之說行之庶人心妥而招募可行耳又曰
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
十兩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
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各道任勞任
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冊報一併奏　聞庶幾鼠

八

雀無所因緣為奸而一絲一粒皆有著落矣
兵部奏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還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著
侍郎張經畧督催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著户
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須兵移駐聲援傳
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死守危彊以安
內地
遼東巡撫薛國用奏報本月十八日奴攻遼陽二十
一日以後烽火不通音耗俱絕二日四日辰時據援
遼叅將王興業援禀到職稱十九日寅時分傳砲至

已時賊過代子河經畧袁應泰即督催總兵侯世祿
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參將周世祿等在教場
札營與奴對敵彼時賊排七隊先出黃旗來迎相殺
二陣賊大敗而走官軍追趕賊內出白旗紅旗青旗
各一路火器齊發擁衆衝殺官兵稍敗是日已攻小
西門未破天晚在教場幷城東西北面下四大營二
十日衆拉砲車過河在東山扎一大營東西相對彼
此火砲攻打官兵逃散賊因乘勝攻打東門又以步
兵于小西門從閘口進攻官兵用火箭燒退至申時
小西門火藥火起燃及城上各軍窩舖城內草場俱

九

焚守城軍士潰亂賊又攻東北城者而小西門已開
矣經畧袁應泰見攻城甚急以紅旗令箭催各監軍
道赴城外督各營總兵合力救援即同監軍牛維曜
出小南門衝出被賊將牛道刀箭重傷落水扶出帶
傷閣過重圍四顧並無各營兵馬時見城內喊聲震
動遼城已陷難以回入復被賊追逐鞍山本日見城
兵萬餘屯民男婦無數一併擁聚東岸爭過河口奈
聯般塘板脫落本鎮親詣督領守河官員整理聯船
先放屯民男婦殘兵擁阻爭渡輒用弓矢亂射幾成
不測等情到職該職看得彼中情形據此雖未真確

而遼城則已陷矣本日午時有經臣門官監生陳應
階向職哭訴經臣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見奴攻閘西
門登樓引刀從容自盡階從重圍走出回首則已遍
城火起職聞之不覺痛哭欲絕以經臣一腔忠義死
何足難但死而無救于存亡經臣死且不瞑矣○薛
國用又奏報監軍按臣張銓聞收降夷心甚憂慮入
遼城與經臣面爭又親詣瀋陽視賀世賢所統降夷
嚴為申諭秘受方畧又于它總兵官寨訪之及十九
日奴犯遼陽按臣親與經臣袁應泰登城指揮兵將
經臣出戰躬身督陣則留按臣以守敵不能攻而我

十

尚可戰是以有戰勝之功是夜經臣卧營中不入城
至二十日經臣閱步兵敗攻小西門且急遂入城與
按臣東西分據乘障守之又出各監軍道于城外催
督各總兵趨援有馬賊復攻東門東西夾道火器且
窘幾不可支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共在
東樓慷慨欲死經臣謂按臣曰泰不才徼　尚方寵
靈故誓以身許按臣無閫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為
退守河西地泰死且不朽于是閘各門併攻益急三
人復分地死守至西小西門已攻破經臣登樓引刀
絕項以死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挈其二女併

妾金氏高氏投之井中而自縊馬真可謂從容就義
者矣正貢生員臧思誠等亦赴明倫堂雉經是時諸
將統兵在外見勢不敵業已四潰各監軍妥歸乎乘
夜西奔三岔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蓋胃矢衝鋒
扳嶺踰崖拚命而出以將領言瀋陽之戰尤世功陳
策童仲揆死矣今則有侯世祿姜弼李秉誠在以文
臣言瀋陽之役運草同知陳輔堯自在知州段展死
矣今有傳國牛維曜在而其他生死逃亡俱未可必
至于寬鎮道胡家棟則已從遼陳隔絕落水穀中道
臣康應乾與二三府佐又未知作何狀耳

十一

宵前道王化貞題遼陽城陷按臣張銓下城欲回署
從者不可共擁出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此比曉李永芳
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按臣謂汝為我言我對誰
言今無及矣永芳聞于奴首遣人來迎共擁之去本
官面不改色山立于庭奴責以拜本官大罵曰吾天
子憲臣豈為賊拜奴謂從我與汝八人轎生本官復
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吾豈肯從賊願速殺我奴怒
令人持去欲殺之北門復呼之曰又以好言慰之本
官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者舉刀撲之本官引頸以
待奴子手縮奴因曰送汝歸何如本官謂兵已潰散

力不能殺賊無顏求歸運死為幸奴知不能奪令以
與送之不就與以馬送之不就馬乃令二人扶之馬
上送署中諸生及衙役從之者數十人至署望闕
八拜曰臣不能報　國矣及還拜其父母四拜遂縊
死奴遣李永芳棺而葬之至今遼陽之人及奴部衆
皆咨嗟嘆息稱為忠臣
海虞野史記袁應泰舉火自焚監軍崔儒秀都指
揮徐國全縊于都司同知胃日乾亦自縊銓為賊
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
何官永芳令驅之城外斬之數日閒金復海蓋州

十二

衛悉傳檄而陷
初報張公銓之死望　闕叩頭從容就義後有從
役逃歸歷城人也張公鶴鳴先任歷城縣熟習其
人問之謂張公初見奴酋及李永芳勸其早降張
公叱之且令奴歸順　中國奴不懌擁出後復邀
至奴仍前勸之公仍前諭之復擁出是晚張公宿
于中軍所不復回衙門矣二十三日再邀入不復
冠帶以角巾常服見語觸奴怒旋被害余喚歸役
問之語亦然總之張公慷慨死難被殺與自經一
也此海虞所記合

王化貞揭報二十三日奴下令民間馬匹財物敢匿者斬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于東西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從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刼奪大半裸體婦人辱不堪言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算民造册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棘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遼之商賈死者四五萬人又籍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壯大可疑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先剃頭以待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羣擊殺之

涂公宗濬總督宣大題疏中屢稱賀世賢之勇其在遼戰每奏捷乃瀋陽陷没巡撫薛公國用疏云叛將賀世賢妻孥向在遼陽自貴瀋逃去擁降夷數千以自衛結營犁木山經臣屢遣人招之不應且給之曰俟奴來犯得當以報安知不覩望而投奴乎信斯言也以世賢為叛矣及余為經畧秋祭陣亡諸魂世賢牌位在焉問之諸將同事于遼者謂世賢戰死也亂軍中是非還襍忠奸莫辨一至于此今查甯前道揭奴酋將賀世賢妻子給配則世賢已死是揭其明証矣

東撫趙彥奏曰金復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守賊由蓋州而絶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燃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有得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以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奔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共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皆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為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漂遊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耀兵設防以壯聲威并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絶其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為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通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遼粮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具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況有容應否調赴天津再乞裁酌除一

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御史汪泗論上言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為吃緊實著臣嘗觀之昔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甯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顓傳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之自古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者也
兵部題袁應泰招降失撫焚身一炬功罪都捐不必深詰至于主客官兵身殞沙場者宜設祭以慰忠魂瘡痍潰敗者議賚恤以作士氣等因奉

十五

聖旨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堂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贈謚立祠加祭塋葬崔汝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立祠張名世吳文傑周敦吉侯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從祠附祭陳輔堯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祠附祭內秦邦屏妣土官秦氏特准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使以示褒錄一門存沒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卹家屬仍設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議查的確一體題卹
禮部題劉綎等加祭二壇并潘宗顏祠名表忠張銓加祭二壇并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加祭二壇祠名忠愍
遼事勘明將罪言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曰未勘明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勘以後之廷弼不惟 皇上信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從來無理衆口之豪傑

十六

亦無不坎坷之世畧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証而真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痛于互參自今而後以言為戒是視廷弼為小丈夫不以天下奇男子待之矣
吏部欽奉
聖諭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揩何以懲前警後該部院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寫來看隨將原論官查覆奉
聖旨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由及開寫御史馮三元

等原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踈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著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都著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

福建道周宗建疏云當今用人如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僇力行閒王在晉之精析牛毛涂宗濬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揚鶴之忠堪矢日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此又今日一定之急著也○刑科毛士龍疏今日安集人心鼓舞將士推判賊鋒如職所深知者王在晉胸藏橫石儘堪居中禦外或令在晉主帷幄張鶴鳴酌經畧督撫之用熊廷弼鎮山海文球鎮密雲相為聲援應用御史李日宣疏危遼告陷怡堂可虞催取王在晉張鶴鳴熊廷弼等自是急著且恐緩不及事耳○兵部題稱奴氣日迫制書侍午居中調度事關重大本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俱抱經濟之猷繫 中外之望正當盡瘁報國宜可久戀東山合定 欽限令其星夜前來勗勵國事臣部馬上差人守催刻期到任以濟時艱○周宗建又疏臣前所舉如王在晉等此其名世久歸衆望惟在用之處當其才樂毅以一人興燕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亂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軍國之主持宜定也刑科劉弘化疏強兵無術仰干宸斷先移咨各督撫以待張鶴鳴熊廷弼王在晉許弘綱等經過之日速督隨行兼聽沿途招募兵計優給南道何早疏頃者起復毛羽于田閒催周王在晉諸臣于道路帷幄得人定有一番轉危為安之妙艱難不避沉毅有謀者無如王在晉也宜專授以樞密重寄使之居中以調度威名素著人望咸歸者無如熊廷弼也宜專畀之閫外使之聯絡其潰散御史董羽宸疏熊廷弼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等中外所倚為長城者也 君命臨之而弗應科臣臺臣大義覺之而弗應何為御史徐揚先疏王在晉張鶴鳴熊廷弼猶曰家鄉稍遠祁伯裕不過數可里嚴旨屢頒藐如故紙此亦當逮治者也御史楊新期

疏張鶴鳴熊廷弼等皆濟邊之才可以永圖恢復應
嚴旨督催御史劉廷宣疏未來諸臣如涂宗濬王象
乾王在晉祁伯裕張鶴鳴熊廷弼遠如西江之水膚
如渡河廣甯山海存亡呼吸之間耳仍一面再下
嚴旨速催諸臣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四夷咸
服矣御史徐景濂疏今日人心皇皇望樞貳車塵何
當望歲若謂張鶴鳴來司馬門不閉矣熊廷弼來山
海可封矣王在晉祁伯裕來帷幄之籌借筯矣胡
明旨之誠避如馬上之催猶杳規避而托雍容嚴觀
而忘 國恤忠愛之謂何法固不能為諸臣寬也刑

十九

部侍郎鄒元標疏云侍郎熊廷弼業有恩詔杳無消
息矣英雄之氣安在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不
至急 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 君負臣乎臣
負 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矣毛士龍又疏復
遼要着第一在文臣能謀武臣能戰如馭將運籌不
用王在晉熊明遇李邦華等則無必勝之算伏乞
勑下該部作速議覆不必襲會議套以致稽延也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違來不諳
典制紛紛託故避事列名仕版棲遲家園成何國體
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

豈朕委任責成之意你部裏便查陞補未任官員照
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參有官
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
滋瀆擾其兵部在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屢奉溫綸
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右侍郎熊廷弼
功著存遼朕以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
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你部裏便
馬上差官齎勑前諭本官仍著彼處地方官敦趣即
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卧托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
陞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

二十

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天啟初元春侍郎王在晉即戒金北上閣戶垣有
裁減之議遂具疏請告奉 旨速催到任以後四
奉 聖諭嚴催及屢 旨勒限催督即于四月八
日整裝抵蘇而瀋陽之報至矣抵毘陵而遼陽之
報又至矣差官奉 勑諭絡繹於塗九列大臣皆
馳簡趣行中外羣情囂然如沸乃從淮登陸于五
望日抵京聞熊公廷弼將至候三日而與之偕同
見 朝次日 上御講筵輔臣道及遼事謂二侍
郎已咨布方略 上曰昨見兩侍郎至朕心甚悅

卿可令他們用心料理并諭邊臣加意防守蓋
上心驚遼事焚香籲 天將二三姓名及水程粘
貼 御屏此出自閣臣劉公一煨語匪虛也二十
二日履任都人焚香簇擁入部觀者如堵次日面
恩臺臣丘兆麟有樞臣才望畢集樞政料理宜新
之疏又游士任云山海天津地應並重天津設
巡撫矣山海何獨不然今倍道而來者雄才不止
一人某協部某薊鎮某山海須一一安置妥當令
人人可以安位行志此山海以內所當究竟之一
說也丘兆麟又疏云今遼變方殷需人正急祁伯
裕原在近鄉張鶴鳴何為屢疏倘係聞遼變而逗
留宵不對王熊而慚怍此當再申 明旨嚴諭起
行如再仍前急緩便當徑行削斥者也臺臣倪應
眷疏云自東事敗衄以來征書日貴巖穴如熊廷
弼王在晉張鶴鳴等人心跂望不啻雲霓今且漸
次趨 朝矣不有居者時與運帷籌而建折衝之
績不有行者時與整師旅而張撻伐之威料的而
委任者俾才適于用用竟其施自是秉銓者之職
也劉廷宣疏云自遼瀋陷沒兩月來我 中國尚
未做得一事而召集船隻謀犯廣寧之報又至矣

幸樞臣王象乾業已受事熊廷弼王在晉又相繼
入都人心覺有所恃與前番景象不同科臣汪慶
百疏云半月之間兵樞長貳濂慨急義者又相繼
受事天日清朗人心漸帖此誠如祉如怒亂庶遄
已之一大機也蔡思充疏云督臣文球病苦之情
屢見乎詞薊遼何地夷虜何時而若留不放之身
何以震聲靈而展控禦今兵部左右侍郎張鶴鳴
王在晉祁伯裕等人望俱屬似當聽球乞身就三
臣中 特簡往代以新耳目而重彈壓者也科臣
周希令疏樞部才臣一時湊集正宜連日講求一
二石畫如布碁已定徐隨變應手勝于文移往返
此又臣已前建言之首及也吏科給事中成明樞
云天下未嘗無人也爾來 朝見本兵王象乾至
矣佐樞王在晉至矣舊經畧熊廷弼特奉 命至
矣三臣皆有事于兵者也應有奇策復我疆土公
底小醜一二叛回滅此何難方宋仁宗時歐陽修
言邊事言西鄙用兵以來聖心憂念韓琦范仲淹
備諳邊事二人才識不同常人宜加訪問特賜召
對使之盡陳邊事如何處置今輔臣亦當題破此
事令王象乾熊廷弼王在晉等面為陳說俾 聖

心豁然此乃為　國家深處亦可留實做事為相
臣者亦有餘光矣
是時遼事孔亟臺省苦無他策惟以急催樞貳履
任公言至于章滿公車疊承　諭旨不可頃刻待
比諸臣先後入都人情稍帖籌畫樞務同心共濟
拮据遼彊數載稍留至于今　功令綦嚴主者連
坐有可用之人而無敢推轂者猶欲其入而閑之
門也讀前章奏益切傷時之感云
戶科程註題遼事之敗非今日始自閣臣姚宗文出
關事事與熊廷弼相左甫入　國門布散流言無端
羅織必欲激盈廷之怒張廷弼之罪而掩其保淬殘
遼之功廷弼去而遼事已不可為矣袁應泰鎖谷小
心即其誓死封疆亦可為慷慨有志而降夷一節舉
朝爭之遼撫爭之司道將官爭之而堅執不聽卒招
陷城喪師之禍又閱瀋陽陷後前日降夷四人仍為
奴作奸細潛至遼城遼人執送經臣竟置之不問按
臣因衆怒而誅之懸首蓁街嗟嗟破壞殘遼熊廷弼
任怨任勞百計拮据惟恐成之不足袁應泰雍容坐
鎮養虎貽患而一旦壞之有餘豈非遼人一大劫數
哉

遼東總兵李光榮准撫院手本奴賊攻陷瀋陽西虜
粆花等酋環邊窺伺今貴鎮奉經院調赴遼陽然廣
甯精銳業已挑選東援所遺孱弱又分防衛邊廣甯
無一兵將可恃萬一西虜乘隙入犯何以拒敵且河
西一聞瀋陽攻陷人心驚惶不可不為提備煩為移
駐西平堡適中調度兼防東西虜警萬應庶無顧此
失彼之患希示回照施行
兵部題瀋陽已陷遼陽不守遼左惟有河西一塊土
耳先是分遣總兵王威達奇勛王國梁郭增輝等各
調南北兵馬應援去彼今撫臣告急合將昌鎮兵馬
再挑三千星夜援遼在宣大山西地當日因保先調
家丁及每萬選調二百火速入遼合再行宣府巡撫
領兵六萬移駐昌平陽和軍門及大同總兵領兵七
萬移駐宣府山西巡撫總兵領兵五萬移駐陽和山
東巡撫領兵四萬移駐境上河南巡撫領兵四萬移
駐磁州以上兵二十四萬自足滅奴兵延綏甯夏固
原撫鎮亦整兵秣馬以聽再調先調援遼兵將遷延
在途臣部侍郎張經世親自督催送至山海關經世
不敢候　旨即行其餘　命下遵奉施行○援兵觀
望不前王威加陞提督職銜總領全遼援兵勒限出

閒馳救奉
聖諭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鈐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起送來京不次擢用
兵部題請卹典奉
聖旨劉綎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陞左都督各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麟馬林各伏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從祠附祭潘宗顏贈

二十五

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起于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陞一級李某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二級喬一琦贈都督僉事襲陞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鄧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陞一級萬邦甯等四十九員各量陞一級朝鮮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著移文破格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葬而慰幽魂

四月吏部題兵部設右侍郎孫承宗奉
聖諭孫承宗講筵啓沃著照舊供事添設侍郎另推素曉邊務的來看○是日李宗延陞僉都協理戎政添設管事和六日薛國用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經畧遼東王化貞陞僉都巡撫廣甯畢自嚴陞僉都駐劄天津王國楨陞僉都駐劄通州招兵練士少詹事徐光啓即令回京
總兵李光榮據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稟稱遼瀋失陷

二十六

河東十四衛生靈盡為奴屬止存河西一綫之路人知大路有三岔河險阻可保河西不知邊外水分數流虜馬易渡遼瀋離西邊三十里西邊外至鎮靜等堡僅二百餘里邊外猶近裏路虎酋入大營離邊雖遠春賞未曾差夷叩關領討巴酋叔姪十營雖款尚有親枝粆花父子十營三年不肯叩關講加新賞此酋狡猾百出乃河西大患遼瀋既陷粆與奴止一墻之隔萬一奴還宰賽再加財帛聯結虎粆等酋謀犯何以待之且正安等六堡單弱極矣邊長一百八十餘里邊外乃諸夷牧馬之地日視垂涎係廣甯北門

鎖鑰倘一堡有失廣寧馬得無虞鎮靜正安有虎豹已乃丑庫之扶義州大康有宰關色令台吉之扶錦州有拱兎之扶犬羊無厭聞得河東失陷必擁衆叩關要挾堡中無兵庫中乏餉危在旦夕伏望速為議兵防守各堡處賞羈縻款虜以救河西生靈擬合移會撫院酌議施行

武選司主事周鼎往薊昌真保武庫司主事王繼謨往宣大山西廖起𡾟往延寧甘固嚴催俱要剋期赴援○錦衣指揮張懋中往通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刑科董承業議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關其扒尚有十餘萬人合宜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安家行粮調取備出關之用○兵科明時舉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當并議調用

監軍高出揭示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守之策必欲僥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為官兵大勝以懈我守俟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遼焚遂內潰不支矣職僅與一僕携關防冒圍而出夫豈敢懼死而寧死法不死戰亦顧有以為　國家計利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既淪喪矣河西又不能存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又不宜棄諸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為餌使西虜相搆不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至海州而城已空聞三岔河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張隆二同知先艤舟待發矣瓦解之勢若此尚忍言哉御史劉廷宣云棄廣寧即棄山海棄山海即棄薊鎮恐當事不察一惑此言任經撫之疾呼而漫然不應即應之不甚急天下事去矣於是高出被逮

以後奴兵過河取廣甯廣甯以西皆棄之西虜西虜不利于得地晉任經畧虜受款思以地歸馬今之關外五城二十七堡錦州右屯大凌河等處夫也晉與總督王公象乾密商結西虜則廣甯可襲公曰難守得而復失之則難逭于罪矣整五城以衛山海守山海以衛　京城此穩着也通　國亦以為然自樞輔代而哆談進兵經營許久所費甚奢趾足猶然故地耳高監軍欲棄地為餌使奴虜相搆亦未晰西虜之情也

劉保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冉跟遼中撫道有年

慣于作奸亂法通賄賣官遼陽將領藉為窟穴爰恃
提塘向與李永芳賀世賢通好每月送報至廣寗擺
撥赤哈轉送張都司傳至李永芳逐月報銀一百兩
伊子劉于簡供稱親為父答賀世賢書內開宗功到
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多此時乘勝前來
諒必無敗理如過三岔廣寗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
勝　京都何難目今兵馬畏怯調赴不前大兵速速
前來可也茲韓宗功回遼忙中草此密報如有示下
另開被中城御史梁之棟緝訪奏報劉保凌遲劉于
翰斬首傳示遼東暴白罪狀于簡及家丁另議正法

〇原任通判黃衣廣寗人經臣委收粮于遼城城陷
剃頭投降奴以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同三僕還招
搖市巷曰奴不殺遼人止殺西兵與角者川兵尤其
所恨擎獲川兵一名者賞銀十兩凡官民肯剃髮投
降者即願用之三日不剃降殺無悔煽惑群聽震怖
人心巡撫薛國用誅之三僕梟示

御史劉廷宣疏云廣寗望拯如望梅山海談虜如談
虎就近應手之人可朝拜　命夕抵關者莫如原任
尚書李三才臣同官房可壯特疏奏薦奉　旨即議
起用其才膽氣魄自可籠罩一世肝胆照人足鼓以
海內英雄若止用三才而內援不應付所談者天下
事非一家事也　世廟丁汝夔王忬之僇必有任之
者也

按廷宣之意急要用李三才恐用之不早任之不
專以丁汝夔等語嚇本兵然而不果用也以晉為
經畧　中外相安即樞輔行邊還　朝報　命亦
未决念易經畧久之乃有道路傳聞一疏疏中亦
第云博大沉雄之未能耳夫博大沉雄之未能一
見便自知之豈待傳聞又何須道路之口哉說者
謂此疏出于某某其初心不如是只是東林欲用
三才耳不知樞輔與閣鳴泰久要不忘共為鳴泰
又急于為三才樞輔惧傷其意乃以鳴泰為正推
三才副之以尚書陪少叅吏部之詭隨為失職且
會推經畧而票擬　點用乃巡撫也閣臣之勉從
為失體時經畧未奉　旨哉山海巡撫亦未奉
旨設何緣任意紛更舉筆遷就狥私情滅公典
中朝有黨邊臣何以自立哉

兵部題東征三載調發頻仍獨四川兵悍勇知方藩
陽一戰幾大捷而轉敗非戰之罪也臣方議厚恤其
死亡而又欲急收其忠義已差官鄧茂官劉之鼎王

洪劉訓等調兵三萬勒限六月中旬到京今科臣明
時舉臺臣李達協志同仇驅車共馭牽桑梓採纓冠
念六月王師之征嗟萬里征人之苦今照往例會同
撫按便宜調募其安家行糧俱從優厚嚴督疾趨無
捱時日前湖廣調兵二萬浙江募兵一萬皆以兵到
神速為貴二臣不憚勤勞間關險隘必有聞　命遄
趨荷戈載道者矣
　時都下人心震動京官皆思借差避兵川兵已先
調矣只憑撫按自可相機調度臺省之行是亦不
可以已乎明時舉等之招兵為川兵召亂之始二

臣幾不免馬即幸免而身名俱辱君子見危授命
何容心之有
河南等道御史董元儒等為
宗社安危間不容髮
懇
簡才望樞臣以戢禍亂先是方震孺請罷崔景
榮而舉少詹事孫承宗為代公論韙之其後以少司
馬
廷推而　皇上惓惓眷留不欲使離講席職等
安得不仰承
聖意復有瀆陳今事急矣時逼矣昨
會議時求一署印之人亦不可得非暫借承宗以握
兵柄則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即將承宗陞授兵部
尚書諭令即日到任不得例辭仍舊供事經筵凡有
重大機宜許其面奏請　旨俟邊烽少息方解兵權
復歸館閣庶中樞藉其調度氣象為之一新矣
按諸臣之請欲承宗先兵樞事平而歸館閣乃承
宗之意先館閣大拜而兼兵樞其遲于得　旨于
出入將相之間一倒用之耳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
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
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逮
治姑著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

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
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
故逗留律干軍紀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
究問
五月御史劉重慶題近見樞臣崔景榮一疏自陳其
破壞封疆辜負　任事請速正典刑以為人臣誤
國之戒似亦自知其罪不容誅者若相臣劉一燝之
身明識暗刺已無完膚既進無鞠躬盡瘁之忠又退
無陳力就列之義尚何顏居相位辱朝班而羞當世
之士乎奉

聖旨劉重慶降二級調外任再䟽引病削職為民科
道汪慶百傅宗龍李應薦安伸各䟽救重慶語侵首
輔皆奉　旨切責不許瀆奏
時科道多人向樞部後堂摩評大司馬首先攘臂
者方震孺也禮貌都廢本兵上䟽請死乃司官耿
如杞代筆䟽上而本兵始愕然初不知其有此請
也
馬逢皐䟽云崔景榮昏悖迴常若不去官必且誤
國部臣耿如杞等為堂官求退一䟽首擬斬本兵
次擬逮本兵又次擬斬大將夫遼左失地擬斬大
將何以自朱萬良等始而以　國家重典先用之
援遼之人徒亂其心而餒其氣亦持議之過也
先是兵部尚書崔景榮奏稱御史張綋責臣四罪何
敢置辯第謂臣巧于妨賢臣實不敢查得臣前䟽乞
求罷斥即以少詹孫承宗陞轉本兵臣未嘗不求去
也科臣尹同皐論臣五體俱具一籌莫展無論臣為
頑鈍可恥而奴酋聞之以為本兵無人且將啟戎心
矣乞早加議處别選賢才以充本兵之任仍嚴催張
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
有人而四夷咸服矣奉
聖旨崔景榮解任回籍調理王象乾奉勅行取不必
會推便着回部到任交代
諭户部朕念遼瀋變起倉卒不時措辦不及已經二
次給發盔再發帑金二百萬給發該部公同確訂陸
續支銷務裨實用○命議各鎮調兵限期四川漢土
官三萬名又李乾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再
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
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
土司目把等官刻期到京分發應援仍各委風力司
道一員監督催發吏兵等衙門會議經畧之設以為
遼也遼事一日未甯經畧一日難已廣甯業有撫臣
并建或難于調度然山海原屬重地扼要更易于控
持且一以連廣甯之輔車壯先聲于後實一以固三
輔之牖户捍外圍于内甯非獨為山海築利害也議
者以旅順一水盈盈片帆可渡且既設撫臣于天津
須增一撫臣于登萊庶于廣甯有犄角之勢而于山
海為臂指之資此會議僉同以為必不可已者也遼
東登萊天津三巡撫所屬俱應付經畧節制供其調
遣山海既設經畧薊遼總督自應仍回密雲登萊既
設巡撫山東巡撫自應仍回省會至于重地建牙應

有監軍道府容另疏題覆

遼事實錄卷之四終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泌稱葛父較閱

辛酉六月兵科等科蔡思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血脈未貫懇　勅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撻伐奉　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為用事權自當聯貫遼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　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以戶兵工三部司屬聽其委　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緩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為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內外異事彼已分營當局未總成謀分閫迨無勝算懲前毖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至今叢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于以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撻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議增官于分曹建官之規未嘗悖而事留即止于權宜大計之　旨為益章詢謀僉同　明倫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裕調劑于借箸精心絲獨抽繭妙經緯于當機遡望二東之調繆不翅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算籍以三部之聯筦必能合汝為汝翼而奏膚功諸大夫皆以為賢在　聖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以相屬至于一切稽核之宜及督轄之體自在該部議妥非臣部所容贅詞也奉

聖旨是東事兵餉器械依議着侍郎王在晉總理兼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寫勅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為籌遼正急百弛莫振百層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望廷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

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勅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興冷健兒心灰後必有窺左足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在晉遵　旨任事踴躍久之假使在晉以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握定只供新募急
用則職安得效 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
請 勑總理侍郎即日兌發毋再議覆耽延仍將安
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速移交江淮各衙門對會
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勦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久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
薊遼總督文球咨大將李光榮遼陽失陷不能救援
砍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飲恨似當勘明議處
員缺將援遼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
榮革職聽勘○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汪應蛟代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熊
廷弼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
賜 尚方劒麟王銀幣宴都城外○涂宗濬協理戎
政嗣後抵京見 朝仆地次日即殞以陶朗先巡撫
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疏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
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祁伯
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 朝矣涂宗濬計期當在逐
矣是四臣者久歷徼塞著著安攘邊事夷情皆所熟
諳才力精神勝職奚啻十倍必能仰副任情伏望特
簡一人俾署部事使職得執役前樞步經臣後少備
半臂之用可仰答 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
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
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陲行邊先 朝固有事例奉
旨允行
時議以熊為經畧以張為總督晉為戶兵工工總
理熊畏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矣欲出之王
亦以目不能視不顧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
視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剃化所掌臺軍皆言李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韃子甚多
永芳亦中彈朝鮮已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職已多
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
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從宗功為奸
細被擒市儈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
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
也
工科魏大中疏叅李成梁內云韓宗功者成梁之
愛婿身為逆奴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楨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可原也

經畧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逮高出在遼三年朝夕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為修遼城復濠奉召寬毀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刑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集之功今職已蒙 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幽繫臣切痛之望 皇上赦此一臣與臣作幇手殺賊以終奉集前勞海蓋道康應乾以三年之副手歲運海糧百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憐之當南衛兵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應乾為誰死守監軍道牛維曜以腿病臥床竟以扶掖冐圍被創而出奄奄關外亦苦甚矣此與康應乾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極清纖毫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廣寗管新餉寬奠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家棟在彼屯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鎮已空亟據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師而經過金州一路擒賊搴旗亦非茍然狼狽而奔

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遼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降降不足蓋矣太上死之其次則束身赴 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與外避賊誅內避 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而逃者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監逃與降之心况武將皆逃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即奔文臣愈畏遼如穽而裹足不前則訓勵之謂何伏乞 勅下部院恭酌議覆殘疆幸甚部覆奉
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家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任監軍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援 督協理標下精兵不下萬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來胤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百總俱一一掄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盔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監利肥壯使人望而生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粮草料照援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迫不必覆議伏乞
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溯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大弓曷不早言兩相言竟適給諫霍維華至謂無

六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曲處銀付之彼
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逐則營兵大譟抵
關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馱載
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
到關不堪用發回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
奔往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逐未發錢糧重
重圍匝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
濟將所乘小轎舁經畧出衆軍以為彭也而不知
其為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
在晉之經畧也不帶一兵一馬不帶錢糧一分是

七

彼時閻鳴泰補監軍請　帑領兵部用存　帑金
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
以為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方震孺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
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
一也聞奴斬木為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伏
巨津猶如平地況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
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
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
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過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
工程浩大泰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
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叉站者皆虜
地也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
氷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
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
半塊殘遼拱手而聽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
為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為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為界
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為界牌則人心自奮
況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邪

八

慎言改河南參議遼東西路錢士晉陞山東副使遼
東中路梁之垣陞河南副使遼東南路胡嘉棟降山
東僉管天津楊述程調山東按察管登萊高出山西
副使西平堡牛象坤山西僉事盤山路各監軍胡嘉
棟戴罪立功梁之垣宣諭朝鮮
通州巡撫王國楨報援遼甯夏兵馬九百餘名一齊
出城西歸領兵官李永培等禁之不上又昌平二千
名逼討安家大譟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致大變訪得
昌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于夷虜不宜輕調順天巡
撫李瑾報懷柔城將官郝繼高下家丁一百餘名有

高登舉等率領橫行搶掠强索夫馬應付軍役俱被打傷搶去官馬自大門至內室窗槅門扇無存○巡按李凌雲報延綏守備陳應魁等所統家丁枉道搶掠砰門需索閧搶一空最可恨者挾妓于鄉紳之門流連為三日之飲目中豈復知有法紀哉○兵部覆遼左駐兵駐將不曾雲霓而中途逃亡實有陳愚直始尤而效之逃之愈多鼓而煽之流傳更遠乞　勑下督撫將陳愚直發回陝西撫臣呂兆熊以軍法議處其逃兵為首者嚴緝處斬傳首發臨洮地方懸掛餘分別細責貫耳以正紀律逃回兵數照額補解

九

兵科祭思先題臺臣傳宗龍募有精兵五千名總兵楊愈懋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再行挑選務期精銳西兵之扎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名令隨出關俟兵少集掣回則于入衛之約束不爽其議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今扎天津毛兵習野馳驅豈習水性并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甲仗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有餘須臣空拳而出其睹睺反顧在三部接應而三部錢糧不敷伏乞　皇上自為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領太僕寺不許三部拍分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催專應廣甯之急庶有濟乎

西兵入衛期滿兵部已題　准放歸矣經臣必欲挑選一半赴援余謂　明旨已下衆兵歸心甚急誰肯東行强人心而為之且非所以示信也科臣具疏經畧果行西兵皆聞風潰矣欲問奔逃之罪則奉　旨在先無不行之法經臣以為縱也而與樞部參商自此始矣

十

經畧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陞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陞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陞職方主事經畧軍前贊畫

七月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王在晉題　國家承平日久諸務積弛從臣抵　都與熊廷弼及同部諸臣客商方畧便晨入部竟日料理部務漸有條緒萬不敢仍前情狀以貽　主上宵旰之憂目前聊記兵數內經部臣張經世親歷河西得于見聞之最悉兵士未必皆精壯然聞必有可用之兵器仗未必皆是精堅然其間豈無可用之物撫臣王化貞身居危殭力

抗強虜朝夕有穩逼之形勝負係安危之數如入山
而遇虎豹人無不疾呼求救者當至見至急之時誰
敢為彼己之異視處極重極難之勢誰敢為畛域之
分歧臣部即未奉　嚴旨而心緒憧憧無一刻不馳
關外也然臣部不過調募兵將調募不過行移文案
勒限嚴催過采徵兵之檄急於風雨咎不在部署之
遲發而在各鎮之緩視緩于發兵此督撫之責也自
有遠處之疏而咨報援兵起程者踵相接矣一經押
發于途而目兵到處觀望領兵官到處遲延郵傳則
苦其索勒地方則苦其騷擾視遠如隔卅然視赴遠
如湯火然出關兵已三萬四千二百有奇而抵廣甯
者僅二萬咫尺之近亦能縣阻其在遐方者可知此
從援兵經行之地逐日計程今日至某處明日至某
鄉州縣官用印鈐記明計有無稽延有無生事倘大
逾　欽限領兵官輕則經撫衙門捆打重則論斬其
有依期早到在途安靜者從優陞賞此中飭領兵將
官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臣部徵兵有見解　帑銀給
發者有三部移咨查扣本處新編及料銀充數者又
有調募兵多而銀數偶爾不敷或新餉料銀不能湊
手各省布政司及直隸府分不妨那用可動錢粮可

從權暫給報部扣銷如糧口錢糧不足以致遲留司
府正官及兵巡兵備道悉任俸戴罪催儹轉咨吏部
停陞此中飭司道府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蓋天下事
非一人之事一人任之則不足衆人成之則有餘府
庫之財孰非　朝廷之財值非常之時則不當執有
常之法通變可以成功協心乃期兵濟臣願在內諸
臣常如身在廣甯莫厭河西之告急在外諸臣常若
身當三部莫嫌臣之苛求則兵馬刻期而至奴酋即
可登于俎叛臣可縶于　廷矣臣又通查目前調募
兵數似浮於額歲餉萬不能支但河西之能守與否
總不可知後手之兵皆當預備尚如往歲兵馬一發
無餘事急而始招募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川兩
翼生風何能猝至前事之可為後事之戒至于經費
大詘三部皆持空釜待炊米自何來殆不可問容臣
等一一算明另行題　請以聞
王在晉題安家馬匹甲仗疏自東事決裂而羽書狎
至檄天下兵誅剿叛逆轅蹄併集於途丁夫接踵於
路閭左何日不憂徵調哉臣在山東兵經三調衆兵
環立援例乞舊糧以安其家室而臣不許也第于本
名遣餉內月扣三錢以給其家而妻子不闕有流離

之苦兵去而缺懸即募新兵以補缺至討邊餉薄而東省之原餉厚酌量節縮另設北營於省會添兵五五名食舊糧而已足矣何事西兵應調者即食本名之新餉其家口又支本名之舊餉是一兵而有二餉也今舊兵不歸懸缺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夫遼瀋既潰援兵之去而不返者逃耶死耶抑削髮以從賊耶逃則為失律之兵無功有罪難以顧其私降則為背逆之兵家屬當逮繫公議豈宜養叛即戰死亦不過賻恤以復其家未聞以名糧歲歲給死兵者且援遼之兵未必人人

十三

有家小無家者餉存何處又聞月支舊糧亦有未盡給發者貯存何用不一嚴查不將化為烏有乎臣又查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募兵安家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盔甲器械議給三兩四十七年七月調兵馬價十兩今安家銀調者五兩募者且十兩矣安家云者身命于危邊絕徼背離鄉井所以安其父母與妻子也若本地招兵仍留本地廬墓安然室家無恙此不遠給衣帽銀一兩已耳乃募其本土有撫給五兩者又有應調之兵要狀以至十兩者臣未敢實算閒餉也且遼兵既留舊餉以養家家已飽兵曷為又給

安家銀兩此一兵者身價匪輕明係金銀鑄就不啟賊而為賊所乘何以兵為臣是以于安家之給有遺議馬馬價每匹今發銀十二兩募馬有價至十五兩者夫調馬補價以營兵騎馬赴遼馬羣一空價其買馬之費也然必有兵而後有馬援遼者向來懸額不補彼馬上之兵已虛無其人矣買馬將馬用之四十七年所發馬價馬匹安在無馬則原銀安在目前調馬又給價銀先後累積必馬有留良而今不可問也臣竊疑馬價之發有漏卮馬又募兵有盔甲器械軍容不可不肅也兵仗不可不利也然總計之估價不

十四

過二兩多亦三兩而止耳而今且八兩之多矣此當甲必官為造給則如林介胄可協于大同未有人自為製而使之不參差者盔甲原無可買之處徒給銀以責其買辦里巷窶夫市井窮棍白鏹到手立見冰消安所得盔甲以蔽身弓刀以禦敵乎如是不得不追給銀之日即埋逃竄之根併安家銀一去而不返矣然則盔甲器械給銀終為非策莫若于募兵之處責成于所司鳩工製造轉發之為得當也今天下兵雲屯鱗集上等中等下等造給名糧法應盡一以示同仁乃人自為募募自為等上等者為家丁用以衛

身而非用以搏闖人有私兵而 國無私法此處加
增彼處必當比例減而增則衆心悅增而減則衆志
睽且厚糈加于客兵猶曰酬其遠戍之勞厚糈加于
近處之兵何以慰彼遠人之望 王道貴于無偏作
事必須謀始彼川貴兵來自數千里安家器械僅十
三兩之數江淮河南等處兵遠不越二千里而安家
器械有十八兩之多臣初不得其解或曰此募而彼
調也孰知土司兵我未嘗以餉饟之安得與邊腹之
兵同日語哉且西兵沿途混樓抱頭鼠竄鮮衣怒馬
之裝飾勝于蓬篠漆幹之顏面乃強弱異形勇怯殊

十五

致是澤癯終不如紈袴而逋逃乃勝于瘡痍此何以
得人之死力宜乎關內之七千所以決策西歸而撓
之不能留也夫召兵幾千里外而乃失之目前捐安
家之少年定可遏其歸思而多方撫輯不加餉而加
賚定賞勞之格行間出之恩則在經撫之善用其權
耳邊事未知何時結局舛以承舛散以襲散不得不
明言救正將來如有調募庶可量度折衷以明 功
令至于各邊舊偏果否盡給贍家四十七年例發馬
價有無見買馬匹凡扣貯銀兩須查歸着不得含糊
回覆再圖 幇金遼瀋陷後邊兵見在河西者若干

名如係見投或念其經年營苦仍留贍養以安軍心
或令其親戚壯丁頂補名缺以支原餉陣亡者從厚
優卹其遺缺即行募補逃兵革除投降者自三月以
後冒領着家屬一體嚴追通行遼東經督撫院及各
路撫鎮衙門逐一傾查則存亡逃叛終難掩蔽兵籍
清而錢糧不致混冒矣奉
聖旨這所奏調募安家器甲馬匹事宜有裨軍國且
計著該部照款詳查確議務求經久長便之策毋得
苟且目前致誤國事
王化貞題死難總兵五員陳策童仲揆梁仲善楊宗

十六

業尤世功副總兵三員戚金曹登衢朱萬良叅將七
員劉芳聲夏國卿李鎮中張名世黃正吳文傑王務
遊擊八員周敦吉方承勛李尚義袁大有彭振雲李
秀趙宗周王命詔都司六員張神武鄧起龍袁見龍
徐得全王承祚秦邦屏守備二十一員阮承宗鮑得
功劉應龍雷安民郭崇仁金九階王之謨趙建蘭吳
應昌劉訓王盡朱恩鄧昌錢奇徐一夔麗世恩曹栢
吳承宗毛煥然毛鳳文郝鳴時袁祿千總四十一員
張郢劉登謨唐士林冉呂劉世俊羅漢臣何蓬白蛟
龍李應元朱希禹劉朝聘正邦寵羅仲文黃立志歐

應修高習年高遷尤大乾周華周紳坤牛繼先金承化袁護劉時霖彭忠劉廷賓周上文陳上策鄧時有何成何奨周朝陞彭廷諫張威甯丁福顏宗正林梁徐忠蔡從魯宋允科李承業把總四十一員黃光前宗可勝楊再枝袁加春何奇瑞尚朝富朱美吳起升吳應魁劉文榮全安劉傑向朝兗馬凌煙梅世芳余一鵬黎紹堯周興曹有才周國才李繼宗黃允甫周應選張覲陳葵王建勛周正剛陳國奇黃運國羅恩易胤孝戴天恩郭起龍周成龍蘇可畏劉成曹鑾黑老虎周盈曹興兆程安邦漸營千把總十員朱騎胡天祝黃惟峴吳龍喻文遠施廷用蔡汝勝楊得勝嚴用蔡勝士含五名李柯彭宗卿彭宗勝冉見龍彭相舟航海官五員副總兵趙率教遊擊魯之由都司許定國嚴正中王化溥見在官四十一員總兵五員侯世祿李秉誠劉孔胤麻承恩姜弼副總兵三員鮑承先麻承宣周世祿參將九員羅一貴黃鈇別鎮王興業黃璽羅萬言趙時雍馮大梁周守廉遊擊十三員李滿倉尚志孔劉恩孫慶張世胤高可及左輔王平祖天壽劉世功盧養材熊錦都司坐營守備十二員黃士英崔承恩金國佐張萬化史光裕王化準閻印

尤岱談堯德景國柱李成龍楊如柏遼瀋喪敗之後降虜及死事各官功罪昭然無容別議李光榮赴援未見有功斷橋致起多議在李秉誠麻承恩前懲未贖後功無聞似為有罪無功其餘援遼將領各有戎伍之責難辭退縮之罪似俱應懲治其副總兵鮑承先參將黃璽趙時雍遊擊馮大梁周守廉高可及左輔熊錦閻印備禦楊如柏等各有城守之寄即依律重懲亦不為過各查各官原奉鎮守調赴東援一關遼陽失陷即奔潰過河尚屬有辭似當稍從末減夫遼瀋之行大衆同奔其名為逃逃則當死顧有未以戰而逃者有既戰而逃者有戰敗不支而逃者其情狀殊也有當死不死者有不欲死而死者有城陷衆潰死已無益而姑去以圖後功其心事殊也即此而諸臣當有定論矣以文臣言之袁應泰何廷魁名義所在不能不死二臣之見定矣張銓可以不死而竟死也從容就義為國之光此其最上者也其次則崔儒秀之慷慨殺身庶幾馬跂展陳輔堯之死禍起倉卒而能不逃死亦無愧于守官之義已就生者言康應乾雖兵已盡調城已先空其情可原然奉　命守土之臣也今其土安在應乾終欠一死此不可不議

處也至于傳國牛維曜高出張文達陰㬎坤李君簡
等之不死也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胡家棟雖有地方
之責畢竟監軍之任且創設尚無定居奉調已至半
途聞變而返則已晉為夷矣閻闕而南執叛臣斬夷
使人心幾為轉應竟徒死猶無益耳胄日乾先傳已
死後乃知為人藏之得見與經歷謝懋功孫光榮陸
續走回以武臣言之都司徐國全之自縊公署聞何
廷魁之風而起者可嘉也至於張神武聞難疾趨直
前搏戰與家衆三百人同死僅有存者此其死可與
張銓比烈至副將戚金揮戰援止童仲揆要以俱死

一九

亦庶幾焉其次則總兵陳策梁仲善楊宗業等副總
兵鄧有光等參將吳文傑張名世劉芳聲等遊擊周
敦吉方承勛等都司鄧起龍袁見龍秦邦屏等守備
阮承宗鮑得功等皆臨難不避冒敵爭先無愧死綏
之義庶酬累革之心內梁仲善秦邦屏之力戰不屈
為尤烈楊宗業之父子斷死不移為更慘所當破格
議恤者也至朱萬良見敵而奔竟為叢矢所中死不
償責賀世賢多謂其在瀋陽城西為亂軍所殺者想
天假手以誅叛逆也諸將中惟麻承恩最先逃于二
十日黎明即過河徑走芝蔴灣呼船欲渡蓋于十九

日出戰即行原未見敵此蓋不知有法者也侯世祿
受傷獨重死而復甦姜弼遼陽之戰奉廣甯兵直犯
重圍奴衆辟易經畧于城上鼓掌大喜以為大勝者
即此戰也本欲雪渾河之恥成桑榆之收不幸大衆
俱潰重傷不支而竟被以逃將之名公論惜之劉孔
胤丁馬久完前罪已贖因部叅正罪于二月內解兵
謝事候咨赴京則孔胤已為閑人城破不死黃夜出
逃既有代事之人又有同行之侶可以執闞似未可
深罪之也李秉誠原令守城隨衆潰奔罪無可原但
奉集之保雖高出指揮之力而本官調度與有微勞

二十

西奔諸將杳焉無踪而秉誠猶于二十三日叅赴城
下見經按各道照舊料理濠卒則與衆逃者殊科至
諸裨或有傷或無傷既逃均應議處若周世祿之死
戰得脫殺傷過當既已加陞示酬此外則有柯汝棟
即為言張昌胤陳九圍單進忠楊于渭閔正官李大
成魏相劉興祚劉大宗皆甘心臣虜為之盡力統俟
俘獲之日另議者也
八月王象乾以本兵行邊給 帑金十萬兩以佐軍
需賜蟒衣銀幣仍宴兵部各部院官陪餞
王在晉題我 國家幅員萬里聲靈赫濯祇緣逆酋

為難致閙鐵遠灊南衛相繼陸沉二百年來生養積
羅荼毒衣冠化為辮髮名城遷爲兵壚殫天下之財
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狀有匪
一言可悉者蓋自金錢盡輸于塞外　上頒轉散于
行閒決如壑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賦稅既溢額以
加編瞨潦又相仍而不已煙寒環堵月照逃亡而田
野空少壯僉名以應募丁夫僇力以從戎比屋靡胥
窮鄉溢㨿而閭閻空强者畢命于戈矛弱者驚竄于
風鶴抱頭鼠竄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閨有勞人之
夢黃沙有夜泣之鬼婦子淒其墓砧寂寞而家室空

二十二

三路北而正偏裨將領死者三百一十餘員道遠灊
淪亡不知凡幾而將材竭矣撫順開鐵破而姓名登
鬼籙者五萬六千五十餘人又殺戮人民不可勝算
而生命竭矣寬奠敗而馬騾駝死者二萬八千六百
餘匹隻又東運買牛倒死數萬而孳畜竭矣飛輓飃
零于激解轉輸汙漫于滄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
芻糧竭矣僱募則索艌艎于海漄打造則僱材木于
江皐颶汎時侵水濱莫問而舟航竭矣火藥利器極
萬輸邊大銃神銃累千藉寇我失其御彼得其資而
器械竭矣蕪湖之銅商不至武庫之建鐵已窮鑪冶

空懸挼𦓤莫繼而五金竭矣熬骨之誅求未已刳肉
之償補堪憐漁澤無遺焚林殆盡而民閒之膏血竭
矣以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內可勝憊頓乎今之策遼
者靡不以兵力單弱為憂乃兵不弱于寡弱於兵多
而不精弱不可以勝強寡不可以敵衆此兵不足之
患也然兵聚而食指繁勢必至於枵腹此有餘而不
能養之患也兵聚而罵凌起勢必至于跋扈此有餘
而不能制之患兵聚而影射生勢必至于冗耗者此
有餘而不能稽覈之患也兵聚而羣心渙勢必至於
離披此有餘而不能簡練之患也夫不足之患一而

二十三

有餘之患四兵貴多乎哉廣甯一片地所容納幾何
軍民雜人馬縱橫民失所安居兵無可托宿者且三
岔通水漠地沙黃遼廬之安堵難容霜露之侵肌可
慮客兵之苦于無居易知也時入深秋蟋蟀風涼于
砂磧寒蛩聲徹于荒皐草野孤棲褁裳單薄入冬而
嚴凝益廹冰霜摧殘手足瘅瘃兵之苦于無衣易知
也路抰人稠商稀貨少米珠薪桂百物沸騰束草價
增數培斗米貴至數錢月餉未能周身食力不堪餬
口兵之無以聊生易知也兵無以安其身何以令其
捨身以殺賊我未以恩義結人之心志何能以法令

驅人于死亡故今日廣甯十二萬之兵未必人人皆一心人心不一衆亦奚爲乃其所大可憂者則在兵之衆而餉之難斷矣南衛末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蓋臨而大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覘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奴衆既集糧其所大覬也我有一線海面可達廣甯敵之所大忌也彼如乘風破浪直搗津門窺其所大利攻其所大忌是爲引冦入門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之食可以立敝山海無糧何能久守而京師亦危此時欲取給于車騾之轉運是以杯水救車薪冀十數萬

二十三

軍之果腹此必不多得之數也且昨年以十五萬軍取給于登萊天津二路之海運猶虞不繼今兵馬浮於往昔而登萊且罷運矣蓋套既不可行覺華島又去廣甯較遠改卸于右屯海口右屯止收七分以二分卸芝蔴灣以一分卸㭊河口㭊河去天津千餘里去右屯又三百里以什一之糧給三岔守河之軍人多而食少路遠而運艱三岔河上得來三合便以爲非常之恩枯腸借秤米而存活於是有三岔不可守之說不知三岔一衣帶之水隅畫東西可以限狂奔之馬足向無此河則遼瀋之没禍必及於廣甯廣甯

何以至今存也虜騎至河輒逡巡而不敢渡浮橋一斷河西遂得兀全然則三岔雖非天塹而亦爲河西一路之湯池矣獨念㭊河東岸即爲虜地架大砲以擊灣泊之舟　中國制夷之具反爲夷所用長年望之而色沮夏秋之際風順波平海塗得達尚憂饑餒轉眼秋深北風一發舟檝不能行矣此時有銀無米有軍無糧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故河西一有半年之積而後可救冬春之饑必有百萬之糧料而後可活十萬之兵馬海運望食於空虛而陸運取給於實地海運天司其柄陸運人握其權故海運不可廢而必

二十四

不可恃陸運不易行而其究必不得不行無奈牛騾之難集也車輛之難致也丁夫之難覓也今河西兵卒其中不堪戰者必多或令之飼牛秣馬摔車運米築垣負土轉無用之兵爲有用則化不足之餉爲有餘至於頭畜經寒輒多倒死馬牛力竭須用節宣牧養有人則牲口不斃安排有法則運用不窮三岔窩達先設更番守兵次設遊兵次設援兵次設伏兵念念必及於河而河庶幾可守矣轉餉閒關先用船運次用車運次用人運次用馬騾䭾運時時計及於餉而餉庶可可給矣

熊廷弼奏疋綏人馬臣親自點驗每唱一名嘆一氣
驗一馬隨一淚汰退一千三百有奇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
望履任方新應重加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
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退換軍士務選精兵着伊男
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
　部覆稍寬熊遂與張公鶴鳴大異矣
兵科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
嶺惟海州密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
復寬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奴戳金州旅順為登

州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是以奴
酋截守以隔絕往來之路也○遊擊毛文龍報稱早
職至朝鮮彌串堡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士庶咸
具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
佟養鎮選兵一百餘名抄殺黃嘴奴山歸正人民去
訖職與王一甯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
屯虛城中必空正可擒其不備即命守備蘇其民千
總張板李景先張繼善何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
民崔天大等百名邀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
甫等把總王鎬召一學張魁毛承祿尤景和許悌率
兵一百餘人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
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
良策約為內應分布已定雞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
祉王鎬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
聲大振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良漢蘇萬義等自內
殺出內外夾攻賊衆俱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
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被我兵直前奮擊養真被
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斬獲殆盡收伏鎮
江軍士四百餘名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
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

者絡繹不絕
王在晉状援鎮江疏云邇聞遼東撫臣王化貞咨委
都司毛文龍收復鎮江擒縛叛臣四衛震動人心嚮
應報聞之日縉紳慶於　朝庶民慶於野自清撫失
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其力不能擒其一
賊此一捷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而臣
則轉生憂慮比來寢食欲廢此豈異於人情哉以援
應之兵甚寡也接應之餉甚難也大海之隔甚遠也
當臣之撫東省也屢疏為山東請兵而全不應也又
極口為全復海蓋請兵以衛運道以固東省之藩而

全不顧也且有謂登萊向不設兵者臣將全人侵萊渡海屢戰屢攻旋失旋復備述年月揭閱當事乃以州縣不能招致之兵量留九千為東省防禦而四衛之無兵自若也運道之單虛自若也當時若多添兵旅以固山東則今日何難進取若嚴兵以守四衛則妖賊不敢衆聚徒以謀叛强奠不敢率一旅以收降如山之積不致委棄以資寇盜大海之險不致盡失以損藩籬遼陽雖陷經臣尚可走海蓋以圖存何至一敗塗地辱　國損威之若是哉有言不信臣知有今日久矣臣于彼時知通國之論不為齊而為進遂

二十七

亟亟以圖自為請戰將況有容以守登萊又知有容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資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險如夷善泅慣闘者於是擒偽官收偽示奪偽牌破賊船據賊馬獲賊械抹回孚海人民無算賊不敢左足而窺登萊不敢蹈海州以興造且不敢長驅以渡三岔逼廣寧而覘山海懼登萊兵之襲其後也登兵正勁今據登萊撫臣疏且撥兵二千五百名隨王紹勲往矣部議又撥一千三百名隨梁之垣往矣大將且蹈海從征以登萊為孤注矣登萊之水兵幾盡發而內地無能為守矣蓋昔年添

兵九千陸居其七水居其三能戰之舟師幾何行人問路須問之識路之人臣習於東所稱識路者也即之垣生長彼中而兵數東能悉也今欲大舉興師動稱發水兵萬數是隨筆寫意之兵而非實在之兵也廣寧兵數雖多去鎮江則遠不能逐風晨以飛渡登津水兵既寡隔大海又遙不能控長鞭以及腹竊計奴酋聞信必大集兵馬以圖報復孤城絕地勢難久支南有海而東有朝鮮大龍不患無周身之策獨是鎮江皈依之衆四衛敗順之民豈能堪此猶酋屠戮耶文龍發之早而汐為應之難此臣之所以且喜且

二十八

懼而無遑寢食也然臣之所憂不獨憂兵之不接又憂餉之不接兵渡海矣舟中裹糧有幾寬鎮破殘民間必無餘蓄料聚萬人何以食之即有銀而米無從敢也之垣往矣朝鮮向不貴銀民間向不用銀朝鮮使臣見在可問即有銀而米無從糴也餉臣督餉既西顧以急廣寧又東顧以急鎮江登萊撫臣既治兵以圖進取又治餉以贍軍興民力已殫物料難辦即有銀而米無從致有米而船不能給也臣預知登萊之無餉苦留十萬帑金以應之撫臣以為續命之丹也臣又知天津之無餉議戶兵二部撥銀五萬以應

之諒彼中亦必以為救急之需也然大兵一動所為十萬五萬者亦大官之一嚮耳何堪大嚼今所為應急之着殆有十焉人情處常則當求其備應急則不當泥其常登津水兵固寡然水兵僅能水戰也仰而攻城及攖城以守必藉陸兵矣陸兵即不能蹈海乎擇其有膽力挈之偕行以助水兵之勢所當以急者一登兵過海沿海必虛此際秋風漸勁我去則難賊來則易恐搗我之虛乘我之隙陸兵縱不能防海亦可防陸天津陸兵漸集憂在山東凡山東通省之兵悉聽登萊新撫移會舊撫相機調遣堵截險要所當急者二登津與廣甯並急戶部亟宜三方並顧天津近 京接濟頗易登州則最遠矣凡有緩急聽其借動司庫銀兩一奉公檄布政司即宜那發報部開銷所當急三先是津撫有借用運船之疏臣頗難之今事已迫矣有船可用不妨暫借以應王錫斧之來載臣即催工部發銀修船以補餉船之缺所當急者四經臣按臣有三岔難守之議陸兵且不可駐矣水兵可獨守乎聞遼撫揭有津兵早至揚帆直上沿海一帶便當獨應之語想王表管大藩等之兵亦可轉移以援鎮江之急事在經撫計之所當急者五堡之垣

家丁三百衣甲器械工部且給發矣今援兵渡海在登萊則熱練之兵也天津則應調之兵也隨身甲仗想多具備如有不足先儘本處那移以待造補此當者六廣甯距鎮江雖有崇岡峻嶺之隔然既先期以舉其大事務宜從處以圖萬全多擇智勇出奇乘間盡力救援興復之民必効死勿去所當急者七山東設兵以登萊為急他屬可緩應令二撫會議登萊青添兵若干濱州蒲臺武定等處分兵若干餘留新餉外歲餉尚缺若干戶部速為處分勿使有兵無餉所當急者八近聞 西虜移兵助戰已駐境上虜兵一動我兵速為渡河賊東而我擊其西賊前而我撓其後彼必還而自顧鎮江之圍可解所當急者九遼瀋大戶四衛豪傑乘山礦徒二百年來生養必不肯甘心從賊且遼陽將領目兵降賊者衆赦罪招來乘機鼓動結縱團聚共圖滅賊義兵四出賊必自亂彼亂而我乘之奴可襲而取也所當急者十蓋兵者機也機一動則不可遏兵者氣也氣一發則不可驟談兵於鎮江未捷之先策當從緩緩以待我兵之大集是萬穩着談兵於鎮江既復之後兵貴乎過過以應破竹之先聲是為急着急不擇音臣是以謬摅管見仰佐

廟謨至於　宣諭朝鮮已奉　成命時刻難遑遑則
有任其責者仰祈　聖明裁鑒　勅部施行奉
聖旨鎮江偏師取提保守方可圖功策應聲援前已
屢旨着經撫各官料理其兵餉事務又在你部裏主
持奏内急着十疑悉中機宜便會同三部作速區畫
接濟中外同心務收勝筭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經臣　三方布置聯屬朝鮮誠為
上計梁之垣之使誠當急行但經臣止請　宣諭招
撫逃亡給銀六萬兩未嘗請兵也未嘗請餉也之垣
請餉二十萬請兵三千請家丁三百請服一品服色
之垣登州人請兼制登萊請府佐請材官皆經臣所
未請者何可不慎重且此行全憑王紹勳紹勳降夷
臣部已曾具奏　御前此何等事又何不慎重前在
閣中同輔臣九卿科道議如聚訟然厲聲抗色殊非
朝端之體臣逈會議之無益也
王在晋再題安家馬價疏　國家有一定之章程亦
有變遷之時勢勢偶偏重不得不與勢推移若今日
援遼之兵是也自清撫失開鐵陥而人情望遼惴惴
馬追遼瀋相繼淪沒而人益視遼為絶地矣人誰不
愛身恤命而欲捐其所甚愛以使之赴刀戟之場此
非以生道使民也故有言百金買死士者有用二十
五金募一兵者有議安家給銀二十兩者千里馬未
至而千金之駿骨市價徒高比往歳救朝鮮征播州
募兵事例若相倍蓰豈昔儉而今費眿易而今難以
所值之時勢不同也今調兵議給安家銀五兩募兵
議給十兩亦體羣情之若折衆議之衷不如是則人
不肯赴蓋漁民以禦變不得不以利為香餌也各路
調募之兵今或抵廣寗或抵山海或起發在途行矣
勢不能復裁其所與之金矣惟是馬價銀兩於中有
當酌減者均是馬也調馬價銀十二兩募馬價銀十
五兩又同一募馬而有十二十五兩之殊臣不知某
營應分上駟某營應分下駟則失其平矣彼在營之
軍與在野之民兵農異致則調募宜分乃營中之馬
與民間之馬價值相同則貴殘奚别如必以調良之
騎與應募之兵而以中下之乘補在營之缺九邊皆
重安得重彼而輕此哉查市價十二兩儘可易一馬
則十五之數當裁俾調募一律於軍需不無少省也
此後招兵凡招土兵防守本地者照在京招募例止
給衣帽銀一兩即收營食餉不得概用安家倏有調
遣仍照例給發至於遼東新舊兵有御史方震孺給

賞兵數最為數實廣甯原非無兵但汰其冒濫節兵
浮冗則糧餉可繼時加簡閱時加訓練則兵馬可強
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未有不練而可使之用者亦無
常足之餉未有不節而能使之足者今機會可乘便
當刻期進發若躭延時日以待兵強餉足當茲征調
四出經費告詘之時兵馬何時而強糧餉何時而足
臣切有憂焉臣等多方計兵又多方計餉凡動支
帑金每從節縮用過銀兩皆不得不用匪敢妄用分
毫時出而為濫觴之費也謹遵　明旨再三酌議具
覆奉
聖旨今後支用錢糧俱照舊例有多寡不同的亦須
據例剖明聽朕裁處遼左用兵三載內外帑藏所費
不貲今大兵雲集豈得不預先計算兵馬錢糧數目
二部事約一體仍着會同商確務求長便不得臨期
倉卒致誤軍需
王在晉題近緣鎮江報捷臣部于本月初八日恭接
聖諭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應稱毛文龍
領兵收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
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
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須刻依部裏即便移文

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將原設援遼
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王化貞調度廣
甯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
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也要將兵馬錢糧
甲杖等項作速移催接濟毋緩事機特諭欽此本日
又奉　聖旨覽奏王化貞指授方畧毛文龍收復鎮
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員著即與查明優敘
該部還傳與經撫各官上緊督兵相機策應甲仗錢
糧作速催運接濟其裏大舉欽此續該臣部題撫臣
王化貞本又奉　聖旨鎮江奇捷遼左恢復有機但
兵寡援孤昨有旨登萊天津水兵策應廣甯嚴勅兵
馬牽制賊酋事在燃眉難緩時刻該部便馬上傳與
經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梁之垣着刻期須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
發錢糧及陞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依擬欽
此即馬上悉傳經撫鎮道將官各官式承　明命矣
隨據登撫陶朗先塘報內稱本月初三日奴酋將金
州城樓垛口俱已折平其衙門房屋民居鄉屯俱燬
又旅順口人張志剛報稱奴酋燒燬房屋上船拋泊
近岸將遼民老幼盡行殺戮少壯者驅逐出墻其各

各處糧米房屋盡行燒燬等情又聞王化貞揭稱奴酋之情形搜括盡歸新寨南衛之情形望兵不啻眼穿西虜之情形已歃血定盟河西之情形皆摩拳擦掌又撫臣自己之情形勞瘁不敢言病身居虎穴不敢言危且云經臣貽書謂慭若進兵實實殺賊自不得不進則經臣與撫臣之見合矣又言鎮江一動南衛大擾管大藩舟師適至王紹勳水兵俱集奴分兵往禦遼陽遂空城門晝閉則奴兵與我兵相持有日矣 皇上念鎮江之初復一旅之孤懸黃應如此其急三方並進若不違再計者臣昨得登撫咨知登州

三十五

水陸兵不過七千陸兵不慣涉海而天津八千六百之水兵其二千猶待借船以渡若登岸相搏須藉陸兵得城據守須藉陸兵則非登津所能辦也廣甯不發兵賊得專意于東日來三岔河並無警報賊之東而可知毛文龍之一捷適挑其兇鋒而觸其盛怒鎮江其能有幸乎南衛之人心不忘 中國思反邪以歸正吾安忍為隔朕之視奴恐其歸我而燒燬房屋屠僇生靈腥血偏于鄉屯毒焰熾于城市遼民搶地呼天投生無路桑麻樂土變為刀山劍林黃白遺黎到處神號鬼嘯萇弘之血化碧忠義徒存田橫之客

殺身姓名不錄昔宋祖驚聞南漢之慘酷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今 聖主之仁遠邁于宋祖而奴酋之惡百倍于南漢即吾兵力未膽決難堅壁坐視剝起此進兵則盡人皆兵也盡人皆奴之敵也百姓與奴不并存率其子弟以報父兄之讐人心有堅甲利兵矣夫用兵者時不易得機不再逢臣計此時兵馬漸集芻糧頗備器械粗辦目下又催發銀兩押解戰車以應急用臣朝暮心焦拮据三事冀少寬急緩之咎過此以往天氣漸寒海運暫歇兵苦無衣無食必多凍餒馬苦無草無料必多倒斃器甲經年踰歲必多朽

三十六

鈍此時而再索兵索餉索器械物力大匱將來何以應之臣滋懼馬河水一合策馬可渡既無天險以扼其衝又無金湯以持之久進不能滅虜退不能守河臣甚懼馬南衛未死之民望救不至勢必灰心臣應鎮江團聚之衆勢力不支勢必望風披靡王紹勳之孤軍何以全於虎吻毛文龍之偶捷將不免于狼狽此臣之所憂也奴酋放歸宰賽結納西虜之心叛臣通路素囊潛遣勾引之計延綏虜報日急伺我之舉薄内地隱憂臣測乘我之紛紜此又臣之所深憂也夫閫外事柄經撫操之惟幄運籌經撫主之臣何敢

中堅旁撓但四衛水火之民決不可不救海外孤懸之旅決不可不援登津前進之兵決不可不應東西合謀以思發難必不可不防伏祈　嚴勅經撫諸臣熟思審勢悉心觀變兵如可發也則當大舉以張撻伐之威如其未可發也亦必潛圖以爲策應之計毋徒委成功于一擲置　屢旨于空言而第令水師之進取置多用寡以希不可徼之倖也

遼事實錄卷之五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稱葛父閱

辛酉九月巡按方震孺題遼瀋繼陷張神武零騎渡河明知事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散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義乎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迸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使登俎豆則二三大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欲死矣　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大發兵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僇燒燬民房不計其數難民三萬餘渡過朝鮮林游帶存活文龍先於二日前過朝鮮去訖

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之　闕下不費　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擣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虜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為養真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為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數之文龍不採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王紹勳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　社稷以危也伏祈　嚴勅經撫消融成心亟圖救援俾梁之垣冒險曲達將所寄銀兩宣諭朝廷意偏加賜賚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　社稷幸甚

總理王在晉議覆刑科劉弘化本會同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臣臧爾勸本部署部事尚書臣張鶴鳴工部尚書臣王佐集議外看得兵馬錢糧甲仗三部各有佽屬向皆取諸額編乃遼事潰而添兵添餉添盔甲器仗皆賦額之所不載者　國家原無此項經費乘時之急值用之窮　皇上屢念計臣之無措而發帑金以應之臣等多方搏節錙銖必惜惟時當遼瀋初陷避遁驚惶調募四出人情直同沸鼎政事有如執熱只問徵兵不問兵精所自出顧兵非吸露餐風之可飽餉非量沙撮土之可充目今釐釐要辨粒粒難處有不得不慮其終者計從本年三月以來邊腹共調兵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各省直共募兵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調馬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匹募馬二萬三千匹又留山東本地馬五百匹此兵馬之總數也安家馬價除山東增兵五萬扣新餉銀四十萬兩聽其自行招募開銷又留本省馬五百匹無馬價外餘共該安家等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馬價銀九十九萬四千五百兩此安家馬價之總數也衣甲器械船價等項除山東另行銷算外餘共該衣甲器械銀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兩船價銀八萬四千兩薊鎮車營造車銀九萬兩又新舊水陸兵甲仗硝黃火器銀四萬兩此衣甲器械船車等項之總數也夫調募兵三十萬五千八百有奇調募馬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兩兵工二部計費銀共四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兩而戶部之行糧鹽菜草料不與焉又解發廣甯招兵買馬撫賞銀一百萬兩不與焉經費浩大萬不能支于是臣部議停原題薊宣等九處募兵二萬七千名馬一萬三千五百匹廣東水兵三千名又以四川土兵不能多調議緩二萬四千名又因延綏虜警議緩調兵馬三千五百名匹可省兵工二部錢糧一百四萬六千五百兩此停緩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山東增兵五萬臣等議撥江淮水兵一萬福腹水兵三千填補數內此減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既緩且減實調募兵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有奇此臣造報于冊內者乃冊之所不載查係食糧見在又有加于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之外者雖邊腹調募之兵本必俱到倘一齊併集連見在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天津尚缺水兵未免再募又尚書涂宗濬招募何陳銳士廣東巡按王尊德招募武勇各有次第又南部臣何棟如招兵五千名又御史鄒復宣招兵五千名又四川盧萬邦劉輔臣招選親丁殺手五百名又各邊調發之兵留舊餉養家再募新兵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名以補原額又經略帶去營兵五千留額糧養家本名仍領新餉是食糧兵數已盈四十萬有奇昨年議十八萬兵守遼陽已到者僅十五萬兵費本折色及關外牛騾車輛計銀八百萬有奇今日之兵數比昔多浮二十五萬則一年所費當及二千餘萬不待言矣夫新餉之加編除兵工二部分用外所存止三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本色即用三百萬以外餘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即桑孔重生劉晏復出無可奈何且諸

臣有志請纓者競言招兵諸臣出關渡海者競言招家丁愛身者只圖身伴有兵不思口中無食大抵兵日增而無日減餉日減而無日增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蕭墻　國家以奴酋為患不知有兵無餉兵即為地方之患臣是以憂兵甚于虜而急餉甚於兵也此外河西需戰車海上需兵船各路需盔甲器械即以天地為爐冶億兆為工匠鑿山取鐵有時而竭鑿地取煤有時而窮伐山取木有時而盡日日催取日何能給至于車夫騾户苦無脚價匠作各役苦無工食鑄作打造苦無物料鐵甲未完

五

又徵紙甲擡刀纓備又備布綿造車窮日夜之力推輓極道路之艱即無盡之藏不能供其索取矧不編之額何以應其紛求臣與司空日相戚額無計可支不得不哀懇　聖明再發　帑銀一百二十萬以濟工部目前之急此皆萬分緊要之需不得則赤身徒手不可為兵缺軍之船不可以戰緩則誤事非比泛常之　請乞也再照臣部原無錢糧軍興之際應酬如雨日下止存解到銀五千六百餘兩猝有緩急從何措處然臣部不敢槩請俟有急用方敢奏　請至于户部歲餉該銀二千餘萬兩問之田賦田賦不藏

問之庫藏庫藏久空兵一日不停則餉一日不止剥孔既竭財源已窮臣等憂懼不知所出疏冊既完正擬奏　聞而登萊巡撫陶朗先移咨臣再請兵馬糧餉咨開兵馬船隻甲仗暨大將軍佛朗機等件運安家行糧其算合三部所需不啻四百萬取之者如滄海之波汲之無盡愈出而愈不窮應之者若無底之巵涓滴不留隨取而隨告匱葢兵工之窮原無長物而司農之苦東可告人堂索　是朝臣未敢纖細畢陳示窘于四夷以傷　國體除户部經費甚鉅百凡無處應請銀兩聽其算明另疏陳　請外臣謹先將

六

調募兵馬扣支錢糧及待用銀兩彙冊奏　聞

王在晉題初廣寧之請兵也軫恤海內之民生搏節國家之財力兵數從減舉　朝靡不心服然臣部處東夷勢重難支調募開除招集合新舊兵十四萬即見在之數未經查覈然據臺臣叅賞兵數已十二萬有奇兵謂兵不堪用則當汰而勿食我之餉既食餉即謂之兵既謂之兵則何不可使之戰兵能習練則市人皆可為精兵不練則精銳不能當大數設使典盔貴甲則精銳立化為頹靡倘其足食足衣則懦弱可變為強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今邊兵五萬皆

帶有隨身甲仗舊兵及新募土兵招來潰兵未必全
無遮身之盾然解過鐵甲八萬七千五百副又舊甲
鐵葉可用者一萬副盔八萬二千一百頂內工部所
造新甲極其堅整而取諸 京庫者俱經科道挑選
非真不堪用者也或者道途之盤運關門之堆積不
無損壞而經臣咨部謂 京中所造多與邊上用不
相宜且多頑鈍而鮮堅利故以前發遼東者必重新
改造方可給軍應用今擬解工價物料于邊就便分
頭自為打造經臣身任兵革必能加意鑪錘獨餞糧
難處應無以應細查 內庫盔甲堪用者幾無存剩
何以備 京營之取用輦轂重地武庫望虛行有綏
急赤身裸體之兵可資捍禦乎臣不敢為遼左計而
先為 京師計向來庫積甲仗原不解邊令為邊疆
取竭援遼器械押發如流已稱足用今尚有氈帽布
衫執棍以立之兵何也將無故示凋敝之狀以待挑
選乎官兵謂奴如虎問兵則曰不精問器械則曰不
備問鞍馬則曰不整裝貧傲老只想回鄉便保身軀
性命然則撫卹疾視以無懼為主者恐無真人獨念
一兵出關費銀二十餘兩多者三十兩斥一兵則前
銀即化為烏有目前無用之兵皆重價買來之兵非
可一筆塗抹者撫臣自買馬萬匹皆騰驤上駟邊兵
帶馬及太僕寺馬共四萬三千三百匹步騎相兼馬
非不足乃以馭馬無人秣馬乏料致多倒死今天氣
漸寒倒損必甚故必講養馬之法而後可望馬之多
不然雖多不能當損折也河西一帶米豆皆露積以
待轉輸人馬皆空腹 需草糗昨奉 聖旨以遼運
前派車牛煩費無益科臣周希令所刊董摶霄人運
之法人人以為可行且昔年征播亦用人運目前將
科臣條議姑一試之以待車輛之集亦不失為一時
通變之權也臣等與經撫二臣誓心滅賊凡外來奏
疏一一依行非敢互異戰車已發五百六十一輛續
發者絡繹於途矣宣大馬匹久差官市買營馬在關
者悉聽撫臣之借用矣盔甲之僅存者臣同工部一
一查發運米車牛亦會題買辦兵調募之兵四川湖
廣浙江皆起行有日刻期可至矣乃垂成垂就之功
忽轉而為愈變愈危之局臣等相顧詫異豈西虜情
形之中變乎夫西虜可借以張我之勢而不可恃以
為我之用可結以散奴之盟而不可籍以敵奴之衆
第使不為我患不為奴助奴不得假道于西我得專
意于東即為用夷之要着真來與否我不能知來兵

而深入與否我不能知深入矣而力戰成功與否我亦不能知即幸而成功而索報無厭酬賞難遂心無定嚮餌之以利則趨戰無定形劫之以威則懼今國威未震而厚賄何從既有鐵攫飽颺之慮又懷拒虎進狼之憂御之善則虜為我用御之不善則我為虜愚故恃虜則虜操勝負之權我惟自恃則我操常勝不敗之勢臣所云西虜未可全憑者此也據劉渠塘報佟養真供稱奴酋見金州有水兵又因鎮江不服不肯進兵定在十月水凍南船不能行方可犯搶然則河西數月之安明係登萊水兵牽制之力臣一

九

入都即定此策近見奴酋蹤焚旅順房屋正恐我兵之久泊東兵一退奴必西馳廣寧阽危而 京師震懾此必然之勢也頃見津撫疏云深冬天氣沍寒海河結凍非利用舟師之日停泊海上既恐震盪之堪虞逼近虜穴又慮焚燎之為患屆期似當令各營收兵入津休養銳氣整頓行伍以待明春之大舉撫臣憐軍士之苦臣亦有同心顧兵法必藉虛聲而解圍須用旁掎我兵常泊于旅順廣鹿島之間近之可以繫金復海蓋歸順之心遠之可以張鎮江義州犄角之勢萬一狡虜渡河我兵即攻金川等處一面傳諭

實

毛文龍王紹勳進兵夾攻一面招數鐵山長生島朝鮮團聚之民荷戈幫助一面密結蓋州豪傑令敢死之士焚其積聚賊必懼而內顧而廣寧之危可解山海之烽不急 都城之嚴自安臣所謂東兵未可遽撤者此也或曰北風漸急如三軍之未冷何夫旅順距金州甚近原係泊兵之所而廣鹿島亦可屯兵防汛之師海棲水宿其常也泊舟于避風之灣下椗于活水之灣多給衣綿時加犒賞接應糧食惟風火之克謹更掩襲之嚴防至于天津水兵亦令其與登萊分路艤泊聲勢相連首尾互援而沈暗容所統之福

十

兵撤令其分防各險毋聚一方倘各兵勞苦輪次更番不得皆離汛地臣部嚴催江淮福定水兵接應仍行戶部速為處餉以時給發其義州一路糧餉不敷路遠輓輸難繼更祈 聖諭再勅朝鮮暫行接濟用過米粟通計數目即於監軍梁之垣所賫銀補給如不足待未汛後補給一遇天兵進發或奴兵西渡該國即進兵協擊庶毛文龍王紹勳之勢不孤而我兵得藉應援以無恐其 尚書數鶴鳴奏佟卜年為經略舉用今逆賊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圖報効胡嘉棟劉國縉應置廣寧立功

贓罪

十月戶部尚書汪應蛟奏遼左用兵三路布置共兵二十六萬併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兵餉止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貳云當千五百萬兵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年來所用遼餉搜括不足不得已加派于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藉口給餉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即以千二百萬計之尚不及三分之一也幸蒙　皇上俯念調募煩費計發帑金四百萬少紓目前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兵仗銀共三百十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日糧者又止九十萬金而已今臺省諸臣條議有未盡　允行令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諸臣會議條款務求法所可行事無窒礙者約計可辦之數御候　聖裁俾臣部遵奉施行

王在晉題遹接遼東總兵劉渠塘報內稱七月內有奸細報奴酋說西虜助兵從黃泥窪進河西大兵從三岔河并柳河進水兵從金州進高麗兵從鎮江進奴酋甚是慌懼又差王有倉過河探聽河西多少兵馬糧草有無在于何處堆放又供佟五分付各奸細柳河口娘娘宮一帶凡有堆垛糧草處所不許放火燒燬等待河凍之日分一枝兵從柳河口進入先獲糧草以備我兵吃用又稱奴酋共領真韃子三萬有餘駐防遼陽李永芳領遼兵三萬俱住遼陽北城各將近日新編許多鄉兵戰車鎗砲火藥俱備停當等河凍馬步車一齊過河等情續據登萊總兵沈有容稟稱毛文龍自得佟養真後避居龍川請兵朝鮮朝鮮一兵不發且禁其市糴又差張獻政往遼城內偵探奴酋令李永芳守遼陽盡將精兵領出海州及河上一意河西不復東顧等情該臣看得狂酋窺我虛實決意渡河合東西報而賊情如券合馬自古行兵先謀截輜重謀奪糧食謀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之也當海運初通登萊米豆盡積蓋套暴露於風雨腐浥于潮濕狼戾殊甚比蓋州陷沒充貢之倉囷露積之芻粟守土之官不付之一炬而盡以盜資奴之盤踞遼陽數月不憂饑餒且將壯丁遷於蓋州以就食臣每念及輒拊膺長歎而深恨當時之失策也今覺華島河東堡船家務柳河口等處堆積芻糧甚多賊之生心久矣遷延不運以待牛車車于何能

猝辦即辦何能猝到即到何能猝通服視糗糧之山
積而致今米價之如金口需粒食以療饑而頓使枯
腸之忍餓兵至十餘萬山谷可平江河可塞矧以養
生活命之物令人搬運節其氣力均其勞逸人情自
當樂赴豈真木雕泥塑手足不能運動者哉時迫矣
轉照河氷將舍矣路遠者當用餉臣所僱之小車地
近者當依科臣所議之人運或挑選軍士挨隊以搬
移或增添脚價覓夫以轉運通限一月將海瀕所積
之米豆各處所採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狡虜之垂
涎以杜奸細之窺伺彼河西二百里荒瘠之區既不
得因糧於我虜必逡巡卻顧至則堅壁清野野無所
掠食盡不能久居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用奇掩襲
必勝之形在我仍令登津旅泊之兵直攻金州高麗
義州之師襲取寬鎮鐵山長山島避難之民助我先
聲隔江彌串堡渡海之衆為我後勁賊必東西分應
左右支吾我即不能大得志于奴奴亦不能得志于
廣寧先時圖之猶可及耳昔遼瀋既陷人情洶洶幾
無生路今監司盈坐將佐成行謂宜群策畢舉收功
旦夕乃諸臣諦觀時勢憂心孔亟未聞怒蛙之式屢
懷曲木之驚兵士如林豈盡不堪盔甲成丘詎云無

用硝黃火藥除山海等處支用者不算外其解至廣
寧者二十一萬四千六十斤留貯永平者二十二萬
三千五百五十斤滅虜虎蹲砲共解過五百十位各
取實收附卷若拒馬槍至微物件豈以　帑資百萬
不能分金製造必待長安之轉運乎兩軍對壘三鼓
作氣彼見強而我示弱奸細漏洩益長黠虜之威邸
報抄傳頻滅我軍之氣臣部馬上催兵工部運車載
料日無停晷何嘗少懈目前緊事只宜練軍選將整
器繕真設奇置伏修築城濠堵截險要嚴搜奸宄廣
行間諜置遠而難行之事舉近而易就之功職兵者
治兵職餉者治餉責有專屬難辭後艱任已克承誰
容肩卸當卧薪嘗膽之時勿隳摩拳擦掌之氣此臣
所望于彼中之道將有司協心以贊經撫共成滅賊
之功者也奉
聖旨據奏糧草堆積浥爛管餉各官如何不設法轉
運解過甲仗數多取有回文如何昨本道臣高出等
呈說一件也無顯是欺玩本部當挐問姑着策勵任
事本內運糧策應等事便行與撫督勵道將等官實
心擔任不得仍前推諉致誤軍機　侍郎王在晉題
微臣已補額員三部不能兼理懇乞俯容辭免奉

聖旨王在晉任事精敏著照舊總理

王在晉題奴酋舉動必先布機關潛圖協應虛實之形頭頭熟閑緩急之勢着着不差我欲發萊進兵奴發魚皮韃子防禦我欲鎮江協擊奴築遼陽東一城阻截我欲糾西虜合攻奴放宰賽還鄉解散此有謀彼有備隨方設間諜是處有奸細而我所以應之者張皇靡定錯亂無章豈我之智顧出奴之下哉奴之用人信任專而謀慮一我之畫策衆口雜而意見紛一言而衆撓其成一事而兩持其柄登萊兵家臣力言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勢弱則不能牽制一面而使奴之反顧乃朝鮮之役羣言嘩沓無不為梁之垣王紹勳請兵者帶去精銳水兵三千止存揀剩兵一千五百銳師泊于外國音信難通應援不接而切近如金復一帶並無一兵奴之繳男女回家安心西嚮其一奴騎渡河義州之師可能追躡否萬一奴犯登州朝鮮之旅可能撤回自救否廣寧日望西虜為前驅而今且糾衆結寨縱騎打圍寧前錦義之間日發蹂躪臣前疏所云西虜未可前全憑東兵不宜遠徵按臣方震孺貽臣書有見疏一字一拜等語蓋臣昔在東方具晰形勢要非浪語登州距旅順一遇風順半晷可渡即冬月未必無半晷之風候也登兵雖寡而合萊兵逕為聲勢津兵四千雖于九月間策應鎮江而鎮江已失恐難停泊不如撤而併屯于廣鹿奴見海上有兵猶懷顧慮此未宜束手坐視以聽其西馳也奴留宰賽子女以為質宰賽欲報奴酋以寬其子女故虜部合縱暗藏機搆倘奴渡河而西虜必窺墻而東前後夾攻腹背受敵當情形遽[illegible]之時不能為首尾相應之勢遠事可憂在此夫河西半載精神用于餌虜虎酋恐傷宰賽之心既不能為我之助然曾受我之約或尚可離彼之羣謂宜用計調停吹散虜兵以絕奴之援殺奴之勢奴見虜退必逡巡觀望我無西顧之慮而後可當東面之敵即不然必選擇名將分兵以支錦義併力以障寧前奴之鼓衆行不挈糧馬不帶料草枯水凍人畜饑渴野無所掠勢必不能久留我能善守河西猶可死全至于河西兵卒除舊兵在外新兵已逾十萬恐川楚浙兵併集地面窄而難容糧草遠而難繼矧山海單虛關門鎖鑰倍宜加謹須將兵馬挑換分守山海一經挑換人情誰不願入關門莫如以薊昌兵馬發回仍守薊昌分布喜峰口北桃林等處以防窺關之寇蓋以土人守本處

室家墳墓在馬較之客兵其得失不相關利害不相涉者功相萬也再　勅督臣以原設之兵分守薊鎮而以撫臣新補之卒及御史傅宗龍招募之兵暨山西新到陝西將到之兵列營屯劄緊地護衛　陵京西通州及天津陸兵凡近京地面營兵密為整頓以防入衛中外臣工務宜矢心協力精神滿用于封疆而口角之爭筆陣之鬪暫爾屏息臣目前所斡辦者催兵催馬催餉催二萬胖襖出關再　請續發二萬又催辦綿花布襖以採軍士之寒再催發庫貯將軍等砲四百三十餘位以備戰守之用川楚兵差官催

十七

儧勒限趣程勢同拯焚拯弱內應不遺餘力矣至於軍中號令有不獲不嚴行申飭者生殺係　人主之威命賞罰為御世之大權勵衆勸功必先法令令河西兵十餘萬全無固志一望虜兵即思逃遁如此卽募兵百萬總歸無用發　帑千萬盡屬無益須再申命令凡臨陣一人退縮斬其隊長隊長亦得斬其人總哨皆然且明諭之曰畏者遠潛失守東則有海可逃西則有河可渡今生路惟有一關門及喜峰口等處關門决不容逃兵潛入而險要等處亦俱發重兵把守不容逃兵藩越既無可逃之路須懷死綏之心

進一步封拜在前退一步斧鑕在後將官逃者一槩論斬文臣逃者必從逮治稱病者悉置不行提督卽中風果真亦令廣寧養病不得進關錢糧支銷不明管餉司道先　請革職勒限查明無弊方具題復任
朝廷有必行之法而後無倖脫之心將吏無倖脫之心而後望生全之路仰祈　天語敕飭明著章程則規避不生觀望永杜殘遼庶其得人為用乎然勸懲不容偏廢而賞罰必須亟行有投醪挾纊之恩纔可鼓枉革裹尸之志有解衣推食之惠始可望沈船破釜之功今嚴霜砭骨而樓風之士罕寒半菽如金而

十八

羸攜之食不飽擁　殘林之猜而徒令制借于針黹怡堂燕之安而罔念加薪于厝火三部之貧加兇四方之苦堪悵索費索通趾錯于堂悃無隣之可乞請金請　帑聲聒于耳曾何計以支撑　天聽轉高難排　閶闔而亂萌潛伏憂在蕭墻不先事而預圖恐臨期之既晚臣款款之愚卧擄芹曝伏祈　聖明一裁炤焉奏

聖旨這分兵防守申嚴賞罰等事悉中機竅該部便行與經撫各官便宜調度鼓勵將士共收成功

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領

兵部安家銀不即給散毛兵後至其帥田景坤不能轄下沿途科索于酒肆與湖兵遇遂相格鬬毛兵殞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　逮舊撫李維翰

巡按方震孺奏曰連日廣寧城中大户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卧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又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徤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為者而臣日從事焉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　皇上速下一　嚴勅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擇命與賊厮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信地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則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專救逃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絶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慟哭待命．

十一月方震孺題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臣初入遼路迎經臣即向臣言抄化不可信虛著不可用併言撫臣不肯做實事說實話及臣至廣寧面問撫臣言何常不說實話何常不做實事臣固知其機鋒不對苦心調劑其間不知費幾斗心血矣然兩臣無疏臣只合暗裏銷鎔不當明言也昨經臣責備撫臣疏中引臣書札謂撫臣心慵書懶此臣與撫臣時時而相質証者也臣脊恤時見撫臣精氣百倍今則時時攢眉謂愈變愈難蓋緣撫臣鋭于滅賊而一時賊未可滅又一切兵馬器具不奏手耳大抵經臣之意在以守而為戰撫臣之意主戰而不言守經臣曰守具即是戰具今人饑馬疲守既不能以何為戰撫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軍馬求動糧草先行今糧運艱難若此既要遣兵當先備求運法撫臣曰我一過河而海州之糧皆我之糧經臣曰王師宜堂堂正正既過河便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嚮應定有縛叛將以獻者于是諸道諸將俱浮沉于戰與不戰之間守與不守之際笑啼不敢而凡事牽制者多矣

讀此疏而撫臣孟浪可知世上安得復有痴人與之相合哉

閣臣葉向高言廷弼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就其節制舉　朝皆謂難行毛文龍所報擒斬即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乞下部酌議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中飭將吏一聽節制

王化貞揭軏選一事自河東失陷車牛盡沒止有車

五百餘輛職即行道多方搜括民牛收買夷牛又差
官入關四散尋買乃請車牛銀十萬于戶部而戶部
不應也曰于解去新餉內支鎖不知新餉久已斷絕
何處支銷且造車無匠趕車無人遠之丁壯旣皆從
軍而兵又不善養牛西牛又不服水土往往到鑾𤛆
軍賣兒賣婦以償之昨歲出關十萬餘牛不數月倒
死殆盡其報存者皆遠人所償也不惟物命可惜抑
亦民隱堪痛故職自爲道臣時即不敢多議牛車價
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不下七八兩而部又即定三兩
五錢是猶以前日言也遼民多殺牛以賣謂殺則得
牛之利留則受牛之累也是以職有顧覓小車之說
葉遣人于山東集其魁問之皆欣然願來乃咨部請
移文山東留京運以作僱價計旦夕可至昨接督餉
咨部文不准無銀可給竟成畫餅至今天津並無車
出關又不得已摘軍扶運然河水已合奴衆躭躭欲
渡守城對壘又須多兵左文右吾無可爲計矣
買牛運車晉曾有疏爭之今牛盡倒死省直解到
者竝無一存前言如券僱覓小車亦可言而不可
行之事經撫好爲苟難于　國事何濟
王在晉題九邊兵餉疏云臣惟天下猶一家然遼左
後門也九邊垣壁也　京師堂奧也今人人視殘遼
如漏艦危檣視九塞如金墉鐵壁視河西如虎穴龍
潭視邊鎮如泰山磐石此不深爲堂奧腹心之計耳
試諦觀之遼與各邊均重急遼而緩九邊猶曰治標
固遠而弱九邊則爲釀患慨自遼藩繼陷以來調兵
選將急于風雨其應命而至者五萬之邊兵耳川兵
則觀望于去來遂切家鄉之顧慮各兵則獯廻于行
止曷勝道路之流連藉非邊兵出關河西所有者僅
遼陽之逋卒也此奚當于勝負安危之數哉顧此邊
兵非取之無盡之兵也再蹶已苦于長驅三摘且幾
于抱蔓去而不歸調而不補能必遼事之速竣于將來
免于調發乎即免于調發而宣鎮闊邊之虜延綏攻
城之寇甘肅入犯之羗無兵何以禦之詎獨奴酋能
爲　中國患乎曩調之空邊終日延捱爲苟安之計
問兵何以不補曰留舊餉養援兵家屬也欲補必須
新糧無新糧則兵不可補也臣一一通查援兵事例
亦自有不同者如往歲山東應調之兵臣即於本名
遼餉內扣留三錢以給其家舊糧即補新兵兵不減
而糧不加者也乃宣府易州一帶家屬即食原糧而
不給內顧在延寗一帶則戶部已給內顧而不食原

糧然而内顧贍家銀兩有三錢有六錢此戶部不一之規也又有暫發四錢五分有止發三錢此各鎮不齊之例也因其糧數有多寡是以贍養有參差此支給不同之額也乃各兵未必人人有家小未必人人盡給本名之糧借名混冒此不可不查者一前次援兵逃亡者甚多逃者當存額餉死者止給優恤舊糧必有贏餘此不可不查者二室家已贍則原糧不給而原糧貯存之日未必即為補兵之日千軍齊發未必千軍齊補空月空糧悉宜算扣此不可不查者三給贍家給内顧兵缺仍懸而不補則存一名之舊糧又增一名之贍顧兵虛而糧益耗此不可不查者四遼陽有投降之卒而本鎮尚存援遼之名河西多雇替之軍而坐家食本名之餉營伍隱蔽哨隊朦朧此不可不查者五凡調邊兵必帶馬匹馬每匹臣部給價十二兩前次調補馬價俱未清查臣曾有疏奏今次調馬五萬九千八百餘匹補價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人而後有馬兵不補馬必不買馬價將安貯乎此不可不查者六無馬則無料馬去而料存每歲草料銀兩不在邊鎮則在度支節年未覈此不可不查者七軍中有火器有盔甲有衣鞋有兵仗有旗幟有犒賞軍在則各項不可廢軍去不補則錢糧必有存餘此不可不查者八查果兵未補而糧存則當報所存之糧數糧已開而兵補則當報所補之兵數今一遇調發輒曰無兵既云無兵又云歲虧數十萬之額餉此各鎮額餉臣在山東隨催隨發愆期不解者即開送經管職名聽參既不解又不參釀成通局益不可問然則邊臣之自誤而非各者之誤邊臣也臣萬自憂時邊餉必不容不嚴催邊兵必不容不速補援兵戍遼贍家内顧業有成例勢不可裁戶部以措處之難或聽其仍食舊餉臣部因司農之詘不即催補援兵臣悉心籌之今歲應調邊兵除題留未到者只算實數六萬其贍家内顧銀兩每名每月六錢歲計當費四十三萬二千兩如每名每月三錢歲計當費二十一萬六千兩二者相衷以折其衷歲費不過三十二萬四千兩而六萬之邊兵可補九邊不至空虛猝遇虜警各邊尚可支持即有調遣各邊不憂難繼此今日最吃緊事不能以歲月待者伏乞　嚴勅邊臣通查所懸兵缺即行召募大家提起精神極力整刷以固邊塞以衛　皇家臣於諸臣有厚望焉伏祈　聖明鑒納施行奉

聖旨是各邊額兵當補這所奏極爲詳悉着該部即
行與各督撫官作速處置召募毋得稽延
王在晉題項蒙　聖諭戶兵工三部發領帑金二百
萬以濟軍興又奉　聖旨帑金着發太僕寺候有急
需請用仍著侍郎王在晉稽查酌發又奉　聖旨帑
金准留一百萬專備東事緊急爾部還與總理官酌
量奏請給發欽此該臣看得遼左軍興經費繁鉅田
賦頻加取足於溢額之微漏危難塞外廷無措仰給
于　大盈之積待米成炊其在司農艱窘倍常仰屋
竊歎　聖明洞鑒無俟臣言若兵工庫無緡賦可應

二十五

非常乃互分職掌致令並困荷蒙　皇上既發帑
金二百萬兩以濟目前之急不啻枯苗之得雨也然
待用無窮而分用易罄如以十日之餉而得一日之
糧此留彼缺前去則後空有不得不從傳節者如
臣部調募各兵安家銀兩有行文本處見給者今本
處不給而取足于近京地面銀不發則兵不行兵之
所聚且有後虞焉可須臾之少遑乎通又議調標兵
安家馬價均屬無處則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兩之
請勢不容于裁減者也以工部言之募兵衣甲器械
未給銀兩計六十七萬備開奏冊見在　御前此外

如造船造車造火器製甲製襖製兵仗買鐵買硝黃
買布花僱車僱騾僱夫役工匠兼日夜之力得運極
道路之煩萬分拮据臣與工部共之臣曾具疏代請
帑金一百二十萬猶懼不數然則今日五六十萬之
請僅當其半豈云溢數乎惟是　帑金已奉　明旨
專備東事緊急着臣酌量奏　請臣再四籌之當先
發四十萬以救燃眉餘者姑俟再議總計兵工所請
共銀五十四萬一千九百兩皆係東事急需將來逐
項解發明白題　請開銷必不敢分毫濫用此外存
剩　帑金除四川應發銀兩聽戶部酌　請餘銀悉

二十六

封貯太僕寺庫以備遼用緊急各部不得輕　請有
一分當一分之實費做一分之實事庶不孤　聖明
之德意而于邊事緩急有資矣
十二月廷弼于十月二十三四日速得遼撫書要兵
銳出師二十七日報巡撫已先二日往三岔河二十
八日廷弼出關二十九日駐前屯上恭報出關疏請
本兵催兵接應總制各鎮彈壓十一月朔至中後所
得巡撫危疆固守實難一擋力鬭以守待戰之非衡
因移書閣部大臣專責而卒成之意實以阻之也十
一日巡撫化貞會廷弼于西平一鎮三道皆來聚晤

相與極論各道曰今過河不得河上曾兵設伏出奇又不得事事依公意部署亦歸到同處矣弼曰邊矣巡撫曰前實不曾依奉公行今只當遼陽初失惟公指教矣弼曰河氷阻而擺兵河氷合而撤退報賊盧而神飛聞賊來而意索今日講河上明日議西平又明日而議鎮武今日撤兵回明日發兵往又明日而復議留無謀人之心而使人備之致將南衞遼海百姓北驅殆盡廣寧滿地奸細城中聚謀各立名號頗繁有徒未得彼情先輸我實况平日諜報賊無兵賊忙賊急賊怕我賊斷不來賊在遼陽者併曾一驗故勸公內佇而外謝之一味密密屬兵珠馬儲預治械幹我正經事體自隱然有不可犯之勢遼東尚可為也巡撫唯唯各道鎮亦首肯不敢對弼遂于十一月十四日回右屯衛往返十七日作出關見聞志

述中所載者廣寧撫按鎮道將書亦話言及地方兵馬芻草情形也大意主守不主戰閣于閣部臺省明知其未可戰耳

大學士葉向高疏云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切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三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僇之禍則前此遼人之殺僇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功罪可勿談也

鎮江之捷巡撫遼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詘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本其欲告廟余亟止之以告 廟則益張其功愈甚經臣之怒莫如平平處之以消其忿爭功罪勿談意與此合

遼撫昔曾為經臣道屬名帖不書舊屬生熊畢竟以此啣之王亦不少遜嗟乎 國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

王在晉題海戰勝負全係船隻之好惡船之不堅是棄生靈于大壑也而水兵出海又須海道之習諳兵不習水是委性命於魚腹也今查各船係重價買造一船有一百三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少亦不下六七十金是淮營船隻計價不啻七千金矣七平金買船俱不堪用又借海運糧船載兵出海工部一一議補船價今因兵不習水一旦付之東流是一倍又增兩

倍之費矣以丐子而應萬餉之數以遊食而充把舵之人舟人既汪洋而昏眩帆檣遂逐浪以甌甌目今江淮正造船隻正募水手萬一仍蹈前弊不問人之習不習即號長年不問船之堅不堅遽稱戰艦臣懼塗釁之不可食而海若之未可嘗試也通查王錫斧船是否本官買造係何有司經管其水共是否本官雇募係何衙門選驗嚴行淮揚撫按提究一一追賠仍令將來不得以空名應數庶人船可收實用錢糧不至虛靡是兵船之虛飾不可付之不問者也大將為三軍司命勵必死之志鼓身先之勇匈奴未滅奮不顧家國讐未報滅此後食古有扶疾以視陣裹瘡以恤戰者彼獨非人也耶薊鎮何地視殘遼有安危與共之形援遼何事與山海有緩急相依之勢總兵楊茂春身為主帥分宜捧檄先馳乃當賊兵臨境之日稱疾以偷安榆關警戒之時堅卧以謝事未遇敵而先朒縮屢奉令而若罔聞　朝廷之令旗不能强之一出行邊之司馬無以誡於三軍茂春而果疾也尚有乖於損軀報　主之義矧茂春而非真疾也其能逭於抗違節制之罪哉自遼事興而文武各官無疾輒云有疾微疾輒稱痼疾思臨難而苟免遂托疾

以欺　君獨不思官為　朝之之官則身為　朝廷之身事如可為則百計以匡扶事不可為惟一死以報　國今天下一統河東之失不過彈丸黑子之地神明之福祚彌昌　天王之事權在握豈不能行於武弁而絕無忌憚乃爾如茂春者生則當譴居于廣寧城外死則當葬骨于三岔河邊萬勿輕縱之歸俾懦帥效尤以閑規避之途也此大將之推病不可付之不問者也今天下多事極矣遼左戰守三年卒無完局其弊由于事事粉飾象人塗馬空勢調募之紛紜人人推諉弛担卸肩一味機關之簸弄向使人無鑿坯遠遁之思自有畫地奏功之效則今日之紀綱必不可不振法令必不可不嚴人心由此而惕　國勢自此而强東西之變不足平矣

葉閣下與經略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為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為奉足也試觀史册一隅有亂亦止于一隅即孱弱如宋以元昊之强闢地萬餘里帶

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晏
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之横其勢何如元昊
而海内麋爛决裂至此果何故耶大約千言萬語只
是經撫不合經撫合則邊安不合則邊危想其不合
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
指麾于門下矣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
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請
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閲可求置不即點視是云數
少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板欲盡黜土兵之面以别記驗于是繞領人樊龍樊
虎一呼即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
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
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蕖總兵黄守魁參將萬金玉
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墻而遁復尸遍地幾不可數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伏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
下賊惟膚飲日夕不行焚刼　遵義民米田自遵陽
迸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夷徵索嚴
急楊氏洶洶思復故主重慶既破夷目羅象乾撒衆
田渠楊福等邀之三路進兵直搗遵義署印通判棄

三二

城亡走貴州　石砫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　賊略
納溪瀘州翁登彦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
隆昌璧山官吏望風迸遁賊遂進逼成都　諭兵部
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　張我續提督
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後戊辰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題避想奢酋作亂
之初一朝兵起戕殺撫鎮道府縣衛所等官一百
五十餘員踞重慶圍成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
州縣望風瓦解安賊稱孤改號辮髮朿額民俗立
化為夷于時川省衿紳魚驚鳥竄胼胝瘴疢家衆
流離叫　閽叩　閼天日為慘此乾坤何等時耶
自古未有總理户兵工三部之官舉　朝因遼事
倥偬公推蜀臣兼攝而西蜀干戈同時並劇于是
舉朱燮元張我續為督撫推揚愈懋辭來亂杜文
煥為總兵秦良玉領兵義變奢社輝杞截烏江川
湖雲貴土司合兵征進沐鎮陳師畢節各撫移鎮
要區霑益永寧歸巴荊沅以及叙州二郎關等處
或遏其衝或絶其援或直搗以解成都之圍或分
守以當險隘之處石柱永順保靖等兵則自下而
上鎮雄馬湖烏蒙烏撒等處則自上尚下楚兵遠

三三

其東塞夔門以備策應奏兵列其北駐漢中以壯
聲援請 内廷之發 帑督農部之償糈借工部
衣甲銀于夷陵運為銃火鎗于蜀道招義兵殺手
辦鞍馬衣糧數月之間手如沃焦事同紛蝟而蜀
事始有條緒成都解圍于臣署印之日而賊據重
慶有岌岌垂危之勢馬臣以經略出關行矣
兵部等衙門 題因經撫不合奉旨會議臣等於九
月初八日會集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
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雖守
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
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
論略已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
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籌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為
用兵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
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
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
屬事體俱當責成辟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
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必協大同臣等何容輕議彼
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有不能阻遏
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併力以圖制勝今日之義含
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
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須
後效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
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飭見在糧草源源接運
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
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乞 皇上
嚴 敕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
大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間諜
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嚴 功令
務須鄭重以保萬全建功之日一體升賞恭候 勅
下施行奉
聖旨遼事爾每會議只是責成經撫戰守相資自是
正理便行文與他每知會務要著實遵行不得違玩
其目前機會可乘著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偵探未
實還照經略前奏畫地分守用心料理相機進勦經
撫受此委任當共圖報稱功罪一體並論道將各官
都着盡心立功報効不得彼此紛紜自干罪戾違的
署巡撫官指參奏重治不饒
遼瀋死戰鄒典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
業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

僉事龔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龔
陞三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龔陞三
級曹登楷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龔陞二
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龔陞一級
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
戶俟世祿等依擬。

王在晉清查兵餉疏臣惟遼左軍興歲經四易經費
繁浩萬萬難支只為遼陽一塊土括地之毛㪍民之
骨馬牛蹢躅鴻雁哀鳴所望將士犁庭掃穴收復故
疆乃尺寸未復而　内帑之藏屢發矣外府之積已
罄矣歲費千百萬何嘗清楚其催解則如風雨頃刻
難停其銷算則歸渺茫半屬烏有臣知其弊竇之多
也曾具疏　請設糧儲道部議添官多費遂屬分巡
道兼之糧冊必查道號未有不由該道覈實者今據
經臣疏揭始知河東月糧徑具白頭冊領未經掛號
詭名耗食將無所不至矣部院在外凡事皆屬監司
轉行監司者部院之耳目將士之綱領也將官虛冒
監司明則糾參暗則劣考或改駁以杜侵年或按法
以罪書識治兵而兼治餉兵數既核糧數自清若使
責成于餉司戶部之精神雖貫而部院之血脈不聯
何者餉司部屬也京職也糧官不親兵事者也兵之
虛實何從知之經撫有統而無屬直指叙禮而不嚴
職不能併攝乎刑名法不能通行於將領餉司固不
能上分經撫之權經撫亦不能直窮餉司之弊然則
兵糧可不由該道覈覈而遂行給發耶遼陽廣寗原
係兩差遼陽雖失而糧存今以一官併理新舊二餉
歲用金錢數百萬頭緒甚多支節易混非兩目所能
悉照兩手所能打算即精神滿腹亦綜覈之難矣各
道挑精壯以為親兵將官養家丁以供廝役名糧騾
加頭等影謢皆無下丁及至遇敵反將中下二等銜
鋒臨陣以當鋒鏑各營家丁書記等役有名無實皆
身以代點虛掛以支糧司道既不肯從實搴發餉司
何從執筭清查部院之于司道每顧惜體面而不能
盡言以救正司道之于將官又轉惜面情而不能盡
法以相稽彼此相蒙虛靡益甚　都中傳聞遼左多
衣食不周之兵而有囊橐充盈之將將官既富便惜
身重命見賊先為股慄言戰即爾膽寒且憚營伍摘
發弊實猶鼠同眠不操不練傳團不云乎食餉則多
計兵則寡匿逃損不報以無為有一人一馬兩三處
造支分影為形圍行間宿蠹而當日為甚至于每兩

扣五分攤坐紙紅交際院道不能集餉司不敢禁夫交際出于何典可扣兵糧以充私餽乎經臣面囑嚴查第以神機等營委官模文勝等開報蓋有不能竟其詞者矣臣閱經臣書云人倚狐城而難問事忌鼠器而諱言今監司將領狐鼠將安所托哉邊吏頗軍已亡其半而舊餉反加至二十三萬有奇兵糧有四錢加至八錢八錢加至一兩二錢馬有一錢八分加至八錢者糧料遞加以人馬之堪用也餉等于新兵而不列新兵之數料同於戰馬而不入戰馬之羣有增餉而無增兵將來何所底止通計新舊兵共十三萬有奇每月事故脫逃缺兵曠役為數必多計日查扣營官報將領將領報該道該道叩明移送餉司支給隱瞞作弊者必罪此清糧之一事也在遼聽用多竊武住把備之名給劄移咨掛名食餉有談天說劍之口而無操弓挾矢之能上之不可儲將林下之不肯充兵伍及今不一挑選甚為餉蠹須擇其人果有智能易技方登糧冊不則亟為汰革此亦清糧之一端也廣寧人馬數多糧草勝貴車力有限轉運至艱客兵之中或分隊分班論守山海既勞逸之通均亦甘苦之同受且有事應援調發不難而近地供輸糴買較易關門不苦無兵河西不苦無餉苦一人抵關即發一人出關盡數不留猶稱未足調募窮而供億勢將不給矣至如在邊司道寥寥有幾强半稱疾意懶心灰延挨度日皆緣　功令不明勸懲無法逃而戴罪者不妨少濡以希後効勤而任事者則當優異以待殊遷彼邊道且一年算兩年之俸有一級陞二級之例今危遠與狼虎為隣兵視邊道何如哉各官陞遷須另設一規格倖積勞深邊羅寧謚或加銜留任或不次內遷家關不至永別五門可以生還庶盡瘁鞠躬朝　天有日而異鄉孤侶疾病不生　朝廷操陞擢之權邊臣絕　請告之念其撫按在外覓危困贊以日為年宜有出格之陞以恤勞臣之苦將領科斂者喜參論以抽身甘罷官而保命賊多則有尚方之劍賊少則嚴戎遣之條有能智勇出衆廉慎持身者部院薦舉從優超擢異新舊遼餉按月關給務查實兵實餉實效實夫通行登萊天津通州薊密車營一體嚴覈尾閭既塞則滄海常盈蝗穴盡除則隄防不　省一分司農減一分之費民間受一分之賜經臣清理一疏為養兵勸懲之先著矣奉
聖旨遼餉虛糜多弊這清查懲勸等事俱切邊計者

該部逐款詳議著實舉行

南科徐憲卿疏稱東事所係安危者孰急于樞經撫三臣夫三臣皆千百而拔一肝胆儕國世以韓白擬之者也祇因血性未消猶效穴中之競才人負氣徒爲蝸角之爭臣嘗服齊撫趙彥之改請五萬兵于登萊司馬張鶴鳴之置經臣疏于不荅總部侍郎王在晉之爽氣正熾一疏真大賢之舉動而公虛之議論也令人人若此念念若此當無不調之瑟獨拍之響而遼事不足平矣尤願要擬者惟公平以服其心主議者毋佐鬬以成其愎庶不至前跋後疐而墳蔑之雅可奏鍾鼎之業可成也

遼事實錄卷之六終

藺賊攻成都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茁孫蒻甫較閱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熊廷弼奏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懸乞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推戰士之氣之罪　四川按臣辥數政奏報藺賊攻犯成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不勝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高下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字居民房舍煙焰數至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困圍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莊田米穀為久困之計　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軍士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傳國欲自經仰藥化貞奏請速發新餉

兵部題近因經撫不和奉　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臣部既奉　明旨自應以差官職名具題出關往諭第事關軍機重務臣等再三商確未便差官有不敢不聞于　皇上者差撫臣主戰不欲示人以怯經臣主守不欲示人以疏深求之以兩臣為不和微捜之不過彼此爭言戰守而已朝紳雖見其有相左之形而奴虜未見其有相睽之迹廣寧奸細無日不有內地奸細無處不有忽見部臣科臣乘傳遠出招搖道路必愕然詫異曰此為經撫不和而出者也又必惘然驚疑曰此必經撫二臣不遵　朝命直待特遣大臣誅臣宣諭而後能和解也如是則朝廷之體輕矣　朝廷之體輕而逆虜聞之益藐視中國兵東夷耽耽思逞窺釁而動而我反示以不和之釁則狂酋之氣益張西虜勃勃觀風為我而來而我反示以內離之形則助順之心益冷且趦趄之聽聞益駭而軍情之變幻無常一聞宣諭廣寧軍士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薊密邊兵及楚浙抵關援兵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若明詔于三軍而傳聲于四裔道將之猜疑互起而胥小之交搆滋深目前雖分左右之袒將來益成水火之形強敵在前舉動宜慎臣等所謂未便差官者此也夫　君之尊天也矣威雷霆也一字嚴于斧鉞孰敢不欽一言達乎千里無遠弗屆廣寧非聲教不通之地郎報抄傳便當悚慄豈如海

會議經畧去留

外屬國必待　王臣之往諭哉臣部傳奉　綸音移
一咨文馬上傳諭再祈　嚴旨切責明諭二臣身肩
重任若疆埸未靖必非卸擔之時身到臨崖必進取
有功方有轉迴之路　上方殊禮予奪自　君非可
遲繳惟堅一心以矢精白弗恣多口以關元黃儻再
有抗違併各違將等官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外
則監軍御史內則部院科道明白參處庶紀綱克振
體統自尊而諸臣不敢玩視兵伏祈　聖明裁鑒施
行（具在冊稿）　先是兵部會議奉
聖旨經畧言官會議未盡羣情爾部還同大小九卿

三

科道作速議確歸一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東事緊要
應否差官還着并議來說　諭中外能擒奴酋者封
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
兵部奉　旨會議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
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邊事功罪
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
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
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
道登李宗延許繼新馬逢皐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削
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

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
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
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
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
任山海者兵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
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
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
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兌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
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
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單萬耳萬目

四

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
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邊事人人知之
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
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
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　君不能
攝慈父不能強儻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
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
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
望四五儻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
必以爲撫臣一擻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寍土兵必潰
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
特　賜尚方劍加鄉二職銜廣寍之事一以委之若
經臣威望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遠聽優游不以畢
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
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舜鼎姚思仁蔡思
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
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
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瑞
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
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
遼撫王化貞揭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抄掠沙嶺高
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權職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
永與爾絕炒花聞之因遣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欵蓋
炒花之狡屢欵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
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兎
憨遣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詢我因言共殺奴歃血
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乾糧
之費受約而去炒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助兵

亦領軏粮銀一萬兩留侯騎爲我哨探要有斬獲當
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審時度
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
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
結憨入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青領銀二千炒花五
大營領銀一萬炒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
歲加憨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
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
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總之用虜原非得已
黃泥窪一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炒花之部
落在馬我不用則爲奴所用職疏曾云憨遠而難恃
可保其不合于奴炒狡而貪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
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思亥借助奴
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炒花也憨爲虜帝分
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放先遣使來言其
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尚情及不利于我
則樂遼瀋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侯吾與奴相
持然後就中取利耶惟是堂堂　天朝方欲鞭撻四
夷不宜借力于虜則恥聞命矣除炒花駐養善木去
邊可二百里其北憨部夷先到五千後到一萬尚有

二萬將到其慫率大部阻雷未至此時謝絶尤未為
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
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夷
部也乃黃泥窪卻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
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督師王之臣疏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為復地復
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
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
約婚姻杪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慫不屑受譯窖
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
宇致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
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慫虎慫甚注意已許助兵
報仇令鼓舞而聯絡之賢千十萬師矣丙寅十二月
給事中侯震暘奏臣請經撫不和大半繇登撫之誤
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寬紓迴登萊去遼一晝夜
可達出奇兵以緻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
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為首四路
進兵橫絶海州分擣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
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筭豈其
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

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為披而故為
摧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今如罷朗先逮紹勳并查
梁之垣何在取其所費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
資文龍敕為帥以聯絡島嶼問狡黠之壯士渙散之
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
王結勳向擬降奴勉強歸正梁之垣冒領餉銀以
朝鮮為市朗先左袒二人不能無咎焉
王在晉半夜披衣在疏通綠經撫意見參商上塵
聖慮再奉 旨會議廷臣各據所見幾成一鬨之市
兵臣亦擬一議單大其主于責成忝以經撫分任之
說此非臣之舍糊襲套也延議大約相同臣固不能
執己見以違衆議也臣無同官正酌議具 覆間忽
因科臣侯震暘之疏欽奉 明旨經撫二官共事封
疆責任甚重誼當協心報國即意見異同何妨商酌
乃逞氣忿爭屢奉嚴旨全不遵依至差官往諭又恐
不聽成何法紀會議久不圖奏科道官倏陳也無定
說顯是彼此推諉違本卸說得直截着吏兵二部會
同議擬度量事勢於經撫中酌用一人專任遼事一
人別用陶朗先毛文龍都着明白處分具奏用人用
兵係二部職掌不得遷就朦朧以責成等語丁事限

次日即奏欽此臣部遂不敢復主前議靜聽會題乃
於本月十一日晚間接得劉渠塘報據探役李雲
龍供稱遼陽一帶密探夷情有奴酋將各處兵馬盡
數發在海州一帶要在本月初三四日過河等情又
據劉渠塘報撥夜陳榮報稱牛庄東南起烟霧五里
寬十里長等情據此虜之合隊謀犯情形明于指掌
矣臣嘗料虜中習知我兵有三方並進之謀所最慮
在登萊水兵之渡海今又有毛文龍之結聚為奴酋
腹心之夬患目下止因天寒冰結海風不便我兵未
進少待清明時候舟師便可渡海合登津之旅以攻

金復蓋州約會毛文龍以攻寬鎮再韋合朝鮮出兵
協助東師一動廣寧兵即從西入西虜之衆　又從
後應奴雖有精銳而四面受敵分兵支應奴必不能
當也與其坐而待我兵之合攻莫若　三路未集先
一决戰以襲我之未備來我之單弱故今歲春防萬
分緊迫非可易帥之時矧西虜來助正窺我情形以
决進止而我示以内離之心寧無啓敵戰之心經臣
之駐右屯調兵催餉闗上器械繫進出關久為戰守
之具雖口競筆爭而心實未嘗泄泄當兩兵對壘之
際忽奉　命更易右屯之人心一動奴聞之必躍馬
渡河而遼事不可為矣　廟廊之上止當論功論罪
安論兩臣之和不和和而建功封拜酬其勞不和而
僨事吏議隨其後以經臣之才識高明豈真闇不畏
法而　威君不能懾者耶細查　廷議有謂經臣當
更置者臣謂此非更置之時一更置到彼必須一月
初來任事語練必須三月擇臣而使之猝不能得當
以副　任使即如科臣之議或用本兵更代而往來
交代之間内無本兵之主張外無經畧之調度强虜
壓境臣不無杞人過慮焉以臣愚見凡致遠涉險莫
如仍用駕輕就熟之人事到緊急性命懸于呼吸存

亡判于須臾誰敢復為爭競目前乞　嚴旨責成萬
分謹備以防突犯儻後再悄悄忿爭俟虜情稍緩另
議更張於　明旨不悖於戰守不悞而于疆場亦無
損矣奉
聖旨據奏夷情緊急着馬上行文與經撫官用心防
禦不得彼此推諉以致疎虞其糧餉着立刻查催如
延緩悞事責有所歸
十四日奉　旨二十日而虜過何劉渠戰敗廣寧
隨陷議更經畧無及矣
王在晉題本月二十四日接總兵劉渠塘報奴酋於

十七日同第八子弁叛將統馬步兵各帶乾糧并攻
城車輛釣梯及挖城鍬钁盡數西發繇黄泥洼投進
又准總督王象乾報二十日奴酋從東來耿樂屯對
毛家寨過河又從東夏郎二屯過河又從通江過河
縣三岔河直抵西平堡又從咬溝過河又從楊林子
從轉灣空過河周守廉從空心樓出墻達賊徑奔沙
嶺守備李正蔡鎮萬全各帶兵馬敵住參將黑雲鶴
帶兵馬策應奴酋叛黨孟成勲王朝王等報我虛實
遂傾巢而來聲勢甚大劉渠親提主客大兵見駐鎮
武迤東與賊相持等情續據遼撫王化貞飛報相同

該臣看得夷烽緊急我已陳師河上轉睫春深三路
並進賊之得於窺伺久矣奴知我之必東勢必先犯
我之西也我之議論未定而賊之謀畫已深朝有奸
人句引奴計遂決然我必自勝而後可以勝人所謂
自勝者何經撫之同心是已將士之用命是已惟經
撫不同心而後將士不用命今日之緊關處全在經
有謀而撫必應撫有急而經必助二臣合為一心而
奴必不能久駐蓋奴衆之來所帶者乾糧耳而乾糧
易盡野無青草馬料亦易盡堅壁連營固守勿戰而
奴必返也彼乘冰堅而渡河冰漸解而奴必返也我

或出輕師以擾之乘其情以擊之截其輜重以困之
俟其歸以掩襲之賊未必能得志於我顧所為應急
之著十有二焉一曰防奸細賊凡入犯先藏細作外
攻内應今回鄉之人乘兵真偽還雜叢孼潛滋豕牙
牛牿議防宜密内難不作憑城而守賊雖衆詎能飛
越乎一曰假權宜經臣手握 賜劒軍心自惕撫臣
越在廣寧安能一一請令奉有 朝廷專 勑旗牌
即同 上方之賜偏裨以下不用命者徑行誅僇總
以尊 君之命經臣不得異同一曰緊接應賊攻廣
寧右屯必發兵應援攻右屯廣寧必發兵應援以至

鎮武寧前等處皆然務期首尾必顧唇齒相依急緩
不拔者即坐以逗遛退縮之罪一曰用西虜通閒西
虜已臨近地聽我指麾奴既渡河入犯彼中必虛當
發精兵協同西虜直擣遼瀋圍魏拔趙奴必内顧躍
馬東馳矣一曰謹關塞山海係 神京北門虜騎縱
横北門震恐當 嚴勑總督及順天巡撫預整兵馬
謹守嚴關其薊門虜報頻仍軍士三月無糧速令戶
部那處解發限日起程以濟急用一曰議調遣薊密
新建車營蓄養士馬外之以備危邊之接應内之以
備 都城之救援今宜先期整頓預備調發其南兵

部職方主事何棟如招練新兵見在通州一帶速宜催儹抵關策應毋緩一曰急兵餉戶部解發帑金昨問塘報人役尚在途閒相遇此時河凍缺餉望眼欲穿亟須馬上差人嚴儹仍着薊鎮發兵護送至廣甯等處交割其餉郎傳國具文請告宜即令視事料理兵餉勿得稽延一曰發水兵臣面詢登州同知宋大奎知登萊水陸官兵已幾三萬此時春風已動若遇順風一日可達旅順速檄撫鎮發兵渡海臘泊近遼島嶼相機進止奴如久屯深入即攻金蓋等處以掣其尾河西之圍可解矣一曰通消息登萊總兵

沈有容素蓄敢死家丁及善泅兵役乞傳令該鎮密地差人或縣海道或從陸路閒道與毛文龍通信發兵攻擊寬鎮奴顧巢穴勢必回旋蓋邸報五日達登州重犒差去人役無難一通信息也一曰廣招諭遼人從奴者迫於畏死原非真心降賊今與直夷相雜合隊而來此即其脫身之地可明示招來卸甲免死河東降將有秉機擊賊者前罪盡釋仍行論功但不得收入城中以釀內患一曰定人心虜兵過須遐邇聞風悚息刻當入
覲計偕之時五方聚會聽聞易譸訛言易興
廟堂之上似宜鎮靜勿令
輦轂近地人心惶惑致有他虞一曰省議論今時病痛全在議論之多一聞虜報當事者精神只宜用之禦寇若再分心杜諺羣言噂沓恐壞邊事至于嘉謨碩畫應集衆長諸臣條議可採者票擬即行以免部覆耽延亦今日救時之一策也以上諸款卑卑無甚高論緣時急事迫聊助
廟謨仰備采納奉
聖旨俱依擬作速行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正月二十一日周守廉塘報至稱奴兵已直抵西平攻南門至次日午時報奴兵五萬又益以新練遼兵四五萬車載火砲其鋒不可當

羅一貴死守西平賊不得破奴分兵一半攻西平一半趨平洋橋總兵劉渠盡撤鎮武之兵前往迎敵連攻打三陣奴兵稍卻而復前我兵跕立不住大營遂潰劉渠落馬奴又分兵兩路一趨廣甯廣甯之存亡在呼吸閒矣　總督薊遼王象乾馳報正月二十六日潰兵滿路塡塞接經臣熊廷弼手書稱今番逃兵與前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變至于西歸應盡數放入弼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禳本日申時經臣進入羅城臣興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逃潰總兵劉渠陣亡廣

窗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鄉撫臣王化貞迎賊有參將江朝棟闖之急入化貞卧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爲叛賊盜去有各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騾駝馱之行至城門爲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爭去一馱化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著賊破開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持刀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厮殺從化貞至閭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　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袵異日化爲夷虜且以益奴之强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遼人數千假扮西虜且截劫于前屯甯前等處逃難遼民不得前進各將領兵殺散奪下被鹵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沿途潰兵所棄甲仗無逃民丟棄幼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有奸徒剃關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以次放入撫臣恐人驚擾與甯前道副使張應吾特殿後等語又傳說廣甯甯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到關容另查明再報

遼撫招募遼兵出孫得功于獄用爲遼人帥化貞信之倚爲心腹熊經略謂奴不可戰議論相左乃廣甯之陷奴未抵城而遼兵盡潰潰于頃刻開門啓鑰以龍亭迎奴矣遼兵獻城奴跼蹐不敢入盤桓于外者久之已而知城中無他構也始入晉抵山海托來君斯行進獄索遼撫手書招得功多方設計間之得功爲奴所疑遂不免不則永芳之役又一永芳矣

戶部尚書汪應蛟題連日廣甯驚報頻叠臣部心切憂懼蓋爲在遼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粮右屯衛見積粮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粮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牛車銀十萬兩餉臣又僱小車二千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奴騎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粮料夢中失去盡資盜粮痛心不啻九死即臣部有點鐵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而立致此百萬粮料也　薊鎮巡撫李瑾揭稱薊兵出防索討未發預支錢粮委曲諭散還怒薊州道邵可立將該道擅扯下轎臣移書計部回稱即行起解及接樞臣張鶴鳴揭邵可立

業已掛冠士民號哭恐本道一出薊門百姓無主逃
命散去則封疆所係殊非細故曰來法紀波流人情
瓦解戰兵望塵而奔潰防兵甫行而譁亂僕奴一窺
誰為禦侮則逼逐之罪異獨卒伍并該將領當嚴行
重處者也　御史夏之令疏云先是經撫不和行道
之人亦傳為口實我兵屢衂其創未復乃欲以無能
之將未練之兵輕犯强敵化貞雖劣不應憒憒如此
固疑化貞之實不欲戰實不欲進兵而時時言進兵
以鬨廷弼罵争之實也固疑廷弼教化貞偽言戰偽
言進兵而已隨争之以為異日互相推諉之地也今

廷弼逃化貞亦逃在廷弼若預知廣甯之必不能守
而先去以為民望在化貞若唯恐廷弼之不能稍待
而亦步亦趨此若分罪彼若效尤一走不先不後臣
故因此而知二人前此之不和非真也偽也
　撫臣之言戰虛聲也經畧明知之疏牘亦明言之
矣知其為虛聲則不必争争之亦不必力而經臣
却借此為卸擔之題目其争偽也撫臣偽言戰不
能愚經臣而經臣乃為争戰守以愚　中外此疏
發出偽字亦人心之靈不能終昧耳
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馬化

本兵視師

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竟何如化貞慙
募向廷弼議固守甯前廷弼曰曉矣公不受給募戰
不撤廣甯兵于鎮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
為守惟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盤衆西
行　方震孺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
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畧自右屯赴閭陽尋隨進關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奴兵渡河前兵不利今日當關
雖有督臣坐鎮有總兵孫顯祖將兵而人心震動必
得大臣抵關視師臣願以中樞至關視師不敢以虜
貽　君父淮蔡之功裴度在行臣雖不才愿藉　皇

上威靈親至山海凡隘口之險夷軍馬之多寡經撫
之情形道將之邪正勇怯一一查閱以為廣甯後勁
以為山海扼要之計然是行也即以視師而往尤須
戎師以出出門不可無兵請以何棟如所押兵六千
六百名併臣部新招兵八百名御史鄒復宣募兵三
千二百名已至天津并　勑戶部亟給之餉星速抵
關俱聽簡練再於防守兵內揀選二百湊滿一千盡
以隨臣有兵不可無將請以副將王國樑加陞總兵
盡帶所蓄家丁為臣爪牙有兵有將而行軍機宜又
不可無謀議之人請即以何棟如加京銜為臣贊書

夫有兵有將有贊畫而無餉則一步不可行請於戶
部 帑金內發數萬付密雲餉司收貯以聽不時之
用至于 敕書關防 廟堂裁定如廣甯能守臣回
部覆 命如廣甯不可測臣暫駐山海另奏施行然
此固非徼 皇上之寵以效馳驅也臣子髮膚皆
君父所有臣每痛恨食 君之祿據 君之爵全無
一毫為國為朝廷而背公死黨大惑不能解比比也
臣是以不敢自愛其身而為 皇上紓乘顧之憂臣
部印信有臣部左侍郎王在晉正直忠厚嚴毅精敏
委之署掌必當機務不悞國事臣行矣而朋黨忌臣
者萬巧千險以中臣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相臣極
力主持則 社稷幸甚微臣幸甚

廣甯失守報聞 京師大恐是日雪甚總理侍郎
王在晉右侍郎張經世入東閣議事將午 大內
忽傳 上親御門 召對時本兵方卧病令人扶
之入閣部共八人相向在番對大學士葉公向高
言 乘輿出則人心益震可令中貴人奏止之
上乃傳 聖諭出中貴人倉皇錯愕失其常度未
及跪門叩領而 聖諭已傳至雪中其已而九列
大臣科道俱入廷議麗樵薄暮而退詰旦 上視

朝畢群臣聚 皇極門給事中劉弘化大聲謂兵
部主戰者即當斬蓋為本兵而發也本兵張鶴鳴
忿恚搥胸欲與閣侍郎王在晉云我兵過河東戰
敗則主戰者罪今虜過河而河西陷罪在不守胡
言戰耶舉 朝是之給諫愍甚本兵遂言我不似
經畧愛頭顱頗抵觸禦敵須左侍郎攝部其謀畧
才斷我所不及必能奠安 社稷不然者事不可
救給諫益忿本兵出涕泗交流謂受 國厚恩無
請赴邊疆死難 上遂命本兵視師山海于二十
九日出 京蓋 上所命之期也時因行李未辦
少逗郊圻一日而言官即有疏摘發排擠本兵而
為經畧周旋靡所不至蓋以奉輔臣劉一燝家鄉
周嘉謨指臺省有數人馬而劉弘化其尤攘臂者
矣

通政司右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寺左少卿馮從
吾大常少卿董應舉太僕寺少卿何喬遠為奴兵過
河經臣先逃懇乞 聖明速行逮斬以警人心以保
社稷事頃遼事告急經臣熊廷弼主守職等以為能
守三岔河能守廣甯庶幾可以少贖平日跋扈之罪
今奴酋過河兵廣甯行且陷兵而廷弼先逃至山海

遂使人心搖動三軍俱奔先是瀋遼之陷逃臣高出等不誅以致人人效尤今廷弼先逃其誰不逃者竊恐山海以內再無肯守之人再無可守之地 社稷之危在旦夕間懇乞 聖明即遣緹騎速逮明正典刑庶人心知懼而 社稷可保矣

御史馬鳴起疏言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吸督史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急為申諭責

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為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既鎮山海則薊鎮密雲為虜寇進入之地豈可弛防須用謀畧知兵大臣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為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已重兵以備不虞為山海後勁此又萬萬不宜緩者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加太子太保 賜蟒王尚方劍王國棟陞總兵何棟如加陞太僕少卿贊畫發 帑金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

王化貞揭正月二十三日曾發塘報一封猶報河上兵潰事也至後城空民變職倉皇出城並無帶有紙筆及隨行書役欲具疏報聞亦不可得而事久時變傳聞失真即按院駐劄前屯亦無繇核其真偽也西平之守羅一貴殺賊甚衆但奪江朝棟之兵而不令本官入城又令黑雲鶴領遼兵出城城中止一將及為流矢所斃而城遂陷不無遺恨也對壘之際衆未常不奔但接刃未幾即有先奔者以致為賊所乘大衆俱亂今遼人曰西兵先逃西將曰遼人不戰皆彼此交惡之言細詢衆口則共以為先逃者絶承先也蔡汝賢也羅萬言也共以為鏖戰者頗希牧也劉定

邦也力戰沖入重圍殺傷殆盡者錦州義州之卒該將麻承宗李茂春張世顯并死之而義勇死事者遊擊趙啓禎也部兵死者更多劉徵同金礪等冲入重圍劉徵手刺數賊落馬劉式章被矢貫髀見有中左所把總馮時昇在陣親見之劉徵之死則衆共言獨一二忌者之口有異議耳孫得功黃進奮勇先發亦衆共見之高監軍亦為職言之未可以其叛而從賊盡誣以不戰也魯之繇別鎮亦曾力戰其餘則不必言矣杜學伸車營行至半途聞兵敗即正堅避不動高監軍遣人調之職又遣人調之始結營而迴時鎮

武兵已潰民已逃因遣人調高監軍回城廣甯城守
一萬六千餘人一切守禦之矣甚設即賊至城下未
必可攻而入也無奈人心洶懼謂奴恨廣甯人甚城
陷必屠之自十九日一聞過河多奔避山中是日則
喧填街市共謀斬關關一啓不可復止而守兵隨之
以出且多有自城縋下者城既空矣煙塵一起狐鼠
跳躍于是張士彥孔從周等公然為迎降之事矣封
府庫矣江朝棟聞而入告職猶不信因登樓視之見
城頭並無一兵而砲聲連發喊殺不止職因將先人
遺像并　勅書符驗包裹治裝江弁頓足曰少遲即
禍及矣因留四僕同旗鼓把總撿點後行職同二友
二僕先出　二門內繫馬數匹僅餘其一差二人傳
各道各廳出并燒火藥局而後出西門友僕俱相失
止江朝棟陳一元書辦梁應科三馬相從頃之一友
人至則已被人打破頭矣而倪寵張世胤黃中順汪
翥尚志弘王樞盧養才李滿倉達李二總矣俱至其
餘多有先行者此情形之最真確血風聞流傳者不
同除本職席藁待罪外戰守各官之差等亦大畧可
覩矣
王在晉請賑渡海遼民疏伏念遼民渡海避難蟻聚

鱗集比月以來日益加多其嗷嗷待哺日益加急期
民也夫非　祖宗愛養之民而今且流落無依藜藿
不飽凄風苦雨半暴骨於溝渠夜哭晨號暫托身於
草莽且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稼穡惟艱食指
既繁米價騰湧甚以客兵結隊轂擊肩摩上人尚苦
奪巢遼人何從寄跡於是民無半菽市鮮一廛招練
之使向駐郡城而郡城不能容今移駐濰縣而濰縣
益不能容然則遼人將安所歸乎獸多則鬬人多則
競爭攫之為患飢寒則盜心生困窮則奸萌熾竊刼
之為患來路窮則行險而不顧生意絕則捐死以圖
存叛逆作亂之為患逃歸中土者既不聊生則潛伏
海島者必將助寇結連勾引之為患招集多則奸細
易於夾雜容納衆則城郭難以隄防外泄內潰之為
患此五患者畢聚於衝邊絕險帶水隔畫一葦可渡
之登州臣於東方有隱憂焉故有銀有粟則此數萬
皆化為良民無食無居則此數萬皆釀為隱禍彼遼
人不忘　中國渡波逐浪以求生而我乃坐視焚民
忍飢受寒以就死上年梁之垣出　使朝鮮且賫帑
銀兩以賑遼民之在外國者若使渡登之民不及渡
朝鮮之民是朝鮮為樂國而登州為苦鄉明於遠而

忽於近　皇恩溥於海外而且窘於海內也有是里
乎遼民終朝盼望望而不得環擁招練使之門麾之
不去羣情洶洶恐旦夕激成異變外有强寇內有流
民憂在蕭牆急宜預弭事迫時急仰祈　皇上立允
發　帑無俟部覆於旬日內卽付登州同知宋大奎
領解以活數萬人之生命遼人聞之必懽呼踊躍祝
聖壽於無疆其潛伏海島及削髮從奴者益堅向
戴之心必有陰圖賊以思報効者矣然十萬金為易
盡之物而遼人之待極濟者無窮臣細思處置之法
遼人既浮海而來必能習海選精壯為兵可備征勦
彼藉粮以活命我得兵以為用然而老幼未可為兵
也而其間有力能耕耨者東土最多荒由無人佃種
則宜散之於各郡給荒田以使之耕耕必受之以居
而乘屋製具等費無從出也臣在任時查有荒田充
餉銀分屬巡撫衙門者約四千餘兩存貯司庫臣不
敢妄用分毫此卽可為造屋買牛製器之費矣耕必
授之以穀而播種覓工等費無從給也臣在任時查
六府共有倉穀七十六萬石係臣題　准留備飢荒
留備海運今當計歲逾增履畝量給此卽可為播穀
催工之本矣枵腹之民須煮粥以療其飢露處之衆

潰兵
流民
遁頑

當搭廠以安其身取足於前項之銀穀而又責成二
撫令州縣多方設處以撫流民是今日招安之一策
也青衿失業者附名於庠武職世襲者列員於衛軍
士失伍者入粮於册煢獨無歸者收養於各社是今
日拊循之一策也以招練而兼屯田開懇抛荒地土
悉免起科舊欠逃户錢糧不得貽累遼陽未復新開
田畝卽為本人世業俟恢復功成從其民以還故土
而後稍稍起稅焉此又今日安集流離之一策也奉
聖旨遼民流移可憫着發帑銀十萬兩解賑其招募
開荒及動支銀數俱准行餘着撫按官悉心料理以
稱朕撫恤至意
荒田充餉銀晉所存者業被後官用去因此疏取
憎所以平妖之功不敘也
薊遼總督王象乾奏報日來援遼潰兵數萬塡委關
外遍山彌谷西望號呼者竟日達夕逃難遼民數十
萬隔于潰軍之後攜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收煙暮
無野火前虜潰兵之刼掠後憂塞虜之搶奪啼哭之
聲震動天地職等以為從征在逃于法雖輕縱閙
關混入奸細或得來機刱茲不逞之徒羣行內地必
里流刼道途堅拒關外又恐變生呼吸欲金舍馬棄

仗衆又自知奢北疑懼不從閉關不納者三日會經
臣至關下力言此番潰兵與去歲不同挾弓騎馬槍
刀火器無一不備激之則必至為難斬關穴墻勢所
必有不如放之使職與諸臣皆以為然經臣諭令各
釋兵器留下馬匹而職與部道鎮路諸臣猶恐持刀
騎馬者攔入下閘僅使容身潰軍復儳越踰墻潰兵
盡而後放遼民肩摩踵接而入經臣時出郊外及紅
花居等處跨馬隨便慰撫以安衆心又中前所叛民
據城稱亂藉殺後兵殺亂民五名餘俱逃去初二初
二等日中前所等處報遼西諸虜王四百騎尾襲遼

廿七

民刼掠殺傷兵將總兵達奇勛李秉誠等率衆截堵
職亦發兵馳援各兵先後斬獲虜級二十一顆虜卽
遁去遼衆得不驚散今潰兵盡已入關遼民先到
亦俱進關後至者皆入羅城車牛牲畜亦盡隨入職
竊念進關之衆忠義統為可嘉流離之狀其情又甚
可憫慮其道路梗阻職又分委都司馮乾把總趙祿
等統領兵馬自山海至永平沿途防護自永以西復
咨行各巡撫兵備道撥兵巡防加意安插茲關門已
閉塞外諸虜遠遁山海城內士民帖然樂業安靜無
擇除兵數民數俟查明另行具奏

王在晉題去年遼瀋陸沈逃兵悉容進關或從一片
石桃林等處潛遁戰亡者什之三逃歸者什之七嗣
後識守河西兵力單弱遂紛紛招募費數百萬安家
行糧馬匹器械銀兩半年之後兵方出關至今尚有
遷延道路者有未盡起程者沿途搶刼殺傷之禍要
挾鼓譟之事靡所不有海內騷然人心思亂釀成川
蜀之變東西支應四顧徬徨天下事幾不可收拾當
時若能禁遏逃兵卽未必可盡用亦未必盡不可用
詎至招募之煩至此哉今聞劉渠兵潰各兵及流民
人人思逃誰肯臨陣效死是未潰之兵亦將有奔潰

廿八

之患導之使逃不可訓也閉關以拒逃兵是矣然斷
其歸路勢必降奴以圖免死不可無處之之法臣閱
按臣方震孺疏知甯前僅五百兵亦俱調發則甯前
虛矣夫甯前關門之藩屏也何可虛而不守棄之以
資虜莫若就近招集潰兵擇其精壯者俾守甯遠前
屯責成道臣張應吾統率各兵効死勿去或曰廣甯
不可保守甯前無用不知甯前去關甚近便於策應
糧餉亦便於轉輸多一層則增一層之障蔽甯前東
可棄也其傷殘之卒及逃難之民無非　國家之赤
子難以盡戕其生命閉關外羅城中尚可容納暫時

安頓聽行遣樞臣及薊鎮督臣從長計處仍嚴堵各口毋容潛入嚴查奸細毋使混雜則各兵當如死戰矣　京師為四方之極　九廟在焉　皇居奠焉河西雖危尚有山海關可守一軍雖潰尚有各路兵可調藉使人心不變經費不匱　聖明在上　國事猶可支撐何事都中流言滿播一聞遑報羣情譸張士為四民之首而會試舉人潛移出城預圖避亂此必有奸宄入城簧鼓聽聞揑造謠言以思惑衆須行五城御史細加體訪遇有蹤跡可疑者即行擒戠審實正法仍行各省直撫按廣捕奸細敢有窺伺情形造

言生釁者痛懲重創一面曉諭在　京士民各安本業勿得輕信輕移自甘扞罔如有京官家眷出城回籍者五城各坊不得狥情撥夫會同館良鄉縣一帶不許應付違禁者聽部院科道參處庶人人堅固守之志奴患計日可消而　國勢安於盤石矣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京城畿輔官舍人等恐有皇惑動揺該部使移文五城廠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廵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丁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舉放火砲致生事

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并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啓閉照常差官將各直門官軍查點不許僱覔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參處盤詰搜撿各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拿具奏與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鋪面照舊留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廠衛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參奏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的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　天眷憑藉　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宜

體朕意故諭

二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王在晉題臣於二十九日退朝諸臣環向謂臣河西不守臣部應指名立參遽一日不得臣退而思之當焦頭爛額之時須先救焚值被髮纓冠之際必先止鬬今日潰兵數萬流民數萬因經臣入關蜂擁並進於中細作必多内有奸宄外有强虜岌岌乎殆哉今時以盤詰奸細嚴守關門為第一着以挑選潰兵安撫流民為第二着至於防守京城操練兵卒分佈營屯整頓器具慰安民心皆當緊緊料理其計罪明罰為開篇大義　朝廷自有

紀綱通國自有公論不獨諸臣知之臣亦自能言之乃退而糾劾邊臣者紛紛疏入矣且奉有熊廷弼着戴罪用心防守之　旨矣　皇上屢念　國恙愛惜人材姑容使過良有委曲深心周詳遠慮顧今日莫急於防守言者衆則以懼罪之心淆任事之心廷弼即免力任事而一心以防方張之虜又一心以防滋至之口　尚方之劒雖利而三軍之氣不揚有經臣在則督臣必不操獨制之權有樞臣至則經督又不能操專制之柄甲是乙非此推彼諉多言亂聽多指亂視所從來矣三人而牧一羊有如亡羊誰任其責臣愚計之樞臣視師者也本關及各邊隘口一應調度皆其責任其經督二臣或一臣專鎮關門一臣分管各隘至於嚴搜奸細拘恤流移選逃兵以實營伍急轉運以濟軍需三臣各與有責焉然樞臣到彼必須旬日目前料理最為緊要分擔責成仰候　聖斷若使三臣並駐山海不惟地面窄狹無可容身將來事柄參差必致掣肘嗟嗟山海一關　朝廷二百六十年來　社稷係焉億萬生靈及　中外朝紳之性命係焉惟所係之甚重計慮不得不深關外情形仍勑督臣差委精細員役從實偵探一日一報以寬

聖懷以憑調度施行

兵部題河西失守人皆岌岌以憂關外而臣獨日夕以憂關內人皆岌岌以憂夷虜而臣獨日夕先憂潰兵今數十萬生靈竝七八萬潰兵一齊擁入關門因為編橋渡蟻實類開門揖盜年來費盡金錢招兵禦虜不能禦虜而見虜即逃已無生法矧來見虜而逃者乎遼人吾人也急而投我何忍拒之然而良奸莫辨謂此中無奴之心腹臣不敢信也謂入關不為奴之間諜勾引臣亦不敢信也然既開關納之矣數十萬逃亡聚於關內米為珠而薪為桂不問可知此輩避難而來徒步相携決無資斧臣聞其在關外有殺人而嗜之者今日窮一日則日餒一日餒則攫攫則挺而走險而亂萌生　臣以為避亂之民宜分散各郡沿途設廠安頓煮粥療飢其能為傭作者聽居民收養習為耕耨者給閒田開闢可充兵卒者令州縣招募尚習藝業者聽隨地營生所周米數官為發廩所費金錢官為請給什伍編號分散各鄉俾道路流離不為餓莩此安撫流民之法也而其間有面貌可疑語言可異或曾削髮降夷今乘亂混入者令流民互相覺察官司加意盤詰查出奸細即懸首槀街則

良奸不至混雜而流民與地方俱安矣各營清兵身無路費回鄉實難留用守關實為便易彼俾免畫甲曳兵之罪可復遂顧家戀土之思瘡痍之卒應放歸田精壯之丁選留充伍即人多勢涣有必不可留之勢亦當明白諭之曰爾等逃兵皆當論斬第念生命甚繁姑從曲貸辟如關門不闢爾輩無路生還今暫留目前防禦事甯之日陸續縱歸人人各有心知未必不可感動何至七八萬人一朝盡散兵已散矣在途必為盜賊所至必行刧掠又當正官入　覲之時佐貳安能彈壓凡衝途孔道須令守巡兵備官移駐沿途發兵押送飢而不得食者亦以拊恤流民之法拊之在途騷擾即以軍法從事此招撫潰兵之法也而其間有願充兵者歸里之後仍充行伍宥其奔逃之罪勿令匿跡潛蹤圖謀不逞兄安家內額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則詭名可免影射而錢糧與兵伍俱清矣再照逃兵結隊計日將臨近京地西臣部已先移文通州巡撫預行阻截不許一人潛入　京師更乞　聖旨嚴行申飭俾通州及各路巡撫遵守設法撫安防範庶內患可消而臣等得專意調度為守關之計矣奉　聖旨遼民避難入關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

方震孺題臣前已逼關門聞我兵大敗尚欲疾趨廣甯者實指望廣甯即不守猶可支持甯前作山海眼目即甯前不能守兵徐徐而退山海猶存作准備也不意甯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而撫臣亦西廬舍盡更道路梗塞則山海一墻之外即為賊矣安見山海之人必堅固通百倍于廣甯乎眼前自經撫以至諸道將皆席藁待罪聽　皇上誅遣不敢視事而臣以病危傷重命在須臾則防禦之人不可不急也關上暫鎮兩營之兵通計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則防禦之兵不可不急也何以使山海腳根牢固何以使山海之外眼目疏通防禦之策不可不急也奉
聖旨方震孺監軍失守責亦難逭著策勵供職不得以病推辭

此時關上營兵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甯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欲守無兵時勢之難百倍于遼陽之初潰此張鶴鳴所以不肯為經略而解經邦甯削職為民不顧也晉被　命當關

首輔語之曰明歲此時關門無恙卽當封拜乃括据數月治兵置器修城繕堡百凡料理臣細舉衆朶顏歹青虎憨兔皆來受款自關門以及松山二百八十里外皆歸版圖樞輔襲其成而　召回自代經始之功詎能掩舉　朝之公論乎祖熊者謂山海非舊經必不能守而今有人守之言者滋浼當時若再用廷弼人心久失勢必決裂同黨之謀不成則亦莫非天意也

兵部題年來遼左喪師已經屢變中外勸馬思奮大集兵戎勉圖恢復庶幾一旦收功以洗三敗積辱孰知調兵十數萬轉餉二百萬發　帑數百萬器械火藥盔甲鞍馬頭畜芻料數十萬盡付於奴酋而四方驅車馳馬海運陸輸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靜言思之憤滿欲死慚惶欲死目擊山海瀕危勢同累卵又憂煎欲死詎意謟臣責任封疆隱忍不能就死也昔清撫開鐵之失虜至曾見其形乃廣甯甯前之潰虜未至第聞其聲見形者力不敵而敗猶以身當聞聲者力未試而奔誰甘禍及祗緣法律棄損人情懈玩失城有不死之法曩因可用為監軍浮海有戴罪之條檻車不及於敗北是以敗為常事辱所同甘千里已數陸沈萬靈盡遭塗炭各兵曰將領且走何有於兵將領曰司道且奔何有於將搖搖入關之旅全隊已無彈壓烈烈憤爭之氣運筆未見消磨西平血戰沙場之鬼猶與劉杜同號山海叩關地下之魂無與張銓覿面主戰者戰已無功主守者守亦旋覆卒歸此道萬一奴窺山海有廣甯之走可以循塗誰為　陛下守關門者僨帥葦奔釀成瓦解　冲主孤立執任折衝大小文武諸臣百喙有難逭免經臣控疏投劾情罪自明此外凡棄地入關者按法悉應致討乞　勅視師尚書及總督衙門通查河西各官某為已死某為尚存某為率先某為殿後某為見逃某為前後併逃二次分別議處用示明刑至于臣等碌碌因人佐樞無狀慨徒言之不信致立憤以隳功按法自糾安所逃罪緣樞務正殷未敢杜門伏祈　聖明立賜罷斥以存國法統候

聖裁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擬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兵部題山海一關為　神京鎖鑰無事之時且嚴防
禦今河西乍陷則一墻之隔遂判華夷　畿輔近地
盡倚關門為保障可無重兵控扼以遏狂虜之鋒乎
當潰兵進關之時即宜挑選留為防守雖係敗北之
羣然以戰不足以守有餘奈何使之盡散也夫不取
足於眼前見在之兵而欲取足於調援是渴而問水
於西江也關門呼吸之勢可能少待否據稱兩營兵
不過四千藉令奴虜聞之益生輕覷都人士聞之蓋
甚徬徨臣謹查薊鎮於去年十一月開送秋防兵册
實在主客官軍一十萬六千六百六員名往年薊遼
總督文球題募山海關新兵七十五百名行邊尚書
王象乾題設軍營兵三萬六千名浙江袁應兆領押
官兵六千一百六十七員名王佐才官兵四千四百
九十八員名湖廣張世卿領押官兵二千九百七十
八員名向世爵官兵二千九百六十八員名田景受
官兵五百員名河南張性善領押義兵五百三十三
名此皆陸續抵山海未報出關者關門一片地恐不
能容多兵不患其無兵也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
又　請帶何棟如所募兵六千六百名鄒復宣兵三
千二百名　京中新招兵一千名近覆總督王象乾

疏又調宣大山西兵三千名天津兵三千名臣部之
分撥調遣日無虛晷即　都中亦未盡知按臣方震
孺何從知之今在關諸臣只宜細心密布關上駐兵
若干某險隘緊要撥兵若干領兵之官務擇人任使
無分晝夜無分風雨殫力嚴防兵有在途未到者嚴
催抵關原關未補者速行召募巖巖山海屹然可樹
金湯之險矣
御史王夫年題經臣熊廷弼法亦當死但事在危急
當關無人或謂其才力尚堪任事姑令戴罪立功保
固山海以收桑榆此　朝廷使過之仁非可侈然自
得計也抑臣猶有　請馬孫承宗人人服其明服人
人服其熱腸當此危急需人之時即破格位置亦不
為過而況承宗之位望又相近乎儻因國亂思良相
欽諭承宗即日入閣專辦東事承宗精力既饒必有
一番整頓不知今日衆閣臣肯做此一段推讓美事
否奉
聖旨孫承宗着吏部即推來用　兵科李　疏云
項見吏部會推孫承宗入閣辦事一時　中外咸稱
得人第其進隨綸扉兵權未握猶然不盡所長莫若
以大學士總理兵部事禁中頗敉出將入相吉甫六

月之烈拭目以俟矣兵科恭
宗掌兵部印務　孫承宗陞兵部尚書入關辦事　御史施栱背薦承
王在晉題自鎮武師潰而四達披靡人盡以守關為
急着視山海為天塹矣此關僅隔垣墻丸泥可封非
若幽谷居庸有重巒疊嶂之可恐依也夠一面距山
一面阻水山則攀巖可度水則鼓棹可通王者守在
四夷四夷不守而守一關此一關又非天造地設之
險危哉豈真在德不在險耶臣以為守關必外有城
郭為藩籬有營屯為犄角有烽堠以嚴瞭望有哨探
以通消息關門以外尚為我之地面然後可容佈置

今且扃關固守城地自封賊至而我不知賊去而我
不躡縱目不能為十里之視傾耳不能為百步之聽
舉足不能越尺寸之畛如此而謂關之可守也臣未
敢必也甯前一帶居民逃竄城堡空虛房屋燒燬遂
致人蹤斷絕音信不通人有畏死之心遂無直前之
氣儻乘此際虜騎未侵急率兵出關收復甯前徐伺
機便以圖恢復則可冀桑榆之功庶免噬臍之悔不
何縮首裹足將山河輕棄驚風鶴而疑草木乎入關
重臣尚須　建議其司道將領恐無生法與其駢首
東市曷若統兵出關尚闖活路幸而成功生可冀也

不幸而功不成死亦正也諸臣獨不念之耶仰祈
陛下嚴勅樞督經撫四臣從長商確發兵應援立收
甯遠前屯進則為恢復之圖退則為守關之地經臣
以此自贖於法可寬必不以臣言為浪漫也奉
聖旨這經撫道將各官都該拿問正法爾部既這等
說便馬上差人傳與他每責令出關防守收復姑准
贖罪國法已寬如再違玩決不輕貸
兵部覆　國家定鼎燕京所為左右扶風輔車相倚
者保定等郡紫荊等關稱獨重焉而其捍邊守土連
屯接壘樹幾甸之屏藩者戎事稱最急焉故養兵千

京莫若養兵于近　京等處保定之當添兵也撫臣
為此一字一淚之談兩疏同時而發深心廑慮封疆
臣等詎容緩視所議添兵五千似當如數召募目下
逃兵入關凡係真定等處援遼目兵悉聽招補原缺
團練近地如遇有警即令整搠橫戈呼之即至歲用
兵餉以援遼所存者　勅戶部分撥新兵可也
兵部覆賊謀屢試靡不中藏奸究裏應外合藉令外
奸不入內難不作賊不敢左足而窺金墉也今山海
一關不能遏流民潰兵狼奔豕突勢不可禁踉蹌道
路者不知幾何人矣臣部已條議撫安招集又　題

委胖濂等收潰兵以充行伍且嚴飭　京城各門毋
容逃兵闌入所為先事之防不當再為第　都中五
方雜居又當　覲試之期人蹤逕雜彼或乘閒零星
混入積少成多為害匪細還求嚴保甲搜奸細之文
家諭戶曉而五城各坊未聞一獲豈城中真無奸宄
耶豈潰兵之過通州者四十里之近竟無一人入
京打探耶亦人人玩為故套不用心覺察耳頃據尚
書張鶴鳴遺臣劉謂闖門一閙逃兵盡入和尚不知
幾百夫削髮而降奴者今且盡去其髮而為僧矣又
貢夷五百餘名竝八長安華夷混淆真贋莫辨人心
驚潰之際一有舉動便費收拾此不可不精詳熟計
者一　勅禮部凡貢夷入城須着通事照名查數一
一辨明放入所居館驛多撥丁夫防守外人不得潛
通消息一令五城御史嚴檄各坊兵馬多差眼快番
役到處週巡偵察捉獲真正奸細者重賞各官紀錄
一着巡捕營無分風雨無分晝夜巡捕官親身查閱
替身及不到者重懲捕緝有功一體陞賞一令倉厫
草場用心防範徹夜巡邏以防縱火一各門原派軍
丁甚多今俱折乾隱占門官多係替身應名湊數此
後按日嚴查備加防範務洗積習一京營各軍有外

縣居住有遠鄉居住今須盡集營伍一有緩急呼之
即應不得徇情寬縱一着九門凡過而生語異行藏
閃忽者務仔細盤詰可疑即拘獲研審一着各店舖
不得容留匪人安歇事發從重治罪一僧房道觀凡
雲遊僧道細訪來歷儻新祝髮者更加體察不得互
相容隱一長安左右掖門　皇居邃密當嚴夜禁凡
有　聖諭宣召須日間傳出昏暮不得開門一邸報
凡機密軍情抄報人不許傳寫以防洩露一上年因
遼警　正陽等十六門責令勳戚九卿科道等官分
派查點稽防以上各款俱係緊行事件而人情視為
漫常合候　聖旨重申嚴飭預備不虞居民固可心
安奸宄亦將胆慄設誠致行而于諸臣之條議思過
半矣臣又聞闕上人無固志口有異言萬一強虜乘
之奸民響應懦卒風靡前車不遠更為可慮仍　勅
視師行邊大臣務宜鎮定人心慎防奸叛不宜輕信
遼人輕用遼將流民聚集綏恩軫恤客兵久駐加意
撫循庶內患不生而意外之變預為消弭矣奉
聖旨據奏各欵俱係緊要事件各衙門嚴行申飭
禮部主事劉宗周題春秋之旨詳內而略外先中國
而後四夷未有關中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自奴

酋發難以來首陷撫順清河繼敵志遼瀋遼民逮禍遂從此長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戰三路出師全軍覆沒自此兵威不復再振者經畧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遁逃者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於境上者理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為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陞僉事者佟卜年也無功而受上賞逕劄山海巧圖卸擔不能戰和撫臣以賊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也通夷起釁者奸璫盧受也以受之黨復犯弒君之惡漏網

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凡此諸臣異名而同罪異罪而同情皆國賊也麗以五刑而輕重之又何逭焉

兵部覆御史蘇琰所陳蕭如薰白兆慶挑選精銳各另設一營操練業經覆　准其札營當於　京城東北二面受敵之處預定地界城東馬房議杜應魁之兵駐馬軍民兵自為營踞勝地以成連難犄角之勢此整旅陳師之大畧也先是廣甯報至臣隨條議檄登萊進兵併令沈有容差人與毛文龍通信攻擊寬鎮牽制賊兵今據登撫陶朗先塘報探賊於十六日到海州二十日過河奴兒哈赤至沙嶺與川兵交戰鎗砲攻打一陣李永芳踰墻外進未知的否該撫即於當日會同總鎮發水兵七營盡數過到北岸再添調青萊兵相機進止牽賊內顧併令梁之垣王紹勛隨路進兵不得觀望悞事是登萊兵業已渡海既欲調而無可調矣夫登遼相距一水旦暮可逡得信最真奴已過河李永芳踰墻外進劉渠敗羅一貫死孫得功降業成破竹之勢而猶逡巡不進無一兵直犯甯前何前勇而後怯乃爾夫安知非登兵渡海踟躕內顧未敢長驅深入乎竊謂登萊兵未可撤亦未可

減存登兵為奴之外懼可也科臣李精白臺臣余合中部臣常康等各有疏欲藉力於登萊批亢擣虛以圖恢復臣之初議亦然今御史蘇琰議令沈有容分派防守責成將官以重師中之帥可進可守聽其指麾即不能破奴亦可擾奴此樹奴之敵而張我之勢不可不深長慮者也

兵部覆山海安則　神京安甯前存則山海存未有舍甯遠前屯而可獨守關門者無甯前則　中國無通遼左之路西北諸虜無受款市之路我欲進取無出兵之路登津夾攻無援應之路賊捲土重來無哨

探之路賊結陣而往無追躡之路於是關門塞車馬絶人煙斷守關之事可裁登萊渡海之師可撤朝鮮宣諭之使可回賊知我之不東安意以謀充拓虜知我之不責專心以結建酋奸商欲販貂參必關征於桃林細作欲窺中土必鑿垣于片石西虜不忘互市必開釁于喜峰我無處不備無時不備封疆之 何時而已夫寇至而棄封疆曰力不敵也賊來而急奔走曰戰不勝也試問廣甯陷後有賊來甯遠否有寇至前屯否聞風而潰見影而逃只顧身命不顧封疆只思奔竄不思捍禦異哉諸臣辱 君命負 君恩

四五

其甯有死所哉甯前即墟趁賊未至亟宜遣將分兵及時據守無論遼將遼兵客將客兵有能復河東者即以河東封有能復廣甯者即以廣甯封有能保守甯前兩三年不失常為我關障敵者即以甯前封更當助以兵力與之協守當必有豪傑應 命令以圖建豎者至于哨探消息二十日以來竟成絶響世間如遇有心人即雕齒文身之國目生月出之邦足跡可至豈以三百里之遥不能窺奴賊之行藏于廣甯果叛將所據也命一二大將統一萬精兵為前隊一萬為後應乘夜疾趨可襲而取也廣甯果西虜所據也犒之以銀幣許之以封賞剖明利害可收而復也廣甯果奴酋所得也見各其逃潰必輕覷我見甯遠被焚必不備我檄登津搗其脥朝鮮之兵毛文龍王紹勳之兵掣其尾三路併進前後夾攻雖收功匪易然而未始不可圖恢復也奈何以敗北之神魂為墮地之心膽既棄廣甯于不救又委甯前于不守既不敢直前以窺其影又不敢潛地以探其聲雞中前所而東竟絶人踪自山海關而外遂成鬼國人人愛此七尺一至於斯此則臣之所未解者祖天壽聚衆萬餘既在覺華島相去不遠島上之粮餉臣尚欲運回

四六

何難馳一介往彼招諭孫得功何以親而致叛實承武何以疑而不安前屯為山海咽喉是在樞督二臣擇人委重選遼民之精鋭以充兵留其妻子以為質使之防守甯前再發客兵戍守其閒或用更番以均勞逸城堞傾頽者加工修築公廨焚燬者酌量繕葺興隆舉廢亦因乎人豈可委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之封疆為胡馬長嘶之地哉

叙海運功

山東巡撫趙彥會同督餉侍郎李長庚巡按王一中督餉御史倪應春題萬歷四十八年至泰昌元年海運已終登萊青濟四府通共運過米豆八十一萬六

千四百三十石三斗零耆得原任山東廵撫今陞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忠誠貫乎天日謀吞迅于風霆運八十萬軍儲取足于不測鯨鯢之浪周二千里海徼周防于有備貔虎之羣緯武經文屹然籌邊韓范攘夷安夏卓爾翊運夔龍膚功可勒鼎彜駿業宜先帶礪簡在 宸衷自有殊眷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兵部題覆遼左論夷山海獨當鎮鑰剡近邊諸隘逼隣西虜薊鎮為九邊最重之地從昔已然茲當夷虜交迫其岌岌乎難支也督臣不得不謀之預計之周而臣部亦不得不慮之詳應之急所據議守山海議守南海口議馬價議實營伍議入衛邉兵團練兵馬議存撫賞議潰回武職議守一片石黄土嶺議守永平撫甯議修築設將浙兵字字吃緊臣按款條議無甚異同惟是援兵在關為數不乏若楚浙河南之兵經臣入關帶回之兵視師尚書隨行調集之兵於中儘足分派某關某隘發某營某隊兵守之取之目前無庸招募日後為常川久守之設或漸募上兵以消客兵或北處兵數稍溢而彼處兵數尚虧衰多益寡移彼就此又在督臣之調度總此新添四萬八千八百兵數之內一為轉移臣部又不能執矩以求方膠

柱而調瑟也

方震孺題西平之戰羅一貴有大功殺賊數千以身殉 國為從來所未有鎮武不守緣守兵之盡撤西平之敗緣總兵之浪戰廣甯內潰因城內之無兵以致叛賊封庫謀執巡撫則孫得功黃進之罪通于天兵甯前一帶閭廣甯不守已自奔逃又經撫既許擁百姓入關兵彼中人民豈能安堵如故況闔門遭西虜之焚去乎然城郭至今無恙道路塞而復通但使有兵有將依舊可守今竇承武仍發前屯則甯前未為賊據也至于要緊關節經撫尚有一二參差者在經臣謂我止有兵一萬以史光裕等五千援西平已復說留兵五千援廣甯賊去廣甯遠甚而城已不守援將安施韓初命之言亦如是而撫臣又言二十二日曾差人請經略同來廣甯死守而經略不回書牛象坤之言亦如是此又須經撫各道面相質証以定公案者也

兵部覆科臣陳鼏蕭汪慶百之疏大要在于附近蘐衛之兵欲 特遣一任勞任怨之臣查覈兵馬詳閱奏 聞必如此而後可以整肅人必振起惰窳一遇調援發不逾時慮患周詳深為有見第海內民情擾

擾遣使分行多一官則多一事兵馬宜責成巡撫而以按臣查覈其閑堪職官兵令其關報如都城有警應援不至或以懦帥下馬虛應撫按竝坐臣部之求將如渴庶幾旦暮遇之然觀人不在千條陳而取人難信夫口說撫飭疲視自稱爲大將者今不知幾何人而嬰城自守者僅羅一貫渡海進取　僅一毛文龍將豈易得哉遼陽一塊土斷送名將若千駿骨徒存而千里馬不至豈其有人不用亦欲用無人耳廢將在　京及杖策投用者臣部擬合科臣約日考試或試勇力或試謀畧或試技藝或試步占風角或試閑習水火果有片長亦俱收錄仍行各省直多方搜訪山林岩穴如有異才卽起送以需後用但戰陳未顯輒請加銜實授臣部有蘩纓之惜虞爛羊之請未敢一一狗情以濫　朝廷之恩澤也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愼言等密稟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報部密言議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

臣心服共言于是浮于海從芝麻灣渫船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儕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回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船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賑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閒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舡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料住島上監之葢遼臣之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共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河西既陷覺華島儲積頗多祖天壽擁衆踞島左右望以爲向背按臣招之猶居於島靜觀時勢比晉當關欵虜毳幕西移列隊守關而天壽乃委心相從用關監軍議仍令天壽守覺華而家眷則安置于昌黎天壽欲移家以出而晉未之許也閣臣

馳書問天壽業已招安何不奏報愚謂徐觀其意察其所安而後可聞於于上耳仗時奴勢甚强遼臣俱有叛心至壬戌四五月間而關門支架若猶可自存者是以王紹勳始降而終順嗣後劉愛塔亦棄奴而思歸敗葉隨風在我之自强而已祖天壽更名大壽舊之跡更名之由皆樞輔令其更正也

是時視師張鶴鳴屢請推經畧自代二十一日推解經邦經畧遼東

宣撫解經邦因推經畧堅不肯任屢疏語侵冢卿張問達庇其所欲護難其所欲傾疏下九卿科道會議臺省交章論劾奉 旨解經邦托辭避難其失臣誼着革了職為民永不叙用員缺作速會推

白兆慶授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營戰兵蕭如薰管神機營車兵

兵部覆臣從總理三部催兵催餉暨器械盔甲車馬目不暇瞬手不停批比月以來事事具辦正月間按臣方震孺疏稱甲仗苦朽鈍火器苦少今已鱗次出關知總部催趲經營神勞功大昨見沈主事新解甲仗尤其精好綿甲翼虎砲可謂良工苦心急宜多造是器械已無不備兵粮餉堆積如山任風雨飄零腐浥臣累疏催償搬移乃在河東堡者尚存八十萬在覺華島者尚存二十六萬悉為棄餘則粮糗已無不備兵車輛充斥于途馬牛頭畜蹦躅於路各鎮兵馬抽調出關擁隊如林揮汗成雨兵力已無不備兵乃括据經年者委棄於一旦昨見工部將發遼軍需刋戍一帙遺臣臣一見之拊膺長喟涕泗交流向所云總部功大者翻成藉寇兵資盜糧之罪案 皇上即不罪臣言官即不詆臣而臣清夜自思寧無疚於心乎今河西陷矣兵將奔矣撫臣無一騎而經畧之兵亦多散去見于按臣之疏矣然前屯中前豈無剩卒而覺華島尚有萬人屯聚可招練者若干統領何人此兵將之應交管者也昨得撫臣王化貞書知覺華島有粮料二十六萬又臣部差官鄧進忠回報芝麻灣粮已喚人盤運有馬者關支一石五斗無馬者一石又餉臣揭報在關之積兵船帶運小車帶運者合計七萬餘石豆居太半今責何人搬移何處存頓此粮餉之當交管者也至如運車戰車與夫盔甲器械未出關者若干潰兵入關先令拋戈卸甲解鞍下馬今收拾存留者若干撫臣書云潰兵馬匹何啻二萬不知歸之何處莫主事極稱臟壯將官後以實任換

其瘦弱者報官銜役猾弁藏留甚多所報官者收養
無人又無草關多餓死至各軍器械精者歸於私家
者歸於公因而毀壞棄置者甚多俱應一一嚴查無
容隱匿此車馬器械之當交管者也臣昨得樞臣張
鶴鳴手札知何棟如鄒德宣王國棟所統之兵猶未
關有抵關之報年來因援遼調募海內虛耗萬分難
繼收拾眼前見在之兵見存之物先議固守後圖恢
復振方新之意氣收已敗之殘局此則樞督二臣之
事料老成長慮力饒為之臣正欲控關而臺臣溫臯
謨先已談及於臣心甚合所以不待科抄而即據揭

以覆恐少延時日經臣一回之後人益生情匿其所
有而馬匹甲仗等件益不可問也伏候　命下嚴覈
務求實在着落詭匿可清而戰守庶幾有藉矣
兵部覆東夷強西虜怯怯不勝強然西虜衆東夷寡
寡不敵衆廣寧為東西夷虜隔畫之區一戰而為奴
所有在宰賽則因子女之受縶挾之以不敢不從然
以西部之酋長而為東寇之黨因必非其心之所甘
也在虎憨則因宰賽之牽制挾之以不得不從然以
一酋之被窘而致全部之勉從亦非其心之所安也
廣寧在則西虜之藩尚存廣寧陷則西虜之膚已剝

奴得廣寧而禍有不及於西虜者乎蠶之食葉近則
必侵而鵲之有巢惟強乃踞故奴之得河西為競端
而虜之失河西為禍始虜初受遼撫之餌在半吞半
吐之閒迫之以害而勢不得不[illegible]虜初應　中國之
招在勿助勿忘之際惕之以禍而勢不得不助再查
諸夷大馬市在廣寧鎮靜堡鎮遠關小木市一在廣
寧鎮夷堡一在義州大康堡一在錦州大福堡一在
寧遠興水縣堡一在中後所高臺堡俱朶顏衛夷人
入市之地市之馬牛木植皆有稅其酋長有小賞賞
以段布酒肉之類取諸稅而足不廢官帑而頗資其

馬為用非若諸邊之撫賞馬市者廣寧失則市罷賞
絕市罷則土物皆歸于廢置賞絕則老死而不見金
繒是我之失廣寧不過甌脫沿邊之地而虜之無廣
寧則失衣食養命之原搏獸者投之食必爭扼其喉
必嚙因其爭而利誘之其貪可使也因其嚙而怒挑
之其憤可激也今日不結虜必將為奴之所結虜懼
奴以相親非我之利也奴得虜以為用則我之害也
故西虜入我之戎索則桃林諸口虜守之而奴不得
侵我得專意於山海西虜不受我之覊縻則寧前一
帶奴有之而虜不能奪我不得永守乎關門乘奴虜

未合之時急遣通事久要固結封爵欵賞所不靳馬
樹奴之敵以張羽翼養我之力以衛本根洵爲今日
之急着而樞督所當及時撫馭者至于諸臣死事應
通查明悉照例旌恤生入玉門者勘明異奏若收復
棄地發兵戍守臣部屢疏得　旨當聽邊臣相機調
度矣　遼高出胡嘉棟以閣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袁崇煥在部忽連日不見未知何往歸而問之曰
往山海也渠自謂我一人便可當關只要兵馬錢
粮耳人皆信之遂以爲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
朝鹵莽如此可用當關否
兵部覆上年遼瀋繼陷遐邇驚惶　京師曾募兵兵
彼時聲勢甚急竪旗挂榜且責以三日一奏兵乃兵
未集而僧寺旋毁幾成異變所募之兵多係各營汰
卒發京營而京營不收遂令楊愈懋統之今各兵見
在堪用與否可問而知也坐營陳煥章非疏稱素閑
將畧克勝斯任者耶今兵未出　國家先殺傷入貢
夷人甫至通州卽射殺劄委把總稟揭見在兵之堪
用與否又可問而知也蓋京師應募之人皆五方烏
合之衆領銀則人人驍勇入隊則每每惟羸聽調則
步步退縮東營點而西營應此處革而彼處收且
輦轂之下多集新兵未閑紀律賊至奉能防賊賊未
至必先防兵然則招兵可遂已乎兵者不得已而用
之今亦不得已而招之遼瀋失尚有河西河西失只
有山海藩籬漸撤門戶益單二百六十年之　社稷
止藉營軍護衛臣之所未敢以爲安者也故募兵之
說難於寢閣得人委任之爲難科臣舉陽武侯薛濂
錦衣萬邦孚招集潰兵已奉　旨矣而潰兵已過通
州玉田等處無從招也招潰兵而不得莫若今之招
土兵濂自稱平時結客養士有精銳數千皆真保間
有根脚人郡縣冊籍可查以義氣感召懦然來附已
有數百當卽令濂募兵五千萬邦孚募兵五千查明
籍貫登記疤痣年貌各取保結腰繫懸牌分別隊伍
務選精壯驍勇不得以老弱充數募完之日議擇相
應地面屯劄仍委臺臣一員一一查驗凡散粮之日
戶部委司官一員照冊唱名給散如有虛名詭冒者
卽報部嚴處各兵仍不許擅入城門儻遇調遣衣裝
等銀照例給發薛濂所舉袁麟柯仲炯卽用爲參謀
官俟有成効另授職銜各兵月粮聽戶部酌議所用
馬疋器械俟兵集之日查明題　請給發去歲募兵
原未請　勑所用關防刻期鑄造應用錢粮戶部速

行備辦以便招募再照二臣招兵不必拘拘成數濫收混補應募多不妨稍溢應募少不妨稍虧必求實在可用乃為不負 任使即二臣之忠誠報 國於此概見毋徒糜費金錢為有名無實之兵也 遼韓初命 駙馬王昺請招練京兵有 旨允行兵部不

覆

署部王在晉奏臣奉 命佐樞不能調和經撫致損封疆臣之罪也臣奉 命總理三部日督兵馬錢粮器械出關不能成功因而藉寇又臣之罪也今 國勢危於累碁獨恃榆關堵截說者皆云關門倚山傍水阻山則舟可徑襲阻水則陸可潛通守關於關外則關可守守關於關內則關不可守蓋關門扃則樵採絕烽堠廢則哨探絕朝暮賊來我俱不覺故守寧前卽以守山海寧前未有虜至我何為棄之迨虜至而寧前必為虜踞矣驅之則有拔山之難置之則受剝膚之害故廷臣有言復廣寧者有言先復寧前者比比皆然各據所見以待議覆然臣不取信於諸臣遥度之言而取信於在事諸臣目擊之言按臣方震孺不云乎寧遠城中廬舍雖閒有焚者然無損於城郭但有好兵好將擇一人守前屯當不俟再計此按臣之疏也夫按臣為 朝廷耳目不信按臣而誰信乎按臣曰當復地而樞部曰當棄地義之所不敢出也然而非獨按臣言之也山海關主事莫在聲揭稱關以外宜復地二百里庶可以哨探聲息不然虜抵城下未免手忙足亂守何容易部臣非自堵關外之情形者乎然而非獨部臣言之也督臣王象乾書云關外尺地寸土皆是 祖宗百戰封疆 朝議謂不可輕棄最是正論但遼人反側不常西軍驚魂東定方欲聯絡屬夷以固山海招諭西虜以堵廣寧使逆奴叛將無敢西窺奸細叛人無敢東行事體既就而後安兵設將山海之守可以永固矣是督臣之議未嘗謂寧前為可棄為人臣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臥薪嘗膽之意今以正論為游談 皇上聖明天縱度此果游談否且按臣題而部臣覆此議原不自臣始於臣何尤焉以臣之愚謂今日當力圖恢復以振士氣以遏寇萌密守嚴關以嚴鎖鑰以固根本非舍內修而徒外攘也內修急務總不出督臣王象乾條陳各款臣一一詳議題 覆俱係實在功夫並未嘗少緩又視師尚書張鶴鳴疏云寧遠前屯衛必當復必當守諸臣意見皆同臣何敢獨異若謂目前收

復太難非重兵不可則督臣又有疏兵疏云廣甯既失獨守山海則耳目無寄虜騎卒至城下我亦難知甯遠城圮不可守去山海稍遠急難應援前屯衛去山海七十里中前所去山海四十里而近各應設遊擊一員各馬兵三千名家丁五百名各設尖哨探報夷情沿邊設烽墩沿海設哨船飛達山海零賊則相機剿殺賊勢重大前屯兵馬退歸中前所並力堵拒山海一片石出兵應援賊必不能得志又何敢越中前而抵門是督臣之議守前屯兩地所設兵丁不過七千名而止今關上有兵儘堪佈置即不能遠及甯遠而前屯中前樞督二臣必將料理臣草疏未畢而督臣書至知中前等處地方已命參將周於才等統兵哨守目前似可無事忠臣明於謀 國敢輕棄
祖宗之疆土耶臣不敢以粗心浮氣為自恭滅烈之談科臣熊德陽或有激而言臣第據諸臣之疏揭一一冒聞 天聽就事論事非敢為侵封疆多事臣佐樞罔効論罪當罷伏乞 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為人臣溺職之戒奉
聖旨關外收復原憑衆議據奏事理甚明王在晉着安心供職

晉署部議守甯前比為經畧而甯遠前屯等處復歸版圖有志竟成如是而嚴關得為我有矣以為自恭滅烈之談者何居

遼事實錄卷之七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菍穉葛甫較閱

壬戌三月方震孺奏封疆失守奉
聖旨廣甯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屈勇烈可嘉髙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旨定奪

按廣甯既潰監軍高邦佐走松山見熊經略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二十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受　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illegible]吾之[illegible]以從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為佐姪高世彥道之甚詳夫邦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真烈丈夫哉經略以柴千束并公署燒之主僕尸成煨燼矣

逮王化貞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

方震孺奏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甯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甯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甯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甯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應廣甯而廣甯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廓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皆夫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相隨經撫而越情似可原然封疆之失又照律分別治罪亦復何辭

兵部覆方震孺本奉
聖旨高邦佐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與祭立祠還與謚併張銓何廷魁同祀該省在京鄉祠祠名山右三忠羅一貴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仍與謚祠祭高邦佐父母誥命義僕高永優恤俱依擬其戰殞將士祁秉忠併劉渠等作速查明具奏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議得岩關一綫實係　國家安危據總督王象乾疏似有深慮相應移咨兵部速

具回咨以便會題隨准兵部回咨稱督臣一疏極言經撫未可出關此為出關而言也至欲留經撫于關內修工撫夷以圖恢復是時來見處分之 明旨耳今撫臣且被逮矣經臣革職聽勘矣經略員缺着廷推速補矣言官累疏又申明 前旨矣緹騎星馳逮者業已登途行者必將解任 皇言一沛有同渙汗且經臣求逮撫臣請勘朝議紛紜盈廷聚訟予奪生殺惟 命之從其或 軫念岩關憐才使過總候
聖明裁斷本部方控疏待罪自請罷斥其何敢擅議等因前來該臣等會同署兵部事左侍郎王在晉等會看得河西復陷諸堡皆空戰與守並失之經撫之罪夫復何辭王化貞已奉 旨拿解來京究問熊廷弼亦革職回籍聽勘似無庸于再議者惟覽督臣王象乾之疏山海係 神京門戶安危關係非輕議欲姑留經撫待罪山海修守撫夷以戢定人心而保危關猶或可收桑榆以贖其罪此樞臣所謂軫念岩關憐才而使過也但恐 明旨一到毋論化貞已逮登途即廷弼亦不敢不回籍聽勘未審能追而還之以濟緩急否極力綢繆督臣畫之甚詳當與視師樞臣悉心而共為守關計矣既接回咨又伏商確相應

具題恭候我 皇上裁定非臣下所敢擅便也
撫臣逮經臣勘已奉 旨矣總督之疏亦緣情面發于未處分之先斷無收回 成命復用經撫之理乃吏部不肯任而推歸兵部時署部者在晉也冢宰同少宰于朝房會議必欲強兵部議留而兵部不允少宰王墨池大譟而兵部終不肯仔肩冢宰張誠宇勒令在朝房寫咨即刻據咨以覆咨日周朝瑞上疏閣臣復有熊廷弼留着用之票擬
上怒令中使問輔臣輔臣曰熊廷弼似勝王化貞中使如其言以奏 上曰熊廷弼走得快果勝外廷聞是言而留用經臣之議始息然同堂不得不深啣兵部矣
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伺並無人影 兵部覆科臣條議着錦衣張懋忠操練班軍領班都司指揮聽之專制
王化貞揭職夫守封疆罪應萬死第不宜以職之故誣衆人鎮武副將劉徵率金礪殺入重圍劉徵刺殺數賊中箭落馬金礪不知下落劉式章被箭貫髀釘于馬鞍之上見有馮時昇等證之乃謂其先逃孫得功黃進先登陷陣人所共見高監軍曾為職言其回

城順賊必有計誘之者蓋小人以勝敗為向背從古已然何論此輩其家屬出城至二十里舖趕回足知非夙謀也　高出揭賊攻西平羅副將悉力防禦打死賊尸幾平城之半會藥彈俱盡賊用雲梯登城城陷城上步戰與城內巷戰殺傷賊甚衆羅一貴死之各將所統兵與賊相持至日昃逼賊與接戰孫德功等當前忽開陣兩分若納賊兵者賊徧衝突左右諸營皆西兵也逭兵營開李雖龍祖天壽等輒大叫而奔北面鮑承先南面蔡汝賢等一齊潰走不可復收矣出傳令收還鎮武無一回顧者及過盤山堡亦盡

五

空逐還廣甯與撫院商固守之策豈意孫得功黃進等入城倏忽之頃百姓奪門而走奸弁據門而守滿城鼎沸殺人刼官遽而為夷也哉出是夜與撫院同至閭陽驛次日又至大凌河見經院共議使撫殿後經前行仍傳諭各道沿途區處潰兵逃民有諭帖見在邢監軍可共質也嗟嗟奸弁之欲賣河西久矣去冬奴既不肯來百計誘我使往入春我覺不肯往百計誘奴使來懷臂而送鎮城者孫得功諸人也事至今日亦復何言

署部王在晉奏臣惟　朝廷設立言官值此封疆失守之時時正者當定入關之罪業謀　國者當議守關之長策至於閧言剩語盡付來流何必藤葛糾纏為此無益之搆鬪初遼撫差官冷繼祖口傳遼報乍聞之在疑信之間即嚴關至重一疏原謂口報不足深信來嘗以為確據也今廣甯陷矣守者奔矣縱使教場劄營是實何救於亡走卒之言原無塘報未能執卷以相稽覈　朝之論自有公評何必偏詞以定罪乃科臣劉弘化累疏抗言只為劄營教場求討糧餉數字謂撫臣王化貞於失城之後即與衆同奔未嘗劄營少駐不宜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夫封疆之臣

六

不死封疆自有明明正正之法或二十二日而走或二十三日而走其走均也或教場有兵而失地或教場無兵而失地其失均也今惟按最大之題目以定諸臣之罪狀何必屑屑然論走之遲速哉若欲坐撫臣說謊之罪而抹去失封疆之罪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失輕重之衡矣通緣遼事潰敗臣挺身越俎力屏羣囂蝟集之桊牘漸清鼎沸之人情少定怨勞獨任百責攸歸胡然而有鄉貳縱橫極意違世之語當今世道已陂人心大異臣不能占風望氣趨會附合使骯髒之骨化為繞指之柔其側目於臣有日

矣今幸以無聊之語不切之詞枝外生枝節外生節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㣲波一起定有狂瀾長
年操舟亟宜引避臣知所以自處矣奉
聖旨邊事正急料理不暇口報審奏既明何必更辨
宜安心任事不得引避
御史潘雲翼題今日招兵之官紛投越俎濫觴一至
此極政府招兵矣豈非欲河魁在手權奸惟其所作
用乎計臣招兵矣豈非謂版籌在握軍餉易惟呼應
乎陽武侯招兵矣哆口當闢之虎豹而又云萬人止
可獲京城却躭躭于厚餉重糈何為乎駙馬王昺之
招兵甘心權門之鷹犬已被公疏摘發其奸輒狺狺
焉抗疏肆辨何説也鋼輪地雷等砲有何不傳之秘
以中外謡言之李天臣槩閉之將軍教場而任其造
作六丁六甲之陣俱屬不經之説以邊逼煽惑之蘭
國戚尚令其出入都門而莫可究詰諸如此類難以
殫舉興言及此殊可寒心乞　勅該部及巡緝衙門
嚴行稽察踪跡詭秘之輩盡為訪拏庶亂萌杜而
神京鞏固矣

七

河西既失　京師勲戚各欲招兵駙馬王昺疏先
得　旨允其招募矣疏下部晋久之不覆閣臣沈
公淮謂余曰年兄何堅執如此余謂　本朝無駙
馬招兵事例且此屬盡為身謀一有緩急止圖自
衛　國家安所用之椒房之戚有耦猜之嫌一下
招兵之令長安中奸宄盡入其門　輦轂之下將
有不測憂不在巖關而在蕭墻之內也駙馬公見
予大辞輔臣周招兵者力為左袒予終置之弗應
而去
王在晋奏慨自河西失陷文武諸臣抱頭鼠竄臣叨
署部篆自當按法參論乃科臣劉弘化不以　朝廷
封疆為重而只爭口報中劉營教場之四字此四字
有何緊要明知其非緊要而數數爭之謂遼撫之走
不後於經畧耳同一淫奔之婦不罪淫奔而爭淫奔
之先後矣哉科臣之論今日傳之海内他日傳之
國史知天啟年間有此奏疏不可無樞臣之一駁也
自有樞臣之一駁而科臣語塞不能措一詞乃轉云
樞貳之誤　國夫閫外之事經撫主之守不成守戰
不成戰自有任其責者以樞貳為誤　國當初何不
廢經撫而專責成於樞貳微臣總理三部兵不足餉
不敷器械不給則臣之誤也兵足矣餉敷矣器械給
矣委而弃之者何人非臣之誤也非臣之誤則非臣

八

之罪也至謂經撫單留兩留之議為樞臣所持單留
之議在正月望前至二十日而奴兵已渡河矣數日
間即御飈車羽輪不能更換此時欲議抽回一人不
幾於說夢耶若論失封疆之原故人人知跡經撫之
不和而不知經撫偽為不和以圖卸担以掩失封疆
之罪不和二字可以欺庸人而不可欺當世之豪傑
比其敗乎欲諉罪於內而云猶悔前錯夫部臣何錯
之有錯於推諉而不錯於責成豈協贊戎樞者錯而
棄城失地者反為不錯耶皇抗疏糾參者錯而奔潰
入關者反為不錯耶經畧非累人之官六科舉臣臣

九

不以為德亦不以為憾中府會議之日弘化在焉而
謂未嘗先聞意者添設借題有譽己才之歎此疏非
弘化之親筆耶今　廷推不論才而論圖計圖則當
居後論秩乃爾居前此會推之異體尚候　聖明之
裁酌　皇上未經點用而科臣先設猜疑釋憾之語
以為異日呼號同類媒孽之張本是科臣竟日車馬
奔馳商量計策真為得算而未望臣之進步先為臣
畫退步也科臣此後無贊言而臣恐不得不言矣奉
聖旨中外多事正苦議論紛淆王在晉佐樞任事不
避嫌怨這所奏事情前後具明無俟深辨科臣瀆奏
已有旨了
御史左光斗題頃東師再潰舉　國震驚　皇上慨
然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邦經畧矣
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密勿贊相有人一時僉覺
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
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要之官人心洶洶莫
得其故查景泰三年于謙為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
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焉
偶爾有病且不能待況併其官而無之者乎竊謂
朝廷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用若如　祖宗朝

十

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部故事　特命承宗
兵部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
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專決亦各不相妨救岩
關而揚我武其有急于此者也乞　勅元輔早斷以
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至職方郎中耿如杞
屢被彈章義難就列併乞速賜處分毋徒滋人言而
悞國事如杞在戶部時職曾薦其可用今日罪在封
疆職不能為之諱飾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奉
聖旨兵部事着閣臣孫承宗暫掌
孫公一日入閣一日于兵部大房決事左右侍郎

力趣之終不出堂凡發一疏吏削數次寫本人役
甚苦之部務如叢日至堆積予初總理三部及署
部篆晨入暮歸無晷刻之暇今得越旦進部曠日
悠閒心熱于邊聲之至急矣
署部事王在晉揭河西失陷後人情洶洶都人士莫
不潛窺動靜以卜安危若本部張惶無措人心鮮不
動搖是以外示鎮定而心實岌岌焉每日戴星披衣
侵晨入部治事漏下數刻方回凡屬防守山海薊門
京師畿輔及募兵練卒調援入衛緊急事宜靡不畢
舉當本兵行邊之日職方杜門之時外急邊籌內弭

國患心搖筆畫頭須為白神稿迴枯而職且病矣凡
題覆疏百餘字句冗長報多不係瓶將目前緊件併
山海薊門兵數聊述崖略明開臚列年來百事情獻
即極力振刷未能卒辦若徒陳紙上之空談緩急奚
裨惟中外百執事共圖之
在晉辨熊經略揭向來邊事因經撫紛爭職調停極
若議論極平未嘗執意主戰舉 朝靡不知之即熊
芝岡以見聞述相遺亦語職曰老公祖主守者也職
何敢誣手書具証奈人情各異混扯浪猜中藏結構
殊不可曉援兵東行鬬門點發悉繇經略兵權在握

豈曰無兵撫數談戰明白以虛聲告便當信其為虛
何必扭之為實故不和而爭非以實爭也奴賊過河
西而師敗非我兵過河東而戰敗戰守之罪不知何
居職今決策東行成履虎之勢無騎馬之謀一揭入
都其應如响風狂浪急而以破舟漏艦相加遺汔濟
與否天下萬世必能諒之職可無言矣
先是熊公揭有為東事而添設者本經東行一步
蓋指晉也彼時以東行必無幸驅之死地不容兵
獨生 國事至此真無可奈何委身聽命而已
大學士兵部尚書孫承宗題臣仰見 皇上留心邊

爭加意用人頃銓臣擬宣撫解經邦為經略隨奉
旨擢用一時為快而亦有以喉為悅者不意經邦肋
措于北膽落于東頓若此總緣貽相仍纍因接踵
故奮志功名之念不勝其苟全性命之心彼其黃金
橫帶視經緩于杜門白羽驚心肆嫚書于山啟不知
國家養士謂何而有此也年來因循既久誕謾相成
利則共趨害則眾避無復羞恥無復撿繩若不立誅
一切苟種忍死之臣吏取諸奉命不忠任官不效者
立繩以法恐魑魅公行豺狼難問凡食祿担爵有國
家之責者任其相蒙相狗忍于負 朝廷不忍于負

私友此其保位全體甯減于經邦而尚敢謿笑其懦乎且如四川招兵科道明時舉李達狗狠狼貪既切傷桑之恨藏頭縮尾尚稽懸藁之誅蓋臣兄川未道孫好古以二人之起釁而死臣故知其貪狠甚詳而西南半壁為驢何可不一問也又如南路監軍道梁之垣未榜先舟先邀麟玉畫炷家園之錦夙占海上之槎方奴啇內犯曾不聞一矢相迦遺而侈爾腰纏居然曨瞶是國與萊撫陶朗先同科何可不一問也又如招兵御史游士任杜猷未結于北門登譽先騰于蜀望其兵幾何其餉幾何當　主上憂勤之日為

十三

故媚富貴之游豈柱下之彈文僅為他人設也耶何可不一問也又如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時當並水之蛟情苦兩姑之婦既厚師門兼懷友誼曾不思人臣一意公家甯得曲徇同好臣以公鄉曾勤其力為明主忠焉而不能用也作好軍中徬徨塞下何可不一問也又如薊州兵備邵可立偶遭亂卒之變旋來御史之言即清謹有執而未正蒿陵遽難展布何可不一問也又如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罪可詳核法當並逮撫字已難再入剛愎詎可重來而力護同心各為左袒鶴表方殘虎爭正力豈是非在城郭

人民之外而以經邦褱足遂謂天下無豪傑耶何可不一問也以上數臣或雅負才名或誓匡多難而志有所不滿力有所不能總之視國不若其家愛身不以其道殆有視經邦過者且其事盡關兵政故臣得執大義以繩之

疏出樞輔時望赫然乃其所抨擊之人後來輒多抹援代為辯析首尾兩端如出二人之手殊不可解

吏部等衙門尚書張問達等看得今天下事勢至危矣廣甯失守一墻之外即為賊窟所恃以遏方張之

十四

強虜莫鮀硊之國步者惟經略一臣是賴故得人不得人在昔也利害止中于邊疆在今也禍福將貽之廟社況舊任者既勘績推者復斥則選擇而使凢萬萬不可苟且者臣愚以為獨見有限衆論難消倉卒則未詳慎重則無悞于初四日會集九卿科道等衙門于中府每人給筆使各註堪任職名羣議紛紜至暮收單命文選司郎中王洽手裳臣再商之閣部諸大臣又以為舊歲中府會議添設兵部侍郎王在晉原以備經略之用今茲舉者更衆單圖可憑則臣部又安得外會議而他求也恭候　命下即令速赴山

海駐劄視事一以見 國家尚不乏人一以見臣等
不敢專擅臣非敢因噎廢食而故為此鄭重也再照
文臣知軍旅起自近代而經略則昉于弱宋才不必
追韓范目不必識韜鈐事急則強之節鉞事敗則逮
之囹圄此猶人有膏肓之病而以身聽庸醫試藥方
者也伏望 皇上簡經臣之後即 勑令兵部亟選
大將推轂而任逮為函關丸泥勿專以軍旅責文臣
也今新經臣未定山海無統攝之人仍乞再頒 嚴
旨令視師兵部尚書張鶴鳴同總督尚書王象乾將
守關事務一一共行料理以需新臣之至不可伎賊
窺我虛實而生其長驅之心至新經臣更望 天語
叮嚀若其樹有成效即加不次爵賞庶足振勵人心
責之賈勇封疆幸甚
三月吏部為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王在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
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寫勑與他邊事正
急着刻期就程不必疏辭
解經邦褫削後人無肯任經略者閣臣沈公潅語
冢宰張公問達云王憲葵有福相其人似可當重
任葢司寇王公紀也冢宰謂予云憲葵與公善可

十五

往一探之予謁王公告以故公不辭不任即以復
冢鄉次日王公會予于朝房執予手曰此烏程以
宿怨害我也公向冢鄉勿慫慂又一日而王公疏
叅閣臣之修怨矣人情之畏避若此予如堅意再
辭豈不輕 朝廷而羞當世哉
在晉辭疏奉
聖旨封疆重寄卿以猷望簡任宜一意肩承用副委
託仍遵旨刻期就道不准辭 在晉得 旨即行
通政許維新書云數年前遼人掘得碑上云又女
木子欺日月八牛九鼎墜如鋏三門一土嶺頭看
腥山染盡冬人血此語天下通傳至今一切行契
一土王姓三門必閂監軍奴自姓佟想當當今深
鍔于關山之外非曲說也嶺頭高第也 御史楊新期
書云前歲已傳有大將在吳之占今其驗矣顧近
日亂視亂聽者甚多堪集思廣益者甚少語云閫
外將軍制之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置之總不必與
爭于筆陳也奴賊飢則攫取所必至第堅壁清野
彼窮極生變亦理有自然恃重恐慎惟至望
經略王在晉奏臣至謭菲荷蒙 聖恩拔臣於儔儕
委以經畧任令 天下事孰有急于遼者耶 朝廷

十六

用人孰有重於防遠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脈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内惕乎風鶴奔北之驚魂未定鈇戈朽甲委頓戍丘廢堞頹垣凋零度歲且雖未覆其地而逢人細問城未增而高也池未鑿而深也兵雖多而不知練也將雖有而不堪任也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又不可恃臣之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曆耳聖明出類之資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為百靈之呵護耳臣藉　朝廷之福撑架危疆萬事身肩無敢遜避然必内嚴而外自治内安而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慶内又微臣一念戀　主之情不容自己者請得而陳其略可乎一曰防内患夫兵以弭患也而不戢且滋患當河西初潰都民惴惴焉以募兵為急務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竊刼必多爭鬬必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務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搥手須用防閑賭棍酒徒

十七

悉行汰斥一兵為横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羣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弃少就多者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日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内奸奴自清撫開鎮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繇奸細之潛伏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細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向來五城各坊未聞一獲流氏之中有竄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間有窩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不深入城内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不陷緝奸者必精察而後能得之必重搞而後能購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於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内備内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蠟銅鐵竹木皮革等鋪遇警即搬移入城凡倉庫牢獄僧房水戶等處遇警即謹嚴稽察凡弓箭火藥銃砲刀槍等件遇警即檢查整頓凡軍民匠役丁夫精勇等項遇警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令都中

十八

緊事莫緊于築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
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
之綢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參午門先放
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
而入工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
火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檢令漸非其舊矣班
行業離防範疏虞羽林佽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
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 皇城
守衛值常朝之日有疲卒數人持棍邀喝至于等閒
時曰查點不至任其高卧是以內地常虞失盜而異

十九

奸未免潛藏中嚴 祖制銷萌剔蠹庶 皇居邃宸
可杜蕭墻之釁矣五曰節 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
億繁浩甚以川酋造孽支應東西新編五百萬有奇
而歲費且三倍焉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
不取給于 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也取
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
郭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
費不可勝算即防守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搞
軍買馬整齊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
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於燕閒之暇

須宻宻清查 御帑備 瓊林大盈之積易竭難支
百凡 內庭供應 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
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勉尾大不
掉之患矣六曰急內應關門駐劄兵馬一應本折色
芻糧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
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悉多躭延疏發數日而
抵京三日而得 旨又遲一二日而得科抄有抄到
累旬而不覆者有起解浃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
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為等閒之漫視臣
今又外出矣將來恐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

二十

焉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
如過三日即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响相應
表裏協一不至悞期誤事矣之數者皆屬 君心之
運量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之清心寡
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姦感格 天心以綿 國祚臣
願竭狗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
業卜期可睹矣忠臣去 國不忘其 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曝惟 聖明之裁誓焉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深慮淵猷着各該衙門用心料理
內供當節朕知道了卿啟行在即特賜蟒衣玉帶還

與尚方劍行事勉建功勲以慰朕望該衙門知道
在晉請帶司官分理奉
聖旨沈棨素稱勤幹着同卿前去委用
御史陳保泰題叅賛畫何楝如當遼陽報陷之時募
兵浙中及今廣寧再陷之日賛師關上其自許慷慨
似有可稱而孰知其不然也何楝如領南部錢粮不
知幾何但聞其到浙中住虎林書院遊湖登山酣歌
嫖賭月無虛日聞與浙宦蔡應楠一夜賭輸至三千
餘銀此三千之數從何來哉皆南中掯來買兵之餉
也科臣蔡思充言其錢粮自領自散難以稽查事皆
有據言非風聞且不但此也夫富商不肯為兵船貨
不可用戰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而大開騙局入告
至疏奏之從亡命虎棍徑自封船臣鄉商人如張楝
洪喬宇等共三十餘船每船各送銀千兩乃潛放遁
去大盜禦八白晝攫金自杭城內外居民行旅被兵
搶掠者又不知其幾千百矣至買蔡將吳錦衣假劄
募兵幾致激變皆何楝如為之也彼其自謂二十年
言兵夫使楝如有奇謀秘計不可測識臣不敢知若
言兵而欲招富商為兵改商船為戰船其不潰誕妄
伎倆立見可堪賛畫否以條奏之疏為開騙之局大
膽欺　君肆行無忌此其罪可勝誅哉臣望　皇上
亟罷何楝如科臣議稽查募兵錢粮額數并行追
賍正法庶負臣如何楝如者可警也
經畧王在晉題伏念東事雖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
開鐵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
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
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
之所稱經畧者比前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責
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復之私臣
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笑莫加忍視嶮巇之顛蹶又
覊糧縶扣直令蹴躃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
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
借事以綴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
顧影者必潛匿其跡不痛不癢無所用其掻爬若淺
若沉貫以藏夫機刺平地忽生荊棘稲中盡伏戈矛
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
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外黠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
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孫注哉
臣歷俸三品四閱年時祇緣道路奔馳尚虛時日未
經課滿尚書循次非若起家廢置越次超陞者試問

通國人情誰肯直任經畧臣若不行使奴酋奸細間
之是蓋　中國也謂當世真無禦侮之士滅奴之人
是輕當世也臣不敢為毛遂之自薦亦不敢效王陽
之迭迎拜　命即行以壯　本朝士大夫之氣故知
臣者與臣憐臣者慰臣而妬臣者思媒孽臣臣當此
萬難萬苦之事未易求全處茲至險至危之地何難
吹索現前無罪可指亟宜打透機關務全末路倘逐
臣而使之歸臣之所大幸也不然而陰謀搆鬬禍移
于　國臣之所不忍聞也封疆告急非臣子舌爭筆
戰之時但願　皇上默矚臣鄰中議論孰為正直孰
為頗僻孰為為　國孰為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
自莫逃乎　睿照天下事決裂至此尚不同心滌慮
急捄傾危而徒立户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　國亦非
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深談　朝事一心　以急邊
籌矣奉
聖旨嚴闗重寄卿能一意擔承中外倚賴誰復多求
覽奏忠計苦心朕悉洞鑒向來議論偏私已有屢旨
痛誡大小各官當共以國家為念務令任事勞臣盡
心展布毋蹈前轍期濟危危該部院還一體申飭

廿三

四月王在晉題近　京險要臣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以不可升為天險山川丘陵為地險我　國家奠
鼎北平遼東左輔所依為險者也遼瀋没退而守河
西則險失矣乃河西又失退而守山海山海一關不
過防軍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來左為山而右為海
所以名山海究竟則猶郡邑之城郭也彼遼瀋開鐵
廣寧皆東方之重鎮且望風瓦解豈一關所能獨禦
哉榆關既無險足恃則自　都城以達闗門凡可屯
兵結陣者俱當熟察其形勢辟之居室者然縣藩籬
以及堂奥層層節節俱有關鍵而後盜賊無生心也
此有　國家者所當亟圖也近　京者為通州州有
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共幾及一萬倉粮亦有數萬
臣以為畜兵于　京莫若畜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
呼即至　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第通粮較
薄而　京稍稍厚厚薄相形兩軍未宜竝處耳過通
為三河縣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冬夏水不涸挑淤
沙濬之使深塹河流漲之使濶阻上則沙可囊潤下
則水可毒河之東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築土堡藏大
器山中伏發首尾擊之敵勢必殺即不能曠日相持
而少遏其狂鋒亦可令近　京一帶地方整備三河

廿四

以往為薊州山不甚險然城郭依巖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玉田豐潤道途平坦非宿兵之地弟見流民接踵哀哀乞賑而各縣庫無長物倉無餘粟臣以單車就道未經　請帶錢糧愧無以應止令報名批所屬查議賑恤而無米之炊恐不能使流民之果腹也行次永平城外有山有水山可設疑設伏流沙旋繞澗水瀉漫阻河而軍擊其半渡我踞其勝賊不敢窺關門以內所恃為垣壁者第隘口甚多倘賊繇他處漫入永平非必縣之地而各隘守軍掛虛籍冒虛粮軍弁放班以取利戍卒高卧以偷安營馬因差役繁苛草料騰貴馬骨峻嶒悉成下駟所謂有可守之地而無可守之兵副總之設當非過計矣薊永之間物力大困既開冶局又設木場既買豆料又供芻草草一束連脚價二分五厘而鹽運交納每束費銀一錢有奇及至交收各兵用以充薪而不入于馬腹民利于折乾軍亦利于折乾而馬死不問馬不死而進草之人必斃矣今軍械甚乏取之工部工部已虛取之薊永必買鐵于它方聚工于别郡卒卒不能湊手夫為遼而空薊永今又役薊永以防遼推之昌平宣大各鎮空虛亦然遼不能存而各邊有阽

危之勢甚以遼民充塞釀成腹心之患殆不可測則今日之籌邊亦未易言矣自通及永中路賊堡如邦君鎮沙河深河驛堡俱新築皆可以守但叢爾斗城未堪堵截惟榛子一鎮可以屯劄千人為襟喉緊要之地籍令民不奔而効死是處可用為防其奈正官多缺政事久弛如永平一道一年三易昌黎一縣缺官不補樂亭遷安二令俱病臣經行七百里所遇止三河盧龍撫寧三縣令通灤二州守而已烽火達甘泉而州縣之堂閒無其人乃山海一關銅章墨綬之纍若車輪馬足之充盈益寡寂多在用人者所宜急講矣臣諦觀近事人情隳于積玩吏道敗於因循紀綱頹于姑息財用竭于供輸武備弛于調援唐大欲然而燕安如故漏舟將覆而及溺不憂日挨一日幸其不來來則惟有打疊行裝急忙奔竄已耳人心如此臣即極力振刷恐不能頓挽頹波剔大敝之後求治太銳勢處中格而邊情急于風火又未可忽忽悠悠須臾少緩者目前百事必須從新做起着分毫舊套不得不識同事文武諸臣能委心以相從否也奉旨這奏內事情各着該衙門作速料理應奏請者即行奏請不得耽延悞事邊疆緊急全賴大小臣工乘

時協力內外相應若仍前怠玩查出重治不貸
給事中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奉有駕帖二紙
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得陽當即僉名付
訖第虞等之一字關告詰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
諭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拿杜茂一人如多拿我上本參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誰敢以私
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須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　駕帖必付刑科僉名自有深意非徒
防奸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

不無多起萬藤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蔓援地方波
及無辜之諭再申約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
且拾細人之口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伏乞　聖
度包荒亟　勅德陽照舊供職人心　國是永賴之
矣張鶴鳴題經畧答應宮孟承勳舍人王朝玉九人
渡河挑奴退兵十九日奴兵過河劉渠與監運道高
出在鎮武堡議奴兵衆宜守又戒西平堡副將羅一
貴嚴守燬撫亦嚴令謹守不可戰參將黑雲鶴要戰
羅一貴不能止二十日將兵出戰敗奔至西平堡門
奴兵追及死之環攻堡三次城上砲石打死奴兵無

算賊屍幾與城平李永芳使人持旂大叫曰知道守
城羅將是好漢速降同享富貴一貴大罵曰　朝廷
何負逆賊而反使人城上持旂招之曰賊速降免賊
死永芳大怒併力攻之矢石火藥俱盡城破一貴死
都司陳尚仁王崇信同死二十一日經畧差王榮持
高柄牌硃書總兵官與將官不上陣者與千把總同
斬千把總不上陣者與軍兵同斬一個不上陣者一
隊斬一隊不上陣一哨斬又差人持旂發諭帖與總
兵劉渠渠見諭帖面色如鋏即上馬督戰高出止之
渠但搖頭不應而出此道將同口一詞與參將劉定

邦渠家丁黃雄所親見親供者也總兵祁秉忠家丁
將兵力戰砍奴賊數千前隊乃遼將孫得功祖天壽
等先分左右退走後面馬兵盡逃二總兵死之劉渠
將印付家丁黃雄貴出雄哭欲同死渠諭之曰全
朝廷印亦是汝功雄出回頭見渠落馬賊圍數十重
死亂軍中祁秉忠中二刀三箭家丁扶掖馬上殺透
重圍而出死于途家丁為收殮扶櫬入關主將既死
所損軍兵不知其的數副將劉徵直衝奴陣手刃多
賊遊擊李茂春鋏鞭打賊落馬不知其數家丁搶棍
殺賊多賊茂春中箭落馬此二人者死之最烈者也

都司趙啟禎副將麻承宗遊擊張世顯守備楊春茂
千總王應舉俱同死于沙嶺都司周思堯刀傷鼻梁
其中軍張中二箭陣亡軍丁四百餘名遊擊蔡汝賢
已將奴賊黃旂兵一枝殺退因遼兵奔潰被圍腿中
一鎗一箭陣亡兵四百六十八員名守備李永培中
四箭陣亡軍丁二百餘名順希牧頭中三刀臉中
一箭陣亡軍丁七百餘名都司僉書丘臣頭中一刀
頸一箭陣亡軍丁六百餘名其餘死者查有不的須
行原調兵衙門查核此兵將血戰之情形也　又奏
報西平潰陣者為副將李性忠參將江朝棟高國禎
李承先劉鎮周守廉黃鉞遊擊劉恩左輔戴極杜學
仲李元勳都司李承先鄧茂林史光裕尤岱許于敬
張惟德高峤李慣丘臣吳登雲共二十二員自廣寧
不守出城而西者為副將王光有倪寵參將李滿倉
黃中順王樞遊擊孫璉盧養才陳京杜芳尚志弘高
從龍張世胤王藩李朝棟李秉春汪翥陳一元劉雷
共十八員都司張景珍張大忠守備楊九經係督臣
發援廣寧止到二日剳營城外叛民從城上打銃剳
營不住隨而西還此不當以逃論者自閭陽隨經略
為副將孫謙毛有倫吳自倫參將賀謙平四知王東

忠侯一品遊擊李逢恩都司諸堯德景國佐共十員
調援廣寧不守半途而返者副將寶承武參將楊應
乾陳琚王之棟倪承勳五員守廣寧以西各堡因經
略驅民入關各隨同關者為副將王牧民參將周于
才遊擊朱梅備禦劉源清安邦寶永功共十六員俱
無罪內周于才領家丁數名力守八里庄仍應論其
勞者也副將王光有守廣寧北面至夜不開門撫院
親筆寫王光有速開北門七字光有始開光有亦應
免罪而諸將如劉鎮盧養才尚志弘高國禎等夙有
戰名宿將難得斷不可棄陳一元始終護衛撫臣患
難不離義更可加戴極在廣寧貪縱不法被人告發
逃入關內虜人妻女不奉明文擅招遼兵三千餘名
自剳一片石人心疑懼又經略單騎至一片石人益
危恐已經臧會同督臣拿問外其他各弁俱有敗奔
之罪然法難加衆宜斟酌議法或許立功贖罪至若
參將賀謙平四知此二弁者原統車營步兵經臣令
其押車砲徐行二弁先奔致車四百輛大砲八百位
棄置十三站道傍然將兵四千名入關無一人逃者
罪功應准除捆打貫耳外如都司王登雲王謙亨守
備張勍祖王詔李思贊此五弁者既望風奔潰又不

聽候處分還自逃歸法當擬斬張効祖入關領正二
月餉捐逃此決不待時者也劉渠署中軍事戚允成
內丁守備梁邦獨內丁都司郁登雲臨陣而逃律有
明文法當如律重擬外尚有不知下落者遊擊李元
勛都司劉守清守備沈松夏國卿四員名又有叛而
降奴如叅將劉世勲遊擊孫得功劉世功金礪閆印
高忠選罷際盛羅萬言熊錦楊可大高鴻中黃進索
萬全李維龍劉式章王有功劉元慶蘇應科岳宗太
朱世勲共二十員或素與奴通亦有戀其妻子家業
遂甘淪于夷而不顧揔俟恢復以正刑章巡撫中軍
祖天壽臨陣脫逃藏覺華島按臣使人招撫待到另
行定罪副將鮑承先殘兵皆云戰死關上人傳未死
鎖萬金閻河上撥探死之又傳降奴至于入關逃將
守備而下極多逃兵十有八九一時稽察籍貫姓名
難的俟查明另行具奏正法
王在晉題邊情疏臣聞治天下者　內順治而外威
嚴順天下之情則治拂天下之情則亂臣奉　命期
於平定安集必先查其情而後默默以為之調劑顧
今之所謂邊情者不過民情軍情將吏之情商賈之
情遼人之情西虜之情以暨四遠之情而已作關外
之民闖關而入者累百萬婦子相挈老幼奔踣舉足
而廬舍盡焚回首而城闉非舊膽寒於傳吠氣奪於
狂奔散逸之神魂收歸不迭亂離之夢寐過去猶驚
強者思搶懦者思逃此邊境之民情也西平精胳成
丘山海放生有路撩戈拒敵者已棄甲曳兵者活兵
未遇虜而攝虜之威虜不見兵而促兵之步不脛而
自走無翼而自飛此關隘之軍情也守令故匿其長
以求調將士自呈其短以待參三協路之內被糾之
將甚多六百里之間見任之官有幾蓋以去危為厚
幸以被論為郎安青年巧圖托病白簡甘就如飴此
近邊將吏之情也澤梁之禁雖弛水陸之珍不至商
廛久絕爭貂參士女罔餘爭西粟求之土屋既不能
供索之遠鄉早不能致藜藿如金何言珠粒斛林增
價安問桂薪人集五方市無一貨此邊方商賈之情
也弱肉逃豺狼之吻終宵為鴻雁之鳴待問家鄉恨
無情之野火徒懷明月無可托之鷦枝身世流萍如
怨如慕浮生寄寓可夏可夷眼前盡是蒼生溝底將
成白骨此今日遼人之情也挾我之貲飢則附人畏
奴之兇飽必颺去結犬羊以信義寧忘投骨之爭置
虎豹於卧側或貽噬臍之悔撒銅運銃關前故示夭

般勤借牧移屯口外恐戍夫久假猛獸不啞未可為
安悅狙有方聊存玩弄此今日西虜之情也若夫四
遠之情則尤有可異者馬術士挾讖緯之誣妄言禍
福妖人倡白蓮等教謬托焚修悲　畿輔之役繁興
閭左有離鄉之生齒若京軍之粮獨厚邊關有失伍
之戍行流民如蟻孰為逃難孰為奸細其人莫辨也
飲食若流食在則為良民食盡則為寇盜其釁難防
也昔之患在外防今之患在內潰欲施之恩而恩不
可繼欲示之威而威不可加蓋自大衆奔潰之餘生
殺要點善術而從關門一啟之後進退未有全謀此
時欲為守關之計馬廄空藥局空車輛空銃砲空甲
仗之庫空細問永平守撫寧令則銅鉄無硝黃無工
匠無芻草無豆粟無再問之沿途有司則塌炕盡秫
稭盡釘灰盡車騾盡民間槐榆等木因造車造營房
一砍俱盡天下之苦同而　畿輔之苦獨　畿輔之
苦同而薊永之苦獨四方搬運舍永平別無他路即
鐵為輪石為轂亦無不敝之時關上屢供舍永平再
無近地即天雨粟地產金亦無不窮之理故薊苦而
永平有甚焉山海以永平為根本今般般剝削則根
本先摧邊臣以永平為室家今人人思竄則室家先

泮故欲守山海必從軫恤永平始使一郡之人心如
家人父子然患難相維久暫合一情固結而不解變
偶至而不驚永平之民腳根站定則薊鎮植其藩而
都城籍為障一切征輸不得不緩歲課不得不寬逋
賦不得不免倉穀不得不留抽扣不得不蠲參罰不
得不恕臣駐驛閣門靜觀時勢默察人情顯微盡是
危機上下固無固志無一物可就手攜來無一事可
隨心做去嚴牆已成獨立破甑聊以相遺拜　命之
日傳書以囑妻子慨後會之難期强顏以慰僕僮謂
息肩之可待而孰知難上加難一至於斯也伏祈
皇上軫念時艱俯憐民隱少寬文法容臣脉脉以運
規為嚴償供輸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應
內有應而必速乘外寇之未臨為有事之先備庶不
負　明廷之　任使疆埸之臣可收功於寸寸矣奉
聖旨覽奏邊疆情形朕已具悉卿還督率將吏用心
振刷務合機宜使戍守有備以紓朕懷且無負委任
視師尚書張鶴鳴報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煙
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至東至
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朶顏三衛三十六家頭目狭
暈大董忽力燧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

虜不喇度台吉哈耶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卽
素又罕字羅勢等前後稟報大都為遼左全失恐額
賞無處難辦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奢然欲與奴戰
則我難恐但得其帖然不來作歹不與奴合則我之
大利何也遼左全沒一墻之外沿邊千里無非虜究
無論奴酋卽西虜一動隘口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
暇故言撫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為第一緊要
着數今各虜俱工馬帶兵萬餘人裹粮住帳口外名
為拒奴實為挾賞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
朶顏三衛之虜也雖狠子野心時有反狀然被利我
賞終就籠絡自寧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墩兔憨炒花
宰賽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連亦利我撫
賞虜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督臣在宣薊前後三
十餘年各虜祖宗俱受撫賞督臣發諭帖數十道虜
加額叩拜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
之亦似可籠絡經臣王在晉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
厚薄明於指掌諸虜相傳昏為傾服臣不過從旁唯
諾受成而已　又云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粮無人敢
取各虜運粮至關與百姓糴買換布關上粮貴虜利
其衣　姓利其賤殊為兩便各堡尚有銃砲各虜獲

送載同大砲九十二位衆虜擡砲至海邊船上一時
效順若可訓養第夷性無常難保其無虞耳
王在晉題臣從抵關到任孤城如斗大中藏礫硊之
人心百事如絲棼外值跳梁之虜勢縣東暨西靡非
强敵自朝及夕未卜安危蓋從關門一啟之後非督
臣彈壓於前樞臣監視於後恐勢成破竹焚及燎原
亦安望中外之安堵哉先事臣未至西虜重跡接踵
蜂湧窺關往來八里鋪一墻之外皆為犬羊臣至諭
所部曰乞賞自有受賞之地切不可令近關今日引
之使近他日卻難驅之使遠無奈往時頒賞遂日列
有支應今自關以及前屯虜騎充斥人踪斷絕與以
牛羊犒以段布賞以酒食非近關不能供給是以就
近餌之朶顏酋首很素歹暈大等八人李諸酋百餘
人約諸部三十六家罕孛羅勢大小頭目百餘家漸
次鱗集罕酋意甚叵測期我之弱安逞憑陵又恃彼
衆明肆要挾其中有一種貧夷見互市之途絕貪貿
易以資生願我長有此土乃其實意故為我禦寇者
什之三而乘機為寇者什之七也督臣王象乾深諳
虜情與樞臣張鶴鳴多方調劑虜中强梗者督臣馳
檄諭之懇數其祖父受　恩受賞世代恭順之狀且

惕之以利害明白開悟虜見諭帖而泣有為　中國
搬銅送大砲以索賞者有採知奴情蓦地來報者乃
督臣以離密雲久彼中亦非無事一聞臣至遂發牌
移駐石門虜愕然驚曰經略至賞事不諧矣亟欲解
散而督臣遣使諭之曰此經略與我同心為　朝廷
者也爾效順我勸經略與我撫賞一樣於是諸虜搬
運粮食與山海之人貿易匹布易米數斗居人利之
掘地得軍器皆徐徐運來討賞賊劫我之馬各夷獲
賊併馬送還且請正法　酋亦走使前來講賞傳聞
合虜衆十萬與奴酋相搆語雖未的亦不敢不聞於
上也臣等非不知虜不可恃欵不可常然不如此則
目前有闖關刧掠之事奴之患在三百里足虜之患
在十里中奴之患在山海一片石等處虜之患極衝
有七十五處次衝五十一處全賴通大舉五十三處
如破甕敝水處處皆漏急不可塞失此一着　國之
大事危矣今講論已逾半月因索勤太多斬而不許
初七日三更報至鐵場堡北煙火聯絡週圍五里我
既不敢多與以開釁又未可加兵以速禍欵事紛紛
未定邊情洶洶可虞而督臣移鎮石門樞臣見臣受
事亦擬復　命臣一人耳才力未可當關耳目焉能

徧及查各隘口邊墻未葺器械未整兵馬未足錢粮
未議將官情寙軍士偷閒臣即控守關門各隘一有
透漏為害匪細須得大臣行邊整頓一番可修築者
鳩工應添設者增置臣獲寬心於各隘亦得專意於
危關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分任其事乃可協贊其
成列樞臣視師奉　勅賞責查勘關隘各口未聞遽
難報竣中樞已有閣臣掌握正樞臣從容復　命之
時非脂轄趨　朝之日伏惟　皇上亟勅督臣專管
撫夷一事仍移驛關門以便調度樞臣巡行各隘整
飭兵戎俟賞事成而後督臣還鎮巡事畢而後樞臣
還　朝臣雖不才願與二老臣同心協力共為　皇
上擔任危疆以副　天子臨軒授鉞之恩至于關事
艱難危迫之狀容臣續疏再悉仰于　天聽臣可勝
悚息懇祈之至奉
聖旨總督臣着就近撫賞西夷候事平畢還鎮視師
官查理各口整頓明白方可回部該部知道
御史張應辰疏云頃闖奴酋欲攻山海不軌奸民包
藏禍心瞋目語難或潛往潛來廣結死友或揑造流
言煽惑人心良民誤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一
聞訛言舉　國若驚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

將細載而行慮象齒因以自焚索索覺覺進退維谷
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
澤間有崛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故曰一
無足恃也
王在晉題賑遼人疏臣欽奉　簡書有入關遼民務
在撫恤防閑沿海間田有可屯種者即以安插其人
毋令為患等語是生活遼人者臣之事也其奈天之
降割於遼人也有拋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燒殘之
廬舍而不得處有破壞之城郭而不得居降者已削
髮而成禽奔者且離鄉而為鬼者羸妻身溝壑少艾

轉眼從人臣一路經行見其遷徙無常流離載道其
流至真保山東河南等處者人數甚多此皆挈有行
資稍能自活者也惟是貧窶無歸不能行路者羣聚
薊永一帶州縣投狀投揭於臣動以數百計其散居
村落者且數倍焉臣批行各屬照部行賑濟然而各
屬倉穀無多在庫官銀久罄所謂動支銀穀者幾為
紙上之空文矣塗羹但可為戲而畫餅未可充飢人
臣奉　朝廷之德意拯救生靈不以甘言而以實惠
臣安敢漫視　祖宗愛養之元元暴露郊原之日骨
乎，歎輔經春久嘆春土焦枯近關土著多拋棄地

畝逃竄他鄉有田者且不得耕無田者安能得種倘
月間無雨歲必無辭土民百爾憂生客民萬難活命
狡者化而為奸細強者變而為盜賊攘臂一呼十萬
人登時可致黃巾赤眉之事不在異代而在目前不
在遠方而在近地臣即荷戈當關且憂內地之滋患
矣今時急着惟有賑濟原為戶部戶部之事而計臣
向與臣在　朝而議亦曾許諾好生一念諒計臣先
得臣心之同伏祈　聖慈發銀拯救容臣移檄薊永
天津等道查貧苦流民分別等次造冊申報令州縣
分廠煮粥以存孑遺倘有積蠹侵牟貪吏尅減查訪

得實拿究參處其逃生收附各庫世弁收附各衛俾
各得所以銷異萌空閒田地聽遼民耕種以為永業
亂離中保全性命以望太平此　王者無外之仁也
而臣愚可副撫恤遼民之　專命矣奉
聖旨遼民屢有旨賑恤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
行查核務沾實惠不得冒破
三法司會審經撫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起經
略原議駐劄山海並無駐劄廣寧字樣鄒郡憲元標
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況屢奉　明旨內
云提審二字又有確據字樣公竟然不理今日必須

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于
朝廷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
將職下獄相爭多時王尚書紀說公不肯進部叫錦
衣衛旗尉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言職若職
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
在朝班之日一躬而散　廷弼自上疏云令初九
日法司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
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
字樣也未定罪而先下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
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
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
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勅下法
司以便遵行　審案大略云封疆大臣破壞封疆
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剌剌不休若謂不
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
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
日稍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袁師失地同抱頭
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
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
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
王在晉題湖兵私逃疏本月十三日辰時署中官官
毛有倫傳報防守北山湖兵紛紛下山北山去城數
里不知何故臣即傳監軍道袁崇煥查問併令總兵
王國梁李秉誠往諭始知爲湖兵五寨司其大功李
應魁向世爵田應封下目兵詢其故曰今歲　皇賞
銀未給也正月四月錢粮未領也經管官尅減給散
不能如數也關上百物騰貴粮薄不能養生願往
京師就新餉也是以相約同行夫今歲原無　皇賞
明係托詞正月潰關而入錢粮尚可問乎四月纔及
中旬安見其遲發乎百物騰貴詎獨湖兵受困乎經
管官扣尅何不控告而乃相約私逃乎隨發　令旗
撫諭招之使回于中有二千人劄住其大半竟行不
顧矣二總兵復差官稟臣招之不回何以處之臣知
土兵最悍非言可諭即發騎兵緊追一面差官先往
撫寧堵截一面差官往前路預備糧草以防追兵之
困乏逃兵就猶則已不則立誅首惡正法各兵見騎
兵邀截張弓露刃傷及人馬當被都司丘臣守備麻
登雲即率家丁力擒拒敵首惡廖老留張友學二人

斬首又戳傷數人各兵見勢不敵遂下馬跪稟願回
原伍二總兵傳令止撥押歸原派北山地方屯劄是
夜西關外又報湖兵在飯店中因飲食起覺撥傷一
人十四日因安砲相爭又戳傷兵一名相爭相鬪無
時不有官告兵兵亦告官官被革而兵無主兵被劄
而官益驕易置總把則土兵不習于他將仍舊統轄
則號令不信于三軍當是兵之應調也脫巾于中路
鼓譟于出關每遇朔望川湖兵燒紙望南而哭挑動
各兵懷鄉戀土之情平時梟勁蔑法今又結黨潛奔
紊撓軍律留之不為我用益重地方之憂殺之恐及
無辜致滋決裂之禍散之則各軍效尤釀成瓦解之
勢處置之難無有甚于斯者先是遼民同清兵進關
良奸混入人情洶洶伍有虛兵人多冒食事權不一
嚮背各殊有所惡于此則勁投入彼傍竊以逞其成
雖出以樹之黨道將之肘既掣軍士之情益詭湖兵
瞋目語難單中謠傳為奸細引誘挑禍以激之變無
奈城中防範嚴密中堅不動兵不可撼傍覷者遂惕
息而不敢前自非刼之以威四千人狠奔鼠竄永斷
騷然而 京師且驚聽矣逃兵歸伍不終日而底定
則總兵王國棟莫鎮置前李東誠恩威並用師武臣
之力居多焉此間卒徒叢聚孽萌當臣受事之
初即小試强梁之狀為三軍榜樣萬一膽寒氣怯必
入套中縮朒不能行法經略一日不可做山海一日
不可居西虜交錯于關外驕卒狂呼于關內安危之
機主判清散之勢即成線索一提縣人舞弄乘易動
之人心為挑撥之隱術臣於此而之奸宄之人情矣
向來兵驕卒玩五步之內不聞以勁血相濺心神只
想狂奔足跟從未着地有兵如此即百萬總歸無用
國家空費金錢畜兵轉憂釀禍當年數千里之征調
是亦不可已矣乎俟疑事少定容臣一一清汰兵奮
寡而毋襲充伍之虛名餉省增而毋蹈濫觴之積弊
其必不可留者我操斥革之權其不堪久戍者旋議
更番之法人心安軍紀肅庶幾長有斯土乎除將元
惡首級懸掛號令其各營將官鈐束不嚴及格鬪傷
人目兵暨軍中撥置奸徒宄犯聽臣徑行拏處外伏
祈 聖明裁鑒施行奉
聖旨五寨各兵仍着原領官統轄其核兵足餉併汰
留更番等事便作速議行
初湖兵下山奔竄擒其為首者鞫之云某鄉宦有
書招之入京保熊經略也某思此事甚大嘿嘿諱

、之及閱邸報太僕少卿滿朝薦疏云湖兵臣郡辰
州應募者廣甯失陷郡人在陣日久每以桑梓來
見臣故得訪遼廣失事之詳云云蓋山海耳目甚
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飛達　京師先以微言隱隱
辨釋甚意甚深而予終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
此時被僇太僕其能有完計哉
王在晉題參逃將照得廣甯之陷經撫道臣逮問者
五而總副無一被桁楊者四五賁菜傭無足靑斧鉞
且東逃西竄未能就縛令人有餘憾焉　祖宗朝于
守邊將士責成甚重法律甚嚴令以文臣比武臣之

律甚究且以武臣用文臣之法恐非　本朝立法之
意而文臣終屬有詞率繇此道將領臨陣望風終得
不死而文臣身不跨馬射不穿扎其能賦詩退虜乎
今在關武官多從關門進入然有腐心刻勵以圖報
効者其罪可原也有才畧頗優而未經委用者其過
可使也有備員奔走而未可責之以大義者其情可
宥也惟是因敗以為利借逃以脫身玩弄　王章閫
不畏死非殺之則逐三尺可容寬假乎本內參總兵
達奇勳應襲奪中軍都司王藩遊擊盧養才都司史
光裕分別議處總兵孫顯祖已經提問應追馬千匹

以達山海總兵實承武從人關即流寓于天津真保
之間應行彼處巡撫押解來京水兵都司保世甯當
拿問浙江領兵叅將袁應兆應行巡撫拿解究問固
原遊擊陳愚直亟令彼中巡撫斬首傳至　京師號
令奉
聖旨該部作速議覆
王在晉又參管關同知張丈達任內放過軍餉七十
餘萬當量追銀一萬四千兩行陝西撫按勘産嚴追
解山海關為修城築堡之費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臣觀邊報遼人避難入關者至

二百餘萬彼其倉直奔走既不能有所扶持既有微
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
流民為亂殷鑒昭然宜令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
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
可聯保甲為戎行然須專官督理所需錢粮預為設
處既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
也來年議論紛罵人情厭苦廣甯失事以來業已兩
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
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
做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　國

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
盜賊今經撫已俱送司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
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為哉今日催料太急禍變愈
生　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
惟將十庫錢粮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
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疋外
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
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至于　內府一應宣索
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使天下又安何患無財有
如危亂積金盈斗亦安所用至於目前緊要諸費不

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絕之為
天下國家計耳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直
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撥銀十萬
兩賑恤之
興屯田安流民折內庫充軍實此供在晉所條奏
者惜乎天津屯糧董太僕虛冒其名實銷其費發
銀十萬兩晉力請得之而付之不可問今流民所
糧之屯安在哉內庫錢粮省直編額甚多量折可
充經費然宵中貴把持例索餔墊誰能扼其吭而
奪口中食也

王在晉題刪冗懲貪疏竊惟　朝廷設官以治事也
乃官多而事益亂蓋職掌分則無專成之效事權析
則生推諉之端邇因遼患作而設多官謂藉衆謀衆
力以存遼而遼卒為多官所斷送一事而互相議異
必至為三年之築一方而羣使其民甯免夫九牧之
嗟且設之官廝隸皆從僱募則體統輕邊徼之新地
供應責其周全則物力弊廩給心紅等費門皂書役
工食皆取足于新餉增一官計一歲所費可養二百
餘兵且各分募家丁凡精壯多托身標下有事未必
操戈以臨陣無事則徒糜餉以偷安將領伺文臣之

色極意阿逢文臣製將領之肘故為抑勒彼此韋合
遂表厥功今山海一片地兵至六七萬事事皆無條
緒般般未有法程向來止一管關主事一管關同知
即山石道皆為贅疣何有于監軍司道武臣介然處
此從來無額編之供應從來無答應之人役建牙于
蓆棚草舍之間與馬牛同混混而已先是樞督二臣
將官兵分為三部守護邊城中部屬山海道今有副
使閻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參議邢慎言北部
屬遼東監軍僉事袁崇煥此三道者斷乎不可少者
也然錢糧草料之出納水陸舟車之轉運馬匹駝騾

之牧養須得一監司之眾督而甯前一路雖虜騎充
塞俟西虜講賞既定擬發海兵哨守前屯而目前所
撫之夷皆甯前受賞之夷則甯前兵備其何可缺乎
張應吾雖經摳臣勘擬降用然當遼瀋之初失本官
慷慨而直前比廣甯之既陷本官遲回而殿後青燐
忽驚遍野雖無保全疆土之功而黃壤猶存故墟要
無失陷地方之罪時遺異變情屬可原似應免降以
期後効再照遼東雖失而我未可一日以忘遼則西
路監軍邢慎言應帶遼海東甯等處職銜遼東監軍
袁崇煥應帶開原屯馬職銜甯前兵備張應吾應帶

廣甯等處及糧儲馬政職銜登萊監軍道應帶海蓋
等處職銜至于監軍之監軍及西平堡盤山路中路
南路廣甯路及出使朝鮮南路監軍盡從裁減登萊
監軍亦止存其一天津遼餉併歸兵備道似可兼管
山海關府佐應留應減容臣查議停妥另疏題　請
一年之間可省餉銀二三萬裁去各道家丁等役可
養兵四五千此皆節浮省費之實事也
南道劉之鳳題令日榆關一線呼吸存亡專在于此
守山海正所以守　陵京也欲保守得固須要人心
站立得定臣以為欲固未固之人心當先明未明之

法紀如期經略王在晉近參總兵達奇勳縱王蕃虐
養才侵尅多贓明是貓鼠同眠以軍糧為谿壑總兵
孫顯祖殺屬夷以報功廣甯失陷魂搖膽落午夜放
妻孥放軍過關奪良馬幾千匹搶刀弓矢器械攜戲
子沿途歌唱總兵竇承武冒餉幾千金廣甯既陷遲
留觀望似欲効孫得功之故事都司保世甯詭兵冒
餉縱部殺兵參將袁應兆領兵不肯出關備見流丐
充數虛扣行月二糧遊擊陳愚直棠經部覆出關之
日貪賕免究以此等武弁馭士卒方且疾怨之嗟罵
之聲起而告訐之不秋詰問尚望其能行法于行伍

而使就我約束哉人但之大兵之潰敗者起于法令
之壞而不知法之所以壞而不振者因貪將之自壞
而不能固人心也若不一一參勘即為處分何以振
綱勳紀剔蠹懲貪願　廟堂之上早計而力行之庶
人心早知儆惕邊事早知擬剔所全于危疆者大矣
刑科張鵬雲題職在刑言刑竊見法度凌夷至今極
矣從來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廣甯之潰僨有二三大
將提師督陣畜不顧身豈遂決裂而此而望風恭逃
諸將與經撫同遺瀋失南逃之廣甯廣甯而西逃之
山海則諸將較經撫更有甚焉胡以置諸將于不問

職方欲具疏特糾適見經略王在晉有查叅奔迸貪
縱將官一疏殊快人意抱頭奔來贓私狠藉而止于
削籍不適遂其奔願乎王將不固守如違竒勵者何
以解于此律豈法可行于經撫獨不可行于武弁乎
恐天下謂　朝廷從此無法也
御史潘雲翼題稱河西潰陷全遼陸沉以至重之地
處至危之勢當至危之時經臣抵關以來殫力勵勤
嘔心籌畫行將漸有次第據其前後諸疏矢迫迫切
累牘艱危蓋有不勝丸卵之形棼絲之歎者　皇上
誠思以山海之勢若此奴酋之勢若彼幸不來耳來

豈有幸哉為今日之計志宜定而不宜亂則莫若
畫地而守兵貴精而不貴多則莫若簡兵而練權宜
重而不宜輕則莫若選將而任事宜實而不宜泛則
莫若擇人而理山海斗大一城官如蝟集事若絲棼
蓋雖官多以致事冗今日不若無官而苦多官不在
官少廢事而在官多壞事此誠有見言經臣刪冗
一疏謂邊患作而設多官欲籍衆謀衆力以存遼卒
為衆官所斷送語更痛切職目擊時艱中懷長慮固
勢人心日見危疑杌隉之狀邊籌　廟算不改因循
延緩之常握火抱冰其何容已亦以眼前抹急之籌

中外實落之圖要無先此誠能防守力為圖維兵將
大為整頓夫然後羈西虜方無玩我之心聯絡我朝
鮮益堅効順之志又將在內一應軍馬錢粮甲仗火
器等項勤施不匱以濟急需在外一應修城濬壕建
烽築臺等項明作有功以收實効則山海重地大泥
可封而叠茲逆酋又豈上屋　聖主來顧之憂哉
兵科朱大典疏云竊為古者寓兵于農平居則為比
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卒旅之衆田野倉庾之
積蓄即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今榆關一墻之
外便為虜穴經臣王在晉遠見定識力汰冗兵所省

粮餉不貲見在實六萬派守猶虞不足誠于于近畿
郡邑各練土兵數千以壯聲援節節設防處處扼要
彼虜騎安得奄然長驅哉伏乞　嚴勅各撫按督率
守令勤期舉行所裨于防馭征勦不淺矣
王在晉題撫賞諸夷其屬夷　來守關外也始于罕
索羅勢之窺犯一時聲勢甚大塞上人心悚悚皇皇
若朝夕不能自保者臣差加銜都司閻守信通官王
擒胡往諭又差番僧喇嘛王三吉八藏遊擊守備等
官張定王朝宗再往諭宣布　皇上威德罕酋惛然
省悟懷我好音自云我家祖父老把都青把都白洪

大等受了　天朝撫賞厚恩五十餘年今逆東欲斃
殺奴兒哈赤我顏出力報効發帳房三百頂傳調朶
顏隊最大等帳房一千頂同去哨守山｜關外此屬
夷守窩前之因也臣惟廣寧既陷百百里間虜騎充
斥路無行禽河西音耗不聞久矣自各夷入邊以來
遊騎來往遠哨連山皆諸虜為我引道寧遠城中卷
案冊籍銅斤大砲皆諸夷為我貿載米豆萬糧灌輸
榆關人無枵腹皆諸夷為我搬運其最切要者樵採
燒造修築挑塹斧尋于山林畚鍤狎于原野而不可
謂非諸夷力也隊暈大于諸酋中最稱驍雄而諸酋
亦咸聽其頤指戍守關外發蹤者雖罕孛羅勢而追
隨者隊酋之力居多但其初來也只言報効　朝廷
絶不道及賞之一字既則討接風祭旗矣既又討舊
賞矣繼又討新賞討部夷月糧且欲比招募之例矣
夷性犬羊谿壑無厭臣等概不知允諸夷請討不已
四月十五日臣與督臣進諸夷演武場宣布我　皇
上德意許以舊賞其新賞與諸部夷之犒賞一絲一
粒一分一毫殊未敢許夫舊賞者載在冊籍歲額之
撫賞也迎風發旗各堡軍民慣其蹂躪其飲之私賞
相沿已久亦舊賞也新賞者哈喇慎諸部合吉與朶

顏諸酋之子若孫向來無賞而朶顏之裔婚于哈喇
慎者皆得稱倘不浪昔也幼今也壯矣昔者卑今也
尊矣無者覬于有有者覬于多涎垂頤朶遞相加也
曾何厭之有臣在惟新賞雖不可加而亦終不可截
然終止者也部落窮夷雖不可盡如所請而月犒以
獎其勞亦情之必不可終已者也譬之養鷹可以飼
然懷我亦可以颺去依人懷我則肯為我用依人則
將為人用至于為人用而天下大事不可復收拾矣
狼子終是野心鴟目竟亦難化一去一來介在呼吸
不可不慎者也臣度虜情形又度我時勢不得不惜
虜為用又不敢必虜之終為我用即終肯為我用而
我亦何可終恃虜以為用斟酌於緩急輕重之間如
魚者之釣吞舟椎牛為餌投于萬仞之淵一入其口
欲吐不肯欲去不能而後操縱在手庶可以至其死
命而惟我所用雖然薊鎮三陲環二千里隘口數十
騎虜在在皆可蹰入為我腹心之患異常山海諸酋
之舊賞新賞部夷之糧帳犒賞亦非虛擲不徒禦外
侮亦以杜萌萌也況諸夷之來也枕戈卧甲亦云勞
矣露宿風餐亦云苦矣酬其勞苦量與勞微譬之飼
犬然投骨于地欲其司守而吠盜也脱也不投且有

嗟指之虞已諸虜之來名雖恭順慕義豈其果知真
心無亦利漢財物姑帖耳搖尾乞憐于我者乎就其
來而羈之為利甚易待其去而招之為費滋難蔑克
濟矣猰首之死無足為異第其來也保護關門為
王事而來也其毀也死于軍中為　王事而毀也借
其劬勞之名量示優恤之意使既護我藩籬我亦何
惜推蓋卹其死者勵其生者亦今日當着一著也
西虜運河西弃米經略使差官括各島存糧抵關軍
餉不絕其夷人發遼民窖藏米粟聽山永居民以布
易之還風遲米賑濟遼官遼生暨流民入關者多寡
量給關內難民俱各安堵其大將軍滅虜虎威等砲
銅銕遺械及衙門卷宗等件夷人俱送至取賞款虜
護關聲勢大震奴酋膽懾丞築新城以圖固守遼將
祖天壽向踞海島亦聞風思附
河西失陷經撫為仇其視中樞亦如仇各分門攻
許晉以抗言取憎其推經略也必欲置之絕地謂
萬分不能自免也晉亦天心挽命慨然直任不請
帑以驕其用　帑之多不請兵以驕其調兵之衆
不促餉以嬌其耗餉之濫沙汰冗食以嬌其用人
之襍設局鼓鑄以嬌其轉運之煩誓衆堅守以嬌

其弃地之失大為時論所嘉與遼為羣黨所側目
必欲與敗同事而後始快其風心孰知彼蒼憐佑
諸事瓦全護追罪淚其始湖兵之鼓亂本兵張公
執訊戎首謂長安某某貽書情事甚確而予隱忍
不發以消大譽於是妬我者無計可施而蔟擁柜
稍行遷轉其成事害其成功人謀如此遼事安得
不決裂哉
經略設局關平委主事榮榮鑄造軍需就近取煤以
省運價
南科徐憲卿奏稱年來最病痛處在多監軍軍多則
徒使將領分心於文移營積於迎合昔李郭不世出
之將一監以魚朝恩而猶不免敗況庸將乎新推經
畧王在晉雖不以揮霍啖口凌厲示長臣知其品端
心慎決不以封疆為戲者臣見正月間奴酋過河關
上去廣甯有幾塘報斷絕購探無人今中前屯所等
處猶未陷沒近報哭顏西虜俱往往牧雖曰借名守
邊恐非持長久策則關以外我無一人一騎敢出矣
此何等地何等時尚不疊為之計耶外陶胡先報奴
子被殺或借以文其不能進兵之失而未必真報梁
之垣鐵山島壞船不過為支銷二十萬餉之地而未

必確此總於遼事交關當查催以助毛文龍之一臂者也

遼事實錄卷之八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穉募甫較閱

壬戌五月王在晉題接濟東江准兵部咨題稱毛文龍
招集從義之士尚數千人久居海濱未費　朝廷升
斗今日應量給銀五萬兩以濟其匱　勑登萊撫臣
發福建領兵官侯銳同王一寧帶去交與毛文龍接
濟應用等因業經奉　旨下戶部議覆臣知　皇上
之壓念文龍　德意周至文龍有不感　恩思奮者
乎臣奉　命聯絡朝鮮者也涖任之初當通文告于
朝鮮併探文龍之音信而有遊擊蘇其民加銜都司
僉書張攀向與文龍同破鎮江擒佟養真父子見在
臣標下臣即令二將同加銜守備蘇其國張五福於
本月二十日給與月粮盤費偕壯士四十餘人行令
登萊撫鎮發船發器械同往臣移朝鮮國王咨併諭
平安道咨內具言本職奉　命經畧遼東薊鎮天津
登萊等處軍務欽奉　勑書內云朝鮮雖阻海外實
聲教所暨應聯絡作我援助茲當涖任之初擬合移
會國王知悉去年八月　題差南路監軍副使梁之
垣賫捧　詔旨宣諭貴邦奈渡海阻風深寒結凍避
颶島門稽遲卒歲今逾半載音問不通副將毛文龍
向以收復鎮江孤軍寡援退處朝鮮地界糾聚遼民
旋圖進取其得無粮畜衆藉資貴國獲助良多惟是
隔江一旅聲勢單弱進則必仗前茅退亦全須後勁
狡酋難陷廣寧實我叛臣為之內應兵未臨城遷致
奔潰非奴之力有加于　中國也然而西平一戰奴
死者數千人積骸填城義錦等州百姓結壘北山死
不降賊而寧前一帶乃我之所棄非賊之所衆今西
虜款關為我設帳防守撤米運銳以濟軍興胡越一
家威靈大振少需整辦即議進兵東西夾攻全望王
國倘奴渡河窺關希即發兵以助文龍力圖牽制貴
國久懷忠義欲報興復之恩須興問罪之旅剗奴勢
甚强養癰為害必肆侵凌併力勦除乃握勝算其或
寮幾審勢未可猝舉保獲文龍以期後舉軍資粮餉
火藥銃砲萬惟協濟無德不酬請俟異日等因又諭
朝鮮平安道云奴酋狂逞侵我　上國皆緣叛臣勾
引潛肆憑陵　天朝一統全盛　聖主乘乾　仁明
先物聲施四裔似此小醜旋當殄滅昨歲副總兵毛
文龍攻克鎮江因衆寡不敵越居鴨綠團聚朝鮮萬
里孤屯志在興復惟王國率賓效順事大殫忠倘機
遘可乘希振一旅以助　王師緩急所需百爾協濟

事平之日當圖報稱　皇帝已遣監軍副使梁之垣
宣諭國王久塲風濤致楷踰海想　朝命旣達無
俟中言茲者差官通訊文龍預畫戰守特此附音等
因併檄監軍副使梁之垣副將毛文龍王紹勳諭令
同心協助去後伏念人臣之義交不出疆而臣奉
天語以移文于海外不敢不奏　聞於　陛下續于
本月二十七日有保定叅將平四知營兵趙五自大
凌河逃回聞廣寧韃子有調過河東征討高麗毛文
龍消息則文龍之行藏動靜不可不差官偵探而候
閱兵到彼恐致遷延夏月南風盛發過此則往來無

三

及矣臣正具疏間于二十九日據專理遼餉副使錢
士晉塘報天啟元年十月十八日有廣寧王巡撫差
粮船六隻裝載稻米兵器送赴東江營內接濟毛副
將見接濟粮到收涙為歡即令陳中軍當日交卸所
有印記實收存照等因該本道當拘白惟學并同差
守備趙成功賈天剛等隔別研審據各供報毛副將
自擒解佟養眞後南來舟師斷絕聲息不通一向在
于義州城彌串堡龍川諸處往來駐劄標下止有王
撫院原撥廣寧兵二百名并選難遼人十餘萬內中
挑選精壯數千作為義兵餘人寄住江東地方墳川

固城安州定州等處兵士別無分毫錢粮及今十箇
月都借資朝鮮米萬餘石布千餘疋與士卒甘同艱
苦士卒感其忠誠無有敢志江西舊有擺渡小船本
將俱收退江東奴敵無舟可渡去年冬月氷堅奴于
十二月十四日提兵過江追襲十五日與毛將交戰
干林畔遊擊呂世舉中軍丁文禮戰死毛將力不能
支退保安州甯通奴亦撤兵回巢毛將隨還林畔過
冬今年三月內聞梁監軍將到毛將帶領部兵前往
彌串堡于初十日稠會遂用梁監軍銀二千兩少充
兵餉梁監軍于十五日往朝鮮至京去訖叅將王紹

四

勳坐監軍米船放回錢山住泊有天津畢巡撫所遣
應援叅將管大藩等兵船在江東各處與毛將水陸
犄角相機戰守廣甯王巡撫發來丁守仁等運船四
隻裝載粮石軍器俱照數收完外有登撫委官陳汝
明所押本寨粮船四隻裝載豆石守涷石城島適遇
梁監軍過海帶往彌串堡亦交卸與毛將但兵多粮
少人給斗升支放不數顒望轉輸接濟故差學等米
文投遞公文請給兵餉以便相機恢復因附運船後
先到津等因三十日又准登萊巡撫陶朗先揭報朝
鮮國王咨稱奴賊傳書內云南朝十三省兵大會退

陽尚且失利國王留一毛文龍何益若不見與明春
更有大于毛文龍者來孤亦不與彼相較只憐國王
承當他國之事亦聽之耳又據副總兵王紹勳報稱
三月十九日抵彌串堡闔營隨帮停泊于次日毛副
將帶領兵丁數百從定州而至營泰將駕嗟船數隻
自鐵山而來合兵一處彼此慰安圖維防守及備詢
麗人來據避難遼民等供稱虜窺伺江東見我兵至
此連日不見動靜今卑職會同毛副將管泰將駐劄
彌串義州等處團練相機行事以張聲勢牽制奴師
為此揭報等因到臣看得毛文龍以二百人糾聚十

五

萬挑選精壯數千無根而聚兵遇敵而不懼去年十
二月奴急東攻故緩西犯人多以廣甯塘報為虛揑
今始信其非誣矣自有此報而兵部之請銀接濟臣
之差官通信皆適中肯綮伏祈再　勑戶部速發前
銀解往登州渡海接應仍令登萊撫鎮即發船隻通
差的當慣海員役同蘇其民等剋期過海如王一甯
已到即與同行未到令蘇其民等先往毋稽時日一
面令登州整頓舟師停泊近洋倘彼中有舉動即往
協助朝鮮借過米萬餘石布千疋應差武職一員賫
勑著差去使臣梁之垣宣　諭優奬國王補選原借

米布仍　勑該國舟兵共圖滅賊再念毛文龍王紹
勳管大藩兵集三哨五萬金丈用不敷尚當績發以
備軍中月餉從中協濟桴鼓相應庶毛文龍聲勢不
孤心胆益壯而相機以謀恢復山海之安可藉其一
臂之力矣
兵科朱大典疏云兵必以堪戰者為實而無取充數
揀練兵之法首言練胆有胆而後遇敵不奔方可收
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侈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
額如何揀如之兵半空于七千之內安家之破冒難
稽賞祥之兵矯擅于五百之外沿途之搶虜最酷而

六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
之調撥殊為二東隱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衆
何益也
王在晉奏叅何大僕云何揀如于四月初九日引疾
起程與臣相值不過旬日彼此面會不過二次蓋初
到山海百事如蝟非臣之疏揀如以冗極接談無暇
也揀如何嘗有選兵三萬出關先據八里庄中前前
屯之議乃云新經畧中各道之言皆執不肯從耶又
云面告經畧經畧不以為然耶揀如　請告疏中有
選兵二萬分據前屯中前專意訓練之説是時揀如

將行臣往謁之則已杜門不相見矣前屯等處因虜屋破壞西虜充塞于途所差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日往來于甯前之地此棟如所知者不待棟如之畫策也棟如雖爲視師贊畫而事事徑行細打將官挑選兵士動支　帑銀未常受制于尚書臣初到亦未常有一事之掣其肘如城中兵馬可挑三萬將官承認者不下百餘員棟如曷不先自出關曷不請命于樞督直待臣至而後趦趄不進耶如東西二虜講和于四月初八日共圖大舉棟如有任事之勇受　朝廷之　命正當以身排難曷爲于次日即行而畏虜如虎耶湖兵欲往　京應募久蓄二心棟如又責革管兵都司張世卿田應封收用惡兵楊大勝等各營官兵抱憤且久又因棟如招集遼兵奸宄夾雜爲諜臣測棟如等獲奸細劉一𡾋劉得功明言招遼民爲內應他們向裡斫我們向外斫等語棟如具由移送于臣已自知遼人之必變矣一聞贊畫啟行人得而甘心焉初八日半夜移書求救于樞臣樞臣復差人擊鼓傳書與臣會牌亟令三總兵多發家丁護衛消此異變且令袁監軍就攝其兵臣等之愛護棟如可爲周至于次日擁護前行離關既遠臣等

七

始得安心如此行境又安敢率矣于關外也湖兵恐查究根因於十三日潛逃被臣發兵追趕立斬首惡二人又射傷九人旋復收回則臣已有疏　奏聞
皇上矣東西虜交構搶關之說不敢盡信其無有之咸爲小歹青及廣甯之虜必非宣大朶顏之虜也奴酋用海船裝載遼人帥大兵十五萬要到八里鋪如此信果真臣等在關所幹何事乃寂無一語　奏報
君父之前何敢以無稽之語輕瀆　聖聽搖惑人心且棟如起行在四月上旬而曰四月將盡尚未放三月糧以致衆兵操戈思逞兵根一日不可遲無隔月不給之理山海一鬨聚天下之滑稽遊棍而奸細又乘人之輕聽詐張奴勢以懼之靡造流言以亂之始人之見用雖賢必毀投人之機炭雖奸必錄是非顛倒流入　京都伏戎可慮今四月初八日過矣端午已屆期矣西虜到關已受賞矣而奴兵十五萬杳無的耗臣深幸其言之不信也然其可信者則在山海關毫無可恃雖有智者亦其如何之數語關門如不可守罪在年復一年徇私用人敗乃公事而于旬日之經臣無預焉先是棟如有疏謂山海關危如壘卵非王在晉力所能辦棟如與臣同鄉非有夙憾只恐

八

臣稽核其所用之錢粮先下一綱徹徹識刺以為將
來巧飾之地不知鄉人存心甚恕無樂乎盡發其幽
伏祈　皇上將棟如用過銀兩發巡按御史查核勿
以此事属臣以來撗口之反詆守關一事臣已為棟
如所料力不能堪亟將其所舉文臣　廷推逮代免
誤封疆臣當造棟如之門叩首百拜以謝其保全性
命之德於棟如又何尤焉
王在晉題關門形勢疏臣聞兵之道以豫勝之
道以懼勝也足莫覆于登山而覆于履垤故苟兢于
步雖險亦安苟易其行雖夷必險臣之守山海也能

九

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
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甚
熾而又祿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款非款冦非
冦予之而靡厭其欲拒之而恐失其懽一心以防奴
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又祿之以
遠人也懐之而非可懐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依人
之意飢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
艱乎內外多虞而又祿之以夯卒也養之以恩則玩
樹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墻潛伏隠憂兵以
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以

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生奸我不能得彼
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
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
土在在顛危馭控抗之人情時時防變收奔逃之魂
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抛曳馬匹俱經倒換黃沙赤
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羶土腥風灌骸滿骷髏之白數
萬人皆野棲露處詎任祁寒莫千間席舍衙棚曾無
土壘草料無方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百沸
騰而錢粮更加節嗇關上皆浮寓之民大家久已遠
避關前多散漫之虜虜酋又爾渝亡我惟幸奴之不

十

來一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
時即有孫吳皆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敗氣
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
猶以人情事勢為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
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拘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
乃南北邊墻依城而築者亘延二十餘里其南則海
沈涔遠城極天無際虜如合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槳
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泊岸直搶海之一
衆而今所稱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
不乘船而金蒲盧渾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

敓頤浩之愚以海為無足慮也城北為角山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邐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枕之撩垣于山是為邊墻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為關乃灌喜嶺蜿蜒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下矙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之勢斗城如鍋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遠戍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絶塞此豈有形之天塹戍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禦矣有為再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舖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繞山南至海一片石統歸總括角山及灌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蔽第計費甚鉅而民夫當用數萬人夫 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金獨是數萬人夫復招募于 幾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處

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為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猝來大衆奔踏有漢漫不及收之勢矧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飾而東西北三面皆零零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外墻畢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懾斬温畧以釁鼓血郢支以染鍔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竝無一字之欺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攖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囓身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為重臣敢不陸閒 宸聽為先時內備之計哉所為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先于任今徒以名取而不以實求則夫人徒籍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醸禍 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募地從之邊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為趨利此為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樂邊塞之危者乎有不願就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粮之議萬一永增

不得邊軍立潰則　都下之招兵為之萬夫也添一
官增一官之費用其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
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弊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公
費差舍差官祗奔波驛馬　令旗令箭但驅使錢神
威愈嚴而愈添狐篤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兎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
蹶而鑒潰離之蠍蝶聚烏合之兵即為狼奔獸散之
兵雖多亦奚以為薊永之間通津之地流民叢聚賜
胃久枯亟宜令彼處撫臣消萌彌患　輦轂之下臏
伏奸細李永芳猾得功之黨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
面歡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搆挑楚兵之急走致西虜
之乍驚訛語縈興羣情惝怳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
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宜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
息而邊患息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臣薰沐拜千惟
聖明少垂鑒焉奉
聖旨封疆事重鄉還悉心籌畫防禦餘着該部議行
吏部奉　旨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
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重言既驗併給事中郭鞏
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　山東鉅野縣白蓮教
頭徐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城縣據梁家樓鄆城陷
破鄒滕夏鎮大掠河上有紙人四箇號四大金剛
王在晉題發水兵今邊塞之兵習驕習玩事事做樣
種種效尤一人譁則衆思譁一人竄則衆思竄一處
增餉則各處盡思增餉僻處且然何有衝邊內地且
然何有遠戍自援遼募兵未嘗得兵之用而海內受
兵之害極矣人思添兵而臣獨思減兵以若兵甚於
若虜也御兵難於御虜也彼登萊所急者水兵耳陸
兵安所用之青齊之勁卒甲於縣宇彼江淮之兵又
安所用之臺臣之往募也謂江淮之人之習海也乃
見海而惕望登而避懼奴而縮萊州原非衝海駐兵
於此恐至登而受巡撫之節制也無節無制之兵可
用乎恐至登而屬總兵之訓練也不訓不練之兵可
用乎恐至登而乘船出海為奴所攻為風濤所溺也
不習舟不習海之兵可用乎遊擊孟淑孔者臣不知
其何許人市井梟棍竊非分之官陪灶下中郎送淩
人之氣岸抗閫外之專命不往不來遨　天子之憲
臣不忝不竭器械衣甲銀每名已給八兩胡云赤乎
空拳安家銀每名已給十兩何以思歸若謂東兵之
放班起於防汛防汛者防倭也倭非汛不來汛過而
兵可放奴若來豈待汛乎有兵無餉撫臣不得已而

放班土著之兵或春來而秋往調發之卒或此到而
彼回若夫應募而來者則爲常川戰守之士彼處未
嘗有更番之兵此間安得聞放班之例四方烏合原
無統攝誰能追其既往必其將來　朝廷費幾許金
錢二千里召募未到登州一步此兵緣何而招未見
撫鎮一面此兵緣何而返猥云勞瘁已極鄉關入夢
豈山海之兵不勞九邊之兵不夢耶此說一創邊關
解體領兵官不斬而姑待爲今時畏兵如虎曰斬廣
其變也獨不覩楚兵乎彼土司之兵也不知有　朝
廷之法者也足甫動而臣之令箭已及於前逸矣遂

兵戮於前追兵躡於後當日如用大炮一擊四十人
立成虀粉臣不忍爲長平之坑僅爲藁街之示歸伍
之後復擒領兵土把鍾天衢膏　尚方之劍矣彼以
如熊如狼之衆兵數逾萬俛首就縛何有幺麼一孟
淑孔以盤踞之官自相雄長哉若江淮應募者多係
臣鄉人聞風蟻附原非強敵奈何驟視之今惟有離
羣散黨分發青州武定以防海發春安以防山發濟
甯以防運發臨清德州之間以防入衛老弱充數者
以漸清汰各兵如不願往發回原籍嚴追安家衣甲
銀兩如狂逞作亂則逮其父母妻子繫之圜中孟淑

孔先行削籍倘不遵號令則着巡撫總兵拏淑孔到
京處斬彼不受或於二百里之撫臣定不受制於二
千六百里外之經畧差嗟名器不可以假人威權不
可以下逮彼徒手之兵且挾之以自衛敢於銜戟叢
中取悍將驕兵之首哉登州之添兵也爲三方並進
也今廣甯一方已無進兵之路矣徒欲取勝於登津
舍夷而就險舍實而就虛此爲不得之數也毛文龍
國請兵矣而欲江淮之兵接應陸兵不能汎海登萊
向若無舟此又來必然之事也今而後東三郡止留
二萬之水兵八千之陸兵而舊營仍存其額則戰守

可支而供輸易辦茫茫大海不能化飛騎爲遊鯨戰
馬其猶可省乎伏祈　勅下該部議將募臣游士任
所募水兵三千駕所造船隻及時渡海再查江淮陸
兵中有習水者量行挑選接濟毛文龍協力以圖攻
取餘議分發各地方防守仍節浮汰冗無貽地方隱
禍其遊擊孟淑孔亟行議處庶邊兵不敢比例安登
萊即所以安山海也

昔爲經畧者只求增兵昔爲經畧只思減兵游待
御所募之兵東即不能渡海以禦奴西又不能勦
賊以平妖棍弁如孟淑孔者擁兵自衛不尊調度

晉發情言之而 廟廊之上平平應之 尚方之
餉雖利不能行于節制之山東委金錢以填谿壑
令人有餘恨耳
王在晉准出鎮行邊總督王象乾會稿三月初二初
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梅報稱哈喇慎大酋罕孛羅
勢伯彥黃台吉等差中軍打戶歹彥恰等又而朶顏
衛屬夷三十六家酋首速不的㜸太等先後各帶領
兵馬於甯前中前等處列營駐劄為我遠去哨探為
我送還東來回鄉人口為我馱負運送器物若柴木
米豆雖彼自為興販而關上地挾人衆薪桂米珠諸

十七

夷柴米源源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急用自山海至連
山數百里間西夷趾錯於道臣等與諸虜約衛鋒勒
尾犄之角之因形制勝先據甯儹所報罕孛羅勢顧
自出帳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一千頂為我
哨守甯前一帶地方謂是 皇爺內邊墻語非虛也
朶顏大酋狹𩓐大偶爾物故諸酋㜸太速不的等皆
其兄弟子侄蒦喪北歸㜸酋論其二子夜不收卜他
什力曰 朝廷豢養我家二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
場為人當盡忠盡孝甯要名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
賞時進而詢之皆如前語皆以忠孝自誓語意恭謹
雅馴不類而夷人一段赳赳桓桓之意固自躍如臣
等給之冠帶傘蓋賞物慰勞而勸免之諸夷數數喋
喋又告討新舊賞物臣等再四思維舊賞載在冊籍
其當與也無靡多費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
賞與朶顏三十六家新婚於大營號為倘不狼者之
賞彼皆領有兵馬出有夷帳以忠順為名以剿逆為
詞堂堂 天朝撫育萬邦何可不少灑涓滴使募外
氈毳之羣洒濡於 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
帳携家裹粮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
不必盡如所云照募兵例安家行粮衣械馬甲之類

十八

但其來也為我守邊而米 為我出哨而來也 中
國募兵人費數十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
不繼脫巾呼癸可獨靳於外夷呼臣等較量於緩急
輕重之間討之蓋已審矣不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
月顆粒未眾其腹寸縷未被其身猶然哨守如故雖
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
其子況外夷乎違其勢極情迫明以委我而後增之
患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為德其於 中國馭夷之大
體亦堪褻矣臣等數四宣諭諸夷遂於四月之三十
日寫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令諸夷蹐刀說誓永為

遵守五月初一日臣又與經臣及鎮部道文武諸臣
同至歡喜嶺進諸夷而諭之使得各盡其意可聽者
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可從者姑已之譬
之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兩也而狙有喜有
怒狙公雖善養狙不能不賦狙而令羣狙喜而無怒
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例賞固斷斷必不可靳者也
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譁歡呼羅拜真是
胡越一家而煖太二子隨從漢官威儀率領諸虜望
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聖之靡不顧其酋長早來戍
守幾幸如煖太二子而得與冠蓋之榮者臣再維保

十九

障固圉要在自强何至藉資諸虜而好音之懷亦昔
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既抒欵誠以內附我之撫也自
宣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繒不無少費而我得乘暇
簡練兵馬修築臺墻製造器仗收輯人心當震風零
雨之時為綢繆牖户之計期以剪滅逆奴雪恥除兇
酬百王而報千古此塞之矣况環薊鎮邊墻二千餘
里大虜屬夷庭處皆是比隣結駟聯鑣在在皆可闌
入今日之撫使諸夷既吞我餌如馴犬然卧護籬下
不獨安遼左實以衛薊門不獨藉資諸虜實欲修我
內備臣惟此事輪軫寸衷不啻一刻九迴矧之侍之

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　皇上之前者也先是臣
具　題留督臣撫虜欽奉　聖旨着就近撫賞事畢
還鎮今諸虜雖受漢索而聞虎酋欲率衆前來討賞
虎酋為虜中之長其族繁其勢大奴之所懼在慮我
若結愁廣甯終非奴久居之地關可守廣甯可襲其
舊賞必不可裁但舊賞甚厚與哈喇慎罕孛雖勢等
之賞不同講説調停非督臣不能辦此督臣雖暫還
鎮倘關門別有聲息尤望　皇上勅督臣刻期到關
主張是事臣自知才不如人而同心協力彼此相成
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再照廣〻既陷羣情渙散首

二十

事支離督臣獨力當關樞臣按蹕繼至房謀杜斷持
危定傾以收人心為主以安　杜稷為悦臣至關而
始知二老臣之功大也昔遼乘廣甯衆虜止衆一路
而東夷狂逞西虜合縱山海永薊之間各衆分路非
督臣樞臣多方剤量則山海危於纍棋而西協同於
漏巵今諸虜立盟耳為我守奴酋聞風懾息馬首欲
東欵虜一着雖萬萬不可時而各隘無虞我得藉此
以圖修築此為行邊視師之功而臣則隨二臣之後
因人成事者也至於司道各臣嘔心籌畫竭力講謩
出塞各員役首犯虜鋒如喇麻僧王三吉八藏如衛

都司守備閆首信通官王擒胡等出入虜廷如遊擊張定守備龔東正黃應節武成郝興宗通官王朝宗通事擺賽等與撫夷府佐將領等官隨事效勞固其職分然當茲草創之初又值頹靡之後鼓其向往以收羣才拔之時勢亦事理人情之必不可已者容臣等查明量行叙錄伏乞 勅下兵部施行奉
聖旨這款虜犒賞并經督撫等事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御史張文熙疏稱山海一墻之外尺寸非我有矣試想廣甯不守之時是何光景風鶴一驚舉朝蒐震上公車者但得馬首回南勝似春風得意熙聞中者一聞燕臺邊隳不覺泣對牛衣借差去國者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為放生之場當事借着者手脚徒亂求緩長驅一時延為延死之著試想從昔何意有今日也奴假我以可為之時我終日為侍斃之計職以為有為莫若同心同心莫若做實事安插遼民專委已有人矣而嚴構奸細一事必慎必勤勿泄數十萬生靈懷反側之心亦是安插之實着也欵和西覊靡已有方矣而嚴備喜峯等口分將分地無使我堂堂 中國終落犬羊雲霧之內則亦經畧之秘計也山海整頓無調兵請 帑之事內地已安 京師有講學之會此疏提醒人心

南道王允成奏自用兵以來經畧凡五六推矣竊謂誤 國之罪閣部臺省均當分過三路一敗神氣盡耗河西一陷元氣盡亡袁應泰素亦沉潛有謀有鑒十熊之被叅也遂不問長短盡矯之而不顧解經邦素亦饒有經濟因激于戰守之爭也遂不敢叱馭甯遠官而不恤今王在晉徃矣臣謂宜專任之前後舊藩均當割斷無預為責備而使日與人角在晉直前擔當前人之是者仍之不必矯之為非前人之非者更之不必矯之為是虛心做去庶先有濟想廷弼自出京至入關無日不上疏照顧人情尚無暇而暇理秘守耶則在晉之當專任可知或有廳議不妨書劄秘商何必以封疆為作文之題目而聚訟無已時哉近讀贊畫何棟如疏恐將來與經臣又不相合能王故事 廟堂諸臣蚤為之討遲則嗟臍無及矣

王在晉請棲濟海外疏云建州奴之巢穴也新踞之遼陽奴之浮寓也奴之巢穴奴之所為家者也人情莫不顧其家今欲從廣甯攻之廣甯為所得矣欲從登州攻之旅順為所據矣惟朝鮮達奴巢為較近今

有毛文龍在馬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兵法討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憑鴨綠之險居隔江之近文龍
得其所矣奴欲長驅而肘腋之間有蠆毒馬奴一動
而毒發屢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
之死命者乎頃有奠定人莫興居牛庄許久逃歸進
國臣詢之備述奴之畏文龍甚也臣使文龍以牽其
尾率西虜以控其頭奴必蠖伏龜縮保郛穀以自完
臣得乘暇時畢餘力以圖整頓數月間以恩義結人
心收其奔北之神魂以威令肅軍伍消其螂蟷之意
態裸體者有甲冑以遮身徒手者得干戈以禦敵算

二十三

傾頹之雉堞銃砲不驚肉峻嶒之馬骨馳驅可範奴
即來臣亦有所恃以無恐哨馬日往來于前屯甯遠
之間擾其耕牧出關三百里田無五穀賊不得糧進
無可資退無可食奴將棄廣甯而畫河以守我即不
能長有廣甯而西虜得之猶勝奴之踞之也如此則
邊境安而　國家安矣再審差來守備董世富千總
蕭王麟等稱去年八月至歲臘渡江者十餘萬遼人
靡不食朝鮮之粒每人每月給米三斗至六月而止
則六月以後之粮須待登津之轉運而大海之隔運
米甚難問其差官若齎銀到彼亦能轉達國王買米
一面繳登萊天津裝載米粟往彼接濟一面再發銀
兩往彼買糴本官又兩次具詳亟請火藥軍器臣移
咨工部速行造辦隨船附帶前去獨登津船隻不能
猝備有兵無船有米無船躭延時日恐至失時誤事
是在彼中巡撫多方措置以濟畢興戶部治餉工部
治器登津治舟隻兵粮以夙夜匪懈之心篤同舟共
濟之誼庶窮海之孤軍有所託乎朝鮮夙稱忠順瞻
我兵民貸我粟帛若非　皇言之慰勞安望好義之
有終　勑諭褒嘉仍施　予賚似不容已至于䕶功
死敵之臣應行監軍副使遂一查覈明的生者紀錄

二十四

陞賞沒者優䘏加　恩激勸明而後人心奮而海外
之功可成矣
經略復廟鮮國王咨為畢務事准朝鮮國王咨為照
一自遼路斷絕消息難通奴賊形勢　天兵進退了
莫聞知舉國臣民徒切憤悶西望雪涕今准來咨始
審　皇上赫怒大兵齎集約期舉事共圖勦滅若值
王師東出進薄遼城敢不鼓動忠義同讐共憤適作
聲援以用犄角之勢等因轉咨前來該本部院看得
奴酋恣行兇暴惡貫滿盈我　朝世守封疆決難輕
棄待下聚集大兵擬圖恢復惟是奴之巢窟密邇貴

邦總兵毛文龍駐兵近地遙隔大洋登津應援猝難
立致張大兵威爰整義旅防其叵測濟其不逮俾偏
師遠泊守能自恃進可圖功幸有與國是資賢王永
賴念我遼人流離飄泊身世如萍終朝鮮借食米
粟鄰傳供應來往滋煩雖軫切于仁賢或取憎于邊
吏惟虞虜患不伐賊謀賊勢益張彼此受害王宜戒
諭邊臣同心禦侮全我避難之民植此孤屯之侶始
終不斷夫拯援將來自展乎報圖再查王國移咨在
去年六月今將匝歲而尺一始達于中華頃亦走役
浮海咨會貴邦風汎難齊天涯云邈今昔宣心秖于
協助尚師徒合一立殄僇衛王國無肘腋之憂中朝
有唇齒之賴茂昭義順併著功能惟 帝優嘉於昭
簡冊幸希鑒茹務竟其成為此咨去煩為查照施行
王在晉題築城據山海分理軍務主事沈棨會同各
道閻鳴泰張應吾邢愼言袁崇煥贊畫軍需舉人孫
元化副將孫諫叅將施洪謨等親出關外相度築城
地面估計工費等因該臣看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有中人之產必高其墻垣扃其門戶豈以 九鼎至
重而肩越視之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不淵不山
則人以為可狎其居使之然也夏商有泰華孟門之
儉漢唐有潼函秦隴之固至于宋而立國之規模弱
其然猶有天雄葦其北之河經其南陳師拒河可遏
奔馬而今竟何如者遼左陷而 神京所恃一關而
此關北倚角山南濱大海城築于山根海麓之間關
落于高嶺長坡之下臣前疏具陳形勢賊如躡層峰
傴僂以俯瞰又如踞高嶺博顙以馮陵仰而承其矢
石近而當其砲銃墻堞不能周身介冑何堪絜侮其
恃雲梯高架而守者必神搖膽奪矣故山海必非易
守即守而單墻單壁必非可恃勢不得不于關外再
築一城初擬築于中前所某地面遼廓難於接濟物
料堆積難于搬移人夫還雜難于安頓工程繁浩難
于稽查臣與諸臣再三酌議循行阡陌相度地形無
如八里鋪者蓋關門南北邊長十七里而從角山寺
繞而東又山城二十里山城高低起伏隨其巖阿崖
壘周遭周折今傍三道關起腳逶迤至海畫地築墻
建臺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不惟
十七里之危邊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巑岏峭峻大
半收括囊中歡喜嶺在新城之內憑高遠眺賊來而
我懸鏡以燭其形矣夫非常之原不可語于黎民而
道傍之舍每至淆于衆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是役

也功成有十二便焉關外有關墻外有墻賊不得輕
覦我便一民棄田不稼我收之邊內必復業歸耕便
二也無草色馬不放青今關外數里儘堪芻牧便三
移兵出關內城安堵居民得竄其屋便四兵屯郭外
臨敵扃關奔逃無路便五土民聞築重城層層謹護
俱有固志便六互市夷丁漸移遠地不至逼關便七
中前所聲勢聯絡人益肯居留為外護便八芝蘇灣
去城較近可以挽泊便九城市寬廓商賈必集物價
漸減便十哨探之兵外城可納賊至不驚便十一狄
闖之虜我能自立消其叛心便十二有此便益不獲

二十七

不為一勞永逸之計 計招募臣推檄永為之民願赴
工者子來趨事勿貪派以擾之各營有遵兵勤其出
關應役給工食以安之計安插則搭棚八里鋪遼廬
可托宿也人衆不能容則分其半以入羅城登臺可
往來也計物料則打柴開窰燒磚斲石以次舉焉夯
土扭蓋灌灰墁頂以漸及焉綜核則有四道臣調度
則有主事沈棨料理銑臺則有贊畫孫元化專理則
有副將孫諫叅將施洪謨魯之由金冠等擬官錢粮
則有永平府同知徐廷松等分管則有將官侯一品
虞養材李慣等諸臣臣則時時往閱工程以稽勤惰

蓋關內關外工作一時併急如脩舊邊則磚灰石料
累砌加堵悉責成于班軍幫土築口建鋪造屋則責
成于守堞擺圍之兵皆優厚加其工食而後勿忙可
辦工程當百施百廢之時為極冗極難之事汗流氣
喘手痺足繭物料金無一備器具靡不從新人人有
黧瘠之形刻刻如焚溺之狀豈待 廟廊之上申嚴
功令而邊臣始之所趨事哉目前至急之工第一為
脩舊邊加堵堞其次為造窩鋪造營房然舊邊雖葺
而人以為未足恃也則又莫急于築外城如此興作
非財不舉估算工料約用粮九十三萬兩而雜工所

二十八

費犒勞奬賞之需兩載焉當此三空四盡之際 皇
上自為 社稷計伏祈 允發 帑金陸續解赴山
海聽臣及時鳩工辦料亟圖興築此城一建則關可
守俟明歲于中前所再築一城則關可固關門固奴
必不來即來我自有所憑依賊亦不能得志如此則
鐘簴不驚 度居永奠而 皇上未顧之憂可以少
釋臣赴關不請兵不請 帑擇其至緊者方乞 恩
于 皇上而事之最急莫尚于此年來為東事不知
費多少金錢未占實際而關門一片土係四海九州
之命脉此項實在工夫為千萬年不朽之事臣于錢

粮分毫不敢經手動支必檄道府經歷幾處衙門在
在有案節節可查工成之後聽巡關御史查核奏報
以清靡濫臣才短于防邊而心切于報 國備任事
一年清查節省便足少資築城之費必不浸爲以貿
朝廷之委任也昔史起之引漳惟塞王之獨任乃成
其斷充國之留田有漢武之爲信遂奏其功 聖朝
一統 金甌詎宜以尋丈之墻垣委之殘兵奔其傍
倖於嘗試非忠臣之謀 國亦非 聖主之自爲謀
也西虜受款關外各城堡俱收復 哨馬至廣甯界
戸科周希令題稱欲閩 京師必須山海據險于遠
以聯絡二鎮莫若從中前所海口直接薊鎮黄土嶺
止依山脩築計工僅十七里皆據險而建可脩城而
守其茂林豐草皆我所羅可以置援遼兵將星列其
間使無逃必爲死守芝蔴灣退粮以給之庶免覬覦
之勞退可久守進可漸築計無出此者乞急 勑經
臣央計廷臣担當 陛下不惜四五百萬之金錢以
固金湯以圖恢復不待職言之畢矣
兵科沈應時題稱臣聞衞 京師者邊閔爲急今遼
東失而外邊失矣華夷分界盡在山海關頻關關門
形勢歡喜嶺高于城樓而角山崖鬼邊墻遶山阿峯

巒持出其上是果可守之形否加以邊墻單薄羅城
低小盡危道也非亟爲增崇壯麗屹然有難犯之勢
不足禦虜長驅此目前至計倘河東河西未易猝復
欲恃山海關爲正邊兄如經臣王在晉議或從芝蔴
灣或從八里鋪築起邊城約長三十里北連山南至
海將一片石角山及歡喜嶺一槩總括包羅足爲山
海屏蔽一說也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從中前所築
起直接黄土嶺尤爲詳密周備三議皆百事不拔之
計亦一日不容緩之計也費誠浩大但五年來邊事
倥偬金錢費千萬盡委泥沙誠得乘西虜受款爲我
防守之時早爲區畫而圖之後來兵有所恃而不逃
民有所依而無懼邊疆安 京都亦安矣他日徐議
恢復亦爲有基恐不得惜小費而忘大利也
視師尚書張鶴鳴題稱臣在山海關查山海路數至
南海口勘驗極確其增加城墻挑濬城壕建築樓臺
引海水至北角山皆極緊要事見今趲脩臣前疏已
詳悉入 告近經臣王在晉與督臣王象乾議在八
里庄東築外城尤爲桑土至計已蒙 諭旨諸路工
程視其衝要議建視其頹壞議脩葺皆萬不容已者
如議脩築以壯金湯之險而蓄虎豹之威邊關可以

永固　京陵可以安寝矣
兵科賴良佐題稱　國家定鼎燕京而環以九邊
祖宗良有深意夫都漢唐故事欲令天子居安思危
自爲守也然攷漢之都咸陽也去匈奴幾千里唐之
都長安也去回紇吐蕃亦幾千里自全遼覆沿以來
山海一墻之外遍棊腥羶　神京左臂業已中斷自
關以西平原廣野並無雄塞鐵壁可扼奴騎而職之
項經臣移職書云關外高嶺三道環抱羅城登羅城
之樓望嶺樓失其高而嶺居其上虜得吾大砲甚多
萬一憑高而擊誰能駐足至于角山則崔嵬聳峙堵
爲巖墻上則繞巒岫下則落山限險具在奴而不在
我形勢如此大可寒心經臣議從三道關築一邊墻
以至于海初爲山塞衛以繞樓以爲防守先看待來
年內城工畢再集班軍于中前所築一邊城再添一
重鎖鑰大都採職同官沈應時周希令兩臣之言而
兼用之如此巨畫不減金城方畧獨恨其不蚤耳今
業已報興工伏乞　皇上多發　帑金責令經臣趂
時修築勒限報竣是在當事者蚤爲覆行萬毋秦越
視之泄泄悠之也
戊辰王在晉任本兵疏稱近因南京兵科給事中

錢允鯨論樞輔孫承宗遼臣在晉而爲重將推之
說盡付馬世龍全無實着等因奉　旨嚴切以致
承宗疏辯歸叙前事數指臣名雖無詆毀之詞然
而枝節横生藤蘿糾結臣生平出處所關安能默
默已耶當天啟二年廣甯被奴攻陷軍兵盡潰山
海關門四晝夜不閉軍民潰入者且二百八十萬
矣于時京師鼎沸逃遁訛傳應　朝官吏來裝思
奔會試舉人移寓出郭勳戚請兵而自衛商民棄
業以逃生臣猶憶雪中傳出　聖諭朝儀雜亂舉
動失常是時　廷推經畧督兵禦虜誰敢身任有
三疏以求削免者諸臣集中府會議同詞舉臣以
往臣歎曰　國家養士二百五十年無人肯赴
國難不幾辱　朝廷而羞當世乎願以身殉舉
朝壯之盡人憐之不意至今尚存食息于人間誤
兵說餉以備　熙朝之　顧問回憶遼難初起銳
不可當任遼事者不以山頭望廷尉即以廷尉望
山頭沙場之骨嶙嶒獄底之鬼慘戚微　天之庇
藉　國之靈以有今日豈非厚幸哉臣之抵關適
當潰敗之極事事無中做有人人縣死得生截留
逃兵手無寸鐵身無片甲百凡料理從新整頓葺

頹垣飭戈甲煉火藥造弓箭銃砲建行伍營房先
欵朶顏後欵虎墩收復關前三百里地漸次屯守
邊境怗然人心已大定矣衆議關前歡喜嶺高于
城樓賊至必憑高俯擊乃卜地于八里鋪築外城
收歡喜嶺于内鎖三道關于前科臣周布令議費
四五百里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亦亟議築
起邊城為山海屏蔽臣檄道鎮估工計費謂須銀
百萬蓋併造衙舍築銃臺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
中臣以為多駁批再議未幾而樞輔自請行邊矣
至所謂八里鋪太近當築甯造屋窿山其規畫在
關門二百里外而迄今無一磚一石之堆積也兩
議俱罷而皆師王之臣去年議築芝蔴灣去城十
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說耳無奈道傍之築
各自無成而山海無重門深扃之勢深悔當年浮
議之囂訌敗乃公事也樞輔還　朝初疏並無一
字訾臣且謂經臣不可疑易臣甚感其相成之雅
無何忽有　旨敗臣南樞臣不知其故而樞輔承
宗與臣交代矣臣回未幾總兵江應詔亦回馬世
龍登壇授鉞率意冥兵變亂成法兵無不虛餉無
不耗將無不貪臣初議止用兵六萬馬萬匹欲情

舊違餉以養兵乃忽議添兵十四萬馬數萬逆蝎
海内之力以供餉功既無成財物大匱柳河之敗
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言此六
萬二千之兵歸于何有非失撲蹈隙則虛籍掛糧
世龍百喙何能以自解也還臣債違事失違疆未
有壞　朝廷之紀綱者乃世龍筆金一入紀綱從
此壞矣世龍拙于料敵巧于逢迎其伶俐聰明悉
用之于欺公盜餉明結逆璫暗操　朝政而又有
滑稽詭譎游揚變幻之茅元儀藉先世之餘貲為
攏門之結納舌火如火筆底藏鋒投諂營陞實緣
未遂生情羅織譸悯津塗臣為本兵痛心于虛兵
虛餉之當懲決念于去詐去貪之是急五月十五
日有邊事日虞潰敗請師尚爾通誅一疏糾恭世
龍元儀為舉　朝公論所快世龍以敵國之富元
儀以通天之智二人之怨讟深矣臣又疏恭關内
道張春更增一敵結連奸弁神棍保留營幹搆黨
興讒必欲移本兵之席以佽售其私臣一身真成
孤注矣臣讀樞輔一疏謂臣先年抵任屬道袁崇
煥及兩贊司移書故輔葉向高言王在晉去關八
里以一百萬之費築二十里重城羣議閧然欲臣

抵關一閱等語夫所謂羣議關然形之章奏者即周布令沈應時之疏也二臣謂城當築並未謂築城當止今自樞輔一閱城工罷矣錢粮未動臣可無言獨是築城一事係監軍閻鳴泰同袁崇煥及二賛司相土度地計議詳確而後奏　閣安得有後言以閣于舊輔也如舊輔必欲關城止令科道一行足矣何必閣臣之親往哉　皇上命臣與袁崇煥同心受事而此疏若挑之隙所係于交情者小所關于　國事者大臣不得不剖析明言以白底事之無他樞輔之疏不至臣不敢借事生情自有此而臣不安其職矣臣之歸計決矣此生何日以報　皇上之恩得　君如此時局自不能容與言至此可勝長喟下情耳昧讀懇伏祈　聖明裁察焉奉　旨覽奏舊事始末自明邊疆多事卿與督師正并胆同心共國戡定何必以浮言介意朕前已面諭不得再陳馬世龍如何久不遝到着法司勤限嚴催崇禎元年九月疏

按南科錢　疏奏　旨孫承宗偏任貪將致壞東事本當議處所惜國體姑不深究賞功銀三十萬兩作何。關銷着據實回奏自此而杖節旁生謂經臣之逐錄監軍之移書舊輔葉公之示意矣

張鶴鳴為視師復　命内云自遼患以來經畧死難擊獄景景匿一故任此官者為捐軀赴難之官忌其人而懸之為此官者為戕忿納畧之地今日之經畧難于前日之經畧萬倍矣王在晉鐵骨赤心雄于遠畧識見如照燭觀火肩重如迎刃理經但秉正不阿人醉獨醒獨臣與在晉兩人耳為奸人所睥睨如劉弘化周朝瑞熊德陽革與之為難久矣其黨與實繁有徒其冷語揶揄暗地掣肘吹毛索瘢以中傷之全不顧　國家安危雖孫吳之智韓白之才亦無濟矣在晉不足惜如遼事何此今日釀遼事大禍根也此臣之不顧嫌疑不顧讐害為　國家大計而吐肝胆于　皇上之前也

六月王在晉題清查兵據將領呈進兵數共計六萬六千五百一名職知其數之非核也於四月間即出示屢諭各營凡係虚名不妨開作逃亡事故已前冒餉悉置不究倘倩人代點必皇重法於是漸報開除而與前冊稍稍異矣一人一日止堪點兵三四千人若分日查點則更更後代催替滋煩欲查兵而且為兵之所愚矣臣夠部司道鎮府佐分為十六路又恐

班軍代點分為六路先取年貌疤痣文冊分散各官伺日候晨赴點守城者照隊分列于城守邊者照部分邊于邊守山者照分列于山守海者照船分列于海哨兵序立于八里鋪步兵馬兵序立于西關外以官就兵不許以兵就官向來惟道將家丁雜役最難稽覈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臣親詣教場逐名查記壯者少者老弱者有兵而無馬匹者無盔甲者無器仗者一一分明大抵有盔甲者什有一二有兵仗者十之七八而器仗不足以銜鋒盔甲不能以護體以此殘兵敗卒交付于臣朽甲鈍器交付于臣臣

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是晚收各路點冊宗算冒頂姓名及臨點不到并者弱者合之前後陸續刪汰共開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實在兵五萬七千三百三十名此山海關之兵數也乃一片石青山口石門路義院口分布山石二路黃土嶺等處又共汰去四百五十八名計實在兵六千一百一十六名則在山海關兵數之外矣如此點法兵可稱實數乎而非也如此汰法兵可稱精壯乎而非也病兵頗多久病者當革而偶病者不當革蓋海瀕風氣五月猶綿日飲牛馬之溲無鍋無灶多就食於飯店之中夜結蝸蟻之牖無室無居盡拖處于蓆圍之內人生處此不病實稀絕其餱粮是驅之死也此法之不能盡汰者也臣立法不用遼人遼人無食苟得藉民為兵何暇計月糧之多寡將官利于侵扣流民樂于藏身妻室相依匀奸起競紛紛擾擾釁孽潛滋自西兵而外各營夾雜南北混淆而浙營為甚臣念遼人貧苦不忍加威乃所至驅逐如失巢之烏驚飛四竄苟可偷生必將翩翩昔照烈于當陽長坂之間命懸呼吸而猶不忍自棄其民民者天之所生也民歸而棄之是絕於天者也今在關遼兵臣令其赴工脩築日給銀七分

可聊生矣擇其精健有家室者發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哨守前屯中前所處之亦盡善矣而猶有不願就工不願出哨者須立法挑選另立遼兵一營便于稽查又便于調度蓋於難處之中為權處之術此又法之不能盡汰者也有兵無盔甲猶可用為守若有兵無器仗則不成其為兵矣目下設局開爐買銅聚鐵鳩工命匠時刻靡停而物料難齊堆積無所盡人力為之甯有濟呼見在兵有雜役營路兵有薪水甚之司役下隸半列簿書押客頑童盡食官帑即如山海鎮兵四千各衙門占役甚多麾中之餉日消紙上

之兵安在　朝廷竭民脂以養兵豈為打柴挑水而
設者向使本關不駐經畧三十六里之邊墻誰人與
守由此推之凡舊設各營之軍皆有名無實之軍也
若非澈底清查何自窺其虛實哉見兵五萬七千
有奇未可云少然挑選簡練經兵不及三萬此三萬
之中舊存者驚弓而疑曲木見賊膽寒新來者履虎
而恐捋鬚聞風氣奪敗局幾不可收而殘局牢不可
破向無訓練之存釀成偷惰之風自清查之後督令
道將按期操演務令進止步伐一閑于度有不恪者
定軍法從事臣於督工練卒百事身先以語不遣心

三九

事推循實未信為屬既信成不以為勞矣弟念飢軍
疲卒簿糈難于果腹常懷奔竄之心厚犒乃以作勤
可奮超距之勇欲行一定之法須施不測之恩蓋加
餉則人思比例而加賞不可以為例餉之多寡民可
使由而賞之多寡民不可使知軍前支用百費如叢
必餉餘于兵而兵可足亦可使勤若膠柱而望瑟之
調刻舟以求劍之獲臣終不能以耳言諭衆空令督
人而徒為先勞無底之事也仰祈　聖明俯允臣言
遂著為令每歲于餉銀外另議操賞公用等費庶不
掣臣之肘而有勇知方可資防禦矣奉

聖旨汰冗兵以省虛餉是今日急務知道了其操賞
等費着該部使議定來說
王在晉題汰冗員照會遼兵搜括窮海幽內內之脂
剝削戕生靈之命人以為耗於兵也戶部但計兵算
餉亦以為耗於兵也即臣昔總理三部頗知耗于兵
併耗於官而不知官之耗倉一至於斯也臣初抵關
查聽用官甚多其間虛掛家丁食糧者不少遂着部
道閱報查據官評斥革參將李滿倉等二十一員又
千總高大才等二十四員把總李俊等十一員督陣
總哨等官二十一員又臣標下聽用官臣革退餘可

四十

行等三十九員聽用承舍軍退張文謨等六十四名
袁應兆名下裁去千總等官唐志斌等四十一員又
題　准將材守備喻良璹葉文魁馮夢周丁天懋章
世賢操弓來中一矢試文罔識一丁張時化韓施勝
在遼防河有議文藝無長以上七員歲糜廩餼家丁
銀三千兩均應汰回追劄又臣陸續批革都司王藩
等四十餘員又湖兵脫逃鼓衆首倡元惡千總鍾天
衢楊大勝董朝位三名以次擒來梟斬示衆其他從
關外逃歸守把千總以來投用並無異能悉行迸斥
者不可勝紀如此給秣之屬庶幾一清矣及至送冊

查點尚有副參遊都守總總哨中軍旗鼓等九百五十四員名臣一一裁革又刪去八十員每官有廩給有家丁管兵官有薪水有馬丁有醫書旗健雜役有一官廩給兼二十名兵餉者有兼十餘名兵餉者有兼五六名兵餉者凡遇犒賞亦增數倍支用盔甲器械鞍馬所費不貲各官不能臨陣何如省養官之費以養兵各兵甚苦餉薄何如裁無經之餉以增餉查經略標下有加銜遊都守備答應旗牌等官二百餘員令未出征昔戰止用數十員至足矣至於承舍每名月支銀三兩臣到關並不用一名驛遞之苦少蘇

四二

夫馬之勞可節省一人則省一人之費而又可省一人之害此非軫恤時艱之最急者乎慨自遼事興而閫左少年取官如寄人各舉其所知而所知或緣于囑託人名售其賄緣而賄緣遂可以得官招兵之使或討部劄數十張不由部劄而督撫監軍經劄者不知幾何也將材之選每見類　題數十員不由題請而以異棍充武生以武生冒官者不知幾何也文臣之出身以漸乃浮譽一張而白丁已都閫矣市井遂參遊安俳優諸色人等忽冠帶乘驄馬鏈錢盡長安之遊俠鮮依紈袴詫霸上之軍容及其見敵狂奔行不顧影河西之潰人以為不在兵而在官不在文官而在武官不在尊官而在小官多官閧然先遁而大衆從之此輩之肉未足食也且其雌黃之頰蜚聲最遠而簧鼓之舌流訕滋蔓毛文龍之建功惟恐其勝羅一貴之死敵誰悼其亡習走無常興敗同事蓋其怯敵懼虜夜夢猶驚而浪逐狂奔游魂未定不下刪除之令益增糜爛之憂汰兵汰將汰家丁汰雜流汰薪水腰下之橫金漸少則廐中之上駟得存合之減兵一疏一年所省可幾四十萬足當築城之半矣

奏

四三

聖旨覽卿奏汰革冗員且見實心任事該部知道

此時臺省建言多保熊王罪狀及兩河失事諸臣舊案關兵漸次招集西虜運米換布永平一帶居民亦到山海轉糴督在關日事操練脩築鼓鑄謹嚴防禦廣示招徠事事躬親查核百務稍舉言官條議頗稀

王在晉清查馬匹跟得援遼調集邊兵五萬有奇皆給馬價皆帶馬匹又遼撫自買并京營留用者不啻八萬而今僅存什中之一矣自官兵奔潰馬腹無料又長鞭急控馬肉無皮關外殺馬療飢折箭充薪以

八日之奔疲爲一夕之倒死入關馬覓日以數百計聞有存活槽竊爲貪弁竊去今之充下乘者皆死亡之剩數而槽竊之棄餘也通緣關門無草日給銀六分而草無可覓馬數仆僵臣親至教場點閱查馬單起料致馬匹羸瘦者逐一加責而滿街之馬骨頗稀以駑駘之猥惡而當胡騎之焱然安望歷塊騰空收戰功于馬上哉西北之兵長技在馬臣欲以步兵之虜而軍中不以爲然若謂步兵無足算者蓋長邊哨探晝夜奔馳而沙磧皺皸天荒徧跋非騎不能兵盈五萬七千須馬步相兼互用則據道將酌議取數二萬亦因草料之難而故從減畜也臣之不即急　請者以黄明臣之買馬原充山海關之用今忽接部文將黄明臣買馬之銀那發二萬兩與馬世龍自行招買則關門之懸望復爲永平分去矣目今馬市正開過此則馬匹漸少買馬一事萬難延遲伏祈　勑部速發太僕寺銀十五萬兩内將十萬兩發黄明臣上緊召買勒限押解前來以備軍中急用又聞上有馬商辦存信等時往宣大買馬到關驗收給價乞將五萬兩解發山海關以備馬商領用庶分路召買馬庶可充而危邊得藉馬兵以衝鋒布陣矣

王在晉奏西虜情形云今歲從正月後廣甯五百里之間西虜隔畫青塵遂絶自虜猥蓋爲我牆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鄉人口紛紛至矣初聞奴酋一子墜馬死臣以爲好事之言無足述也乃山西人祁天祿保定人趙五俱保我兵逃回備言其事臣又以爲口傳之語未敢報也比有東狼人艾興從河東回而始言死者爲奴之孫矣再合之登萊之報而臣始信其真矣祁天祿等之言曰奴子領賊兵搶關至三十站馬驚兇而墮地死用紅氈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罷兵或子或孫不可知其裹尸也則祁天祿等所目擊也斯時也潰卒離披人疲馬倒萬一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馬而馬蹶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冲聖之仁明惟呵護於百靈乃奮怒于一捽此無異於博浪之擊立挫神竈殺胡嶺之兇旋催鬼錄我　明萬世無疆之祚即此已窺天意之默定矣彼亂臣賊子敢逆天以速滅亡之禍哉嗣夜頓聞賊兵在十三站等處殺違人之不順賊者賊挑少壯奪妻子以哨聚於林青是山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有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錦州生員趙啟祿稟詞始知錦州城南雙堡十山等

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逃回寺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搶襲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酋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舊城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登萊又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二十六日又聞李永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四達人賷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若干今又訽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向聞奴之子在廣寧今叛賊復與之俱非無意窺關者奴銳多根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欵關受賞者為哈喇慎夭酋罕孛羅勢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恭二大部暨三十六家為薊鎮之西虜守關一事臣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藏米於塞虜發塞得米日運米八里舖關上居民以麤布易之民得不餒虜中有荅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餅部落不受賞荅喇秉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欵妄王燒餅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拉其奸人枝之受罰兵惟是虜中小歹

青最貧最橫奴乃賞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數參駝以賄歹青必欲與之婚煖兔之侄為歹青之婿臣令煖兔間之未知得聞否奴之賄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縑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關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結欵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甯者為虎墩兔虎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於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耆而不能自强奴不瞞憨而賄歹青豈謂憨之不足與耶抑憨先為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來勒兵駐甯遠到關索賞妄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設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臣與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季約費銀十萬今必速去秋之賞要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蟒段皆取給我我必不與我絕幷廣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廣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其自衛其嚴兵以備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窺視　天朝誓必復廣甯以洩忿欲差人往永召卜火及諸大酋糾衆攻奴其志銳其言雄

臣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我必大費無無所出即得廣甯而人民已散城郭傾頹亦終難守且虎酋近而白言遠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漁人鷸蚌之利而奴且鼓下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遠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清離之後計非萬全頗叛賊重至廣甯有捲土重來之勢則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踟躕未敢自決者此也今已差官密探虎酋之情而厲哈喇慎之氣萬一哈喇慎討賊之師果動而虎墩兎索賞之約重來臣在關門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 聞勢必臨事而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為萬萬不能緩者又聞奴之所畏在毛文龍我不得不竭力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治杻裝粮褰裳極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 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汎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年取用盡人操不貳之心則天下無離為之事至於戶部錢粮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關頭爲 社稷安危所繫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響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於所不必用用兵於所不必用用心於所不必用反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可及耳奉旨這所奏夷虜情形甚悉該部看議具奏

王在晉摘陳行邊事宜慨自廣甯潰後山海一關危於呼吸臣蒙 陛下任使若以擔重而卸肩因地險而卻步不惟負 國抑負生平故矢心不主於鑿坏而厲氣每存乎摯拊無奈初抵巖關事事紊亂人人驚惶有朝不謀夕之思壓載骨及溺之恐一關之外獸蹄鳥跡交錯於途甯前中前之間哨馬一出西賊披倡入烟欲斷驕虜呼號黨類日肆要挾今日索迎風明日索牛酒此部之酋長方來彼部之好人又至通官足繭而不能竟其成臣等脣枯而不獲窮其說諸至四月中旬撓有頭緒諸酋必欲親見臣與督臣王象乾盛陳兵衛介冑環列止令酋長數百召之始見而在關奸細忽播流言以撓之曰此行殺汝也毋往又挑動在關居民曰此來必搶也急逃臣欲往而山海諸生扣馬力諫既關議以論虜又寬言以慰民半日之間費幾許調停而始見信虜至班班羅拜闔

伏韃門犒以酒食賞以段帛竟日而虜始退退復爭
多嫌少又講至五月初一日而諸酋始願受成聞刀
說誓年至八九十者俱扶杖前來欲望漢官威儀老
死而不恨設誓後臣等往關外勞之捧足摧膝席地
而飲極其恭順而最狡如罕索羅勢者原圖搶掠亦
化驚爲馴而狺狺之聲息且列帳於中前等處以守
關門矣日晡回帳臣令其望　闕謝　恩敎之以尊
君敬　上之義此亦前代以來所未有之事而臣仰
仗　明主之威稜以存　中國之大體此撫賞夷人
之大槩也湖兵久懷異意時走奸徒人　京幹兵符
搆同黨而叛兵楊大勝等訐其土把彼此交訌搆鬬
臣未入境而土兵之長張世卿田應封皆被革矣大
勝糾結多人歃血飲酒影聚西關外抗不歸伍時樞
臣張鶴鳴在關語臣曰我雖行此事必須結束臣亦
憂之乃四月十三日湖兵率衆而逃矣以在關最悍
之兵狼奔不顧衆有爲餘一動百動倘闗然闖入
都門涇原之釁在於瞬息臣招之不至發騎年窮追
斬其拒敵者二人戮傷九人逃兵始懼而歸伍歸伍
之後日與馬兵爲仇臣復擒其首惡鍾天衢梟斬而
楊大勝等猶然結黨也臣諭總兵李秉誠曰湖兵爲
梗何以令于三軍即彼湖民果敗我力猶能制之柰
何養癰使潰秉誠于是差役擒大勝等六名解至立
斬楊大勝董朝位二名餘四名各細責貫耳當日即
驅逐羣黨不許容留一人反側子雖未盡安而震懾
于威屛息不敢動此平定湖兵之大畧也河西戰士
如林然兵而出失地而回乃緹綺累及於文臣而斧
鑕不加于大師雖治亂用嚴而律無正法即原情莫
貰而國國有常刑臣之論劾責帥大者擁兵二三萬
次者擁衆三四千破無情之顏面而張不漏之網羅
三尺凜於波靡風蕩之餘而萬軍惕於股栗足搖之
後且逆知竇承武之必逃先檄津撫擒之候　旨解
奪副諸弁之憾臣者深矣軍中號令雜出將不奉令
而樹兵兵不歸伍而食餉若棍徒鄭子龍周良馭鄧
全勝陳光祖李世卿來鎭華金文進等各樹幟招遼
人爲兵各三四百名差人擒緝輒擁亡命以自衞閆
渠奉何軍令則曰何太僕之招招之也今諸棍雖陸
續就縛而多兵不能以解散中藏間諜之奸外伏勾
連之計只用一何棟如而人情有千變萬化之形軍
伍有四分五裂之勢臺省之論列多功而棟如之脫
身倖甚然其恨臣者切矣遼餉之漏危難塞邊之計

叢神孔多人來領餉不知兵自何營銀到花消究竟人歸惡有買物買料亂離之冊籍多亡問新間軍遠廣之圍圍已潰賍吏之貲盈橐積胥之腊包天錢粮明扣明除闕顯真為利藪补號可遮可速道書靡不濫攬今闖門積蠹纍纍擊獄而納官納吏逃入　京都者不知倀倀何之貪官罷歸原籍已作富家窮欲收而付之法吏其踪跡于臣者至矣營兵領粮而不支本色米豆轉運積如丘山風雨飄零化成灰土奴在石屯搬運迄今米已而我之打船雇車服牛驅騾悉為奴實饕囷以充居積奴益富而我以貧奴益飽而我益飢值此米珠之際耕添狼戾之嗟臣下令各軍月支米五斗准銀四錢不領米者斷不給銀今五月粮餉本折兼支之法已行司農之匱乏庶其可支乎軍中馬匹瘦損不問倒死不問奔潰之後既無毛齒之可查亦無印烙之可驗以病馬易上駟已覺尚領剪粮以喂馱換空羣經久僅存皮骨兼之乾草二束重八斤用價六分無草既不生膘減料又難茁壯臣至場親查馬匹凡極羸者馬軍加責次羸者姑令加料喂養以俟再驗淌銜之馬骨瘦其漸少手向來粮銀任將官之支領憑總哨之分散先除免折又除

公費既多科斂又多倀鬼今冊到即令監軍之發號號到即令餉司之給發監司無勒措之弊官軍免守候之煩各營鑿鑿逐名包封抽來親驗發銀者既不敢居觔折之名散銀者亦不敢冀扣除之例此法從臣創始者也君子營中食上廩者要無白丁冗假官者悉多金帶以為羣策畢舉必有其謀異能保全疆土而見虜魂飛聞風膽落其在關外也各兵未逃而彼先逃其入關內也各兵已去而彼不去今復四至求容蟻附蝶集即如將材守備韓施勝絕無寸長名下影射家丁二十名何賞有人何賞操演每月支元寶一錠每歲冒銀六百二十四兩有一官則騎一馬又多乘馬之家丁多一馬則增一料又增倒馬之官價上之不可云將下之不可充兵臣於各將投用者盡發監軍考試不濫收一員凡冗食之徒悉聽别尋道路各營加銜將官分為三等有兵部總督經畧衙門劄付者為一等巡撫者次之總鎮練兵招兵御史都司司道者又次之一一分別不容混冒此又從臣創始者也向為邊事徵兵從來清查兵數領粮則有其居臨陣則無其人將官之富厚充囊軍士之貧窮銷骨今盡數清查虛詭迸斥官軍久不習操未聞戰

陣之法總哨向不習射全無貫革之能令令守邊守
城者日習銃彈在營在任者日習槍棍馬步軍兵先
令道鎮操演陣勢已明分布既定臣自到教場操閱
操畢較射官軍射藝生疎遠不能及八十步射不能
中九矢以此而當强虜猶褰毛之遇韓盧敢未當鬪
之虎豹哉查射不及式者一一加杖各兵以槍刀棍
棒牌筅跌打呈能者盡人給賞此後遂成規格官軍
之知有操練也亦自臣創始者也至于各局物料向
係委官暗收有無多寡何從稽考匠多而料少則束
手于待料匠少而料多則恣意以鬧消製器未必皆
工虛名悉多耗餉今責成 王事沈棨之精核而造器
必無苦窳矣錢糧向有部折軍士每至呑聲若餉司
駐撫甯往來支放猝難查對臣令新餉司移駐山海
糧銀之有無朝夕可問營伍之支領咫尺非遥蓋有
主事白貽清之廉慎而出納可期清楚矣此外如空
營大砲地雷水虎等件暗藏機械俱責將官分任奴
知之可消其入犯之謀奴不知可遂吾罔取之計目
下脩葺城垣又卜築新邊鳩工傑木日無虛晷倘得
錢糧應手軍士同心仰藉 祖宗之靈或可陰褫强
奴之魄惟是奸細潛踪訛言滿耳南園之鳳乃是山
鷄周人之璞實萬腐鼠兼之被褫盈千吠聲極萬當
茲世局分逵時情任臆或以流聞而起訕或以繁言
而害成此非惡影疾走之時亦非處陰休影之日不
揣者以為亟亟自明之疏疑有皇皇求聞之心詎知
知不知在人於我無傷信不信在 朝於國有損且
有日伺臣之門而求過者矣嗟乎身居虎吻日懼張
牙暫據鵲巢原非安土身於何屬名於何有惟仰恃
聖明遠照萬里曙及幽暇聽邊臣之展布耳已更念
巖臣規為運量乍祛積習忽樹新條拂衆願之狃安
或羣情之謗盬須申重 天語可無替於初終將責
成於久暫文臣武帥恪遵功令揭日月而行之矣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駕馭夷人料理邊務軍政一新朕
甚嘉悅卿還安心殫力督帥文武將吏竭忠報國同
建大功不必他慮
工科郭興治題日今防守機宜撫勦可否無夫兵餉
之措處皆在眉睫大費商量總之今日直大事不出
安攘兩着之中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干戈倥偬之際
即禮樂潤色性命微言切以為不對時症無裨短長
而況於憑恃意見恣逞胸臆一人立標衆人吠聲也
耶又豈其不記廣甯初陷時耶送妻子者夜遁宵奔

謀差假者朝乞夕請真若河朔一片地世界轉盼即
見陸沉而豈料其有今日耶幸有今日是　祖宗
社稷之有靈而留此綢繆之一日也所當何如警醒
何如愛惜者顧仍偷千金之寸陰快一夫之恩怨耶
吾聞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今比肩事主何異兄弟
下民之侮極矣閱墻尚不可忘耶吾恐盜賊夷秋不
識時局不畏要人覆墻投河自取滅亡徒令後世咄
嗟曰中原搶攘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千秋萬世之
臭有不可滌除矣伏祈　皇上　勅諭諸臣自今以
家起念各從職掌着手仰想　君父之焦
靈之塗炭上何以分憂　朝廷下何以有
辭天下勿蹈尚口之窮自取嗌臍之悔庶議論省成
功多而天下事可漸為矣　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大小臣工都着洗心任事共
濟時艱不必紛嚣爭論
經畧在關沿邊烽燧不絕通宵刀斗相聞邊臣勞
若收拾破壞封疆九邊無調遣之煩内地無招募
之苦田畝省加編之稅中外稍得寧息休養元元
于瘡痍未起之時乃廷臣不修實政但修恩怨輒
圖蔟擁權黨收功掀翻世局轉眼便忘廣寧潰敗

避死逃生光景所謂奴急併急奴緩併緩豈虛語
哉
王在晉題巡行近邊臣職在守邊衙門之巻案無查
在右之典故未習百事師心從頭做起月來稍稍有
緒向聞有奸細在關故為陳師進取之狀潛露料虜
合擊之形因間用間離其腹心嚴督東師渡海協助
奴如聞報將必自疑自駭無敢生心弟念一片石等
處最衝最險不一親往則取信于耳聞未取証于目
擊揣摩尚隔玄虛而調度不由實見兵不可若是其
嘗試也臣欲盡力薊邊而關上人心未固不可遠離
乃從近關各隘一往閱焉按山海佳城至角山關十
二里角山至三道關十二里三道關至石門路交界
十七里其自角山而上皆山城也山城北折為橫嶺
嶺高而趾落環堵中虛實馬上能盡見之謹嚴陳設
仍樹疑兵以示有備過此山徑轉深越數里而一片
石之橋城如長虹跨空鐵關石洞橫亘於白沙黃土
之間隱然在目矣其形口闊而喉窄遇雨則山水建
瓴直下泉飛百道頃刻成渠以橋為關下有九門通
水關不甚高流沙衝急則橋虞中斥一片石之稱險
者以此然兩山彭峙設有烽臺賊至銃砲能遠擊而

副將吳自勉挑濠築土於傍頗能布置初戴極擅招遼兵三千三百有奇居此極為樞督二臣所殛而遼兵不能散臣甚懷猜今問自勉謂遼兵皆挈家而居願死守又有五寨土司莫大功田應封兵一千近經調發彼亦楊自勉之嚴濬消其跋扈臣召把目問之亦安於是土共計將四十八員兵丁五千六百三十四名馬八百二十八匹兵足守矣臣又欲調兵一枝駐此為奇兵賊如扣關一片石伏兵從腰衡出截其後或搴其歸賊必顧忌而不敢前至於片石雖險路然徑迤逶賊須瞻前顧後進此為天穽我得用奇

殺賊賊豈舍坦平之大路而由車不並軌騎不成行之險道哉過片石二里而為扇山堡又八里為黃土嶺關登關南望正對鐵場堡堡係新葺今居民盡徙已城墟矣此處宜設兵以備外援弟荒堡孤懸居人隱爬徐布方略乃堪持久黃土嶺外地界開敞往歲虜數犯關此為要衝不後于片石然當關踞嶺高而可憑不似片石環橋低而易踰耳守備路無宿領官九員軍丁八百九十一名馬一百七十三匹今又分莫大功等土兵之半守之守備往來片石以聽調度蓋片石距嶺匪遙烽火相連不移時而可至也黃土

營結于山下不過三家之市遂城之稱營堡者皆斯類耳越黃土營過坑兒谷二十里而為大毛山山落于嶺後出董家口六里而為城子谷大毛山提調李魁春領千把總六員軍丁六百五名出谷為水門寺十五里而至長谷駐操營延綏入衛兵一千六百四十八名寓馬入衛兵餉居山海至萬歷二十一年始移駐操營彼地甚僻應照舊調居山海而量撥士兵以守之事之不煩再計者北折為平頂峪兩壁中開積水瀦淺滙成大壑水涸時介然成然然高山峻嶺團圞周匝關外林木蒙茸兼之亂石參差胡馬頓難

歷塊路雖衝而非虜兵之地也平坦至板場谷越二十三里而義院孤城落山窪間右為水關關四門又石為撫夷廳倚墻墻上有樓墻之外有尘門而夷人見臣至拜于樓下以羊酒搞之凡得夷情即來報本關擺設空營火砲最稱奇捷馬至伏發聲震山谷火遠林阜臣在山海所埋伏皆穴地伏軍候賊至發而火賊騎如飛馬過而不及發者有之伏軍于地窖先為賊覺者有之火發烟起賊即奔馳行過數十步而聲烈臣以為非精技也惟義院關火砲不用火燃藥線虜馬觸機火即噴爇賊不及避臣即喚砲手到關

成

如式製造賊閧之必不敢馳逞以行不測之地宎駐
義院官二十一員軍兵二千六百一十二名馬八十
八匹兵力已强不必增設距院三里許為孥子谷又
三十五里至石門寨營都司梁桂朝領官七員兵丁
二千十九名馬五百六十三匹石門落于平坡無甚
險阨去義院大毛山黃土嶺皆適中之地結營以備
應援桑麻遍野太平時為樂土避難之逺人錯趾焉
旋至山海僅四十里臣即回閱所過之處烽臺相望
俱先年戚繼光所脩葺或因舊臺而築新臺或棄舊
邊而設新墻沿邊烽堠星羅棊列間有傾欹者臣即
五十九
檄所司脩之飭舊豎新儘堪防禦不必更張以滋煩
費再查山海關原備西虜非備東夷東夷向有三韓
隔絶風馬牛不相及也萬歷十一三十四等年虜衆
犯遼直抵關下又十九三十六等年虜衆大舉驚潰
薊鎮故本關居民知有西虜不知所謂建酋也西虜
向稱為巨敵今巨敵化而為我之藩離墻外四望皆
草木菁蔥沃野千里
祖文皇帝靖難以兀良哈從征有功遂以大甯地與
之大甯既徙關東橫入虜地甯前不絶如綫虜騎由
沒道路多梗跡臣所履南海口至橫嶺邊長

百七十六丈一片石黃土嶺義院石門交界邊長一
萬三千三百十二丈何處不可入犯何處不當固守
虜如不靖即添兵一二十萬添餉四五百萬東西支
應疲于奔命亦無救于空疏乃知無形之險固于人
心而先事之防周于人事雖有智者必不能舍款之
一策以為月前彌縫補救之計因款虜而忘備不可
因款虜而脩備則化無備為有備兵備西虜以守關
不可使西虜之不攻關則化有患為無患兵今石門
義院口外之虜皆與我設帳前屯之虜守籬之犬本
必能嚙賊然賊至而聞犬吠之聲亦黑夜窺人墻壁

有所望而未也[illegible]
虎而西則漸入虜地而訖羊腸九折之坂矣性是虜
性何常見利則嗜虜嗜金而奴怙遼民之黃金以餌
之其見於毛文龍之揭報者與臣之前疏合也彼以
精鏐我以粗段布匹彼以實賄我以空言說合豈惟
愚虜抑以自愚邇據哨探周守廉左輔報稍哨至塔
山地方有拱兎營王達子說稱奴酋用財帛哄歹青
都令妥㪚親聞說在八月間謀犯抵關等因隨據督
臣王象乾書云西虜款事成與不成　宗社封疆之
安危係焉得報小歹青抽扣兒諸酋為逆奴所誘欲

與婚又誘長津都令敖漢等相率以從不覺駭愕失揚是日獨石報罕孛羅勢病故山海之守其議創于罕孛羅勢而係暈大以身先之令徠暈大死罕孛羅勢又死罕孛之族丹舍台吉者聞助兵踴躍而前稱忠順今又死此時着落撫夷遊擊張定朱梅託援太多奈滾吉務令招誘歹青抽扣數酋入我繩縱勿被逆奴誘去斯為萬全之策速行寧前道與各弁亟圖之又貽臣書速議委官買賞夷段匹督臣深憂歹青抽扣與奴酋合臣亦慮之書未至而臣已着朱梅差人往說矣都令為歹青之子其父遺好人先為奴

酋所拘縶虜中極重好人恨之以不得不從抽扣者虜中之最黠虎燉炒花五路併吉營兵為伏兵强悍喜鬬與歹青部落居錦義之間哉今西結粟顏宣大東欲結虎酋而歹青抽扣從中隔畫既不得滑節以襲廣寧又不得駐兵以保寧遠好兒趁與憨有不共之仇激之使鬬不可謂非奴中之搬置也一使仇以絆其所忌一用賄以結其所親渾設帳守關之虜音壓不及於西平擺城死守之賊遠顧無虞於山海虎酋欲來而有以尼其行歹青抽扣欲款而先以吞其餌我之款虜人或以為疎而弛備而奴之構虜則見

其巧而多謀臣等于憨非不知王世忠之關親然不調此急而後緩附而陰離彼來而與之款則不追不拒有易厭之情形我往而强之來則多索多求有難堪之谿壑藉以空言要結張定朱梅即擎長三尺靡濟于事此蘇張不能收功而孔方多能見效者若徒期事之克濟而不惜重費以招之無論經費無出功成而吏議隨焉世局紛囂無中生有誰容邊臣之展一籌也惟是虎酋舊賞萬不可缺而此費毫無措辦俟其率虜前來當關要挾然後　請於　朝而與

之往來至速亦須浹月一月之供應不啻幾萬金而關民素畏西虜虜至必驚驚必竄而我思歸之士習見之兵見影聞風凡經兵動豈不以臨三千從熊矣山海患哉此真係邊塞之安危而　廟廊之上所當亟為計處者蓋寧可賞備而虜不來不可虜來而賞不備臣是以條述虜情而先期以請　命焉惟　明主蚤見而亟圖之封疆有厚幸矣

巡撫李瑾會題關上鎮守止當統領關兵管轄山石二路兼理寧前前屯八里莊一帶永平鎮守即當駐札永平專練兵馬分管燕河建昌二路應當關者得

專力于一面而彼動亦克濟乎前茅其三屯鎮守仍舊駐劄三屯專管中西二協以為永平接應則布置不踈而統轄亦明矣

薊鎮三協有十二路東協山海石門燕河建昌中協太平喜峰松棚馬蘭西協墻子曹家古北石塘諸路中又有各關各隘口向來三協共一總兵駐三屯營以便東西應援今議割山石燕建屬山海總兵江應詔　臨軒授鉞予之　勅矣乃三屯與遵化又各設一總兵六十里之間有二鎮守焉且所居中協而遥制西協于二百里之外三鎮既分

設兵而孫祖壽又推薊鎮總兵兼永平山海等處所領　勅書仍照舊稱三協係分所統統轄入部立意紛更而兵情憒憒貿貿大率類此此事不得不超比經督撫會疏一人深衔暴白其短稱疾求罷不允遂請行邊請事參亂到底諱疾忌醫邊事安得不壞耶

孫承宗疏云方今天下第一大事惟兵而兵家第一大事只在中樞必不可朝更夕改暫借于未閑軍旅之人亦不可叙資挨資强加于徒具形骸之輩若職承宗書生伎倆何敢決籌即須分點一事

樞輔自請行邊

果職言之非也則如此小事尚致鬨突而其才可知抑職言之或是也則如此淺事尚致紛囂而其望可知望既有未堪而況疾病纏連肌骨盡銷真病真衰即心志欲揚而氣力為抑伏乞急　勅吏部從公會推務在得人以授司馬之托職之衰病憐而放歸以全惟蓋之私可勝激切之至

兵科朱童蒙等題竊謂邊事以委兵部尚書凡三四易既而　皇上加意東顧自為　宗社生民計眷注孫承宗以閣臣帶行部事從在廷諸臣之請也今接閣臣孫承宗揭帖奉

聖旨近關防守宜及時料理經略官用心修備已有次第卿欲親詣關門相度商議具見為國忠猷甚嘉悅鹿善繼宋獻准隨卿行其犒賞會同經略官酌給印着張經世暫署卿還作速還朝欽此職等讀未及終不勝私憂矣夫以政本而涸以戎務以綸扉而抑以樞座祇恐不得久寄軍旅還歸黃閣所以前陳居恭出將入相之謂職壇直斜之正欲久任此老成重臣彈壓內外運籌緩急也今日之行居恭之言驗矣臣等恭詳原揭倘亦有厭勞就逸之思乎

初晉樞經略辭　朝首揆葉公面語曰我從來未

到邊不識韃虜公抵關事定我來一看晋答之曰

閣下行邊振　朝廷之靈爽此邊疆之幸也然言

之未必果行葉公偶以此語同事孫公愕然曰門

生見掌兵部須某往詰朝而揭已上矣葉公不能

挽悔之無及一言而起無盡之紛紜後葉公罷相

歸而晤晋于吳門且道所以追悔而未嘗諱言也

錦衣陳居恭為樞輔之畢戚預測其深裏所以有

入相出將之疏是時樞輔非次拜相人言藉甚須

借掌部行邊以厭時望一聞葉公語即發不留行

恐首輔之先着耳

邊事實錄　　　卷之乙

此葉湖北省圖配補

卷之乙　壬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蕊繹菊父覆閱
壬戌　月
題聲援朝鮮云毛文龍托身于朝鮮
不能援濟劉堂堂中國無專靠朝鮮之
不盡力救援則文龍必難自立於朝鮮而朝
鮮不納欸于奴亦必轉折于奴是我弃一文龍而又
弃一朝鮮也朝鮮于山海有首尾之形而於登萊有
之勢萬一朝鮮不能存奴無所顧忌於東必狂
肆力於西以水師擊登津而以鐵騎攻山海彼
兩路進攻我三面受敵奴之入犯必瞻前而顧後而
我之應敵輙此此而遺彼臣久聞其造艄而人或謂
水彼各島之人豈皆乘馬者如其果怯水也則
之長攻彼之短焉知奴之懼舟不如我之懼馬
耶福建官兵共三千一百五十員名福船六十五隻
陸續到津舡隻具備兵精船足兵依于船萬無舍舟
萬無枉折入齊救援東兗之理津門且
萬無留守天津之理　明旨招揭自應恪
刻期渡海仍令津撫勒限開船不容少逗
其米豆布疋決非三萬金可以充
到津再行續發恐淮兵無到津之

風已厲不能乘船破浪坐需以失機會
小此事為　朝廷之事萬一置文龍于枯
肆則必招虜馬于巖關天下無無價之米豆亦無無
價之布疋以三萬銀而買三萬之布疋又買三十萬
之米豆此真為紙上之布粟而江東之兵可裁雲以
充腹否恐十五萬金之　請戶部必不
必舍已到之閩船而待未到之淮船也有
旨作速看議
尚書張鶴鳴奏奸細奉
聖旨毛文龍因拿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盤
軍譏害毛文龍拿到劉一巘杜茂等刑部官紙窓通
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
一巘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
衛便差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
官狗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
來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革職為民
王在晉題　甯前云關外地方先經督臣王象乾委
叅將周于才守中前所而于才病故遂委叅將周守
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向緣前屯一帶城垣未葺房
屋多燬官軍日劄于城往來哨探夜則伏草間歇宿

使賊不知將官所在彼時西虜紛紜不獨畏奴之掩
襲亦畏虜之作歹也迺來虜部受款路徑已通哨馬
時過甯遠赤馳不已臣遂檄關外監軍道袁崇煥移
駐中前所料理前屯以監周守廉左輔之軍然出關
之兵需馬而馬甚稀需器而器甚少需銃鉋而銃鉋
且盡需盔甲而盔甲全無急而辦之不得徐而俟之
不可且甯前二城荊棘蒙茸丸爍徧地空堵惟存鳥
跡破屋但有寒灰欲重新整理費財費力何可勝言
當全遼未陷尚設一副總五叅遊連營結寨兵馬如
林躬破殘之後整頓重新設兵二萬八千人斷斷不
能少者關外之軍屢險陷危每名月給銀二兩向來
已有成例馬步相兼臣與總兵江應詔議調關外須
用賞馬二萬匹計一年所費粮料銀兩不啻一百四
十餘萬而甲仗銃鉋之需不載焉為　廷朝復此二
百里之疆土計費不貲必先議餉而後議兵先議兵
而後議守此復復甯前之大概也或曰曷不分在關
之兵又議增兵乎關上兵雖幾及六萬有襍役有公
差有馱夫有車夫有局匠有新水食兵之餉而實非
兵也水兵守水山兵守山哨兵巡哨以三十六里之
邊城設守兵設游兵設援兵設銃鉋火藥之兵設傳

烽瞭哨之兵臣猶以為少也繇前屯而甯遠則去關
漸遠去廣甯漸近兵必用壯馬必用多纔可抵敵增
兵易而增餉難此事在　廟廊從來計畫非臣之所
敢擅矣

王在晉題救遼民疏臣惟山海一關習逃之卒心如
不椗之舟狂逞之兵氣似不羈之馬惰窳之法令玩
愒之人情懵懵如不醒之夢而臣一一挽圖整頓無
規矩而求方圓即未竟其成亦稍引其緒獨是處遼
人一節迄今未有成畫隨衆蚩蚩日夜圖維終無善
處之法臣有不能自諱者嘵空言無以市恩而苟法
難于調衆也蓋遼地甚腴遼人甚富故其生尚甚繁
至今地穴有發不盡之糧為西夷所搬運故不能耐
貧耐勞受寒受餒今一朝而諸苦集矣失巢之燕繞
梁無食之鳥攫肉臣慮其必生變也乃請賑于　朝
發金各郡於安插之中寓分散之意此臣處遼人之
法也欽奉　聖旨遼民屢有旨賑䘏這所請銀兩准
給發但須嚴行查覈務沾實惠不得破冒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臣即刊示曉諭令其就賑無何將銀十萬
交付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仍會臣通融行夫安插
事屯田所以安插也微獨　廷臣言之

及之但屯田必築舍製器買犢播穀分土
稼穡百畝而收穫此為終歲之計而遼人不能為
終日之計百里而外婦女老稚卽不能行欲其挈挈
而往挈挈而耕恐田穀未成而種田之人先填溝壑
矣且各處疲遼人如仇驅之惟恐不遠今見無銀賑
濟遂叢聚于關自永平以至山海不啻二三十萬銜
官向臣索俸師生向臣索廩饑民向臣索食曰有賑
金十萬在也而臣無以應之則詞窮日來西路一通
遼民一在虜營者奔歸無算西虜送還華人例給賞
為非以得遼人為幸而虜得以送還人為功歸一人
增一夾襍奸人之慮無髮可辨其為回鄉人口乃貴
英猍暈大等營不削遼人之髮歸而混于華人奸良
無以別矣凡遼人歸臣一一細審遞解遠方置之近
則喜發之遠則慰若姑置之關門則地無所容而禍
且不測間有老幼不能行路匍匐歸來而遽斃之則
有所不忍遠之不可近之不可而臣之術窮關門兵
馬雲集遼人又搆廬茇舍填塞其間或賣奸造酒以
聊生或打草砍柴以度命兼之西夷互市糧米頗多
故遼人居於關而遠方不能安遼人益動其赴關
之念從之者如歸市也日來蠅聚蟻集驅之不去昔

五

費晝何楝如有遼人三日不徙盡行殺僇之令幾至
激變乃化為繞指樹旂立幟以招遼兵而遼兵之在
各營者遂深根固蔕而不可拔臣不得已乃有另立
遼兵營之說遼人之難處如此還緣胡越一家音聞
得達或父母在虜營而呼子弟以取贖或妻子在遠
地而思挈衆以同奔衣食難周既萌偷生之想故鄉
入夢輒懷臣虜之思既防外來之虜諜又防內逸之
奸民招之不可絶之不可而臣之術又窮蓋天下惟
恩威二字而今則恩不可結威無可施為政惟寬猛
兩端而至於寬則養奸猛則生變臣之所以待遼人
者真窮于法矣彼東省之民有室家廬墓有父母妻
子然一夫作難萬姓如狂矧此無食無衣之衆思歸
思叛之民不蚤計而預圖之有不釀成異患者哉然
其最所難處者則又在于十三站大山等處之民矣
據通判吳士科審錦州人劉登科供稱十三站大路
南十三山有軍民數千在山奴酋攻剋數次未下大
小凌河各屯庄削髮難民數千不肯順虜又錦州生
員趙啟祿等寄稟于回鄉人内云義州戚家堡錦州
城南雙堡十官兒屯等處共有遼民數萬又據十三
山大山避虜民人陳天成等寄稟云大山等處還有

六

男婦老幼二萬閻山一帶還有許多人民求救又據哨探把總王守志等帶回遼民千總宋景陽遼人聶有功到臣審供李永芳于五月間到廣甯帶佟有貞攻大山山坡下殺五六百人山頂飛石打下賊不能上婦女見我哨丁而哭乃奴騎遥望即往廣甯飛報矣右屯添一將乃鹽夫劉三児河東之賊調過河西河西之民趕過河東走回人說閭關上練兵練嚴謹未敢來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潛偷下山至海邊渡上覺華島嬰孩都害死問其何以害死曰恐児啼賊來追趕也臣聞而惡之遼人之人理滅矣又問其何以往救曰山高不能即下須得官兵拒虜方可策應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圍接引非得數萬人不可關門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輕發山上之民其爲釜中之魚矣究而言之山頭之百姓　本朝之赤子也赤子顛連我不得不救又遼左之義士也義士效死我不得不收日來屢揭請救其勢急其聲哀我不得不救不化而爲鬼即化而爲賊矣不驅之以入奴即驅之以入虜矣此數萬人者即將來叩關之勁敵也不以義收之而以忍弃之恐從此益失遼人之心而益堅其從賊之願然其收之也可復令其入關乎二百八十

六

萬人且無容身之地而又安所置數萬人于任席也無地可容其患一在關遼人窘而乏食可令嗷嗷枵腹之民方以類聚乎無食可養其患二關門正憂奸細今率衆來歸奸宄混雜其患三虎狼倦息而我以兵先之挑之使來激之使鬪其患四臣念全遼陷沒而山頭尚有效死之民初欲存有虞之一旅布德以兆其謀借田横之五百聲義已聞于衆以爲奴之外懼而今不可存矣遼民之不可存也身無甲冑坐無鞍馬不可爲兵左手挈妻右手挈子不能遠遁立而視其死爲不仁彼不忘漢而我忘之爲不義然岌岌爲關外之民而不顧及關內之民以速禍爲不智無已則惟有使之潛遁我以兵船接濟安頓于覺華島徐收而置之或散之遠方或使居于前屯中前所缺塲堡之間修城郭以使之居割田畝以使之耕挑精銳以使之守既不速禍于關內又可蓄衆于關外此爲萬分難處之中商一可行之策然飢民一入空城無粟以充其腹飢而死與守山頭而死其死均也則臣前疏所請　允發賑銀十萬兩須全付於臣以活在關之衆併續之之遼民其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賑恤銀兩另行議處乃爲並行不悖伏祈　聖慈憫

八

此子遺以續元元之命　嚴勅各處巡撫凡有遠人
流寓一一安插不許有司驅逐仍照原　題發穀賑
濟死者葬埋病者醫藥凡無髮遠人查係臣衙門遞
發者勿以奸細擒治遠者不來則近者不聚而岌岌
之危關可免蕭牆之隱禍寺
聖旨賑恤遼民係屢旨申飭各該撫按官設法安插
毋致失所其應留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奏
王在晉題查得正月間遼兵潰入一應器仗俱拋棄
關外間有折竿薪以炊馬肉者兵皆徒手而入臣查
點各兵或手持鎗棍多係自買皆鉛刀不堪一割者
也臣令主事沈棨南北分局通宵打造五金之屬錙
銖愛惜向計日支餉者今按工給銀俾無曠冐且清
查掛名食糧不知工作局匠一千六百餘名發做泥
工又在臣所汰目兵九千六百名之外關上食糧人
數真無一之不清而棨之精心料理則臣遠遜之無
奈工力勤而物料不繼造作寡而取數太盈以數萬
人之待用必非關門所能處給也臣猶望更番調援
之兵必手持利器而各路兵有赤子而來若將取足
于關者是增一兵且增一兵之累不援之以器惟有
開口食糧而已不予之以甲惟有見賊躲避而已去
年支用　帑金委官收買焰硝鉄鋼布疋弓箭等件
多者領銀數千少者領銀數百從臣到任並無一件
解到豈惟銀不可問併其人而無之其在河西者且
併冊籍而無之矣終日飛檄嚴查索之何有然則臣
所刪汰之多官非徒為冐餉而來皆為編銀而來者
也不惟騙銀而且悞事欲食棍徒之肉其可得乎邊
疆大事豈一處所能辦不得不取給于四方亦豈一
人所能辦不得不取足于庫厰棨先任工部管厰今
其所開陳者皆工部所能措處者也發之少則無以
備當關之用發之遲又無以應燃眉之急各匠袖手
以待臣不得不仰面而求　皇上之立發伏祈　嚴
勅工部查給刻期解發關門以備秋防急用邊疆幸
甚
王在晉題臣因嚴關牆低土薄舊邊上三丈二三尺
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凋至二丈二三
尺牆則磚灰壓砌土則夯杵併加雖南北二部尚有
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則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
鑿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簽溝外間一攏空營
衆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于八里鋪築新邊已完
土牆二百餘丈臣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

者加罰絡日兢兢如臨大敵其在舊城也有九仞垂成之勢其在新城也當一簣初覆之時孰意雨師為梗連宵累旦滂沱傾注自十七晚至二十二日而城內外水溢成渠矣山海一城原落于角山㠊喜嶺下山之窪處水之聚處也山水一發衝壞水門建瓴直下數萬軍兵一二十萬遼民席舍蘧蘆隨風逐雨防兵無一笠之遮身流民無寸瓦之蔽壘城垣傾頹土幫是處剝削閘土燒窑而窯破矣笵泥為磚而磚壞矣傍城為樓而樓倒矣鑿地為壕而壕有衝塞者矣搆巢為窩鋪而鋪無存立者矣築土為新疆而新邊有剝蝕者矣遼人三四日無米可食無竈可炊無薪可爨臣乃買胡餅給之得一二可幸須臾之不死嗟乎天何使遼人一至此極也臣見城牆傾倒於大雨中立命諸將推戰車上城堵塞決口即以葦席苫蓋車上使軍兵宿守城不浸者三版泥竈而民無叛意噫亦危矣幸二十三日天光開霽鳩工集料先葺頹城而濬濠造鋪以次漸及一歲之班軍不啻兼兩歲之工作此東省所以聞風而却步而顧留本地以殺賊也顧不得班軍何處覓匠何日竣工此係 皇家之 社稷豈但關經畧之功名同心體 國者必念

及于斯矣臣聞中前所額敵至極即于二十五日策馬渡濶至彼查閱破壁蕪苔陰房鬼火真神人之俱慘信焦爛之堪傷將立于汚泥糞土之中兵宿于灌莽殘灰之內臣與道鎮班荊而坐同几而食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奚啻新亭之洒淚耶然則甯前一帶非數十年不能還回元氣非百萬金不能粗整規模即使河西再復亦知防守之難矣亂離之後荊棘叢生而兵燹之餘水患踵至精神力量不得不急其所急而緩其所緩閫以外烽堠頹廢者臣一一葺之以有限之物力欲舉無限之工程天人交併繁累轉增惟難上之加難苦中之更苦萬一奸細漏聲戎心益啟舟已罅漏而索衣袽戶未綢繆而思桑土當田禾喜雨之日而來軍民苦雨之憂轉喜為懼而天心之感召引慝負咎不知其所自矣奉
聖旨大雨為災城垣摧剝鄉還用心料理修整毋致疎虞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處
山東巡撫趙彥疏云臣見湖廣道吳之仁請留廣兵三千福建兵三千名鎮守濟甯張秋以防漕運憂深慮遠深所敬服再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閩廣兵及班軍皆為遼而徵調者經畧留之以靖

東妖刴東省為經臣所節制兵不足又留江淮兵
八千協平遼賊何叙功之不及耶
王在晉題昔日之遼陽專心于禦東虜兵馬足則禦
之之具備矣昔年之廣甯專心于欵西虜錢糧足則
欵之之費備矣禦不兼欵欵不兼禦邊臣猶可支也
今則東西合併夷虜交訌山海一區真千瘡百孔之
地而經臣之左右皆難非昔之經撫可同年而語明
矣虎酋之來欵臣不顧其來來則向我虞其多索也
亦不顧其不來不來則虞其與奴相合也今虎酋駸
駸有先至之聲矣酋為虜王其來也諸部落從之一
部數千諸部合而聚于關門之外無論山海戒嚴薊
永一帶甯無震動關內有無數之遼民終日思父母
思妻子思鄉井欲亡命奔蹌以合東西二虜臣既圖
捍虜于關外又圖捍流民于關內既畢力于前門之
拒虎又分心于後門之進狼此何時而　廟堂之上
尚忽忽悠悠不發一錢不決一策怡堂奥之安而忘
邊塞之苦臣等將安所控顧哉往時河西各堡居民
懼虜各設迎風癸旗犒賞今甯前一帶餘燼煨殘白
骨暴露既無牛酒之迎必長急焦之氣而關門多駐
一日則有一日之飲食我民未得充腸彼虜何能果

腹人飢馬渴勢虞犯搶關外豪無可掠甯不計及于
關內耶臣前任浙杭凡撫夷段疋必隔年定織買賞
物官有經年不得歸者彼蟒紗蟒緞非賞夷誰敢多
織去歲安知有山海關講賞之事今委二同知就近
招買何方可辦臣再三問撫夷官問虜酋就將全為
蟒金衣着等件必不肯折然則三十萬金之賞尚可
乞恩于　皇上而三千餘匹之蟒緞臣安能邀泉室
之鮫人組輕綃于立就哉臣愁多思亂鬱火上炎手
臂瘋麻背項臃腫恐不能為　陛下了邊事日下秋
風轉勁當驕故馳騁之秋而宿雨摧牆異颶汨浪替
城東塌西倒長邊此缺彼倾戍卒為魚關門成沼流
民極哀號之苦愁雲結慘淡之容天意如斯未可測
度臣憂極不知措措矣先是督臣王象乾會稿有撫
賞金錢難辦一疏部覆下九卿科道各衙門會議會
議者議插漢哈喇慎諸大酋並勦奴酋之費也議插
漢兵一萬守廣甯哈喇慎兵一萬守甯前之費也先
是臣與督臣容商有用虜復廣甯即用虜守廣甯之
議是以前疏及今之奴酋未必能即勦廣甯未必能
即復傳聞插漢哈喇慎等在八月間起兵其果來也
我之儲糈儲賞不可不備備不可不議議不可不早

乃若虎酋之賞所從來矣當三韓全盛之日尚欲結
其懽心今值兩河剝落之時何可拂其來意彼欲求
新而未許我圖減舊而不能事之無待于議刻期用
之刻期需之者至于撫賞段疋無計逼索併 勅部
從長酌處查往歲賞夷段絹有無存剩可充急用俾
臣等得藉手以完欵事庶虜驕不久逗于關門可觧
嚴以圖修築矣奉 旨即看議來說
王在晉題辦三說臣奉命而守山海辭 朝之日
皇上臨軒 賜勅授劍邊疆之事惟臣主之山海安
則 社稷安山海危則 社稷危誰人與臣分責任
誰人與臣共功過用臣則當行臣之言用其人而不
用其言猶弗用也不用其言至僨事而加之罪臣弗
受也臣抵關以來軍律不蘗將士用命軍民業已相
信華夷幸爾敉甯所望 中外同心有呼即應詎意
機關巧搆柴栅横生意有所援引則眼前或忌成成
心有所擠排則背後樂形其短寢中帶貶聲嚮在不
寒不熯之間筆底藏鋒語意在半吐半吞之際訛言
採于塗說道聽雜于流傳彼海内之神奸流棍畢集
關門其來也立圖貴顯謂副叅遊閫一條陳可持劵
索也立圖富厚謂每月八十餘金一收用可探囊取

十五

也孰知臣嚴查并斥望門投止遂為將應選而不選
某可用而不用忠勤任事者反來譏訕懦怯能者相
輙被游揚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用者疑選用者相
妬汰革者與存留者為敵且營窟為護身之符媚竈
工獻諂之術明挑暗聳遠交近攻兼之關門弊役多
置囹圄而漏網奸徒潛竄都市奴中之奸細無地不
窺而叛賊之捐金何術不售既無顯過之可摘遂為
蔓語以相加憎我之心謂關門為不必守誘我之入
謂虜甯為即可圖理外之談臣漠然不動不意此語
流入長安臣閲邸報乃知 都中有三說一曰城不
須築也以地利不如人和也攻之 皇初邃古之世標
枝野鹿之民尚以師兵為營衛都邑為徙倚彼棄甲
曳兵之後驚魂墮胆之餘臣有何術而能頓使人心
為保障手角山巍而且逼滄海蕩而無津長邊易踰
高嶺合抱此非守地臣不敢自悞亦不敢悞 陛下
之封疆此 皇上之當裁斷者一一曰虜不必欵也
以夷狄之無親也欵則虜為我用不欵則虜為奴用
為我用則我借虜以制奴為奴用則奴借虜以攻我
薊邊諸虜我無厚賞設帳守關我無厚費至于虎憨
諸部厚賞矣而賞非從今日始賞于無事之時格于

十六

有事之日是明驅之使與奴合也是明激之使與我
敵也萬一虜王合數萬衆而來將荷戈與之鬪乎抑
長揖使之退乎臣不敢自悞亦不敢悞　陛下之封
疆此　皇上之當裁斷者二一曰錢糧不可多發也
恐效前事之乾沒也夫一人之偷為竊衆人之盜為
刼自收自放夷清無以自明衆目衆証贓貪亦有所
果若批發自經督轉行自司道給領在府廳支用在
管工撫賞之武弁此有一文案彼有一卷宗雖有百
萬直清到底臣自拜表東行之日止將圖書數卷疏
稿數帙歸而遺子以存手澤身已浮漚視之矣臣未

到關七十日而費餉銀七十餘萬兩臣既到關四五
月僅費餉銀二十五萬七千兩儉於用餉必不奢於
用　帑帑不發發不豐而修築撫賞兩事俱廢臣無
以自存亦無以存　陛下之封疆此　皇上之裁斷
者三天下之事易言而惟封疆之事不易言言者即
為任者之分担識未定而言聽未確而言反為任者
之藉口此時用不得虛無之議論講不得尋常之道
學抄不得襲套之文章着不得揣摩之意見辟之弈
然全局之輸贏在此一着乃執當局者之手而任從
旁之黙擾一有差錯當局者甯不反脣而相懟相訕

乎此三種異議幸有科臣林宗戴為臣剖晰更請速
發金錢濟急深感同舟之誼臣可無言顧臣當局者
也局未成而有餘成之心害及于臣者小而害遺于
國者大微言以中之者臣不得不深言以明之至于
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從遼左發難以來向有是言今
朝廷已命將矣此中偏裨各獻其長不至二卯棄于
城之壘矣標兵馬兵每月六操每日輪流打射銃鉋
之聲聞于數里川淅兵每月九操凡遇初二十六日
通將各標下及部兵合營大操至于水兵并城守軍
兵亦以三六九日操演兵器風順仍演戰船總鎮各

道不拘日期同各鎮將領親行教閱務令人器相習
拳棒槍扒刀劍鞭棍籐牌筤筅一一訓習從前委靡
之習漸次振刷臣朝乾夕惕未明披衣日出而視事
日昃而退食人知之人見之其為午後開門者台臣
必有所指俾聞言而知惕提醒夢覺之關可耳人生
而勤惰各分清濁互異或此然而彼不然或昔然而
今不然或事理固然而時勢不然此一時也安危係
于一綫利害淆于兩可是非判于多岐以臣為可任
則任之以臣為不可任則去之任則同于負棘去則
埒于放生萬一擬議分門推敲迭出則蚊聚而成響

羽積而沉舟讒憎之言售于當道則決裂之禍及于
疆圉臣不能一心以防賊又一心以防謗仰祈　聖
明立賜乾斷如謂城不必築虜不必撫即用不築城
者以守關不撫虜者以禦賊至于錢糧不發明明斷
送危疆奔潰流離之禍即在目前雖有百經畧無濟
于事此一言而關天下之安危者勿以　祖宗血戰
之封域輕于一擲也奉
聖旨封疆重任倚藉惟卿無根流言深為可恨內外
緝事衙門方方密訪凡有造言生事者送法司重究
卿宜安心料理邊務不必介懷

御史帥衆疏云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
者幾無遺策矣乃今榆關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修
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為蔽假款以為藩天險人險
亦既節比而不疏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
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敵之
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
無抵關之阨塞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
可挫其大舉之狂鋒若趨關可為關門之犄角所謂
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

御史吳甡題稱今　皇上勞心焦思東顧而憂者非
奴酋手封疆壞矣止餘一綫巖關矣將不成將兵不
成兵如一局殘棋着着俱錯雖有國手救正寔不易
也是故袖手傍觀不免視肥任瘠抵掌談議何難畫
地指天而經樞一身肩此大擔如當局布子一着差
則全局俱輸一着穩則全局俱勝此其關係又何如
也唯下手難故當局類多躊躇惟關係大雖賢豪未
免退遜若夫擇而用之信而任之則在　皇上矣臣
伏見經畧王在晉當廣甯既陷之後人人畏奴如虎
逃者逃矣辭者辭矣獨在晉以身當之到關半年手
口拮据竭盡心力即成敗利鈍未可逆覩而任勞任

怨有臣如此亦已難矣近見在晉屢疏似有憂讒畏
譏之意嗟乎左書右息管氏所歎三至投杼曾母亦
疑灰任事之心掣當局之肘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彼
議者豈不曰吾為封疆借箸耳而人各有見喙各爭
鳴築舍紛紛此於封疆何利焉臣愚竊以為既委之
以甚難則不當責之太易夫哆口議天下事易實心
任天下事難伏祈　皇上念軍國重務急在得人諭
輔臣孫承宗專理樞務經臣王在晉專理關務不得
諉于賢勞摇于衆議各求卸擔致悞封疆則山海可
守而奴賊可圖也

候補給事中郭興言題臣見經臣王在晉疏　請究逃將達奇勛等而縮頸偷生者正法矣參同知張問達等而尅餉自肥者痛懲矣澄汰冗員省無益之虛費稽覈軍丁絕冒濫之夙蠹允文允武有嚴有翼三軍易慮行伍改觀此後備禦諸務不難次第舉行庶幾無負我　皇上特簡之至意哉但此時賊勢既以漸而逼防禦當以漸而備山海一帶修戰修守誠事勢之不容已者想經臣料理自有方畧不待臣之呶呶矣

御史周宗建題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京師震駭舉國張皇若凜凜有不能及夕之慮　至于經畧一推有同赴穽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疏再疏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　宗社所倚惴惴焉有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　中朝之人驚喘稍定正須廻首追思長見此艱危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側聞人言且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此易不知會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卻步而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慽為相傾又不知廣甯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岔

河浮橋何以不日告成前此開鐵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遼陽之後數月而入廣甯當時諸臣豈不亦謂奴終戀巢未必深入而卒然一舉逃潰不支則則今日之策奴者亦遼陽廣甯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狃之者此是也至於奴賊設謀甚險布着甚巧近見經臣疏稱奴且數遣人與歹青都令議婚又數遣人與抽扣諸酋議和諸酋且明言姑且從之而顧効守哨如猝暈大罕索羅世金台吉者復又相繼物故是虜欵既未可固而奴計終不可測卒之犬羊同類勢必相投虜且陽為好言以愚我陰受奴刹以賣我即不然而中收兩家之賂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暗入其穽寵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奴虜勢必不容不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予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王建之虞必保虜以日逐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吐蕃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或愚且譎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曰經臣王在晉之　請班軍助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敢為大聲之呼又不敢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撤之東省矣

經費則限二十萬矣且有謂邊牆之築為多事者矣
夫以 九廟神京最危最喫緊之地而絜輕較重反
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問所給發反出逍遙召募
坐糜三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副危
疆之望哉 臣嘗查遼陽之役不至年餘而至數百萬
廣甯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時經撫尚
時時有罄竭之告而人不怪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
日嚴幾幾以 天子守邊以重臣守戶而 廟堂之
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甯之什一焉所所謂
本急而緩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
事之難為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以誑金錢而節約
者或反疑為冒費虛憍恐喝者危言可以禁 君父
而鎮定者或反見為平常招搖樹交者朋言可以脅
朝廷而孤子者或反忽為易與以今經臣在關夙興
宵寐無事不親聞與道將相商往往漏下二三鼓而
後別又閱其循行山海一疏指畫關隘跋履甚周此
亦其髯枯盡畫之時矣脫使當事者猶然視為泛
常不思急為呼應將使老成之實事反不若欺罔之
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
足惜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事伏乞 皇上灼然遠

覽 亟勅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即云二東妖賊滋
蔓料此輩白徒決不至如東奴西虜之毒縱云剪滅
責早亦無取此荷鍤持版之徒此之當決無煩再言
至于所請帑金仍乞 皇上酌其所請更賜多發閱
經臣每事節縮如近日汰官四百汰兵盈兵早已省
郤 朝廷幾十萬之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
亦似一半出其節省當軸大臣又何不以此直言告
皇上顧猶僅僅以二十萬示耶至于款虜之費既難
驟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斷不宜持
太平之話專主譏駁而虜情叵測通事難憑往歲助
兵之故輒難信恐所云進兵給餉之說未可遂持為
實數也臣自己未入京初經三路之敗人猶志存痛
忿迄今兩年敗警似已相習如慣漸已成忘臣恐從
此再壞而天下大事去矣故臣敢畧述邊臣之急迫
迴會推之難為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
模收天下之大勢為 國家久遠之畫者則臣又有
另疏陳之惟 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
兵科林宗載疏云臣讀經臣王在晉循山海一疏要
歸為築城款虜二事而 請或者曰無形之險在于
人心遼瀋廣甯夫豈無城而見敵先逃有城反為奴

據築城似為不必然之計矣顧地利誠不如人和而并咎地利也假使遼瀋廣甯舊無堅城虜騎充斥不待今日矣孟子云與民守之効死勿去亦必先以鑿池築城則經臣之議築城勢不可幾者也或者曰夷狄無親欵不足恃夫欵誠不足恃然當其急時諸葛亮亦云東結孫權北拒曹操秦欲取楚先結于齊恐齊之議其後今日藉欵虜以備奴是亦東結北拒親齊取楚之機也不然虜不為我用必為奴用或單力以犯我或併力以圖我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則經臣之議欵虜又勢不容幾者也顧處不容緩之勢而莫

必夫捐金之朝請久發工料無資能空言而役胥靡乎餌虜無物能甘言而縻屬國乎不能也或曰又曰朝廷捐千萬金錢徒為盜臣白騙今山海之 請恐為若續故不妨慎重耳不思已前之騙金者有冗可藏有家可入有航海之漂没可以藉口若經臣則守山海計入為出何處可以埋沒且山海存則身存山海亡則身亡果獲從所 請而不以築城不以欵虜是悞山海而并以自悞也經臣不若是之愚也且臣覩其議築城也丈尺若干夫役若干灰炭磚石若干逐項開載種種有緒其議欵虜也不過因仍舊例非有溢于例外則非濫靡金錢於無用可知臣以為築城之金即未給其全亦當速給其半欵之之金即全給之令彼處預蓄以待其來庶可有備無患今 皇上勅該部并看來說則業 允其請矣但有發必速毋為遲留以失事機有發必濟毋施沾勺以隳歲算今日有餉金則發餉金不足則以 帑金繼之此外別無長策過此亦難後時臣故曰亟從經臣之請以固危關者此是也

王在晉題自六月中旬陰雨連綿山海城垣坍塌臣已 奏報此閣臣孫承宗所目擊七月初三日臣隨閣臣至一片石黃土嶺時則烟籠山谷雲滿巖阿海

海氣溟濛接天流灌歸而越日大雨如注至十一日始晴關城原係洪武年間卜築其來久矣即逐年繕修亦隨方挖補今城加高而下虛土加築而基圻一遇宿雨浸淫灌漬沙土不耐淋漓濕灰未經粘合銃臺傾墜雉堞欹邪南北邊城且相望焉夫邊牆畫水連山如宛虹之掛空而醉蜺之飲海迨霖雨滿盈魚龍跳躍不知孰為雲而孰為山孰為天而孰為海灘瀨有翻騰之巨浪城市起汎濫之洄瀾頹墻敗屋之聲終朝震撼而滴霤翻飜之勢徹夜滂沱人事之勤

渠累日成之而不足天心之未順一朝墮之而有餘十萬軍丁夫匠身無寸蓆而闔城官民商賈灶有寒灰公舍强半傾摧圍牆靡不坍倒至于鬱陰寄結澡漉瀰漫或以為沙場戰死之魂悲鳴鼉鼓或以為陰邪閉轄之極黯黮天關此亦人事之未修難云氣運之偶值臣側身恐懼益惶惶于屋漏之中而胼胝圖維轉亟亟于雨餘之後輓戰車以當城堵恐盜賊之憑陵計尋丈以鳩匠工詎版築之敢後當關寒苦真為火上添油而戍卒之艱遼人之阨即木石因而賣涕矣今日之恤兵救民捐金助築臣連章累牘叩籲重閣日來平陸成渠邸報斷絕傾耳 俞音遠同萬里惟望 天心見憐旋奏旋發以解倒懸之急幸甚

王在晉題撫賞云頃接邸報兵部為會議事奉 旨西虜既為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宜既會議明白着于額內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續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欽遵西虜之當撫賞 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應用餘俟續發 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臣宜付之忘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究必謂邊臣之愚而孟浪也必謂邊臣之費而寡益也撫夷如如養士欵賞不如內備督臣與臣亦具有心知其靈惺一竅豈遽出諸臣下不知言撫言賞必不可忘戰守也即言戰言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蓋奴强虜衆强與衆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奴在兩河虜在九邊兩河與九邊同時為寇則危當廣甯之既陷也甯遠以東為東虜甯遠以西為西虜中道隔絕即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即即欲出關門一步不可得于時罕孛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為輸心可乎不可乎打剌明暗王燒餅等明明作賊今化作賊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諸虜講賞不得便思搶關今化搶關而為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守關也大敵至臣不能保其不弃然虜中之消息奴地之情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坐門夷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月給布米者坐門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為偵探借偵探為羈縻若竟恃夷人為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邊臣豈若斯之孟浪當紛紛擾擾之際索舊添新爭多嫌少兩月纍然知非通官所能決臣等盛陳兵衛以懾其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辨信義既深恩威並洽於是闌刀設誓事竟成矣又虞通官之尅減下情之壅惑

臣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關弓之桀驁轉為望 闕叩
頭之恭謹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
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
衆三十萬困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薊邊宣鎮之
虜同詞效順不露爪張牙而俛首搖尾昔為我仇今
為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 中外聞之以為
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臣行撫夷同知李增計
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喫
食段疋等項僅費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
耳臣不敢濫費 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
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盈 廷之過計哉
至于歹青拱兎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
通則直闖關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密邇甯前
可作前茅黠奴下香餌以釣歹青歹青幾吞其餌臣
不憂虎酋之不款而憂歹青之中梗初因煖太以通
歹青繼欲因歹青以通宰賽歹青通則宰賽拱兎抽
扣青歹青粆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死之憨來
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歹青來矣願受款矣虜
情難測其操陰陽之術為向背所不敢知然猶勝于
操戈以相角也虜不假道虢終不可伐奴來而我兵
當其前歹青諸部乘其後奴能無懼乎歹青等為甯
前受賞之虜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意為增減
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甯之卷宗雖失而虜中
之票或有存者至牧民之單即不可據不有同知萬
有乎可質乎督臣與臣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瞞
衆耳掩衆口者唯是廣甯甯前之賞十倍于朶顏諸
部之賞臣等是以亟亟然請命于 皇上耳若夫哈
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其來也非臣等邀之而使來
也彼蓋為討逆而來者也非臣等藉之以為援也彼
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酋侵我疆土以受 恩之屬
夷敢侮嫚 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
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來
而我可謂利之重于義乎向有先至之聲未必有果
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詘不得不獎賞鼓舞以示
勸于四裔盍聽其自來自止 王用三驅邑人不誡
而已臣常熟審戰守之機默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
神京終屬可虞廣甯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
甯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臣無策矣守
士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
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已竭

而復竭之窮之竭之以復廣甯一片土而此土不能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為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甯可襲也遼陽可圖也即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也此用虜之深心也不然而欵自為欵守自為守此兩字原並行不悖臣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也所淵然而籌者皆借欵以為戰守之謀也昔唐臣陸贄有言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必不信且無大侵雖非禦侮之善經蓋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强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訌視土蕃何如贄為唐之名臣而卑辭降禮啗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贄而處今之世也臣不能為贄解嘲矣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為且然而未必之詞而舉　朝多認為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甯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甯而勿失臣固甘心任之聖明亦未必嚴訶拒之而今其可冀乎今日之事守無常形而欵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為未修每事惜費而人或以為妄費嗟嗟此邊臣所以難於任

事也臣亦恃有　皇上之英明獨操　乾斷不惑于兩是之言為　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關城城有四面其中曰中部從南北生翼北接山為北部南際海為南部關外為羅城臣以是日從輿中閱中部彈丸地日聚十餘萬人珠貫繩聯直多于市人之言語然而酒帘食肆不減通都故餉不樂支本色經臣令本折兼支又申飭訓練法行矣而大將初來尚在調度若夫風雨泥淖無可駐足而日夜低回荷戈于頹簷之下若不亟建營房則苦不可處甯徙閒鶩而走乎又次日閱北部則樓臺矗矗真快雄襟經臣指點城外為濠為品坑為空營等等有條而袁監軍崇煥輩統湖兵分垜而列其上其窩鋪盡以兵用官料建之其執刀杵而軋軋作苦者班軍也經臣每言一磚一石盡出其手而班軍之為益甚大但東省之留無益而此中之題請來遲耳又次日閱南部循城曲折遂際于海登樓遠眺浩淼無涯正恐鐵騎衝關而白衣搖櫓從大海西下將一旅亦足為寇勿謂食車騎龍舟楫為不善用短也至于津門之警大而為綫矣故上備覺華下備月坨未為迂計也岸有積倉在

四虛之地經臣令為內倉備之矣次日閱羅城城如半月繞民廬為之而往來廬中者盡兵也時浙兵列營城下為試空營出不意真可殺賊總三部之大勢僅十餘里而極高深之險于南北各以膽智之將統節制之兵以為正而更借高深之險以為奇主以待客逸以待勞關城可守也是日遂閱八里舖之新城八里中崗阜纍纍無一不與城相窺而懽喜嶺為甚是宜有砲石之虞而夷車載道辮髮擁輿曰守邊之西虜也南北可二十餘里土築可什之一蓋築城而益以重險頓可收懽喜諸嶺于城不為用用且邊人

三十三

惴惴一垣而得此城乃漸歸也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在在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人設且北山南水既無為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于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人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之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

之氣臣遂無以應是日以久雨土濘不役版築徹築役以并力舊城後乃議　移倉二十萬未能磚包且工費繁重未可時計姑先為土城建臺以不守守之功速費少而藉力亦重且無臣所妄意之虞衆殊欣然也又次日閱中前臣便服乘馬見西虜携胡雛膜拜馬頭諸講款夷人相率獻羊酒獻馬臣與經臣亦稍稍慰犒之然而鳥音何可懷也所過荒落井臼依然戶牖盡撤易廬舍為氈毳而鐵氣腥風衝入數里之外即不敢為新亭之泣而城郭是人民非不能不嘆遼鶴也入中前尚有公署與諸臣登城四望蓋曰

三十四

曾殲千人焉其祠廟有如新者而民廬俱可料理獨夾城兩崗下職城以內似非守地也臣等相顧潸然衆議姑於此練車兵袁崇煥即駐此張應吾以甯前道當出而移哨馬於前屯侍中前實而移之前屯則哨馬可及於甯遠臣意欲會諸臣之議而以築八里者築甯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當甯遠之衝與覺華島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傍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於二百里外以漸遠於關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於守下諸臣謂孤軍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

能遠及張應吾曰大冦來未有能應者邢慎言謂議是先後緩急當辨蓋臣有先後緩急之説也臣又謂孤軍不足應敵誠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據甯遠甯以一兵據覺華是將急之乎緩之乎是即可緩而十三站之義民且三四萬可緩乎臣初與督臣象乾計欲以五千兵據甯遠令義民望之以為歸而督臣更欲發西虜之勁者三千以為護使諸人西來而我稍東迎得西虜不為要刼而更得其護然後可歸歸而安插之甯遠覺華擇其强者為兵餘即屯牧不然亂賊既不得遠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化

三二五

為東西虜而益之寇敵矣此崇煥議而臣與督臣更議之衆亦謂然而邢慎言謂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不能猝來而經臣謂當從覺華入大凌河以舟接之歸是議也獨覺華島之千五百兵議在臣未至之先已從閻鳴泰之議以邢慎言覆議而袁崇煥守甯遠之議氣勃勃欲起蓋兩人深相結而欲互相犄角實互相生也永平道岳和聲主事沈棨舉人孫元化議與兩人同而邢與張兩臣持之意覺多而邢欲量緩急張欲持兵力蓋前五人即守中前若不滿其意而後兩人即守中前似亦非其心總之經臣謂以守甯

遠之備修之中前而大將軍應詔曰兵馬齊總兵官自出甯待道臣為蓋局中之見其于緩急先後自審而傍觀者精一着之奇以為得或未窺全局之大此經臣所為精詳也是日經鎮請臣點兵馬閱操臣謝不能餉司白貽清遣臣以餉兵數七萬而中有臣役等未盡兵也臣謂當各開之以清其數特令統兵官於臣出門時踏營於途一閲之其馬步分操各自成陣而練胆練心練氣藝尚未細及之大將初來即諸營未合或官多而兵少或官少而兵多經臣以盡付之鎮臣而鎮臣尚在料理故臣不欲閲操也臣謂鎮

三二六

臣修守備自當在關以內而提撥全鎮精神當今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日為教射打教奇正時領一大隊出乎北山南海之間熟其險易以為他日出奇制勝之方而更望經臣既以沈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謹精詳之慮更以虛活提撥道將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戰事事在進勿令局足於十六里之內而目不外窺趾不外及乃為善守關也蓋不能戰決不能守而以戰失守不可以守忘戰不可也是日同經臣閲一片石又次日閲黄土嶺一片石河可十里其入口濶可六七里以漸而狹兩山夾其傍有敵臺可下

擊之卽隘處爲九道水關未甚高峻而山腰高臺下
臨峽崥蓋險地也獨黃土嶺之嶺似平南望鉄塲堡
非遥蓋時有大舉入寇者今卽西虜爲守亦足虞也
然兩地有萬餘人而得一勇將可守是日别經臣而
西晚與鹿主事善繼宋中書獻相會于途而議衆臣
之議大約兵六萬似已稍調服亦有練者而未盡合
法馬有八千當撤青之日贏亦殊壯而舊城之修已
有次第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築中前之守覺華
之議及東通毛弁北聯西虜種種皆守關遠計而造
器甲造廬舍至標下之兵亦付之　總鎮蓋經臣之在

三十七

朝也面色潤澤而今且蒼然欲老乃安生千里者或
責其不做專守得臣詣邊而盡悉作苦之狀也卽諸
道將分猷宣力亦自殫竭而臣更有議焉蓋邊人習
于逃而久未操練不生其畏法之心不奪其畏賊之
心經臣殺逃卒數人而亂兵定卽鎮臣入殺悍卒一
而衆心帖然斯亦　賜劍之效也獨是逃不在兵而
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也是在　臣精簡
其人非自真可爲將而不逃者盡調之别用更乞
勑令兵部盡選拳勇有膽智者以上贊大將軍之壯
猷而下鼓三軍之意氣邊事尚可爲也總之西虜之

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舉必不可遺西虜百萬之
金或當爲遠大之圖中前之修守竟當作甯遠之計
然而大將先有專守一一意則懦而近熟者以愼重
蓋畏奴之心以老成示迎主之意久之精華果鋭之
氣盡銷于懦夫之口故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主帥之
闒閧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是非
非不正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
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而中前之議臣猶
恐河東西之奉集西平也然其議可遠其氣可生臣
欲經臣借此以提掇天下之精神卽時未可使如其

三十八

言而乘機遘會無得苟且幸奴酋之不來遂以爲安
而又無聽懦夫之口謂激之怒而召之兵也以上諸
事皆臣與同行二臣再四與在邊諸臣斟酌商確無
敢雖以意主之無敢强以意駁之蓋一事而各爲兩
主者評駁之以盡其議乃從途中合兩臣爲疏而臣
病矣語無次瑣屑以陳其遠人臾情及諸兵事另有
別疏爲此除具奏理合上聞
此樞輔行邊復　命之疏也疏甚冗長不能悉載
然語語爲經臣幹旋意甚周至且云經臣既以沉
雄博大之林用其端謹精詳之慮蓋與之矣後乃

惑于誑官誤　國者之言疏云經臣王在晉精勁有
餘而况雄博大之未能二疏如出兩手經臣之
召歸以此耳迨後敘防一疏又云原任經畧王在
晉心量確切綜畫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閤于奔
潰之餘才甫欲行時未及展乃其確然必不可拔
之氣自是名卿似當及時起用云云是其所不滿
于經臣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
而樞輔任事竟壞于博大經臣正其對症之藥也
疾不知醫樞輔將無自悞乎其稱舊淮撫李三才
之挺拔可備經畧之用於閣嗚奏則稱其沉雄博
大有之端謹精詳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夫未
有成色不滿八分之人而可任封疆之重首先薦
用者比至臺省交章論列而閣撫之成色畢露甯
免于失言失人之悔耶

三十九

京城新兵焚掠奉
聖旨杜應魁新兵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
有兵都調赴山海與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
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料理以守疆土
戶科羅尚忠題臣惟經畧自遼廣繼陷以後舉　朝
之任莫比為難令經臣果漫無膽畧則甯弃一官前

此亦有能自量者而挺然自任絶無一語見避何為
者則週時經邊諸政未可以其詳慎當慂縮也今經
樞兩臣非有有主之衷甚大參商也然當此東奴西
虜共肆噬虎之貪而懦將驕兵人懷風鶴之懼雖識
見僉同呼吸關應猶恐無濟即稍見參商其何能堪
而况我之意向一岐漸成水火之形人之揣摩日生
終鬧左右之社經撫往事詎非殷鑒尚可不圖畫一
乎臣顧兩臣之猛省而早決之也如一將領也毛有
倫以慎重蓋且畏敵之情徐永增又似以喜功鼓其
勇敢之意則任將臣之見不一一道臣也邢慎言等

卌

經臣信其才而用之樞臣短其才而疑之袁崇煥等
樞臣為其慷慨而不疑其喜事經臣若為其喜事而
併不許其慷慨則任道臣之見不一一款虜也經臣
謂奴强虜衆不可無款樞臣則謂不能省兵何以虜
為經臣謂奴虜近必募以守關門樞謂西虜之慕必
不可近關門則用虜之見又不一一修築也一欲為
兩城以固人心一欲釋新城之役以併增舊城似樞
臣用易而經臣用難一欲沿關設備一謂上備覺華
下備月地未為迂計又似樞臣用難而經臣用易
則修築之見又不一如樞臣實見得是非執一家私

議甯涉議氣如經臣實見得是雖　君命有所不受
庸為失和豈其若于岐同事之見而恬于分同敗之
罪怯于任舉　朝之疑而勇于悞　聖明之託者曾
是兩臣見不及此也然而猶有要焉樞臣前日之出
關也果料邊防尚疎而出而救失耶抑揣關事就緒
而出而觀成耶非居一焉則其出無謂矣臣故謂出
關之初意樞臣宜還按之入關之情境經臣宜逆籌
之也樞臣固遠識雄才允兼文武無忝者經臣亦精
心沉畧剔歷中外有聲者計將安出臣故願兩臣之
猛省而早決之也要以沉冗消胥籌撫議欵經臣之
慮甚悉練心治氣畫險用才樞臣之見尤長匆狥情
面速圖畫一臣不無厚望焉邇為此仰于　聖裁亟
下部議覆行

大學士孫承宗為經畧遼難得人請身親督理關城
兵務事內云經畧王在晉清辦嚴明公忠詳慎意在
守關自是滿　朝定論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
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無一人可應
其求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
人而並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
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
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棄其短臣亦可以為道將用而
補其所不足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
光皇帝之生成也

王在晉題臣之為遼人　封事屢上筆枯而頴秃矣
皇上之軫恤遼人　明旨申重詞繁而意篤矣今門
賑金何在無有也應留應發錢糧未覆也無錢糧何
以安插遼人不安插何以保其不為亂若徒以空文
空令責之撫按必如大禹時雨金三日則可非此則
必請于朝矣而　朝廷之議賑貸亦非易言也流民
之在畿輔者不啻百萬每人一兩須銀一百萬每人
五錢須銀五十萬若僅僅發銀十萬則人得銀一錢
此一錢銀未足供尺布斗粟之用今日飽而明日即
饑矣向緣各處驅逐無所容身傍關皆結草而居其
聚于關門者甚衆其不能工不能匠不能兵者何可
勝紀不能自食其力而欲寒授之衣飢授之食堯舜
其猶病諸今西夷繼歸遼人趾錯于途臣無日不隨
到隨審隨審隨發有在虜十餘年而得歸者有在虜
三四年而得歸者髡髮垂辮之民郊圻充斥華言夷
服身帶餘腥若欲招募為兵則司農無餉之可繼老
弱者督令耕田則關上無田之可耕若散而之四方

須人給路費轉賤又望關而投止矣蓋蓬廬托處關
上能容而他方不能容劉草斫柴關上易活而他方
不能活野廣塗豕隨羣涸涸非招之而使來亦未驅
之而使往今西夷米盡粒食願艱而天氣將寒衣單
可念此真智盡能索無可施其伎倆者又十三山大
山頭目陳天成筆筆㮚山頭目宋景陽筆各屯頭目
李應魁等各持避難遼民稟帖及賚奴酋偽勅奴子
及叛將諭帖告示八張多方招降衆不肯就驀地赴
關求救臣一面發水兵一千三百名着遊擊金冠統
領赴覺華島防守發船接應又忝將祖天壽向居覺

華島臣已招之率家眷進關安置昌黎今接山海道
議仍委本官招集遼人為兵居住該島俟天寒冰結
奴騎可驅兵船難泊或暫移于甯前之間蓋覺華島
去甯遠城二十里凍則履海如平地非遠洋巨浸之
可擬也島無薪無水不能容多人且人多船少難于
接臣臣又檄朱梅周守廉等撥發哨兵驍勇健家丁
以夷人為引路護導前行留駐前屯安頓挑選精壯
訓練為兵存留老弱撥田使種蓋遼人性命時刻難
存而如解倒懸萬方無已　天子為億兆生靈之主
仰體　聖朝德意自當救民於水火倘能接引而來

安插關外則額城破壁繕修以使之安居枵腹赤身
顧恤以周其生養米無一粒先議輓輸房無一椽旋
圖苫蓋發器藥以資捍禦議月餉以贍兵戎耕牛穀
種在所必資錛畚鋤犁靡不待給臣一人耳庫無養
士之錢廩無贍飢之粟左右之肘俱掣內外之應皆
難經畧以調度兵戎為事關外之遼民無遼撫則臣
當任之巡撫以撫安百姓為事關內之遼民有薊撫
則撫臣當任之按數分撥所屬地方發倉粟煮粥療
飢擇有閒田曠土使之比屋連疇習于農業生員查
數造冊寄庠肄業衛官有號紙來歷分明者題准分

發北直山東各衛俸糧于該衛支給俟遼東恢復仍
歸原衛其分發關內賑銀徑發巡撫衙門臣不敢預
有司驅逐遼人不如軫恤任民顛連倒死道路者聽
巡按御史不時糾劾其關外抽兵樹衆務期速發錢
糧纔可着實做事此非一篇奏疏可了勾當亦非照
常　稟擬下部議覆可濟急用者至于關外調度臣
已暫令遊擊魯之由領兵駐前屯相機料理邊情時
刻變幻敢不從實報聞也奉
聖旨遼民屢旨賑貸何久尚無次第這所奏關內關
外分救抽兵屯種等事條宜明悉依議與督撫同等

各官上緊料理賬銀前後發帑通融湊用併前部議
應發錢糧速與措處其關外避難多人發兵護引安
插鄉還作速調度無負義民望救之切
王在晉題更番調遣云自昔建酋蠢動守遼陽議兵
十八萬守廣甯議兵二十三萬而合遼兵及四方調
募之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此臣總理
三部時所查之兵數也臣居平浩歎以為竭內之
力必不能支而戶部之蹙額告窮工部之縮手罔措
無一毫之虛假迭請 瓊林之積屢蒙 頒發之恩
即 聖明屢念時艱不厭再三之瀆而 請者亦自

二三

覺其顏之厚矣臣深知經費之詘物力之殫是以受
命當關不請一兵不請一帑合在關將士甘苦與同
艱難與共從楚兵逃竄收回之後五月以來寂然無
譁刑殺不廢而人見懐刀役無休而衆不怨然五六
萬之兵皆零星湊合或以一二百人而為一營或以
五六十人而為一隊敗殘之後行伍不整奔潰之餘
神氣靡揚或有盔而無甲或有弓而無箭或有力而
無靶或盔甲刀槍弓矢俱無手持一棍而依牆守堵
者種種也關城開數局而聚料甚難運煤不易外造
而造不可得內取而取不可繼故今日有名之名無

兵之具且川湖殘卒日日思歸漸漸清汰而邊兵之
入關不適者為奉法之兵奉法之兵日困于窮邊經
秋歷夏孰無懐歸之想久無縱歸之期是逃者為得
策而留者為失算蔑法者鄉井偷安奉法者終歲勤
動 朝廷有不行之法則天下無不逃之兵先經督
臣王象乾具 題兵部議覆通行宣大山陝各鎮備
查逃回各兵姑開一面之罔仍舊牧伍食糧養成氣
力督令更番入衛每鎮潰兵分為兩班半赴山海防
援半留本鎮操練歲一交代勿令愆期而見在西北
各兵應聽班兵至日發回業奉 旨欽遵在卷惟是

二六

原 題數目未定得任意多少以致臨期推諉或託
言邊警而議留或藉口餉缺而求減不知山海一關
為九邊之命脉須山海安而後有九邊有天下諸臣
不當以山海視山海而以 陵京根本視山海不以
山海之安危應經畧而以天下之安危應經畧蓋山
海原未設兵不以天下人守山海孰為捍禦今欲為
久安永守之計須嚴飭 功令更番之衆如期畢至
一有差池即聽參處不以精銳應調而以老弱充數
挑選發回斷不濫收糜餉領兵官於路賣放更換者
三十名以上即處斬二十名以下細打在路脫逃查

人數多寡分別照處通查援遼兵馬其從前調發者
無論矣即遠審沒從宣鎮原調馬兵一萬五千大同
一萬五千山西六千今照原　題分爲兩班半赴防
援半留操練則三鎮應調馬兵一萬八千名蓋宣大
壤接往來便易與他鎮不同延綏原調馬兵一萬而
年來延鎮中虜量調四千寧夏原調馬兵二千四百
五十名甘肅原調一千二百名固原原調二千四百
五十六名調數原少不得議減當以是爲更番之額
合七鎮不過馬兵二萬七千五百六名匹耳至于真
保原調兵五千一百八十二名馬九百十九匹薊昌

原調出關兵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名馬八千一百
三十五匹天津于廣寧失事後調兵三千此在臣所
轄境內無事則聽其更番有事則長川戍守蓋必有
兵而後關可守必有源源相繼往來不絕之兵而後
關可常守所調之兵必該將領標下家丁健卒延寧
甘固多選砲手整隊整營調發即以原管將領統之
庶將識兵心兵知將令上下同情緩急相倚馬匹爲
擇驃壯盔甲器械必要精堅不得零星抽取臨行雇
募更番之期應照入衛班兵之例一年一換無論程
途遠近俱以到關之日爲期見面交替其在路隨行
兵器俱細載而前領兵官到關分派不許手持寸刃
兵兵無馬及無甲仗者不關不收發回另補其在路
行糧鹽菜及到關糧料則有先行之例在而各兵每
客過計矣近准宣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咨
議欲將班兵挑選立爲防關營閑日則操演及期則
赴防照秋防入衛例不許妄討安家其盔甲器械馬
匹或兩班充用或每班全去全回亦定爲成例事體
畫一便爲遵守各鎮可通行而無異議則已得臣心
之同矣再查科臣尹同皋　題稱守關軍士必須十
萬科臣曾令客雲洞晰邊事最爲折衷之論欲固守

榆關非十萬人不可欲恢復廣寧非三十萬人不可
乃部疏所稱杜應魁柯仲炯之兵不下萬餘者奉
旨頻催並無起行消息若俟過秋防徒來食粟安用
是兵爲矣臣在行間細觀兵隊非西兵不可戰非浙
兵不可守乃貴祥之兵留之昌平通州雖云近京地
面設防似屬稍緩不如調發山海分守邊牆及爲得
周則又今日所當酌議者也
王在晉題臣聞之兵法云衢地合交毛文龍所處者
衢地也而朝鮮在援而不援之間則其交難合死地
疾戰文龍所處者又死地也我兵在應而不應之際

則其戰難疾故勢危則救之宜急黨孤則助之宜衆
地遠則發之宜早今危而緩應之孤而寡助之遠而
徐發之是欲棄文龍也棄文龍即以棄朝鮮也若朝
鮮併入于奴而登津淮陽片帆直達不必守山海而
有中虛直搗之逐矣奴若習舟而山海一牆不能東
連蓬島西接津門關臣所憂者山也嶺也而水併急
焉謂奴必不棄長而就短有時短長之互用究且水
陸之難支請以臣言爲左劵可矣淮兵抵萊者將匝
歲所選五千兵未發也閩兵抵津者且三月所調三
千兵未渡也今日曰無餉明日曰無船再日曰無兵
器餉安有足之時船安有備之日兵器安有悉辦之
理此怯悔者之常談也此懼奴者之故套也少俟秋
風轉急則逕泊海邊曰非敢後也風也矯首而問青
天則風伯當其辜而海若不能效其靈矣 國家費
如許金錢調集兵將而不能得一臂之用不有領兵
官之可問乎 朝廷試嚴飭 功令限定時日如八
月中旬兵不發九月不到朝鮮着登津撫鎭即取領
兵官首級回報若出海故事躱避島中不與毛文龍
合兵者將領一併處斬至于大兵渡海糧餉不給勞
人險地士不果腹何能驅使徒俾懦將頑兵藉口逡

巡日望秋風過候海汎愆期裹足藏頭苟全性命
國有依違之號令軍無震烈之紀綱風靡波流將何
底止今登萊新撫莅任正改觀易聽之時又天津運
餉夙夜急公同心競濟舟師並發賊膽可寒我功可
奏所請火藥鎗銃弓箭盔甲皮蘇油缺之類如登津
有之即量撥隨船帶去無則令工部買辦運至登津
俟有便船陸續裝載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併王
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催督結縱連衡相爲犄
角其劉國縉所諫之遼兵可發檄令渡海以合遼民
俾奴酋見之有登鮮合擊之狀遐邇並連之形則諸
島未降之民可成聯屬奴雖强有不自顧其巢穴者
乎再查毛文龍所報戰功 勅下兵部一一紀錄俟
後功成併從優敘則將士聞風思奮人人磨礪以思
殺賊而狡寇之滅亡有日矣
王在晉題伏念山海一關依山傍海日見鯨波鼎沸
夜聞鼉鼓雷鳴不風而風不寒而寒時當入夏尚爾
衣綿節未交寒必須裘燒窈高山揷漢上結蘧蘆而
曠野連雲居無蓬壘至南牆亘入海中戍卒皆居水
面倉廩則結囷于島岸兵舸則艤泊于沙灘昔守三
岔不過中流之一水今居南海倍占沉漭之無津軍

士單寒難捱冬月查得去年　題發冬衣銀兩起解
稍遲遠撫先給每軍皮襖一領舊經臣又另給馬軍
六錢步軍五錢分為差守與按臣各有犒賞彼時臣
部先　請發胖襖二萬又續發二萬又催辦棉花布
襖匪一而足其軫恤各軍寒冷有例存焉再查山海
路食糧軍士每名布三疋每疋折銀二錢五分花一
斤半折銀九分共該銀八錢四分每年八九月給賞
又有例存焉臣與道將議既憐各兵冬月之無衣又
念軍興經費之大詘今歲無撫按衙門之賞又無布
襖胖衣之給折衷往例每軍應給銀一兩以備禦寒
衣服之費皮襖不必重給再查胖襖係各省額解佐
領等官鑽謀管造內俱黃綿敗絮不能當風而去年
起解亦多未至軍士視為塗羮無裨實用窮邊寒色
忽侵九月授衣勢難再寢伏乞　勅下戶部即于新
餉銀內動支給發則三軍挾纊庶免冰雪砭肌寒風
墮指之苦矣
王在晉題覺華島初議設兵即以避難遠人充之謂
其米可食也孰意大意決旬一而至再城市已變為
江河而島嶼有不翻成巨浸者乎於是堆積運殘
之米悉付洪濤而島民之不隨波漂蕩亦偷生于虹
梁鼉背之間矣島上已選壯丁八百無米可餐飛饟
徵糧不能立應而義州等處渡回避難遠人又一萬
一千六百有奇各民背地下山與西虜相搏互有殺
傷虜掠其騾馬頭畜正在格鬭而我兵領夷丁適至
為之解紛議各給犒賞還其騾馬而金冠等已艤舟
相候衆遂得渡臣日夜操心約期並進而釜中之魚
得活然其在大凌河以東者為積潦所隔不知幾萬
人也遼民之不能盡西此此奴兵之不能進躡亦以
此俟水涸再逃而山民必及于難矣奴必率衆趕殺
而禍恐中於甯前矣救民於水火為德必竟其成而
無奈天之絕其路又絕其糧也臣得覺華無米之報
隨撥兵船載米三千五百石鹽十擔鍋三千口蘆蓆
四千領一面裝至覺華島一面裝至前屯又慮魯之
之由勢孤復令都司尤岱往助之雨後查前屯城垣房
舍存者什無其一牆壁悉被雨傾闔城皆長豐草關
廂民房罄盡無餘蓋野火燒之積雨摧之潰壞至此
今徙民為兵欲得房以居未也一人日食米一升萬
一千人日食米百十石關內為活地人可赴工營生
關外為死地惟藉官糧官養人多何以給之欲得食
以飽未也海氣漸冷秋風颼颼男子裸體婦女衣單

遂躁避難行不顧影欲得衣以煖未也兵須給弓箭器械今弓人治弓函人治甲關上物料無一湊手欲得器以應敵未也闔闢傾頹城闉充塞非三里之犟固無百雉之憑依欲得城以死守未也虜兵一犯藜藿無可充腸鶉衣不能蔽體徒手以相格鬬步行以當蹂躪弱肉免于虎吻未也臣又恐前屯一奔震動及于山海有活人之心而無活人之術蓋未雨之先覺華有米另是一議積雨之後覺華無米又是一議旬月之間時勢變更若此人其如天何奴闖關上有兵七八十萬必鼓行而東志圖恢復故奴子四人李

五十三

永芳佟遊擊祝遊擊領兵到廣甯者甚夥思以眾敵眾孰知我所有者五萬慣走之兵而三十六里半頹之城廓也興言及此不知　社稷何所倚藉而臣之之身藐乎其小矣今前屯集眾既有成議仰祈　勑部亟議招兵巖需糧草一面行督餉部臣添運本色器械盔甲馬匹一一備辦目前抹濟遼人分外定須發銀發餉字字切實無一虛浮若徒空言空應臣之責盡矣將來憤事豈獨微臣之罪哉　聖明必能原之矣

王在晉題孥奸細云遼陽廣甯之陷悉由奸細潛伏先時偵探情形屆期內外合應動如發機令人手不及措然奸細不托身于公門則跡跡易露消息不真故左右近侍有盜賊焉臣纔出京而即有奸僧石化遠自認為同土願投聽用一不察幾為所中矣夏時疆為撫院承差日在臣衙門前探聽欲串通吏書夤緣結納無可下手適有回鄉人報稱奴酋有四奸細入關臣大索之而時疆遂糾眾十人歃血謀竄奴中投李永芳報效幸而事敗被哨丁擒獲蓋亦有天意焉王正邦者為舊經略者用官被革假臣硃筆諭帖徧查三協大砲奴之所畏在砲砲稀處所可攻瑕擊

五十四

虛導奴入犯借曰意在誆騙則何事不可假而必查大砲也王應龍異常險棍屢犯作奸久逃不知何適頃從西虜送來問其到西營幾月曰僅十餘日則十日之前其在奴中可知彼謂人從奴酋來必不納從西虜來則納之許銀九十兩馬一匹托西虜為引進之地而西虜且為其所誆並無一物相酬變幻閃爍真可可測識倘其來不問其去不知則我之情實盡洩于奴而勾之使至為意中之事矣至如傅友功為孫得功家丁頭戴賊帽手托賊旗為奴報信被小歹青部夷所捉解來討賞則設帳夷人亦有寸功可錄

蓋凡出關人口我不能識察而行至中前前屯一帶
夷人每能致之執以告我此用夷人之明效也各寨
招情長臣冗刪具崖畧仰塵 聖覽乞 勅法司正
法施行
王在晉題海外諸弁協助毛文龍屯兵聚衆經年旅
泊渡天塹履寒冰身無一縷而抗志以拒氈裘食無
半菽而虛腹以揮戈槊 國家有無籍之師聿聿彰
撻伐之威司農有不餉之兵戎無用征徭之累蓋以
名義思討逆而以孤憤效勤 王者當予之以官以
作其氣伏乞 勅部查議將宋鵬舉實授遊擊陳繼
盛張繼善實授守備仍給劄加銜治兵別可紳實授
都司僉書參畫軍務有功之日另行優叙則海外諸
臣聞風鼓舞各以功能自樹可羽翼大將以成功矣
王在晉題辨甯遠築城疏守覺華島之議始于道臣
閻鳴泰之呈祥守甯前之議本于監軍袁崇煥之屢
揭中前以至前屯俟前屯整頓有緒以漸而進規圖
甯遠閻臣未至之先臣疏已聞于 上矣閻臣欲以
此提掇天下之精神而總結之曰即時未可便知
其言而乘機構會無得苟且幸奴之不來遂以為安
此閻臣運筆之妙用意之遠以虛用實以戰為守之

深圖也天下時而已矣時可為而不為則失之幾時
不可為而為之則傷驟六月初間光景較之閻臣到
關之時異矣異于大雨之頹垣壞壁也閻臣離關
之後較之今時則又異矣異於積雨之頹而復頹壞
而復壞也天氣將寒而土木伊始孟秋已過而班軍
不來即舊邊無修完之日而言新築乎哉即咫尺覺
防禦之難而勤遠畧乎哉各屯避亂之民義不當坐
視其死援而使之來也不得已也然所以必置之前
屯而未及于甯遠者部疏所云去關門稍遠而去杏
山稍近兩言蔽之矣去關門遠則接濟艱供給艱應
援艱去杏山稍近則氣焰逼災害逼挑撐逼日日防
寇日日防闘日日防勾引我不去彼必來地無毛孰
與食手無器孰與敵身無甲孰與蔽居無完城孰與
衛此猶驅跛羊而傍虎穴也若謂覺華島犄角島去
岸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
城中緩急弗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島駐兵止
可禦水中之寇弗能遏漢路之兵也部議以百萬金
錢築甯遠之要害臣請竟其說凡邊外興工打草斫
木必先架梁架梁者何先領馬兵擺列以防奄之至
寇也此在八里鋪且然而況於去關二百里之外乎

甯遠架防必須精壯馬兵三萬做工一日則擺設一日虜即闖闖必勝而後可保軍夫之命再加做工軍夫萬人則四萬人矣四萬人之食何從致三萬之馬何從買馬料何從辦居舍何從搆今在關夫匠無處可募以徒班軍班軍僉緣規避在路脫逃以山海爲絕地而望望然去之臣因此遂成咂氣之疾何况甯遠此集夫之難也築城必須版木舂椎夯杵繩索畚鍤梯架樹條紫把取足於一拘之關城轉運於二百里之險路無此車輛無此馬牛無此人力此製具之難也築城必先造磚燒灰磚灰必先開窑開窑必須

三十七

打柴鑿石打柴鑿石必入叢林深谷跬足犬戎之域委身豺狼之鄉地遠勢孤力疲膽怯此辦料之難也一片莽蒼虜之所弃若整頓規模必須死守萬一委而弃之適爲盜資此正東西腰站之處人馬安頓之區草草接濟之所城池定要堅固兵馬定要强壯器甲務期犀利錢糧務期充足方能站立窮虜塞外孤城距前屯百三十里聲勢既遥誰爲策應此固守之難也治家者必先急堂奥而後及于藩籬樹木者必先植本根而後及于枝葉就關門而論兵力缺軍需缺經費匱人心搖似堂奥未固根本未植臣不敢謬

言以傾時聽謂山海之斷然可守也今日不可有忘甯遠之心而實未可有築甯遠之事文武諸臣當勃勃以奮其氣于關外而亟亟以固其精于關内俟脚根立定纔可縱步亦可疾趨是舉也關天下之安危而非一隅之安危也閣臣與臣接裾而談亦是疏中大意要無異詞所云罷敗局以提元神頂門一鍼深中今時之病痛獨是敗局釀于五年而元神潰于一走瘵痼疾而定驚魂其須以漸乎山陸水際高深爲險崗阜纍纍與城相窺此閣臣得于目擊者萬一中國之長倒用則巖關之勢瀕危山海即不築新邊

三十八

而銃臺城堡必不可不建短墻深塹必不可不設畢臣之愚欲如閣臣所議先築臺堡土牆于關外一應急工及時修備然秋色中分計期無及恐竣工爲明歲之事矣中前所已經整頓俟填實前屯抽兵演練撥田安插蹈定一步再移一步倘甯遠可築相機布置請百萬之金錢築一方之要害然揆時度力恐興工爲一二年之事矣臣必不敢輕擲朝廷之疆土亦必不敢浪費朝廷之帑金上體天子好生之德以救遼人下體閣臣振刷之意以飭惰窳庶于明旨爲不悖于邊務爲兩全虛實互用戰守因而並

舉矣除諸將之懦怯無用者容臣漸汰其監軍道臣
張應吾邢慎言已經離任聽調外邊情重大先將戰
守方畧備細奏 聞伏候 勅旨遵奉施行
樞輔甯遠築城之疏已經部覆 准行此疏不得
不發疏發而益論益盛柄鑿矣
巡關御史梁之棟題臣不肖塹襄監軍之役據聞山
海危形恫心駴目所恃者經臣慷慨當關自能聯絡
道將為 皇上守此一塊土乃一時將吏必必有主
臂指不聯言戰難言守亦難守關外難即守關內亦
難方草疏陳請適接邸報見經臣奏 旨回部矣又
接塘報聞奴以八月入犯矣夫閣臣身任天下之重
一更一置山海之得失 神京之安危係之當必有
勝其任而愉快者然山海非遼廬用人非傳舍與其
用而後議如借病以試醫何如議而後用先揆醫以
療病倘一不當無論臨敵易將兵家所忌金甌已缺
再堪掌上玩弄耶是 經畧宜慎顧閣臣之身肩之也
試看從來推用經畧大家向背各隨恩怨或欲用其
長而堅護其短或先擬其敗而且覬其成用人向背
之時即分後來左右之袒使任事者瞻前顧後氣亦
約結而不伸破恩怨破臆見任經畧宜斷顧閣臣之

五九

參決之也推舉一定稍寬文墨無掣其肘需以歲月
徐觀其成夫靖康數易宣撫制使先後舛逆李綱謂
其必亂試看奴酋用兵以來其任用之人閒時有更
換否用經畧宜專顧閣臣之力主之力
昔之經畧繇于在 廷之公舉今之經畧繇于閣
臣之私擬昔因推經畧而始擇其可用之人今則
先有其人而後易經畧廣甯陷後薦李三才為本
兵今日之推經畧樞輔意在閻鳴泰東林意屬李
三才故以少參為正推而南大司農為陪推此向
來未有之規制也東林因不點李三才必欲樞輔
自為經而樞輔亦雅欲居 功故會推經畧而奉
旨僅加陞巡撫亦向來未有之奇事也巡關御史
已窺其意故欲閣臣之慎擇經畧必勝其任而愉
快乃以 國家大事封疆重臣玩弄於掌上樞輔
不能善其始且併遼撫不能善其終與靖康數易
制使先後一轍閣臣之言於是乎驗矣
吏部等衙門會推經畧奉
聖旨閻鳴泰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等處
地方
會推者經畧也而所陞乃巡撫彼時巡撫久裁不

六〇

請復而即推不會推而即黜有是體乎只憑一人
意見紊亂　朝廷其在邊關可知矣
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疏稱左次端門之說臣亦不
能記憶但臣每宣言于　朝曰經撫不和是非無兩
立之理　國是一明　朝廷便可處分且每云熊廷
弼多得一尚書一蟒玉也要送還　朝廷纔可還家
張鶴鳴所聞或即此語至于朝天宮習儀臣委向鶴
鳴問曰聞遼撫欲渡三岔河取海州若取了海州第
二着當如何策應鶴鳴未有以對也但忿色曰熊經
畧怕死若是我出去決不怕死臣曰死須有益于
國家徒死何為貴部若肯去換熊經畧進來暫署印
也好鶴鳴曰他如何署得定是王侍郎署印盖指今
經畧王在晉也是時諸大僚皆在獨刑部侍郎鄒元
標厲聲曰把　國家事看做兒戲如今如何戰得遼
怫然而別是鶴鳴所深恨于臣者在此耳
王在晉奏臣念望六夙沾狗馬之恙日漸增劇幾欲
控訴陳情念我　皇上臨軒　專命　恩禮異數巖
關一餞上纛　九鼎此何等責任何等事權而敢言
病乎秋防戒嚴天驕凌兢奴衆有秣馬右屯之報且
虎墩八大部赴關講賞而宣大之虜聲言助兵統衆

臨邊明肆要挾多奈潦吉打喇明暗等酋又率諸部
索討新賞夷稟集如叢蝟通官急於走兩督臣王象
乾又以要協告徼毛滿窺邊不得臨關調度而撫賞
金繒雖蒙　須給杳無音信關上二道臣先引咎回
籍凡目前委任之將以被劾為全生以脫身為僥倖
臣子身當關此何等時候何等虜情而可言病乎頃
得邸報大學士孫承宗題為據道路見聞等事未見
全抄第欽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籌邊大畧體國公
忠朕心悚豁時事交迫卿既畫一條奏何可需延經
臣王在晉扞禦危關猷勞久著准　召還擬用王國楨
才望素優着即令推用其贊畫道將等官更肯委任
及練兵均餉等事都依議行奏內各官堪任經畧的
着從公作速推舉帑金給發已多卿奏衝邊急需特
准發五十萬兩仍着開欵務濟實用毋得虛糜全遼
淪沒畿輔震動朕日切憂勞賴卿謀猷參決廟算一
切緊要事宜應令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覆奏一意
担承務振從前玩愒之習早奏固圉恢復之功用副
朕倚重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之望西遙拜喜
出吏生自有遼事以來死者為沙場之鬼逮者為縲
絏之囚即幸而得歸皆被彈受刺身為射的臣之挺

身獨行原無生還之想貽書以別妻孥謂與家鄉永隔而不意得完封疆以完軀殼復被　召還之　命無論微臣喜出望外即臣之妻子終夜焚香以告天者得報不知何如懽慰也第念臣素病腸血庚申正月十四日晚得頭風之疾鼻淵額痛三年不愈今左項臃腫半體風麻肩背木疆左臂發一漏孔流水不已閣臣行邊已憐臣之憔悴別後更添雨潦濕氣炎蒸胸膈飽脹焦心之極至於夜不成寢是以未明即起人謂臣以勤補拙以勤勵惰而不知臣之不寐病也病至今支離轉甚每一登堂以手捧額强粧無疾以壯三軍之氣而面顏日削有目者皆能見之矣伏祈　聖慈憐臣病苦放歸田里倂　賜削職以為不能終事者戒或念闖門無失姑從寬政　予臣休致永不敘用關上軍需軍實交付督臣專管兵馬交副總兵江應詔調還免臣候代俾不令之身得告休于旦夕極艱之任幸稍逭于曠鰥　天恩成就直與覆載而為三矣

聖旨卿守關有勞已經改用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

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為市井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

為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廣州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泓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伭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鎮寬奠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相機直入奴寨泯給臣餉三十餘萬扰遼遼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以冀恢復至計去各奴賊至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甯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為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之

遼事實錄卷之十終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菼釋蓊父較閱

壬戌九月王在晉題竊惟遼之亡也在於人情之各異議論之煩多人人面向心違口甜心辣比至壞事以經撫頂罪而其禍卒貽于封疆職爲此虛心延攬並無偏枯膠滯之病俾人人各效其能事事必中乎窾若逃官逃將職亦憎之然自全遼屢衂而天下知名之將多羅惡煞目前卒未得可用之人不得不暫用入關之將然用其人未嘗盡用其言也即用其言亦未嘗遽信其人也兵部原未嘗選將發山海關聽用

則所用爲逃將所斥亦爲逃將用者固未盡公勤而斥者豈盡爲忠計悠悠之談其何可信乎關上情形數月未能悉窺一覽詎能歷覩職居關無一事不做無寸長不錄武備漸修軍民安堵藉使奸宄潛消內患不作即强奴窺犯自足支持少俟數月便可轉弱爲强徐圖退步何事流言廣布聽賭混淆若可呼吸難支之狀遂生憂危憤懣之談職即職量未優同事諸臣亦何可坐觀成敗且一將之用必諮訪于司道一將之革必揭報于司道司道以爲賢而不用者何人以爲不賢而用者何人經略總其事權監軍分其責任監軍有伸文停閣罪在經臣職無越宿不發之批詳監軍有籌畫相左罪在經臣職無强執不諧之意見關上之兵有浙營有湖營有川營有騎兵營有水兵營有哨探營有火器營營各有將兵各有伍惟是入關敗殘之兵及各邊剩存之兵零至雜湊職于六月初二日行牌道鎮合併成營且將標下家丁暨各道諸將家丁悉付總兵江應詔編成隊伍操練兵革之事悉以委之各營操練教習技藝某營逢三某營逢六某營逢九據山海道印揭開報甚明一不操而職即行提各營將領查究矣練兵與修築各不相妨非因築鑿頓忘訓練也乃新邊估計悉由部道夫者不可問矣今猶有二贊畫二監司在焉職據原詳題　請職名可查彼時質之衆議如以爲可已職曷爲不已如以爲可減職曷不爲減工部覆　准之後司道築土興工絕無異同今工甫興而議止職奉旨召還而　帑金始至職得超然免于議論則職之幸也然而關無重扃之固依山靠嶺有憑陵之勢非國之福也大抵山海事情做一事則生一議議本同而故異之理本合而故岐之皆緣遊說棍徒巧託叢神奸藏兎窟以冒糧爲得計以聽用爲眞官黃傘滿

街金肇糴日未遂貪緣逐生怨謗每懷擁軋敢肆譏
嘲只云將不簡兵不練以一二年前之舊話直串到
今又云用逃官用逃將以十數萬人之罪案扭成一
片致令黑白混亂顛成口舌戰場俾任事精芒陰銷
陽爍飛塵翳天浮雲蔽日覆轍相尋流禍何時而已
耶關臣疏稱異路同舟眼前碍難呼應一片戾氣塞
破山海自有遼事以來無處不然無時不然氣運所
關真足異也若論眼前真光景只是兵氣未强人心
不固然三敗之餘理勢必至廣甯潰後原未嘗招兵
募卒安所得精兵銳卒而用之此當以徐挽而未可
旋圓日下原無可戰言戰者不過虛虛提情蹤之神
情遠遠布恢弘之着數非決計進攻非立地進攻而
人遂疑之疑則生駭駭則思竄故目下之人情不似
往昔之人情今日開章大義須以安人心為主而練
兵繕器次之修堞造房次之積草儲糧次之興屯播
穀次之恤流離禁虛冒次之心思在恢復 祖宗之
故疆而寔事在嚴謹關門之斥堠要見出屯關外正
以嚴守關門而今之嚴守關門即為他日出關進取
之地輸攻墨守作用相須而自勝勝人原非兩事若
見山海小小粗安以為可戰而忘守則非言戰之指

職甯受才力不及之名不敢以封疆為嘗試職從受
事至今寨牘充楹悉心料理收復破壞之封疆安插
殘敗之兵馬完全交割並無缺欠若以半載之辛勤
而留將來之罪案功成既無可紀事敗則有所歸職
雖愚不敢受職身將隱矣存此疏以待公論之定只
恐公論定而 國事不可為耳
先是奴酋托西虜根根兒通稟乞知晉甚惡和字
語之曰當乞降降則還我遼東土地人民及諸叛
臣乃題 請不則惟有勦耳揭達閣部不敢聞乃
奴中叛臣阻之事遂寢叱袁崇煥為督師于 御
前力任五年滅奴且矢誓焉後知奴不能即滅乃
陰許奴和有通官參將張定者進京至兵部與奴
講欵余時為本兵立叱之知余之不可給也崇煥
乃致語冢宰王公射斗曰要邊上做事須易本兵
王公密告余旋圖避路而奸黨搆謀借惠安 勅
書事侍御吳玉興余為難矣余歸而崇煥得信必
行事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肘腋之患已已
虜遂從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為屢
犯之孔道向使崇煥不使吊通奴西虜必不叛虜
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

敢長驅而入犯雖崇煥之責禍亦由中樞把握之
無人也
王在晉題職讀史至於秦伐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
以為怯數讓之應候得行其反間而趙遂危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夫兵何嘗之有兵可進宜强兵不可進
宜怯昔清撫之敗起於輕敵三路之敗起於輕進廣
甯之敗起於輕挑輕之一字遂以亡遼然清撫張猶
有遼瀋遼瀋敗猶有廣甯廣甯敗只有山海此山海
者二百五十年之 宗社攸關非可輕於一擲者職
非怯敵者也怯敵則出 都之日必 請多兵自衛
徘徊瞻顧而不敢行矣書生未閒軍旅然竊以為僉
事兼攝沿海四道與倭戰于海獲功陞級受 欽賞
歷遊楚浙無非兵事甚矣兵之未可輕言也諸葛亮
見知於昭烈知其謹慎遂寄以大事而所以知其謹
慎者以亮不遺於細事而始知其可受大事也職屬
袁崇煥胆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澡滌之襟期先明
之心事迥迥逸羣職心重之愛之及崇煥嘗對職曰
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職令其往前
屯安插遼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荊棘蒙茸虎狼潛伏
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慮其輕進也勇如賁復
光武以後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
彼時名將如雲而光武鄭重如此今如崇煥者有幾
哉職嘗與主事沈棨言今歲宜力修戰且俟氣力全
甲兵備糧糗足明年伺奴之隙疾趨廣甯則廣甯可
襲也然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甯必有滅
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雖得之必失之啟無
已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故職之亟亟守
關者非以關門自畫也如以關門自畫則三十五里
之中前七十里之前屯二百里外之覺華島職不發
兵守之矣然職雖發兵關外而所憂更有甚焉者中
前所城落於崇岡之下登高而窺大如一拕中有頹
垣敗壁耳虜如大至兵力不支必奔潰奔至八里鋪
小而不能容奔入三道關險而不易上此兵安歸乎
勢將扣關而關不敢開也此一可憂前屯城郭不完
居舍未備糧糗告詘甲仗全無遼人中可選兵三千
袁崇煥欲領兵居之合所部可共得兵七千欲駐兵
不得不急修繕急修繕不得不緩訓練以烏合之衆
居狼狽之鄉居乎可難存活遇變何以自持此二者
憂覺華島距岸二十里氷堅可渡島無薪乏水既欲
運米又欲運薪島中房屋甚稀風雨無可遮身雪霜

必至砭骨人畫言宜夏而不宜冬宜舟師而不宜屯戍遼人有乘桴泛海之苦逃將有閶風凌霄之志此三可憂十三站等處之民歸矣大凌河水乾逃歸者必踵繼奴中奸究定竄入其中我既不容進關而關中消息自當透露窺我之虛乘我之瑕一刻未可弛防四時皆當嚴備此四可憂各屯遼民初盡降奴皆已削髮祗緣折其妻子離其骨肉遂各登山據險逃命萬一奴中少寬法令勾引招來當此衣單食詘之時孰無戀土懷歸之想此五可憂前屯安插自米鹽鍋竈葦蓆碗瓢之類丁鐵磚灰木植器用之類靡不自關中買運至於銃砲火藥甲仗弓箭一時何能湊辦竭關中之力以供萬人之用索取甚煩勢虞不繼此六可憂關內遼民久已安心避難今聞中前前屯選兵給餉內之貧寒者思出外之狡者思入縱之出則以 中土不能賑恤每欲化而為夷縱之入則內地何可收容勢必釀成隱患此七可憂奴之不輕突犯緣向來嚴拿奸細凡過八里堡即擒治守帳夷人亦時時獲奸報効今由關門以及前屯為人跡通行之路矣職雖諄諭守將盤詰然人易易混路遠難稽遊之手無何有之鄉聽之手不可問之地彼之問

諜得行而我之防維漸解矣此八可憂遼民入關向多失所欲樹之兵則無餉之可給欲離其黨則無策之可驅 廟議重於誅逃將逃兵人人解體魚避網而恐至於無魚鳥避繒而恐至於無鳥風急枝搖人心愈動此九可憂海內邪說浸淫羣妖疊見東省殺人如麻血流成渠而 畿內中州狡焉思逞一呼百聚勢成瓦解萬一關門少有折挫則 中外震撼遐邇離披顧此遺彼何能收拾此十可憂職任抱關如身居敝艦日懼沈淪手捧漏巵必勤補塞職之自視智力已竭曷任其兢兢人之視職作用未恢似隣於泄泄此任事之難而喙長三尺不能向通 國之人一一自鳴其苦衷也嗟乎 都城今日之安誰實貽去帷之婦恥談家事然終不敢忘 陛下臨軒授鉞之恩遂多饒舌職自此可無言矣奉

聖旨該關事宜慎重覽奏具見老成長慮知道了

王在晉題 國家財力東西支應萬分無措典兵者不恤司農之苦司農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來用二用三今且加編加役邦本日瘁 國勢難支職滋懼焉人知經費之匱耗於兵而不知其耗於官職到關曾裁去冗官四百餘員矣此四百餘員者皆遊

食寄名毫無益於兵事而大為治兵之害者也數月以來雖多憎惡之聲實消嚼囓之費然細查兵冊有兵不滿千而設把總數員者有兵僅數十而設中軍哨把者既名為官手不習戈矛身不任力役目兵歸其領攝公私任其科歛且出入乘馬官為給料此銷兵之兎窟而耗餉之蠹叢也官一名食廪比兵糧二三名又占役五六名守備千總占役十二名自非立定規格一一清汰冗員濫食何可勝算通計在關三部及南水營北山營并各標下通共應留守備千把總等官四百九十六員名應革守備千把總等官四百二十三員其年力精强可備驅使者仍留在伍支食兵糧不許支廪職以去事之身不辭任怨任謗為朝廷以清兵食行伍為之肅清藉令九邊各鎮悉照此法一歲間節裁兵餉不知幾許去其蠹兵者而兵自壯去其靡餉者而餉自豐此今日養兵戢亂大繁要處挈其要而圖之主計者不慼額而愁懸罄矣

經畧王在晉恭報虎酋受欵併陳塞外夷情以嚴防範事照得西虜以憨為主憨之順逆西虜所視為向背亦東夷所視為重輕故講賞推憨之費鉅而主欵推憨之撫難當憨使初來越三日而通官始與之見以少折其息休之氣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而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奉憨之令先索去年秋賞併今年春秋二賞臣思輕予則多索始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甯為受賞之地廣甯失何以賞為去年誆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甯没憨實誤我何以賞為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欵有戰耳何以賞為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即一季之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貴英恰復索往歲王猷之賞而臣復諭之曰猷何其其誰與賞又索王烱撫收過進馬一百六十六匹之價而臣復諭之曰馬何在其誰與價酋使語塞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關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閱力插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奴併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路背盟陰合罹顯罰蓋指天為証矣然而夷之狡不可御也夷之貪未可厭也姑與之而深裁之虞其有後請也是舉也副將王牧民先約朱梅張定喇嘛王桑吉叭嘰自為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刺謬于其間而浮費絕浮議

亦絶牧民老且病無子心真爲　國口枯口敝千廻
百折而歘乃成其究連食費段疋等件所費不數萬
蓋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
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闌之延頸縮首畏
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臣欲完賞事而聞　召
還之　命恐夷情中變立趣督臣王象乾來會閣臣
孫承宗督關之　命亦下臣令通使少候二大臣至
給賞而貴英恰等不能待也臣稍稍與之而徐徐給
之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
與水縣高臺堡之賞屬寧前又歹青雖係憨卒而不
與憨同賞然其賞有數不若憨之費矣鎮安即宰賽
而閒粆花亦願來受歘蓋粆花切近于奴奴動粆花
必先知之也奴地距關三百里若不結西虜必不敢
深入故今日以歘虜爲急着而謂其不當歘者虞其
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　朝亦不以
爲過矣然西虜雖歘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
者抽扣爲虜中最悍與拱兎歹青爲一黨抽扣當設
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憨即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
憨使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擴背爲八大部先即
强使之開刀而其心終未已也可虞者一先是督臣

遣使至歹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羣食于帳中奴使
譲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歲賞不能
勝奴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懐其利念我他岐而交
或不固可虞者二憨貪我之歲賞見我拒之力姑與
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爲之撥置
籍憨爲牆壁恐前闕思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
必甘心一秋季之賞可虞者三虜雖狡朴野無文而
今則番揭番語皆通文理用遼人爲主謀虜無別情
而遼人教唆化無情爲有情今朶顔諸部亦漸生需
索昭明信于犬羊責寒盟于氊貊難爲久要不忘之
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顔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
孛羅勢寬我之弱率衆要挾初心不善比其七也厥
部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
此數百騎者烏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爲賞而非
爲助兵也助不可常而賞遂爲例臣峻拒不與究必
生倪啟漸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貴英哈所
占頭目負憤投粆花粆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
守廣寧而以真夷雜之項奴中閧我圖恢復遂盡遼
五路投降之虜于海蓋閒而悉用真夷渡河以居守
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歘虜也而不知其爲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布機心于彼腹
心之間奴如用計以混受欵之虜亦能[illegible]爲患于我
肘腋之地可虞者六欵之可虞如此故欵虜者羈縻
之術也戰守者自强之策也用虜者通變之權也自
强者自勝之經也臣今解任矣籌邊滅虜　廟謨自
有定算至于竣虎酋之賞併叙文武效勞諸臣閣部
督撫大臣當竟成之臣可藉手以寬　聖明之東顧
矣奉
聖旨西虜受欵知御　控虜有方其效勞文武各官統
候事竣録敘

內閣沈公書畧云正月之潰湧關而入者至二百
餘萬其爲民爲兵爲奸爲歹爲奸奸細皆不可知
每念凜凜今幸而無大譁而西虜且爲我防獲落
籬而我可徐圖自固之策此功不細矣扶老攜幼
而見郡顏踉蹡曲踴年兄此舉即汾陽單騎見虜
何殊馬虎酋若來欲瞰甯遠則奴未必與争地舊
賞雖腆自不可減惟當機裁酌此中無不照應也
經畧王在晉題臣在關臣不用百用撙節即以兵糧
計之向以七十日而費銀七十餘萬今合九十日費
銀五十萬是三閱月而臣所省已四十萬矣以一年
計之所省不一百六十萬乎臣無他能而爲　皇上
惜財力惜民力惟物力半載間不聞調募追呼而獨
殫其精力整頓破壁頹垣殘兵敗卒四顧瘡痍漸有
起色留其餘以備東省川湖雲貴之用夙夜靡遑盟
心以報　聖主殊常之遇自有東事惟臣爲獨完意
亦蒼蒼之表其能昭鑒乎除臣造冊送督理閣臣及
新撫臣存照備查外理合奏聞奉
聖旨覽奏具見節省知道了該部知道
經畧王在晉題職叨　聖旨授以經畧重任拜表即
行拮据受事於時身披草莽躬歷沙場十萬奔潰之
餘人無固志三番戰敗之卒盡爾消魂聯一切調停
多方布置日行事件衙門既無卷案承行又乏吏書
僕隷爲徒楮筆共事凡封章　上聞邊情入告羽書
傍午靡不親自削牘手腕欲脫關門撫夷求非一部
講非一事拒之則勢不格予之則欲無厭日日談兵
相商禦侮之方畧刻刻憂虜詐忘恢復之遠圖以至
遠民絡繹入關盡人必由親審戍卒勤勞守塞何時
不用隄防蓋所值爲最難最窘之時而所處又至危
至險之地　恩猶未報夢懷山海以長驅臣未致身
生入玉關爲厚幸有繼職以至者事爲有諸端亦可

尋倘能悉慮精心自可隨事見効至于文武二途例
宜有薦疏第在關共事多由河西奔入蓋自廣甯陷
後原未銓除更換而見用武職皆由兵部覆擬或更
調以勵後功或降處以期新効其中儘有才勇可録
而後時未經領兵未有地方之責是以與衆同奔有
難蟹論古來識于城于二卯釋檻車于屢敗時當用
人何可盡棄倘欲盡棄必兵部另選一番名將如此
大敵須得戰將百員目前何能得百人以充任使乎
文官如在關府佐勤苦異常才識畫練心腸危關誰
人有戀官之志職固勉之而使留非去之而不欲也

十五

泥一迯字則倖深任久者悉不敢薦若會終日相與
之人而薦遠方兼轄之職則借公牘以樹私交聯有
所不敢矣是以併部屬方面之多賢悉聽于　朝議
之採訪職自揣無知人之識所不敢居于薦賢之義
亦薄為所宜然耳
揭開一修理中前所城郭委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
領兵戍守兼管哨探　一救渡義州等處遼民一萬
一千六百一十七人續救四十三人住居前屯衛委
副將趙率教遊擊魯之由修葺城垣挑選遼人為兵
使之居守嗣後有遼民回鄉者俱發前屯不許進關

一覺華島切近甯遠發水兵二千一百六十一名
委遊擊金冠等守之又委參將祖天壽選遼二二千
名屯劄　一甯遠距關頗遠勢孤難守乃令左輔周
守廉領遊兵更番迭往廵守哨至松山時適間諜計
殺孫得功復關外地方三百里五城二十七堡俱歸
版圖　一鐵場堡去關四十里城堡頽殘房屋燒燬
並無一人居住本年六月親至其地同山園合抱逼
近西虜凡打柴伐木刈草取足于此係山海樵採之
區不可輕棄已委賓承功經理因虎酋夷使畢集本
官協管撫賞另議委官尚未就緒　一虎墩兎差貴

十六

英怡等百餘人及拱兎等入大營到關講賞甚刀裁
抑今已閉刀說誓情願助兵　一朶顔三十六家及
蓟鎮諸虜俱已受欵設帳守邊　一歹青等部與奴
私約婚姻今悉勾致受賞不復為異　一油扣兒打
喇明暗王燒餅等虜向甘作賊不願受欵今在邊有
犯每令守邊夷人擒捕賊首受罰搶刼漸稀　一兵
馬分南北中三部守內城守羅城守邊城守北山守
海口守中前所守前屯衛守覺華島守沿城大砲守
水旱關銃臺鼓樓又有遊兵哨兵墩臺兵關外遠兵
關外駐防兵關外擺空營兵各邊駐防兵各門擺圍

兵邊內修工兵各局官兵匠役標下及各道鎮家丁
俱編入行伍一體操練　一東省白蓮教攻陷城池
留山海班軍一萬二千防守又調閩兵三千廣兵三
千淮兵八千助勦妖黨番平　一守邊守城兵習銃
彈在營在伍兵習槍棍等器北兵習弓馬南兵習牌
筅各營逢三逢六逢九操練各有定期　一南北二
部邊城長十六里原高三丈四五尺不等今接高五
六尺共高四丈土築裏口收頂共寬三丈二尺自根
至頂高三丈五尺用方磚墁頂二層築完裏口漸次
加垛未派修者南部四百二十丈六尺北部六十七
丈八尺俱有馬城可守但未加飾增高　一任城修
完裏口三百九十七丈　一羅城接高七八尺不等
共高三丈修完三百五十八丈九尺將完一十一丈
五尺未修者六十四丈六尺見派班軍修築　一八
里舖議築新邊一以護衛關門一以借修築以工食
賑濟流民今議仙止祇築完土邊二百三十丈未築
高者二百二十丈擬圈成土邊劄兵防守　一沿邊
城壕俱已挑濬　一關外烽臺俱委總兵李秉誠撥
軍匠修理　一城外擺設地雷火砲城上擺設灰瓶
擂石大斧銃砲等件飛石木架總兵江應詔見在製

造壕外品字溝挑掘未完　一大雨摧倒城墻兼工
併作俱已修完但于八月二十五日移駐撫甯候代
傳報羅城東面倒十七尺　一實在米二十四萬八
千九百四十五石零豆二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八
石零高粱小麥九千三百一十石零俱收貯囤積
一前屯衛二次發米六千石　一覺華島二次發米
二千五百石　一向來本色米各軍不願支領以致
米糧堆積右屯覺華島等處浥爛散失今俱按月本
折兼支　一覺華島向委通判吳士科看守米豆救
渡遼人陸續渡過官生士民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
每官生一名給銀三錢百姓一名給銀一錢俱發欒
亭昌黎天津等處安插　一回鄉人口進關查係某
省人氏遞解回籍沿途每縣驛各給米一升如係遼
人押發所屬州縣州縣俱經親審察其面貌審其言
語酌量遠近照前給米進關者甚衆不可勝紀　一
前屯衛發官丁屯劄後凡係回鄉人俱不許進關每
人給米一斗解發前屯若係異省人氏照前入關
遞解　一各船有失風濕米存則給發遼東避難生
員濟饑　一各營兵數向多虛冒于五月間分為十
六路查點除去虛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又汰革掛

名兜匠一千三百餘名川湖兵老弱者漸次汰歸
一各營倉廩官太濫汰去官四百餘員止存八百六
十七員近又立定規格兵若干立中軍千把總一員
復革去守備千把總等官四百二十三員　一驛遞
煩苦經畧標下承差舍人向設六十四名悉革去不
用　一聽用各官實授與給劄加銜一概混支部院
之劄與鎮道同以致錢糧冒濫今俱分別實授名色
給劄者查某衙門劄付各分差等以定廩糧數目
一毛文龍在朝鮮三次差官渡海獎勞二次移咨朝
鮮國令助兵屢疏催閱兵淮兵應援　一催天津運
米針一十一萬七百九十二石戶部解發銀五萬兩
又天津買布二萬疋大弓二百張大箭二千枝腰刀
五百口二眼鎗攢竹鎗各五百桿火藥二斤斤接濟
朝鮮軍兵　一招安祖天壽領兵防守　一向來糧
銀俱發各營將官分散致有扣減等弊今俱鑿完色
封解驗訖准給發　一覺華島載回馬騾牛驢四百
二疋頭銅七萬斤生鐵二百五十九塊鉛一百三十
四大塊銅鐵槍砲九十四位件桐油六簍鐵錨一百
六口車一十四輛　一覺華島載回米豆三萬五百
五十六石五斗新建遼船二十四隻接渡遼民　一
山海將官如分守三部守各邊撫夷哨探皆因材器
使近來堪任之將皆被姑口擠排令令彈射然能勝
戰陳者尚有十餘員　一永平所屬向因造作搬運
採辦調募不勝疲累自抵任以來並無一事騷擾止
運煤稍艱今有移局開平就煤打造民間不知軍興
之苦　一三月間抵關景色蕭條四民奔竄今因西
虜受款客兵無擾商賈畢集繁盛如都會雖酒食店
頗多然因蓆舍中難容鍋竈不得不從容兵之便也
一湖兵四千結隊私逃追回原伍斬爲首五人細
責四人黨惡二百餘人悉行驅逐　一參劾大將竇
承武達甘勳孫顯祖三員裨將保世甯麦應兆陳遴
直孟淑孔四員分別逮處　一參劾管關同知張文
達一員詐拿關廳弊役十餘人　一拏問不奉軍令
私自招兵聚衆棍徒鄧子龍周良馭鄧金勝陳光祖
李世卿人文進等解散三四千人　一訪拏奸細夏
時疆等一應龍釋化遠傅有功王正邦等五案　一
題　准發銀十五萬差官往宣大蹉買馬匹　一淅
兵營蓋官房軍器火藥庫粮儲食連營房六百一
十二間　一右掖營備完木料土坯蓆蓆等件已經
興工蓋造營房三百間　一南部修完雨淋鋪房三

十九間　一北部造完鋪房三十七間沿城下造完鋪房三百四十三間　一為建造營房缺少木植牌行總兵江應詔各營撥發軍兵出口共採辦過檀椽山角柱木植共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根　一本關議養馬二萬匹歲計召買草八百萬束向無草場今買得居民穆齊斗地一十一畝房三間李倉地一畝二分楊啟泰地八畝翟自明地一段房三間孫好美田地一十一畝四分郭從朋地一畝六分李丙明地二畝二分分建草廠三處週圍牆垣五百一十丈每廠大門一座廳房一座俱給價興工　一修理南局作房八十四間　一郭家園盖火藥局廠房十七間　一龍王廟盖火藥局廠房十三間　一新建北火藥局開工伊始止先造完房九間　一石門三官廟局造房三十二間　一石門教場局造房二十五間　一石門盔甲局造廠房七間　一造火藥庫房一百間　一造成綿紙盔甲一千五百九十頂副　一造鐵盔甲腦包二千三百八十六頂副　一行山西造甲一萬副　一造火藥一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五斤十二兩　一造火線一十二萬四百四十條　一造成戰箭一萬一千六十枝　一造戰車六百零三輛　一發銀撫甯縣造車四百輛　一造火箭七千一百五十枝　一鉛彈共二十七萬八千六百七十七斤　一造大將軍三將軍百子大銃木神毋飛將軍威遠砲馬砲天武神威將軍鐵神飛將軍滅虜砲木發熕木炸砲隨毋子砲追風銃三眼鎗鐵板斧鳥銃長刀腰刀長鎗月斧刺馬鉤鐮鈀斬馬刀夾鏟鉞鐵鏡地釘釘板鐵葉鑄鐵鉆鐮刀鐵鍬鐵钁牆拙子鋸牆板木夯等各具數目　一提淨硝黃十五萬觔

王在晉改南京兵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督師山海

內閣葉公書畧云自有夷難以來封疆之吏無一得善其去臺下不避難不誤事真可謂完名全節而至與我相左者乃所以相成矣獨惜功已有緒廢于半途有志未竟于尊懷不無耿耿亦　朝論之所共歎也　韓公書畧云向者全遼淪失台臺一身肩承而莅事以來調行便宜次第奏效凱陽還關殊有深念初擬還部以凱陽新命仍令改擬台丈名實不虧進退有道目前善後事宜安危所關慎勿避嫌正見急公耳　史公書畧云神京所託重僅一線嚴關　廷推材力之選至再三而不

敢拜　命獨門下毅然仔肩無幾微見顔色其氣
已盖天下而聲足震醜夷矣抵關以來民狎其居
虜雖其喙夫莫非門下底定之力若乃仗劒而出
揚旌而入即今之甚有口竟無能加于厮養之毫
毛此又從前疆理之臣所絶而無僅見者不肖且
藉為同藉寵光而翁亦差足自慰矣
原任經畧今改南京兵部尚書王在晉奏臣素稟孱
弱五年以來實為遼事焦心如燔昔在東省計竭于
防邊力窮于飛輓蓋自庚申正月臣得頭風之疾百
藥未能調愈也嗣後總理三部為自古未設之官獨
力難兼之事而臣吞幕以圖報効俾米粟如山甲仗
成阜乃心傷往事盡歸于浩歎矣今年發憤勇往
而當關孰知怒螳終終壓于車輪而井蛙僅窺乎湫窟
痴心任事而來傍掣之揶揄鋭意前驅而阨半塗之
限盡志氣既灰于邁往病魔遂至于牽纏左臂漸歸
不仁顚熱竟成皮漏肩背頓添臃腫血疾更帶腸風
兼之胸膈飽盈每食必嘔精神耗盡徹夜常醒盖以
年來治事之困憊甚而今歲抱關之憂瘁愁日增一
日則病日深一日馬牛有竭力之時而金石有精銷
之日南兵何任以病夫正席其間官必曠鰥事將叢
挫臣之所為跼蹐而不能以自命者也伏惟　皇上
俯念勞臣深憐病苦俾遂乞骸之　請獲就歸田之
賦則　恩義兼成　生成加篤擊壤以頌　堯年而
三十年來許　國之身得自全其項踵矣奉
聖旨卿當東事危急署部行邊勞苦中外留樞新簡
乃連章控陳情詞懇激特體勞臣雅志准暫回以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
樞輔孫凱陽行邊詢之同事凡言不可戰者必斥
監軍邢慎言甯前道張應吾副參吳自勉毛有倫
別鎮皆以是而歸總兵江應詔則面叱而加之辱
詈矣余言邊事如此三年後尚不可戰此所以與
樞輔而相左也孫元化獨倡驅遼人出關撥田耕
種之議樞輔擊節歎賞余謂種田必給耕牛榖種
造房築堡且不能禁賊夷之竊取也諸事未辦而
驅民與東西夷虜增數十萬之兵乃樹敵耳若不
東不西而聚于關外解散無術我必爰擇為兵遼
人非可用也樞輔以為然厄督師更代余尚在永
平而遼人被逐之苦不可勝言老羸之輔溝壑
者過半矣壯者叢集不敢挑選以充行伍而又嚴
苛以督九邊應調之卒邊兵多散而為盜行刼近

京地西關兵從此弱矣勤王則欲入都城援凌卒至于召亂勦寇則習于奔逃王化貞孫元化袁崇煥之死皆遼人誤之能經畧謂遼人之不可用者乃灼見也至于關外之田近而可耕膏腴之土皆被遼官佔去磽确窎遠者屬之遼人遼人何嘗得耕耘之利亦何曾减軍興之一二哉

禮科張惟一云榆關之外是處膏腴瓜田彌望者皆鎮將霸為養廉遠而磽者始為軍屯薄野荒蕪小民始拚生而取利焉必仍而不變屯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國矣乙丑十一月疏

十月大學士孫承宗題臣以至愚極陋仰荷 天恩私自凜凜然誓與文武將吏同心戮力仰副 皇上籌邊之盛心然而誠不能動才不能支以致天人示儆災患頻仍蓋以九月初三日視事月未匝而悚然為之儆者三矣九月雷已收聲雨亦稀少正令兵改建營房之日忽于廿二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雷更迅歷寅卯兩時始晴朗融和蓋當雷收聲之日而奮尋常以為不當雷而雷其戒淫威也臣思臣至未敢為威天或惡臣之尚循舊格而為此昭昭也且欲臣之兼惠艽人而無為此嘸嘸也蓋殘卒縱弛庸流困窮兩侯恩威而臣又待罪輔弼其敢不雷動日暄仰播 皇上雷震不測之 恩威也臣用是日為凜凜不敢自安至次日午時復有聲如雷有煙如雲偶起西城外當得江應詔報丁守備與張愷試銃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已令沈杜二主事查明今諸物未失獨遺火藥二萬斤一時盡燬火藥有五火局而沈主事又新造一局此係造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為謀再四審核供報相同而張愷輩皆死于火藥之傍則其情果屬真也此則天實厭臣之罪豈斗大一城日聚十餘萬人一寺觀輙數百人兼以人情怠玩臣等每單馬巡行各相交儆似有奮心而忽然遭此大變皆臣之大過也除巡捕員役嚴行究處而臣更益凜凜焉至次日聞十三山之報先有報來未確是日水兵遊擊金冠等報接濟過十三山遼人三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奴酋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此一事臣從七月間與督臣議于壇督臣許為臣諭客出兵三千防東西之患臣更欲從衆議以兵屯甯遠稍近迎之以為依而竟不能得今接之無多忽為所陷此中關係甚大甚遠臣用是益為凜凜也夫百務

方興秋防正急天出雷電之微臣何敢謂遠不可憑
而况軍之急需即秋毫不可捐而二萬捐殘于一炬
中原之赤子即子遺亦可憐而萬千遞敗于久圍此
其天心之愛轉為嚴切人事之疎吏屬惕勵除臣與
合鎮文武痛自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也懇乞大
奮乾剛嚴核邊政　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
臣可勝悚慴待
命之至
強奴所謂者火藥也火藥焚燒我失禦奴之具矣
說者謂關撫領銀設局置造火器破冒實多故付
之一炬了不可問矯誣天變是耶非耶十三山頁
固之民晉接濟渡海收集覺華及前屯者甚衆今
閣臣坐視不救彼失其援以死殉之我失其衛乃
生棄之向使經臣不易十三站之民雖至今存可
也嗚呼數萬之民一朝屠戮長平之慘豈過是耶
殺運未終逃生路絕田横之客今獨有生氣矣
左都御史鄒元標奏　國家大事惟在憂虜策虜者
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視定守之一局夫衆不過
數萬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
復矣且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臣嘗

思遠之思始于李成梁成梁封伯遠之諸人各有雄
心輙殺熟夷上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首不解之仇
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次壞于高淮淮在遼
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
臣往者憐才而畀近半皆門生故吏無敢死之卒而
諸鎮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
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畀奴酋矣今言之可為竪髮
陛下豈盡知乎
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照得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
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院二院會題督
勦隨同兗東道徐從治于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
恢復嶧縣解剗城曲阜之圍遂次師兗府七月初七
日奉部院同監軍道王從議徐從治誓師大會與諸
將戮力同心勦平三夏店紀王城嶧山等處勦穴續
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餘名至相與復
滕城平錫山救豐沛殲餘氛計夫小三十餘戰俱經
塘報訖鄒縣圍久未下職自錫山旋師賊大怖賊首
僞都督侯五僞總兵兵魏七等據城乞降拔去旗幟
奈徐鴻儒校計百出高尚賓歐陽德鄭九敘許道清
等三百餘人復行守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衆賊

慌懼始擁鴻儒出成就擒馳獻軍門本鎮同三監軍
點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插各州縣之民造冊呈報
插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七千餘名造冊呈報
收過騾馬器仗等項俱經縣官驗明收貯城中百姓
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官威儀賊
首徐鴻儒等皆械繫府獄真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亂萌塞而　皇仁廣矣
巡撫趙彥題白蓮妖孽糾衆倡亂僭號改元一舉而
陷鄆城再舉而陷鄒滕嶧山霍焰薰天南北梗塞元
兇徐鴻儒始稱雄于梁家樓為我兵所敗逸過河東
纔竊據于紀王城又為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納死
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群賊效死善能守城我
兵多傷故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為之宗也
今妖氛已靖城池已復殘賊之逸入齊豐者又復追
勦無遺而鄰封之北直南河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
局已完矣
南兵科袁玉佩為天下有不容塗飾之功績臣子
有不宜冒濫之寵榮懇乞　聖明于肅法誅罪之
後再激冒功失實之實賞以快人心以重　國典
以振邊疆參兵部尚書趙彥冒功內云當東省初

告急時經臣王在晉見兵力單弱急調淮兵閩兵
廣兵與山海班軍以遏賊猖獗之勢權宜區畫業
經題疏後因經臣謝事趙彥敘功疏于登津撫臣
皆敘入內而節制統轄之經臣獨無一字敘及一
岡山首衝賊陣死戰重圍殺傷過多皆南兵之力
後南陽護漕生擒王繼芳大護全勝亦皆南兵之
力而彥故分南北之見凡北兵功次陣亡俱敘恤
陞贈二三級南兵功次陣亡止陞贈一級或倂不
恤不敘夫此又孰非故殺人功以為己功乎乙丑九月
三法司會審佟卜年流三千里杜茂劉一嶸劉得功
等俱斬罪　賓承武擬斬達其勳等釋放立功革逃
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
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贈彭象　都督
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祜各都司僉事援遼戰歿一門
十一月御史梁之棟奏奢酋謀叛觀變于袁遼發難
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幾倖有成撫臣徐
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為王事也變起倉卒白
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
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為王事也或
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

死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
者數圍即逆首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如再
同知熊嗣光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蹀尸
涇東寇履枕籍如再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
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功
尚未賞死更堪悲慷慨殺賊之楊愈茂尚責其輕進
倘危城一解援兵從敘盧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
則愈茂之搗巢臣猶悲其向晚耳鄉官董盡倫無城
守封疆之責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着于合州再
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即破格卹錄猶無足慰忠魂
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　勅部查照掞臣原
疏一併破格優卹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
兵科林宗載疏云相臣孫承宗之始行邊也道路紛
紛以相臣與閻鳴泰親以為將易經畧而行耳此固
妄想忖度之語未足遽信迨回　朝而果以閻鳴泰
易王在晉也亦獨信碁真不為偏黨者乎至慮鳴泰
難獨任而不憚以龐眉皓首主張帷幄則慎重戰兢
真得師中之吉矣庸衆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即有元
老壯猷雷霆積威直須一月三捷奴虜永不犯邊人
始知其奇耳但今嚴冬沍寒防邊甲士衣無數重糧

無餘貯屋無長椽啼飢號寒之聲起而枕戈對敵之
志灰即下令堅守榆關無戰勝之志守未必固相臣
鼓舞自有餘恩無用以規為慎也
御史劉廷宣疏云臣入　都所聞大異有謂樞輔孫
承宗居王在晉見成之功者夫有功可居自應首及
政府次及大司馬而何必屈樞輔之尊于虎狼之穴
也有謂私閻鳴泰葭莩之親者鳴泰資望不淺邊疆
久著勞勛開府建牙自其應得彼即愚豈不能夤緣
內地而顧躭躭于解經邦拚死不就之缺哉如此薦
法尚可認作香火情深或者于山海累卵之危未及
深知耳知則不為是言矣甚有倡被圍陸馬之說者
夢語耶醒語耶何山海之人不知而　都中偏知之
耶此出忌者之口耶抑逃將逃兵畏其嚴明布此流
言耶臣竊恐奴酋之善用間也大抵絕無影響絕無
干涉此必出奸細無疑嗟嗟左袒左晉者不難食沙
相射而決非在晉之心在晉亦賢者也況靜妥練自
是司農司空之妙選伏乞　勅下大小臣工減省議
論勿輕傳布流言中奸細之暗間冷語相嘲微言點
綴致灰任事之心蘗　宗社之計一切更置文武將
吏令得軒然獨斷獨行勿從旁撓庶旌旗改色而膚

功可立奏矣
廷宣于遼事一味把持斥廷弼更督撫皆其調度
其爲人堅僻强梗血性男子必不與之相合崇禎
初年有薦舉樞貳暫署關門之疏言官大鬨遂無
顏乞歸此真遼事之一大蠹也
御史練國事題臣聞理亂得失之故繫乎人才不知
兵而强言兵可戰守而不能戰守則封疆之人非也
不預爲措餉用人之計坐失乎是非刑賞之機則
廟堂之人非也以遼事言之樞輔之制禦誠爲有方
奴酋之窺伺者或裹足而不敢前然而未可恃也新
練之將士非經冲鋒破敵終未見其可用也樞輔原
不同於閫外之官已屢奉還閣之 旨臣不知還閣
後此任可盡付之撫臣者乎抑當别議也夫能爲恢
復之人即能爲防守之人止于防守者恐并其守而
不足則不忍言矣今能爲恢復之人恢復之計將安
出乎 祖宗百戰之封疆任其淪没而不之恥凡幸
山海旦夕之安忘其遠慮而不之籌未見 廟堂之
有人也
孫公每以口説見功業此疏言將士非衝鋒破敵
未見可用恢復計將安出極中肯綮

十二月遼東巡撫閻鳴泰題自有東事以來我以堂
堂中國與么麽小醜相持五年矣成敗胡爲乎相懸
則兵馬之强弱使之强弱胡爲乎相懸則兵馬之虚
實使之虚實又胡爲乎相懸則法紀之嚴縱使之也
職拜 命以來夙夜焦勞寢食俱廢兵馬虚實之數
營伍欺誑之習與夫左支右吾神出鬼没不可方物
之情狀職夙習之痛之而豈異人任也于是先時布
令不憚力申遂督同鎮道列營南郊披冊逐隊一一
清查其最虚冒如遊擊宋鴻儒營者職爲之戮其一
哨官一百總一隊長復虚冒如都司田應宿營者職
爲之戮其一百總一隊長而禁令始行至餘將士之
細打催役之鶣耳不計焉自十月初六日起戴星出
入至十七日止共點過在官客兵官軍四萬三千九
百一十員名馬七千二百七十二匹又點過山海鎮
山海路主兵官軍三千一百六十三員名馬八百九
十九匹又點過在關各局打造官匠一千八百二十
二員名尚有副總兵杜應魁并駐防一片石及前屯
中前所等處未點而職以多語傷氣多怒損心心氣
虚怯幾不能語不能食于是分委山海道臣袁崇煥
廣寧道臣萬有孚代出點之崇煥奉職令亦戮守備

莫夫功營內私僱頂替者兩人至十二月十三日始
竣事爲除革過不堪外通計關內外見在主客兵官
匠役共共萬九千四百五十三員名馬一萬一千七
百四十三匹或居關左或居關外調撥分防各有信
地正經在關兵馬則賊所自點之數並新招遠兵五
千六百七十員名其的數也此外覺華島遊擊金冠
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六員名參將祖天壽遼兵八百
七十五員名海水氷結舟楫難通稍俟來春點之可
也此職所謂選兵之實數也除職招募遼兵漸集漸
練以實汰過空虛之額各邊應調兵馬容職續查續
請以備進取之用外項者相臣所請擇以諸路官丁
一萬二千五百員名更祇 嚴旨督催俾星夜前來
以濟需需職地危賊重思苦憂深寸臆百結不知所
云統祈 聖明裁察幸甚
關城斗大聚兵五六萬點兵之法劄營列隊畫地
站立同日同時委部司道府分行查點彼此不能
移動不能更替虛實纔見分明初六點至十七移
東就西左支右吾出神沒鬼何所不至遼人顧充
兵者故粧精銳邊兵顧回籍者假作疲癃汰去者
未必真老弱留用者未必真勇壯欲去獎而獎乃
滋甚焉此關上之虛兵耗餉所自始也
大學士孫承宗題稱閣城有兩總兵可當大敵而撫
臣閻鳴泰與臣周旋久矣其才允堪大任此時臣宜
東向登萊召大兵宣揚聲勢蓋賊來當在氷堅之日
而回在氷泮之時氷泮則必懼臣之到而臣已留沈
有容養簡選水兵更移令天津撫臣李邦華登萊撫
臣袁可立各多備水陸諸兵又檄招練道劉國縉備
遼兵四千悉心操練備臣來春之用蓋登萊之聲勢
不揚則東之鎮江爲孤而鮮人相倚力薄西之覺華
島爲弱而關人獨當其衝故此行正西以守關而關
人或不欲臣去都人不欲臣來但恐臣一離關必謂
臣懼春防而去然臣在此亦不過任此數將以殺賊
而循臣之條理固自可爲臣與關臣將吏計皆謂當
然蓋臣此身業已不顧安危不顧利害獨是兵機似
應若此故敢及之而不敢必去以仰負 皇上東顧
憂勞懇乞 聖明鑒臣愚欵俯賜斟酌定不敢告艱
告苦以虛聲爲實事使邊臣有不任事之人遂致有
不得人之事也伏候 聖裁施行 兵部議覆孫承
宗本奉
聖旨關事倚重輔臣朕知道了仍聽酌量行海防事

宜者天津登撫鎮官用心料理聽輔臣調度爾每即
行文與他

閣臣到關料理數月便欲脫身登萊豈以建臬置
郡便可了行邊實事耶疏云閣嗚泰允堪大任相
與且久尚不能測其涯涘讀巡關諸臣之疏覺駟
之難追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一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芯穉蓟父[illegible]閱

癸亥天啟三年正月大學士孫承宗題天下招兵者臺省先之勤武次之今盡蹤跡諱不敢蓋無不相戒于杜應魁賈祥與何棟如游士任之喜事而更戒于蜀中之禍臣在兵部時交薦應魁者以為大將心頗疑之不虞其材難統馭　輦下沸騰於是盡欲逐其兵將于關令其兵逃故二千三百有奇馬逃故三百有奇一旦削其官追逃兵逃馬之數恐應魁一拏而兵馬之見在者將盡逃亡臣議姑削其副總兵職銜準

以守備管事以聯絡其見在兵馬仍陸續追賠其逃故兵馬錢糧外如何棟如招兵費繁兵雜多口謬論信手狂費于先不免飾辭謬遁于後似當明覈其實而從未減無以偽才阻天下真豪傑任事之心外如游士任俠氣深心雅抱鳴穀之恥獨其所信諸妄男子任誕遂至蕩費公金又以親老晝游幾至盡散八千然費雖多而兵殊可用似當清查其錢糧責其所令之人無令盡沒其善蓋臣歷閱諸招兵者獨鄒復宣郭允厚傅宗龍稱省便而適于用若蜀中明時舉李達初則蜀人盡怨之今則蜀人盡憐之似不必過執法以佐數乃若論死豢將賈祥兵五千人盡以為可用既不若諸人以五方雜遝之眾入伍其錢糧分明又未盡如諸臣虛冒不可解臣謂祥可寬也外若遼東監軍方震孺當疆宇方顛正師友交戕業已圖存窮責殿後至其招疑弃于負固載棄困于流澌竊謂張御史之死既陷同城義必不可求脫方御史之生總未聞賊勢尚可以姑全要不得與張可同議者再照臣抵關雖未敢議誅逃將而心頗嚴之如原任總兵李秉誠數月來練火藥幾二萬人其勤敏有精思是當錄敘其新績不必從前追詢其舊過庶令臣

所為操縱諸將者將人人可鼓也臣又念錦衣衛指揮陳居恭矯議移臣居外為臺省論劾革任居恭係臣同鄉晚輩或過信臣為力可當闢而語無倫次未必信人指授況今臣既抵關似宜復其原任無令人謂臣一入綸扉侵及邑子又　天慈所以庇臣也

何棟如游士任方震孺明時舉李達樞輔所論之人也今且為之寬解熊廷弼樞輔所糾以收之獄者也別疏屢為之揄揚關上之逃臣樞輔所欲盡殺者也今每每為之引拔何自言之自悖之後先戒兩截耶蓋前在中樞決于獨見以一疏收名今

在榆關覘暱畢從以多門漁利故議論相懸如此
然此篇大意欲抹陳居恭故借諸臣為起講市恩
私以聯黨局居恭為樞輔鄉人其知樞輔之心久
矣欲併經略事壞而後身任邊疆入秉中樞出膺
閫寄文享端揆武當帷幄儼然為　本朝人物第
一其樞輔無窮之心事乎舉　朝推用經臣　天
子臨軒授劍專命鄭重無端而遽易之徒為引用
私人之地且以遂其出將入相之謀自古權臣當
國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此為　本朝二百五十
年未有之事亦前代迄今所僅見者也

遼撫閻鳴泰報據駐劄前屯衛副總兵趙率教塘報
奴酋差八箇王子帶領步夷八萬于十月內每王子
分米一百三屯俱搬運牛庄海州下卸又有八箇王
子帶領有馬真夷并漢人約有二萬餘騎駐扎右屯
衛步夷挽拉戰車五千餘輛每車上裝帶鑿眼本二
根擺列城外又說河東十家編軍一名朋出馬一匹
隨營發有馬夷人在杏山一帶往來游走等情到院
又河東堡看囤老民董仲仁報八箇王子帶領馬步
夷人將右屯衛堆積米囤一千八百囤各處搬運至
三岔河岸又著河東人接搬至遼陽城復差真夷馱

運口分又從廣甯推來戰車三四百輛擺守右屯城
門城內一箇道理同四箇遊擊帶領三千韃子在內
駐扎仍差夷人哨探北至杏山撞遇西虜馱糧被西
虜將哨探東夷殺死六名往東跑走各路台聞風放
砲舉火接至廣甯城東夷接放文將軍六位以當西
邊人馬後查西虜截殺東夷其積囤米糧一半馱運
一半拋散聽聞運糧畢日將人民盡行東趕等因到
院看得奴酋一面且向山海且狼顧東江思甘心于
毛文龍久矣向聞我關上軍聲大振又懼我之來其
後也今既移積粟于河東復推戰車于右屯分兵駐

防擺程哨探意欲何為將乘冰合之時永圖以絕後
患乎我兩月以來盔甲器械之需由海東發此極多
在毛文龍己自不乏戰備關上人心己固既來己有
以待之而西虜部落漸集在杏山一帶奴或不敢驟
越而之西也除申飭將士嚴加隄備外理合塘報
兵部題遼陽以百度廢弛之日當一朝竊發之奴撫
順彈丸倉卒告變當時道臣顧頣以戰則無兵募則
無餉躊躇四顧計畫無復之竟爾縋死至今傳其題
壁十六字曰邊疆失守臣子何顏無力報　國甘心
九泉此雖不得己而殉封疆視彼聞敵渡河抱頭奔

竄竟棄職守者大有聞矣合將顧頣贈太僕寺少卿
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賜祭其父母仍與應得
賜典以報教忠
兵部題覆視師張鶴鳴經略王在晉咨疏除陣亡麻
承宗等另疏優恤外內叛將劉世勳祝世昌羅萬言
胡遵義趙時雍王朝亮閻邦熊錦劉式章李維龍王
有功李國臣王化傳岳宗大高承宗李世勳黃進鎖
萬金何世延孫得功劉世功金勵高中選黑際盛楊
可大高鴻中劉元慶蘇應科索萬金應行原籍地方
拘其家屬依律處治仍俟勦平之日為藁街之懸其
逃將郭登選馮大梁李繼業蔡汝賢黃士英吳登雲
王謙亨張效祖李思漢王紹感尤成梁邦彌行原籍
地方撫按嚴拿到京正法至不知下落張應龍越效
忠嚴進忠保國忠李愈茂孫光禧劉麒王國勛鮑承
先莊安世張萬化郭世藩王化準蔣紹芳張夢麟楊
國柱沙宗海杜國楣吳登高桑秉平高鳴鶴董弘基
劉芳聲陳一元劉元清李正蓁胥國相安邦李元勛
劉守清沈松夏國卿或為河邊無定之魂或為故里
逍遙之駕仍應行山海及各原籍查勘存亡分別處
治至見在與在關楊聿基王光有倪寵王紹勳李性
忠王牧民張大道平四知祖天壽楊應乾王之棟周
守廉魯之由孟淑孔徐建張思任朱梅蘇其民許定
國成斌才景國佐田應兆王表葉時新劉雷朱大用
左輔王承禎談堯德王勳李成龍吳有浩周應乾陳
應魁郎陳彥魁盛忠趙忠浩朱釗高如嵩賓成功孫
懷忠夏京雷起潛及告病王威侯世祿戴燁劉光祚
楊元吉陳璐姜彌麻承先馮應魁焦恒李登龍周義
杜學仲王佐才孫慶楊汝福桑仲金李春秀鄧祖禹
崔承恩胡廷柏劉應登陶進諸將曹與廣甯之役者
或可收孟明之功或難逭穰苴之法均應聽督理閣
臣簡汰稽核總之法期必行行期必確久玩之人心
或者其知警乎
二月山海關築壇拜馬世龍為大將厚贈金繒兵馬
錢糧事悉以屬之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抵關以來
惟有操縱將吏以提撥其心志而厚儲其氣頃者仰
蒙　皇上以馬世龍為主將以王世欽尤世祿左提
右挈馬世龍管中部當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
當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部當以石門路隸之
三路三轄仍以虎符為重故南北兩部皆在世龍節
制之中而三路廉統于中部且世龍既佩平遼將軍

印　特賜尚方劍爲　皇上神武遠謨謂大將軍專制閫外非專生殺無以制三軍臣何敢輕爲世龍請然竊意　皇上或不爲世龍靳世龍事權既重似當重其章服去其署秩實授府銜官不加增可資彈壓可以禁及其親蓋御將之道不予以輕則權重不奪其重則權專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勑下兵部擬以實授府銜予以應得　制勑或　特恩賜尚方劍以資彈壓尤世祿王世欽各予以　制勑關防分轄兩路而節制于中部　勑各該督撫司道與各該將領共事者當精簡其庸懦不得鄙夷其人而輕制之當力助其强梁不可過疑其人而抑之其權專則其氣不挫其氣厚則其心不紛于邊防未必無補矣

築壇拜將淮陰之後一再見之世龍無它長惟工伺喜怒以投所好而樞輔遂以兵馬糧餉生殺予奪之權授之賜非賄不用罪惟賄則免月有進奉扣公餉以充私橐將相之門黃白充斥兵虛而不可問餉耗而不可核柳河一敗始論罪而終議賞邊關既無兵馬　朝廷并無紀綱籍名食餉者十四萬而究竟則五萬八千人而已于是六使並出鎭守關甯稽查兵實而因及于諸路權歸内監文武皆爲肘掣矣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慨自遼變以來五來于兹東西南北無有不調之人矣公帑私藏無有不括之財矣車甲仗無有不製之器水運陸輓無有不需之物矣往來符檄如雨如雲子午輪蹄乃穿乃裂無有不備之苦矣是舉全付之精神悉付閫外而乃總總然帷籌幄算不能應笳笛之數聲堂堂乎大纛高牙無當彼馬鞭之一指豈非彼畏法之心卒不能奪其畏敵之心哉咸切齒于罪經罪撫不即懸首藁街逃將逃官尚多偷息梓里爲是　國法人心不加振厲請爲皇上誦言之自撫順變起而清河之失隨之張承胤之戰亡蓋繇于李維翰之輕敵其間死事死法與夫被論諸臣雖已昭然耳目而用李維翰以撫遼用楊一柱以按遼用顧頤等以司遼者誰則冢臣鄭繼之之愚昧樞臣薛三才之機巧其罪當不在過夷激變之下不可不爲今日之鑒也自三路敗衂而開原之失隨之楊鎬之喪師皇得諉杜松等之違制其間死事死法與夫被逮諸臣雖已確有定案而用楊鎬以經略用周永春以巡撫用陳王庭以巡按用李如柏以大將用潘宗顏等以監軍用鄭之范以署開原者

誰則樞臣黄嘉善之悞　國科臣趙興邦开詩教等之擅權其罪當不在催戰失守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鐵嶺之失誰初任而不救非熊廷弼乎誰先去而陷城非李如楨乎其間借招兵以逗遛倍費畫而攘利難各難逃清議至會議以用如楨推薦以用廷弼則吏部趙焕等之一悞再悞科道官應震李徵儀等之一疏再疏又今日之一鑒也遼瀋之失孰收降而收救非袁應泰乎孰監軍而棄軍非高出康應乾等乎其以大將而死難以巡方而死忠以同道而死節雖各有光青史而輔臣受　面諭乎講筵漫無

九

主持樞臣奉　明旨于有赫一籌莫效則劉一燝之依違崔景榮之庸闇又今日之一鑒也至于廣甯之失更可歎焉昔人言奔潰者曰望風而靡時何風之在望狀驚惶者曰鶴唳風聲時何聲之可聞遼山遼水之盟不堪逃臣之一擲如雲如雨之衆坐令闔然而四散於是乎熊廷弼王化貞等之罪不可勝誅矣然而經撫之不和皆懸中外不令勘明入　告致有起用之諸疏則樞臣張鶴鳴之剛愎臺臣方震孺之扶同又非今日之一大炯鑒哉嗟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令山海以咽喉一線之地保障　畿輔半壁之

之天不但封疆得失所關抑實　宗社安危所係幸輔臣赤忠擔荷謬力匡勷　國法賴以昭彰人心因之底定惟是既倚樞輔之重詎可大當虎豹之關而督臣復以倦勤之年思卸節制之任則進退之際最為吃緊關頭而保舉之法要求成效大驗此須勘破情面擺脫因循務以洗心滌慮之圖別立旋乾轉坤之業自非　皇上威靈震疊之又何望焉臣以巡闗之役職掌所係用是時夜之鳴不能自已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申嚴　巽命先將僨事諸臣分別察治再將當事諸臣嚴加責成此不惟遼衆結而察典公

二

且可令　國法伸而人心奮其于懲前毖後内安外攘非小補矣

此疏陳遼事罪案歷歷詳明末云樞輔詎可當闗良有深意

附屯田都院董應舉書（此書載在新刻文集）

今年盜賊縱横自二月刦固安後縣縣被刦而不報即武清城門亦晝閉矣都城内兵折侍御之屋城外搶侍御之積此何等光景邊卒策馬投虜關外遼人翦髮投夷其在内者洶洶有惡言　又何如光景御軍無法募之為盜給軍不時汰之為盜

天下不危蓋無幾日當事欲裁諸撫以各道兵權盡歸總兵不問總兵為何如人榆關一動不降則走不走則為亂矣經撫既驅遼人入關今又哄之出以餌虜反戈不難遼弁不散之各衛遼士不聚之一學蓄憾既深藏奸不測吾不知其所終門戶既立彼此遞攻人不論善惡入者為彼事不論是非黨則為善權之所奔駛於 國命舌之所附勝於王言巧者換數面以取官拙者抱孤貞而見棄嗚呼唐宋之禍戒之哉

孫承宗題臣念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

復然而又念合天下瘁而思起死而乞生來而求去怕而冀苟延者之心無論恢復之不能而款守頗夫其據昔裴度自 督師也督其見在之師直入淮蔡恐心不一力不齊耳未嘗招調訓練復以進取制于旁議也臣之自 請竊比于度夫亦制其訓練為恢復以奉 皇上之勅旨蓋 皇上勅臣曰甯遠廣甯及河東土宇漸圖恢復今觀天下大議似專在于守關以內夫守則何取于督師以主守而恢復不必計則又何取于臣然而臣知棄遼東非 皇上之心也以遠在萬里之黔尚不肯失近在門庭之遼詎可不

問臣以為遼東不復天下不安而欲復遼東則關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兵必不可不修築而甯遠覺華之議必不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衆盡號客兵而額糧之外曾不能加毫末于其身徒責其捐墳墓棄妻孥當固結于我豈不稱難而況糧料不繼即其繼也稍得固結其心不逋不譁而坐食便至坐盡蓋以遼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薊勘土兵而守關以內渡兵亦客也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三所二十七堡

之中以兵以屯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然舊之土老餉少今之土著餉多行之十數年天下當自不支而況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既難夫戍更苦更番時可烏合時可烏散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天下之安危甯獨在賊之來不來而況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殊覺淺薄而守在甯遠則山海已為重關而 神京遠在千里之外且其用水用山計萬全于室外以款以復力百倍于關門今天下亦當計及此者乎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關門也翠幕旃車遝雜腥膻之氣

撲人日報劫殺時傳烽火議遠撫場而通官難之得
廣甯道議合初移之中前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為
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後為百里又再移之甯遠為二
百里然地屬衝腹賊仍劫掠近總兵官以兩協提路
將分之信地仍以撫夷將統兵任邊堡市場隸以鄰
堡即撫即防而脉絡分明支節貫注更以中右之役
揚兵議剿而部落暫通劫掠稀聞倘得市貨精真通
官不假自可為防今議撤關外之防為守關内則虜
仍入關為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于關門其坐
門貿易之夷仍交集于八里之内廣甯有道甯前有

道鎮曰遼鎮撫曰遼撫而安插于遼人甯前邠曰慈
禍無論十餘萬生靈何地安插將西虜為賓封遼官
為偽立遼人為流寓乎再以戰言之賊迫甯遠則以
置亡置死之兵合與亡與死之衆心堅敢死氣勵無
生而外無可掠中無可希礙失既倍兵民既齊兼以
海出其後山峙其前奇伏間出定可殄賊即或越一
城而前甯城已綴其後即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已扼
其吭即或直抵關門不顧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自
可立見摧靡又或妄希及海則覺華島之駐師與望
海臺之泊船相控而長鯨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關

十三

城之精甲進圖恢復則水師合東陸師合北可戰可
守可發可援水陸之間奇奇正正出沒無端故拒賊
于門庭之中與拒賊于門庭之外其勢既辨我促賊
于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
廣甯我遠而賊近甯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賊
倘賊不退而逼我則山海之于甯遠何如甯遠之于
遼陽不見宋之割地使乎與而又與遂至無可與退
而又退遂至于無可退假令一與一通狼野可格一
埤一塊蝸縮可保則旁觀者尚欲居平當局者何敢
冒險惟占往察來知夷狄之慾必不可厭則 祖宗

之土宇必不可失關外五城二十七堡盡撤則西虜
環關門而為款泊城下何以應之天下亦嘗計及此
乎故臣妄謂天下之安危係于關門而關門之安危
係于遼左夷以謂遼左必不可不復而甯遠覺華之
議必不可罷蓋凡水陸舟中馬步將卒細及失砧錢
糧無一不約其目而彼已情形山川險易天人相湊
之幾微亦已略其彷彿夫師徒未備而漫言戰是擲
也師徒不備而猥言守是坐困也然而戰具當備軍
需當速獨弦不拊一掌不拍惟議異則力分惟衆合
則事舉誠念客兵之久戍為難閫左之長供匪易我

十四

人之忿怨可乘奴賊之暴促可抵臣豈不知苟延歲月與世浮沉可以解衆人之近憂可以脫此身之後患但臣既肩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言誰為皇上言者他日 皇上責臣又誰為臣言肝膽幾裂伏乞 皇上立賜決斷施行

西虜受款後甯遠泰嘗不守款虜亦不在關前孫公吩言恢復大約用閻撫之議聚兵于覺華築城于甯遠乃窟窿山之築三年未發一簣而覺華島之守海中致陷多兵遼亡之後不可無此議論督師以來未嘗有此事功

三月遼撫閻鳴泰題遼地自關以東平川相望惟甯遠首山突起海上形勢最高首山而下為窟窿山兩峰橫亘二關中開此咽喉之地也對山而南為覺華島蹲踞大洋逼臨北岸此腹心之所也水陸相去僅二十六里若閘門之雙眼然覺華一島又若天設之以為甯遠佐者萬一此島為敵所乘則守關工夫俱付空地矣今日安危機竅緊關在此去秋已經前經臣令祖天壽率遼兵全冠率舟師運糧餉火器收拾屯島以為家當近與甯遠人煙往來生機活動非復往時甌脫蕪穢之場關西遼人聞之無不奮袂攘臂爭欲出關以就者首山能瞯杏山六七十里吾置烽夫其上時勤瞭望使敵知我有備必不敢率意長驅乃乘間于窟窿山口亟築邊牆一道以橫截之此口凹凸相連僅十餘里版築夙具不日可乘凡山側可通戎馬者或築墪或築牆相機行之此牆一成甯遠之勢屹如鐵壁而後遣大將鎮前屯而來步步為提重兵火器以乘之一切埋伏隄防整暇以待如奴不來別圖制人之法如奴一至則神器碎其首伏兵剌其脇水兵襲其尾奴有不狼顧而奔者臣不信也

閻撫籌邊無它奇策只城窟窿山守覺華二事耳覺華島去甯遠二十餘里賊騎陸水兵安能阻賊攻城水兵安能救此遼生王一甯之條議而閻撫以此取世資耳食者遂深信之不知覺華泰夏可守而冬不可守虜踏冰而過島中為絕地矣丙寅春賊犯甯遠不聞窟窿山出一奇設一伏殺一賊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于閻撫而益信 後閻撫被論回籍聽勘御史智鋌薦云閻鳴泰屯覺華島據首山嶺鑿鑿可行猶稱萬全穩著所當亟為昭雪以儲大用又御史楊維垣薦云舊撫閻鳴泰守覺華窟窿山之議何等慎密老成在我無孤注

之虜在奴無破竹之勢即直擣黄龍府可也嗚泰
遂借二疏而起官矣目不睹邊而言邊所云耳食
者此也
孫承宗題關城東前屯與甯遠為兩大城可屯聚而
甯遠當先據以良將統重兵而仍以驍將統水兵從
覺華而北賊抵城則我之水兵當繞異後而甯遠之
兵當擊其首湯泉瓏山與首山之伏可攻其脇而曹
庄寨子山更為遠勢項撫臣議于覺華遣驍健過東
方良有深意合登萊千里之水面并為方略而相機
覘勢自可為奇方臣與諸臣日所苦心悉力唯是兵
馬而安排出關之計即在安排城守之中日計守即
日計出以提掇兵將精神臣初不敢驟為嚴而今不
敢概為寬見今任事有人兵亦漸集凡一切訓練攻
守俱責將領飭綱振紀及徵發供應俱責撫道臣自
覺業頭無事可做亦自覺胸中無奇可施不過以見
在遼田安見在遼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稍清
畿内之紛嚚漸圖淪失之土宇即兩撫臣與諸將吏
奇謀異計亦自此展布原非虛冐恢復之名以餙聽
聞蓋兵力粗有推敲著數粗有部署而成敗利鈍未
能逆睹也

十七

甯遠之守非從今日始樞輔謂覺華地虛活可奇
可遠必不可不據此撫臣得力之急著然則孫公
之為督師閻公之取巡撫舍守覺華其甯有他策
乎奴豢陸水兵之不可繞後也奴用騎丹師之不
可技擊也不待智者能辨之百事尚無頭緒胸中
己自無奇覺華既陷智盡能索虛冐恢後之名甯
不為英雄掩口哉
五月刑科尹同臯題自有東警以来竭海内之物力
無甯地無甯人止因當其事者不從實地作根基專
以虛恢餙耳目故一敗再敗失全全亡今　宗社安
危屬于山海山海倚重屬于薊門如以朽索而繫千
金之實見者咸嗟息思扶未有反鬪而決之者如近
日撫臣閻鳴泰岳和聲作用有可商者馬職生也晚
兩臣生平未嘗習特其展任以至今條上方略稍一
剳之夫遼左始終以戰敗非以守敗遼人能言之為
遼撫者雖是選將練兵固人心揚軍氣保山海之筆
固為第一義今鳴泰不曰軍兵揀練已精則曰火器
教演已熟不曰防範謹嚴則曰偵探綿密且言奴有
事榆關自行投首也又言覺華島在前可以即據也
兵家之道虛虛實實以此外示恐喝内示鎮静未為

十八

不可獨其矢口為談視奴酋若孤雛腐鼠而弄之股掌之上也者使其兵力果能如此亦能當機慎重若止聽回鄉諸人之言知時勢之可前而不知吾力之不能前所關利害大矣職願鳴泰再商之也薊門三協咫尺虜幕向以匹馬不入為功所轄有主客南北軍兵原自足用因與遼鄰征調空虛軍民俱用山海有警薊門首當其衝為薊撫者亦惟是選將練兵以固人心揚軍氣聽山海之聲息為第一義今和聲不曰水陸營之並開則曰奇正兵之互用不曰奴或懼而悔罪則曰奴不量力而犯邊且言鐵礦銅礦之宜採也累累若若並薦也兵家之道變變化化以此廣樹聲援高占地步無所不可獨其抵掌而談視用兵若弄丸承蜩別有不傳之秘也者使其識力果能如此亦宜照管家當只憑一念之慷慨如吾局之當舉而不知時勢之不能舉所關利害亦大矣職願和聲之再商之也山海薊門關係　宗社安危職先年以選將練兵力翻前局為言而人無聽者今二臣自履任來從不聞將如何選兵如何練兵將之堪戰者若干兵將之堪守者若干兵將之器械馬匹所有者應否堪用所無者作何造辦總惟翹然見奇欲以手搏猛虎足躡修蛇職不知二臣操何術而遽神奇若此也

御史徐吉疏云樞輔孫承宗業奉　明旨優留自宜以全副精神一意操縱相機為犁掃之計若撫臣閻鳴泰年來漫無尺寸之效其才幹之闒茸不濟固已窺其大概第當此安危針芥之際何得荏苒優容以明蹈覆轍而使其藉口病之一字便想結關上之局也

御史胡士奇奏　國家自東事以來一悞豈容再悞以人之國圖僥倖如撫臣閻鳴泰其人職安得無說而處于此鳴泰謀　國無能奉官無狀遼東狼狽已屬破甑祇緣榆關多事行且露才揚己欺世盜名遂蒙　皇上不次之擢授以節鉞豈徒使之高牙大纛統馭三軍誠望其感激思奮與樞輔同心戮力定有一番全付精神辦封疆之事試問鳴泰部落營伍作何以招撫得來積衰之士氣何以鼓舞得起乃貪殘橫肆無鉛刀一割之用迨事勢窮促手忙腳亂上疏求撤而以未了之局付之他人夫榆關何地巡撫何官積怠生玩自稱胼胝豈　朝廷之法不能制其死命乎蓋鳴泰剛愎過廷弼孟浪過化貞黠懦過楊

鎬豈有聽其竊位騙官攘攘而來悠悠而逝而　朝
廷不一問者乎或者謂鳴泰係樞輔薦用恐傷承宗
知人之明職謂不然樞輔一片熱腸見鳴泰浪有才
名或不負所舉寧獨樞輔信之舉　朝以為當關虎
豹非鳴泰不可詎意倖　國恩而羞知己樞輔此時
斷宜妙選才力膽智堪代鳴泰者不妨明白更置蓋
昔日以虛憍而悞信其所長今日以敗露而直暴其
所短始終為　國家起見德怨總不關情乃見樞輔
公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

巡關御史潘雲翼奏為輕率偏謬撫臣不堪嚴關重
寄謹摘目前諸事列狀上　聞恍自東事決裂覆轍
相尋若撫若經豈皆才力不逮人哉又豈竑喪師失
地損威辱　國以賊虜遺　君父以性命嘗司敗哉
蓋以虛驕臨事輕忽當撫或自用而不能用人致武
臣力之罔効或見偏而不能見全即才情氣魄之難
憑螽爾逆酋遂因而得志于我試觀自李維翰之督
戰敗潰以來楊鎬則以四路進兵而不利袁應泰則
以自撤城守而不利王化貞則以日議過河而不利
封疆之寄節鉞之權則全于撫臣是賴若關撫閻鳴
泰者果何如哉彼其起廢家國尋推開府豈非謂其
任遼最久知奴最深以期一當聊以此日而肩此任
耶以此日而肩此任當不知何如慎重何如公忠與
樞輔同心與鎮道協力猶懼不勝而孰知其大謬不
然者僅就臣耳目所聞見最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
輔告戒屢及者為　皇上陳之大抵鳴泰本無恢復
之才祇欲大言欺人亦無出關之志藉此虛名道秩
觀其所力薦之將才如王紹勛陳猷張大本徐勇曾
劉九何丘壘藍相于化龍等非監生則諸生也非更
名則易姓也臣考察之日莫可究詰甚有奉　旨提
問者一概收之軍前彼叅謀即需有人亦何至若許
且方巾色服出入無忌走憲府如鶩也豈以犁庭盡
在入幕乎觀其所委用之私如如泰希曾強應元徐
敷奏張栻良于國用駢存信胡伯灝朱平東等非偽
官則犯弁也非流棍則奸彼也闒門之人舉為畏途
甚有閣部法革者仍盡留之標下彼聽用自不乏人
何需若輩且城狐窟兔實煩有徒至籍指官為叢也
豈以心腹即為爪牙手招兵誠為要務然兵必須將
而漫為邱壘藍柏徐敷奏徐樹聲輩以不到詭名冒
餉大半充囊至于營官張大本並委招募奚然卒不
得一兵之用也非樞輔嚴行交割將何所底止宜其

有折乾道院之疑也買馬誠為急需然委必得人而漫用尚志孔張世龍李櫝花費馬價任意嫖賭至偽官駢存信復營鑽買馬矣然卒不得一馬之用也非樞輔嚴為解驗又何所稽查宜其有名馬行賄之疑也查點營伍誠是也乃往來十二三日能必其無東移西竄者此屬非法至以年貌不對輙斬其百總細其將官不亦太甚乎乃許予欲張斌良楊慶玄等之營虛冒尚多又何以不問非樞輔日歷諸營則各官打點之說不惟查其弊抑且增其弊矣打造器械誠是也始終用一張大本能必其為日省月試者此己

涉于私至畏懼查核轍用火燬局猶庇之不已太縱乎而又用之營建用之陸運復用之招撫種種承委又何以責效非樞輔正法徐燿則一人十事之謠不惟無以復侵沒之辜抑且無以償被焚之命矣至于蹤迹詭秘之祖天壽聽其私攜男婦出關更帶軍器渡海樞輔梟仇任而羈其弟大寒叛逆之心而鳴泰則仇其發覺之將俞大亮拘而版打之是何肺腑說者謂其迷于金珠之投獻恐不虛耳至于變幻百出之胡惟當聽其詐降之奴以行且載硝黃為贄儀樞輔發其輔而折其萌殊奪奸弁之魄而鳴泰尚為掩

耳之鈴仍將甯力為信任之是何作用說者謂其溺于叅謀之熗口信非誣耳葉成龍偷盜庫金二十錠乃欲出之獄而委以招兵是賞盜也樞輔已行究問而猶賄脫彼錢神即靈其如此法綱何係世甯虛冒空糧百餘分乃欲釋其罪而假以事權是府辜也樞輔當行責革而猶欲投用彼賄賂即熱其如此軍令何朱平東從賊故名用為千總委之巡捕以致非刑詐跌鞭行兇杖樂朱王等及遠民三十餘命苦死屍親關門為之重足以樞輔有市棍淵察之禁秦希曾强應元以惡棍結黨倚以耳目應名天罡以致窩住

流娼專開賭局毆死西兵楊天仁等餘命人莫敢問聞者為之寒心是以樞輔有制驕平忿之法縱公子適拜營將而索參貂同登將臺而閱視操演無論防關即從來建牙曾有此體統否縱內丁橫騎官馬而公行劫掠賞持紅票而詐取綢緞無論危關即承平地方能當此擾害否關門斗城即軍民無以棲止而娼優混雜不禁戲館開張不禁日借此聯絡軍士也甚而胡令捕官月課常例若干不幾計月平分乎關外甌脫之地其遠民間欲佈種而置產于內者逐受廛于關者亦逐日以此恢復甯遠也甚而行之各處

盡欲迫勒出關不鴻雁為仇乎尤可異者督臣抵關撫賞見問曰來此何事又問曰何日可行夫撫局即所不詳不宜屑越若此藉令舍此羈縻而別求所以制虜之法恐又有所不能矣更可歎者問其向輔臣曰我乃活閻王無我不能東滅奴酋夫奴滅耶在指日亦不宜狂妄若此藉全就其夢勦而實求所以滅奴之著亦恐茫然矣種種舉動乖方事迹汚穢臣未敢盡入白簡以混 宸聰以傷雅道但就目前撫關之狀有干清議大拂輿情者摘發若此總之鳴泰以虛恢自用以偏睨用人惟其知奴未真所以輕奴欲大殺一陣未免以易心嘗天下事豈邊城可為旦夕之功乎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其慎也是以樞輔于甯遠姑令練兵于內于祖天壽胡惟甯則曰撫臣之議蓋有深意存焉然而事齟齬而人枘鑿又不但此即頃者輔臣對臣亦惟有焦勞怨歎苦更替之難其人耳豈其初志哉然臣以更撫臣于樞輔在關之日易以人心之有所向背也而更撫臣于樞輔還 朝之後難恐大勢之有動搖也此又在主持軍 國之臣酌議而力行之何如耳臣草疏畢按鳴泰自行 請撤一揭大關 撫按之臣

安攘攸係不啻重且急矣祇有議更之人又舉有議撤之撫今鳴泰此言尤來物議沸騰上負 朝廷起用之 恩下失同寅協恭之誼而節鉞為所騙也律以考功之法即削奪亦不過乃云以不東不西之官居可有可無之地又曰可以用免以私心失天下人然而用人偏恐不能用人而反為人所用從來覆轍不甚相遠今日殷鑒又何執迷豈 國家之氣數實然哉抑臣因是而重有慨者自廣甯失陷奴酋棄而不守西虜望而不居近西甯一帶室戶雖盡城郭依然田土雖荒膏腴尚在恢復之說詎曰不宜恢復之心又誰人不有哨探者且竟繇廣甯城並見東夷拾得破敗文卷數張番字銅錢五文以為執照則今日不惟甯遠可復即廣甯易耳然必如輔臣看詳一疏措置安排繇近以及遠前後左右繇正以出奇纔為萬全之計若不收拾關門以內而精神全用之覺華島曰據此即為腹心之取也豈海上為奴必由之地若不安插甯遠以西而工力頓用之窟窿山蒸糟即成鐵壁似此非理之語豈猶欲僥倖 溫綸于萬一哉伏乞 聖明睠念巖關大仲 乾斷將撫臣閻鳴泰即加褫斥仍 勅該部另擇堪任者速行推用毋

全遣想撫而撫想經方可斥虛憍而收實效至于詐
偽之弁貪殘之輩如陳歡即賁陳歡並張大本壬壘
藍相泰希曾强應元駢存信胡伯灝張斌良朱平東
即朱虎關上所稱十惡者又如徐勇曾徐敷奏徐一
俊徐樹聲關上稱四徐者　勑閣部嚴行查究俾關
法招而人心惕習玩為之一祛已
御史周汝弼題慨自逆奴不逞狡焉啟疆費　國家
多少物力戕邊腹多少性命畢竟全遼淪于異類
祖宗無缺之金甌祇供叛將逃臣之一擲痛哉所存
榆關一線實係　宗社安危若撫臣閻鳴泰有大可

廿七

異者職生也晚初不習鳴泰生平據其疏留樞輔斌
稱方略固今日之至計而中外之同然也宜也獨奈
何于樞輔則乞留而于己則乞免是豈樞輔終當任
勞而在己得任受逸哉近來因是騙官未見一官做
事今且借臺臣言事之口為己身卸事之地獨不思
三朝培養高牙建纛　皇上何負于鳴泰而鳴泰敢
于負　主命負臣誼并負此節鉞哉試使清夜自思
前已巧脫于遼陽今復思巧脫于山海有無今績其
始終欺誤當與解經邦之明抗同也伏乞　皇上嚴
勑戒諭令鳴泰與樞輔僇力疆事共圖萬全毋貽東

顧之憂固撫臣之為　國家計而亦自為身名計也
如樞輔鳴泰俱果不能支尤在銓部著實圖之耳
兵科倪思輝為邊局遞換邊情愈危乞急選關鎮重
望以保封疆以伐狡謀事內云一月之間樞輔孫承
宗以病乞歸撫臣閻鳴泰以贊官求撤夫鳴泰起自
田間濫膺節鉞氣類粗豪心欠沈細同趙括之談兵
類馬謖之輕敵腹心爪牙不聞熊羆猛士金湯壁壘
虛誇萬里長城即守覺華守甯遠等處犄角聲援出
奇挖咋亦口頭話耳關臣同事地方其所論列聞見
必真而僅僅一回籍了事恐　國家無此功令也若

廿八

閣臣慷慨行邊出將入相倚毗匪輕忽為負擔之弛
前功盡棄伐斷誰攻竊恐付託未得其人猶是樞輔
本卸之擔不了之局願樞輔熟思之也其鳴泰罪狀
樞臣亦當據實回奏削去巡撫還其故物遠治四徐
十惡明正其罪以為騙官局錢之戒則封疆幸甚
兵科周之綱疏稱樞輔業已慰留見嚴兵政一疏條
奏遠近布置水陸井井大計若關撫狼狽已經彈射
想慎擇新撫以佐閣臣臂指之用自當朝不待食矣
職未閑軍旅得與聞封疆之事故陳芻菲之見如此
御史張文熙疏云平日負震世之名者亦未能實做

旋乾轉坤之事往日有責國之罪者尚且為吞舟漏
網之圖其何以服天下之心耶即如關撫一事名次
更置如易小兒若非 皇上慎重邊疆留神清問幾
敗乃公事矣 御史沈猶龍題云樞輔以身任天下
之安危其作法與人迥異試行邊大主意謂何良有
見于經撫分岐政事厖雜為之裁經置撫獨至調度
暫請一行以安人心整家當即返旆以讓撫臣之行
事其為計最簡且便也而今似不經不撫隱住樊籠
矣苟有利于疆事即使黄閣老臣勞病寖尋亦當捐
此七尺以報 天子而其如大計之不爾乎奉

聖旨督師輔臣朕非不念勞苦但封疆事重還藉料
理沈猶龍如何輕議姑不究餘著該部議行
户科陳良訓疏云樞輔宰相行邊古今不多見近後
有酌議督撫一疏何其壯也無亦是向來紙上之甲
兵未堅兩軍之對壘今奴狡馬思動則樞輔籌之兩
年運之一日勒石燕然正其時耳 皇上亦宜下一
撫慰問之卹問奴酋來不來但問人心固不固其士
師相衛能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乎其隊伍自
相保能晝戰目前則相救夜戰聲聞則來援乎以此
堅壁以此長驅衆志成城何賊不滅萬一人心不定

風鶴驚疑有如向時一閧而逃一擊即散粟未兵革
委而棄之樞輔兩年關上又謂何至樞輔今日所不
宜書恭擬還 闕入覲 天顔日竟請罷歸以省議
論往此經略之所以敗亦惟是計較太多分別大勝
口角之嘲戲筆端之怒罵戰守不專身名俱失樞輔
可引是為前車樞輔一身任天下 社稷實皆賴之
其心苦其身危 皇上鑒之舉 朝仰之誰是揶揄
或此一二商量比于以石攻玉樞輔集思大度目可
點鐵為金而言還 闕也奴酋方動何以樞輔欲靜
兵機呼吸之秋豈堪忽焉行邊忽焉撰席如歸家而

戎馬在郊優游林臥世得無謂與開鳴來同類而並
訊之而游移轉徙設立名色離卻關門先去為望則
萬非計之得耳 御史楊芳盛奏稱遼撫閻鳴泰罷
應速治 廷議苦無代者首鼠兩端至連疏而不能
決又將啟諸臣以聚訟之階矣自邊徼以來大家坐
視不圖禦敵只管添官 皇上亦安用此印纍綬若
衣冠土木者空費長安之來哉夫言者置身利害之
中任事者須置身利害之外如徒引類呼朋輕卒而
無所忌憚騙官竊位規避而不敢擔當言責一驟官
守俱敗謇諤師濟之盛且為枝汗闒茸之風矣

大學士葉向高奏云輔臣孫承宗以病懇歸臣心憐之今已奉　旨諭留何容置喙閻鳴泰任關或言其與承宗不合臣亦密問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口語日多臣無以應故亦下部酌議竟部中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御史曹守勛復罪臣以模稜則有之若以兩可之說而聽斷鳴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伏望　皇上將臣即　賜罷斥　勑問守勛以朝鮮當何如處置閻鳴泰應否裁易守勛胸中必有成算不佞臣之佐籌矣

按關撫如此行事口語日多而樞輔不聞是不智也知而諱言不合是欺　君也狥所親而易經略如此大錯恐樞輔亦難自認矣

刑科張鵬雲奏職觀乘事之壞大抵皆我不能乘奴而徧為奴所乘以揚鎬之躁也而追兵奴遂得乘之以挫我銳以袁應泰之闇也而收降奴遂得乘之以陷我城以王化貞之癡熊廷弼之愎也而兩爭不下奴遂得乘之以虛聲恐喝而鳥驚獸散矣日者樞輔當關嚴關可恃無恐不意數日內樞輔且以病撫臣亦以病　請識者方抱杞憂旋奉　明旨于樞輔則　隆遇有加于撫臣則下部酌議煌煌天語業已　洞鑒彼中之情形矣職以為閻鳴泰之當去可無煩再計者也向來狼狽之軀秉鉞邊關久不滿于人望近日虛憍之狀嘖嘖道路更為大拂人心所願當事者幸無以酌議二字變作調停徐俟樞輔之裁酌徒滋築舍之紛紜開將士覬望之心啟逆奴窺伺之端也至于樞輔承宗仰體　皇上眷注之殷倘矢人臣致身之義有任無讓奚俟職言之瀆耶當多事之時欲少任事之人職願當事與封疆任事之臣務要洗腸滌胃各秉忠心大家齊史報　國之誠共收蕩平之業而　宗社天下俟安矣

御史吳甡題　近見邸報朝鮮擅自發兵識者僉謂奴酋狡計欲斷毛弁牽制之路為併力窺關之舉時勢至此亦孔亟矣關撫閻鳴泰外示強陽中實庸懦即其舉動乖舛言詞謬上負　國恩下負知己若不早為褫斥終必敗壞封疆當事大臣必不襲姑留之套以遺　君父之憂無俟臣之贅矣　又題閻鳴泰恣心妄言視天下事太易臣素輕之及讀科臣尹同皋責成兩撫之疏未嘗不歎服其識之早也語曰亡羊補牢尤為未晚當事大臣鄭重此舉必且虛公擇人不拘資俸不採虛譽務得其實經濟之才使今日

可為關撫他日可為經略他日即可為經略以代樞
輔庶不至一悞再悞付封疆于一擲耳
御史沈猶龍奏職接邸報見遼撫閻鳴泰為樞相勢
難遽旋等事大意陳輔臣之偉伐誇邊政之有成復
謙謙而不居終斷斷于一去非任非讓若公若私何
其婉而激任情而自便哉鳴泰致遼東一叅議也非
有汗馬之勛死守之烈徒以經撫兩敗追念因遼解
綬之臣起用山海不數月而躋位開府乃相臣留則
為優游之撫臣相臣歸則不　為補塞之撫臣也槐
階　禁近原非塞上之官豈支持艱危作錦游之夢
何其不倫也從來有緣邊重地爭先決去之大吏否
奴酋耽耽虎視經年遠遁徒畏我虛聲耳今仍口賊
歸明明自獻其短不但貽歎于敵人必且召侮于一
旦委棄前勞流害不小屬虜乞款乍歸乍叛趙率教
力致首功几貽口實鳴泰多投黃白方解兵端庸獨
不知虜情之玩我乎一撤而乘虛蔫窺誰司捍禦致
使後人無可仗之同心臨事有不終之敗局皆鳴泰
之為也鳴泰才伎已窮中藏盡露猥借趙于臺臣疏
語而卸擔于東道主人則數撫關竟有何事彼八句
大衆蒙犯風露　中朝雖貰其望而未嘗不重憫其
衰祇以款事未終難議更置屢疏乞休未遂首上之
願而鳴泰知難而退獨爾見機之明即方今吏兵二
部奉　旨酌議去留竊謂鳴泰以填撫為贅原官副
使則非贅也或削去新銜聽歸初服或盤山石留鉞
鉛刀一成退讓之高一飭　國家之紀即以方未任
先辭之解經邦尤為寬政矣職痛心積敗憤發撤之
難回妄謂　人主恩威當決之早如苟且優容薄責
後效必待僨轅折軸羣喙爭鳴而後始奮　雷霆之
震則明罰盡出于下而苟倖無禍之人心難望其畏
法而死敵也
南太僕寺卿朱吾弼疏云接邸報樞輔以病告遼撫
以去辭病為托辭去為卸擔無可疑者職不覺失色
發憤長太息曰　皇上何負于臣子而臣子敢于騙
官私身家負　皇上于夫承宗之薦用鳴泰出鳴泰
毛遂之自薦承宗誤信有識士夫無不料有今日第
經略難纓而樞輔毅然請行　皇上推轂而遣彼鳴
泰以破甑開府為知己者死承宗必獲桑下餓人之
報豈鳴泰一旦喪心至此也則鳴泰亟當速治承宗
之在山海為　皇上所倚之韓范乎賊滅則朝天有
日賊在則歸國無期一段忠悃承宗所當自矢當隨

發鳴泰奸狀堂堂正正如伯鯀先用破殛何妨也
御史林一柱疏云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用天下
人之心而後可用天下人之力情者所以感其心而
使之動法者所以悚其心而使之震情不足以動法
不足以震則人各自為心而慳其力是 聖主無所
恃以用天下是故主勢孤而 國事危 皇上今日
之于樞輔殆情有未至歟何孫承宗之以病告也當
廣甯殘破兵民蕩析之秋 廷議必王在晉而使之
出在晉儘力料理亦駸駸有緒矣承宗揪然請曰非
臣不可 皇上壯其志嘉其忠 臨軒以送之 劍
玉以優之公孤以 寵之馳貂璫以錫之出藏鏹以
需之其尊之則師保也其愛之則手足也其無竭不
報也如一體之交相為用其無計不從也如魚水之
交相投臣謂 皇上於承宗有禮矣國仇未報 主
恩日重此荊離之所以燔家滅族聶使之所以決面
屠腸者也承宗何為而以病告也承宗之病不病臣
不敢知然當其初時慷慨請行也豈曰此行庶幾無
疾病乎又豈曰吾無病而行有病而返乎必將曰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之所以報先主也必將曰賊
亡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如裴度之所以晉
憲宗也成則為元濟之擒不成則為仲達之走言行
相顧終始無他大臣之告其 君其道固如此也承
宗何為而以病請得無謂我獨賢勞廷臣皆有還
朝之議歟夫承宗亦度其能任與否耳夫且謂天下
事非我莫能為也而愛一身之逸貽 至上之憂為
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有 皇上情面之言臣願承
宗勿聽也又得無謂布置已定聊藉此以結報效之
局與夫承宗亦自視其曾當奴否耳今日之布置猶
是遼陽未陷廣甯未破時之布置也未見單行之一
面終未報 主恩之一毫為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
軍 國是又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受也必請還
朝之體重于行邊之臣更不以為然臣讀出師表云
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
之禕允之任也時平貴于坐論世亂急在持危置安
危之係而伴中書之食解武侯之職而退就攸之禕
允之任人之許之與承宗之所以自許者于輕重大
小何如也昔甘茂伐韓與秦王盟于息壤已而王欲
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彼有負臣之 君且無負 君
之臣今息壤之盟未寒而宜陽之旆先返使承宗上
不得為武侯晉公之効忠次不得為甘茂之自効何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嗚呼任賢者不賢既以不賢而
嗾之去賢者宜任又以不終任而贊之去情緣二字
久入膏肓定欲以虜遺　君父禍患遺　國家是誠
何心哉若以臣決言之則肝膽者君之所受軀命者
義之所輕少年　天子為封疆而損其所愛黃耆老
臣負期許而重其所輕于心安耶所謂始終動樞輔
以情者也若乃閻鳴泰何如人也溝中之斷飾以銀
黃欲巡撫則巡撫矣馬革裹尸豈異人任而一則曰
贊再則曰贊不言贊于未為巡撫之先而言贊于既
為巡撫之後也豈其為山海之巡撫則贊為居家之
巡撫則非贊乎以一口之誇張睒一方之牙纛而又
以一味之驕縱招一篇之彈文巧于攫巡撫而又巧
于卸山海鳴泰之去逃一間耳臣嘗謂躍馬西歸殺
人放火遇撫臣而嘻笑遇關臣而嫚罵廷弼之逃逃
而豪者也然踏出走涕泗流連化貞之逃逃而巧者
也鳴泰而倖入榆關則熊王亦可出国圍熊王如不
宜出之国圍鳴泰亦不得倖入榆關夫亦以誤　國
繩之以墳室待之而已而或者謂繩違撫非所以安
樞輔是人不然街亭之敗武侯揮淚而斬馬謖引咎
責躬布所失于境外樞輔而遜武侯也則可樞輔而

為武侯也方上疏自貶以身擬法而又以法為鳴泰
私乎臣固知其不然也噫　皇上今日之情前此所
未有之情此而不足以感焉則情窮今日之法後此
所視效之法此而不足以震焉則法窮臣恐後此無
人不病無人不贊而為巡撫者逃遁之後開一變局
無不人人恣睢以　國僥倖博一聽勘之巡撫以去
也　朝廷之上年年議巡撫勘巡撫山海吏卒日日
送迎撫夷者舉子不定不勝其禍而況能勝奴酋也
危矣臣不能為　皇上計矣伏乞　聖明裁察焉
戶科陸文獻疏云竊自經臣王在晉拮据于廣寧風
鶴之餘輔臣孫承宗牖戶于山海芭桑之日後先規
畫如出一人角徵互調鹽梅共濟異同之端幾乎泯
滅而旁觀者見關臣潘雲翼論列關撫閻鳴泰又觀
按臣林一桂挽留孫承宗不免微有異同之猜職則
以樞輔之與王在晉未嘗異也與閻鳴泰未嘗同也
迹而精之經臣意在守關輔臣力主恢復守關者疑
恢復之為虛恢復者疑守關之為怯以至易置之際
似有參商實而按之覺華之將兼南北前屯之收拾
城池經臣原非局蹐于關內營房之旗布關門大帥
之樁庵不動輔臣亦非輕議于關外精神印合何嘗

有不同哉惟是經臣之抵關也任事不數月料理各
有頭緒無奈搶攘之閩監軍輙思掣其肘而撓其權
經臣無事不力行監軍無事不停格甚至共議築牆
而歸過一人陰持陽阻經臣始不得行其志矣輔臣
之初閱關也嘗重其才憫其勞而又念其志之不得
盡行故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略非輔臣之本
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彼鳴泰以
監軍而躐巡撫輔臣當日即謂成色不滿八分惟其
不肯以成色不足之人嘗試封疆故顧擻黃閣之尊
崇而危邊之彈壓此時此念真致身許 國之悃誠

而帥先鳴泰之極思也及鳴泰行事乖張舉動狂躁
苞苴塞路法令凌遲輔臣默喻之而不記顯禁之而
不悛以污關臣之白簡關臣之論列固已先得撫臣
之同然輔臣于鳴泰之用舍曾不聞其有介介也昔
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任西事琦主戰仲淹主撫持論
各別而不礙和衷竊謂輔臣之與在晉事政相類諸
葛亮以國士遇馬謖迨街亭之敗揮淚斬之其于鳴
泰夫亦有是心乎然而關臣之疏論鳴泰止據其貪
穢之迹而未及戰守也戰守之宜經臣謀其始輔臣
處其終鳴泰原自無初曷聞有終乃其破壁敗轅之

狀已自不堪收拾特藉輔臣尚未到喪師辱
國爾如是而復謂櫛風沐雨收拾二百里之封疆將
誰欺乎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乎試問所收拾者何處
所櫛沐者何功以為能選將耶則保女藏匿且為逋
逃藪矣以為能練兵耶則虛名冒餉且為橐中實矣
以為能布置耶則甯遲築牆且貽畫餅罔効涓埃幸
邀 皇上聽勘之 旨少寬鈇斧之誅猶復潛蹤匿
迹四布流言恐以此鬧異同之端而灰後來任事之
意始而悞 國既而悞己終而壞人貽害豈渺小哉
初主事沈棨致書長安謂參論遼撫不必說起舊

經略蓋此時樞輔已心服舊經略而深惡遼撫之
冥行若一路牽纏益甚其懟觸其忿而於舊經略
有所未便此臺省之交訌止言遼撫而未深言前
事也林公在差有所未知叙及始末政府見是疏
怫然有不必多言之票擬乃天啟年間一段公論
藉是疏而存矣
又戶垣陸給諫疏云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王經
略之才而憫其勞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以留樞
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略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政府見疏謂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經略不必更棍輔不必出面語陸公二句觸目可駭當時忌言中外回護往事之失看明知之而明諱之矣

附沈職方與侍御周來玉書

株守危關久疏候問每矚光範不任神馳關上事體甥大欲言恐有礙閣部未敢啟齒竊以王經臺多方拮据百事就緒即今日所憑而藉者莫非彼之規畫所未得盡行其志者每為閣撫袁道不肯奉行遂成廢閣耳二公既假手閣部而擠排之已藉閣部力而躐顯位則并閣部而慢易之按疏出閣部大是不堪所不訟言之者亦如待江總兵例欲臺省明指摘之而已不相回護耳如不肯任袁以關外不肯假叛弁祖天壽以權不肯主張築牆此皆顯相齟齬處至撫道行事乖方如任游棍四面招兵徒靡餉而兵無實藉山石道中軍朱平東藉勢恣意殺人而關人側目下教場袁監軍不用閣部命而擅斬人幾至鼓譟受病廢張斌良囑而薦之閣部欲閣下題授副總兵及見閣部令兩人扶掖而上撫臺公子遍拜營將而索貂參凡此皆章章入耳目者閣部亦未嘗不洞悉也曾歷此地亦莫不聞即倪吉旋馬劬思俱可問也二公但知逞意肆行至於料理經制毫無寸長累卵危關豈堪當此決裂二公舉措係國安危苟有人起而破除之亦救時第一著也然此舉不可出自甥父臺省中有臭味同者不妨慫恿成之耳閣部機神最圓行事極細其所張設不求速効亦為近與二公意趣既殊參商已見故一意西還以適　中朝之血脈固非假此以卸擔者恐以後言事不必過求也王經臺被擠海內亦多為之不平第暴白即涉嫌疑今二公自多紕繆直一揭其肺肝則經臺心事不暴而白但欲為經臺地更須照顧閣部閣部與經臺行徑殊而意見未嘗不合指摘一及閣部則于經臺反有礙矣至如東虜情形我無懞焉彼必不動似亦不必煩　廟堂憂勞也

南道黃公輔云遼撫閻鳴泰非以一衆議蒙　皇上特拔而授之節鉞付之東事者乎自知才力不任何不及早控辭而驕官到手託詞卸肩也彼解經邦猶自不敢驕官者以規避削籍矣而鳴泰止以一勘脫身且嘵嘵逞辯如此大便宜事誰不肯為乎無怙乎今日効尤者多而又何以服人心也此刑賞之宜

平者一臣誠念疆事一失計其害豈于敵安而已危刑賞一不平其弊至于殺人不足以為罪爵人不足以為功如此而臣又安能隱忍而不言之哉　南道張錫命疏云口舌得官之閻鳴泰公然衣繡還鄉而登萊陶朗先浪擲之金錢竟付之水濱也

吏部覆科道張鵬雲周之綱潘雲翼樊尚燝周汝弼練國事沈猶龍胡士奇劉四端各論遼撫閻鳴泰及孫承宗求罷本到部臣會同尚書董漢儒等酌議得榆關一線實係天下安危自樞輔孫承宗慷慨仔肩威靈丕振今逆酋不敢西窺而中外屹然安枕者皆其力也御史潘雲翼親授方略疏留天任以為大將非樞輔無以提撥之道鎮非樞輔無以責成營伍非樞輔無以整練城守非樞輔無以綰結其他過使用正用奇諸所區畫閫上不可一日離樞輔者昔裴度之督師淮蔡也辭日滅賊則朝天有日終擒元濟韓范之經理西夏也行間日久乃能使元昊稱臣樞輔忠義自許豈遜諸臣知必寢乞休之思勉遵　慰留之　命也撫臣閻鳴泰起自廢閑驟躋節鉞　聖恩隆重謂當如何報塞乃榆關何地巡撫何官此時何時突然一疏請撤贊撫則大可異者臺省交章罪其御擔臣等正集議以酌去留而巡關御史潘雲翼之疏至矣據其耳目所及見聞必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輔告戒屢見者種種罪狀上負　主恩并虛樞輔惓惓共濟之意豈可不議更置以悞軍　國大事相應先令回籍其閻臣論列事款仍　勅樞輔具　奏撫臣鳴泰祇候　皇上處分遺下員缺容臣等即從公會推以聽　聖明簡用樞輔素孚三軍之心大寒逆虜之膽一應機務專任成功俟防範無虞恢復有緒　皇上召還之日另議經略以收全緒可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二終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莶稡蒻甫較閱

癸亥六月南科徐憲卿疏自關上抵甯遠前屯二城其間一堡止可備烽火未可備攻打也而覺華一島去城四十餘里水陸懸絶于虛勢最妙于實援恐未即得力也又謂廣甯城不可守而山海可守然廣甯兵潰不西走虜則東走夷其逃猶難若關內一潰東西南北絶無阻限其逃更易若于關外東去二三十里內再築一重城南可引海為阻北可倚長城為靠過此則南北無倚而繕築無從施矣城之自南亘北長止二三十里計費不甚多而內可壯軍士之膽外又添一鎖鑰之固且仍以守甯遠者守關門屯覺華者援甯遠庶萬全矣

為　國守邊不可好奇爭勝不可騖遠貪功舍關門之近立黎初築之功騖凌屯之遠以興難竟之役只起于好奇貪功一念徼萬不可必之天倖耳　上命再加詳閱嗚泰回籍聽勘會推韓策等四人

酌疏再上以張鳳翼為右僉都巡撫遼東

巡關潘雲翼為兵虛冒餉太多事奉

聖旨該部移文嚴行查核議兵科叅看得年來東事孔棘凡借名招募騙官騙餉實多奸黨更倚牆壁雖緝拿之徼日下而抗驕之焰轉熾法紀至此　國家幾無三尺矣心切恨之乃何物募練營兵守備有如杜應魁者虛負匹夫一劍之勇無投石超距之能招兵垻上名雖八千一查於山海道而虛冒者二千有奇再點於關院而隱替者又五百有奇月計歲計糜餉幾數萬金以為有之軍精飽一己之谿壑心無屬饜恬不畏法貪弁中有如此膽大包天者乎況縱放軍人上盜行奸殺人放火若此無等置稱有勇有謀復再置之關外設防豈能冲鋒禦敵為封疆出死力

哉必須稽查兵數究核侵欺明白算結而后使過可也至於柯仲炯以呼唔公子識兵說劍招結黨棍如吳文耀等領兵五千強半逃亡陳政以賈祥幕客呼朋引類虛冒逃兵周弘祖等矯　命雄行潛匿　京邸應究核者究核應提挈者提挈則又所當迅行嚴追無事停留以長奸究可也至於糜餉行劫法自難貸又非職言所敢越俎矣

杜應魁以廢將舉薦招兵每兵月餉三金因其餉厚團營兵及邊兵皆更名應募行伍皆虛市棍無賴投充者賭盜日聞潛行劫掠更值汪司農之兵

縱焚都市而柯仲烱所招集者俱游徒棍集優胃無用悉驅之關永科臣鄭允厚傳宗龍所招者乞總督王公象乾領去散之薊鎮薛祥招致三千至吳江而兵譟逮祥擊獄大學士沈公潅之兵借道央雜獨臺臣鄒復宣募金華義烏兵三千在關頗得其用山海兵威嚴重羣不逞至此不敢復肆舍此無藏垢納汙之地矣侍御游士任一片熱衷因招兵論遣而科道卝時舉李達召兵卒致川中之變是招兵不能弭亂反至于招亂也經臣在關既虞强虜之逼又慮橫兵之叛非公平康謹恩威並濟何能使衆心之讋服哉

禮科郭興言疏近來人情玩愒法紀凌夷作奸犯慝比比而是如管大藩之逗遛海上而寬梟示之誅陳天叙之夾帶硝黃而緩逮問之條去年之募兵折毀楊都司房屋大駭聽聞汪應蛟每兵給黃錢四百文而去是賞亂也今年之營軍聚衆鼓譟大肆凌轢子總督吳汝徹之門而不一問是兒戲也長此安窮害何底止職有激子中久矣敢因論關撫一事而併及之

當時募兵苦于乏餉汪司徒用厚餉私自樹兵卒以釀變兵可輕弄耶　聽勘巡撫閻鳴泰辯疏云內如遼人出關一節人爭逐之職力禁之揭示通衢萬目共覩至今州縣及營路壁間尚有粘者乃反以為職逐之也不亦異哉是豈言者忍于相左恤緯熱腸陰中于含口遂誤以為真而不及察耳逐遼人出關耕田不得抽選為兵彼時以為得計而不知其中禍之深也遼人用而兩河故土無恢復之期矣入衛則匿身于薊城援凌則兆亂於東省誰倡兵說主其議必有任厥辜而莫可逭者此際已矚其倪閻撫不得不辯

大學士孫承宗勘三御史情罪看得論遼事者曰有封疆之寄可以死無封疆之寄可以不死臣謬謂巡方御史當封疆未壞尚有封疆可巡法可以不死當封疆可巡義可以不死然法可不死而義未嘗慎其死義可以死而法未嘗縱其必死三御史苦心悉力適遭事窮其風力不得不滅而情事尚有可原獨戰有功御史為榮戰無功御史安得不辱然遼事至一桂危矣至王庭又危矣至震孺危而又危矣三御史之于邊事且有逮白可案今所責于楊陳者尚輕獨方震孺臣不必責其不調經撫而當責其不糾經撫

不當責其不死於既失之封疆而當責其始雖獨往終與同奔竟不能以一語圖存未失之封疆即震孺自言曰封疆至此皆臣不能直糾經撫之故其駐八里舖不入曰我遼東巡按今遼東何在我死此死甘心則震孺未嘗不欲死也故統三御史較之自楊而下為時愈苦自方而上為罪漸輕獨是楊陳兩御史事臣尚里居方御史又中朝共見而必以臣愚昧妄為詳隲殊未敢執為定論耳

御史吳尚默題稱關撫之吏置無常邊計之籌算易搖戰守之策歷來經撫各持之而互爭之快雄心于一逞則用戰迨一敗於李維翰再敗於楊鎬又再敗於袁應泰王化貞乃悔戰而言守然而守未易言也一切布置尚當再三布置再三酌量樞輔明以守之一著申飭新撫堅心耐意歲月圖之無如棄者以操戈入同室以築室成傳舍日壞邊事而不可收也嘗思宋之夏元昊餘邊事者攻守不一策獨范仲淹始終意在招納堅執按兵不動以覰其釁即老識如韓琦亦曰此二十萬兵只守界濠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迨至敗衂相尋潰喪塗地而琦亦屈於淹之策卒用招納收功獲其普表願奉正朔以樞輔之威望果

五

能勤習陣充軍實嚴政令明賞罰齊耳目一心志戚畏德如韓韓琦之後其心破其膽寒而奴不納款聽命吾不信也

七月督餉侍郎畢自嚴奏原任推官孟養志前任經臣袁應泰題起用援遼前餉臣李長庚經臣王在晉咨會相同續因　廟議欲發勅宣諭朝鮮本官遂兼賚　勅之役今於六月之杪倏然歸來賚有朝鮮回照乃彼國簒立之詳則亦可得而言者李暉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倧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暉左右用事嘗管札之役入春因見李琿有疾遂起逆謀先令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練兵馬五百調復王京防禦又密約繼母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為號李倧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為名領兵入宮綁縛李暉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宮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僇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遂請王大妃仗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倧遂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燁并鴨綠江邊鄭遵數其元年冬月賠通奴酋引賊過江戕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中國

六

者也李貴今為李倧親臣日侍其側而又宿將張晩
為總兵以守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為本國都總兵以
鎭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併
力遏奴為恭令我正不以縟儀為恭而專以助勦為
恭查李暉之事 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被倭
難者皆所概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
億頗煩國人苦之今春偃臥日久有以為真病者有
謂知禍之將及己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
免也此臣喚集差官任國輔等反復查問而得其大
概若此非盡出於孟推官之口其他則謂解人語言
不通詢訪難悉亦實情也近聞李倧 請封之使業
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闖閶闔下矣臣竊以為李
倧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
有三李倧簒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為卒盼之孫
李暉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
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
窮兵遠鶩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
迹未著尊 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教令頒布國
中咸以恭順 天朝為念以協力助兵為辭豈其以
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不得其人遣

順即逆厥討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倧簒立之
后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
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遏糴
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駐宣川時依倚朝
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鉞李倧以臣
弑君以姪弑叔既逭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綸旨
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
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 天朝也甚謹既助兵
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其有功
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教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也若 中國不為一言昭雪而輒封弑逆之人幽
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之臣於地下是不可遽
封者二也李倧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
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
雖稱權署國事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
無辭尊居卑拱聽 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遠難
方物大虜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
臣愚見國不必窮治其簒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
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即令來
使言旋順賫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倧
是否當立俟其輸服　請罷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
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
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
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
往查勘區處未為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
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為得
策也至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甯希勿
多甯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九

中華此尤吃緊要著亟宜申飭者也
八月大學士孫承宗疏稱關城之缺餉者四閱月矣
臣扶病而請命者半月而三上疏矣臣頃見舊撫閻
鳴泰之去相次參劾者不決旬而十五六上臣未嘗
出一語曰不和而至於體貼臣意為臣驅不和者數
數為言察　中朝之以臣為妄為担承往冒他功而
沽名自喜或幸臣之自罹其禍矣臣去年曾向諸臣
言曰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孰若以天
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臣於是時不敢自顧其身
而安敢顧人然而人猶曰臣以北人用北人也適萬

僉事乃向臣言曰業有後命謂某人譜舊撫去而以
某人來是又以西人用而人也果若此言則去一人
必有一去之同類伺所代之人時反脣為稽時鼓舌
相向蓋臣見舊經有防舊撫有防果如僉事之言則
新撫又不當防舊撫乎臣身已無餘才而衙門既分
則中外之心各有所屬　皇上試問從來相譽相毀
曾有不分羣類而各為其地者乎乞準臣之疏得
賜歸里更望羣臣諒臣危苦深心無謂中外之人心
為未合也
是時冒功沽名妄為擔承人言籍甚身無餘才自

十

諒亦審以天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今而後見
其可知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報三年二月內復州偽總兵劉興
祚即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賫送密稟求登撫
免死加街牌票登撫以因間用間計給與之命總兵
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
月內賊登見兵北來毛帥之兵又文相接應疑其攻
襲將金州沿海兵民掣驅復州及劉愛塔又差張應
科通約獻城求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歸也五月登
兵與島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穆尤文

并金州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
鄉高飛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於六月二十五夜先
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王丙
貪婪愛塔具結懇怒將王丙縛去丙仇口首愛塔內
應情事懇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等去其復州
居民勦殺不盡者趕往北去并將永甯蓋二城男婦
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棄之聞奴
已將劉興仁王丙斬訖心腹潰而羽翼翦諸偽將當
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遼撫張鳳翼疏臣受事後出關由前屯以抵甯遠又
術嶺而北遵海而南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
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慮多寡
之數難當乃器械不充强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盔甲
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
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
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皆頹垣敗壁人當挫衄時時驚
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　鍤
非一年可竟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儻天
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徬徨誰為衛霍所為鰓鰓慮
凜凜憂也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
守字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耳

初余意主守樞輔必欲戰丙頻易經臣也今孫公
到關且帀歲矣而僅僅言守耶一年間所幹何事
欲踐其言難矣哉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
塔之故將金復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
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舡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
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並無尺布遮身挑選
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
百餘守城亦有鳥鎗大炮等器再探的確於七月初
二日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兵三十餘隊以及老幼
遼民助張聲勢黑夜上岸晝伏夜行於初三夜三更
時分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吶喊放砲
軍聲振天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畢又
於南城丁家寨搜糧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
前後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黃連藥五百
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
住劄金州城地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中
報毛鎮乞奏請劄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
等情毛文龍塘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闊田土肥饒

城高且堅又臨海畔洵恢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
所部之島民統新編之順卒能用計以取衛也人有
膽而矢心守此金城實恢復四衛之首功況金州至
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葫蘆既得以扼要則西南
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三牛堈皆為我有因城
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糧招撫屯種即登觧
船隻往來都有停泊處所兼無大洋之患東可圖復
蓋二衛西可通廣甯等處是進取之有其基臣向用
間招叛圖取金復全為此著唯是無險可據不敢嘗
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是葫蘆之頸兩崖距海中乃
山脊闊僅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關而金州防守又得
方略便可站住足保無虞然餉不接兵不繼而舡隻
又少火藥器械其在江東者尚不供用何能以望渴
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酌量急要情形速為
接濟之也

十三

十月遼登撫陶朗先　孫承宗關東情形疏云甯遠
去關遠去虜近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
而肥土人附夾山溝溝而居可五十餘家地蓋六百
餘頃舊城遺趾可屯兵二萬令龍武而營分哨覺華
而於山巔為臺樹赤幟下泊遼船北望黃毛山南望
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為堡屯萬餘人
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岡樹赤幟置炮於上艤沙唬舟
於下海門天設片帆不能飛渡矣甯遠東陸行黃沙
白草墩臺宛然二十里至雙樹堡蔭水猶存十至至
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里算笠山可立為炮臺望大
紅螺可百至東南去陣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
三而東南有徑而險堡南有葫蘆套西有瓦窑衝海
山之間可為疑為奇如以甯遠為關此地可當前茅
北為塔山即中左所又東北為店山年衍難守縣椵
木衛而西北為紅螺山西南抵咸遠山其東接康家
山折而東南為蠟子山遶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歷
興水以西通於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
關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為堡直接康家山以
咸繼光修薊門法為臺垣約可六千餘丈地當險要
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蓋據大勢於
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內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
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
餘萬而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儘民力可占種者許
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鑄錢因地以煮鹽皆關門稍
行之而效者今袁崇煥經營甯遠查國甯督水兵於

十四

覺華臣與鹿善繼得以備關城者備前屯以守為戰
以貽永逸　毛文龍報牛毛文捷斬級二百三十有
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又報
烏雞大捷斬級二百八十一顆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接平遼總兵毛文龍呈解屢獲
首虜隨行關外道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
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陳生擒虜賊四名俱係
真正韃虜差令中軍官集將士於衙門外三砲三爵
臣時在甯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
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甯遠不獨風示邊人
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
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
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屯且戰以
屢挫梟賊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擣其巢世人
惧懦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搶也真足
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斂足者愧死無
地矣
關甯十數萬兵不能有殺賊之人而藉手於海外
以此誇耀賞夷適足啟西虜之輕覷耳
李維翰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扭恚令家人手持該

十五

科劾奏詔查監者罪之
十一月朗素臨邊索賞官軍敗績於傈靈寺守將王
樞被殺　兵部趙彥據總兵馬世龍報防奴酋西窺
命將王威等分備喜峰古北口桃林界河且言薊鎮
臺命始於威繼光皆義武丁壯今改募北人成法盡
廢守望無人昨白馬關之警數十里烽燧不傳何以
預備　十二月奴酋迁其民于海上　毛文龍奏其
贊畫王一甯罪遠治論死
甲子天啟四年正月吏科許譽卿題今海內用兵所在
騷然而最急者其如薊遼九邊開釁無處足恃而最
吃緊莫如薊遼總督自督臣王象乾以艱聞蓋兩月
于茲矣廷臣方議推而督師輔臣忽議裁今靜聽又
二旬矣而啟事香然儻謂督師輔臣意難重違則職
又有說焉從古自任任人事無兩可職讀輔臣前疏
有云居密不居東者勿推任薊不任遼者勿推同功
不同過者勿推以及畏勢要顧局面受便宜者勿推
則是樞臣胸中再四熟籌明明有一當推之人輔臣
何不直入告於　皇上所謂不自任則人任可兩言
而決也乞　勅督師輔臣自擇立刻會推務令遄赴
虜撫局可終防著亦固嚴關可轉危為安矣

十六

御史劉璞疏云師中長子如樞輔尚矣三師者推輔
之所置非樞輔恐易器之不能操也樞輔獨力擔承
一片苦心令人隕涕然樞輔之不可離關而東薊也
勢也今既與舊督撫之任而息　朝議之紛紛事權
歸一矣　國家雖設九邊至重孰過于東邊處處用
大臣接應前茅中權後勁甯可缺于此時而令人驚
耳目之駭易耶
是時樞輔回　朝不得當關不可欲留密雲為退
地故停推總督夫薊鎮豈必以閣臣為重哉不得
已而思其次也

十七

總督薊遼王象乾題為諸虜已就羈縻嚴關落籬有
藉謹叙文武官員以勸殊勞收後效事疏開經略尚
書王在晉鴻材八柱撑霄餘力六鼇負軸刃遊盤錯
縱横萬變而神自閒筆走煙雲經緯八埏而文日炳
指點輯土崩之險席衽　陵京笑談清鼎沸之瀾全
湯函夏達衆心而作陣壇義承風喉耳餌以呼難犬
羊入柆撫事皆其經始功不可泯且其精神赤力正
裕經營相應及時起用以竟厥施者也
二月大學士孫承宗奏該臣議合款防為一以督臣
撫臣分任薊遼緣　皇上不聽臣去特借此以合其
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臣前所請于　皇上者正
臣所以承此任　皇上若不從臣而令臣坐困于空
卷之帷下則臣之愚不獨誤身而遂誤天下關撫明
而有幹略可謂有材子之以權何不可擲獨其議守
與臣同而所以議守似與臣異臣既不敢自是以異
于撫臣而又不敢謬附于撫臣察撫臣之意既以抱
有為之材而謙不肯見又似當難為之局而慳不肯
承或以見在之具無一足恃使一著子便分其咎不
如盡諉之為往事而身不與其責又或以入子則未
立見合著則局難結姑為異同以相激而釋難勝之

十八

任以鑿前車留抗直之名以為後藉近有以撫臣問
臣者曰畫餅乎囊錐乎臣茫然無以應首輔臣師也
亦撫臣師也首輔謂臣既言新撫佳何不任之不勝
于任弁流乎臣駭然而撫臣述其言撫臣未有應後
乃自名為五字巡撫以俟閣部詳行也又面向臣自
名為贊道臣向臣言撫臣見臣薊撫居薊遼撫居遼
之議恚曰何乃殺我何乃教我充軍至責臣以總督
衙門與薊撫以甯前荒塞與遼撫此不可言獨其恚
臣以正月三日詣甯遠曰　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
如大甯河套盡棄何嘗害為全盛天下今舉世不要

遼東他倘獨要遼東臣聞之心楚不能語臣未而經
撫去者三矣遼事重大臣豈能盡持之而謂同事者
盡不如臣即遼事亦何堪屢以異同重壞夫臣所托
重在三撫而關撫尤重今其意若此則臣何以佐撫
臣之末議也昔科臣尹同皋念臣任事而謂舊撫虛
恢臣雖無嫌于舊撫而實題科臣之言令臣之一身
舊撫以為拘攣者今撫卻又以為虛恢假令舊撫與
臣同其後又令今撫同其前皆可有為而無奈時地
與兩臣相拗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覺才力淺
薄無能結交天下之豪傑而有自用之羞伏乞 勅
下廷臣雜議使撫臣展布四體為 國遠謀勿使之
有不盡之才而臣又蒙不合之誚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朕已任卿與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
何嫌疑兵餉戰守等事卿前後條奏審的時勢聽便
宜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即卿云有才恐不便
共事該部便看議具奏巡撫張鳳翼擬以丁艱回籍
閻撫初任監軍樞輔所用也其舉經略而改巡撫
樞輔所薦也斷金之文忽焉按劍何有于張撫哉
張撫空疏自鳴有張鳳翼既經指陳何必一一剖
辨之 旨樞輔東而經撫去者三矣彼二臣者異

而異一臣者同而矣可見樞輔之于人與所不異
也而後來之喻撫亦無以自全其獲全者獨一馬
世龍始終不易耳其所以得全之故豈待言哉
樞輔急于恢復竭天下之財力養十數萬坐食之
兵無論遼人不可恃而事久變生人衆食寡識者
已憂尾大矣彼時大將馬世龍坐擁高居買姬博
笑而以大言哄樞輔樞輔信之遂至柳河之敗言
不可若是其幾也經略王在晉守覺華之議原以
三月發兵九月收兵為期而主者卒違初議泊兵
久戍丙寅正月虜兵踏凍蹂躪島中軍民三萬餘
人無一得全領兵遊擊金冠剖棺僇尸其子抱尸
以殉有逃難殘兵數名袁撫給批南還道由南中
備述其詳渠俱混死尸中得免然皆手足摧戕其
形已廢矣守覺華可能恢復否
以喻安性巡撫遼東
刑科解學龍題自廣甯潰散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
消息而田有倉等分布偵探出入無人之境今有倉
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矣朗素不過
彼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寇殲我將士數百人
而我不敢問小路不防之處皆奴躭躭之地也此宜

何如綢繆拮据實做工夫乃見在鐵衣曾有的數否聞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收買馬匹硝黃盔甲曾經驗過否聞各道鎮將交還結契修飾情面試問馬匹盔甲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修美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人在教場放炮納喊辰集未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閒則稱觴為樂事近且遣人于南部置買美女三帥領銀一萬二千兩為治第之資令人駭愕出關之總兵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强奸民妻本婦喊叫反拿其夫細打坐視奸宿而不敢言大帥之營逃亡倍于他將有由口而入于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為響馬行劫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貫警衆何不仁之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鎮將自侵每間所費不過五六錢用兵為工築土為牆而已馬之草豆各弁視為奇貨十扣其半倒死又不即查日日呈報開除錢糧還延為冒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諸將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沈湎于金谷流連于青樓弓矢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為散場天下事尚忍言哉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稱今日關門之事督師輔臣以一肩擔承而輔臣更有所任以為萬里長城者則大將馬世龍是妻世龍拔之傳宣授之節鉞龍泉炬赫鵲卵煇煌衣權更誰出其右者統五部之大麾表諸營之節制軍馬糧餉悉稟其成委用按除盡出其手其事權更誰出其右者奈何兩載于茲不聞選一將練一兵軍日見其逃馬日見其倒營伍之虛冒如故弁流之冗雜如故人心且時有搖動大衆至安排散場近若黃泥窪之戰車果為喜峰之買路是矣恐東酋數萬對敵之兵不敢望大寇臨門誰能攖城固守之者名高萬人之敵望先百將之班當闖者詎可自悮悮人並悮軍門此當嚴為責成者也

自樞輔莞關無人敢置一詞林一柱以片言外轉矣關院身親見之言之無裨邊事從壬戌以後詎可問哉

巡按潘雲翼奉劄簿勘原任餉司傳國兩任遼陽收放甫七越月耳除正項外節省還官銀三萬有奇積羨餘六千五百有奇其廣甯收放甫四越月耳除正項節省還官銀二千九百有奇自積羨餘銀五千四百有奇俱經報部查核奏繳並無奸弊後經細查本

官苦心實爲稱枉至何棟如盜餉一案已經前任關
臣梁之棟查勘明悉卷冊昭然乃久未結正者祇緣
舊司農以香火情重遂致不能得之按關者欲得之
撫關者破甑久　瓦裂名已掃地行更滔天指稱聽
勘赴關復爾横恣詐騙各營將領之爲吞噬者又不
知幾千百也則此一臣安可一日留于在關不早追
之八萬有奇勘確之贓以之充餉乎
傳國因軍糧告詘有飲藥圖自盡之語大爲汪司
農及餉司所憎借察以罷其官何棟如淫蕩銷餉
人盡知其貪污敗檢事已明勘已核而轉報爲不
結之局清濁混淆是非倒置此疏亦當時之公論
也
南工科徐憲卿題稱三輔近地同時刦奪說者謂濟
濟盡是關上逃兵也　内帑之渙發幾盡而未見實
有歸着用兵之數目已夥而未嘗清其實在三十六
家之乞賞雖明知其挾而我不得不撫四百里相去
之薊門雖暫停總督而此官終不可罷且其虚布而
宜恭以實者則臣築城一議是也就關門之勢言甯
遠爲首衝甯遠卜築分守覺華猶虚布之着也總不
如于八里鋪或芝麻灣建一重城爲實蓋以三十餘
萬之遼人縱之出關資生無策安頓無所奴騎一動
勢必嚮伏降奴扣關不開又漫山度嶺轉爲奴嚮道
惟此城築既可安插遼人且壯關門聲氣然山海之
西更無山海如之何不再添鎖題　我直上堂堂
天朝不知費幾千百萬之帑而獨不辦此乎
樞輔從閻撫之議于甯遠築邊舍近圖遠罷八里
鋪之工役今閱歲矣而甯遠無一磚一石功何由
就向是樞輔不行邊則關外之新城已建軍民有
所憑依巖關增鎖鑰矣後督師王之臣同鎮守内
監力主芝麻灣築城之議疏入報可決策興築芝
麻灣去八里鋪數里耳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何樞
輔之獨異也
御史饒京疏臣聞山海關外傍城多山石巉峭尚
有平地一段直去不滿八里即名八里堡此處當
扼地之衝須築堅城一座以爲山海外障城内相
其地勢連環交錯高築幾堡若星羅碁布直與關
門相接使八里週遭煉成一塊天塹又芝麻灣又
築城相爲犄角庶關門堅實可憑而奴不得衝擊
矣戊辰六月
三月兵部請亟推薊遼總督

兵科都給事中李精白題稱　皇上之于樞輔言聽
計從委任非不專矣故樞輔所不周即才猷震世且
量移也至于總督尤所稱一體共成互相交濟而為
應者前樞輔有傳推之議非得己也有鑒于勦撫異
意于其十年九牧不如兩柄一操殺然以身任之耳
皇上業諭督臣以料理候代矣未知候以何日代以
何日也在督臣為欲去未去之身在樞輔為雖任未
任之事遂于新歲出防甯遠之地矣在　朝諸臣緫
緫過計謂薊鎮數百至空虛彈壓無人亟以仍設總
督為　請一以遵　祖制一以慮馬腹之鞭還不相
及也惟望　皇上速諭銓臣虛心諮訪着意推敲欲
其才幹足以了當遼事其臭味又于樞輔相投樞輔
虛心籌畫調度宜周庶不負　朝廷之委重任矣
是時樞輔在關飢餒欲避居登萊不可欲留密雲
為退步故議停推總督科臣許譽卿李精白程註
徐憲卿臺臣黃尊素張鏶劉璞徐吉等皆以為言
樞輔乃有慎推督撫之疏奉　旨薊遼總督聯合
三鎮主持大計委當慎擇該部便推堪任的來看
而吳用先始以宣大改推矣
吳用先以侍郎總督薊遼　孫承宗疏云近日刑部
咨稱臣傳將要殺王喇嘛見今喇嘛日在羅城原為
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虜每見臣時有
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其無
因而番快之捶楚何求不得也
御史徐吉　稱自戊午夷狄內訌干戈騷動了無息
肩之日遂酋得計勢必狂逞東夷西虜觀望風息蠢
蠢思動近日西事以勝局而轉敗局東事以殘局
而視為頑局說及來事使悠悠以為可無事矣然無
事二字遂能了嚴關斷送一局乎不設督撫誰與撐
持既設督撫又愁水火恐敗了公事試想東奴一逞
撫臣經略相繼而死者凡幾　朝廷之重臣大將甯
堪此論沒于邊關逃將勿使以慣逃一脉再拋棄疆
土東西文武將吏毋仍前彼此枘鑿悻悻用事作暴
虎馮河之勇貽　主憂臣辱之事其或大方細裁全
帑子女以自累眷歌兒舞女而亡兵凶戰危之討者
罪無赦諸夷有不戰威而賓服者職未之聞也
御史劉其忠題稱　國家之禍實始于遼自三軍陷
沒累歲兵連天下日以多事矣今日山海之十餘萬
兵即昔日遼陽廣甯之十餘萬也從召募初起兵至
關上輒稱逃走而餉額不聞少減即近日　畿輔之

刼賊詢之道路或言逃民或言逃兵安知非在籍而
糜公帑者夫獨不可清查而核其實乎又不獨此也
兵餉一增自永平天津登萊薊鎮等處歲共支新餉
亦不下百萬職非謂盡屬滿危而數年之內實用無
聞不過分六而居畫地而守則國初額設之兵豈眞
不慮今日之削弱單寒哉清兵則可以練兵清餉則
可以減餉餉減則可以寬小民一分之征此諸臣之
當為 皇上計者也 順天巡按彭鯤化題陝西逃
兵二百餘人將解運錢糧一車搶去薊州道差家丁
追趕拿復六十名其餘逃去數日之內報兵逃者甯
夏調兵逃去二百餘名宣府調兵逃去一百七十
餘名矣延綏調兵逃去七百餘名矣別營兵馬不知
又逃去多少矣 時各路承制驅遏遼人淮陽之間
巨室來棲者各遣奸徒侵掠子女投溺纍纍慘不忍
聞江浙奸民汛海逐利者悉投毛文龍得入建州互
市海虞野史
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奴賊摽掠恣淫于三年
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衆奔竄永甯等堡俱
下奴憤益衆來攻盤領兵伏于山間俟其入城棲息
己定復兵圍之斬獲無數器械銃砲俱擲棄而奔以
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山海口偶
有風颶南船得浥爛豆米一千餘石賴以存活本年
正月初三日賊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
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禦火藥砲
石將盡盤設伏南北兩山夾攻之奴兵大敗而去
四月御史徐吉疏云邊廷多事兵馬了無息肩之期
如蜩如螗如沸羹此其時也乃債帥虛報老弱充塞
僉報百名者不及三五十名僉報千名者不及三五
百名中間隱射逃竄耗蠹那移不知幾許不亦難乎
其為 朝廷閭左之膏血哉清查之法無如按籍稽
兵按兵核餉蓋兵清而餉自足庶不至踵壩上棘門
之兒戲免司農仰屋之歎可也
五月薊遼總督吳用先題臣惟薊門為 神京肩臂
遼左為山海屏藩者故今之守薊不獨重在薊也山
海不固則薊門觖礎而 神京不安遼左不復則山
海孤懸而薊門難守樞輔孫承宗慷慨豈前毅然以
天下為己任樞輔眞見遼左為必不可棄而志圖恢
復誓雪 國恥一洒數百萬將士生靈之寃也久之
而議論參差意見岐路或有謂聚兵之太衆或有謂
需餉之過糜或有謂用人之未必當或有謂居心之

未必虛或欲分勦撫為二途或欲判薊遼為兩橛浮
言日生閧然不定豈羣情之求多於樞輔亦無非忠
愛之心欲求萬舉萬當耳臣向者身在局外且抱憂
危矧今負茲重擔履薄臨深何足為喻故抵任十日
後即閱歷昌薊諸路星馳山海關急謁樞輔而就正
馬所幸休休相度開誠布公氣味相投議論相合臣
竊慶遭逢不偶庶幾可竭愚畢慮以佐下風矣
孫承宗題人臣任事視其力量何如力有可為而避
寒怕熱固屬奸巧力不可為而貪位戀名亦屬庸愚
假如不病而稱病當做而不做法當速問立置誅譴

廿九

以為推諉之戒又如真衰不獨為 社稷大計自不
當以病廢之人濫冒封疆即出入勞逸亦當恤其狗
馬之力無令其溘死流亡于長途臣此時病苦已極
皇上忍不憐念以為督師當用代臣無人臣既以未
學軍旅致有沈痾又何敢冒舉軍旅未熟者徒以脫
臣比見兵部尚書趙彥勦殺有東省之功撫摩有西
邊之劾況關城係天下安危概屬中樞之事而百聞
不如一見以彥之練達躬親閱歷則可可否否臣所
為歷年不敢自借者得彥以裁決即彥亦借此行以
益練其識而不至同衆人為瞻度且身與此同安危
者必不忍以天下之安危徇天下之耳目又何忍視
邊事為邊人之事而遂遠其人遂遠其事況王象乾張
鶴鳴俱以尚書行邊即臣亦以攝兵部出請督師如
謂樞部不可無人則于問臣量遣一人象攝其事如
以臣署部之故事放臣稍得回藉調理倘半年之內
未遽填溝壑則臣仍當再効馳驅以代彥臣自來不
敢扯人同患真以病勢已極邊事為急只得哀鳴于
皇上之前以求無悞大事如謂關門一無足恃便宜
亟請 皇上嚴譴愚臣另選名賢豈宜明知邊事之
壞而徒詢 皇上之悞任以悞天下臣非萬分病苦

卅

之極決不致為此言總望 皇上憐念而已
六月左副都楊漣參魏忠賢疏有云東酋未靖內外
戒嚴東廠紡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
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
功奸細事成一旦虜薄城下忠賢固為奴酋首功之
主矣
七月平遼總兵毛文龍題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
寨之捷敵愾倍增於是部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
入冬底有鳥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
鹽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後州東南二門海州刀兒

嶺毅陽柴皮峪分水嶺横頭寨班勃烈寨等地之捷
復地自金州至永甯堡旅順嚴岫蓋州以及清河寛
奠毅陽湯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
經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奴有報怨之舉我兵
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
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婦五名叛黨奸細一名金重德
據有劄付符驗一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外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順抽賜血戰用命諸士亟 賜俞
允 勅下該部速爲題覆其陣亡官兵王德柏等共
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承宗叙
關外勞臣趙率教當加總兵官滿桂同授總兵官仍
管甯前衛事務其它先復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甲
等宜酌資論体量爲加陞
九月諭發内運庫及新造軍需甲仗差太監劉應坤
紀用陶文胡良輔張守誠金捷等七十七員賫至關
門驗收仍諭大學士孫承宗行邊二載拮据勞苦特
賜蟒衣彩段銀二百兩文武將吏行間發力犒御前
銀十萬兩各様段匹一百五十匹聽不時賞功凡軍
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下奏揭封
固徑送朕前朕時竚望焉

孫承宗奏稱臣惟馭邊臣之法文與武異凡武臣欲
其進無畏于前退有畏于後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合以制勝于天下乃若執糾武之法以繩文臣武臣
尚有立功之路而文臣頻遭必死之法故邊吏不獨
畏外而先畏内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議蓋臣與先
後以邊事得罪諸臣殊有未慊于衷而不敢不言者
昔宋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違其節制而朕官臣
以爲杜松劉綎自是猛將而實違經略之節制則楊
鎬當從末減至于熊廷弼王化貞以兼制設官而臣
于二年來履其地用其人每悉其心力俱極艱苦夫
亦欲爲 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佐鬪者更迭遂
至決裂不可爲然迨今軍中無一不服廷弼之敢決
有氣力而感化貞之能拊恤乃若西虜八部三十六
家之部夷每繞臣馬頭爲化貞請命無不激切泣下
而一語廷弼又無不噬指賸叩亟稱其威信不可犯
向在講筵曾言感者當留之以係其心憎者當去之
以快其志年來數累累者過蒙寛政未即行法臣以
爲諸臣當概發遠戍無令久繫長安以恣口舌蓋諸
臣在長安衆多欲貸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違政之不
便于諸臣者使生議論一旦執而殺之戍過且今夷

狄生心而惟違去長安則可以靖長安之議論即可
以靖邊方之議論且以沛　皇上如天之仁而　朝
廷之法自在蓋周殺樊何未為快而唐殺封長清亦
未為得臣再四躊躇非敢于今日脫罪臣以市恩遠
違天下懲憤事之忠言也臣入政府輒有疏重武臣
之權輕文臣之罪且歷邊既久深知邊臣之事更念
邊臣之率衆口而不得自行其志即如臣忝冒帷幄
荷蒙　皇上注念邊防似可展布而年來疾呼不應
有所條奏頓以不格格之乃真見經撫不可兼設而
廷弼化貞正兼設之為害以至兩相牽而不得盡向
使付一人以責其成而事不中制人不多言彼一人
其何說之辭蓋邊臣苦心未必盡掠于人而臣始悔
向來閱關未盡後經臣底裏而遠觀其成正以為時
無幾而先後次第尚未盡及總以邊方之事日為之
日有不足日成之亦日有變以局外之人不問其前
日之不足而徒見今時之未盡善則雖立變旌旆之
色亦局中之人知之而外人不知也至于道臣之失
事律有應得之條似未可從主將之死而年來為遠
事出力者似當從臣前疏概從末減以留鼓舞豪杰
之路至于佟卜年姑付臣為招降之用如其事有可

議臣從軍中法易易耳此更係軍機未可盡語凡臣
所言苟無益于邊方決不敢為煦煦之談于軍興之
日伏望　皇上憐念邊臣之苦心俯從臣言將楊鎬
熊廷弼王化貞等概從末減以清長安議論而先後
有事于邊之諸臣事迹既辨錢糧既清仍當及時任
用勿過抑以灰天下任事之心令天下見大敵而怯
既以驚心鑒前車而戒更為斂手　皇上試觀一乎
善之缺出則人人高品而一推邊黔便費推敲凡以
好爵之人不勝其畏死之心令天下脊脊多事矣當
事者未可執必死之法以懲後反令覓乞生之路而
懲前也臣體念　國恤乃敢不避嫌忌以　請伏乞
留神省覽施行奉
聖旨覽卿奏槩槩各官體念真切不避嫌忌卿推誠
秉公朕自鑒信有何市恩但今南北用兵軍紀宜肅
不得不為封疆深念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情罪各
殊卿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佟卜
年爭果係軍機卿再密奏定奪
書從內出故疏從外入其請寬熊經略之死乃以
逮其亡也于是閣臣韓爌邊楊漣左光斗死而東
林之被禍慘矣

刑科顧其仁等題通樞輔遠罪臣一疏誠不知何心
皇上為封疆深念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
如待以不死知非法也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或
輕一試退有不忍言者　皇上封疆重斯臣僚之情
面輕　朝廷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失尚
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嘉棟逃後廷弼化貞用
其逃因與俱逃而死事者僅高邦佐一人士氣蕩焉
如掃安可更褻其敝恭繹　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
宜肅不得不為封疆念為封疆肅軍紀一旦赫怒縛
鎬等僇于市若待以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
且　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閫外事一以聽之若中
朝生殺黜陟太阿自握廷論自条不當復以此分樞
輔之念樞輔一意圖奴毋令天下鉅細躭躭未遂者
胥走闕門如鶩也
御史袁化中等題今奴酋未息遼土未復乃樞輔倡
此末減之說使　朝廷廢法　皇上之待樞輔可謂
寵異之至挈蟒玉錫之竭內帑與之即古捐金不問
之意樞輔宜何如慎重不思法之可廢與言之能行
與否而概以廢法事望之　皇上幸　皇上天縱聰
明以姑待不死數字默杜其非諸臣自是骨慄自是

感德使四夷聞之猶知中國有　聖明也萬一　皇
上重樞輔因從樞輔之請將文官放寬武臣甯肯甘
死紛紛乞恩者又接踵也嚣爭何日息乎樞輔到此
當亦悔其言之過矣前朝審時見失事諸臣俱注候
旨二字敢合詞上陳非求多樞輔也臣法官知法當
如是而已
孫承宗上言臣於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世
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
至廣甯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
二十里道入舟師應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
探蓋州其鎮道泊高坟登桅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
廟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膽志通我間諜凡
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
時臣住甯遠而撫臣喻安性同鎮臣尤世祿復歷錦
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於錦州松山以堵西虜
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
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甯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
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甯遠曙臣于中
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略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
滅此朝食盡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

備蓋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
天下唯此一事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
語及天下即令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
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
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畢自
嚴來關遂與商議但苦糧料無資耳
　廣甯可復議論合一樞輔正當力任以收厥功何
　為尾疏趣　朝亟亟以圖擭卸哉
承宗又言臣錄石門寨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來
行之意顧蓋喜潘石古北東警為訛臣不敢不兢兢
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意未見且近議薊門有當
加之餉衆議薊明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裁
當錄通州永平仍詳該路可決可借之兵以回山海
因念奉遣　天顏三載今去　京僅數十里而時當
善天嵩呼之日臣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
以十二日入　都門隨同官恭賀　萬壽仍乞于另
日準臣面奏機宜出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
教言遂可以稍解群疑即以事畢之日錄關門旋甯
遠以督諸臣為大計而論所未備伏乞　皇上念臣
真切準臣暫入班行謹差官齎奏以聞　聖諭遼上

三七

渝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恥朕在廟堂痛恨于心
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
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蓋州登桅曾見虜騎
柰何未奉　明旨親歷薊邊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
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官商量往
返之間須曠時日甯不啟夷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
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
旨而擅離信地非　祖宗法度所容況　三朝仇恥
綏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
辨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
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謂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
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遂東亟還山海候犁庭埽穴盡
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勳明著度河之偉績就或
真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遣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
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
十月吏科許譽卿題職見孫承宗一疏心竊詡之幸
聖明有楊鎬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
神武不殺常刑罔　赦備載是矣又見五防敘勞各
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馬毋太濫歟臣猶謂樞
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來敢

三八

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懸放之疏同時至矣就樞
輔近疏亦曰 皇上以漢諸葛亮裴度勑臣矣請即
以此効他山之石可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
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閒
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崇之樞輔之病未必
如亮或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平之日矣昔之
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 特恩今之懷萬邦而
錫命者是何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
慨督師之初志哉
御史李蕃題昔者唐有淮蔡之變宰相裴度請身督
戰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芃即樞輔
亦每云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 闕無期儼然
以裴晉公自處矣不知何不預先請 旨倏忽入都
迤邐沿邊逼 輦轂距 皇居僅十數里而遽歸拜
疏始以 嵩呼為名也十日前諠傳樞輔西下人情
洶洶莫測所謂而職以為斷無是理且論樞輔所任
非可離之地所際非可離之時即以 祖宗之法度
論雖一命官員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奉 君命擅離
職守任情自恣者豈樞輔而見不及此耶自古擁兵
閫外恐喝 朝廷如王敦李懷光諸人者方去來自

如不遵 朝命耳奴酋滅封拜可必即有鼎彝誰居
其右若猶未也恐出將而罔功者或入相而冥頑矣
豈樞輔飽萬卷冠百僚統九軍而智不及此耶頃天
語叮嚀當必爽然自失來望榆關不介而馳想亦深
海于此行也職以為 皇上之于樞輔知之深故任
之重責之功樞輔只宜一意承當勉治軍旅務保無
虞以慰 聖懷若復妄生猜疑惟圖巧御則樞輔其
無以自解人亦不能為樞輔解也
十二月御史周昌晉疏稱人心玩久不振渙久不屬
如樞輔自請還 朝以封疆為兒戲所幸 明旨中
格耳在位諸臣泛泛如不繫之舟情面之意多故乏
擔當之骨力私關之念重故懈公家之精神積玩成
弛積渙成軋私局牢不可破 國事日以盡灰今宜
率作鼓動另頓起一番精神修明政事清理兵餉支
撐搶攘之天下毋狃處堂而致胥溺則艱貞之說也
戶部奏
聖旨游士任慕兵尅餉擅自回籍并奸弁孟淑孔張
思任久拿來到成何法紀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
扭解來京究問其何棟如侵冒兵餉也著該部院查
明回將話來

登撫袁可立題奴酋逆天順犯于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兵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　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陞應賞應卹之官兵相應勅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為議序以候　俞旨施行

毛文龍以李永芳招叛私書上奏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文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叅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文承祿程龍加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鉞張舉各準實授叅謀萬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停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　朝廷以滅奴復遼為重毛文龍逆屬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咨文移龍求和又接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上地等情乞發餉以濟戰守并宜内防以備萬西来遼奴酋来使塈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護送進呈故屢曆陞眷如此

遼事實錄卷之十三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菼穉蕣甫[illegible]

乙丑天啓五年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遡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其閒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闗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玆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著該部即與餉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喻中外所請先准王封聽行國中尚需時遣以答忠勤爾其宣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興有年兵機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克逆用佐天誅朕不受異數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兵科陳維新題今日在籍名賢如王在晉之顯識通猷識者共仰其出蒼生倚以爲安伏祈立賜起用則舉錯公而民心服矣○大理寺丞徐大化題稱科臣陳維新所舉王在晉等俱矯矯名賢英英物望臣不敢再瀆云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疏云臺臣李蕃曰始終顧樞輔爲裴度新言殊有深味臣又進之曰始終顧爲韓范夫賞必以功爵必以漸古今用人之衡量也有如無尺寸之功而遽膺推轂之任此自漢淮陰以後一人而已今幾三年何不見有淮陰之分毫也且併尚方之劍與樞輔等則權不得馭矣無甯留餘地以存節制徒使驕蹇自矜道臣不得闗其說監軍無可效其謀則亦始事之過也　國家不幸有喪師失地之事人臣公憤義不容己何乃聚黨十餘輩橫身營捄手握重兵之賴臣何以呼之即來不奉詔而至黨人之力至此極矣不可復加矣

當時祇知東將機不知所任之非將也將非淮陰尚方劒何可輕假久假不歸樞在總制巡撫上矣同一劒也經畧以之振兵防紀總戎以之拊賄市推遼事執外於斯督師閣臣不奉　朝命直抵國門震驚大內夜半　召樞臣奏　聖諭還山海取司官執結抵通而　聖意乃安其始而行邊也孰趣之既而還關也孰召之樞輔事事率意以行裴度韓范其甯有此耶

三月兵部題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膺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葢南近登

萊為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為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狹東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聞戶部會議減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遽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會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

三

所從守首思恭布鼎足犄掎自以為可保無虞以待三方與師為聲援何物奸弁知曾有功者不奉撫鎮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遂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擄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為有功誘陷一至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塗遼民之慘不忍見聞會有功潛匿四日坐觀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為救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於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擄必無生理死節之朱國昌俟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離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奴破旅順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

工科郭興治疏樞輔慷慨視師之時豈不欲唾手三韓功成一戰乃　國家歲供百萬之餉養十四萬之衆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況又不盡入征戎之版徒半充貪弁之橐夫剝百姓之膏脂供此輩之吮吸人心不平軍民疾痛故今日之事輕言　召回樞輔非計也重言　召回樞輔亦非計也惟祈　勅大小臣工從長商議勿持兩端含糊莫決庶事體畫一料理

四

有人以戰以守恢復可望矣

王在晉起南京吏部尚書

聖諭毛文龍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驁伏尚緩策勳時懷旰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掃清妖氛用雪國恥匪頒厚賞何勵純忠爾提孤軍駐窮島將兵時出奇捷屢聞決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人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露良苦朕義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齎捧詔諭蟒服册封李倧為朝鮮國

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膝襴段紵
絲一百二十疋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
秘籌勝算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死命
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我
故諭
按新餉額数折色山海每月連馬乾用銀二十六
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兩薊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銀
八萬八千九百一十三兩計一年共該四百二十
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今東兗登萊解運計一年
該用六十五萬兩又山海本色計米八十五萬八

五

千一百七十八石除薊漕外餘該用銀五百十三萬
四千二百九十兩計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石內
除屯堡高梁搜括外其餘該用銀三十一萬七千
二十兩計草三百萬束該用銀一十六萬八千兩
計米豆水陸運脚價該用銀三十六萬三千八百
兩以上合本折計之通共銀六百二十六萬七千
四百四十兩去年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十
四萬又代兵部銀七萬發毛帥兩去年之額外代
工部發山海器械銀五萬黔中供應支廣東銀二
十萬不與焉及查新餉派額除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一半改黔餉外實該解部銀三百六十四萬兩
新增鹽課蘆課鈔關約該銀四十三萬及省直襍
項約該銀一百八十萬又遼東舊餉三十萬兩以
上共銀六百十四萬即令全完已虧額十二萬七
千四百矣乃核其實到部之數自天啓四年止僅
共解四百四萬三千六百兩又浙直等處和買米
豆登萊處新兵備用約銀九十五萬共實得銀四
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兩零其餘總計一歲額欠
遂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有奇矣則加以額外出
辦之四十六萬不又至一百七十三萬餘兩乎

六

御史崔呈秀題稱當奴酋犯順之日諸臣言兵食
惶鋭為危急之談及奴綫亦與之俱緩日為結黨排
正之計職業不修漏舟甘處殆至臨渴掘井則何益
矣榆關何地樞輔何職身肩重任屢疏告休閫門亢
坐豈奴酋乃臥理之所能奪其魄乎至於恢復之誠
不過覔 皇上東顧之憂耳七年之敎未能一日之
用何望紙上空談口中浪語實為誑 上為欺 君
職之所不忍言賈誼所為痛哭流涕長歎者也
四月御史張鑛疏稱空言騙官利口卸擔之閣鳴泰
祇職原不為過而乃聽其解綬回籍逍遙晝錦致令

說鬼說夢之曹郎借事掄揚圖燃既死之灰又知陶
朗先劉國縉賍銀久經計部題　准抵還軍需然非
嚴責撫按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棶如一案按臣梁
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究必至於　朝
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
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
戶科孫紹統疏云三韓淪陷冦逼門庭遼陳十餘萬
之師於榆關距不欲一舉而殲兹匪茹奏捷恢復然
恢復之事如其知彼知己能戰能勝我備而奴不來
奴來而我能禦昔日聞風披靡委而不守之城果能
進一處隨守一處制奴而不制於奴旦夕底定可期
一朝兵氣全滅雖　國家虛耗已極武發紛或稽借
尤可辦此幾百萬金錢一費永省識為上願知其風
鶴之際兵心未堅攻取之間反為奴乘而且未有變
計日使紙上之兵徒作谿壑之填是江河實漏危必
不得之數再一二年奴戈不必西指我　國家不知
如何景象矣
吏科玄默參兵部尚書趙彥以山東開府幸妖民之
亂起躋樞筦之職撫臣身任地方先事不能剪遏亂
萌臨變又復妄殺無辜謂無罪案可也即以功罪相
半可也乃受事以來與職方郎中方孔炤毫無善狀
武官非賄不陞其子閒倖實近日開鞘賄金之事業
已昭昭在人耳目真令人愧死無地矣○御史王珙
參趙彥以妖功而獵宮保邀賞世廕受恩已過厚矣
登司馬之堂未見嘉謨可佐邊防惟側聞長安喧傳
有謂陳獻謨許武元開鞘盜銀曾賄送本兵千金者
有謂本兵曾批執照許令二犯開鞘者使非緝訪之
嚴發覺之早不幾委　聖恩於谿壑乎以司邊關
具聰之一彥而本之不清雖欲邊無債帥將不剋軍
戢不內犯不可得矣○九卿科道奉
旨會議樞輔去留
吏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樞輔三年之內東虜格伏西
虜獻琛强固敉甯允稱壯猷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
不勝總總過計謂兵有逃曠而不可問不有養癰之
憂乎餉委逝波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士猜
忌而不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君專而
任久兵之宜簡宜練固其素所規畫者餉之宜減宜
增固其素所裒益者將之利思利戚固其素所節制
者操之縱之慮無不可咄嗟立辦但恐自此遂無變
計則轉輸苦于不繼而球廣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

國者深長慮耳　皇上倚重樞輔無請不應屢奉
聖諭奏凱歸　朝煌煌　聖謨宜竟成功況地稱臨
敵時在防春一切舉動未可輕易伏乞　特頒溫綸
獎其前功更圖後效兵之老弱者汰之餉之虛糜者
清之將之疲惰者斥之俾轉輸不困於司農而征求
少紓乎民力尤樞輔衛　國之忠謨舉　朝之仰望
於樞輔者也奉
聖旨樞輔慷慨督師志切吞胡今未有底績何可驟
即召還關門重寄簡將汰兵清餉相機進止皆樞輔
之責即著速出任事整理軍務恢復防禦不得他諉

九

戶科鄒興治參方震孺奏
聖旨方震孺黨比熊廷弼失陷封疆削籍為民逮治
吏科黃承昊言邊事國計空虛有朝不謀夕之勢豈
堪持久兵多將寡餉乏漏卮司農方懷捉肘之慮而
海內已見皮盡骨枯之狀若守此而無變計數年之
後不待犬羊窺關方為大患又恐脫巾之戍卒斬木
之窮民皆是起而為我難者安得不為之寒心也職
謂必嚴核兵餉廣開屯田然後可以持久而其要莫
先於選擇將領蓋兵精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減
則餉省故曰練兵即所以省餉將得其人則一切練

兵汰兵彼自有勝算何煩　廟堂之上總總過計耶
工科虞廷陛疏今日第一著數莫重於當關第一擔
子莫重於樞輔年來兵餉掣肘棟將用人之際每推
誠相許恒不得其用如大將馬世龍人謂其魁梧體
貌似亦一望偉然顧昔日起家何績今日蟒玉何功
當時　廷臣率咨嗟相對虞不克任職留心潛訪更
聞嘖有煩言當此危疆呼吸千係　宗社安危非真
正謀勇相兼出人幾步者恐不足提三軍之命操閫
外之權此又成敗安危與樞輔相終始而何可不慎
之向者閻鳴春口舌任事旋以虛恢見罷至於勤

十

王仗鉞豈宜觖許淮陰人何必三麾並樹使權掣而
費糜哉
戶科薛國觀疏榆關何地今此何時一懈弛將畋
蔽而莫可挽回即撫道豈不欲極力整頓精心綜核
間節制無權動作有礙竊恐日玩月愒將師懷心於
戰鬬曾歲月之幾何堪此優游稽誤也○浙江道莊
謙疏頃年兵多虛冒餉盡侵漁甚至秉鉞者徒懷貴
官鬻爵之私登壇者全無枕戈待旦之志嗟乎是誰
司鎖鑰獨不為之寒心哉諸臣議兵餉職請議樞輔
之去留此何時可容貪庸剛愎之輩為之將得其人

然後可簡兵清餉於張韃伐而勒鐘鼎斯無負
皇上眷留樞輔之意耳
五月御史門克新疏自三路敗衄遼陽奔潰以後孰
有能戰者侈口進兵皆欺人惑衆以飾觀聽而所用
者守之一念也夫守則守耳兵多則不精餉多則難
繼時多則變生此數萬之衆聚之一關樞撫二臣聚
之一隅有此馭敵之法乎計莫若汰冗兵而募死將
也○御史李爍然疏云向者趙南星柄政有耿介不
阿屹如山岳其當年百折不回之槩真足以障狂瀾
而挽頹波為　國家柱石者頃　聖明乾斷起王在
晉等諸臣真可謂端方偉品足當明崇臣揆矣每内
臣子孰不首額稱慶乎
六月御史何廷樞題遼土且戰且守則樞輔不宜卸
擔故恢復封疆之寄重矣但彈丸草昧關撫並臨難
萬無不和之疑終作兩姑之婦似宜歸併責成使之
久任成功然後不負北門鎖鑰矣
遼撫在關每事不能專主況閣臣寵眷有加既不
能如督師之尊重馬世龍尚方在握又不能如總
鎮之威嚴斗城之中有三大馬督師足矣又奚以
巡撫為哉

兵科陸史獻疏稱大將馬世龍五載行間原無所竪
一旦　上方假以節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
兵於塞用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
討宜發憤殲奴滅此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己不
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著彌縫之術偏
工餉為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肥橐囊多
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千百之口難防矣兵為防禦
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為寇指揮唐堯通判柯仲
炯其被刦之尤者昔奴在千里今奴在几席將與軍
俱有狼吞虎噬之形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
有赴湯蹈火之勇何以籠蓋十五萬軍諸將領之上
古有街亭顯戮無損武侯之重樞輔操與奪而更置
之何難作諸將久弛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武官
在營下求安每藉朘削之利文士在隊中相鬭爭談
出塞之功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則亦河西之故
智已
御史張經題　關上馬草每草一束折銀七分兵得
其四官得其三銀皆橐橐而馬任倒餓弗問也從來
紙上虛兵以至家丁之占役各軍之買閑差遣之影
射種種弊端難以枚舉善乎職同官楊新朝關兵養

驕一疏切中關門之弊也○户科周洪謨題稱樞輔
當關三四年於茲兵徹兵徹餉竭天下之力以養十
餘萬之衆犂庭掃穴望眼欲穿而不聞一展妙算有
確然之議為剋期恢復計者樞輔受 皇上之殊恩
膺海内之重望無俟旁人贊決然職竊有慮焉一營
而數將十羊而九牧懦怯者偷旦夕之安以飽其腹
勇悍者增瞻顧之心而索其氣不陰不陽若進若退
夫奴酋佯而且狡我緩則彼故急我急則彼固緩而
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以墮其術中去歳航海既
窺要領今又發遊兵於甯前錦義之間事在必爭乃
按順一城一營未築而虜騎突衝茨毀不啻萬一奴
心叵測席捲前來樞輔自詡能踞得定殺得去否切
不勝杞人之憂矣伏乞 皇上申飭樞輔并撫臣道
將切同舟之誼各剖心捐軀有死無貳以報 陛下
至若樞輔自做樞輔事不得留熊廷弼為沾紫廷弼
自服廷弼法弗再因樞輔以解分職又不得不再三
言之者為 國家為封疆也○御史楊新期題稱甯
前數百里城堡幾何大師數萬屯駐何所兵即有之
當亦歸附遼民就食無數者耳可列之行伍見敵不
驚置之前茅衝鋒取勝乎如未也則當兵令歸士伍

習我戰陣民歸衆田事彼稼穡待機會未再圖大舉
無慮四百萬為國有按季取盈今遼帥馬世龍且噴
然 揩詞關前一任點查何驕套無人臣禮也夫
億萬億千花名非旦夕可竟年就疮痏甲乙分明
令珠連環轉則數萬化為數十萬各軍有信地分布
此數百里間當令監軍司帥諸臣各於曠野約日齊
點務期一日而盡以防冒名無數如官不足用則取
就近道府州縣精明各官剋日剋時勿相參錯勿謂
十數萬兵便可挾人以莫能稽核也○御史王珙題
稱虛冒莫甚於榆關兵多積老累弱十未得五戍卒
苦無安土之期客兵盡切故鄉之念稍有蔣息得不
為賊足矣安望其不潰散故今之餉已為關門消耗
殆盡若兵則力疲心渙未可漫言大舉且然望思去
正宜汰簡汰簡之法當分戰守屯為三等而糧之厚
薄即因之所餘老弱去之務盡則强者捍禦弱者國
圉疆場無一虛糜之人 國家省數十萬之帑從是
生聚教訓漸圖恢復以成目前穩著夫亦何不可為
而乃悠悠忽忽尚思渡河以人國僥倖也竊恐所關
重大慎無易言可矣昔職承乏華陽寺臣顧造語職
以關門之役謂為好大喜功行私罔上靡財虛 國

終必焚身職當心服之而卒無不驗固知為人臣者
果從封疆起念不為名利薰心則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矣
七月戶科陳序題邇來將帥忠勇無聞訓練罕睹即
飽食而不思圖報若此不益重其玩弛也耶目今海
警漸去轉盼秋高胡馬正肥防禦計將安所且奴非
無意忘情於戰者聞在三岔河一帶地方高築長牆
此其意欲何為一則扼我哨探使不得窺彼蠢動情
形一則欲長驅而恐西虜生心餌其后耳近門牆完
固一意西窺未可知也又有點兵十萬西虜逼郊之
説我閒戰守不能甯無恐哉○直隸巡撫洪如鍾題
稱榆關官兵自四月核實而後稱一十二萬有奇馬
騾四萬八千有奇每月該餉銀二十萬兩而四五
月加草折銀尚不在焉本月二十五日接閱撫榆安
性揭謂中後所軍有食野菜中毒而死者有因饑竊
逃獲而梟示者以至奴酋點十萬之兵傳於興水西
虜點數千之衆迫於近郊職驚怖不知所為惟有准
撫臣之揭具牘上陳而已
兵部覆兵科陸文獻疏云張盤失事於金州曾有功
實為內誘而奸宄之伏於蕭牆則海外之釁可慮揭
罕設防於沿海毛文龍正藉應援而成局恐壞於搜
亂則登鎮之釁可虞薊門為神京左臂各隘之設險
布兵豈濫糜耗而呰暫久已灰心新推人未叱馭轉
眼不慮秋高乎榆關宿重兵十數萬馬世龍受鉞登
壇如何隆遇而虛冒已經彈射凌厲更費調停諸將
不慮效尤乎此皆掩耳盜鈴上下相習為塗飾徒竭
四海之膏脂罔聞三方之結局此科臣痛切言之以
裹撻伐之一助也伏乞　嚴諭責成樞輔及該撫鎮
等官各抖擻精神力除疎玩至如馬世龍則宜痛自
策勵上報　國恩下終樞輔之知遇毋謂人言不足
恤也
兵科陳維新題稱職竊祿兵垣痛心於晉若馬世龍
過國知其必壞而職有知不以上聞如封疆何如縱
卒劫盜一月十一案而世龍內丁輒有七案四十紀
馬又百計庇護致州縣不敢捕若兵之患甚於苦
虜如此而欲使兵獲實用胡可得也又輕率收降以
致奴兵襍處致令探息颺去不思詐降奸細向來奴
狡惟此奈何慕納降之虛名而甘惴惴於內地不測
之變此之關係尤非渺小嗟嗟世龍縱忽若此貪饕
若彼才智既無一籌骸削已工百出樞輔一腔熱赤

志切吞胡初欲隆武臣之過以重事權不知房琯雅
以功名自負一用劉秩而萬有餘衆天下掠樞輔之
心而轉恐樞輔之心未盡白於天下故賊來既無足
恃不來而歲費十四萬之兵四五百萬之餉可再堪
一二年否今日出屯錦義明日出屯寧前入恐進逼
之虛聲祇為挑釁之實禍萬一興水之十萬果真西
虜之數千果逼戰法守法兩者安據職何得不中夜
傍徨願樞輔之早決成局也
八月吏科黃承昊疏云憶壬戌之春奴陷廣寧 京
師大震挾貲去 國者趾錯於途挈家還南者肩摩

十七

於道 主上焦心臣僚束手臨論予有制不崇夕之
勢此答景象宛然在目前曾我何時而遽泄泄若此
也我 皇上年來未嘗不以東事為悠悠特以當閫
有樞輔分樞輔所信任而依命之大將乃一馬世龍
夫世龍之驕悍奸惡屢掛彈章更聞其躭於聲色漸
成臃腫如是而望其斬將搴旗以禦勁敵不亦難乎
蓋舉 朝皆知其不可用而樞輔獨信之不疑或者
樞輔有獨知之契如蕭何之奇韓信也者但恐世龍
悞樞輔臣輔臣因以悞 朝廷祇自誤耳夫以 祖宗
百戰艱難之天下竟依命於驕懦之馬世龍而無更

變不以 國家為兒戲為孤注乎今日事勢如同坐
漏舟之中燒廬之下人人知其必危乃人人狃目前
而忘遠慮臣切為 陛下危之伏望 皇上自為社
稷計急與閣部大臣共商安攘之策無貽後悔可也
奴陷廣寧中外仳傐景象人所共聞共睹晉出鎮
關門旋修武備撫安西虜邊疆寧謐樞輔自請行
邊任用匪人兵虛將惰貪贖之風一倡貪緣之實
靡塞尚猶誇大以飾聽聞其寧免衆口之評駁耶
御史安伸題稱邊疆久淪奴患臣測榆關戎事 皇
上實一一委之樞輔即屢有指及馬世龍者而樞輔

十八

獨信其可使 皇上重嚴其責成則力去虛驕收斂
之習振奮秣馬厲兵之勇當不俟終日矣况奴之請
和最狡我之收降更愚儲邊才以需后勁實不可不
預閫馬宋時金兵引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
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此時而有奮不顧
身任天下之重如綱其人真社稷之臣也即以應金
甌之枚卜作禁中之頗牧可矣
兵部為營軍鼓譟奉
聖旨是便行與樞輔轉行撫道各官嚴查首亂梟示
其激變情節係何將領另行勘明具奏封疆之臣最

要體恤軍情恩威兼濟若非平日基怨豈得以馬乾
給發少遲頻起鼓譟以後有仍前播虛尅扣的樞輔
不時參處待秋防事竣樞輔亦不宜久羈於外仍移
住關內關外宿兵與各阨塞防兵衆寡酌發不得獨
少致有疎虞
鎮撫司為緝獲事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蔣名陽心光胆大
乃與其子出入監禁營謀叵測即其授受妖書演習
兵馬不軌之迹顯然著送刑部從重擬罪
大學士孫承宗題川湖兵極難約束四月中有前屯

十七

戎武營之紛譟七月以來前鋒遊擊徐旺報稱所統
川廣兵鎮前鋒道呼號兵松山參將楊應龍報稱前
武營所統南兵閉城門矣人報喬桓所統武中營係
去年招募三月抵關迄今未領一錢衆心傍徨仍作
偶語乞念危邊將餉銀立賜給發庶人心可定臣卧
病右屯扶疾以請○關內道劉詔報樊副將受兵
凌辱行李盡搶將官周鎮威忠亦被挫辱乞將見在
銀糧速為給發○戶部主事楊呈秀揭據前道報
川湖兵以索餉殺人毆將結隊不散蓋因馬乾二三
分之短少槩稱三月無餉非職全未結與也若不預

呈威疑職不逮全取禍非輕不得不一言以明之
軍中缺糧則兵餓死缺馬乾則馬倒死止缺馬乾
三分兵何以譟蓋樞輔急欲進兵兵畏出征藉口
索餉為逃散計而以為饑軍鼓譟則近於欺矣甚
矣邊兵之難御而樞輔之不度時審勢也
以張春為永平兵備僉事 志叛始也
春歷任至戊辰加銜久任詔事魏璫奸險充恃在
晉為本兵 召對面奏春忠再上疏糾參奉 旨
逮問反被其糾黨馬世龍茅元儀等陰賂言路攻
擊晉解任歸里春僅鐫秩三級旋加太僕監軍樞

二十

輔長山一敗春叛降奴代其上疏請和大為 中
國之辱
兵科罷尚忠題稱樞輔當關三年於此矣以為有罪
則數年拮据關門無恙也以為有功則恢復全局依
然未結也馬世龍何人斯但能飫業已滿腹更何
所求而不驕且貪耶據臣所見間殊有出入意表者
總之樞輔於世龍至此亦莫可誰何而信睚兵人所
傷實多其衆為之關事日壞兵則有兵索馬則有馬
耗其衆為蠹為將領者忍不足以結兵心威不足以
攝士志其衆為渙為撫道者肘掣而莫克展其抉見

異而無自關其忠其衆為媵可農與餉司爭餉中樞
與闖門爭兵其衆為訟衆　朝亦明知事之必壞而
苟且偷安亦明知人之不可用而姑倚以為艱其衆
為需夫然則奴來而窮於應奴即不來而窮於供
國家於是岌岌乎有困之衆其言路交章不啻縷悉
皇大帥近狀舉朝知之樞輔獨未之知耶恐樞輔他
日無以處世龍并無以自處故願樞輔之熟思而猛
省之也
工科顧其仁題稱東圉有事已八年矣奈何日日延
捱事事破壞揆厥所由馬世龍尚可一日容於堯舜
之世乎世龍名為大將軍實乃真罪孽樞輔意所欲
為秘授其指於世龍遂迎而合之樞輔曰此先得我
心者也而且為神授而且為意曬以故世龍全副精
神不用以練兵簡將而用以獻媚行私通身氣魄不
用以殺賊殄虜而用以媚人攫利指有所染即轉達
某可參將某可遊擊不難總戎而侵司馬之權意有
所營即託言某宜駐札某宜恢復不難置重臣於極
危險之地甚者總收降賊明留卧榻之虎狼鞭視中
丞瞻使同舟而胡越其他罪狀罄竹難書　皇上嚴
責樞輔如馬世龍必不可用即與尤世祿王世欽等
槩行斥逐將兵馬器械等項整頓料理件件妥貼其
再輕言恢復輕離門庭山海可恃無虞　神京亦見
震動矣
御史陳世埈題稱慨自遼左淪亡中外震恐　皇上
以閫外之寄推轂而授之樞輔樞輔以國士之知推
心而委之馬世龍天下之安危係之今樞輔之巡行
也餓兵所在紛罵告矣馬世龍終以屢　旨策勵留
矣夫兵而餓六月黃之解餉何居餓而罵數年來之
訓練謂何閫以兵而割參將之耳何止罵也閒奸弁
主使兵罵以要挾何止兵也且獨罵於樞輔出關之
夜巡歷之地亦罹浸以餉也猶今日歷中前明日歷
前遂明日歷錦右當此秋防督此悍卒奴有興水十
萬之報移駐瀋陽之報暗結西虜之報渡河而犯之
報萬一乘間掩襲如旅順故事驕悍貪冒之馬世龍
能統遊棍賄買之偏裨率二萬豢人塗馬之兵衡鋒
陷陣乎世龍恭橫凌蔑撫臣撫鎮已有水火之形他
日恐作元黃之戰此樞輔之入關萬不可俟秋防竣
事若足餉止罵已奉　嚴旨不敢贅矣
御史周昌晉疏稱職閱抵報見關上用湖兵因索餉
挺刃追道臣之門而松山杏山之兵亦復煽動樞輔

與撫臣疾呼請　命餉司再為給發僅得解散以如
是之兵而猶出關至右屯至甯遠謂乘其銳乎擊其
衆乎或移兵以就餉乎知兵之不可戰而第言進勦
以謝　中朝之口實士卒苦於暴露馬匹疲於道途
轉餉愈遠取數愈奢倘徉數月便可按轡入關曰吾
餉不湊乎也此其心路人知之矣鎮臣馬世龍驕而
且懦朘削無厭凡部伍中無骨氣者既竭趨承以奉
歎即有才力者亦不能趨阿堵以自豎舉　朝知之
而樞輔若充耳也或者期許之過慮傷知人之明且
繾綣之深內牽難割之愛姑為是隱忍不能共功名

聊與兵富貴乎不知縱縱入手相尋之成今日樞輔
之精神命脈已有不得自制者前之請科道出門點
兵猶是設語相欺今日聚衆索餉直以危機相扶矣
職故憂將之不能用也嗟乎玉關人老燕然未勒以
積老積苦之身處不進不退之地用極驕極懦之將
成非戰非守之局　皇上無徇情面以悞　朝廷也
御史汪裕題稱日者關餉告匱內外參差司兵不知
餉數司餉不知兵數以致解不及期給或非額而兵
譟一二先倡千百隨和環繞道門露刃結隊將官不
能行法惟叩首流血以求解散嗟乎如是謂之兵乎

不用之禦虜而更以滋亂乎如是謂之將乎不能以
約兵安望以平虜乎大將臨敵誠不可易第英雄之
謀畧未彰貪橫之形跡屢露何論有員　皇上之推
轂並樞輔節制之體亦為不光伏望　勅諭樞輔任
將勿一意姑容練兵必嚴加節制斯曰戰曰守有堅
而無瑕矣○順撫申用懋奏薊鎮自東而中而西切
營有三路有十二關口有一百五十餘處邊長幾一
千七百里先年督臣譚綸總理戚繼光之舊一一可
致倘循其舊蹟邊事儘可支撐條上吃緊八事曰酌
緩急以均調撥議舊餉新餉以示畫一撤回班軍以

勤修築哉南兵將領以省糜費久任將領以課實效
弭內盜以安其生寬徵斂以紓其力議庭馬戶以示
休息奉聖旨八款皆安攘石畫該部從長酌議具覆
前鋒營總兵魯之甲統領官兵於二十一日右屯衛
起行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俱於二十
五日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
船隻限二十七日作事差兵在二家溝催探並無
消息魯之甲見大船未到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
七八人不能多渡先發該協千總馬吉周守禎等統
領有馬官兵二百五十員名李承先發遊軍備張大

舉郝自演等統領有馬官兵四百五十餘名生員劉
伯鉦帶領四鄉難民二百三十名各過河先往耀州
總兵馬世龍於二十六日自右屯起行次日抵柳河
口見魯李二將已發兵馬過河隨差定武營都司張
邦才統領後勁左右并衛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前往
耀州應援魯李二將先於二十八日帶鉛砲手八百
餘名過河在東岸洲子鼎設備營壘結聯葦橋進兵
赴義難民周生員等數萬止候探丁至城便將叛將
奴賊擒斬及至耀州攻城奴早知覺烽火一傳伏兵
四起我兵旋散賊兵追逐到河魯李二將營未下定
草橋未成賊突至逆抗數砲手亦先亦手執內銃打
死數賊因泥水深陷頸中二刀而中一刀身中一鎗
而死魯之甲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
亦落水而死○大學士孫承宗奏關外捐探巡河陷
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
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著一力擔當督撫道將嚴加
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按陸兵可以程計水兵不可以日計水陸約期於
二十七日舉事水兵並無消息世龍料理如此焉
得不敗耀州非奴酋緊要地勝亦不為功矧大敗
耶○關內道劉詔查報魯之甲原為東哨接渡難
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兵部題稱先據傳聞樞輔馬鎮守率領兵馬渡河攻
海州等語本部看得今秋防正嚴西虜已甄肆挾逞
而奴酋又久蓄狂謀內地為急渡河之舉萬不可輕
動業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行馬總兵急宜停止還當
回至錦州講折西虜嚴為防禦去後頃於初六日早
據山海傳言馬總兵令李承先等領兵過渡自己領
兵西旋被奴將官兵盡行殺傷等情聞之不勝驚駭
夫在我戰守向來原無實着豈可輕動過河令挑奴
奴酋殺戮官兵致關大震萬一奴騎乘此兵釁則甯
錦等處能保其無虞而山海關城係於安危極重前
聞在關兵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合令總兵馬世龍
速將關外各兵急選精壯者多方調守關城加意禦
防務期萬全毋得仍前忽視致悞大事自干軍法也
巡關御史洪如鍾題柳河陷沒之故分明悞聽奸細
擒賊歸 天朝之語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乃不度彼
己不審進退貿貿輕渡直趨耀州欲僥倖以掩其不
備而不知已落奴彀中矣以致伏兵四起豎兵在前

大敵在後狼狽失措張皇奔北半為遠殺半為淪沒
如驅羣羊以餉餓虎其悲慘憤懣可勝道哉夫邊事
之不能進戰也人人皆知之人人皆言之即職叢者
關門師久餉窮一疏亦有毋張恢復之名毋忘固守
之實之言况屢奉　明旨申飭而竟不遵也頃職在
關門樞輔自右屯遣職書職因勸其入關更以重臣
處危地恐非所宜為囑蓋以兵不皆精壯堪用而布
置遠地備多力分嘗屬可慮故職簡汰兵馬疏中曾
及之且關其人心不和事權不一上下相掣彼此相
忌又有西虜挾賞往往於肩前名處作梗正恐奴來

獅限不足力不能支奈何以不求而自走延而走師
損威虜益生心前進甚於旨雖云馬世龍使留之甲
等為之兩之甲原守右屯旨也樞輔之駐右屯亦匪
朝夕豈其無所商度而一旦為此無田單復齊之力
類馬謖自用之愚其敗宜矣
遼東罷巡按邊事總督巡關稽核關隘此疏深切
著明其言遼事不可戰與晉言膽合樞輔璧頓己
三年矣戰而且敗當經撫潰敗之餘便喙晉之不
戰此時何可戰耶晉在關人心和事權一所以保
守殘疆漸圖恢拓癸亥以後關內外另是一番光

景矣樞輔身在右屯魯之甲由右屯差遣失事而
諉罪將官何其無大夫之氣也
兵科李魯生題柳河覆沒羽書旁午樞輔有疏鎮臣
有報槩其指歸只一回護道路所傳有劉伯鏹者報
稱四王子住在耀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遼民
既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
以為撒手之局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
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
無敢戀戰有言喪官兵幾萬好馬數千者我氣既喪
戎心必起　天語煇煌炭炭乎有一重門限之慮乃

東方之禍害愈甚樞輔之告府愈急誠何情非人情
而乃病至是耶○工科陳以義題柳河之役樞輔
當我兵新挫之餘人心未定之日宜竭股肱之力濟
之以忠貞成敗利鈍生死付之天命人情不平則奮
奮奴之計陷我軍營　天朝樞輔得無有奮心乎
事有弗如則恥逆臣永芳中華無有與之角者樞輔
得無有恥心乎巖關安　神京亦安即樞輔之廬舍
亦安不然退處何地急欲卸擔保全於一身得矣而
以大事避人即寢食必且不寧而入里亦覺無色顧
樞輔憬然動念也○戶科吳宏業題馬世龍徼功失

事樞輔特疏參之諸臣屢疏劾之恭有 明旨差御
史從實勘明具 奏以憑處分忽奉 溫旨諭以不
必以小挫自阻且望其嚴備禦而益前愆噫是不惟
樞輔將任偏聽悶悶昏昏俱被世龍顛倒併令 廟
堂之上威命靈爽反反覆覆又被世龍顛倒矣夫封
疆利害不論所失之多寡當論所係之輕重使奴衆
乘此敗蟣渡河而西長驅直搗則銳氣先喪風鶴皆
驚不知誰為堵截誰為應援世龍之肉豈足食乎而
但謂之小挫可乎但樞輔素偏護世龍已知其神氣
俱銷號令不行無能為矣尚望其嚴加備禦使奴酋
闕之不暇我 中國之無人一至此乎噫[illegible]下
明詔著令世龍暫解兵柄聽勘明處分斷不宜濡滯
不決再貽疆場之誤也
從來武弁作用無有如世龍者反覆顛倒任其簸
弄總由虛兵尅餉線索通神邊事大壞實自世龍
始
貴州道張樞題職見樞輔有哨將巡河陷沒一疏不
覺驚汗浹背毛骨悚然因嘆關門事急矣大都今日
之計守關為要須設重兵於此以為堅壁固壘之用
其甯前錦州雖不可虛無其人亦須斟酌量移不可

使前出而後空也至於軍中糧餉絕不可多積遠地
以防藉寇此關門根本之慮而遼瀋已事之鑒也○
貴州道楊春茂題鎮臣馬世龍等纔一渡柳河而覆
軍殺將慘不可言樞輔之能已見於天下矣恢復謂
何以臣愚計必毋嘗試毋掩襲凡甯前甯遠處處練
兵處處積餉且耕安插遼人以固吾圉結連西虜以
繫戎索纔可以雪恥除兇繫奴酋之頸此戰守之機
宜所當早決者也○湖廣道溫臯謨題經鎮兩臣急
於邀功覆過以 國事徼倖今舉 朝皆言樞輔宜
聽其暫休馬世龍宜解其兵柄矣然舉代甚難計不
得不責問於樞輔數年綜覈夫豈[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代世龍
樞部與廷臣參定之尤愈於局外之傳聞也
樞輔胸中只有一世龍既謂其當休人何必問
兵科羅尚忠題竊惟樞輔誤信馬世龍 朝杞憂
無已而樞輔寵怙不衰今亦曰世龍失事有罪乎曰
任用非人有罪乎訓練不足剋削有餘饑兵質子矢
以為飧則無過河之料舟楫不備結營東岸而喧饒
於河凡四晝夜敵安得不乘其疎則無過河之算前
鋒之將先期而寘行水營之船後期而不至誰制閫
外號令安在則無過河之律且發營兵且發降卒袛

因彈射交加姑欲殺降當賊襲功掩罪以塞人言則
無過河之志總之世龍之罪不在輕進取敗而在多
方掌蔽任意貪橫全無報　主之心樞輔之罪不在
誤任匪人而在徇私庇奸養虎貽患釀必敗之局則
今日併差御史勘明誠不可不詳核其實也○雲南
道楊維垣題用兵之法要在審勢不謂任邊事者乃
領寘蹈之一何醉夢至此世龍言隔河而行何以忽
踰河言萬無一失何以不應其口草草而往留貿而
去是何算計不意　國家敲骨吸髓之餉止養此無
用之兵樞輔所達衆深信之馬世龍仍只一無能之
將而　朝廷上所倚之為邑為將兮見吉公若亦作
此等成色也平時談天之藻吳鉞之斬且一切高閣
東之步步行實地上行件件擇緊要處做日日切慮
亡之懼隱隱指恢復之甚亡羊補牢未必為非策耳
○山西道劉洪光題職邸報中見東巡歇決一事不
勝甚駭而且歎也聚十餘萬之兵費千百萬之餉從
未見斬將搴旗有一勝著纔一採足即遭覆卿此時
將何功圖之何計之從也惟是急採賢良需次大用
而夾袋之商儲之彥羣議鮮推轂之英此其故何也
年來門戶操權異己即黜所藉以居要而任重者非
其故吏即其門生所稱矯矯力持不隨風逐流者幾
何人哉職以為　賜環諸臣宜擇其聲先而望重者
即當推用當此　中外多事之秋或亦任賢圖治之
一道也

門生故吏等語深切時弊迄今十餘年邊事用人
皆係一脉稍立異則斥去矣

兵部題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門
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役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
師以歸豈二弁隨喪數萬又何糧餉未聞報減也宜
聽經臣從實核報以憑查處奉
聖旨上年減汰兵餉以八月初一日今始見時汰兵
報十一萬七千今報見在數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
其餉安在便著巡關御史從公覈實於五年分逐月
清查扣算明白毋使內外互爭有誤給發
順撫申用懋題臣莅任以來三月於茲邊備柳河失
事恭閱　皇上有關門止隔一重門限之　旨臣仰
天而歎曰思深哉其殷鑒乎於是星馳到彼登高涉
險備歷諸要害相度形勢或謂依山依海關門誠金
湯矣而關外一片石獨不有間道乎臣謂一片石形
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可也內窄則寇無可

掠必不敢入入則黃土譜口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邀
其前而關東鉄場堡兵截其後入則當立殲之盡耳
虎豹在山真有萬夫莫開之勢焉
人晏一片石愚謂虜必不由險地入則囊中物耳
此疏得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紹徽題柳河之役冒險失利大
違軍紀事若濟則以恢復張皇事不濟則以哨探藉
口合違御史徹底清查纛 國憲於既往懲風弊於
將來查得御史練國事雅負精忠兼饒幹濟堪以差
委伏候 命下令本官會同巡關御史前去將失事
三三
情節從公查勘回奏
毛文龍獻俘解活虜七名稱中路逃去二名行至廣
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朴臣楊文岳言俘
虜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
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候史陝昝生既不
重死亦不戚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不報
聖諭朕惟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
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
申至諄切矣念目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
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

寵異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
病卸肩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
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
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
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
迨三尺莫逭復百計鑽求其最甚則有周朝瑞十日
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
文言內採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
慕嚙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人安問 祖
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
三四
置之於理頃八月二十一日於文華殿召講臣卿等
五頁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
日此廷弼所作掩飾詐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堅髮
切齒此蓋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敢以流言
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
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況屢經言官部與治門
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於章疏再四詳繹宜亟
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
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
著便會官速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

之戒特諭
刑部奉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著傳首九邊示
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著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
即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蹤跡一併嚴究
不饒
時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蔣應陽乃徼獲奸
之賞而廷弼之死速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四終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莅纘甫較閱

乙丑九月兵科王鳴玉題職接邸報樞輔哨將巡河陷沒大將調度失宜一疏慨然廢著而歎語同官疆事破壞一至於此夫馬世龍武夫耳智以利昏貪而弗檢此不足責不幸而敗則死于虜幸而免則死於法此不足惜獨是樞輔何人封疆何事乃偏聽養奸致有今日此則昔人所謂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任者誤大臣者也夫世龍之必無成也中外知之樞輔獨不知諸臣屢言之樞輔獨不言即我　皇上未必不心疑之猶優容之以觀其後而樞輔倚言而不疑夫督師一官非　皇上設之樞輔自　請之也鼎閣重權則攬之已殘局敗著則推與人此君子所不為但以衰殘為辭罷去塞責何以答數年特達之　主眷而謝中朝沸騰之物議乎大抵樞輔之在行間名為慷慨實已狼狽堅於自信闇於知人始養世龍為驕子前掣後曳明知其倚叢營窟之奸縱聞人言如充耳苟且糊塗覬幸為覆罪蒙功之舉樞輔曾有言曰舉世不念堪憂臣今則曰樞輔不念舉世堪憂夫無事則便其身圖而有急則僨之以　國土此武夫之不忠者也

刑科蘇兆先題臣聞朝氣銳暮氣惰衡風之末不能起斷蓬其力弱也樞輔一疏再疏輒云某處置兵某處置物臣歷幾防臣事漸畢並翻然動歸想于是語語酸楚言言苦病此時形神不東而關門即聊且塗抹已忽然有離披不振之象焉又其後欲辭不得欲歸無路情迫無奈遂言出關言渡河言兵飢言兵變語語張皇句句憤激對人成怨觸口皆恚此時關門真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其景色始結為泛然莫主潰焉欲決之形雖無俟今日而識者已憂其必有今日久矣彼如渡河東哨是何等事不聞有一毫精明約束不見有一段激厲威稜止惴前叩嚅數語聲氣不揚旌旗削色其何以壯軍聲作士勇而欲其不敢得乎願樞輔整頓末路以性命身家當此危關勿快焉神茫意亂而以危關為孤注也至諸臣從長計議自不可緩蓋昔之難代樞輔者非直以代之難其人直思昔誰代受功誰實未成而代受收功今誰代受罪誰實必敗而代受實罪不知此從樞輔起見不從封疆起見也失律喪師不可謂無大罪即可定樞輔功罪輕重之案便可定　朝廷恩威輕重之案矣

御史曾應瑞題自樞輔之任馬世龍也約五部大巽歸其節制世龍亦儼然自稱雄長號召諸軍在樞輔且不啻干城倚之腹心置之莫無奈世龍貪而且狡庸無且懦威不立于上而令不行于下至大將長偏裨偏裨長士卒烏散獸駭莫可收拾勢不至覆軍殺將不已者今復何如設問誰司約束而令至是世龍應得何罪耶如謂其可堪策勵轉敗為功則世龍不過一席寵怙貪昏憒無知之徒耳世龍納賄營私比匪罔上中多羊頭犬尾之輩豎珥貂蟬自少鷹揚虎賁之雄不堪粮策以故世龍用諸將則諸將畝是世龍以諸將徇以振輔用世龍則世龍收是樞輔以世龍徇逃相徇而逃相敗將以閫家徇是役也豈徒料敵智短大類金注之昏乃由貪功庇忤安希啟袴之子故樞輔久駐右屯無非進取為謀要皆世龍倖功一念悞之令決裂至是可輕縱乎爲一奴賊乘勝猶入甯前一帶風鶴皆驚山海關况丸難封雄縱食世龍之內竟闒無並即令之堅壁固圍為贖罪地則敗軍之將令愈不行軍心滋玩勢難圖矣是世龍宜以軍法從事革職聽勘除議正法追贓者也

兵部題關門兵餉虛糜營伍缺操臣部虛之久矣今

當秋防戒嚴西虜挾逞乃不綢繆山海以實根本保護甯錦以固藩籬輒欲過河以驚恢復之虛名衆論皆知非策臣部前已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諭世龍莫其中止促回錦州未見回覆而兵將陷沒之報至矣第兵馬將領存亡數目尚未明報應行巡關御史會同該撫委嚴明司道查勘的實以憑參處夫中樞與在關文武諸臣表裏封疆之責須外間關白同心共圖全勝今輕師東渡臣與撫臣不一與聞豈當事于局外視飛檄為故紙今臣言不幸而中矣為鎮守者可仍泄泄而誤封疆哉伏候

聖裁奉

聖旨關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河事一無帆遭陷沒大貽國恥反啓戎心深可痛恨你部便馬上差人速催新將楊麒等及總督王之臣星馳到任仍移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亟修戰守實事毋務進取虛名至於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儆備中外同心共圖全勝不得徒托虛言其失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速撫喻安性為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逭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諉於不知姑策勵供職悉心防禦候勘明處分

○諭安性著改推用
楊鎬三路敗衂所喪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
名今以十二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鎬之喪師
更甚焉一筆塗抹以欺 朝廷 國法可逃此心
何可昧耶
工部主事門洞開疏云年來只因帶罪二字斷送封
疆覆欺今日尚為情面一言賣玩法紀今日言清餉
明日言清兵兵餉誰清進不成功退不成守戰守無
據議論多而成功少徒滋紛爭黨興盛而主勢孤莫
破錮習食毛踐土不思報 朝廷之恩借豢養交推
知使身家之計態忍視世頹成不存不恤情形詭詐
萬狀漸見若醉若狂景象勢極重而難返法屢伸而
輒弛即一可以例其餘矣○浙江道御史莊謙疏云
東事至今日而極矣終日言兵不計兵之可以戰可
以守終日言餉不問餉之糜于將糜于兵無故思徼
倖以成功一遇小敵輒干戈之不任而枕尸之相接
天下事尚可為哉
刑科霍維華題稱自古閫外之寄專畀一人未有一
權而兩操者古人文武出于一令之人即遠不逮古
人文武并用可矣何至文與文搖大其柄武與武衆

五

制其權如今日乎遼東之壞己事昭然炯鑒不遠關
門近日之事不幸復類前局四載綢繆一時捏衂亡
羊補半因敗為功正在根輔自為策勵既萬不可聽
其去惟有裁閫撫一員耳閫撫裁則三軍之耳目心
志并萃于一人前後之功罪禍福慮切于一身翻然
振起之氣象武可再見也至撫臣喻安性義當分遇
事非專制與其兩存之而開推諉之端何如別用之
以收桑梓之效也 御史倪文煥奏傳
聖旨夏之令極誣毛文龍裁餉封疆差官逮治與世
科冒濫兵餉爭送鎮撫司追贓
十月工科楊所修題稱自遼瀋淪陷以來於今所自
京以經撫不和敗以文武意進取以閫外議戰議守
荊臣祖左祖右卒致撫將俱成畫餅焉而終敗頃者
柳河之失又以欲倖功掩罪而竟至沒將陷兵大為
逆奴所竊笑覆轍因歷歷在也夫知其所以敗則知
其所以勝也往者經撫並設勢可相軋各所轄將士
不無偏向而在 朝之人情又時有向背人人代為
兩人立城府即以父子兄弟為之不相謀矣從前屢
屢僨事豈容再誤望 皇上與閣部大臣商確閫外
似宜止用一人以經畧銜兼巡撫事語云用人勿疑

六

凡道將等宣聽其揀擇委任併力同心從新做起如
理家事者然度可望桑榆之收矣
吏部會推經畧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欽點高第〇
高第薦職方主事徐日久為軍前贊畫〇賜高第蟒
玉銀幣經畧朝鮮
巡關御史洪如鐘題稱關門重地全以事權歸樞輔
矣然關撫之設正樞輔所為運指臂而賴緩急者職
歷榆關時曾問邊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
敗今樞輔撫臣固稱一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
異同若任樞輔似不必用撫臣用撫臣似不必煩樞

七

輔凡部臣鎮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者此際所慮為中
權不一者也如柳河之役撫臣謂絕不與聞意自見
矣至諸弁中國多意氣相戕惟是委署者無以信任
使氣勢而部陞者又以資授薄虛御各不相能進也
腥飢即前日飢軍鼓譟斂以羣卒淺未將而同事者
或擁兵而不救或緩頰以示恩豈非相顧相忌之一
念與是居平原無同袍同仇之風臨陣定無必勝必
克之理故渡河之舉纔一動而立見敗衂豈所謂胸
有成畫見而後進者耶既失虎豹在山之勢又動風
鶴草木之驚宜何如振起者亡羊補牢此其時矣

巡按直隸御史焦源溥題稱職巡至北平抵榆關轉
石門而西見　截東一帶編民車戶為榆關運米運
金運草運豆運器械火藥而逃累者十已八九以為
士馬何如騰壯軍伍何如精嚴及至關門則軍丁蕩
遊無所繫屬諸將領半多驕縱城池守兵俱弛祇有
山石邊所編居民列為鋪兵執干守垜而已職見之
不勝駭異緊要一關很須如是尚敢輕率出兵徵倖
於萬不可得之功哉柳河之衂所喪者挑揀之兵馬
所須者屈指之猛將落膽驚魂又似三年前光景關
係豈渺小何以平常視之也至於事敗互相推諉職

八

不能為運籌諸臣解也撫臣對職曰此事可成守覺
不難此其中或自有妙用非職膚淺所測倘不更易
一番當調洗滌一番腸胃振起一番精神關門事本
可知也則守亦豈易言哉奉
聖旨關門情狀遠本說的其真以後着力加振飭務
保無虞〇十四日樞輔孫承宗請告回籍
職方司主事徐日久疏切見山海關總兵馬世龍本
一市井庸徒虛有儀貌總戎不為不久我　皇上使
以是鎮在念悉心委任竭天下之物力罄　累朝之
積儲賫運轉榆至於九邊調到家丁類皆各處將官

畜養健兒選十得一糜費国頓有識寒心今試問世
龍此曹安在營房安在器械馬匹安在柳河之役自
動自靡然則平時所為訓練安在偵探安在鞘鈴身
畧一無可言三年以來道路流傳惟有貪淫驕縱諸
狀不堪聽聞不可殫述第我 皇上矜于使過亦既
屢屢策勵 嚴旨世龍顧罔罔自得無戰兢恐懼之
心而益務旁蹊曲徑之術平時無一善可稱據法無
一毫可恕若復優容冀其後効雖上之 聖意淵遠
而下之觀聽混淆即經畧新猷亦似難于展布臣晝
夜思惟不能已已按祖宗成憲凡守邊將帥與賊臨
境巡哨之上失於瞭望以致損軍者處得何罪依修
處置不少寬假 國法既伸公論始暢必能使人心
震動邊務肅然若以五防勞叙墨跡未乾亦應令其
解任聽勘即令楊麟已至臣雖未識其人度朝氣新
銳必能奬率三軍旌旗改色彼此虛心可用商酌若
馬世龍短長已見臣若冒昧與之同事懼再參封疆
不勝憤忿斷斷乎以此舉為贊畫先著不然臣豈求
多于世龍者哉 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況封
疆所係不小徐日久如何還聽妄奏搖惑軍心且詞

九

語散慢甚無人臣禮著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誥命
柳河之敗 朝廷震怒馬世龍待罪聽勘不得不
孟圖營脫疏中益務旁蹊曲徑一語觸其所諱故
雖以新經臣力舉隨行贊畫之官遽罷削奪欲借
此以箝言官之口云
御史袁鯨疏稱年來為一塊邊土尺寸未復而中原
民命脂髓久枯在事諸臣惟有愛惜金錢刻求實濟
為當關第一義無仍效樞輔悠悠歲月浪擲金錢幾
以 國家大事坐誤于冗員貪弁之手也
自贊畫徐日久明指馬世龍之罪疏入即削貪弁
之氣衰矣經臣高第請裁馬世龍之權反嘱優容
經畧之體傷矣嗣是無人敢指斥者袁侍御紫宸
數言切中肯綮樞輔用人誤邊防而壞 朝廷一
至此哉
御史洪如鍾奏西虜要挾奉
聖旨西虜挾賞歲費至二十餘萬仍欲復來要挾皆
因處置失宜有名無實便行與經督衙門責成王牧
民相機裒益早結款局仍嚴修內備以消窺伺其戶
兵二部額銀務要按行給發如故意稽遲致滋多費
聽巡關御史參奏以失誤軍機論

十

經略高第題榆關捍蔽　神京防禦宜急通來糧餉
虛糜營伍不實又以渡河取敗益歷宵旰之憂　特
旨另設經略重臣總理微臣自本兵出鎮　賜上方
劍一口豈非欲臣彈壓文武為封疆討戢職家頗送
竊聞其槩武官剋軍糧貪肆不檢者十有七八文
職侵剋官銀私折糧草者十有六七律以軍法極重
者當正法少輕者當細打追贓罷斥究遣臣欒人也
所統轄者父母之邦必請　旨中明然後法行而權
不褻庶無負于　簡書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時榆關貪冒之習牢不可破雖實被成經臣之疏

十一

有明徵矣
甯前兵備袁崇煥揭據管錦右糧屯通判金啓倧呈
照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衝倘收兵退守既安之
百姓復罹播遷已復之封疆反歸夷虜榆關內外更
堪幾次退守耶呈詳到道據此為照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廳官安有不
守而撤之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敵以弱非但求
奴即西虜亦輕　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
自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搖動甯前
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閣部言

讓之又讓至于無可讓而止今只擇能守之人左輔
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此城
大于右屯然稍緩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
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將之做法以為哨探之地此
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虜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
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
自便去也
柳河敗衂風鶴皆驚已復之封疆便思退舍袁道
此揭亦有氣槩未可以人廢言也袁與樞輔一心
此心終不可欺乃曰哨將巡河失事耶

十二

吏部會推兵部尚書王在晉王永光黃克纘張鶴鳴
欽點王永光○閻鳴泰陞兵部添設右侍郎署兵部
印務○經畧高第請餉奉
聖旨額餉三十萬着戶部作速措解以便軍前給發
其另請募兵犒賞之需着戶兵二部湊處十四萬不
得遲誤○王永光疏云會推大臣有正有陪幾經銓
部之推敲參以僉同之衆議先後較然不可易也中
樞居中調度厥任惟艱自非久歷邊陲曉暢兵事者
不與此選惟茲爪牙喉舌之司宜得緯武經文之佐
如王在晉之英敏識力十倍于臣輒敢循例疏舉以

代伏乞　皇上念茲四郊多壘　欽點以膺斯任罪
國幸甚
在晉見忤于魏璫頻推不用始推冢宰點崔景榮
二推兵部正陪俱不點三推經略點高第四推兵
部點王永光五推左都點周應秋六推工部點董
可威七推兵部點馮嘉會八推兵部疏無崔呈秀
而傳　旨用之正推則點陪陪推則點正或正陪
俱不用其受抑于璫甚矣而孰知不用者乃所以
全之也
十一月吏部題爲危關失事致厪　聖懷敢申用人
之議以圖萬世之安事文選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
尚書兼大學士丁紹軾題請　命六部九卿科道各
舉所知堪任經畧邊撫及邊道取之兵部等因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良爲國至意朕心嘉悅今封
疆多事經畧總督宜夙儲待用該部向來但徇私情
不以國事爲重如兵部侍郎原爲經畧添設只朦朧
推舉臨期竟無一人堪任緩急何賴今後樞貳邊撫
務要慎選邊才以備經督之用毋得輒行遷轉以致
欲用無人即著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吏部斟酌具
奏責實一節尤且時弊各衙門凡差委必待事完奏
繳方准叙升未完者加銜久任各倉口出入存留戶
部精核實數奏覽其餘的俱着各該衙門一一如議
着實遵行者具本覆奏如或仍前怠玩視爲虛文的
聽該科指名參來處治欽此遵照　明旨發單九卿
科道諮訪各舉所知去後今該各衙門陸續開送堪
任經撫邊道職名前來相應彙題并保舉姓名疏上
請等因案呈到部除復加斟酌外臣等非敢謂天下
文經武緯堪任邊事止於如此數十員亦非敢請九
卿科道精核嚴舉搜盡天下之奇才第來之以功令
則舉薦不濫加之以連坐則遴選必精臣部上遵
明旨下據輿論采得百有餘十員俱與部堂院及各
官詳加參酌今止　擇得備任經畧以下邊道以上共
二十五員俱堪以次推用如别有的見實迹堪寄封
疆重事者不妨續請總之以臣子至公無私之心上
承　朝廷用賢圖治之意使見舉諸臣超絕塵世之
譽專閫帷幄之算事變以日練而彌熟韜鈐以日究
而彌精將真才畢萃于　廟廊而恢復可收于邊塞
矣計開備任經畧尚書二員見任南京吏部尚書王
在晉（保舉官十二人）四原任兵部尚書張鶴鳴（保舉官二十人）奉
聖旨諸臣既公舉准備不時擢用

登撫武之望題旅順為三方扼要之柾斷不可不守
旅因其地懸千四山之中無險可憑故向來守之不
能堅耳今登撫官兵竭數月之力躬胼胝之勞業已
就工則春夏秋三季可以駐兵無虞惟冬月虜騎可
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運居皇
城島亦無不可者此臣等之愚見即該部覆疏亦謂
許以為然矣惟東鎮近日疏揭屢屢及之既以為其
地不必修又以為冬兵不可輒動稱別有調度另有
方畧且請其年可以屯牧兩年可以計復廣甯駐兵
三岔河崖刻期恢復遼瀋果爾則收拾全遼易于反
掌旅順真不必脩而冬兵信不必撤矣今狄閣任
之而不疑登兵必盡裁之而不用則區區二千餘
能保其成不能必其用能設其險不能專其防是在
廟堂亟定所屬無復使為築舍之謀也
旅順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難以
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運奴隔不可據乎據而固
復復而遇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然則脩工
爭奴而設矣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徹此
為守旅順卒致內議交訌海外之功不成邊臣謀
國非心虛而識達曷能勘定亂畧乎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撫武之望題旅順
漸成可守該部覆云順撫臣以張叛之節制屬登而
為頌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為經費籌科臣王
夢尹臺臣汪裕亦總總難之科臣李嘗生又切切然
急之夫文龍者以為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
則誣也以為招撫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為奴盡則不
可少兵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又乘部題之改屬
以擠其棄可無問也其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
其餘信地悉原餉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罪罪止援
進聽該鎮自行軍法○毛文龍解俘夷二名有　旨
已告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題恍自壬戌河西罷
陷軍民潰關而入者二百八十萬人關門不閉者
經四晝夜關前西虜充斥塘報道絕幾無關矣
廷推經畧無人肯任再推以及于臣臣拚命願往
先帝喜動　天顏臨軒授鉞亦　命臣行臣但知
有　國不知有身也于時收拾潰卒結隊守關
身無片甲手無寸械從新做起夜以繼日臥薪披
棘艱苦萬千數月以來百事有緒西虜受款後收
拾關外三百餘里殘疆五城二十七堡復歸版籍

東至朝鮮西至白彥諸虜皆受臣聯屬長安中函
書往來不絕並無一封書帕進京部道將領亦嘗
深己奉公恪遵禁約立定腳跟做成硬局為　朝
廷撐持世界故歷臣任內所首兵餉頗多所費
帑金最少是時著著皆真事事從實並無虛兵虛
餉廷臣交譽並無一言指摘即樞輔孫承宗行邊
復　命稟稟萬言亦悉擱臣之勞憐臣之痛再疏
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之褒有意重守關為舉
朝公論之語以暨敘防一疏謂臣心量確切綜覈
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拱關于奔潰之餘其確然不

十七

拔之氣自是名卿則樞輔未嘗不知臣也孰知就
裏機關使為史變奉　旨將臣　召回旋改南樞
臣不知其說或以為好事者巫罔進取欲攘己成
之功而臣審時度勢終未之許也無故　召還為
臣厚幸然從此而成局忽更紛紛多事矣彼馬世
龍者何人乎其人一妄男子耳塊然血肉僅能食
粟見敵則心驚乘馬則鼻衄巧計惟工窺瞷深心
一味逢迎淮陰之後未有築壇登拜者自世龍始
兵馬錢穀悉歸掌握生殺予奪全憑指麾兵不宜
遠發遼陽廣甯之覆轍具存乃分發各屯而耳目

不能及矣行伍虛實不能稽矣東奴勢逼綫于東
防西彥受欵偏為西守將士習于偷閑軍兵怠于
操練武場之草棘蒙茸軍營之伏甲朽鈍名設千
人實無數百暗扣虛糧明行餽送諸將設立常規
各營皆生弊竇屯田籽粒抵作兵糧扣除折綵開
屯祇盜私囊司農何曾減餉買馬銀數至三十二
萬妾宮黃明臣駢存諸各置一美姬送入世龍衙
內并鋪馬價安問襄蹄午後即排筵設樂飲醺酒
弄婦人以消遣時光何暇計及軍中事務比至物
議沸騰言官糾劾輒圖借功掩飾無端發兵過河

十八

以攻灤州兵頭奸細劉伯縉誘兵之計遂至兵臨
城下賊奴鼓掌大笑投入陷中任手屠戮殺兵無
算借我李承先魯之甲為臣所用之健將身膏草
莽湮沒無聞猶曰哨將巡河失事吾誰欺欺天乎
柳河失事報聞　先帝震怒立　命二御史勘問
紀綱肅然皆謂世龍不保首領乃捐金買命賄賂
通于　輦下賄入即曰世龍無大失贊畫徐日久
明目昌言立行削奪巡撫喻安性心抱公憤則曰
如何放砲閉門黃金有靈是以白簡無色最可怪
者初罷世龍回衛旋改世龍回府復令隨　朝威

頒　寵賚錫之　誥命俊囧公論難容給假歸里
孔方作用善能變幻若此奸臣受世龍之金曲庇
世龍不知此非世龍之金也乃海內敲脂削骨杖
頭血比之金也自柳河敗而錦州右屯大淩河三
城費多少金修葺者擺設完備盡為虜距且贈海
運艦檣數十萬以藉寇糧食我之食攻我之城至
于兵連禍結醜虜無已柳河勘案未成而奉　命
之勘臣先削消磨前件大話小結世龍一人耳始
何以令人愁繼何以令人喜始何以明討其罪繼
何以嘉賞其功豈關內關外尚存殘兵五萬八千
為世龍之功予大金擁之兵十三十萬金賂則有
臨敵則無　天語煌煌不爽也以為戰沒乎則當
問其喪師之罪以為虛排乎則當問其從敗之罪
舍此不問而糊塗了事成何法體臣嘗為之說曰
廣甯之陷邊疆無兵馬　朝廷尚有紀綱柳河之
敗　朝廷無紀綱邊疆亦無兵馬當甯遠之被圍
關門無甚兵卒以至欲援不能欲救不得此以人
國為儌倖者也　先帝灼知關門兵虛餉耗乃遣
內臣鎮守專核兵糧內臣出而事權掣肘軍律棄
捐降志通夷惟圖封拜于是四裔聞風思侮高麗

被俘至之兵西虜起背盟之漸部令色令與奴締
姻欵事因而遂壞用人之失流禍罔極向慮臣之
有言結連崔魏多方阨臣之進比臣進而奸弁若
喪其魂魄乃陰使多財多智之茅元儀潛入長安
輦金三萬多方媒孽必欲臣之去中樞解兵柄而
後諸奸乃即于安益元儀久居山海大壞邊事向
與馬世龍狼狽相依即其善鑽善諂高明每為其
所惑而其毒心毒口忠良屢被其所傷元儀一人
長安海內遂無良將茅山人之見剌于言路邸報
中纍纍見之猶不臣形斂跡魍魎魑魅見於青天
白日之下營求不遂隱畢合沙大臣之生且也人
不見金者也渠雖家比陶朱不能動臣之一斛以
朝廷寬樞之大臣而儉夫小輩敢以讒鋒害樹去
其所忌敢以黃金白鏹結其所歡是明與奴酋為
奸細而與盜賊為腹心無將亦甚矣內賊不勦外
賊何由得除伏祈　皇上大奮乾綱將馬世龍行
撫按衙門遞送法司正其喪師之罪仍將茅元儀
革去副總兵虛銜　勅五城御史遞解原籍湖州
府責取收管禁錮終身不得潛寓南京陰謀不軌
其餘黨在京令緝事衙門密訪盡數驅逐庶奸宄

潛消而公論亦為之大快矣奉 旨覽奏知舊總
兵馬世龍敗壞東事幾致不可收拾深可痛恨爾
兵部即行該撫按衙門逮送法司究問治罪茅元
儀已有旨了 戊辰五月
馬世龍大敗于柳河財賄之結納權黨之彌縫竟
不深究晉任中樞深憤債帥之壞邊事也遂有此
疏大觸高陽之忌以來吳玉之攻玉兩任高陽隣
邑托身門下者也
上傳遼撫奉旨裁革喻安性即當謝事聽候改用如
何放炮閉門○遼撫喻安性稱疾奉
聖旨冠帶閑住○經筵高第復為戶部尚書由吉改
職方司主事瞿嘗隨行
大學士孫承宗題該臣念關門兵政事權既一而文
武諸臣有應去應留者更宜早定如總兵馬世龍兵
備副使劉詔皆臣于東事紛紜之日誤為推用緣臣
才自庸碌故未能及天下豪傑之選而頻年以來棄
短取長未覺其失近馬世龍屢被指摘而詔亦有言
此皆臣任用失宜故臣之罪當亟為斥逐臣憶天啓
二年舉世驚慌不獨文官縮足即武官都步人人視
關門為死地視總兵死官謂但得守關門半年便成

良將使有不次之擢于是衆薦世龍可將遂推為三
屯總兵為之調關門柳河之役身為大將彈無完膚
諸將已不聽其約束臣不受世龍之罪日深而邊事
之躭延日甚也劉詔七年邊塞備極勤渠然指摘既
多自難展布應准其回籍調理病痊另用馬世龍酌
量處分決不宜仍在關門庶遂政可嚴而臣亦免于
以人誤事之罪矣○總兵馬世龍報韃賊于松山紅
螺山打圍官軍奮勇斬西虜十四名
世龍推用在關門守定之後非武官都步之時也
三載統兵不能致一奴賊而殺西虜以要功且以
掩柳河之失遼禦一關安能左右顧而罔所用也
刑部為逮臣贓私已完事何如發遣○上傳馬世
龍向來戴罪杜門准他回衛○兵部推楊麒以原官
掛印鎮守山海經理遼東燕建四路方官總兵官○
登萊巡撫武之望稱疾奉
聖旨武之望有旨調用不必請告
十二月吏部覆薊撫申用懋議留賢能官員本奉
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說偏工虛冒家丁傾軋同
列喻安性受其諂媚朋比為奸都著削了職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薦舉不當冠帶閑住○薊撫

中用恐疏陳臣因柳河敗衂之後妄欲力返覆轍以
障危疆因揭留道臣劉永基共效干掫竊不自知保
舉之不當也即欲具疏請代而東奴渡河之報旋至
因一面督發寧武濼陽戚虜等營馳赴山海永平防
援一面嚴督將吏整兵馬飭臺堡固城守練鄉兵修
戎械戒備畜勇摩厲以須第得警蹕無虞邊疆無恙
臣之身名性命何足慮耶○馬世龍自陳奉
聖旨即回府隨班朝參以候紀用
經畧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一鎮
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

二十三

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遁逃兵馬人衆潰散
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為衆將之領
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
也不意山海中部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
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畧重臣開節制五鎮之
特勅以專遣將調兵之大權也豈簡以一鎮總兵而
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為武
督師武經畧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擅驕傲
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
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餉衆將畏憚而不敢自展籌畧

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觝悮矣從今削去節制
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
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練
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
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為驕蹇故舊
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執參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
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
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貪
緣誤禮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
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二十四

制也況受[illegible]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
法臨大將其體褻其權輕矣又何以成鴻猷而振
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
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大俱為改正體統正而紀
律不紊矣
初余為經畧江應詔已腰玉矣然始至必戎服跪
見見後與部司同進此從來總兵見軍門之定禮
也乃樞輔旋定儀制用官銜拜帖經畧送出儀門
上馬總兵從此尊重矣然威令不行于三軍余出
巡石門等處飛報浙兵鼓譟余曰江總兵既加經

理之衡又　抵尚方之劍必能定亂然亂終不可
定直至余返關門而渠魁乃就縛焉安在將權之
足重乎應詔猶其近慮者若馬世龍則築壇登拜
矣樞輔將兵農錢穀之任文武將吏之權委以委
之大權既屬畀眈忞雖自附為督師之腹心竟潛
通中外之綿索虛兵靡餉釀成敝習嗣後重武輕
文體統藝越兵驕而不可用將驕而不可制邊防
隳頹耗虛糜生皆重將權之說誤之也
登撫武之望題毛帥駐師東江數年兵馬之供給易
之鮮人遼民之耕種資之鮮土不惟聲勢相須實為
軍興之初誠唇齒輔車之勢也邇因遼人耕牧斬虜
役掠漸甚鮮人厭之苦之久有怨言職等風聞而未
敢言至李适等之叛主韓潤等之句奴事未可知而
奴之將發兵以攻襲鐵山職等微聞之而未敢信第
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室于須彌島今改為雲從島者
是也自是鮮人聲言復遼當入遼境何為退於我土
職等亦微聞之而未敢信今自十月中盡徙兵民商
賈于須彌島止留遊擊李良梅以三千人移駐畬參
島而鐵山之地遂虛無一人矣故朝鮮各道疑其有
遁已之謀漸至布兵以防之差官石亙中及東來各
官面對職言非風聞也今該鎮以李暉之黨從貢使
尹義立之內應者具真偽虛實興離合向背關係非
輕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所
當萬分詳慎者也今稱奴兵將犯東江毛帥饒有方
略又退據深島式保無它虞唯是鮮人之背叛者果
李暉之黨耶抑有所托而然耶及今不速為之議處
萬一奴兵直衝于前鮮人擁持于後為毛帥者進退
無路不將為粘壁枯耶而欲藉牽制之力以制奴之
後不可得已伏乞　敕部細審陪臣尹義立等令供
吐真情庶屬邦無疑貳之隙而疆圉獲安盛之福矣
朝鮮臣李适叛其主韓潤尹義立應之內內大亂登
撫武之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為言之望奏
海外情形微覺兵部覆云李适等之叛者也該鎮撫
不憚出偏師躡其後以撲滅之韓潤等之句奴也何
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
之人日謀于遁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為內應臣
部郎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
審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周不得不預防
者況近者柳河之劬事同一轍敢為泄泄乎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尹義

立華著朝鮮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譏察非常以消窺伺

御史吳裕中再糾輔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為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憤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捻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枉悖誣辱大臣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著錦衣衛拿來午門前著實杖一百提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裕中饒

天啟六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徐大化題自奴反八年來收無算毛文龍以劉付節制潛至鎮江襲城擒將聲威根起其云滅奴止需百萬贍聞者壯之已三年矣司農近擬薊密永之歲登津新兵之撤奏百萬以成其壯職且喜且懼夫八年來糜餉三四千萬國帑懸罄民髓枯竭今取償百萬即可奏功文龍而能此矣何不為先是三韓陷沒邸門震驚集在廷之議簡任事之臣將卒器具一時改觀人心恃以無恐邇來上下恬熙守禦廢而不講若奴酋已滅者即奴誠滅忘戰必危處不兩立之勢志豈一日忘　中國

可泄泄不為之所乎近聞京營之士火藥不宿製臨時用錢數文買之又聞選鋒禦奪於　國門之外行旅不敢出途此皆節制不嚴控馭無法所致也指揮萬邦孚先年乘奴亂招募山陝家丁虛冒錢糧曾不得絲粟之用每數十人為郡行劫於都城內外民間不得安枕頻　聖上神明燭奪邦孚猶解萬民之恨此風稍戢而飛屋穴墻陰聚把結白晝搶奪以為民害者亦復不少臘月彌甚不知京營巡捕多官安在漸可長乎

順天巡撫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圮壞興工修築

○兵部塘報奏
聖旨奴報緊急即著總督王之臣同經略高第守關商議行事其道鎮等官或出關防禦或調兵內守俱着相機策應同心戮力務保萬全仍著該部馬上差人星夜傳與毛文龍襲後搗巢果能滅敵雪恥朕豈愛通侯之賞以奉勞臣○巡關御史洪如鍾題奴酋原非須臾忘戰者乃蟄伏三年餘而卒不見犯順之實迹或者聞重臣出關調天下之精銳以為應援奴未測我之虛實不敢輕發也無端有柳河之敗自示之弱奴因而輕我遂思以圖我無人不慮冰堅可渡

之時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經臣以方新之意氣收
難結之殘局旌旗生色何有于奴第恐新舊相代之
際為時未久威望未遽遍孚務彼此一心大家戮力
必出萬全之謀不蹈往時之轍則疆塲有賴是在當
事者之熟計也○兵部題奴哨松山則甯遠近矣前
因柳河之敗舊鎮含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將懋
息不為信地今所急者甯遠也哨兵歸保鎮兵出援
聲勢自壯督臣奉 命東行京後藩屏全屬薊鎮新
撫未得交代 勅令舊撫申用懋加意料理庶不以
諭事卸擔而臣部亟推衛口將官亦莫應之急務也

二九

柳河一敗撤防棄地罪何可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以閻鳴泰巡撫順天○調遵
化兵四千赴關門宣府兵四千至遵化協守限十日
內到附近督撫鎮將俱整兵候調入援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期保有
疆土而遼陽淪陷未有恢復柳河之挫羞用痛心朕
是以更置經督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
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山海勢已迫近一重
門限能無凜凜然是懼皆爾經臣鎮臣督臣之責爾
等受命方新籌畫必豫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限第

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舉毋得觀望不前度茲
小醜之情不過為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為餌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何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
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則申嚴軍法
逃者盡斬其樞臣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
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從事迨膚功既奏凡在事文
武大小將士封爵重賞朕所不靳仍如前泄泄致有
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為爾姑息著該部馬
上差人傳與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兵部會議照得 主憂臣辱莫甚于寇在門庭集思

三十

廣益乞先于根本大計臣擬單次第覈核就中事款
不能詳舉入 告謹摘其大端如尚書李思誠議統
轄關內備衛 京師清野伐謀主于重內而及關滿
設伏以邊長驅徐兆魁議多添援兵直趨甯遠申飭
戰守勿事因循而及分門守器以資固守並可咸選
器制藥磨礪以須而更欲以防練機宜兼責之于郡
縣通倉積貯半運之于京庾左都御史周應秋稽究
防奸督察綦密更欲以款結西虜收牽制之偏師挑
選鋒壯固 都城之捍衛若出奇援甯遠嚴誅退縮
外國款虜而內練營軍則侍郎黃儒炳之議也多調

真定設防喜峯通糧給軍而凍糧移入則徐紹吉之議也撒毛帥抵廣甯而馬兵錢糧先急山海則侍郎鋅貞之議也發精兵躡奴後而懸賞募死坐收上策則侍郎靳于中之議也修戰具明賞罰固門戶以固堂奧則侍郎薛鳳翔之議也而憲臣徐大化議用王世忠聯絡虎憨謝啟光議用東省標兵河南毛兵而舉曹爾禎丘志充司統屬之寄通政林宰議練三大營結隊于外楊紹震議潛往覺華島選精卒駐通州而謂兵必不細調袁樂景從五日可致少卿孫杰議重西虜賞餌之退虜寺丞劉廷宣議戒浪戰永平一帶應宿重兵而謂應當不差水解以近兵至于升臣陵大獻則欲使前屯關內協援寧遠而移保鎮情綫為扼險之圖彭汝楠則欲使總協大臣枝軍派守而演飛石及西洋大銃為城守之計臺臣徐揚先欵截凡八而至于防奸止訛預餉以待援兵王雅量欵截凡十有一而主于聯絡控禦固吾宇而分賊勢高弘圖欲分別戰守二項停止　大工丘兆麟欲用關外遼民併添軍馬為犄角陳王庭請　旨勉勵關門文武順撫移鎮永平按臣亦出視薊而皆主于塞隙杜瑕壯藩籬以安　畿甸及至五府諸臣亦各矢口同

心諳諳以飭號令固疆宇為本務凡此皆會議之大略也該臣忝任中樞折衷羣議復奉悉心詳議之旨三復的裁看得奴之叩關步步且迫在彼狡焉為啟疆之計不宜以氷解之說遂信其無在我主客策應之兵不宜以紙上之數遽信其有諸臣條議除調度移鎮簡將防法及一面分兵救援甯遠嚴查五城奸細或奉　明旨或遵成憲已先經臣部次第施行而錢糧器械應移應造戶工二部俱能悉心料理分皇上之憂無容臣贅惟是今日牽制之局不急東而急西內受欵之虜餌而使之視徼海上之師款便令日征剿之舉因急外而急內就在營之卒練而用之視徼各鎮之師執便臣同官閻鳴泰奏　特簡視師永平一帶倚為長城王世忠出聯虎酋可使不為奴用而外兵未集內兵未練　京師城守何恃無恐則細練營軍演習火器為目前第一急務宜速如諸臣議通糧凍漕數十萬之儲須于旦暮移入東省標兵河南毛兵如議去所云征奴援蜀俱有明效晉撫尚未起程臬臣現在本省今其各統數千刻期入援二臣安得僅此行乎他如以民兵責郡縣以奇兵伏兵責撫鎮恐在外方畧饒為之非臣之所能遙斷也但

呼吸安危不啻燃眉之勢而依違觀望徒尋繇令之職臣所爲紙上之兵不可憑恃更望 嚴旨責成庶幾呈庭之議不患無執咎之人而封疆有攸賴矣

經畧高第報稱正月十九日聞奴酋至覺華島各將雖鑿氷壕日夜穿氷兵皆墮指又兼連日風雪嚴寒穿而復合至二十六日辰時奴衆數萬分列十二頭子首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併攻西山一湧衝殺彼時各兵鑿氷寒苦既無盔甲兵械又係水手不能耐戰且以寡不敵衆故四營盡潰郞司王錫斧李士登吳國勋姚與賢艟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

二三三

前左後營艟百總俱已陣亡又據同知程維楧報奴酋于二十四五日連攻甯城共札七營以綴我軍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向午見龍宮寺一帶黃霧滿天始知覺華島被焚矣竊謂覺華隔水且闊鑿溝爲壕不虞新雪傾飛凍口復合夷兵闌入亂斫陣脚遂亂虜騎既至遂人立碎可憐七八千之將卒七八千之商民無一不頭越靡爛者王鰲新到之將骨碎身分金冠既死之櫬俱經剖劃囤積糧料實已盡焚二十九日蒙憲道王廷臣領兵往探今尚未相聞俟勘核明申以備查攷

兵部題覺華一島盡被蹂躪殘破之區餘燼未易收合查覺華龍武各營水兵天啟五年未失事以前閱部孫承宗冊報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至六年既失事以後督師王之臣冊報二千三百三十八員名較少七千四百四十員名總計經今一年約該省月餉銀三四萬兩本色米一萬四五千石則覺華之餉存剩必多甯遠撫臣所當查明奏報者也 丁卯四月

樞輔初出行邊即疏言欲平邊須從月沱皇城覺華三島始邊臣無不掩口月沱近津皇城近登不

二三四

過海中一島耳無關于進取若覺華則去甯遠三十里可收粮而不可長守也冬月氷堅可渡閱監軍謂虜至當鑿氷爲塹以限虜騎余云水可踏者必結土凍鑿塹土可填也監軍謂守島則虜不敢犯甯城爲甯城之犄角余云虜用騎而水兵舍舟則失其長技矣可與騎兵格鬬乎守之何益無奈閱部誤聽監軍之言以爲必當守也樞輔至撤兵

守高經畧未及議更虜踏氷而島兵盡遭其慘僇軍民成肉山矣得生者匿死尸中以免其人皆傷殘甃甓戶中所耳屬者多南人聲也

以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同衛未盡其事
削籍為民
武弁未有為民者此創為一例也麒駐山海可以
應援不前罪之耶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稱奴酋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
同知程維楧住札寧遠為死守計城内以廣武營步
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
徐敷奏憑城為守總兵標下内丁城上及四門為援
本道督内丁專一城内捜拿奸細其傳宣督陣則中
軍孫紹祖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
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天壽領營内健丁出興水瓦窑
冲為援前鋒既撤至永亂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
其轄下之兵隨紅羅山一帶堡在賊後副將朱梅遊
擊馬爌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為寧遠
外援其各小堡俱歸併于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
孔孫呈忠王太運周良駁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
定遠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
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㫁賢喬桓李士登都司王
錫斧守備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動兵援之于南
中右所說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

尤岱自□為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
卒守其信地為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各各小堡主將
戰將如窗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
謨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
寧遠為前鋒寧遠一固則奴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宣
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内
之力援前屯本道自在前冲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
奴然事變不可知且奴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
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為存亡而本道申明内有各
將領或守或援當與本道為存亡結連一處彼此此
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臨陣退
縮大道法所當及堡于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懇上
臺必正之法蓋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
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
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教之罪總兵楊麒
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通行
各將領外擬合發抄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報
二十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札營一百至二十四
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

車遷蓋用斧鑿城數處用綑柴澆油并撓火藥用鐵
鉋鑿下燒走至二更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
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賊戰車盡行燒燬今
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札營約有
百餘騎其寺中收貯糧米俱運至覺華島邇下𤇍米
俱經燒燬訖近島海岸水俱鑿開賊不能過海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甯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
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
糧不為賊據之資遏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
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

等將謀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
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合行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
陞敘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
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
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為甯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
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紀意滅奴
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
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袁崇煥陞右
僉都御史照舊駐劄甯遠○滿桂趙率教陞實授總
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

柳河敗績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
地關外城堡幸爾得存至于甯遠解圍誓衆效死
全啟倧一砲打壞虜營一角虜仍旋退危城得全
崇煥雖死于法不可填沒其功也
刑科陸文獻題稱自奴難披猖到今奴且眈眈我故
泄泄柳河之役啟戎心而挫國威奴是以輕我防我
遂以固我也昨者蠢動之報方傳今者渡河之兵踵
至矣一薄于右屯一薄于大凌河矣經臣以發力之
弱虛委營之後何以待之兵每敗于嘗試則我之隄
備當愈嚴事多亂於含皇則我之指揮當愈暇右屯

歸來三十萬以之餉軍以為救命之丹以之委敵則
為資糧之齎既堅于前軍之覆而請旋媾于妖言之
惑而寢即未及為先事之防亦不宜貽後事之悔倘
有敵同兵馬之說既不欲藉寇兵矣豈其欲齎盜糧
哉務使奴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為著數之最急者矣
兵科羅尚忠題稱關門素糧於司農不嘗疾呼關右
屯之積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軍倡言搶糧遂寢
其說今奴且營右屯搬移既以無及焚燬亦奚容遲
不然已為盜資矣然擲盡屯積之于百而靳言用力
之一朝倘憤前屯之為盜積而坐視見在之為軍飢

也幾何不收了公事而封臣可無係念歟關門將領
剝剝實煩有聲而清汰應有次第近聞經臣蒞事各
兵多訟其將經臣洗刷太急將卒懷貳人心多不聯
屬兵二其將將復自貳其何能濟諸將受國厚恩今
日奴來正人人封侯之會其如懷私而誤大計自有
尚方之劍在而經臣亦宜寬維新之條妙鼓舞之術
庶足以驅群力而奏膚功總之經臣此際無不肯拮
据之理而第恐以拮据之急至于手脚忙亂無不嘔
心血之情而第慮以嘔心之過至于意見自用所願
皇上再申飭者如此無他奇矣奉

三十九

聖旨這所奏言言切實所宜急行如右也撫草輕棄
興戎而進守甯遠已為失着當遠為關門障蔽急當
移兵應援不可拘其地分守之說誤者定以軍法
從事

兵部奏關門簡練四年歲糜餉銀數百萬未有一人
肯言兵少今奴哨且至掣肘始見兵單關外鎮守設
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柳河
之役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遂喪
數萬人何糧額未關根滅也 明旨所謂平日索餉
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宜聽經臣從實核來以憑查處

虛兵冒餉釀弊至此後來竟未核奏查處此在昔
筦樞特疏糾核馬世龍提問據三邊總督史公永
安貽書閣臣劉公鴻訓云馬弁已於九月初三日
起解今潛避都城外必令人先逐本兵而後馬弁
入 京對簿也已而果然除外賊易除 國賊難
念之徒令人氣結耳

山海兵虛 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
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
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是五萬九千乃虛兵

四十

也若以為陣没則喪師敗績孰有甚於斯者乎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莊釋萬父

丙寅二月御史李懋芳題我　朝未有以宰相行邊者自樞輔孫承宗始蓋樞輔生平口談邊事鑿鑿有據故當時乘東林用事之時互相推戴以輔臣兼樞密賜以蟒玉錫以尚方寵遇於人無兩被　命初疏推原敗僨之繇指摘貪悞之實似欲黽勉仔肩以圖報効及至當關碌碌無奇且盡背初疏以附趙南星意彼謂不可不問者而力薦其可用矣南星等既敗力求卸担未奉　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中外驚疑幾與虜落鎮之跋扈無異今奴酋直抵寧遠兵撫順開鐵之敗數年之後尤追論當事者逮治之豈樞輔纔得脫肩便可推之局外況柳河之役賊窺關外無備故輒敢狂悖深入此非樞輔之責而誰責耶尤可恨者方今民窮財盡總天下加派不過三百萬合事例搜括之所解內亦不過百餘萬樞輔一身靡費金錢歲至數百萬歷任癸甲乙計餉幾至千餘萬以此修守戰之具安輸關一帶可當金城萬里而柳河一動輒遭敗衂今奴勢猖狂犒賞修築諸費姑置勿問即以兵言臣記往日邸報關上兵派十四萬樞輔清汰至十二萬去年十一月復　命報十一萬七千有餘臣以為此必實數故用餉若此之多猶或有說昨見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爾新舊交代不過兩月則所少五萬九千有餘之兵竟安在耶累年開銷五萬九千餘兵之餉竟安歸耶　明旨云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真明見萬里且發關門之積弊而洞燭其虛冒矣臣聞此不覺憤懣填胸曰有是哉樞輔之欺　君誤　國至此乎且今議調兵先憂措餉自有遼事以來募兵買馬造船騙餉不可勝計皆用此賄賂不至發覺自皇上赫然震怒追賄賂之贓正黨附之罪摘發侵員盜賣之奸天下肅然今修蓋篋不敢染指錙銖何千餘萬金竟且朦朧開銷遂不查核夫省十餘金可養一兵追貪墨之一家可抵貧民加派之千萬戶今五萬九千餘兵數年之餉不知可養兵若干可甦活貧民若干乃耗盡于一人之手供一家歌童舞女神號鬼喊之資而不可復問徒旦暮焦勞臨炊無米搜此鼠竊狗偷者窮治之又何益耶語曰大官法小官廉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又曰罰必上行賞必下逮不徵已往孰警將來樞輔即位尊勢重國有法公論

有口誰能逃之特求　皇上即以無兵一節詰問樞
輔樞輔何辭以對則虛實功罪之案了然具臣言官
也職在糾彈以　宗廟　社稷為重或緣私詆毀輕
動大臣犯天下之清議不敢言樞輔所為舉朝公論
不平而臣實心懷憂忿久矣故敢不避忌諱直陳其
玩冦欺　君誤國之狀伏乞　皇上裁斷施行
讀是疏而賄賂不發之情舉　朝不平之憤言言
真切
薊撫申用懋與閣鳴泰交代
鳴泰從山海回籍起陞兵右矣又以原官改薊撫

三

未幾以原官總督薊遼不踰年陞宮保尚書旋至
少師掌部其始以少叅而推經略推經略而改僉
都甚哉其出處之異也
禮科彭汝楠疏云樞輔當關所督何事為兵食也兵
則曰減而愈有餘餉則日增而愈不足使天下民窮
財盡漠不動念迨邊境有事請兵索餉動煩　宵旰
至于寢食不遑樞輔有心寧不愧報無地猶得仰邀
温綸謂經管尚自有人夫　皇上之所委重者樞輔
也家有家督百凡待理家督不嚴而亟旅强以紛紛
擾竊咎將誰歸恐懲往毖來未可厚為樞輔寬也其

自樞輔而下又不待言矣　刑科段國璋題稱奴自
破遼陽以來蟄伏四載今　中國有柳河之敗衂示
怯于先又有右屯之遺粮招致于後奴安得不來邊
報狎至人情震恐諸臣條上方略章滿公車亦既纖
悉無遺矣顧搬運凍粮雖見今議行而或狃窜遠之
賊鋒稍却苦脚價之奏處惟艱又見有凍粮視緩急
行之之　旨得無謂仲奏氣煖冰泮在即姑從容以
俟舟運之便乎不知所謂緩者必奴衆遠遁過河歸
巢令札營近地進退叵測則一刻千金間不容髮之
時也謂宜不拘何項錢粮暫且為脚費將露囤漕粮

四

急急撒移京倉冰開則水陸並運水堅則陸路單運
事後或淮開銷或候抵補蓋京師有粮則京師有所
恃河路無粮則奴酋無所因一舉而得料當事者諒
切急公自有以辯此也　禮科張惟一題稱曩來關
門月餉非二十五萬則二十二萬皇皇憂不給者亦
曰我兵且十四萬也乃平居患貧而寇至却又患寡
未審少去之兵將何處銷筭萬一奴勢披猖其將驅
市人而戰之耶　國家歲糜三百萬悉從此中染指
而去而鋒鏑在前欽令調兵攘臂而來不笑則怒矣
索餉有兵臨敵無兵惶惶　天語之傳宣虜退查核

無今以彌縫應也措餉之艱焚林竭澤右屯露貯之
三十萬火耕水耨之穫粒粒而積之者勤戚衆之垂
涎實我兵之膏脂久奉撒入之命命而徒憚搶刼之
虛聲輒舉而委之奴可惜也即不然而搶粮之說實
有其事撒之軍不猶愈于賷之盜乎背　明旨而隳
軍實莫此為甚故臣謂有必不可不問之兵餉也
戶部題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其靡費金錢不啻鉅
萬萬計兵臣部勢窮力窘萬不能久舉以入告也
聖明亦屢下明旨切責塞上諸臣皆未有以應也至
去年八月而樞輔乃始有減汰兵馬之疏然臣總計
去年一年巳共發過關上兵餉馬乾銀二百八十三
萬七千九百五十五兩若從七月以前計之其稱兵
或十六萬或十四萬者馬或四萬六千或六萬一千
不一也即自樞輔減汰之後疏稱以兵十一萬七千
三員名計馬騾牛以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
每月發兵餉馬乾銀共二十二萬九千有奇而米豆
草不與焉蓋自八月以來業巳六越月如此兵臣部
多不知其兵少而罔不敢問也即微言之而彼固置
之罔聞也左支右吾捉襟露肘見臣部之苦巳極而
海內之困難言矣昨據兵部疏稱關門鎮守設防哨

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則是關門
之兵較之樞輔減汰之數尚不及半而餉之虛冒至
今乃有實證也即　聖諭亦曰平日索餉則有兵一
旦臨敵則無兵向來則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煌煌
天語所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非耶若不趂今稽核
清筭明白不惟臣部不能天雨鬼輸即宇內赤民何
能堪剝膚搥髓之苦令照現在兵數不過五萬八千
則應發餉數亦止宜給往時之半若仍前照此虛冒
責臣應發恐侵冒之巨壑難填而關門之飽騰難望
朝廷無此法紀　國家無此物力不獨臣部苦也
戶科楊文岳題稱前時關門兵數終日爭講先報十
四萬後報十二萬費盡參駁總不能清查有此舉而
多寡有無一一分明　皇上從此可得關門兵馬之
數前時關門粮餉每月至二十八萬餘後減至二十
二萬餘千覈萬覈總不可問有此舉而破冒與不破
冒分毫自見　皇上從此可得關門粮餉之數至于
兵馬錢粮等項打算須先措置必豫戶兵二部平日
既不料理一旦闖警百事倉皇今幸奴兵巳去萬一
再來恐倉皇無措之狀仍是如此有此舉而諸臣從
此更可得一番未雨綢繆之策矣　御史陳世埈疏

稱奴謀數載興師數萬勁敵也亦大舉也肯一受挫而遂輟伏乎發憤奮激力圖報復捲土重來其氣百倍兵憤者不可戰也知我隤衆之器則思所以備之知我焚車之法則思所以避之知我之所以守則思所以攻知我之所以應則思所以乘謀者不可測也此時而恃寧遠之善守既難久持望關門之出援又苦無兵似當另選精兵一萬以爲遊兵驍將主之專備策應東急東援而現兵僅僅五萬八千分防內外猶爲不足不知樞輔汰存十一萬有奇半歸何有則遊兵之或募或補或清冗占所宜急講也　禮科李

恒茂題擄奴攻寧遠兩晝夜不下環城挖掘六七十處城根脚俱大石壁砌入地深五尺許城外矢盡糧絕城上火砲齊發鈎梯戰車盡行燒燬紅巾裹尸哭聲震地三岔以東奴畏擣巢不敢傾國而來盈盈一水天固資我以地利也寧城死守袁崇煥將逃局打破吐關兵實數高第將冒局打破遼陽猫鼠之弊局至今年始打破務要一事著落一官一官專理一事毋得緩慢泄泄復蹈前轍庶　皇上東顧之憂可舒萬一矣

經略高第奏臣詢問關外地勢之險要城垣之堅瑕去關七十里有前屯城係總兵趙率教所修葺垣墉峻整四面建空心臺平放火砲使虜不敢近城下可稱要地又一百三十里有寧遠城乃袁參政滿總兵所督修墻高四丈週圍新整堅固足壯金湯內以保障關門外以捍禦强虜此爲第一扼要縣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遊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併寧遠以便保守自歲前聞奴欲犯右屯即行該道鎮嚴爲隄備臘月二十後道臣袁崇煥來關城面議甚悉以時勢論守四面之城易守數十里之長城難

臣非敢急關門而緩寧遠以寧遠之守若預定而不忙關城之守著新議而未定也非謂寧遠不當援以發援遽早無益于彼而反有損于此也奴之此舉實奸細劉伯鏹叫來已經梟斬警衆又獲奸細劉從杰招出奴酋自寧遠使他假送塘報探聽關門兵少哄說奴兵將敗發出二萬兵必然勦滅了賺我兵出以中其計臣之慎重而不敢輕率者正慮此也關門遼人思亂而士民驚懼思逃一面防閑一面安慰一意以靜定鎮之臣素講太乙理數今年太乙神在凴城負險多用鎗砲摧打奴自敗去太歲神在東北我若

出兵迎敵是我犯大歲能取勝乎臣向奉　勅諭先
要保守關門為根本自奴鼻兵斟酌守關寗萬全之
計晝夜籌思寢食俱廢心力殫竭令仰籍　威靈震
疊奴兵大敗而歸此　宗社生靈之厚幸也
三月經略高第准馳驛回籍調理（後革去蟒玉閑住）
鎮撫司為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
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廷桂周應
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鑽營守備意圖握兵內應近者
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　宗社之神靈下籍厰

九

臣之忠智獲此元兇併獲奸黨既鎮撫究問情真著
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為國殫力籌邊
前此屢建奇功今又潛消大釁不煩弓矢遺鏃之費
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越等著查照甯
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眷酬元臣至意其原委
官旗等著與併叙　封魏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為肅甯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
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指揮另行承補錫之誥券
與國同休　奸細武長春凌遲處死首級號令各邊
餘犯李應誠等俱會官處決

太

武長春海鹽戲子也舊為毛文龍門子被逐今以
為李永芳婿被僇　野史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乎封疆封疆之弊莫大乎
欺隱故必文武同力內外協心然後功罪不淆上下
相信我
祖攘夷為夏　成祖三犁虜庭　列聖纘成武功並
著蓋設官分職有意存焉朕覽全遼志先自永樂宣
德正統以來節次設兵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
司朦奏裁革迨我　神祖以來承平日久邊務廢弛
以至奴賊披猖守內騷動而委用不得其人李維翰

十

則紅旗催戰而殞我總兵楊鎬則預洩師期而喪我
風將鄭之范則先逃以解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
奸巧卸担而遼瀋亡沃野盡沒腥羶衣冠化為左衽
及乎廣甯之失事廷弼手握尚方王化貞身膺節鉞
居恒則競行矛盾同變則鼓馬奔逆忠義毫無全遼
盡陷言念切齒痛心因文職不和互為欺玩武臣逢
迎朘削以失軍士之心文臣强報徇私以掣武臣之
肘驕官盜餉視為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
甚恢復何時始知　祖宗于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
謂未裁之先邊儆雖頻而金甌無缺既革之後虜騎

未至而全鎮胥淪孫斯以觀孰得孰失何去何存不
辯自明矣通查前代至本朝内臣戡亂討賊立功絶
域者不可勝紀朕率循舊典斷在必行止設立鎮守
山海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
兼掌御馬監太監劉應坤左右協守太監二員乾清
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
軍太監三員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
太監孫茂林武俊王蓝朝仍俱在山海關住劄凡軍
中戰守一應事務著與文武將官計議而行並無掣
肘其粮餉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强弱務用清查毋容

十二

濫惡冒破或遇事息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
密封不時星馳責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為國不許彼
此參商致生釁端如果除兇雪恥恢復有功與文武
將吏並行爵賞或扶同朦蔽致誤封疆必與邊臣一
體任咎　祖宗成憲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勅
與他以昭朕法祖飭戎至意特諭　發帑銀十六萬
號砲一千八百位捍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
萬箭六十萬刀二萬　兵部尚書王永光奏
聖旨自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番委任迄無
成功甯遠雖固守得全然覺華島失事亦為不小内

臣之遣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　屢旨甚明如
何不遵反以危言瀆擾希圖卸担塘報緊急本兵責
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著作速料理不得爭執沽
名　科臣薛國觀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
汝楠張惟一陸文獻段國璋黄承昊楊文岳虞廷陛
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
一張王熈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嶽師衆莊
謙陳世埈袁鯨王琪盧承欽曾應瑞王時英鮑承謙
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
塲弗省　内閣失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

十三

縷述其不便者四軍機應在呼吸六人奉　詔密奏
則動剔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
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
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
錢粮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
日亦不給三也六人並駐關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
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者
地方騷擾四也況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後人未
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不允　十八
日王之臣陞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經畧遼東以

閻鳴泰代總督　封西洋砲為大將軍
督餉省直巡按御史劉遂祖題稱樞輔到關時月餉
十七萬至天啓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萬八千後因
減汰雖有所省而每月尚須發銀二十三萬較前十
七萬之數尚多六萬所省安在關上一兵即有一餉
一月即有一支據關臣所報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
百餘名當此榆關戒嚴所處兵無宿餉轉盼四月之
餉尚無下手處措辦之難大費籌度計部又安能為
應哉伏祈　勑下戶兵工三部酌議妥確勿再執爭
致虧遼餉或慨發　帑金救此燹眉統惟　聖明自

為封疆計也　敘甯遠功閣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
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世千戶廠臣
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指揮使劉應坤胡良輔紀用
陶文尚書王永光各世廕錦衣袁崇煥加侍郎廕錦
衣世千戶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壽諸將各陞
賞有差原任經略王在晉名列題疏不敘
甯遠功廕崇禎初俱裁王永光廕存其孫承宗廕
以大淩失事革
刑部尚書徐兆魁疏稱遼東自有奴釁以來八年于
兹矣樞輔孫承宗未有確然一定方略足以制勝而

克敵去秋柳河之敗豈盡馬世龍輕率之罪哉樞輔
尋以此歸　史恩猶寵賚如故是　主恩未嘗負樞
輔而樞輔以此報　主恩未足也且當樞輔在事之
日兵稱十五萬歲糜餉至五六百萬去歲因核餉而
兵數乃漸減至十一萬及經略高第前後疏稱則未
滿六萬無兵而空糜餉餉置何地耶兵無六萬諒非
盡練之兵餉糜數百萬徒費持籌之力即此二者而
問樞輔樞輔其何辭以對也　孫元化充贊畫甯
前道用畢自肅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謹奏臣惟年來遼事靡振

苦於兵少又苦於官多多一官則增百兵之費多一
添設衙門則增千百兵之費故省餉必先省官多委
不如獨任通緣邊臣蒙蔽兵數虛而以為盈也餉數
浮而以為縮也直至事勢窮極而中扃畢露　皇上
始訶邊臣之無實而立　命中使鎮守稽軍實而瞻
虜情以便於入　告明諭並無掣肘周知　聖衷之
萬非獲已也夫為人臣不能得　君之信精及廷臣
之無可托而事屬中璫四夷闕之詬及廷臣之無可
使而權歸近侍食　君之祿者甯無愧於心乎　明
旨再三[illegible]等敢不將順惟是關塞情形　內廷有未

盡晰者臣請一一陳之蓋山海原係沿邊一衛非若
州縣城垣之廣也關以外獸蹄鳥跡之並集關以內
斗洩馬渤之成渠斗城一椾四望周遭官衙甚少民
舍亦稀巡撫借居於道道借居於衛文武向僦居民
廬民廬亦既盡矣六中使並出何處可容即擬建官
衙何地可宅奴報緊急羽檄交馳何暇議興土木且
木植取之口外今因造作而窮經費取之軍資今因
妄費而窮匠役取之郡縣百呼而無一應亦因軍興
逃遁而窮山海路兵止供各衙門之差使軍疲於使
令則操演之法廢文武各官日習各衙門之參謁力

疲於奔命則瘵曠之特多凡衙門添設必有防兵遥
卒兵仗騶輿門旗書記孰非列名於冊孰非給餉於
官不養戰兵而養廝役冗費益煩多官之害事如此
矧官階相埒則禮節繁苛地位耦猜則嫌疑易起丁
役遝雜則蜚語易騰軍糧之銷算多門積書必滋需
索營伍之稽查疊至貪弁又借科求　成命出于朝
廷而耳目寄于中貴畏譏彈者將習逢迎以避禍工
煽惑者又將挑激以生猜目今中貴多賢必不受逢
迎挑激而知敵先於謀始甯能不慮其終此猶在無
事時言之也儻邊報忽來軍機判於呼吸成敗決於

須臾將官欲人人請命勢亦不能撫鎮欲事事徑行
恐屬未便謀貴密而必彰應宜速而反緩即內臣不
掣其肘有不期掣而自掣者唐以魚朝恩為觀軍容
宣慰使未嘗掣李光弼之肘也乃河陽之役光弼奏
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而朝恩欲急擊之謀議相左
遂至隳功此非往事之明鑒乎　本朝於正統間設
鎮守太監旋復罷之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後
即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載于通紀可考夫有
事停差未宜無事而添設也　祖宗朝成命雖頒不
難旋罷當茲草貴粮詘城頹器缺之時如舟臨灩澦

全藉操舸扶舵之人務使其專精把握勿分其事權
亂其心志淆其視聽始能汔濟乃一心以捍禦邊疆
又一心以周旋內使一舍三年有似道旁之築十羊
九牧定知茁壯之難如慮虛冒難一則言路有憲臣
可委或如部院諸臣之議關差一忠謹內臣到關查
閱立時回報不須露次於戎馬叢集之區茇舍於虎
狼偪近之域亦所以全中使體而尊　朝廷之命令
也臣等忝廁大臣不得不深為顧念輒隨諸臣之後
效一得之愚伏祈　聖明俯鑒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辰刻入署

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
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
暈不知所出幸班息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
焰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
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
計也震壓冲擊蹂踏瓦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
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衆房傾倒羣象
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
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
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

十七

人心惶惑伏恐　皇上端拱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丁
不勝熱切謹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
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震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恐內戒
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窗無別故相傳塘報奸
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
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飭驥
招惩昧庸解畧痛自修省尅責外伏乞　聖明嚴勅
內外巡警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算仰祈　勅行
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
稱身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颼風一道內有
• 火光致將滿廠藥鐔燒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
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
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
前火木塵封
四月甯遠副將左輔報本月十七日東奴過河要犯
甯遠等處粆花說奴酋如果西犯我們發兵去助
天朝帶領衆夷行至養善木撞遇奴酋將粆花囊路
台吉殺死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馬

十八

深至歹安兒營被歹安兒精兵殺死奴部五十餘名
捉獲活夷二名馬五十匹奴問是誰家兵馬敢與我
廝殺復帶精兵返到黃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將歹安
兒兵馬圍住有歹安兒𡚒妻跑出其餘部落盡被殺
擄粆花亦跑過黃河北躲避有虎墩兔憨知道即帶
領兵馬數萬赶到三座寺東奴酋已去遠了憨說粆
花你是五營之主當初宰賽被東奴拏去你不與我
說宰賽女兒與了東奴抱去你又不與我說你又與
奴酋兩家來往不斷囊路是你的姪子被奴殺死你
也不顧把他的兒子歹安兒搶去你也不顧難道你

不是漢子只好誆騙南朝賞物你送東奴駱駝馬匹
東奴與你鞍子撒袋能直幾何等語六月初六日虎
墩調粆花往三座寺會到七月上馬報裏邊兵走早
路三家兵馬征他不難等情　撫夷副將王牧民據
中軍張仲傳報奴酋攻殺昂奴昂奴離邊止有二百
里于四月十七八日猛有奴兵圍住昂奴酒醉不曾
防備得馬跑出因妻在内仍闖入營内射死許多韃
子未動手的拿去將昂奴妻搶了奴兒住一日一夜
回去我各頭腦因馬瘦住的星散一時齊不上未曾
追赶今黃把都兒會同把領宰賽煖兎卜兒棄五大
營在舍莫林一處住差人會虎墩兎憨協兵報仇不
知肯否
此奴攻西虜之始　于是朶顏各部不能自存而挿
酋亦有去故土就宣大之思矣　粆花既背挿以
結于奴又通奴以冒中國之賞一心而三易黠陰
陽其間以窺便利卒被奴酋先破以糓食西夷此
可為四夷無信義者之戒　中國受粆花之欵歲
費十餘萬金外合中離首先釀禍當初主欵者反
為所弄矣　吳公用先從薊鎮歸晉問年來邊事
若何曰粆花且納欵矣山海萬無它慮予謂粆花

向背無常所慮正粆花之納欵耳今日召虜果為
兵端前言始驗
甯遠理刑同知程繼楧奏稱遼廣繼淪奴逞四載而
襲耀州者實桃之襲耀亦匪失計也失在以全軍為
掩耳之計而盜强敵之鈴爾然濟河者没矣未濟之
旅一奔數百里驟下撤兵之條再懸退保之令今年
虜馬長驅無一連顏行者自壬戌以來日夜持恢復
之議乃所搆皆作守具今時與勢可以更端矣若借
栁河為前車栁河固以兵戲者也今乘勝而起前茅
中堅後勁必在熟籌矣古之衛霍郭李豈何寇于城
下者哉凡此皆　廟謨所罕計而公車之牘亦多未
陳職在遼言遼雖干出位之譏無悔也　王之臣奏
滿桂與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罪
五月遼撫袁崇煥奏任將宜慎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犀情
尖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甯遠防禦事務着左輔
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内
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
六月御史宋禎漢題慨自逆奴狂逞禍延黔蜀征兵
征餉歲無虛日累年以來糜冒乾没靡有底止見在

之兵節次行查訖無實數條而報十幾萬核之不滿
六萬索兵時饞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幾萬
相委相蒙恬不知怪且遼東原有額兵即原有養兵
額餉迨遼陽既陷遼兵無存其養兵之餉固存也竟
不知今日之兵視昔實加幾倍而每歲加派至五百
餘萬之餉猶日壓不足之患真臣愚所未解也自守
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司直遡壬戌
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增幾百萬議增者倡
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算築城堡修葺幾何造船者
現船幾何買戰馬者現馬幾何人人而覆之件件而
稽之其虛冒無實効與侵欺有實跡者按其罪輕重
而究之藉之不少假貸之庶幾餉核而兵沾實惠兵
給而奴有滅期民困其少甦乎奉
聖旨年來兵餉煩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法在
逐事逐人一一清查勿容虛冒侵欺識是確論冢臣
王紹徽稱內府之積日漸消耗正指冒餉為害印着
巡關御史刻期查算務要徹底澄清具奏
遼撫袁崇煥題虎酋以奴賊四月報急遣其台吉桑
昂塞率諸頭腦領兵相助已抵于近邊離甯遠七十
里連營二十三里俱駝帶盔甲職差人出邊慰諭之

旋報奴攻粆花而撤回以自固其巢穴小賞之酒食
千餘兩感而不爭與向之在廣甯稱助兵而索額賞
五萬頗不同則 皇上之文德與督師總督之威信
服之也虎帶甲可數十萬强與弱奴非虎敵然奴百
戰梟雄虎無紀律亂與整虎又非奴敵虎之力重不
大于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
安足以抗奴職故于三十日親出興水縣遣其領賞
之人囑其無與奴野戰脫有急移于我之近邊彼此
聲勢相倚我為彼援被 皇上多年豢養之恩且自
圖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稱狡
猾流東無恙時日排攻翊甯前一帶路風中斷不可
行自受撫之後順多逆少非督師道而宣諭之俱唯
唯不復反矣況三十六家之生門千人虎之部拱兎
數百與桑昂寨之衆連營數十里顯然可見者以奴
之狡豈不能厚餌西虜然終有所不能者 祖宗之
德澤厚而 皇上之威信彰與邊人之駕馭有法也
歲費金錢數十萬其亦不虛擲乎西欵不壞我得一
力防奴即巧計奇謀不外高城深池利兵堅甲職方
急急圖之但心長而力有限其有濟與否則待做出
而後見也 贊畫孫元化回部崇煥奏賊情暫緩也

閏六月兵部遵　旨會議本月初二日會同大小九
卿科道齊集中府面議議單陸續到部為照今日之
議議將領之去留易議督撫之去留難議一能一不
能之去留易議兩賢並重之去留難今幸諸臣各殫
忠猷並抒石畫臣等將藉兩端之並獻以祈　睿斷
之執中庶封疆積弊一朝頓掃乎據議單有謂宜專
任撫臣另簡風力科臣往閫視師一舉而中外兩裨
者吏部尚書王紹徽右侍郎房壯麗也有謂闢內闢
外宜分任責成者禮部尚書李思誠右侍郎施鳳來
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薛鳳翔右侍郎孫杰左
都周應秋右副都劉廷元崔呈秀右僉都潘啟光大
理卿吳中偉太僕少卿張捷禮科彭汝楠盧時泰葉
有聲兵科薛國觀袁玉珮刑科陸之獻黃承昊蘇兆
先工科郭興言楊文岳虞廷陞也有謂裁酌並一人
者戶部尚書李起元右侍郎徐紹吉靳于中戎政尚
書馮嘉會刑部右侍郎沈演通政使馬從龍左通政
邵輔忠韓國藩太常少卿姚宗文府尹秦聚奎湖廣
道王業浩也有謂酌用滿帥頒　敕宣諭兩臣一體
同心者禮部尚書黃汝良福建道余合中陝西道賈
毓祥也有謂兩臣之計並失而援康蘭故事責一人

為之下者工部侍郎徐太化也有謂更置非　國體
畫地非善算而一以降心望經臣一以虛心望撫臣
者太常卿曹思誠少卿李精白也有謂　撤兩臣一
代黔蜀總督一補添設侍郎簡兩員一守關一守甯
遠者太僕卿魏應嘉也有謂滿帥廉而無能不堪大
用者尚寶司卿馮時行也諸臣議論雖殊而忠悃則
一臣部應有折衷之議竊以督師王之臣博大沈雄
事事蹠實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兵也撫臣
袁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近以孤臣抗方張之虜
奴酋憚之中外倚之奇兵也倘肯左提右携奇正互
用何難制奴之死命者無奈其各是其是而不相下
大犯兵家所忌頃並露章相參矣如必强不和使和
是以方枘納圓鑿也臣等不敢蹈前人之覆轍僅僅
以責成數語塞責不得不議專任矣顧兩臣忠肝義
膽偉望壯猷專任之皆足辦賊惟是撫臣瀝血守城
功著退虜似無可去之理宜以恢復全遼委任而責
成不效則治之以罪至關門重地何可無重臣彈壓
應如冢臣議特遣風力科臣視師關上假以糾劾之
權居恒料理萬一有警聽薊遼總督提兵移鎮以為
後勁至督師威望素著人方倚為長城斷斷不可聽

其優游查得京營協理舊有兩臣兩臣部亦有總理
三部之例應　勅督師劄履還　朝武協理京營戎
總理三部以待行邊之用如此則禁中頗收銷睥睨
于　神京圖外將軍揚赫濯于遼海臣等參之衆論
酌以公心計無便于此者誠念兩臣去留係遼左之
安危竝任不能去一不可故不得已而從王紹嶶之
議一擬　召還一擬留鎮謹將議單錄呈　御覽恭
候　聖裁奉
聖旨封疆事原係本兵職掌今既會議當採衆論之
公不當徇一偏之見即着閫內閫外分任責成你部
便當馬上差人傳與督撫二臣務要捐去成心消忠
報國緩則合修防禦急則互為應援不得仍前執拗
希圖卸擔亦不得觀望推諉坐失良時功則同賞罪
則同罰朝廷決無假借二臣宜自省悟　兵部尚書
王永光准回籍調理　滿桂鎮守山海掛征虜將軍
印駐劄關門兼管四路立催赴任
七月吏部會推兵部尚書馮嘉會王在晉　欽點正
推
八月督師尚書王之臣題稱據海運同知王應豫呈
報南海口在倉之粮八千石各營軍士投單支領無
米可放天津報完二運而關門竟乏所支不知發于
何處折色每月又遲一月甚有至兩月貧軍無粮動
則脫巾今部疏謂盡發新庫完七八九月三月是閏
六月餉銀已完足矣乃耀武營兵士告稱閏月錢粮
至七月十八日尚未給問之餉司則云庫如洗矣此
臣所未解也
天啟五年天津運過米豆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
十四石八斗有奇其交赴南海口者止米一十七
萬石豆一十二萬三千石耳其運貯右屯筆架山
葫蘆套孫家莊覺華島者皆以藉寇粮而為虜之
招矣南海口之粮匱乏至今日而始知之且云天
津報完二運不知發于何處胡見事之遲乃爾于
遼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釁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
之全力以為防禦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
恙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
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泰決出
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
秋河上遂戲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蕞爾之寧遠
如机上肉里兵過錦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
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

又偃旗息鼓待之城若無人彼愈易而彼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版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繇之路則粆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擣之以入犯為一進不退計孰知毛文龍逕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擣虛錦甯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劊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為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況損于我而憤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

出關用遼人之議決于孫承宗閻鳴泰倡其說者孫元化也遼人如可用則王化貞孫元化不騈首于東市矣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甯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于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自取矣　奴兒哈赤死

九月太僕卿兼御史董應舉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

戰苦今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行議買膳馬臺安子莊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行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矣

晉因遼民渡海疏請帑金十萬賑濟安插奉　旨給發竟為董太僕借興屯之議邀致前銀民不得賑而買田以耕一年所收穫不過如此即請待來年亦能得幾倍乎

遼撫袁崇煥會題千里饋粮士有飢色進則因粮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勢在必屯田臣欲另請屯種農具恐未有見便錢糧可應臣求臣請歲運本色四十餘萬之中減運十二萬五千石照今折值每石八錢應計銀十萬兩即于是月內解至甯遠預買牛買具積穢積膏而鎮臣趙率教等俱深通兵法曲暢農情合此中之六萬者兵乎孰知其皆農也人謂兵安可以為農臣正謂不能為農者定不可以為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穫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

地無遺利人有餘糧一年餘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
生始得以有其人人為我有而敵不足圖矣該督師
王之臣看得切惟國用之匱至今日而極屯遼地以
省遼餉議非一日總之趙率教遼歲設關外之兵屯
關外之地兵民相邇各有怨咨至今赴愬者紛紛蓋
兵苦于力之疲民苦于業之失今若盡驅韃鞈以事
畚挿即撫臣逆知虜非好殺必不再來然兵法無恃
其不來臣固未敢一日忘虜也再三熟計無如仍以
近地之遼民俾數十萬生靈得以贖命另委文職一
員專董其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則輿情咸順美

利可興矣　王之臣揭稱自關至建州二千里至三
岔河幾六百里屯田之法誠為要着然必須我有不
可犯之形寇有不能侵之勢乃得從事今關內無可
屯田關外修築守禦共舉可放兵歸農否且連年亦
何嘗不屯田乎右屯之貯反以餌寇即充國在今日
不知目前能行否也
巡關御史方大任題臣出關後歷中前所前屯衛
中後中右所抵甯遠歷墖山連山杏山松山直至
錦州深入虎穴馬首所及見沃野平壤皆膏腴可
耕而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即有耕種者又以無邊
墻故畏西虜乘隙搶割甘心棄其地利荒遠之地
八年纔覩漢官威儀今已從一片石入關至石門
路兵（己巳五月）
督師袁崇煥疏總兵趙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虜
遼人為兵（即王經畧所收三山歸附遼人）十時關外初復無多官
多人而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粮至
十餘萬卒之復業者多爭產訐告兵不能有其屯
各城遞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
且謗率教者謂屯田自利甚矣屯田之難言也（己巳六月）
愚按興屯減餉誰謂其非要着然必兵有息肩始
能耕耨今危邊防虜時時操練日日哨守安能分
身以兼農業乎各省設立屯田地方無事宜亦未
嘗居于屯也營屯窵遠迢迢召民佃種以分其利
今若令兵守屯猝有緩急舍鋤犁而操劍戟荒蕪
所必至也關外有田悉為軍占近境膏腴又為官
占其僻遠磽瘠之土軍之所棄民取其餘終歲勤
動及其收獲又未必盡為民有也如云不必在官
不必在私軍民無利而官有獲餌將領之貪而無
裨于三軍之餒真為泥飯塗羹之說矣續查己巳
六月袁督師之疏督師亦不能自發其言此關外

興屯之大較也

工科王夢尹奉使海外據見聞敷陳一名器當重海外參游等不下二百餘員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似宜清汰一番年深績茂者題請實授閑與內地互調可收猛士之用一兵額當限東江兵雖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在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選三四萬就登津之本折其屯兵就兵之父子兄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壯籍為兵弱籍為屯在遼民既免凍餒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一南兵當裁南兵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二千慮其虛弱遂以遼人補之以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老弱不堪者汰之南還士伍可無假借一餉運當早山東餉銀每發解後時狐島待炊安能待西江之水申飭該省預為解給務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風便可到一部落當招奴部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剌魚皮等俱被虐使頗懷怨望若勅邊臣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攜其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不得安枕亦弱奴之一端也以上五款更張豈易但恐年復一年究竟不免一番

更張不若自今日始猶愈也

戶部題稱樞輔昨年增兵至十二萬不旋踵而裁汰之至十萬八千而後已者原　廟堂之上臺省交章咸云兵多而餉少苦不給也今又據又六月關門司道報到兵馬冊並今督撫疏開兵馬數相對而算督師疏開之兵少于道冊者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餘員名道冊之兵少于司冊者二千六百十十七員督師疏冊之馬多于道冊者一千七百二十匹道冊之馬多于司冊者六十二匹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夫均之閏六月之兵馬均之關門內外之兵馬多寡互異增減懸殊此其故何耶伏乞　皇上詳查樞輔舊年裁定之兵數並查撫臣見定分用兵數以定督師增兵之請使臣部錢粮不至匱竭榆關軍士可資飽騰制奴穩着當不出此矣

是時督撫分關內關外不相為用亦不相為謀各自請兵兵數之參差內外漫無所改邊事之支離於此占其概已

毛文龍疏臣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

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里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彌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為鐵山樹木巳盡無所樵採以就便乃指為規避今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望見須彌親歷義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之極切臣可不辯而自明矣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陳海外情形稱于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乃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為計而無畝數天啟五年一歲收各色粮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國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濬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登撫李嵩據旅順營千總蕭受等稟稱將官李鑛貪色嗜利謀撥來鄉杖死兵民侵剋官粮種種惡跡被人揭告毛鎮差官拘提鑛知難以解脫協同爪牙高應詔等設計于八月初三日二更放砲納喊鄉拏差官轄口衆兵反叛放火燒毀米粮官物盔甲火藥房屋搶奪船隻于二十二日開船田禾盡行燒壞等因看得旅順雖蕞爾微區實衝險要地係若一旦棄守則半壁單寒運輸梗塞且恐奴酋探知發兵侵據貽害非小但地屬東鎮當令東鎮別擇才勇急赴駐防以為禦夷固圉之計者也 巡撫袁崇煥題李鑛一案其始至甯遠也臣惡之懼之為其不為東省用而擅逃也卽欲梟之軍前以為衆儆據其所陳無聊之狀不得已者甚少大端謂等死耳西來于法只止一身否則真家與四千人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甘心而轉與別念將不止鑛一身一家矣 明旨謂情有可原卽部參亦謂其有心報効已洞燭之矣況臣已咨之督師而行甯前道盡法提問未嘗欲輕之也今道廳所讞遵體 明旨發明部參可云兩盡且使四千餘衆人人自安存其應死之身故舍立斬之法則有減一等免死立功李鑛李鉞俱應革去官職免死立功如鑛立有功尚將賞之若其怠惰則併前罪處死不貸其兵民共四千餘行甯前道擇其可為兵者已經分發訖衆各有生無萌他念矣

兵部為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關地畧地議招集飢
民安揷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體國
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損家資而濟軍需
致令將士協和兵威王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
三韓榛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
之勲着于原封伯爵進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命恭還
賞銀五十兩綵緞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
千貫賜勅奬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
廠臣同心經理應坤原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正千戶
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姪一人錦衣衛百戶加
陞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原廕子錦衣衛正千
戶加陞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道鎮營
將以及軍丁俱依擬書爵侯後以皇極殿工成晉秋為公
十月朝鮮王李倧奏辯國內事情有
聖旨奬慰並慰毛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十二月遼撫袁崇煥題臣先于鎮守內臣劉應坤紀
用鎮臣趙率教東巡而得奴死之信蓋聞之而未見
其的也無一確探以相聞邊臣所任何事亟往偵其
虛實一也因藉聞其諸子與夷上下二也且諭其母

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朝廷處分三也遂商之經
督二臣以喇嘛僧鎻南木座往同守備傅以昭等共
三十三人以行臣與鎮道密授之策私計此一役也
漢人重覩威儀與西虜在彼者追念舊事甯不共興
中國聖明之思諸奴子安能有其衆耶臣酌酒灑淚
而壯本僧之行色在庭之人且有恥不得與東行之
選者矣　崇煥又題臣隨諸臣後東遣偵諭前疏已
悉東夷來者為方金納溫台十二夷則夷中之大頭
目諸事待裁決者臣同鎮道協三臣召而見之于學
宮取在泮獻功獻琛之義此夷之恭敬柔順一如遼
東受賞時三步一叩頭與虎抄諳夷無有二也炮投
夷稟一封與臣如以下中上體式獨其封上稱臣為
老大人而尤書大金國踵老酋之故智臣即以原封
還之又遞一封無銜禮單則送及西僧官丁禮物臣
令僧與官丁者收之其為臣者參貂鏤銀鞍玄狐皮
舍利猻皮值亦千餘金令貯于甯遠庫以待皇命
而金等皆叩頭稱感是日即照邊中舊例賞之酒食
臣徐察其辭氣顏色感激驚怖之意俱有焉而並不
言及求欵字面臣令人潛探之則深悔其主之僭悖
來文差訛曰空苦我走一遭其意已可見矣　崇煥

報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黃泥窪一往紅羅山我兵固守如鐵桶而以精騎為奇遊備賊敗歸截擊其頭躍起投之狀且恐虜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雖米粮艱慳而衆心之奮即食可去也又據鎮道報稱撥丁遇前來夷使方金納九人賚有文書前來講話隨差人調之入境各道鎮于路上詰來夷何故起兵彼云前往打圍乘便搶西韃子斷不敢擅入甯前等情職偕内臣紀用及鎮道協將召方金納見之學宮投遞漢文夷稟將向時僭稱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偽號然既差人當留其來使暫放小夷一二名回話令其去年號遵奉正朔為代題一操一縱職自有微權定不敢一着不先而一籌之漏也　督師王之臣奏虜來謝孝賚有夷書目大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撫臣題稿内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哈嘛東去時臣在關上竟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已遠矣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為知而自欺欺人也　又云天下之勢合則親分則疎撫臣決計和戎惟恐臣謀之不同也故力請分疆而居職于關内優游卒歲于職得矣如疆事何年來奴酋求和于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于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通官過都令處夷鞭其背云你漢人全沒膽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别人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如報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逞晉人伐虢之謀而徐為取虜之計此勢之所必至者況奴父子極惡今欲以咫尺之書一介之使致慇勤禮幣謂可以得其懽心而終信其無異志乎　登撫李嵩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犯搶甯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對裁江邊令河西差官與奴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器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甯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賞我只管遝收又報鳳皇山一帶兵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

奴酋三路出兵惟恐其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有似夢中囈語然此正遼人語也遼人夸誕而見賊畏縮聞風即遁彼時亦知賊不犯甯遠故為此大言以欺人崇煥以此對　君舛矣甯遠城中多草

・棚席舍無足壯觀從來夷使俱見之郊無入城者
方今納久逗城中情形悉睹遂以我兵無足畏俾
奴專意侵朝鮮南破屬國之藩籬西壞朶顏之撫
款島帥以此見戕孥奴因而入犯遼事遂不可復
振彼時主張雖露崇煥而設謀實自逆璫逆璫欲
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勳意不止于封侯已也自有
遼事以來此舉實為大誤
王之臣又條議數款一據廣甯以窺河東一定軍營
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
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
以壓東夷一合關甯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
一絕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若舍此而言滅
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仍　諭諸臣
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誤之轍也　巡撫天津
黃運泰題稱關内關外見在官兵夫匠及募補共十
二萬八百王十七員名合計七年分共該額支米七
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馬騾牛則關内關外見
在與應買補共五萬四千匹頭隻合計七年共該額
支豆六十七萬石又新增鎮守内府標兵及新募補
兵士米六萬石又春秋兩防班軍各役增米七萬石
然而關内之修工班軍與關外之預備應援糧料尚
俱不與焉乞併行各該撫按協力催償無違程限庶
士飽馬騰殄滅奴氛恢復遼土端在是矣　遼撫袁
崇煥為蒙差偵探事奉
聖旨據奏喇嘛僧往還奴中情形甚悉皆廠臣斟酌
機權主持于内鎮督經撫諸臣協謀于外故能使奉
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來正煩籌策黠
則速遣之順則徐聞之無厭之求慎無輕許有備之
跡須使明知嚴婉之用操縱兼施勿挑其怒而墮其
狡夷在無急款以失中國之體夷去無弛防以啟窺
伺之端戰守在我叛服聽之該撫還宜同鎮守内臣
及經督臣順天撫臣酌議妥確具奏

遼事實錄卷之十六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芘稱藹父較閲

丁卯天啓七年正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經撫並用九年於茲每因事權不一以致意見參差往轍可鑒矣關内關外一體原不宜分為兩截宜令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兵將聽其調度餘糧聽其稽核戰守方畧聽其指授而一切訓練城守分理榆關事務仍屬之道臣王應豸此外則内鎮臣方奉　天子之威靈矣公慎以綜核兵糧一時槩實肅清人心帖服閻鳴泰奉　命總督薊遼賜履所及原跨兩河策應調援自其職掌無俟廟議責成合無將王之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回部協理部務督臣閻鳴泰無事照舊駐札薊鎮有警移駐關門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道臣王應豸加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榆關事恭候　命下一體欽遵施行

聖諭朕聞師克在和事立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處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宮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羶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為榛莽覆車之轍炯然可鑒近賴厥臣矢忠幹國殫慮邊籌供億多方邊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為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符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内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於朕心宗社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駐札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家督捍主亞旅一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謀畧總期為國奏䟽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内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為區畫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處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應撫臣袁崇煥内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並道臣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札至關門兵

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並
道臣王應豸合力克復全遼畨建膚功紓朕東顧策
勳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沈溺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
疆圉弗靖具軫於懷尚思篤念樹功以副朕意特諭
聖諭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
方於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
實勞宵旰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帥旅閱
歷當特乃中朝實倚為輔車而去撫每視為秦越疾
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
屬國苦資糧扉屨之供乃於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畀
次停穫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即今逆奴天誅
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
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鎮
曾有請計內臣駐札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
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
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副鎮守海外等處太
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札督催
餉運查核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

軍務事情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
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
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勳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
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級如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
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
懷
兵部奉　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
恢遼以報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東巢穴必虛宜
秣馬勵兵長驅直擣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
關門度該帥義勇夙心計必此你部即刻差人出傳
諭知道還着水陸倍道速達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
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
虞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畧
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敘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
級楊國棟再加一級其餘分別陞賞
朝鮮國陪臣金鎣憲等呈稱小邦兵單糧少苦無援
助平日所仰望者惟　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隔絕緩
急不能赴號而毛鎮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不振江
水將合則當入保海島以為避兵之計非但賊來不

能飛到毛營看毛鎮亦無由出陸以見虜馬況望其
協濟小邦之急乎以此料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
小邦為　天朝守職盡分向年柳河之役已與奴結
釁搆怨又以毛鎮藉在小邦奴之必呑噬小邦者其
心豈頃刻忘也直以內憚關門甯遠之勢顧念巢穴
不敢遑耳廹新酋國事之始因喪出弔無故講款陽
緩關甯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城池虔劉
我士民竄戕我　王京此其勢豈獨欲制小邦而已
乎小邦一日不支則毛鎮一日亦無所依着毛鎮無
所依着則彼時　皇朝疆場之憂又不止於今日也
誠及此時速發偏師乘其空虛擣其巢穴使賊首尾
牽掣俱莫能救則一舉而全遼可復屬國可全犁醜
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機會也堂堂　皇朝　廟
算已定區區小邦陪臣不敢妄陳然而芻蕘之言聖
人擇焉

五

三月遼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
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偽未可
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析務求妥當方為題請本中
說周為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三月登萊巡撫李嵩塘報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報義
州節度使八九月間累次着人與奴酋說河氷一開
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甚是不難我
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
奴兵破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洶洶不安毛承祿
先逃參將高萬重統衆劉瑋刼島中軍民財物婦女
同麾下七百餘人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勳亦領六百
餘人由陸奔　文龍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奴賊
收拾兵馬把關搶奪從鐵山等處職即先發各島兵
馬至江擣劄相機勦殺隨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
麗人向恨遼民擾害暗為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
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
餘衆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直搶鐵山圍職衙門撈
爲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毛有俊哄言不傷
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
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
防守鐵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
恨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
賊馳雲從關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器
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圍

六

困十五夜間差内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鎗炮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有德毛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收下降夷竝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内應外合職當將撥兵盡數殺完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為賊斷絕糧道嗷嗷無食借得客商麥茎分給一碗半碗決不能空腹赴關惟以疑兵出没安意靜俟激勵南北將士堅壁

守以待戰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宣州下營口恨麗官麗人你説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馬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纏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剃頭歸服二十日丙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米百餘萬石隨去殺義州節度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即差都司毛永詩等收拾鐵山宣州殘兵親領南北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器星夜出一閒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探賊攻麗勝負相機以截其後職又令管侍詶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擊曲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糧草斷絕共帶死馬牛肉為飽可憐職向為　天朝接濟不及不能不取給於麗今彼報奴害職職無復向麗人開口之理伏乞上臺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牽制進勦之局奴來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麗人麗官自己作孽受禍亦不為少雖追兵勝負未知嗣後再報

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為江東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兵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

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兵著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巖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鋭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誤大計饑軍需餉甚急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賍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黄以壯軍聲委係日前急着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兵部覆議援朝鮮事宜奉

聖旨登甯與海外互為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
應何以鼓任事之氣剏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為封疆
大計宜抹為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
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剋期出海俱聽毛帥相
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與各該撫鎮速為督發仍將
發兵日期奏報以慰朕懷
兵部題奴之遠掠東江也蓋欲枚疾趨出鮮不意是
以鮮人幾不支毛帥幾無措而我策應之師亦幾乎
苦於鞭長之難及也臣於三月廿三日閱登撫甯撫
諸塘報知東江漸有可為者曩竊慮鮮之以力屈降

奴也今報昌城太守不肯歸奴誓與毛帥同心守土
地方安堵無恙則鮮人忠義斷不為奴用概可知矣
曩又竊慮鮮之不能以猝備應奴也今報瓶山一陣
奴兵大敗有達王一個被鳥銃打壞一日馱回蘇布
川存下黃州一陣達馬之死於鐵靈角刺馬鎗者無
算奴兵之死於鋒鏑者亦無算從此而鮮之神氣不
愈旺奴之魂魄不愈落乎雖賊兵逼近王京八十里
然我既駐重兵於河奴必不敢渡如渡則乘其半渡
而擊之正鮮所以制奴之死命也曩又竊慮毛帥之
一旅孤懸未易擊奴也今報墺山伏兵截奴糧道殺

死達賊數百奪奴糧米並牛七八十頭毛帥之出奇
制勝因糧於敵是尤足以鼓我軍之敵愾而褫奴之
膽也此在毛帥與鮮固皆屹然有足恃者遼撫自奉
搗巢之 命除甯遠城守重兵照舊屯住度於各營
中挑選精銳分作連珠三營所簡大將及諸將則老
成知勇之趙率教左輔朱梅等也監軍則以鳳翊方
畧之畢自肅以此而批亢搗虛謀出萬全諸臣自饒
為之且滿桂又簡精騎三千移駐前屯策應又發水
兵千人駕帆東向似此水陸夾攻聲靈不亦甚赫濯
矣哉奴有不旋懼而急撤其犯鮮之兵以自顧其巢

穴者必非情也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
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甯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
之時挑選關甯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
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
必需户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
遼撫袁崇煥奏夷兵東犯朝鮮必留重兵自守以防
我虜使我不能抹然我又何得不救臣等議定于關
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

九百兩甯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珠三營以
左輔金國奇靳國臣趙率教張得勝孫繼武朱梅黃
士英孫紹祖分為前鋒居中後勁甯遠道臣畢自肅
為監軍進逼三岔河為搗巢之舉蓋各營精銳關東
礬日皆已駐防於大雙松吉之閒矣又行總兵滿桂
簡精騎三千駐前屯甯遠策應水陸夾攻夷即悍安
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耶
遼撫援鮮佈置極其可觀乃官軍望河而止此真
所謂紙上之兵也遼兵果可用耶
四月毛文龍報稱奴子今年突犯東江皆因西邊講
和關上兵馬自然不動驀地搶賊到手闖關直入不
難令奴不但搶賊不去將頭發兵馬困在麗地二發
兵馬又困在沿江無可渡處處被賊官兵沖擊殺傷
無數每日拉屍山頭火堆山堆燒化骨石火光焰天
活擒韃子每日必有解驗據北岸密報萬分真確新
汗手下兵馬不滿一萬俱是心寒膽怯長怕西邊大
兵直搗今甯遠又該奮勇統大兵直渡三岔徑搗瀋
陽狡奴自無噍類矣此甚大機會斷不可蹉過若不
以為然每年虛費金錢三百萬矣被狡奴所欺天朝
要和必與我每人金子三兩一隻狗要作一人賞到

全全依他不顧民膏脂之已竭　祖宗二百餘年之
恥何時雪而雪也伏乞各上臺火速移文甯遠乘賊
官兵困住遼賊大舉進勦金遼指日可復矣
遼東總兵趙率教報正月十四日奴酋過江攻克愛
州宣州鐵山定州一帶地方朝鮮將二道將擄閒賊
在夾江內安營看得正月望日二處回鄉人魏天真
等相離七日奴即下三城魏天真離彼至此又逾一
月奴兵之荼毒毛鎮不待言矣蓋鐵山即毛鎮所居
之地愛州夜襲不防而失不知鐵山准備何如奴子
新管父業即擄掠西虜壞我藩籬聲西擊東攻我屬
邦何異老奴昔年攻金台什白羊骨故事惟亟修備
以俟賊來大戰除與丙鎮部院公議一面發水兵三
營揚帆東援整理前鋒後勁兵馬相時進止　登撫
李嵩報二月初二日把總俞文相到北信口往復州
地方見男婦一羣奔走盤問乃鉄山難民因奴酋過
江至愛州從水關進城守城官逃麗人引路圍住鉄
山殺死兵民不計其數十八日渡江去等情看得奴
子蓄謀最狡大隊長驅張虛聲於河上分兵暗襲肆
慘殺於鉄山海蓋閒非圍獵之地屯兵於此其覬覦
海上諸島可知也　毛文龍奏奴賊到朝鮮定州遠

送差胡自言動兵之故其書紙曰大金國二王子同衆王致紙于國王我先老汗歸天有勢如南國尚未弔又賫禮來賀新汗我先汗與你國毫無不好心腸你國無一人弔賀因此我國方統大兵來你要和好差官速來講　兵部題奴子既搖尾求款矣何以東江之兵竟啣枚而疾趨也則求款者紿我也奴兵既捲甲東掠矣何以漫台什四夷又迢遥而渡河則敢來者輕我也是必回鄉東攻之報無據而後可若其確也則方金納等九人尚可使之颺去哉

登撫李嵩　准朝鮮國王咨本年正月十七日平安道按察使尹瑄狀啟奴賊數萬騎乘夜猝犯義州城中不覺兵至措手不及城遂陷沒節制使李莞以下文武將官及兵民男婦悉爲厮殺先鋒已到州續據前後馳啟賊兵連郭山凌漢山城及安州等城節度使臣防禦使金浚等將吏數十員兵民數萬口屠殺無遺平壤黄州不戰自潰賊兵已到中和游騎出入黄鳳之間賊兵又以一枝向雲從島要擒毛鎮道路阻絶哨探難通勝敗聲息無從聞知等因得此當職切照伊賊自未叛　天朝其桀驁於敝邦久矣既得遼土勢益熾大兼以毛鎮寓在敝疆日夕眈眈欲肆

吞噬顧念奴酋在時其志專在西犯不暇他及故得抛過數年頃聞既死酋子繼襲邊吏刺探賊情鬪密計作事與哈赤有異必欲先來東搶且聞　天朝爲羈縻之計撫議已成若爾則渠既息西犯之意慮其肆毒於敝邦民窮兵弱金乏力盡雖綢繆有素而陰雨難防大賊猝至無以抵當長驅直上已逼内地豕突之勢豈能遏止乃於本月二十六日賊且及王京城士民遷於江華以避賊鋒君臣播越寄命孤島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在壬辰倭賊之難幸賴　天朝極救之恩將以收復舊物目今全遼失陷漢路已絶雖欲控訴大邦何可得也西望長慟不知所爲竊念此賊既動大兵東來雖屢戰乘勝然其攻打城池折損亦多深入麗國兵連禍結其巢穴必已虚弱若蒙　皇朝乘此機便發十方大兵直擣遼瀋舟師由旅順海路以取金復等州則伊賊千里奔鄉氣蹈力窮其破之必矣夫然則　皇朝獲全勝之利而毛鎮紓窘迫之患敝邦亦收燼餘保聚疆域計莫便焉幸莫大焉敝邦之微弱已甚惟區區一腔忠義自盡事君之誠結怨强虜遭此横虐雖至顛沛自顧無媿徒以積受　皇朝厚恩未能報効爲恨耳疆事方殷不得不

發使具奏姑差行護軍黃泊司果宋興福通官朴庚生姜應信等前去告急惟冀即轉奏施行等因移咨到臣該臣看朝鮮之結怨於奴也以鮮之服事我而不從奴也隔關而遠交奴忌之矣闕甯在前樂浪在後奴實有意西向而惡其尾也則今之殘鮮也洩其忌且惡並剪其尾也謀亦甚狡矣今據該國告急咨文其君若臣播越窮島以避奴鋒岌岌乎有不可支之勢夫鮮實以事我釁奴則我自當擊奴援鮮無待再計者除臣檄行鎮道催督前發應援官兵梁汝霖袁進等駕船星赴協同毛帥相機應援務獲全勝又咨行該國收合精銳奮勇直前力遏強敵期剪逐奴氛俟有聲息另報謹轉奏以　聞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調援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款議雖甯鎮别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關甯别無調度何以明不為狡奴所縻無為屬國口實乎戶兵二部關甯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欽此

十五

兵科李魯生題昨者方全納之來人人皆知其詐豈甯撫而知不及此第欲因而用之以行吾間而不意奴因用我之間以間我也一介之行李西來十萬之戈鋋東指羽書介馬而馳信使緩轡而歸直玩弄我於掌股之上而全無一毫之忌憚也搖尾乎乞憐乎往事成夢牢猶可補恥則必奮懼而思圖此志士腐心之時而壯夫枕戈之日也朝鮮我數百年之屬國往昔被倭亦我拯而存之今者奴討鮮曰彼為我受討也可但已乎且我有鮮與無鮮孰利而奴得鮮與不得鮮孰害則我救鮮非為鮮也自為也據鮮咨云奴雖悉銳而來中亦損傷過多千里之利兵法所忌我誠征鼓於河上登鎮舟師掛布帆而東毛帥聞之必且士氣百倍朝鮮君臣知萬有一生之圖返戈相向事未可知奴腹背皆敵勢必狼顧料必還而自救如是則鮮可存鮮存而奴東顧是亦中國之利也

太監劉應坤題奴孽東侵誼切同舟水兵東援於本月初三日西回稱奴兵正月初攻高麗其衆不下五六萬餘蓋揣毛鎮孤懸又兼糧乏而海上援師難出是以奴成破竹雖得四道以麗人素弱不格所致嗣緣關津水兵漸集聯帆海嶠砲聲疊震毛鎮復乘間出奇屢有擒斬深入賊為寒心因而王京獲守賊即擊黃安定州三萬衆從昌城滿浦潛歸瀋陽惟留千家庄義州彌串堡為大小王子統領哇兒哈並西夷

十六

投降麗人共二萬餘沿江農種國王李倧幸避而復返蓋自芝蔴灣乘風開洋以東所歷廣鹿石城獐子皮島等處何島非船何船非兵應援聲勢業已震驚於萬里波濤遠近聞矣於海道中又見山東糧船一百二十餘隻鱗次而進又聞有內鎮胡太府亦有兵丁鎗砲器械糧餉過海軍民踴躍萬倍奴賊雖黠其能不返顧乎所以撤衆歸瀋以致屬國之獲全也

袁崇煥題慨自河西失陷縮守關門無論失地示弱即關門亦控扼山谿耳何能屯養十三萬兵馬雖進而甯前四城全湯長二百里但北負山南負海狹不

三四十里也兵六萬馬三萬商民數十萬於中地隘人稠猶之屯十萬兵於山海也地不廣則無以為耕資生少具一靠於內地供給實靡而士馬不强且人畜錯雜災沴易生故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拓地一百七十里之不可以已也自中左所以東漸寬錦州大凌南北而東西相方四城完固屯兵民於中且耕且練賊來我坐而勝賊不來彼坐而困此三地之必築者也業已移兵民於三城之閒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賊至不得不撤回兵民共保甯前則一年屯種恐以委敵人失食而愈貧年害一年甯前必不可守是三城之完不完天下之安危係之此三城不得不築築而立刻當完者也錦州三城若成有進無退全遼即在目中乘彼有事東江且以款之說緩之而刻日修築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覺而我險已成三城成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重障萬全此時夷即來說款而我更加重矣

宣府報插漢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帶領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於三月十十三日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五喇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於本月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札各

酋聯絡以備虎酋等情張家口報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說稱插漢上馬要犯獨石一帶口子又薊遼軍門塘報有沙輦肯那二等稟插漢兒因與裹面不和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你裏邊疆土嚴謹隄防不可玩忽等因據此看得插酋僻處東隅與宣風馬牛不相及今橫生枝節控弦十萬加於白言等部如千鈞之壓卵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在我內地各嚴為設備以待之可耳　兵部奏插酋與白甯皆我款夷也插酋向以講討人口不遂心懷仇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支

乎今諸酋情急求助於我我若助咨喇則虎酋必肆
螫於我不助則咨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
辯通官出口以和解為名若得說兩罷之此上計也
即不然我亦有詞於彼沿邊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
備着實料理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蠶食原
莫予毒也
上以東師屢捷運餉接濟尚恐不敷着戶部將應補
餉銀十萬兩登津各運米五萬石刻期前發關西兵
馬着再選水兵數千策應以壯聲援
太監劉應坤增定大帥疏奉
聖旨奴酋東侵震隣孔亟朕與廠臣深切綢繆之慮
這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圖聲勢
聯絡深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制勅駐甯遠尤世祿駐
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管
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札關內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
仍賜劍以重事權增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匹都
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俱作速議覆回奏
遼撫袁崇煥直陳虜情疏奉
聖旨所奏夷虜情形知道了奴酋狡譎百端就來厮
殺之言詐也宜暇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喝喇嘛講款
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遊所愚之西虜撫
賞用心查核無致虛冒濫恐以生攜貳至於虎酋為
杪花之後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解析相機宣諭務
期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巖鎮朕所洞知封
疆事重還益體廠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
力礪秣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重以保無虞所奏多
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議復行
兵部霍敬陳末議本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前茅着各以原官
加級還寫與勅賞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
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
移駐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
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於脉絡相連呌呼共應
務保無虞稱朕與廠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越
錦州且薄甯遠錦州兵馬無可退甯遠之守務自清
野固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們知道
袁崇煥謹啓當道諸名公職匪材而當封疆之重寄
復遼地而聚遼人為守蓋遠求難致之兵何如近取
回鄉之衆此不肖為聚兵計也不虞滔天之虜應我
遼河之聲及於錦夫築錦凌二城秋而畢矣收穄深

秋我城生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舉於河以挑
之何如假一縣守以緩之舍彼欲爭而無及我不援
而無患也況所以悞天下而苦邊臣者則東江甚毛
帥每冬冰交則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
弱及麗人耳今一攻以合毛不能一矢加遺而朝夕
報功人遂易視此夷謂撲之即滅十年血戰幾能當
其鋒造言生事者欲借毛帥行已私令局已露矣毛
帥避於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帥即不勝於　金甌
無損職之所守其干係若何而可以　國事嘗乎故
敢質之天下

此書用遼人築錦淩款奴酋撤毛帥皆為禍始

兵部遵旨覆奏本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
馬昌平調一萬領以總兵李加訓天津調五千領以
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繼着星夜赴
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加謨既係該部
萬舉必有心計堪用着齎尚方劍及問寺銀五千兩
星馳赴滿帥前以資方畧重彈壓而備犒賞俱如議
行　兵部奴氛孔棘事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
嚴備着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馬
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夜前赴山海以聽督臣調度
自山西以而河南山東北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
俱要揀選厲秣裹糧整搠用備緩急該部火速傳與
他們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併赴勿得逗遛以干
嚴法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等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既經挫衂渡兵踞鮮僭
西虜闌入秋冬津薊在在宜防喜峯口等處要害埋
伏火器堅壁厲秣以待具得制勝先着說得是逃將
李鑛李越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骫法廢紀若不
正罪何以懲衆着內鎮臣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
肅軍律　毛承祿加副總兵職銜偏師駐皮島用張
犄角　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為犀虜攔截於箔羅山
奮勇力戰虜死甚衆將令不許割級止有丁自雄於
馬上斬一級恐伏不敢窮追陳亡將士羅忠等六十
名　工部陳戰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遥
制東西之難可以立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
息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
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甯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

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
資防之法寓於其中著與商確申飭行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
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
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甯遠撫臣料理有素
且威畧素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
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為上
援者以退賊為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
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
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為致
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
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畧請兵願往
忠義可嘉著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効貴英
等酋不妨使與重賞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
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
從事
六月薊遼總督閻鳴泰據總督鎮守太監劉應坤報
本月二十八日午時賊夷數萬來至甯遠東北山下

劄營賊即發令箭催督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率領勇
士對賊安營奴賊遲衝數陣我兵奮勇用紅夷木龍
虎滅虜等項神器齊力攻打打死賊夷約有數千尸
橫滿地職先布軍令止許砍斵不許割級仍嚴率將
領馬步官兵鱗次前進相機攻勦
山海總兵滿桂報錦州被圍已久業經兩次發兵勦
殺奴酋前哨勢重不得深入於本月十九日選差健
丁前去錦州哨探情形進城見紀太府趙總兵分付
城裏防備甚嚴賊令俱往松杏等處一帶安營暗伏
候有別情另報　滿桂以錦州被困發兵鼓勇前進
奴部執五色標旗於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
九營官兵撤進濠內周圍安營有總孫孫祖壽副將
許定國在西門札營桂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
備望見城東灰塵蔽天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桂即親
督紅旗督率各營將領等官祖大壽等迎敵賊傷無
數賊擡尸至雙樹堡西焚燒桂被賊射中數箭桂馬
與尤總兵馬亦被射傷各將安設紅夷滅虜等砲將
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賊死數多自卯至午賊見
我兵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東去　平遼總兵趙率教
報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

外四面札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擡抱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用同臧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並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晨至戌打死夷尸填塞滿道至亥時奴兵拖尸赴班軍採辦窑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

巡撫袁崇煥奏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力一鎗拚命不知有夷之兇後驃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逺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二十五

兵部題奴子深入重地久留不歸蓋欺我兵援者不敢進守者不敢出耳乃今寧遠城下之一戰橫尸遍野錦州城下之攻大敗歸營兩處捷音先後踵至非仗 皇上之威靈藉廠臣之區畫何以得此哉當此二捷之後賊氣已阻我氣愈張今雖馳騁於塔杏之間必不敢蟻聚於堅城之下徐而圖之其機可乘第恐頓兵日久錦圍未解又非我利政須厲兵秣馬乘機伺隙以為必勝之計以收萬全之算至於犒賞有御前銀兩其器物馬匹亦屢經奉 旨行催矣

寧遠太監紀用報賊於初五日在小淩河札營拆毀小淩河城墻初六日盡赴大淩河拆城屢來投降真夷具言奴恨錦州殺傷夷衆大半若留下城墻漢人又如錦城據戰又將廣寧諸城盡拆使漢人無據方好上陣厮殺自此逆賊漸東地方無虞

晉為經畧取用趙率教竟成守錦之功其寧城之不墮金啓倧與有力焉事見別傳

總督閻鳴泰題奴雖遠遁勢必復來錦州邊僻奧區原非扼塞險要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今日錦州止可懸為虛着慎勿認為實着止可設為活局慎勿泥為死局止可計用以弭敵慎勿株守之以抗敵臣頃至

二十六

寧遠密商之内鎮與寧撫其見頗同此番之戰我兵傷損亦多則今日急務無如補兵練兵為要聞奴攻朝鮮得船四百隻而都令色令與黃把都兒近復自折入於奴倘令朝鮮叛人以片帆渡海新附西虜以數騎窺關而奴子自率大兵從廣寧故道而來皆計之最毒而事之不可必者安得不速為之備而又安可冀人為之備哉

樞輔惟以築錦築大淩為實着年來籌畫惟此加工卒至誤國

兵部奏奴子回巢裏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也

糧明矣但溽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上年甯遠嬰城固守故事且河西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摽掠若奴子不揣深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藉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渡而擊之此萬全之穩著也伏 勑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邀其惰歸最為上策云 西虜領步衆報効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甯遠太監紀用奏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初四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尸骸處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左輔朱梅等發精兵防哨是役也保六年棄遺之殘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捷為此塘報

袁崇煥不肯救錦州所以有暮氣難鼓之旨紀用直前亦畏魏璫之操切也

御史李應薦題撫臣袁崇煥撐持殘疆拮据數載惟是假弔修款設策太奇頃因救虜東西交訌議者遂嘖嘖嘔為愚拙以不急援錦州鄙其為葸此似不可為該撫解向後暮氣鼓之實難 准其病歸而優優叙錄其於撫臣亦庶幾無相負哉

七月奉

聖旨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督臣駐劄薊門亦係重地甯遠督師朕特簡樞臣俾星馳赴任料理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駐劄甯遠督師榆關兼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賜尚方劍 閻鳴泰加陞少傅協理京營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 命會同督撫道開採 錦州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獻俘傳首各邊

督餉御史劉徽題頃見甯撫袁崇煥請告奉 旨回籍兵甯撫素以滅賊自許中外咸恃倚重而講款一節聞者不無詫異說者謂借款為名撫臣另有作用未幾一面講款奴且有事於東江攻東未已奴更西犯乎錦城此時正望撫臣之作用撫臣若無作用之可自效也樞臣王之臣曩嘗督師時及知款未易而講不可輕慮貽封疆之憂先為苦口之藥老臣持重

洞悉虜情不啻燭照數計然者邊臣若此何處邊事
不萬全哉
兵部題奴酋用都令色令為向導而窺山海內地皆
勢所必至我當預防斯可無患獨錦州一城原因圖
復河東故預修河西件件做去今則為所所必爭矣
遐僻與區無關險要守之則頹垣壞壁修築甚難不
守則寸土寸金棄之不易內鎮臣欲留輕兵以防小
修以補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即督臣疏內所謂虛
着活局餌敵之意臣部以為錦城已守有成效不當
議棄若臨時用以設謀餌敵出奇制勝應聽新督師
熟計而行可也
督師王之臣奏西虜自都令等投奴北邊六七月間
無一夷則我之肩背皆受敵之地矣乃第一緊要全
在糧餉接濟錦州所以能守能戰者食足故也見今
甯城內外肩摩轂擊居無剩地斗米三百餘錢而天
津二運未完三運尚未發動轉盼入冬冰合事無及
兵萬一賊至何以支持旬日乎又總兵杜文煥駐甯
遠侯世祿駐塔山尤世祿駐錦州已奉有　特旨乃
尤帥謂錦州城池遭雨崩頹萬不可居今暫駐杏山
侯世祿謂塔山低凹迫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池

亦且修築未完意欲移置别所臣思各帥信地已定
自當有進無退豈得移易地利失險則人心不固容
臣臨時相勢酌處其糧料儲備各宜廣宜預不可須
臾緩也
閣鳴泰疏今夏錦州之圍臣聞警東馳即先呼崇煥
之參謀邱磊而秘囑以報曰錦州之守原屬非策今
既誤矣豈容再誤錦即有得失不係安危惟一意以
固守甯遠為主切勿輕動致墮奴計蓋錦去無損於
甯甯一搖則關門震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是時奴兵結五大營於塔山一帶以北圍錦而西
窺甯我以逸待勞一戰大捷錦圍遂解此兵家所
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法也
吏部奏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
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
河甯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姪一人特
封安平伯世襲　又錦甯之捷廕忠賢弟姪一人世
錦衣指揮使　紀用廕錦衣同知世襲王體乾劉應
坤等各加恩世廕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疏稱向聞奴兵

渡河臣等焦思萬目日夕靡甯心懷岌岌若身介其
衝者蓋錦州孤懸絕徼我師之精銳集焉錦城安則
甯遠安山海安首尾情形聯屬一體茲幸斗城壘固
全師凱旋前有甯遠之一擊後復倍其功東有毛鎮
之克揚西復張其烈此皆　順德潛孚百靈呵護邀
祖宗在天之默佑兆　泰圖億萬之靈長是以轉危
為安用戰為守臣等屬聞捷報舞抃同情雀躍　嵩
呼曷勝慶慰追惟往事從昔三韓陷沒壬戌之夏始
收復關外五城各堡今幸步步向前兩河版圖可取
次漸復矣昔也謀議定而忽搖委任專而輒易人各
一心亨各異意今則號令屹如山岳守者盡懷效死
之心接應迅於流水王者常虞後至之罰援師麕集
饋餉雲從將數年前遇賊狂奔之肺腸洗滌殆盡合
十萬人併力協攻之意氣振發如新此則　乾斷勵
精　廟謨弘遠內而閣部科道外而鎮守督撫道將
文武諸臣之肝膽畢照策力兼收共成撻伐以昭盛
績也然而臣等猶有進焉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
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
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甯之乏餉
復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儘內地海瀕
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
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寨連
屯頭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為今時
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
彼實以疲之惟蓄銳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彀儲
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為今時第二
義溽暑非酣鬬之時強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深則
馬肥於草實弓勁於風高海颷不便運艘難於轉輸
秋月倍明乘宵處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
輜重可以攝冰胡騎遄能偷渡島帥難施牽制之
凍土易隳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痺瘃彼向
就煖我怯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
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犀有限而海天之浩
淼無窮覺華新募之遼人焉能慣海而淮揚所造之
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
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求懷好音而後可固薊北之
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
廟廊之上當君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
也又念各邊之餉遣殷繁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
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备辦軍需以備臨期之緊用

預筴其所難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為臨渴掘井之謀
而有當於曲突徙薪之慮此在當事重臣必有成算
而臣等深心惕患輒敢謬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懼好
謀以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芻蕘以資謀議核功
實以昭勸懲　明明在上濟濟在　朝自饒為之臣
等無庸喋喋矣

八月登萊巡撫孫國禎題天啓七年四月二十日准
平遼總兵毛文龍手本照得逆奴東犯本鎮令南北
官兵分路設伏張疑出奇衝截攻勦仍嚴令
許貪割首級打營不許躲避風雨官兵奮勇

宣州車輦江當瀟小鐵山等戰再勝於義州
瓊山青龍山等戰三勝於積糧倉千家庄彌
江沿邊等戰四勝於雲從關口龍王兖子本鎮親督
內丁之鏖戰五勝於會哨國王彼此夾攻逼賊於瓶
山之遠戰計各路相機攻殺死傷悍虜無數其各營
官兵鄉縛解鎮男婦活夷當官研審明確等因該臣
看得毛帥孤懸絕島遠泊水鄉溟霧胡風侵飢撲面
寒煙冷月泣畫憐宵七年正月以來五戰而五勝諦
觀宣州車輦義州西門龍山諸役皆令人舌咋心驚
色飛神動然義州西門之捷獨雄而奇蓋其俘獲者
皆名酋令之繫紐而獻者此也宣州諸路之捷又險
而奇蓋毛帥親中二矢不為少動自五六年以來大
小幾近百戰積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搶獲器械馬匹
累百近日續報看不與馬據冊獲功將士均當優敘
至陣亡官一百二十六員如毛有松等均當錄後陞
賞兵丁六千三十八名賈永德等亦均當錄後優恤
被傷官八員如馮應舉等被傷兵五百四十二名如
王世隆等亦均當優恤者也

海外戰功未必盡核然亦不可盡沒

劉詔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本月江西鄉試策題云任謙之局古人合領之今
人分據之吾以為先定之於品品非聖賢豪傑則
富貴功名之途側肩而奔之非迫而起叩而應者
矣此房琯殷浩之流任讓兩無所據又巧為任者
他人緣有成効則勢攫以居其功事勢將有可圖
則狙伺以激其便品愈卑而事愈壞天下有不可
言者矣未望之遠志難慊衾影既出之小草有慙
輿論幾何不為千古唾笑哉

此策題明刺自請行邊者

戶部題都色部落投降督師疏稱弱者自為食則以

陣亡缺伍之糧養一千七百之精壯而有餘無煩另
措矣至於發銀朱餘以養十萬居民則 祖宗以來
無賜田租之 詔臣部即欲措發而無從前錦州被
圍連呼顆粒皆無迨虜敗之後錦州尚餘米三萬數
千而奴營沙鍋中幸存漕米飯此人之所共知也督
師習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 告庶中外相成兵食
兩足矣
督師王 之臣題三軍之命係於一將今山海
甯遠有杜文煥塔山有侯世祿錦州尤世祿
梅各奉有 專勅旗鼓相望可謂極一時之
權不歸一令出多門未見其便文煥家世將
西鄙亦將中之白眉也而遼左情形非其所
自恢復甯遠以來即在此料理而夷情邊事
中虜中幣指亡不知有滿將軍者文煥縱
名而尤侯諸將原係鄉里親友各奉 勅印誰肯相
下滿桂晉秩宮保名位已崇且原奉 勅劄得以節
制四鎮者今調文煥於關內調滿桂於甯遠俾節制
如故則上下人情久恊無難收指臂之功矣
十月間鳴泰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回部管
事 撫鎮守內臣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膺任

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悊皇帝崩
二十四日
今上登極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督師王之臣題職於七月內未出都門即聞西
虜都令色令等擕帶部夷二萬餘人投順朱奴心甚
慮之幸奴心不即收納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
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致之勢也初都令等聞虜
欲謀己也忿激離巢其投足未定之時諸頭
天朝副將朱梅差通官以書招之都令亦
丁卯
後聞虎酋兵動恐 天朝不能庇決意投
忌未敢寄跡於瀕河諸處時部落多悔恨悾
紛紛逃叛都令知覺追逐遂致各夷倒戈然其投奴
者十居四五投我者纔十之一耳今樞臣長慮却顧
仍欲置之故處給以原賞是矣彼若故處可居雖招
之豈能使來今附我而我拒之彼必不敢西歸仍必
東投奴子我方欲空其所有安可益其所無當各夷
未至職集各官計議如朱梅王牧民祖大壽皆老於
邊事熟於夷情者咸以為此計不可失也議者鑒瀋
陽覆轍惴惴焉不知瀋陽之收降也經臣遠掛招降

之旗諸虜乘機蜂繹來歸兩月之間填滿瀋城所謂
引虎入門有不啞人者乎令諸夷窮蹙來歸我可藉
之為用旋而却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兵家事原不
可執着即使諸夷而果詐降也我亦當以别法制之
甯可放虎近山乎錦州僻在甯遠之東北原非重地
原不必先宿重兵秖因前任總兵趙率教嗇屯
以兵屯之堅持和議謂奴決不西來豈知方全納
首方東而賊兵已圍錦州矣自虜退後業已棄
疇毀其廬舍士民商賈席捲而歸甯城則錦
象可知因令前鋒二將在彼畧加修葺俟

三七

城及軍火器械而後可守錦州尤世祿分
令尚趨趙於杏山不敢輕往茲欲以紀用鎮
朝廷之貴臣為餌於虎牙閒必非萬全之勝算
登州報叛賊李未芳故
十一月撫甯侯朱國弼疏云奴賊與我仇仇
死也魏忠賢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全珠反取嫚
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為之乎此則敗壞
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柳河之敗得以
鑽刺而喬遷羨乾父一認之有靈其顛倒錯亂遂至
於此　户部主事陳此心疏稱甯錦一捷不過解城

下之困圍未復侵疆之咫尺止可免罪豈可言功魏
忠賢欲藉此廣茅土以自張内翼故概加諸臣銜秩
世廕以相羈縻耳獨不援在　廷諸臣之例加一級
賜一廕於數載扞圉之舊撫袁崇煥乎幸有讓廕之
霍維華尚存一綫公道於人世而忠賢旋保之以法
餘又何敢言哉
兵部尚書閻鳴泰題壬戌監軍之役臣任關内袁崇
煥任關外傾蓋如故無言不投每每月下燈前
抵掌促膝共計滅奴一時去事如舊經臣王
臣孫承宗督臣王象乾復傾心相交降心

三八

趙率教以守前屯舉祖大壽以守覺華
闢草披榛招攜懷遠漸築首山以西二百里
疆埸始復歸我版圖矣當日夙夜拮据之勞
遂之苦赴七尺於彼蒼期一當以報國恨
黄龍共一痛飲至今年久悉丢則愈冷人數易
生誰復有知而念之者唐詩有云鋤禾日當午汗滴
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昨日到城市
歸來淚滿襟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臣每讀至此
未嘗不淒然泣下今一重門限安於泰山其飯盤中
之飧而披羅綺之華者不知其幾矣亦知當日鋤禾

養蠶之苦乎

讀此疏憶當年始事之艱直堪淚下熊王入關遼兵潰潰人衆擠軋關門不得闖者四晝夜此時已無關矣 廷推經畧何人敢任晉為 國心殷單車就道守前屯甯遠等處皆晉任內事也樞輔之則防守已大定矣彼監軍勞苦尚爾自為經畧者哉所云人數易則愈生洶洶為朝論不搖邊臣久任即不能滅奴卷續亦虜犯京城西夷盡叛塞外皆為敵國乎

遼事實錄卷之十七終

三朝遼事實錄跋

曩遼患孔棘家大人拮据中莞蓐食行閒殷憂宵旦不遠甯處蒞小子時得兩親 己巳歸里每得報輒 歎曰有是哉邊事一至 乎兵虛而不可恃也餉 而無可饜也效順之虜昔為我用而今為奴用也長邊 里在在可窺而入也蓋自甲戌以後關甯失馭其所繇來者漸矣追惟河西奔潰胡塵滿目犬羊充斥流離載道鴻鴈哀鳴天造草昧紛紛攘攘渝關為劍戟之塲矣彼時甯前不復則山海危山海不復則

神京危舉朝肭朒而家君挺身仔肩 夫臨事怯避者銳志為 甯前之議以愧夫奔蹌 者不請兵不請帑單車就道以愧夫多方請乞者比 經畧欵謍相兼戰守互用關前殘破之區重歸版籍而棄甲曳兵者忤矣無剌無非倏更倏代言者無已而自請行邊督師者妬矣於極危極 之地百難百窘之時幸 前車之覆轍留樞輔任 乞歸家君曰此杜稷之靈也

君之福也臣何功之有角巾歸第口不言功而為公
論所許可復拜南銓之
命無何而權璫竊柄獨行見忤屢推屢黜以至三載
之淹璫殛而始正中樞之席焉是時邊防寇情叢
五載於茲　袁督師之
陛見
御前矢口輕言滅奴因箴　之相嘯遂謀議之參商
必　本兵以恣行其臆於是　有水火之談
而愉壬任　之入僨帥逋誅之疏投鼠　憎而
召對欺藐之

旨批鱗觸志偶緣惠安之增
勑蘿蔦株連暫然投劾而歸矣藉令家君在任則薊
兵不　抽單島帥何驟立捽摔　還素囊不滅
而西虜不　以從奴詐至陰許和而　援有
引虎入門之禍哉　年齡薄暮顧不知名子
懼交切惟知愛日身之將隱何用文為顧念虜
患披猖
君父萬日十年遑事草野僅聞其概史乘恐失其真
斷簡殘編悉從邸鈔中之纂集梓人乞付剞劂皆
剗浮摭實之文無虛無贗董狐齊太史　徵取

信焉昔孫盛作春　子孫環向泣請更竄
國步之多艱公論之翕　三策之可收無五湖
嫉枋頭之失年未遠　知之事不必
諱即諱言奚抹于已然之失策也父操筆而稽
國是子攝衣而讀父書不識有當于編摩之一得否
謹以書之簡末
崇禎己卯上巳日　男會苾謹跋